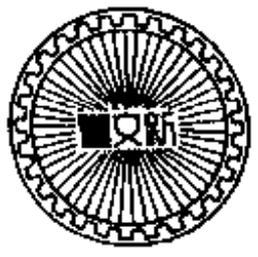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三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晉南北朝

曹子建文集十卷……魏　曹　植撰　續古逸　一
曹集考異十二卷……清　朱緒曾撰　金陵叢書　八九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清　嚴可均輯　觀古堂　二三三
陶貞白集一卷校勘記一卷……梁　陶弘景撰　金陵叢書　二五一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三卷……清　汪振之校勘　傅　玄撰　郎園　二八五
支遁集二卷首一卷補遺一卷……民　葉德輝輯　釋支遁撰　邵武徐氏　三二九

詩文別集——唐

虞秘監集四卷……民　張壽鏞輯　唐　虞世南撰　四明　三五三
褚亮集一卷……唐　褚　亮撰　武林往哲　三九三
賀秘監遺書四卷……民　馮貞群　張壽鏞同編　唐　賀知章撰　四明　四一一

賀秘監集一卷　唐　張九齡撰　廣東　四七九
賀秘監外紀三卷　清　溫汝适編　廣東　六八七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唐　蕭穎士撰　常州先哲　七四七
曲江集考證二卷附曲江年譜……清　溫汝适撰
蕭茂挺集一卷……唐

宋本曹子建文集

續古逸叢書之五

壬戌冬日上海涵芬樓假
常熟瞿氏藏本影印
遠近翻刻必究

曹子建文集目録

魏陳思王曹植撰

卷之一

東征賦 并序
遊觀賦
懷親賦
玄暢賦
幽思賦
感節賦
離思賦
又釋思賦 并序
節遊賦
臨觀賦

卷之二

潛志賦
閑居賦

慰子賦
叙愁賦 并序
又愁思賦
又九愁賦
娛賓賦
啓志賦
歸思賦
靜思賦

卷之三

感婚賦
出婦賦
洛神賦
愁霖賦
喜霽賦
登臺賦
九華扇賦 并序

寶刀賦 并序
車渠椀賦
迷迭香賦
大暑賦

卷之四

神龜賦
白鶴賦
蟬賦

鸚鵡賦
鶡賦
離繳鴈賦
鷃雀賦
蝙蝠賦
芙蓉賦
酒賦
槐賦

植橘賦

卷之五

公宴
侍太子坐
七哀
鬬雞
元會
送應氏

雜詩
喜雨
離友
應詔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朔風
矯志
閨情 二首
三良
責躬
情
妬
芙蓉池
雜詩
言志

卷之六

箜篌引
升天行 二首
仙人篇

妾薄命 二首
白馬篇
名都篇
薤露行
豫章行 二首
美女行
艷歌
遊仙
五遊詠
梁甫行
丹霞蔽日行
怨歌行
善哉行
君子行
平陵東
苦思行

遠遊篇
吁嗟篇
鰕鯫篇
種葛篇
浮萍篇
惟漢行
當來日大難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
怨歌行一首七解晉曲所奏
桂之樹行
當牆欲高行
當欲遊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已駕行
飛龍篇

盤石篇
驅車篇

卷之七

皇子生頌
玄俗頌
母儀頌
明賢頌
孔子廟頌

學官頌
社頌
宜男花頌
冬至獻襪頌
庖犧贊
女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少昊贊
顓頊贊
帝嚳贊
帝堯贊
帝舜贊
夏禹贊
殷湯贊
湯禱桑林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公贊
周成王贊
漢文帝贊
漢武帝贊
漢景帝贊
姜嫄簡狄贊
班婕妤贊
禹妻贊
吹雲贊
赤雀贊
漢高帝贊
巢父贊
務光贊
商山四皓贊

三鼎贊
承露盤銘 并序
寶刀銘

卷之八

改封陳王謝恩章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初封安鄉侯表
謝妻改封表

自試表
謝賜柰表
求自試表 二首
諫伐遼東表
獻璧表
獻文帝馬表
上牛表
謝鼓吹表

求通親親表
慶文帝受禪章 二首
上下太后誄
黃初五年令
上責躬詩表
龍見表
冬至獻襪頌表
上先帝賜鎧表

卷之九
誥咎文
釋愁文
七啓
九詠
柳頌序
司馬仲達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任城王誄
大司馬曹休誄
光祿大夫荀侯誄
平原懿公主誄
武帝誄
文帝誄
下太后誄

金瓠哀辭
行女哀辭
仲雍哀辭
王仲宣誄

卷之十

漢二祖優劣論
魏德論
相論
辯道論
籍田說
令禽惡鳥論
魏德論謳謳
禾
鵲
鳩
髑髏說

曹子建文集目録終

曹子建文集卷第一

魏陳思王曹植撰

東征賦 并序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官省然神武一舉東吳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住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

遊觀賦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啓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羆熊之武士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聚車不及回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懷親賦 并序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駕造斯賦焉

猶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旗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回驥首而永遊赴脩塗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玄暢賦 并序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以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罄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月綴三代以維綱僥余生之倖祿遘九

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頴於伊望思薦實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黃鍾以協律怨伶蔞之不存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志希鵬舉以傳天蹶青雲而奮羽企駟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脩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爲宇築無怨以作藩溜慈惠以爲圃耕柔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言縣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

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差朝霽而夕陰顧秋華而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絃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節遊賦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輕以回跳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崧峯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虛厚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携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翺翔以寫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

好求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望愁嗟羲和之奮迅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幽冥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又感節賦

携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

以永望冀銷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回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之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止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鳥獸驚以求群草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涔灂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其所生

離思賦 并序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憶戀遂作離思賦之

在肇秋之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茲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爲皇朝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 并序

家弟出養旋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

彼翔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絶重背親而爲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臨觀賦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而氣通靈草含幹兮木交莖丘陵崛兮松柏青南園蔞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余志之長違歎東山之愬勤歌式微以訴歸進無路以効功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

曹子建文集卷第二

潛志賦

潛大道以游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之呈藝驅仁義以爲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徇天以爲通

閑居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儔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驚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聊輕駕之遠翔登高丘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余仰歸雲以載奔遇蘭蕙之長圃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衡以延佇入虛廊之閑館步生風之庶廡踐密邇之脩除即蔽景之玄宇翡鳥翔於南枝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淥波藉文茵翳春華丹轂更馳羽騎相過

慰子賦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晼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霑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叙愁賦 并序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脩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

之篇竟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皇英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憎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賦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遥思倘恍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靜兮露

疑衣野草變氣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鴈南飛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壽命也兮獨何悲

又九愁賦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卷浮雲以太息顧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

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含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沈舟思孤客之可悲改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筭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周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妬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惟慘慘

而情挽曠年載而不回長去君兮悠遠
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絶氣霄
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
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
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
行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
之正路豈遥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
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弃
於遐濱與麋鹿以爲群宿林藪之葳蕤
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
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沈
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跡蹊隧之危阻
登岩嶢之高岑見失群之離獸覿偏栖
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
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遥臨白水
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弃逐

乃余行之所招

娛賓賦

遂衍賓而高會兮丹幃曄以四張辯中
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
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
兮懋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
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
之弃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肴

乾

愍志賦 并序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禮不
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者余
心感焉乃作賦曰
竊託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遊
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絶
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余質

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居

歸思賦

背故鄉而遷徂將遥憩乎化濵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壞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蓁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爲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之載馳

靜思賦

夫何美女之爛妖紅顔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嬿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緑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留

曹子建文集卷第二

感婚賦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虫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饒用搔首兮屏營登清臺以蕩志伏高軒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顧懼徽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

出婦賦

以才薄之質陋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疎賤而不親悅新昏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非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寃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

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脩眉聫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靡蔚承權瓌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濟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珮而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瑤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

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嚽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兮翳脩袖以延竚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驚乘鳴玉鑾以偕逝

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涌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回清陽動朱唇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絶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効愛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逮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神結轍以盤桓兮馬躑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又曰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卧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陽旰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敷誠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北極以爲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登臺賦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峨浮雙闕乎太清立冲天之華觀連飛閣

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功怛其既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九華扇賦 并序

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帝賜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綠水之素波背玄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秋形五離而九折蔑釐解而縷分効虬龍之蜿蟬法虹蜺之氤氳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寒微時氣清以方厲紛飄動兮綺紈

寶刀賦 并序

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熊鳥雀爲識太子得一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

有皇漢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五方之

石鑒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攄神思而造象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泰阿寔眞人之攸遇永天祿而是荷

車渠椀賦

惟新椀之所生于涼風之浚濱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暉豐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

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
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
有篤神后廣被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
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妍麗之
殊形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
蟬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
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內
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悅超群寶而
特章俟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觥既
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迷迭香賦

播西都之麗草兮應青春而凝暉流翠
葉于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
速實兮弗見彫於嚴霜芳暮秋之幽蘭
兮麗崑崙之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
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持御兮入綃縠
之霧裳附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
光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
衡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
溫風赫戲草木垂幹山坼海沸沙融礫
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而近栖
獸交游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棊布葉
分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
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
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閑房肅清
寒泉涌流玄木奮榮積素冰於幽館氣飛
結而爲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
涼

曹子建文集卷第三

曹子建文集卷第四

神龜賦 并序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崗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后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

下夷方以則地上示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飡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靈之翔翥卒不免乎豫且雖見尊於宗廟離刳剥之重辜欲想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好靜不注翔而改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托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遘淫災以殞越命勦絕以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扶木虵折鱗於平皐龍脫骨於幽谷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

白鶴賦

嗟皓麗之素鳥兮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蔭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弱條兮懼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邂逅之僥倖兮得接翼於鸞皇同毛衣之氣類兮信休息之同行痛美會之中絕兮遘嚴災而逢殃并太息而祗懼兮抑吞聲而不揚傷

本規之違忤悵離群而獨處恒竄伏以窮栖獨哀鳴而戢羽冀大網之難結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均記六翮之末流

蟬賦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咍樂而長吟聲嗷嗷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兮賴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閑居而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飄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罔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託脩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猿猴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特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憯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辭曰詩歎鳴蜩聲嘈嘈兮盛陽則來大陰逝兮皎皎貞素侯美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鸚鵡賦

美洲中之令鳥越衆類之殊名感陽和而振翼遁太陰以存形遇旅人之嚴網殊六翮之無遺身挂滯於重縲孤鵾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

分糜軀以潤鑊何全濟之敢希蒙含育之厚德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德庶終來而不疲

鶡賦

鶡之爲禽猛氣其鬬終無勝負期於必死遂賦之焉美遐忻之偉鳥生太行之嵓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戴

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其沈隕而重辱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擅澤高處保岑遊不同嶺栖必異林若有翻雄駭游孤鴟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揚踰高越壑雙戟隻僵階侍斯珥俯耀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暉

離繳鴈賦 并序

余游於武陵中有鴈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鴈之偏特情惆焉而內傷含中和之絕氣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於南裔避炎夏於朔方挂微軀之輕翼忽頹落而離羣旅暗驚而鳴遠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覆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粱稻渴飲清流

鷂雀賦

曰鷂欲取雀雀言雀微賤身卑些少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啖實不足飽鷂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寧復置汝雀得鷂言意甚征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傾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鷂得雀言意甚怛惋當死獘

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鷂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雖當死略無可避鷂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叙本末辛苦相語而共出爲鷂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兔自今徙意莫復相妬

蝙蝠賦

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氣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憑木

芙蓉賦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酒賦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憎深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沸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於朱

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叩劒清歌或嚬啾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嘆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槐賦

美良木之華麗爰獲貴於至尊憑文昌之華殿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欀之振條據文陛而結根揚沈陰以博覆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植橘賦

有朱橘之珍樹于鶉火之遐鄉禀太陽之烈氣嘉果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播萬里而遥植列銅爵之園廷背江川之暖氣處玄翔之肅清邦換壤別爰用喪生處彼不彫在此先零朱實不彫焉得素榮惜寒暑之不均嗟華實之永乖仰凱風以傾葉翼炎氣之所懷颺鳴條以流響晞越鳥之來栖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訛既萌根而弗幹誅結葉而不華漸玄化而弗變非彰德於邦家拊微條以歎息哀草木之難化

曹子建文集卷第四

曹子建文集卷第五

公宴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栖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鬬雞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衆賓進藥方長筵坐戲客鬬雞閒觀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爪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翺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元會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佳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茲喜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家榮貴

送應氏 二首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不行逕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

又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暱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

雜詩 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其二

轉蓬離本根飄颻長隨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其三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具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入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群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其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

夕宿瀟湘沚時宿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其五

僕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
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
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其六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櫺軒遠望周千里
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
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劒西南望
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喜雨

天覆何彌廣苞育此羣生弃之必憔悴
惠之則滋榮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
時雨中夜降長雷周我廷嘉種盈膏壤
登秋必有成

離友 并序

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
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予于魏
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
其辭曰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剛媵
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壇載車

奔兮馬繁驤涉浮齊兮汎輕航迄魏都
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應詔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
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
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
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粮
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

笺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
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
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
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
寧珥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
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
此西墉嘉詔未賜朝　莫從仰瞻城闉
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

贈徐幹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
衆星燦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
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
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實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
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親交義在敦
申章復何言

贈丁儀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消落凝霜依玉除
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
爲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子其寧爾心

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
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
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
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

遂使懷百憂

贈丁儀王粲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峯高無極
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貞闕出浮雲承露槩秦清皇佐揚天惠
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
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
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
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
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
改轍登高崗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

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
鴟梟鳴衡枳豺狼當路衢蒼蠅白間黑
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
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柰何念同生

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
存者忽復過亡歿身自衰人生處一世
去若朝露晞三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
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心悲動我神
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
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

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
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贈丁翼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
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
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
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朔風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
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
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
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
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
飛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
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
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
愁臨川慕思何爲泛舟豈無和樂游非
我憐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矯志

芳桂雖香難以餌兼尸位素飡難以成
居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
聞焉抱璧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遘福無
爲貴道鴛雛遠害不羞卑栖靈虬避難
不耻汚泥都蕪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
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孚逢蒙
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必得英雄螗

蟾見歎齊士輕戟越王輕蛙國以死獻
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覆之壽之順天之
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闔舌爲
發機門機之關捂矢不追

閨情 二首

攬衣出中閨逍遥步兩楹閑房向寂寥
緑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翩南征
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佳人在遠道

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逢芝蘭不重榮
人皆弃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
依水如浮萍齎身奉衿帶朝夕不憤傾
儻終顧眄恩永副我中情

有一美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翁若春
華紅顔韡曄雲髻嵯峨彈琴撫節爲我
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
恤其他

三良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
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没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
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黄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責躬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

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
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
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
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章廣命懿
親以藩王國帝曰尔侯君兹青土奄有
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
濟俊乂我弼我輔伊尔小子恃寵驕盈
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蕃作屏先軌是

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
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
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
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股肱弗
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
僕夫于彼奚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
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王爵是

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
怵惕啓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
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
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
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岳庶立
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
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
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
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情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
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徑役不得歸
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游子歎黍離
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妬

嗟爾同衾曾不是志寧彼冶容安此

妬忌

芙蓉池

逍遥芙蓉池翩翩戲輕舟南陽雙西鵠
北柳有鳴鳩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
入亦無所止浮雲翳日光悲風起動地

言志

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鷺失其儔
還從燕雀居

曹子建文集卷第五

箜篌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簫笙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

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升天行二首

乘蟜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游其下翔鵾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衆仙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回日使東馳

仙人篇

仙人覽六著對博六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扃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

玉樹扶道生白虎挾門樞驅風遊四海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岳間民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且徐徐不見昔軒轅升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妾薄命二首

攜玉手喜同車比上雲閣飛除鈞臺蹇產清虛池塘靈沼可娛仰汎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日月既逝（一作日既逝矣）西藏更會蘭室洞房
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出扶桑促樽合
坐行觴主人起舞盜盤能者穴觸別端
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
屬所歡朱顏發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
妙舞仙仙體輕裳解履遺絕纓俛仰笑
諠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
手形羅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

息舒顏御巾裹粉君傍中有霍納都梁
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
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
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

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
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名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
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
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多驚急虜騎
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
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
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
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

被服麗且鮮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馳驅未能半雙兎過我前攬弓捷鳴鏑
驅上彼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雙禽連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
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膾鯉臇胎鰕炮鼈炙熊蹯鳴儔嘯匹侶
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

清晨復來還

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
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
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鱗介尊神龍
走獸宗麒麟虫獸豈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
流藻垂華芬

豫章行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
耕耘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
不見魯孔丘窮困陳蔡間周公下白屋
天下稱其賢

又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
骨肉天性然周公繼康叔管蔡則流言

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美女行

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
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
珊瑚間木蘭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
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
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

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
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
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

艷歌

出自薊北門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植
葉葉自相當

遊仙

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舊六翮
排霧陵紫虛蟬蛻同松喬蹠跡登鼎湖
翺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
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渚南翔陟丹丘

五遊詠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遥八紘外
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
華蓋芬菴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

倏忽造昊蒼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櫺
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嗽我沆瀣漿
蜘蛛玩靈芝徒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
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梁甫行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
寄身於草野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
柴門何蕭條狐兎翔我宇

丹霞蔽日行

紂爲昏亂虐殘忠正周室何隆一門三
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祖之興秦階
之衰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
滅無遺

怨歌行

爲君誠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
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
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
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念日樂相樂
別後莫相忘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慙無靈輙以救趙宣月没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飢不及飡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人稱聖賢

平陵東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苦思行

綠蘿緣玉樹光耀粲相輝下有兩眞人翠翅翩高飛我心何踴躍思欲攀雲追

鬱鬱西岳顛石室青忽與天連中有眞年一隱士鬚髮皆皓然策杖從我遊教我要忘言

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龜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桑可療飢仰首吸朝霞昆侖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宿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

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
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
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

鰕鯉篇

鰕鯉遊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
安識鴻鵠遊世士誠明性大德固無儔
駕言登五岳然後小陵丘俯觀上路人

勢利是謀讎高念[illegible]皇家遠懷柔九
州撫劒而雷息猛氣縱橫浮汎泊徒歗
歗誰知壯士憂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
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
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暮
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沈
出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
仰見雙栖禽攀枝長歎息淚下霑羅衿
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爲同池魚
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
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
來爲君子仇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

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琴琴何意今摧頹
曠若商與參棄置自有芳不若桂與蘭
佳人雖成列不若故所歡行雲有反期
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愬
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帷
淚下如垂露散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惟漢行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

天道甚著明爲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
行仁章以瑞變故誠驕盈神高而聽卑
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曹天經
二皇稱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
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日昃不敢寧
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當來日大難

日苦短樂有餘乃置玉罇辦東厨廣情

故心相於闔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
來表車解輪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
會難各盡杯觴

野田黃雀行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劒不在掌
結友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鷄自投羅
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劒捎羅網
黃雀得飛飛飛飛磨蒼天來下謝少年

門有萬里客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
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
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
去去適西秦

怨歌行一首七解晉曲所奏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
悲歎有餘哀一解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

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念君過
於渴思君劇於飢君爲高山柏妾爲濁
水泥三解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
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沈浮各異路會
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
流止任東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
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楊朱華而翠葉流芳布天涯上有栖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講仙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澹泊無爲自然乘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當牆欲高行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三至慈母不親憤憤俗間不辨僞真願欲披心自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

當欲遊南山行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車用不均錐刀各異能何所獨却前嘉善而矜愚大聖亦同然仁者各壽考四坐咸萬年

當事君行

人生有所貴尚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好惡隨所愛增追舉逐虛名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

當車已駕行

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打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箱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之

飛龍篇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眞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一臺作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

金石永世難老

盤石篇

盤石山巔石飄飄澗底蓬我本太山人何爲客淮東葺葭彌斥土林木無分重岸巖若崩缺湖水何淘淘蚌蛤被濱涯光彩如錦虹高彼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羹若丘陵鬚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櫂澎濞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颸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下與黿鼉同南極蒼梧野遊眄窮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于嗟我孔公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太山五嶽專其名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

周流二六候閒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竈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効厥元功成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飡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廷升窈冥同壽泉父年曠代永長生

曾子建文集卷第六

曹子建文集卷第七

皇子生頌

於聖我后憲章前志克纂二皇靈昭
事祇肅郊廟明德敬忌潛和積石鍾天
之聲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
國作嘉喝喝萬國岌岌羣生稟命我后
綏之則榮長爲臣職終天之經仁聖奕
代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

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祗承予聽

玄俗頌

玄俗妙識飢餌神頴在陰倏遊即陽無
景逍遥北岳凌霄引領揮霧昊天含神
自靜

母儀頌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敎內脩度義以
處清謚后宮九嬪有序伊爲媵臣遂作
元輔

明賢頌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校禮不
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
以虔

孔子廟頌

修復舊廟豐其蔓宇莘莘學徒爰居爰
處王教既備羣小遄沮魯道以興永作
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雜沓瑞
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學官頌

自五帝典絶三王禮廢應期命世齊賢
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
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矣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
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歌以詠言

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鑒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莫不俊乂唯仁是憑惟道足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社頌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是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社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攸叙

宜男花頌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躭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微立孔臧福齊大姒永世克昌

冬至獻襪頌

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祥并南闕北戸西巡王城翺翔萬域聖體浮輕

庖犧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魚畋琴瑟以像時神通玄

女媧贊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

少典之胤火德成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
滅服牛乘焉衣裳是制雲氏名官功冠
五列

少昊贊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
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
品制

顓頊贊

昌意之子祖有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
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
祗虔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
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
日月

帝堯贊

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
塵調適陰陽其息如春巍巍成功配天
則神

帝舜贊

顓頊之族重瞳神聖克協頑瞽應唐沿
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
之命

夏禹贊

吁嗟天子拯世濟民克卑宮室致孝鬼
神蔬食薄服黻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
可親亹亹其德溫溫其人尼稱無間何
德之純

殷湯贊

殷湯代夏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
王桑林之禱災克償伊尹佐治可謂
賢相

湯禱桑林贊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翦髮離爪自以爲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文王贊

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四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武王贊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

武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夫忠義

周成王贊

成王繼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嶷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文帝贊

孝文即位愛物儉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漢景帝贊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姜嫄簡狄贊

嚳有四妃子皆爲王帝摯且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既生翊化虞唐

班婕妤贊

有德有言寔惟班婕盈冲其驕窮悅其厭在漢夷貞在晉正接臨飈端幹衝霜振葉

禹妻贊

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啓之生過門不入矯達明義勳庸是執成長望嗣大祿以襲

吹雲贊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雲蓊鬱

赤雀贊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漢高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功帝世功若武湯

巢父贊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務光贊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爲恥薄於殷世著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商山四皓贊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三鼎贊

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上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承露盤銘 并序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本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使王爲頌銘銘曰

岩岩承露峻極太清神君礧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孰能經營近歷闡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霄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魏魏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麗既礪匪以尚武子身是衛麟角是觸鸞距匪蹶

曹子建文集卷第八

改封陳王謝恩章

臣既獘陋守國無効自分出削以彰衆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荅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外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過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

初封安鄉侯表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修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云

謝妻改封表

璽書今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位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飡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貧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

爲陳妃光耀宣朗非妾婦惷愚所當蒙
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
弘惠没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

自試表

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
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群生尊主
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

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
藩王施禄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
南尚有山竄之賊吴會猶有潛江之虜
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
武庫蓋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去夫
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
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
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
下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
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
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謝賜柰表

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奩
柰以夏熟今則冬生物以非時爲珍恩
以絶口爲厚非臣等所宜荷之

求自試表 二首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
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
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禄詩之素飡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
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

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外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則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

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明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謂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

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
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
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
詔効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
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扁舟之任
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驤突刃觸鋒爲士
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其醜類必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

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
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没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
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
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
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
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
岸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
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預
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効於明時
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
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
而功名著於景鍾名績垂於竹帛未嘗
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
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泰魯以成其

功絶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
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
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
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効之
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
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愷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貞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

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又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蔓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發騏驥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効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功爲之輟攻

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

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纖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

東南則荆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飢疾蚕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勤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獻璧表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民之璞萬國之幣璧爲充貢

獻文帝馬表

臣於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

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輙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僥僥之微不知浹渫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謝鼓吹表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寔在聖德

求通親親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成骨肉之恩奕而不離親親之義寔

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世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

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輙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與所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无隅反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切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切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慶文帝受禪章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

誕作民主乃祖先後積德累仁世濟其
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
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
福慶光啓于魏下承統業績戎前緒克
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
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慶文帝受禪章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
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
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
闕下況臣親體至慼懷歡踊躍

上卞太后誄

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
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
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承育
萬祚何圖一旦早弃明朝背絕臣庶悲
痛靡告臣聞名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
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
明貴以展臣慕義之思憂荒情散不足
觀采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
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
海竊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
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
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
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黃初五年令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
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
同其若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
無故而入叛違顧左右曠然無信大爵

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驢穀駑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幣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又黃初六年令曰輕身體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主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丟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上責躬詩表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蕃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儀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則爲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

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含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

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顔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龍見表

臣聞鳳皇復見於鄴南黄龍雙出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栖鳳於林囿龍於池爲百姓旦夕之所觀

冬至獻襪頌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爲之頌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亞歲迎祥履長納慶不勝感節情繫帷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量襪若干副上獻以聞謹獻

上先帝賜鎧表

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各一領兩當鎧一領今代以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新雕曹子建文集卷第八

誥咎文

曰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六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祗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飈風扇發嘉卉以委良木以拔何咎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撓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古阿飛厲顧叱風隆息

飈遏暴元勃華嵩慶雲是興効厥豐年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予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飢

釋愁文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飡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

和絶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謂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雕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

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避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寬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七啓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墟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

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宄倚峻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遊若翼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蒼藹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

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莊老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辨

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君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巧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穠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穀

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鵷斥鴳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曜江東之潛鼉膺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扣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蟣鼎沸酷烈

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紘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輝黼

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爲動趾遺光
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
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
馳曜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
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
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
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爲
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

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持志歸之
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
而起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
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
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
散丹旗曜野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兎
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
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
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
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脅勢逼哮闞之
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
北官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
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推班
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
雲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

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
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
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
曰余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
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
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桂文榱華梁綺井
含葩金墀玉廂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
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視

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逢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精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鈎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棲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蟒戲鮫人調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濵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靜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余躭巖穴未暇居此也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遥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

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箜右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桂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燿爍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袖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躚陵躍超驤蜿蟬輝霍翻爾鴻翥滅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洩白日西頹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施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楕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携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幄張動朱唇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
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
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
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
故田光仗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
雄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
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若夫田文

无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
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
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
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豈能
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
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世有聖
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
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蒸威靈振
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秦
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
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
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
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
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
風國靜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
露紛而神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龍游於

神淵聆鳴鳳於高崗此霸道之至隆而
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
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
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
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
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滛欲以
厲我祗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

國覽虛盈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
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九詠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虬
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菌薦兮　席蕙
幬兮苓牀抗南箕兮皺瓊蘂挹天河兮
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兮坐
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雲居繞兮容裔冠

北辰兮岌峩帶冕虹兮陵厲蘭肴御兮
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虡羅感漢廣兮羨
游女揚激楚兮詠湘娥臨回風兮浮漢
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
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
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冀后王
之一寤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
羣秉舟而無檝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
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焚椒蘭其望治
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
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詞
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
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
泥不爲濁路之飛塵

柳頌序

余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揚德祖之

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
刋其枝葉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
勢以譏當今之士

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
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
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
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

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之心也

與揚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

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

夫之思未易輕弃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希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笳簫發

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疇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

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喜事小史諷而誦之言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

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回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任城王誄

昔二虢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惜阻目想宮墀心在平素髣髴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德貴有遺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愛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氏威慴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爲君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弈世純

粹闡弘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爲華體斯
亮實年没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
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
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
禄親悅爲懽好彼蓬樞甘彼瓢簞味道
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
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蹴白刃手按飛鏑
終弭淮南保我壇場

光禄大夫荀侯誄

如氷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
戮百寮欷歔天子霑纓機女投杼農夫
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平原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
雰凋蘭夭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瑶
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岐嶷之姿寔
朗寔貴在生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
聲協音律驤眉識往俛首知來求顏必
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
襁褓不停第牀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
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翺翔
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呼失
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没不逮陰光改封
大郡惟帝舊壇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琨

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既崇哀爾孤獨
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艾優
渥成禮于宫靈輀交轂生雖異室没同
山岳爰構玄宫玉石交連朱房皓壁嵩
曜電鮮飾終備位法生象存長埏繕修
神閨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
殁憐爾尚微阿保激感上聖傷悲城闕
之詩以日喻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窇

闡一闔曷其復晰

武帝誄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違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僕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文姿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處闕如雷如震撓搶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

振旅京師帝嘉厥庸乃位丞相揔攝三公進受上爵臨君魏邦九錫昭備大路光龍玄鑒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偽情姦不容非敎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手修清一惟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慄既揔庶政兼覽儒林窮著雅頌被之琴瑟洋洋四海我王康之

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傑扇動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夷聖武翼帝王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壯志肅乾乾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岳君國無窮如何不吊禍鍾聖躬弃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

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御綴
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
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啓路群臣奉迎我
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僭闥一扃
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
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弃
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葉曷時復形

文帝誄

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
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悼
若喪考妣恩過慕唐擗踊郊野仰想穹
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
大行忽焉光滅永弃萬國雲往雨絕承
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欲自僵斃
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
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
哲言生若浮寄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
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
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
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
懿純三代製作踵武立勳季嗣不維綱
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滅

漢氏乃因弗求古訓羸政是遵王綱帝
典闕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
回歷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
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
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
宣祥惟聖質疑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
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才秀藻訒如
玉之瑩聽察無響瞻覩未形其剛如金

其貞如瓊如氷之絜如砥之平爵公無
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
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
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縈弗拘禰祖
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是
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折規矩克紹
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
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紼冕崇麗

衡紞惟新尊肅禮容矚之若神方牧妙
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
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
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
摧若涸魚乾若脯鱗肅慎納貢越裳效
珍條支絕域衆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
太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祐河龍洛龜陵
波游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
系風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
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瀸塗被宇靈芝
冒沼朱華陰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
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
圖致大和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
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
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
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

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
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鍠鍠頌德
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
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
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惟絕大行綱
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
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
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

元功仍舉將永大和絶迹三五宜作物
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
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
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
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
奉是順是將乃拊玄宇基爲首陽擬迹
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疆塗
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待來賓幽堂

耕禽田獸望塊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
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
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
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候兮感容車之
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墟以滅形
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
往之不反兮痛閟闥之長扃洛遠臣之
眇眇兮成凶諱以怛驚心孤絶而靡告
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横奔兮閔
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開防
之我嬰欲高飛而遥憩兮憚天網之遠
經遥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
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
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
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
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
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
敷誠嗚呼哀哉

卞太后誄

率土嘖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牙
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欷歔嬰兒
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徇
道寶名義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揚后德
表之旄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

曰
我王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
代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
九土詳惟聖善歧嶷秀出德配姜嫄不
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
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陽觀
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
其人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恒

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蚕館爲天下式
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
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
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
御綈練日昃忘飢臨樂勿讌去奢即儉
曠世作檢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俟神
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微
慎獨報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
福無壇祝云其神宜享斯祐蒙祉自天
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禱盡禮有篤無
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
東藩擗踊郊畛洒淚中原追號皇妣弃
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
棟宇無煙巡省階塗髣髴櫺軒仰瞻帷
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
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塊舊邑大

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
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
泣

金瓠哀辭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
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
而夭絕何負罰於皇天信吾罪之所招

悲弱子之無譽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土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促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姙而逢災感前愛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

敷比辰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悵情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仲雍哀辭

曹晧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憑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弟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幃綺帳暖於翔鳥之翼幽房閉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虎之情卒不能延期於暮載雖六旬而夭殁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末周將願子乎一齡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延閣以歔欷淚流射而霑巾

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

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
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
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
光中曚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
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
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天
靜民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世佐時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
熙君以叔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
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
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
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弈唯賢皇家不
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
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岳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
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筭我
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
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
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筭無
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君

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
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
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
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
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
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

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
石難敝人命靡常吉凶異志此歡之人
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予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
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及魏京
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影蔽
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
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没達
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曹子建文集卷第九

曹子建文集卷第十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二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淡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覯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植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巨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遊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曜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實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

昊之勳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晨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弧雲舉則朝陽播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彗北彎首尾爭擊氣齊翠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岳旰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簡武練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摛矯制於遐川仰屬目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耀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放堯上猶謙謙弗納也發不世

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恭蹈北人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以興神祇致祥乾靈効祐於是群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弗禁皇綱圮絀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皇武創跡於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勳成於彼位定於此

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亠穗
挹醴滋遂乃凱風回焱甘露匝時農夫
詠於田隴織婦今而綜綜黃吻之齔含
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而嬉古雖稱乎
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于時上富於春
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
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
仁風以樹惠既遊精萬機探逍遙乎六
藝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
乎道術之壇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
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
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
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
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
福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
皇之靈矩流餘祚於黎蒸鍾元吉乎聖

主

相論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
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
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
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
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若此
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
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
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
必遂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有
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
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
天不知人事邪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舍之福以爲知人事乎則楚昭
有弗禜之應魏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

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辯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山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

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鴛鴦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王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籍田說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泉涌庇重陰

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刺
蔡臭蔚弃之遠壇此亦寡人之所遠佞
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
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
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
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
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
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

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
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
者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
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
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
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
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
弃而不耘則改爲荒疇蓋豐年者期於
必收譬修道者亦期於没身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
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
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
甫后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
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乃撫

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
子栖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
于蓋吉甫遂射殺后妻以謝之故俗惡
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
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
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
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
俗增之若其爲人炙害愚民之所信通

人之所略也烏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鵂之鳴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荅之者曰常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蟠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虫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魏德論謳穀

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添灑野草萌芽變化

嘉穀

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朝堂以照祖靈

鵲

鵲之壇壇詩人取喻今存聖世呈質見素飢食苕華渴飲清露異于疇匹衆鳥是慕

鳩

班班者鳩爰素其質昔翔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

髑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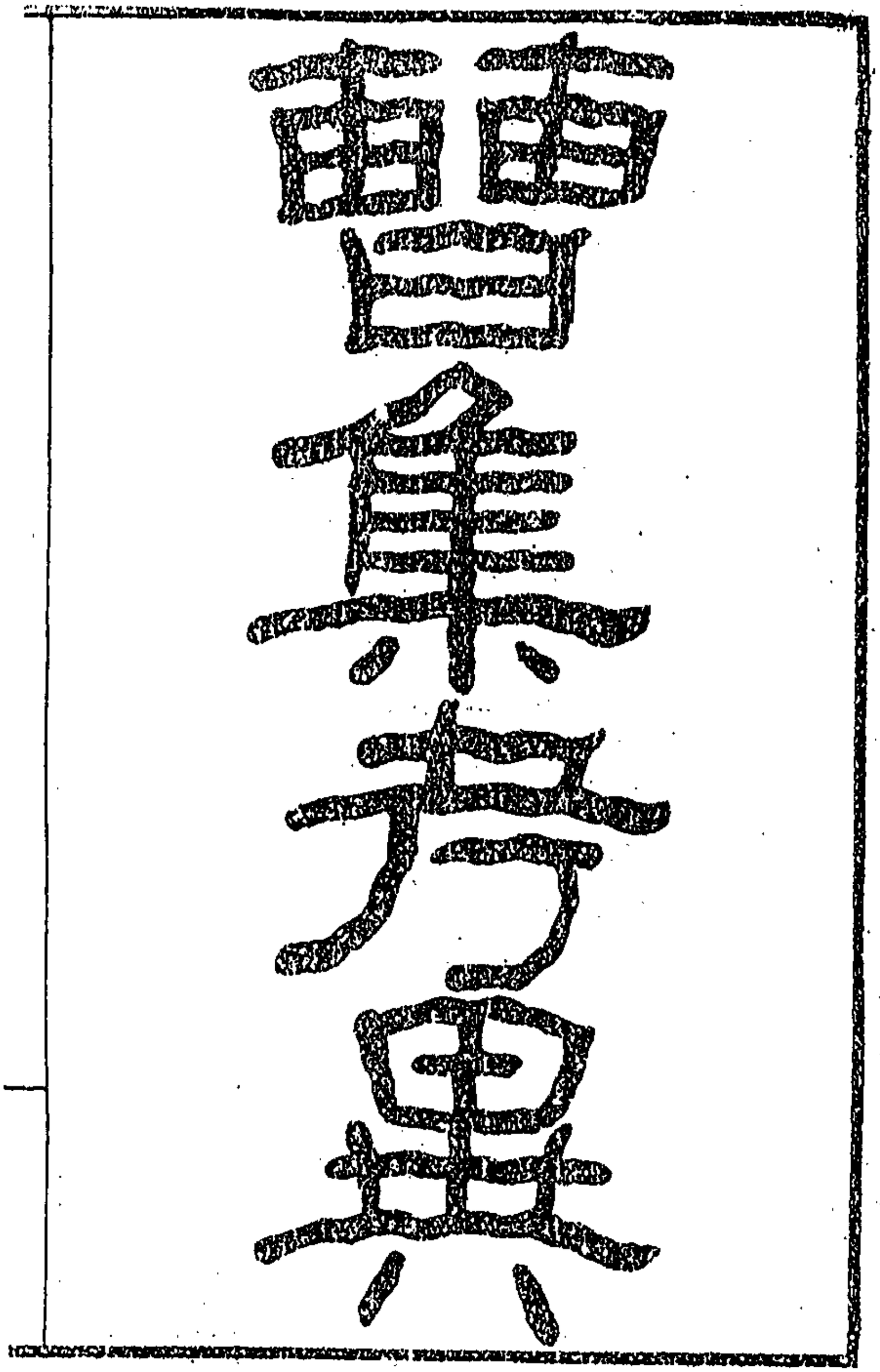
曹子游乎陂塘之濱步乎蔡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

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伊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閑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辨於辭矣

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庭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

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其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予將歸于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濵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新雕曹子建文集卷第十



蔣氏慎脩書
屋校印甲寅
如日著始六
虐涂貝告成

曹集考異序

嘗讀毛詩豳風疏引曹植螢火論辨宵行於鬼燐引惡鳥論驗陰氣於鳴鶪左傳襄公疏引征蜀礧石證偪陽之守周禮酒正疏引酒賦醪醴列宜城之名詠忠義於三良和箋解於高密知子建之文有裨於經也又讀洛神賦與禮志合奉璽朝會以三年謝封章比魏志詳高陽穆鄉有二子社頌則鄄城與雍邱屢空東阿始度土功誡令則王機與倉輯交讒灌均因騰謗口神禹請遷於舊館武皇求祭於北河伐吳遺仲達之書征遼倡子通之諫知子建之文有資於史也明帝詔撰錄前後百餘篇宋嘉定十卷本凡二百六首（逸行賦七步詩在外）其文則殘其數則溢不知援牘如誦下筆成章獨冠羣才自通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後葉富孕珠澤繁擢鄧林魏景初削除之言君臣未忘忌諱曹允恭權詞之對父子尤難證明觀於子建自作文章序前錄賦七十八首可知也隋書經籍志曹植集三十卷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陳思王讚梁五十卷（蓋以一圖爲一卷讚凡五十首）洛神賦一卷孫壑注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六朝舊帙於此可徵迨唐書藝文志三十卷外別出二十卷之本仍與畫讚並著於錄至宋陳直齋則二十卷尚存晁公武則惟十卷僅在韓仲卿夢求序誕不足憑王伯厚友宴詩佚不可見蓋十卷行而古本盡廢矣可勝歎哉宋嘉定既非驪珠郭雲鵬混以魚目長洲徐刻開汪士賢之廿家甬上范雕彙楊朝輔之七子李廷相移易篇次閔齊賢增加點評自鄶以下蓋無譏焉張燮張炎張溥三家稍有釐定得失互見緒曾因慨隋唐舊帙既佚而諸本或審舉未窺全豹或鼙鼓僅拾一鱗甚至宣后誄表綴左九嬪之文倉舒哀辭竄曹子桓之製承譌踵謬難以卒業也於是尋源竟流核其原采之書經則賈公彥孔沖達之所徵史則裴松之沈休文之所載唐宋類書輔以封演樂史之記梁陳總集助以蕭繹劉勰之談表則開元占經葺自瞿曇悉達也令則文館詞林搴自西條金澤也以至葛稚川陳子良之摛奧張彥遠洪盤洲之鉤沈一字一句必稽異同必求根據列文昭光和之生斥王鋌感甄之妄舉仲宣建安之卒駮皎然責穆之非朔風斷爲再封雍邱之作拜慕定爲先君常侍之塋蟄原羲易攻顏介之輕詆闌引湘纍箴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履之膏肓餌魚非烹補亭林之古韻萍生入樂證隱侯之宋書如此之類頗多是正斷圭零璧悉綴於篇至於尚友論世亦未易言子建勢處猜嫌患深孤孽後世不知者擬公讌詩謂公子不及世務誦求試表謂才士好爲大言竊以文雅比於淮南而無其悖誕好學齒於河間而加以麗則友愛同於東平而迍邅值之慷慨過於中山而憂危迫之高謀良策履炭踐冰痛連姬姓之宗聖入孔門之室武鄉侯援以論才（諸葛武侯引曹子建漢二祖論亦以光武爲優並論光武時將才梁元帝云子建言其始孔明揚其波見金樓子）文中子歎爲達理矣緒曾讕陋寡聞敢希七步篇籍不去實所醉心舟車自隨暇即改定思丁敬禮之潤飾免劉季緒之詆訶癸丑冬于役袁江維時聊城揚至堂侍郎屬高君伯平既校

刊蔡中郎集將從事於斯編元亭字問愧非鬻下之桐鴻烈註成分得山中之桂敬以就正許爲質疑爰商付於梓人收愚蒙之一得欲使人人握珠家家抱玉塵露微質無補益於海山螢燭末光幸依輝於日月凡考異十卷敍錄一卷年譜一卷上元朱緒曾謹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曹子建集考異目錄

卷一
賦
東征賦
遊觀賦
懷親賦
玄暢賦
幽思賦
節遊賦
感節賦
離思賦
釋思賦
臨觀賦
卷二
賦
潛志賦
閒居賦
慰子賦
敍愁賦
愁思賦
九愁賦
娛賓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愍志賦
歸思賦
靜思賦
慰情賦
宴樂賦
感時賦
悲命賦
思歸賦

卷三

賦

感婚賦
出婦賦
洛神賦
愁霖賦
喜霽賦
登臺賦
九華扇賦
寶刀賦
車渠盌賦
迷迭香賦
大暑賦
遷都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洛陽賦
耕田賦

卷四

賦

神龜賦
白鶴賦
蟬賦
鸚鵡賦
鶡賦
離繳雁賦
鶴雀賦
蝙蝠賦
射雉賦
芙蓉賦
酒賦
槐賦
橘賦
述行賦
述征賦
孔雀賦
弈賦
臨渦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卷五

詩

公讌
侍太子坐
七哀
鬬雞詩
元會詩
送應氏詩二首
雜詩六首
喜雨詩
離友詩二首

責躬詩
應詔詩
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朔風詩
矯志詩
雜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良詩
情詩
妒詩
七步詩
棄婦詩
代劉勳妻王宋詩
寡婦詩
七哀
死牛詩
七忿
離別詩

述仙
離友詩
四言詩
雜詩
失題各詩

卷六

樂府
箜篌引
升天行二首
仙人篇
妾薄命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白馬篇
名都篇
薤露篇
豫章行二首
美女篇
豔歌行
遊仙
五游詠
泰山梁甫行
丹霞蔽日行
怨歌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善哉行
君子行
平陵東行
苦思行
遠游篇
吁嗟篇
鰕鯉篇
種葛篇
蒲生行浮萍篇
惟漢行
當來日大難

野田黃雀行
門有萬里客行
怨歌行一首七解晉曲所奏
桂之樹行
當將欲高行
當欲遊南山行
當事君行
當車已駕行
飛龍篇
盤石篇
驅車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聖皇篇以下鼓吹歌五首
靈芝篇
大魏篇
精微篇
孟冬篇
結客篇
苦熱行
亟出行
長歌行
遠游篇
兩儀篇

豔歌行
對酒行
天地篇
飛龍篇
妾薄相行
秋胡行
善哉行
陌上桑
樂府詩佚句
前緩聲歌

卷七

頌碑贊銘

皇子生頌
玄俗頌
母儀頌
賢明頌
列女傳頌
學宮頌
社頌
宜男花頌
冬至獻履鞾頌
孔子廟碑

庖羲贊
女媧贊
神農贊
黃帝贊
少昊贊
顓頊贊
帝嚳贊
帝堯贊
帝舜贊
帝禹贊
殷湯贊
湯禱桑林贊
周文王贊
周武王贊
周公贊
周成王贊
漢高皇帝贊
漢文帝贊
漢景帝贊
漢武帝贊
姜嫄簡狄贊
禹妻贊

班婕妤贊
吹雲贊
文王赤雀贊
許由巢父池主贊
卞隨贊
南山四皓贊
黃帝三鼎贊
禹治水贊
禹渡河贊
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贊
長樂觀畫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禹贊
夏啟贊
孔甲贊
夏桀贊
五霸贊
王陵贊
賢后贊
失題贊
禹廟贊
鄙食其贊
承露盤銘

寶刀銘
鏡銘

卷八

章 表 令
慶文帝受禪章
慶文帝受禪上禮章
改封陳王謝恩章
封二子爲鄉公謝恩章
初封安鄉侯表
謝妻改封表
招降江東表
求自試表
陳審舉表
謝賜柰表
諫伐遼東表
獻雉表
獻文帝馬表
上牛表
謝鼓吹表
求通親親表
賀鳳凰黃龍見表
上先帝賜鎧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謝徙封鄄城王表
轉徙東阿王謝表
求免取士息表
求習業表
求祭先王表
求出獵表
請赴元正表
謝得入表
罷朝表
謝賜穀表
答詔表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答詔示平原公主誄表
上九尾狐表
上銀鞍表
失題表
黃初五年賞罰令
黃初六年自誡令
毀鄴城故殿令
說灌均上事令
卷九
文七 騷 序 書 誄 哀辭
誥祭文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釋愁文
誥紂文
七啟
九詠
遙逝
柳頌序
文章序
序書
與司馬仲達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與陳琳書
答崔文始書
與丁敬禮書
任城王誄
大司馬曹休誄
光祿大夫荀侯誄
平原懿公主誄
武帝誄
文帝誄
卞太后誄
侍中王仲宣誄

金瓠哀辭
行女哀辭
仲雍哀辭
卷十
論說
漢二祖優劣論
相論
辨道論
貪惡鳥論
魏德論 匯六首 敘 嘉禾 白鵠 白鳩 甘露 連理本
耤田論
輔臣論
成王論
仁孝論
征蜀論
螢火論
釋疑論
六代論
失題論
髑髏說
說疫氣
辨問

失題諸文
大饗碑
右目次依宋嘉定十卷本訛者正之每類各補所遺其各篇殘文即綴於各篇之末其有題無文者存其題其失題者附於各類之末上責躬應詔詩表不另標目從文選例也冬至獻韈履頌表畫贊序上卞太后誄表亦用此例至嘉定本誤收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則削之
卷十一
敘錄
卷十二
年譜

上元朱緒曾

賦

東征賦并序魏志陳思王植傳建安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歟從藝文類聚武部征伐太平御覽兵部攻具校

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卿五官中郎將羽林中郎將並掌宿衛王國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衛案武帝紀十八年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如漢初諸侯王之制蓋東征時子桓以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興兵守許都子建以臨菑侯守鄴王國宿衛亦曰禁兵揚修出征賦云公命臨菑守於鄴都侯植大傳乃號乃嘉是也宮省後漢書梁皇后紀見宮省屬魏志曹真傳何晏長於宮省廣閣省署漢書曰寓名當中避元后諱改為省中是宮省郎宮禁也鄴雲殿各本作宮省非然神武一舉然字上文有別徵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一篇一郭誤二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思郭作異舟楫動而傷精精郭作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責郭作任嗟我愁其何為兮心揺思而懸旌師旅師字上有闕文旅叶下舉鄴闕憑皇穹之靈佑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御與禦同徐誤衛循戈櫓於清流汜雲梯而容與禽元帥於中舟振靈威於東野四句郭本無此靈從御覽采入多兩兮字

遊觀賦觀古玩切此賦作於觀中子建登臺賦所謂立中天之華觀也從類聚居處部觀校

靜閑居而無事將遊目以自娛登北觀而啟路涉雲際之飛除從熊羆之武士熊羆郭作羆熊荷長戟而先驅罷若雲歸會如霧衆車不及回塵不獲舉奮袂成風揮汗如雨

懷親賦并序此封雍邱王時過濟陽縣作濟陽與雍邱俱屬陳留郡從類聚人部孝初學記人部孝校

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馬住郭脫造斯賦焉

獵平原而南望獵各本訛作獵覩先帝之舊營覩初學記作覩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旗之所停停初學記作屯在官曹之典列在類聚作存列初學記作烈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逝郭作遊赴修塗以尋遠情眷戀而顧懷顧懷類聚作眷懷初學記作眷戀魂須臾而九反

玄暢賦并序從類聚入部賦志許劭文書部賦校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徇功名者反類聚一作受以朱陳仁子文選補遺作而郭同是以孔老異旨旨郭作情楊墨殊義義書鈔作議陶神知機摛理表微二句據書鈔補聊作斯賦名曰玄暢斯據書鈔補書鈔原本下有脫以司馬相如為上林賦誤引天地古今十六字說脫不可讀

衆才所歸書鈔故術右道引賦序

夫何希世之大人嶷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常郭作日作闕綴三代之維綱綱一作維之郭誤以僥余生之幸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乃稷卨稷百官公卿表卨作契卨周本作商後省爵廣偰高散祝也方朔傳契卨為虞注司徒五行志殷祖契耳曰祝先列反東偰古文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璧之始鐫鐫陳作璞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倫之不存鏗郭作義干誤字書通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佇陳作志志鵬舉以摶天志郭作希躐青雲而翥羽舍余馴而改然任中材之展御舍余騁郭作企騁驪誤望前軌而致策軌郭作帆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術取全貞而保素取全郭作長蕭宏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播郭作藩畊柔順以為

田不愧景而慚魄信樂天之何欲（信樂郭璞張炎作元言）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牺日際而來王（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李洋宋）

幽思賦（從類聚人部冒志校）

倚高臺之曲隅處幽僻之閒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霧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郭作之而）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悽慨揚大雅之哀吟（書箏鈔從樂彤宋郭本作箏北堂引平箏二何陳馮譏本作筆各本俱平箏故賈也筆與手形近故訛耳俱筆不知指書箏鈔目箏類聚亦取作）仰清風以歎息寄余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寫翰墨之能傳（宋徽王尹歷知儒章柳宇干文厚叔號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弗於心中痴其新寫自後聰敏爲注衣意持所巨事關係元其中腹樂者設納表章蓋）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安朝在上知召章見對延以英植上所問賦皆作植不幽徒思然賦若何倚爲高遠臺取之景物爲句且意置曾也爲廣物無儲定之山閒之深意位而乏卑上卑多也改望易翔也爲廣之秋悠華悠之光答例落葉歲而將夕幕給余感思也傷大雅之在哀吟也閔其時心也而仰在清風指以在樊大思也思重懷煩高也以書井也得盛衰也暮聆而鳴傷鶴心於年北將林易思也暮觀和魚也曜鱗於素而沼而使懷智慨者守居文於面明余感思也傷大雅之在哀吟也閔其時心也而仰在清風指以在樊大思也思重懷煩高也以書臨川思川所及以上賦下也上何敬余心之之煩錯寫都賓侍輪郎曹集之賓院傳正意字不誤雖此南此宋類聚摯掘出也作洪隆王遇夷經壁託志名云尹祀知章所錄劉燦無書集作亦

節遊賦（安賦時中也紀郡都類聚人物部蓋近作覽於校建）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又作冰井臺左太沖魏都賦三雀臺列十峙八年以峙作崇金虎）連雲閣以遠營觀榭於城隅（榭張炎作射）亢高軒以迴眺（眺軒郭璞眺輕）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崧岑（鄭西中嶽若爾太林華廬吳山嶽也供此非賦雲作中於所謂能改見淡林哲廬地理志陸宇廬記縣顏師古注隱內注隱曰廬橋山在北仲接廬漢有遊二鄉盧子之曰術瑯曰飛琦謂師樂事一仙九人千歲年子不歷飢於故隱魏盧文山帝樓詩曰谷西歌山二石子清雙食蓋不飲也亦不臨漳滏之清渠（滏出各山本過說鄴作縣滏西水注經魏濁武濁又水以又鄴郡之國長之明霧溝引也漳渠流水自又城南西還東止入車還門鋼下蕩魏宮武下封伏於流鄴入爲城北東宮注魏志河武北帝諸紀水建引安水十綱八注年曰雲滏水引東漳流水注入石鼓山以南通漳河下鄴泉宮下有注文之呂陽殿水溝故水魏南武北登夾臺道賦枝曰流引引長溝明所灌在街通里渠閣東此出渠石也賓）

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也眇楚眇鄭作淼淼風云廣雅眇眇沙之遠默默遠默注）宛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漢靈后郭璞厚）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鶯鶯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陳徐殤殤）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鶯郭順作鶯）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歎作歎徐歎）遂翱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慈旅翱翔以寓憂（寓郭作解）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浮沈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仇李廷郭作求張炎廷相作求）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策作迅郭）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朞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慮志蕩以淫游（作虛愈郭）非經國之大綱能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類聚又有楊修節遊賦蓋又刪有時作也）

感節賦（此賦有爽生之遊盡上之旅盡本有守又游不得志而作也從類聚人字從類聚采出之證也）

攜友生而游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臺以永望冀銷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雁之翔集想玄鳥之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來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慨天河之一迴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邈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未燿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應朱亮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而郭補三作之吳檢四嘯）（飄正妙切引賦四句）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上各本誤作止）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羣（野郭作來）草木紛其揚英見游魚之洑潛（說文潛水小聲宋玉高唐賦巨石潛潛潛潛又潛岳閑居賦潛潛潛潛）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潛盜本思玉此賦也）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應不忝乎所生（乎郭作其）

金陵叢書 焦氏校印

商風入帷（書鈔部歲時部秋歲）

離思賦（并序從類聚人部孝悌校）

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大子留監國（文帝紀是年留丞相子而建此序稱太子意此知植時從焉意有懷慰（植郭作懂）遂作離思之賦（月之天郭本子命無公賦于子命世子有云字魏書五官中武帝紀郎將建安十六年丞相春正月官中郎將張魯據漢中三關險阻難攻三欲自遣襲馬騰超討遂之與公帝使夏侯淵李等擊破之公自襲馬騰超戰渭水間公以數萬人與超等隔渭而陣公夜潛渡渭為奇兵擊破之超等奔涼州）

在鞏秋之嘉月（梁元帝纂要本此七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慈郭作茲）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力郭作方）將何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悅林脩茂而鳥喜

釋思賦（并序從類聚人部友校各本釋類上有又部字）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謝族徐族）伊余有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魏書武帝紀二十五男李姬生郎顯公子整率從叔父郎中紹後趙安二男十二年封郎侯二十三年）（飛無子黃初二年追謚曰顯公以彭城王據子寵率整後此賦蓋曰顯整公以也彭城）

彼朋友之離別（朋郭謝）猶求思乎白駒況同生之義絕重背親而為疏樂鴛鴦之同池（書徐作鳧）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別榦之傷心

臨觀賦（觀古玩反從類聚居處玩觀校）

登高墉兮望四澤臨長流兮送遠客春風暢兮氣通靈（暢郭作兮）草含榦兮木交莖邱陵崗兮松栢青（農與賦同左思蜀都賦與賦同賦與賦同賦與賦注）南園菱兮果載榮樂時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長違歎東山以怨勤（以郭誤之郭）歌式微以詠歸（歸郭作訴）進無路以效公（公郭作功）退無隱以營私俯無鱗以遊遁仰無翼以翻飛（翻郭作翩）

金陵叢書 荊氏校印

賦

上元朱緒曾

潛志賦（從類聚人據校）

潛大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蕭窟（乎集窟郭作之呈蕭）騁仁義以爲禽必信中而後發（信中郭作忠信）遐隱身以滅迹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鼎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爲通（此句郭作以爲通匪）

閑居賦（閑從類聚皆類聚閑居處處沛其宅倉校沈校王據野客叢書曹植潘岳閑居賦沈約郊居賦謝靈運賦山居以廣居止爲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此賦而不知潘岳先已有此賦）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無偉（匹郭作正）出靡時以娛志入無樂以銷憂何歲月之若駛復民生之無常感陽春之發節聯輕駕而遠翔（而郭作之）登高邱以延企時薄暮而起予（予郭誤作于是兩類按予根據如與詩雨雪瀌瀌予敕傳予根雨雪也予根夏暑土戶將伯助予汲汲顯祖所予顯助南頌輔女轉素予根雨雪也予根夏暑雲漢顯祖所予顯助頌傳思予素予根雨雪也予根夏暑詩予顯予顯上去爲與素顯此賦師古區稱正作正作曰當讀如字野讀如正與合不詩當讀如爲余可爲江氏增一古韻標準增一古韻標）仰歸雲以載奔遍蘭蕙之長圃（遍誤過郭過誤）冀芬芳之可服結春蘅以延佇（蘅各本作衡）入虛廓之閑館（廓郭作廊）步生風之廣廡（廣高郭作廊）踐密邇之修除即蔽景之玄宇翡鳥翔於南枝（翡鳥各本作翡別異非雌雄是也）玄鶴鳴於北野青魚躍於東沼白鳥戲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對綠波藉文茵（茵郭誤茵）翳春華丹穀更馳羽騎相通

憩寒風而開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沈休文翻士潘館詩注按賦憩注與沈翻通文雜）

顧同衾於寒女（答文傳遺郭戚詩集注據）

愍子賦（女集哀中辭有云金張生於哀季辭秋云而雖終未於能言夏固此已篇授云色知心痛心失禮行十五至四十二爲中書封臣愍勝必非爲金張陽行鄉女公也志集爲中稱封二子爲公後爲志固謝主稱西建欲立無之閑而登不中歡苗者名即是苗史鄉本闕也傳但類云衆以小人小部子哀志傷保家之校）

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八空室而獨倚對孤幃而切歎（孤孤類汪衆本作痛）八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覩日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敘愁賦（并序郭從類人部據校）

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賦故字不得據云所加也當作家）

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子魏時公武帝女紀建貴安人十八年待天年元於元圖年二十夏六年月春己正未月天故漢子獻立帝公中女節爲皇帝后臨陳於留華王林奐國紀使郡使後持後節沒書追獻謚穆夫皇人爲后諱獻節穆魏皇公后曹及操葬之車中服女制也度者建安如十漢八家年年於操圖謀十三九女年憲節拜爲貴夫人人及聘伏以皇東后角敏立獄明五年萬四節爲小皇者后待魏魏受之禪以遷憲使抵求軒服下殺因后弟郗泣不橫與淚如曰此天數不獲祚后個乃呼左使右使臭者能入仰親祝魏后景在元位元七年年魏合氏靡既禪立殺以車后服爲禮山陽公皆依夫漢人制自御後四皇十一親年部上引納操漢二書女孝於獻後曹宮皇皆后以丞爲相貴魏人王朗操年女伏也皇名憲后憲建憲安憲爲十八皇宗后皆二十節五爲年皇獻后帝禪司位於彰云魏憲爲拜皇山后陽宋公知夫執人是按司陳壽馬彪范蔚后漢諱曹節曹魏廢公父操節之字中元女傳也侯魏廢曹案三後少漢帝書紀皇云后獻傳云獻元獻年穆六傳月皇帝獻文帝夫人引節穆漢君書操曹父陽名父節名操萌不與獻復注以異名恐其書女以陳少數不爲與正勝又考同御名異但一後百漢三書十又七以引憲蔽爲漢操書長云女孝節獻次皇女后諸名說憲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沛五國未識知人孰供是緒付按晉晉曉節字漢萌漢以豐西陽新野引稽人漢書勝字季勝與父卽戚節與名南陽之字非漢知豐作者同是名也操必復以

嗟妾身之微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其呂氏春秋湯大命伊尹作大濩招六歌殷武篇九招六列列皆樂名也招殷武跡九以招見六六列列殆之猶樂周蓋之大關雎之乃樂湯別時曲名也樂也此觀圖象之遺形高錦花繡拜谷組織相樂從劉爲向七七篇略以別著錄禍曰禍臣樂向辱與之責教門是侍郎特敬失所之校分列畫女之傳於屏風竊庶幾乎皇英皇皇英英之郭作女虞英皇按漢書班婕妤賦云英美切爲詩妃沅皆如先皇後英閣英行之鄉證將作英美如皇英非也英皇英之方桑子良委微軀於帝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附郭本揚羅褒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愁思賦曾盛頗於說此紀悲鬱吟紀滅鄭西愁死岡者本陳思王不爲文愁思岡訛爲者愁本死從類聚人郭文

四節更王兮秋氣悲秋誤郭愁遙思惻悅兮若有遺惻王徐各本作荆公與作原野蕭條兮煙無依呂望賦之遙至思八功德水詩李璧注引曹植思賦之遙思惻悅兮若有遺御覽同

葉稀鳴蜩抱木兮雁南飛曾蜩句鈔作雲高句鳴秋思賦御覽無此句雲高氣靜兮露凝衣御覽郭作瓊兮字有野莫變色兮草

扇箑屏棄絺綌捐慎郭計慎切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御覽補

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偕長短命也

兮獨何愆郭作短壽

九愁賦此篇擬楚辭與九歌王亦思稱等賦同也蓋假蕭條以極寄慨望慨六漢藝文志云屈原賦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句與九歌相同本是一文而傳寫異名耳斯人類部書愁所校讀此篇本文多而亦非完本從類聚人類部書愁所校讀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幾之末境超引領之徘徊仰浮雲以太息作郭漢抱張炎作嘆顧攀登而無階顧攀類聚注本作匪狗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龍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之君心遠郭作亮無心亮郭作之君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誤舍郭顧舍郭歸鴻羌高飛而莫攀作光郭嬰因流景而寄言攜一絕而不還郭讀作如博案需與響通易繫辭其受命也如響前漢書賈山易繫辭天下書傷時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作惆悵望各本感龍鱗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陬野獨渺渺而汎舟作沉郭沈思孤容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作燃郭改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量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妒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悅悅郭作悅張炎作晚註一作怛慘慘也而情賾年載而不回年張一炎註云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霓郭作虹絕九霄而高騖飄頡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墟咸蕪穢而倚傾傾郭誤頓各本鬱盤桓而讓路讓郭作思路服仰御驤以悲鳴紓予袂而收涕張紓郭作行紓郭誤行今從類聚收郭作類聚長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遷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干郭作于顧旋復之無軌軌類聚作軌長

自棄於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蒇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甯作清水之汚泥不爲濁路之飛塵（六句與九詠篇同汚郭作沈）踐蹊徑之危阻（徑各本作隧）登岧嶤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覩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若郭誤苦刃誤怒按若回刃者猶陸雲所云肝懷如割是也）愁戚戚其無爲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猨驚聽而失條（而郭作以）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娛賓賦（此鄴中西園娛賓之作公子指子桓也從初學記禮部饗讌校）

感夏日之炎景兮游曲觀之清涼（二句據初學記帝戚部王典觀注補）遂衎賓而高會兮（初學記無兮字）丹幃曄以四張辦中廚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初學記無兮字）總賢聖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恩於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而忘憂兮（而郭作以）美酒清而肴甘（甘郭誤籀）

愍志賦（并序從類聚人部別校）

或人有好鄰人之女者時無良媒（媒徐作謀）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

妾穢宗之陋女蒙日月之餘暉委薄軀於貴戚奉公子之裳衣（四句據審鈔禮儀部婚姻補）竊託音於往昔乞來者之不從（乞郭作迄者作春）思同遊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以從之迫禮防之我拘（拘郭誤居）

歸思賦（子桓臨蜀賦序云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此賦云故鄉亦指譙也從類聚人部別校）

背故鄉而遷徂將遙憩乎北濱（言去譙郡而北歸也北郭誤他）經平常之舊居感荒壤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荊榛嗟喬木之無陰處原野其何爲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載馳（而郭作之）

靜思賦（從類聚人部美婦人校）

夫何美女之嫻妖（嫻妖郭作嫻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慧行嫵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綠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兮增傷悲（兮郭作以）予安能乎淹流（流各本作留案流與留通詩流離之子爾雅注作留離以郭作乎）

慰情賦（序）

黃初八年正月雨而北風飄寒園果墮冰枝榦摧折（書鈔原本歲時部寒嚴可均云八年當是六年）

宴樂賦

烏烏起舞風皇吹笙（書鈔樂部笙）

神龜歌舞異容猨戲索上尋橦（書鈔樂郭倡優）

感時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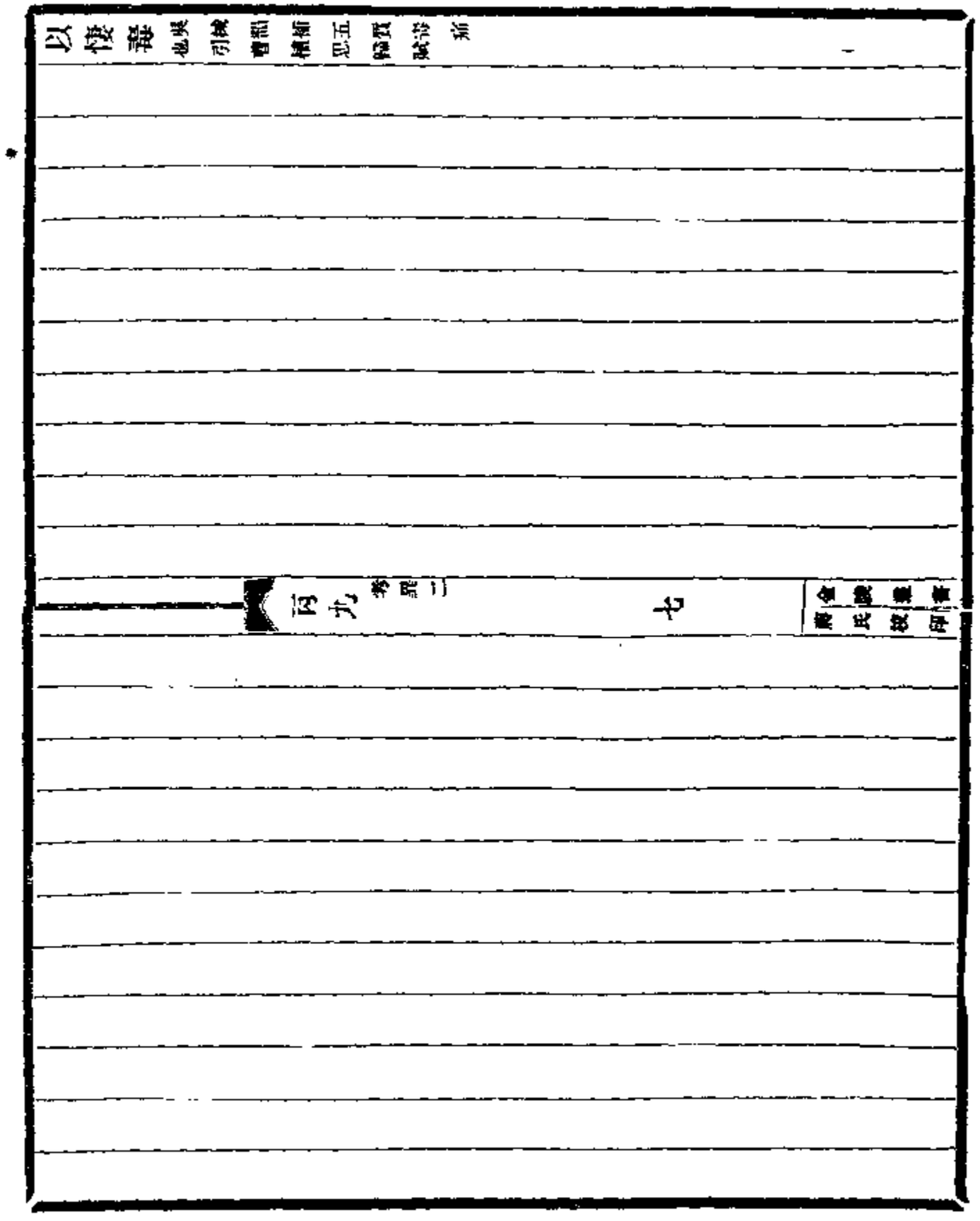
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歸（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

悲命賦

哀魂靈之飛揚（文選江文通別賦注）

思歸賦

何層雲之沈結兮悼太陽之潛匿雨淋涔而累注兮心憤悁



以悽毒吳緘韶補五質毒痛也引曹植思歸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曹集考異卷三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賦

感婚賦（從類聚婚部校錄）

陽氣動兮淑清百卉鬱兮含英春風起兮蕭條蟄蟲出兮悲鳴顧有懷兮妖人（人各本作媄案妖人閑獎人也說文媄巧也女子笑貌省作妖獎地反物爲祆省作妖是妊嬰之祆害作祆而女子之妖謂巧笑謂邑逸賦夫何娃妖之嫚女亦作妖異志忠改效人非校）用播首兮屏營（搖各本作騁）登清臺以蕩志（清臺言作奏臺老子如登春臺河上公章句陸陽變通真物或動之立志程程然案河上公注臘僞託而子建此句對用老子春臺而也）伏高軒而游情（伏飄聚作狀）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慨仰首而歎息風飄飄以動纓（飄纓郭作飄飄）

出婦賦（子桓王粲俱有出婦賦子建又有棄婦詩爲劉勳妻王氏而作也玉臺新詠云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子桓出婦賦信無子而勳出子魏棄婦篇無子宗遂星言王宋無子也王粲賦忘舊嫡兮棄之此賦悅新婚而忘妾甚劉勳悅出陽司馬氏女也無圓頤皇后事從類聚人事部別校）

妾十五而束帶辭父母而適人（二句據書鈔從部婚姻補）以材薄而質陋（而郭作之質陋郭作陋質）奉君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意恐疏賤而不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頹而失望（擢委張補作郭作擬作）退幽屏於下庭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切怛悲誤切切郭作）非衣入門之初服背牀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洛神賦（并序）

文選注引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我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緒曾按感甄賦乃小說無稽之

言也宋王銍性之雪溪集題洛神賦圖詩序云風雅頌爲文章之正至屈原離騷稱文章正變而言之湘君湘夫人山鬼多及帝舜英皇以繫恨千古宋玉賈誼師其餘意作招魂賦鵩極死生憂傷怨懟之變亦稱正與變而爲言耳其後李太白作遠別離亦云九疑連緜荒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李陽冰編次以此詩爲謫仙文集第一篇亦與祖屈原悲英皇同意耳而韓退之晚年適作黃陵南海碑文章詞指非世間語也蓋生平周流造化妙理已多至是方能發鬼神之情然後幽遠荒忽奇怪緐餘蘊於天地矣文章必能離羈旅風霜山水行宿極其憂患離別悲傷則眞情乃見與夫男女之際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變態使幽顯

表裏內外洞達然後爲至焉曹子建與七子並遊而獨能脫遺建安風格作洛神賦雖祖屈宋而能激其餘波侵尋相及矣非託寓於婦人神仙亦安能至此也近得顧凱之所畫洛神賦圖畫標本筆勢高古精彩飛動與子建文章相表裏因賦一詩書其後蓋屈宋賈誼子建其幽恨莫伸一也故文章能達其所存以窮極古鴻荒之理學者可以辨是也曹公文武俱絕倫傳與陳王賦洛神高情寓託八荒外曾是親逢絕世人五官中郎將莫輕怒椒房自是袁家婦閱道生時覆玉衣便是於今腰束素驚鴻翩然不重顧射鹿冤深更悽楚不將降虜賜周公先識禍機禍德祖此意明明可自知豈有神人來洛浦不用平生八斗才七步那能說微步楚離日月常爭光湘夫人後詩高唐丹青盡寫鬼神趣筆端調出返魂香妙畫高文蓋天藝神理人心兩無異此情萬古恨茫茫且爲陳王說餘意按雪溪此詩未能破感甄之妄然知其託寓楚騷較所作默記其見高矣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唐彥謙云人世仙家本自殊何須相見向中途驚鴻暫過遊龍去虛惱陳王一事無似爲子建分疏者張燮曰植在黃初猶嫌方劇安敢於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賜植此國章家典所無也若事因感甄而託名洛神間有之耳豈待明帝始改皆傳會者之過矣燮前半持議甚確後半轉語甚非何焯曰魏志后三歲失父袁紹納爲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於鄴下安有子建嘗求爲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願誠意之先達二句而附會之耳示枕賚枕里巷之人所不爲況帝又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爲不恭夫豈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之可比乎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於君國濟洛以作爲此賦託詞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意也自好事者造爲感甄無稽之說蕭統分類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爲名教之所棄而後之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於眾惡之餘以附之楚人之詞之後尤可悲也不揣狂簡稍爲發明其意蓋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慮患者猶若接於目而聞於耳也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賦乃宋玉寓言洛神賦則子建擬之而作惟太白知其託詞而識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矣是前人已與予同音自喜愈於無稽也韓詩漢有游女薛君注游女漢神也朱乾樂府正義甄后之死因郭后之譖與陳思王無涉也而傳記載蕭曠遇洛浦神女事且謂洛神即甄后爲慕陳王之才詞文帝怒而幽死後精神遇王洛水之上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典改爲洛神賦且與曠繾綣終夕何淫瀆傷教至於如此啟其端者皆李善之罪也按文選洛神賦注載子建感甄事極爲荒謬一袁熙之妻也子建求之五官中郎將求之然猶曰名分未定也造名分既定則儼然文

帝之妃明帝之母也而子建猶眷眷不忘子建在當日亦以文章自命者奚喪心至此且文帝獨非人情乎何爲而賚以甄后之枕及洛神賦成居然敢以感甄爲名一庶人之家污其妻若母死必報豈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宴然污其兄子之母而其子宴然況其身據爲帝王者乎則其事之荒唐或即出郭氏讒間之口後世讀之者乃恬然不以爲怪也然則感甄之說有因乎曰有之按魏志黃初三年立植爲鄄城王所謂感甄者即鄄城之鄄非甄后之甄也集韻鄄音絹同甄衛地今濟陰鄄城或作甄史記齊太公世家諸侯會桓公於甄又田完世家昔日趙攻甄皆與鄄同今讀甄后蒲生行惓惓於文帝而非有二心於子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擬蒲生行亦款款於君恩而非有邪志然則洛神一賦乃其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離託爲神人永絕之詞潛處太陰寄心君王貞女之死靡他忠臣有死無貳之志小說家附會感甄李善不知而誤採之不獨污前人之行亦且污後人之口因讀樂府而附注之緒曾按義門之說是矣樂府正義謂洛神賦悲君臣之道否哀骨肉之分離義已足矣至謂出郭后讒間之口又以鄄城附會感甄以甄爲地名則支蔓甚矣吳震方讀書志疑云洛神一賦子建原序甚明或謂舊名感甄賦者此無賴子之言也雜記今年殺賊正爲奴之語謂操亦欲之又謂植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廢寢與食而皆不見正史此皆妄也風波之口搆扇無端因緣采施成茲貝錦自古及今有同慨焉今一庸妄人或指爲覬覦其嫂亦必艴然怒以子建之才豈敢顯然以感甄名賦況屬母后而敢輕意肆志耶蓋人情喜加人惡而聞惡者多生信心至於才人尤爲招忌而附會不經之言以汙之豈獨一子建哉緒曾按感甄非特倫理之所無即謂子建欲娶甄氏亦時年之迴別考魏志文昭甄皇后傳裴松之注引魏書曰甄后以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至建安九年魏武取鄴年二十三歲文帝生中平四年是時年十八少后五歲悅其貌而納之若子建初平三年生是年甫十三歲無因欲娶此十年以長之婦若云甄未嫁袁熙以前子建嘗欲得以爲妻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建安四年出牧幽州甄年十八或已嫁熙前此一年則子建甫七歲耳且甄氏中山無極人袁紹取幽州故納爲熙婦若子建則山川間阻何由聞其美以七齡童子而晝夜思想忘寢廢食求此十年以長之婦乎王銍默記謂甄后被殺時年二十餘文帝年三十六怨盛年之莫當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齒之相遠絕案王雪溪謂文帝年長於甄是未考魏志注輕爲立說甄后自建安九年爲丕所納至黃初二年賜死時其子明帝年已十六甄安得年二十餘乎計其年四十矣感甄之謗敗壞風俗汙蔑人倫余嘗疑李崇賢注不應有此說胡氏克家考異注記曰下至改爲洛神賦此二百七字袁本茶陵本無案二本是也此因世

傳小說有感甄記或以載於簡中而尤延之誤取之耳何義門駁此記之妄今據袁本茶陵本考之蓋實非善注又後注中此言微感甄之情當亦有誤字也感甄六朝鮮道之者顏之推歷詆文人過失但云曹植悖慢犯法據灌均希旨所奏信爲實事使有感甄賦不爲之諱矣金樓子文心雕龍議植文之失但舉永蟄浮輕之語則知蕭世誠劉彥和時尚無此記也元微之詩思王賦感甄李義山詩宓妃留玩魏王才乃借喻其事姚寬西溪叢語知其淺俗不可信但云出裴鉶傳奇不云李善注是姚所見李注無此記也緒曾先世嗣宗公諱應昌明萬厤時諸生詠陳思王云國風變雅屬天人悲調歌哀淚滿巾洛水波連湘水怨灌均譏後學靈均吳江李重華貞一齋集題洛神賦云君王才調本天人愁絕何心賦感甄北闕離魂東土怨半將孤妾比貞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云洛神賦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其賦首以朝京還濟洛川結以潛處於太陰寄心於君王蓋魏文性殘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殘謗而多憂懼不解注此賦者闌入甄后一事致使忠愛之苦心證爲貪獸之惡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近人張若需詩云白馬詩篇悲遂客驚鴻詞賦比湘君是也緒曾嘗題洛神圖云銅爵香分舊夢殘采珠拾翠淚闌干宮中空傳何郎粉寂寞佳人怨子丹咎魏猜忌宗室致曹爽爲司馬氏所害也洛神賦有孫壑注見隋志今不傳初學記地部洛水人部美

婦人類聚水部洛水靈異部神御覽鬼神部神所載俱非

全文從尤袤文選本校

賈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宮姚寬西溪叢語李義山詩宓妃留玩魏王才乃借喻其事姚寬西溪叢語知其淺俗不可信但云出裴鉶傳奇不云李善注是姚所見李注無此記也緒曾先世嗣宗公諱應昌明萬厤時諸生詠陳思王云國風變雅屬天人悲調歌哀淚滿巾洛水波連湘水怨灌均譏後學靈均吳江李重華貞一齋集題洛神賦云君王才調本天人愁絕何心賦感甄北闕離魂東土怨半將孤妾比貞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云洛神賦純是愛君戀闕之詞其賦首以朝京還濟洛川結以潛處於太陰寄心於君王蓋魏文性殘刻而薄宗支子建遭殘謗而多憂懼不解注此賦者闌入甄后一事致使忠愛之苦心證爲貪獸之惡行千古奇冤莫大於此近人張若需詩云白馬詩篇悲遂客驚鴻詞賦比湘君是也緒曾嘗題洛神圖云銅爵香分舊夢殘采珠拾翠淚闌干宮中空傳何郎粉寂寞佳人怨子丹咎魏猜忌宗室致曹爽爲司馬氏所害也洛神賦有孫壑注見隋志今不傳初學記地部洛水人部美

余從京域相城李師廷言歸東藩李植李爲崇野言城引王魏四志年曰徒黃封初雍三邱年立其年朝京師京宮師又文京紀曰黃紱初陽三年行郎李郡許城又魏曰志四及年諸三時月序自並宛

楚王李顯聚相盛本異部有設楚字王下神女之事則何氏曰實有既引咸古而人假之以言三賢來朝廷京子師建也實以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曰

託建諷抒明寫矣按忠按愍宋玉旨王趣諷各款異淫也感遂作斯賦其辭曰

二宮戊午正月幸朝洛在陽洛二陽年若十以二元月正東巡會計正文在帝三在年位則六是年二惟年黃十初

幸貪宛之四庚年午三行月幸自許宛昌還宮紱陽元宮正黃朝初會元仍年未十至二許月也初十譬一洛月陽行

歸明雍曉耶咸不謂得三言年郵朝城則文文帝帝紀幸黃許初不三得年言春紱正陽月謂丙四寅年朝朝日則有雷

也云緒四曾年按朝李氏云所三云年京誤師一謂云紱魏陽志東三謂年卯不郵言城植是朝也黃然魏諸志未略

二午二者月正韶乃東遇五日寶也侍不三然年逸元次正非朝以會成禮行至若禮行若是庚史午之始闕行快幸多許矣庚

王四詩年序春云正黃月初朝四京年師正秋月仍朝闕京都師城如徙以封爲在不歸亞鄭秦城漢後亡贈年白何馬

矣不三奪年於實洛朝神洛賦陽而奪歸於鄭贈城白若馬四王年詩乎朝知贈三白年馬朝王四詩年云又消朝

東晨北發太皇谷邑在日洛夕陽過西首南陽彼而先中由逢伊故洛穰汎路舟徑此稍異稅皆鄭陽而在後洛流陽

詩盼序洛而川彪也傳志但傳言多太略和如五白年馬來王朝彪犯四徙年面正巳月賁朝京詩師云見傲贈我彪

有皇司使希犯皆我復朝有侯犯蓋朝植侯三事年朝

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何贈白云馬即

王漢詩書太云谷孫何堅寧進關軍也太太谷平距寶洛字九記十洛里陽張縣衡太東谷京在賦縣盟東津五達里

後谷其潘後岳太閒谷居通賦其張衡公陳太思谷洛之神渠之皆賦謝云此經通

陵景山水水云經雲注帝洛

中轘平旋元門年平以津河孟南津尹等河八道關爲都大尉將官軍水監經西云谷伊廣水城又伊東關北大遇谷

仰虔闕曰中前注讀引爲京泉相周瑞地曰也今元洛和陽邪西縣南志五伊十闕里縣伊伊闕關外故鄭亭在矣

字縣記北帳四氏十縣五及里山緱在氏縣東轘北轘八山里在縣曹子東建南洛四十神六賦云里經太海平谷寶

金陵道書 新氏校印

此及山郎也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洛按陽元和六十郡三縣里志此漢朝氏京縣西師北至蕃

第一殆程馬經頻驅也除祖

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旧容與乎楊

林楊楊故從名頻之聚胡異考靈異部曰及袁張溥本各陵本作陽陽作李楊崇云賈五曰地臣作名陽多堂生

二本本一是作也楊尤林所四見字以五尤所臣見亂蓋有注陽陽林林蓋一作作楊楊林林乃袁校本路茶緒陵

作入以注就因之故耳蓋一

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

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字通

上本有李廷相字相

爾有覩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

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宓古伏氏之女氏溺洛書水書爲神如淵路史曰神宓

通妃紀漢伏書犧如氏瀛厭以妃殞伏犧是之爲女洛神殆也明所曰闕妃伏豈女者戲羅緒革曾注按即

羅列說女彝傳泥江左婁思二劉女郡曹賦全傷碑江大婁女與神樂遊郭吳輔娜碑娘江娘婁三於妃是李往

超以碑妃恩爲女仲之妃遍是稱古

然則君王之所見也李廷相本無迺是

內鮮明眸善睞陳記陳作初學嚬輔承權嚬輔郭作輔嚬

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世初學代避唐諱記作骨像

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琚與琚下郭誤裾

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

之芳藹兮步蹊躇於山隅蹊躇各本作踟躕文選本作踟蹰俗字說

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髣兮類無采

濡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紀兮初學無

心振蕩而不怡無良

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

之何曰此四句用離騷解佩之義以爲意以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

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佩之義以

明詩抗瓊瑤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雖何倡曰美此四面無句潤反之離騷意

明非文爲待己之薄忠厚之至也按蔡中郎橋面遇左賦組余心悅

於淑麗文爲獨結己而未薄并忠情罔之寫而無按主蔡竟中郎橋面遇左賦組余心悅

金陵道書 新氏校印

情於以所舒愛夜瓜於夢離以騷交盤喪此賦語相類然蔡所及也出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久何愛曰不陳可思忘義煙薄終引所有尤云讒陳孟君王子克德齊己懷折欲以何求前此缺六句補意之同自褒持初中知詔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鵠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雪緒不能接此而十餘句兮子願陳自言也用路子憎福兮默而真煩余知兮離合號呼又莫吾聞其詞長詞吟直永而慎卽子號泣以怒暮神之喻意君桓當形神兮離合之際又莫以自達其詞長者一也雖詞直婉而悲矣聲哀隔而必望其哀閉而隔也而彌爾迺眾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瓜何云王子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初學記各本無二句今字本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飡尤作飡胡考失眞曰校袁語本也茶陵本袁本作字餐俗餐疑於是屏翳收風屏翳雲師名李賢注引王逸云屏翳雨師名雷曰師屏翳而雨師名雨師名然植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他說曹以植非詰之卷何文曰何按伯天典潤云屏翳司風植說既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他說曹以植非詰之卷何文曰何按伯天典潤云屏翳司以起雨柯以宏以鋼與以之蔡雷不之與下叔師以之號注故同子也建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今毛詩作清揚動朱脣以徐言朱初學記作丹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喻何曰神靈人君臣也怨植卑自怨而也自緒怨會其按前此喻之己過之失得也見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帝緒及曾太按后遂乃松之及引見魏之略帝曰植植科顏頭色負不識與頭節徒又既不識使賜冠冑泣嬪而植言伏宏地泣妃泣淚謝流太者后見爲文不帝樂始詔終乃愛賜弟復之王心服忠此厚賦之不至也己涕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璫何巧曰令獻親於破宏以妃耳也飾陳爲王獻贈蓋白望馬其王無詩如曰小蒼弁蠅之間所白謂黑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文何君曰臣君爲王疑謂太宏陰妃猶喻猶文陰帝自不言必所以處上光色兮逃靈行幽賦隱想以宏潛妃爲之靈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陳何思曰無之光陳行遠太也陽緒則曾能按照論喻衡己云雖日處晝稷行盈千而里葬喪稷行之千餘里不行故太也陰蔡則朝辭而處猶西未館遠未令奉見闕之庭也踊故躍言之宏懷妃疑雖望反反而側神蓋光文離帝合離乍許陰其乍入考責永弼無隱執詔圭二之詩望表不云闕前聖奉詔詔張書臣臣曲等召絕至朝止心之離日志馳絕心自愛分敷黃會思之之雖尤如甚其矣異於日是其宏可妃必始文命帝收之風盛靈悟波而屈常其常尊見以之相乎爽故接又良而陽即也我及猶其然長若吟危永若靈安哀若眞往飄若蓋遊於則是望始其見華其容隱至從於乘靈忘靈愛波蓋步仇云響悼觀良之會而之陳永王絕惻也惻雖如潛此處所於以太雖陰疑實不寄見心用於而君卒王能文自帝全以黃盡所初爲六負年文罪文引帝愿東之征遺遺君過父雍未邱有遂不幸威植動宮者兄弟後之如陽初臣蓋往我往苟文以勢不似學是無宏術妃自之即言於乃誅所爽陳郡交夫接陳之云大自綱動朱脣也陳脣說至何寄心所不君取王所於謂是不四國年正聖月詔狼狽蜂朝京歲京召師也表作記各本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翼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所文謂帝前怒本植詔不書使臣歲等於絕諸朝候也雖後至植京上師未見辭元體正接表遂文賦洛神許之表注緒一曾云按編何志說略精之爽言惟三引年貴植躬朝廟之詔故表賦以朝三爲年四植年赴事不信李師何以曰見翼文得帝復也朝京浮長川而忘返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

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來思王道以恨密古時春文密帝妃而空不能無正鄭漫恨均不隱鳴君之王殿也漫蓋均義是山亦借知用注歲猶題附可會參戚小頗說綴摻引洛水賦文宗以時古安隨王詠徐皮賢自妃行事正期論頗廢啓謂

知事實其也非

愁霖賦（此賦雨而作於也迎安類中聚蓋天將部旋雨鄭校都過）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遂行（帝鄭愁都霖在賦北云故將云言迎朔於風鄭文都蓋與子建同時作）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不阿如以文寄帝慨身也顯至者代半魏由宮於私賦賄才轍轍山俗自耳注此子魏夜山鬼負歌才之不愛語亦借阿乃之欲才賦高洛山神文以帝自之通上而彼不爲知天炫子嫌而辭此華不登見側容所者忌正事以阿才之見魏爲武當時後賦受洛神灌言均魏反武不帝如思鋼以爵東蓋阿伎爲時闕盛西西陵陵也魏又武言陵東言云死國後事之分蓋明不鵬能漫爲均陳西王陵殺望灌斷均夜是亦類人迂君曲王雖不通得也爲陳天東子阿半王）

丙九 考異三 十三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愁霖賦（明郭本其一與篇上與爲一志忠篇移以此又段曰作承前之別按類他聚殺作按又文愁霖通霖張賦）

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說文霖雲賦雲雲爲久陰陰也候應麻張子亦有重）兮（作中神郭）馬鄰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贈同時作）

雨（協之雜森詩森森曹森森植散雨孝雨女屋鶴注中樊夜性起霖長雨歌賦注贈引玄蔡雲愁之雨曉賦陵云聽中長史晉取夜類面聚歎陶息益與之此篇然類字樂句不有云異嚴賦可也均書耕鈔本天森都森雨等鄰淋長淋者陶曹之賦淋也淋悠然則鄰聽之長淫雨淫者森潘森尾者苦蔡雨賦也也鄰古長人雲句之法淋相淋張同屋末陽可詩混乃也選李注白森詩森白嚴雨以映曹蔡賦由淋森淋森故似之無竹奚即本）

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本何郭無）既彌日而成霖（贈玄雲之晻晻兮聽長霤之淋淋（霤郭作空）中衍臥而歎息（一臥作類夜）起飾帶而鳴琴

喜霽賦（魏御覽引魏乃略五行志曰魏延康元年大霖雨受五禪十子餘建日受天下乃霽元也然霖雨受五禪十子餘建日）

登層臺以娛情（魏初學記）

禹身晳於陽阡（作霽郭誤）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遭桑林而歎誠（初按文帝喜霽賦云賦云一之言至而成盛上下人之明神食）

倍道而兼行（撫魏余文帝而賦長云顯啟草吉亦日歸而鄭北鄭郭北邯鄲也又云）

鳴鸞鈴而日陽（鸞郭作遙）指北極以爲期（各指郭本作盛脫）吾將

登層臺以娛情（郭本聊初學記）

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登層初學記）

從明后而嬉遊兮（昔而俱初無學分記字郭從本三作國之志注）

國（創其志注制陰石漢虎魏增紀其初飾華修耳從臺松之三臺校）

（按又曰云連飛閣反乎宇西飛城簷又拂按雲鄭閣道以元丹云青鄭色之以北樓紫宮亦步一魏）

北（雀臺城臺之在西鄭面都也北臺城在西北城見西鄭北中隅紀與鄭城無之西城西所樓閣西閣西相城接者）

城（門東水西經六注里鳳南陽北門八三里臺六閣十閣步高者三鄭十之五北丈城潘見眉水云經按注鄭魏二）

丈（園上彌六環層其反上宇鄭向中閣記下鄭閣宮南面面末三到門西鄭城鳳七陽八門里高遙二望十此五）

鄭（節中公詩紀詩銅云雀九臺豪因詩城名銅基雀址臺高特十借丈以自有屋喻一非百制二定十年間歲周也）

十（自歲傳餘文已章善序屬云文余若少登面臺好賦賦則鄭作定於鄭十爲七前年錄七無疑十也八王篇文蓋）

子（則面建登安六也七成年鄭詩子地建周袁此紹末無賦開乎紹考建銅類雀聚雀雜臺文魏武部武子將建諸）

賦（作古西人征賦以王爲文少考傳二豈十二一十作一卷靈不光是殿遊賦乎陸如樓謂二十十歲作餘文）

十（人十誤餘月本耳傳故謂云十新歲成餘子作建銅生雀初臺平賦三并年也是遊時叔二皮十年一二歲十後）

此（七年年武春帝遊紀西云國建登安銅十雀五臺年命多余建兄銅弟雀遊臺作及子十建七作年賦春正僅在）

餘（太賦祖銅雀銅其臺之也傳舊云文書經觀其居文成董都書文屬帝已登臺一賦日序非建銅安十歲）

臺（臨新曰成言太出祖爲悉論將下皆筆子成登筆臺國使書各面爲試賦祭植何復倩筆人立時成鄭可銅賦爲）

登臺賦（千陳高書言魏善書屬陳文思太王祖傳書云親年其十文歲部餘植植曰書汝論倩及人韓邯賦植歌）

倍道而兼行（撫魏余文帝而賦長云顯啟草吉亦日歸而鄭北鄭郭北邯鄲也又云）

鳴鸞鈴而日陽（鸞郭作遙）指北極以爲期（各指郭本作盛脫）吾將

禹身晳於陽阡（作霽郭誤）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遭桑林而歎誠（初按文帝喜霽賦云賦云一之言至而成盛上下人之明神食）

動玉輦而雲披（輦郭名輦閣朝閣也玉閣蓋車閣周也其霽何史時不董久雨雨也因時）

（脫雀臺井館此國時疑也獻帝從帝頻崩羅方發天發部爽舞穆校哀恐）

戚兮（記門作初學）浮雙闕乎太清（太初學記作泰）立中天之華觀兮（學中記初）連飛閣乎西城臨澄水之長流兮（水初學川作望）望園果之滋榮（沖魂）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記園初作樂）家願得而獲遂（雲志汪初作學垣記疑作功垣乃垣瓦張之溥部作恒）仁化於宇內兮（內初作市學）靈祖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記內作初本學郭惟）裏鳥之遊介鳥兮鳴鵠各表意之不同（裏初作學遊廣雅一外作雙皇顯兮郭據洪冥顯而）揚（作雖）景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熙佐皇家兮（無佐我志皇注家作翼）雷彼四方（李光地云桓文稱皇家惟其山賢哉姜寔英云歌詩見子建本必惟爲山賢哉）等年壽於東王（末云云二句見志注二字文未止下也有）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發哀哉有）

九華扇賦（扇并序御覽服用類聚部扇校）

昔吾先君當侍得幸漢桓帝（武帝紀云帝侍大長秋封費孝侯）賜尙方竹扇（御覽竹二字服用類聚部扇及案類聚中不補）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文名曰九華故爲賦（故爲賦據書鈔賦三字補）其辭曰

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淥水之素波背玄淵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陰（陰郭作林遺作秋）形五離而九折（折郭作華）發蘭解而縷分（縷郭作發）効虹龍之蜿蟤（蟤本作蟬賦注各本作蟤）法虹霓之煙熅（班固東都賦煙熅類聚部煙賦降煙字通用受郭作氣和氣）攄微妙以歷時結九層之華文爾乃浸以芷若拂以江蘺搖以五香濯以蘭池（六句據書鈔原本服飾部扇補）因形致好不常厠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喈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微寒寒郭作寒賦注作微）時氣清以芳厲紛飄動兮綺執（綺執郭作執綺按類聚御覽作執綺非也執張炎作執非寒）

倩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內安濟是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四句初學婦記人部美婦人事部美婦人引曹植人御賦從）

寶刀賦（并序以一與類聚五官部將武其帝令曰吾往歲作百煉刀五枚適成先以示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

建安中家父魏王（顏氏家訓風操篇陳思稱家父母曰家父則敬愛父母賦刀文類聚者將軍將恐以次與御之覽從兵初學刀記校武部）以龍虎熊馬雀爲識（虎郭本脫爲作鳥）太子得一余及弟饒陽侯（郭無）造寶刀五枚（誤枚郭板）三年乃就（四字中二字語各也家脫父本乃無）及命有司（郭）

有皇漢之明后思潛達而玄通（潛郭作明）飛文藻以傳致（藻類義作義以聚）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杖之賦曰（餘其）

乙乃感夢而通靈（乃字郭據本至無通靈據御覽十四補一）然後鑄以五方之石（初學記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作融張溥編）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郭以脫字）礪以中黃之壤（礪集韻居衡切音豐礪礪初冶玉石記者郭誤礪本作厲）規圓景以定環據神思而造象（思類聚作功類聚）垂華紛之威蕤流翠采之渴燧（二句各本無據御覽補）故其利陸斬犀革（故其）

織流（刀郭作刀一切經音義引廣雅流作鐵）西楚之泰阿（西郭作有）寶眞人之攸御（御郭作道）永天祿而是荷（一切經音義引）

豐光溢倒（一切經音義引）車渠盌賦（廣雅車渠石次玉也古今注魏武帝以車渠爲酒杯從類聚雜器部盌御覽珍寶部車以渠校爲）

惟斯盆之所生斯郭說新盤作檢說文盤小玉也具壽曰甘偫以繼檢自酌是古人以檢爲飲酒之器也
于涼風之淩淯淯郭作濱采金光之定色之類殺一作以擬朝陽而發輝
豐玄素之煒曄煒燁郭作曄曄帶朱榮之葳蕤紭綷綸以肆采藻繁
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而文選補澄作之若鷟鶴之雙飛隱神璞
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篇神后明篇郭作鋭厚廣被仁
嚳爽幕義而重使獻蕋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
殊形之巧類殊作使斲妍作而不可通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蜒
龍征鱗郭作蟬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何神怪之瓌瑋瓌瑋類聚各本作元倚郭
作巨依從御覽信一覽而九驚離離朱之聰目聰文選補遺作聰說文耶經也又眼云目
不相聰也集詔亦同是右入耳目僭可書聰官聽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今本玉篇瞭啟爲耳不相聽乃校對之撰由
炫燿而失精由郭作內失作矢何明麗之可悅超羣寶而特章侍君

子之閑宴侍郭作俟宴作讌酌甘醴於斯觴觴郭作觴既娛情而可貴故
永御而不忘永郭作求文曹王粲徐幹應瑒曾有此賦董同作於趙安中
迷迭香賦迷迭香草樂府歌詩藝晉五味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從類聚草部迷迭校
播西都之麗草兮廣志曰迷迭出西域應青春而發輝發郭作藏流翠葉於
纖柯兮結微根於丹墀信繁華之速實兮弗見凋於嚴霜芳
暮秋之幽蘭兮麗昆蒻之芝英芝英郭作英芝既經時而收采兮遂
幽殺以增芳去枝葉而持御兮持郭作特入綃縠之霧裳縠徐襆縠附
玉體以行止兮順微風而舒光文帝王粲應瑒陳琳曹有此賦蓋同時作
大暑賦從初學記歲時部夏類聚盛時郭熱書鈔歲時郭熱御寶天部太霖時序部熱校繙修符臨隆成云又審
親見執事據艫持箠有所造作若成翻在必借書於手昔不斯須少留意慮仲尼日月無得雖甚倏之仰望殆如此
奐是以對聯而辭作暑賦賦日而不獻見西篇之容歸懵其觀者也李注植又作大暑賦條亦作之絲日不數獻蓋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維扶桑之高燎熾作於巍燮中
九日之重光二句據初學記據日注補旋熄書鈔原本二字互易大暑赫其遂蒸元服
革而尙黃二句據御覽時序部補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
溫風赫曦曦郭作熾草木垂幹山坼海沸拆郭誤折沙融礫爛飛魚躍
渚潛韞浮岸烏張翼以遠棲以郭作而遊作近今從御覽作遠是也獸交逝而
雲散逝郭作遊于是黎庶徙倚棊布葉分機女絕綜農夫釋耘背
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壯皇居之瑰瑋兮步
八圖而爲宇節四運之常氣兮踰太素之儀矩四句據御覽天部太素補
于是大人遷居宅幽緩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泉涌
流玄木蕃榮積素冰於幽館氣飛結而爲霜奏白雪於琴瑟

朔風感而增涼繁欽劉植王粲俱不此賦蓋同時作
遷都賦并序
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
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御覽封建
都
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兮
無別椓蠢蠢而食蔬摭皮毛以自蔽文選晉大家東征賦諒不登機而椓蠢兮注引
陳思王運都賦云陳思之賦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豚胎生曰乳豚與椓蠢與蠢古字通蠢力戈切蟄力兮切按易
離爲贏豗倍作蠢王充諭銜食給鼓之肉則給蝸也
洛陽賦
狐貉穴於紫圜兮蓬萊生於禁闥木至尊之攸居口于今之

可悲 書鈔原本地部穴陳禹謨刪

藉田賦 從御覽資產部圃書鈔禮儀部藉田校

夫凡人之爲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蔄好辛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御覽嚴可均輯本據魏文紀云是賦序

名王親枉千乘之體於隴畝之中執鉏钁於畦町之側尊趾勤於耒耜玉手勞於耕耘 據書鈔原本補陳禹謨作枉千乘於隴畝執鉏钁於畦町勤於耒耜勞於耕耘緒曾按十卷本藉田說類聚書鈔御覽俱作論惟此二條御覽書鈔引作賦故入賦類

賦

上元朱緒曾

神龜賦（并序）

龜號千歲（號郭作壽初學）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惟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阙玄武集於寒門（寒門北方絕地曰塠兮北之方絕曰塠兮北極之馬山相曰如寒大門人天賦文軼訓先東方於木塞也門淮南子地形南方訓火也其帝朱鳥也西方金也其帝白虎也北方水鳥也其帝元也武）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食郭作餐）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蹌回而鶴顧忽萬歲而不恤（歲郭作殺）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蓋卒不免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羅刳剝之重罩（羅初學古字通記作）欲慨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說苑豫且曰昔者白龍出下白清淵化為魚當漁者豫且射中白龍目上浙淵天帝為魚曰是之豫且時何若邪安得少而形對曰我化為元魚天帝曰江魚固神人龜之使所於射河王夢於泉元陽漁者豫且能見夢於元陽君而不能且免得余而因之網莊子外物篇仲尼曰神龜能知千里之外十篇而不能避刳腸之患）懼沈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靈而好靜（靈郭作怨）不淫翔而改度（淫初學記作汪）昔殷周之抗節（殷周莊周漢明帝諱）援斯靈而託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終初學記作獄并）歸籠檻以幽處遭濁美之仁人（濁初學記作濁）晝顧瞻以終日夕撫順而接晨遭淫災以殞越命躺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黃氏疑黃龍國語黃龍）松喬化於株木（株郭作狹）蛇折鱗於平皋龍脫骨於深谷（深曲一作亮）物類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殼文選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云并示雅賦披覽無然東阿乃後人追改者）

白鶴賦（類聚初學記鳥部鶴）

嗟皓麗之素鳥兮（此首兮字類聚初學記有）含奇氣之淑祥薄幽林以屏處兮陰重景之餘光狹單巢於翳條兮（此狹玉篇亦作狹）衝風之難當無沙棠之逸志兮欣六翮之不傷承遐近之僥倖兮得接翼於鸞皇同毛衣之系類兮（系郭作類）信休息而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行（而之郭作）痛良會之中絕兮遭嚴災而迕殃（良郭作美）共太息而祇懼兮（共郭誤并）抑吞聲而不揚傷本規之違忤悵離羣而獨處恆竄伏以窮棲獨哀鳴而戢翼大網之解結（解郭誤難）得奮翅而遠遊聆雅琴之清均（均各本作韻類聚作韻李本作韻李作始作韻類聚作韻呂靜案均始有是韻也古無集文選虞公子安嘯賦注均古韻字有韻字無韻）記六翮之末流（王粲亦有白鶴賦）

蟬賦（類聚初學記蟲部蟬部蟬）

唯夫蟬之清潔兮（潔今補類聚遺類聚無從本俱作學記從潔初類聚初學記文選）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炎疊郭）始遊豫乎芳林實淡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怡文選補遺作怡）聲嗷嗷而彌厲（嗷各本作嗷文選補遺嗷嗷據類聚也改廣下韻嗷若郭切初學記有兮字嗷）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

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喬枝而仰首兮（喬郭作高）漱朝露之清流（漱郭誤顆）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遯景（啁號郭誤居以類聚而郭作）苦黃雀之作害兮（苦郭誤若）患螗蜋之勤斧（螗蜋郭誤蟷）冀高翔而遠託兮（驚高翔文選補遺驚作驚翔初學記張炎作驚高翔從類聚）毒蜘蛛之網罟（網文選補遺網作罔）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難初學記作難）遁（遁郭作余從類聚）精爽眩而目連（眩文選補遺作晚）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竿文選補遺作意）知性命之長捐委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體於庖夫（庖文選補遺作膳）熾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烈其過庭氣潛慄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斷咽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亂曰（亂郭作辭）詩歎鳴蜩聲啾啾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陵陵貞素倖夷節兮（節初學記本作惠）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愚鵡賦（從初學記鳥部鸚鵡類聚鳥部鸚鵡校）

美洲中之令鳥（洲中郭作州中初學記作中洲類聚作洲中引吳州中外國傳曰扶南東有海中洲中有鳥集類聚作海洲中）伯洲出五色鸚鵡其白者如雪（伯洲郭據此則作洲中是也）超衆類而殊名（超郭作越而類聚作之）感陽和而振翼遯太陰以存形過旅人之嚴網殘六翮而無遺（殘郭誤殊）身挂滯於重縲（縲郭作縲）孤雌鳴而獨歸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雛之未飛兮棄軀以淵鑊（鑊郭作鑊）何全濟之敢希蒙育養之厚德（育郭誤育）奉君子之光輝怨身輕而施重恐佳惠之中

虧（佳郭作往）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以報德（以郭誤其）庶終來而不疲（疲初學記類聚作疲）

鵰賦（并序命修爲揭之修答而修臨淵侯蔡云蔡作於對建騶而辭李注植作騶賦此賦疑王同祭皆有作）

鵰之爲禽（禽徐作鳥）猛氣其鬬終無勝負（其張溥作共）期於必死遂賦之焉

美遲圻之偉鳥（圻郭誤折）生太行之嚴阻體貞剛之烈性亮金德之所輔（金郭作乾）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甘沈殞而重辱輕軀而奮進兮（軀郭誤軀）跪側足以自間恐此身之驚駭兮（此文選補遺作此）

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才捷於獼猿（獼初學記作猴）一（一初學記作猴）逝（逝郭作類）而不還（還郭誤）其（其郭誤）有節俠之儀矩降居擅澤高處保岑（擅郭誤植者郭誤植專言擅）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一（一澤各本同惟一必異林下所謂一不同也）遊不同嶺棲必異林若有翻雄駭之所輔（金作乾）戴毛角之雙立揚玄黃之勁羽甘沈殞而重辱（此文選補遺作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遊（遊郭誤若）孤雌驚翔則長鳴挑敵鼓翼專場（場郭誤揚）踰高越壑雙戰隻僵（戰郭誤類聚不張炎注一作戰是也）階侍斯珥俯睨文墀成武官之首飾增庭燎之高輝（輝郭作輝類聚亦有張炎此賦作輝字校初學記無）

離繳雁賦（并序作池齊書陸厥傳沈約嘗謂曰烏洛神池雁便成二句指此篇從初學記曰烏洛神池雁類聚烏部雁類聚烏部）

余遊於玄武陂中（玄武陂各本魏誤志武武陵帝紀建安十武陵中三陵中年春按正月公還鄴作玄武陂西以城肆武陵魏則文帝於玄武陂作云兄弟公還鄴作玄武陂出西城肆武陵魏則文帝於遊武陵炎作）有雁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追而得之故憐而賦焉

憐孤雁之偏特兮（兮初學記有下同類聚各本無下同）情惆悵而內傷（惆郭作焉）尋淑類之殊異兮禀上天之嘉祥（二句據初學記補）含中和之純氣兮（含郭誤）赴四節而征行遠立多於南裔兮避炎夏乎朔方（乎郭作於初學記）

（記作兮類作乎兮）白露淒以飛揚兮（揚張溥脫）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而翔翔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孫宣公孟子音義范氏案東都賦范氏蓋東都賦此賦亦建一賦）播纖繳以凌雲（八學八記何注補）初挂微軫之輕翼兮忽頹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兮各本無據初學記補）徒矯首而莫聞甘充君之下廚膏西牛之鼎鑊眾生前之顧復何恩施之隆博於是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粱稻（粱稻作粱稻粱郭）渴飲清流

鶺雀賦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鶺雀賦辨頃傳長安人有得陳思王眞蹟鶺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帖也按草法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口口（如此作）故前輩云必字於字無草書是也今俗書鶺雀賦二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忘去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敞曁題字乃作今市人所作僞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法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僞像而僞章題署甚多汲汲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悟以爲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海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牆壁是可歎也魏了翁鶴山集跋陳思王帖按隋秘書所載有魏皇初篇其書至唐已亡莫知爲何等書也以類推之知子建之遺文在當時固多有亡者奚獨鶺雀等賦云乎哉唐太宗出御府金幣致天下古本命魏元成及虞禮定其眞僞篇各有印印以眞觀爲文今鶺雀賦及王仲宣詩皆有此印疑爲唐秘府所藏矣亡何遽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爲武氏子脂澤所得良爲可惜最後在建鄴文房而後歸之浮休張氏蓋幾於屢阨而僅脫者一縑素之傳固亦有幸不幸哉今自隋煬帝至浮休居士所題其爲帖凡五雖乏精神頗多態度或疑贋僞或訝臨摹固在疑似間然跡其所由來則源流固有可考者今藏於新普安史君任公之家嘉定八年春正月臨卭魏某得與寓目輒題其後梅鼎祚隋文紀有煬帝跋曹子建墨跡云陳思王魏宗室子也世傳文章典麗而不言其書仁壽二年族孫偉持以遺予予觀夫字畫沈快而詞旨華緻想像其風儀玩閱不已因書以冠於褾首梅氏云出甲秀堂法帖按鶴山所云皇初篇即黃初避隋諱也從類聚鳥部鶺御覽羽族部鶺校

鶴欲取雀雀自言雀者微賤自雀字御覽作各本脫類聚作雀郭汪言白鶴字上衍身體些小但食牛矢中豆馬矢中粟引御覽百穀部但食豆云云審其文勢當在身體些小之下據補肌肉瘠瘦作瘠辨郭所得蓋少君欲相賒實不足飽鶴得雀言初不敢語頃來轗軻資糧之旅三日不食畧思死鼠今日相得當復遣女御覽作食服雀得鶴言意甚怔營作征郭性命至重雀鼠食生君得一食我命殞傾作殞傾郭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鶴得雀言意甚怛惋作怛沮類聚富死鼈雀頭如果蓏公顏鹽氏家訓書證篇云前漢書果共證一篇篇云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果當作魏類之類北土通呼物皆曰蓏果是俗人間常語而學者不早首服捩頸大喚捩類聚作烈按作御列覽郭作汪捩張是炎張也行人聞之莫不往觀雀得鶴言意甚不移目如壁椒訓如顏氏家作似跳蕭二翅宋吳棫韻補移跳切引此賦四句移以跳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當死矣類聚當一作將無可避依一棗樹蘩蕀多刺二句御覽以類聚部引補審其文勢當在鶴乃置雀之上乃雀得鶴乃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嫗相將入草共上一樹仍敘本末辛苦相語苦辛覽作向者近出四字張炎作初而共出郭無初字炎作而共出爲鶴所捕賴我翻捷體素便附說我辨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兒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女女類聚各本作免郭作死雀御覽作女自今徙意莫復相妒

蝙蝠賦從類聚蟲部蝙蝠校

吁何姦氣吁上衍曰字各本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飛郭作氣明伏暗動雖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乳子空疑當作室乳郭張炎誤浮不容毛羣斥

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射雉賦序

暮春之月宿麥盈野野雉翠雉初學記時部春成

芙蓉賦從初學記草部芙蓉類聚草部芙蓉御覽果部蓮校

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以擢莖以面郭退潤王宇進文帝廷二句據文選劉休玄擬古詩注補炼芳柯以從風兮奮纖枝之璀璨二句初學記御覽補兮初學記無御覽有其始蓬也皎若夜光尋扶桑桑類聚各御覽本作木作桑其揚輝也晃若九陽山湯谷芙蓉蕖產蕖類聚作蕖初學記御覽作蕖初蘭苕屋屬絲條垂珠丹莖吐綠初此句學記作丹莖丹吐綠類聚作丹莖加綠郭作莖加煒煒兮爛爛兮初學類聚郭作爛煒煒兮煒御覽作爛爛兮作爛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姣童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酒賦云并魏序陳思王類聚有神思爲酒部酒書鈔酒食部酒食物部酒書鈔酒食部酒校太平廣記所引直王勃題有頭則迴向之又爲鈔尾約柄長而有頭則所到處於骨上爲鈔之鈔則指之而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郭有闕曰二字類聚無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嗟麴糵之殊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缺書鈔原本六字

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失醴而辭楚失郭作以

侯嬴感爵而輕身輕身郭作增深張身炎注云一作增輕身

穆公飲而興霸漢祖醉而蛇分鈔據補書諒千鍾之可慕何百觚之足云其味

亮升句有字久載休名四句據書鈔原本補其味有宜城醪醴周禮酒正注曰釋曰宜泛者成而浮者此五齊皆言成者謂酒熟曰醴成云如今宜城醪成醴者如梧今宜城醪成者宜城設以爲地名故曾植酒賦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隱清香若要馬雅融亦所以云宜今城之爲宜酒城名會稽者稽未知清熟似是宜今城郭以云爲宜酒城名）（遷杜矣亦未知鄭宜城山酒中名酒地名家保組李下賈賦注白宜則城爲縣地在名今襄樊州後本漢）（道地出院美南具酒）蒼梧縹清（有文宜選城陸機掌賦注詩梧注縹引清酒）或秋蔵冬發或春醞夏成（文選注引春王醞酒夏開詩）或雲液川湧（液川郭誤一作川郭誤一作）或素蟻浮萍（作浮如郭取）爾乃王孫公子游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歡郭作芬張炎郭作芳）會陵雲之朱堂（誤之郭）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讙譁（讙從郭作喧作纔）或揚袂屢舞或叩劍清歌或頓蹴辭觴（蹴汪賦作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鵾鵾未晞於斯時也賢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饕者忘貧和暱昔之宿憾雖怨讎其必親（書紗明堂補引此）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夫七至字若郭本有脫）耽於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失杜詩郭作述懷斥）明戒同元凶於三季（宋吳也曹植酒補五賦云寘逃今樹傷切）敍嘉賓之歡會惟耽樂之既闋日晻暗於桑榆兮命僕夫而皆逝（宋韻吳補補五賦賓閱膝桂切止也說文從發得聲曹植遊仙賦有賦辭云酒今謂酒賦云今樹傷切）

槐賦

（槐賦）

（來文士從初學記木部槐類桑木部王槐類桑歲槐榆校王槐野之客注皆有古）

蔡良木之難處爰獲貴於至尊憑文昌之華殿（槐類桑曰蔡文昌帝）（殿中丞槐亦樹名蔡槐之樹乃時使余歌賦遊焉其據下此英則而思賦王之此王賦作直於登建賢安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中王桑又繁賦歌作初學記）森列峙乎端門觀朱榱以振條（榱以郭作）之據文陛而結根揚沈陰以溥覆（溥郭作博）似明后之垂恩在季春以初茂踐朱夏而乃繁覆陽精之炎景散流耀以增鮮

橘賦

（各本橘上衍植字蓋采自唐人類書云宛植橘賦也從初學記類聚太平御覽植果部橘條誤）

有朱橘之珍樹於鶉火之退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杲日之休光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遙植列銅雀之園庭（園郭作廣）背江洲之暇氣（背江洲郭作文山川暇氣初學記類聚作霞）處玄朔之肅清（肅清郭誤肅賦注作霜）邦換壤殊（殊郭作別）爰用喪生處彼不調在此先零朱實不萌（何不復萌郭類聚作炎不作萌不與卻上）希越鳥之來棲（希翼也初學記一也作類聚晞非）夫靈德之所感物無微而不和神蓋幽而易激信天道之不訛既萌根而弗幹諒結葉而不華漸元化而不變非彰德於邦家拊微條以歎息（拊郭作附）哀草木之難化（王褒化凡愔乘虹晉花書虹子聯建橘今橘賦化聖與變家化洪典祖國疆）

述征賦

（疑即述行賦）

（賦按初學記事對溫溪注及賦邢引皆作神井溫溪今據改）

遠行賦（此建安十六年子建從魏武征馬超自關中至關山渴溫所作也古文苑亦載此賦從初學記地部關山渴溫泉校）

尋曲路之南隅觀秦政之驪墳哀黔首之罹毒酷始皇之爲君溷余身於神井偉溫溪之若焚（神古文苑郭作泰傳溫溪郭作又泰傳傳溫溪）

恨西夏之不綱（文選西征式賦文注陸士衡弔魏征式賦文注陸）

表神掌於巖首 太平寰宇記華山

孔雀賦 藝文類聚鳥部揚修孔雀賦序魏王園中有孔雀久在池沼與衆鳥同列其初至也甚見奇偉而今行者莫視臨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興志而作賦并見命及

奕賦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魏棨師曰古人託曲多矣然鸚鵡賦爾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書平同按奕賦子建太沖俱佚

臨渦賦 穆修參軍集過渦河詩揚鞭策臨渦賦惠無八斗才自注昔曹子建臨渦一作賦書欲於橋上考魏文帝有臨渦賦序云余兄弟從上拜墳墓蓋子建賦亦同時作緒曾按思王諸賦多非全文即洛神賦煩聲初學記御覽所錄亦得寥寥短章非采入文選無由全見王世貞藝苑卮言云洛神賦王右軍大令各書數十本當是晉人極推之耳清徽圖麗神女之流陳王諸賦皆小言無及者明人所見曹集即十卷本蓋不思類書刪載以爲子建賦體當如是也宋張耒柯山集吳故城賦自跋云予近讀曹植諸小賦雖不能縝密工緻悅可人意而文氣成後賦致高遠有漢賦餘韻是可矜尚也因擬之云張文潛北宋人當見古本其言較王弇州足據矣

詩

上元朱緒曾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原其麟流所始實本同祖風騷顏延之庭誥曰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爲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可謂象之矣（引韓豎鍾嶸詩品）魏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象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又云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繁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斯矣又云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爲輔又云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未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所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自古詩頌皆被之金絲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樓爲八韻之首又云陳思贈答仲宣七哀公幹思友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文心雕龍明詩篇暨建

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遊恩榮敘酬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遂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又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象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又神思篇子建援筆如口誦仲宣舉筆若宿構又時序篇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才畧篇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略賓王啟云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精甚當時又嶋昔篇云張曹翰苑縱橫起李白宣城郡詩蓬萊文章建安骨杜甫贈章左丞丈云賦擬揚雄敵詩看子建親別李義詩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云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蘇軾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淩跨百代古之詩人蕭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張戒歲寒堂詩話阮嗣宗詩崙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强弱則不可學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蘇子瞻專稱淵明且曰曹劉鮑謝李杜皆不及也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

杜之詩亦何愧於淵明即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而子建微婉之情瀟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乃不易之論文章古今不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禍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詞不迫切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往此所謂韻不可及也放陶孫詩評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班指陶詩云放陶孫詩評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都風流自賞知其未嘗留意詩也按放此評亦偏激耶白馬名都邪公詩也）胡應麟云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金粹璧無施不宜（胡氏深也）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可四言源出國風雜體規模兩漢軌躅具存第其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八斗之稱良非溢美公幹才偏氣過仲宣才弱肉勝於骨應徐陳阮篇什寥寥間有存者不出子建範圍之內曹劉阮陸之爲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正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陳祚明云古學之不興也以纂繡組織者爲才此非古所謂才也夫才者道人不易道之情狀人不易狀之景左馳右騁一縱一橫暢達淋漓俛仰自得是之謂才得之於天不可強也若多識古今博於故實此藝人可以及之且夫纂繡組織非其多之爲貴五色之絲錦綺之具也散陳而未合不足爲華經緯而織之雖條理錯彩色不勻稱九章案亂顛倒天吳可謂之華乎宮商合而成音丹碧錯而成錦前沈則後揚外繹而中朗有條遞之緒以引之則不芬有清越之語以間之則不沓有超賾之旨以運之則不滯有婉轉之筆以迴翔播蕩之則不板故繡以能纂爲文組則以善織爲美多識博覽顧所用何如此才子之所以異也夫笙簧猶是器而合曲各成牲牢猶是物而和味互異以此觀之可知子建之詩矣味者不察震其繁麗以爲多才即昭明所收白馬名都窈窕美女亦皆此旨若吁嗟之飄蕩棄婦之婉約七步之眞至反不解登安能盡子建天才之極乎子建既擅陵厲之才兼饒藻組之學故風雅獨絕不甚法孟德之健筆而窮態盡變魂力厚於子桓要之三曹各成絕技使後人攀仰莫及陳思詩如大成合樂八音繁會玉振金聲繹如抽絲端如貫珠循聲赴節既諧以和而有理有倫有變有轉前趨後翳徐疾淫裔璆然之後猶擅餘音又如天馬飛行鑄雲陵山赴波踰阻靡所不臻曾無一蹶唐汝詢云去者日以疏及客從遠方來二首鍾嶸詩品稱爲舊疑陳王所製按鍾嶸云古詩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陳王所製未云何首爲子建作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未有可汗之名如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全類律詩非子建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作明矣今不采入

公讌（建作從安中僧魏世子公讌西園燕會之讌郭作宴）

公子敬愛客（公敬子愛李作子桓愛也敬終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按景各本作影古本作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綠初學記作淥）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塵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類聚禮部燕會俱初學記禮部燕會俱載去末二句御覽人事禮賢文選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作賢人府事禮賢非賢有異產同何止百四句以類下者詩全文載王粲徐幹詩見類聚者同文選應瑒詩見類聚者同文選應瑒作）

侍太子坐（太子指子桓也從類聚禮部宴會校御覽禮儀部作）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時御覽作淨）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七哀（七哀哀之義聞李景賢注呂向曰歎七而哀哀謂悲痛而哀哀謂一哀非而人七情七具情也然有喜不怒哀所出發恐愛欲之生殊善元事哀沓戚敬太齊古今也怒何樂愛憎欲皆無有情偏之主所繫於哀惟有一哀之而鄭已也敬宋謂爲之常七之哀之謂七語陽在秋云獨七哀之詩起曾子宜述之其次哀則在王於仲宣子張孟陽人子張建也孟又陽文之遷七哀明在遠於若已熟行之注閑沈庭休直文以擬爲古詠詩思婦作亦引物無植不七可以哀爲詩雜知詩所慕詠亦聚非一於首閑文情遷郭列茂於情哀傷樂府題題曰解七列哀於玉相蓋和新楚詠明月曲照文題曰怨篇詩以行引古文爲文樂本樂錄曰不分怨解詩餘行詳歌東府阿王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胡應麟李嶠詩藪詩明月也子照高樓照月想見餘楚流光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正徘徊爲建安明句）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客客文朱選陳郭玉張父玉蓋新詠類聚作寡宿張溥作泉溥）君行踰

十年孤妾當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二若字御覽作爲）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依月篇曾切浮元劉異勢風不雅相親云與子故建時與以文孤帝妻同自母君懷良不開之喻盛而以切發切下哀文虛獨之不也及其見者之言明也月此徘徊篇徊亦者愍在愍文郭所恩作澤放流顯布多蒙切調時事讀鄉古未詩必十遠九確肯今及錄曾以子備建考詩何詩故如蕭明竹月莊照詩高語呂樓流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光也正徘徊徘徊之以類此曾等思時深當遠自涵有餘自言然有下盡筆而高意妙無

關雞詩（初郭樂府雜記樂府類聚曲歌辭作關雞詩篇）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爲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關雞觀閭房羣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激清風（類聚作悍目發朱光背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見劉賦蠶瑞建安中關雞作詩近山太山和陽中丁然晏作年時引鄴都公事明帝太和詩中樂關雞思助蠶作關於太山和陽中樂關雞早牽矣樂舊文帝詩云陳思助蠶作關協經齋指此詩經莊子選詩篇得事見

元會詩（左帝太都沖郭正魏會都文賦昌云殿設用酒漢文雜昌此高武張帝宿在設翻晉非禮宋志禮云志魏何云元魏黃朝許初都三賦年元始會奉大雅雲朝賀始彼何西承天旅云慕魏元嘉會樽侯宇無雲存深者此案洛文陽帝事在類許聚事禮魏都會朝云會太有和陳五王年曹其植年詩冬趙詔元諸正王表朝然此明太和帝六郡年表二冠月朝始表持蓋陳黃王初則時陳奉王絕二朝字之係詔後人展所轉加翻又諸類元聚載會謝詩亦得作庚黃午初行中華案許文昌帝宮紀是黃三初年二元年會十仍二月月至東許遷也三四年年正月正月丙則寅月在幸宛召九陵月幸乙巳許還五許年八三月月至自譙許十遠二雒月陽行冬自七譙月遇幸梁許七六年年春三正月五年月正將月辛朔許在昌許不初果入紀壬類子聚還歲雒時陽序宮都夏元五正月皆丁載已是崩詩計御惟賢時云序都元會元詩日今所據多校

初歲元祚吉日惟良乃爲嘉會爲郭作任讌此高堂讌郭作宴尊卑列
序典而有章衣裳鮮潔黼黻玄黃清酤盈爵中坐騰光珍膳
雜遝遝郭誤環據初學記改充溢圓方笙磬既設箏瑟俱張悲歌厲響
咀嚼清商類聚無華光張商四賜來徧中戴時羣詠亦同爲御覽有校俯視文軒仰瞻華
梁願保茲善善郭作喜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室榮貴
初學記類聚作皇室書鈔作主家御覽作室家壽若東王初學記御覽作壽若東王類聚壽考無稱
送應氏詩二首魏書云汝南應瑒字德璉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洛暘劉良注此詩送應瑒兄弟也劉履云子建爲平原侯植爲應子送別而作貽曾按劉説非是詩首章云遙望洛陽山
文摯云置酒此河陽又云我友之朔方朔方者貴州相翻書此應瑒詩爲梁相徐爵子建作洛陽餞別西作魏武自領魏
州牧雖四方征伐而據關常留鄴不必離從若爲平原侯應子則朝夕相依則偶留違使至鄴不必氣結而偶別促會長
也又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留守許鄴建宿衛且建安十九年文帝爲五官將子建留守鄴更與洛陽送別不合從

丙九　考異五　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送組餞作建應長詩二首從校
步登北芒阪芒汪本作邙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
魏書董卓傳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又云禍率悼遷燕永以天了人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
白官故則董扳鵠塋間獒一作嬌太平寰宇記云河南府古洛州獻帝即位關東兵起相國帝卓遷還西都長安燕燒
洛陽宮廟實子建詩云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實宮室盡燒燒按此詩作於洛都皆呂時去焚燒未久若魏
受禪都洛陽則民居稍稍矣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
新少年側足無行徑徑郭作逕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
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無念我平常居李善作常居五
臣作生親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文選陸士衡短
歌行人壽幾何注引曹植送應氏詩人命若朝霜是李所見本作壽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

親昵並集送昵五臣作暱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
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
翼鳥施翮起高翔
雜詩六首五臣新詠雜詩五首有明月西北微陰從表補圖無高臺轉蓬僕大飛觀文選都詩六首今據校李
善曰此六篇雖無題喻爲政急別友道懷賢人爲人羈旅別京已後在邊域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李善注新語曰
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江湖喻小人隔蔽方舟安可極離思
故難任孤雁飛南遊飛南一作南鳥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
託遺音形景忽不見翩翩傷我心劉履曰子建遠置鄴邦兄弟乖隔而情念不得以通
故賦此詩言高臺悲風朝日北林以比朝廷氣象陰慘遙君子而近小人也由小人之讒蔽日深故兄弟之乖離日遠如
江湖萬里方舟安可極乎夫旣失愛於兄則當賓射自悼正猶孤雁之失羣而哀鳴也故困其過庭欲就匯遊音以達之

丙七　考異五　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於復風飄其根不悟焉而形影忽己不見則使我心翩翩不定而至於憂傷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
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客類聚作宦捐軀遠從戎毛褐不
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劉履曰此篇歎身世之感悱有
類於遂故賦之以自比也蓋久在遙外正如遂離本根一得入朝京都如過回飆吹人雲中自逍天路之可羈矣及予終
不見用轉致苦落乃知高高無極不可企及反歎客從戎而有德塞之苦者是則宜安於時命去去勿言而不至瘠於
蓬傷也此與本傳所載呼嗟此轉蓬一篇詞意實相表裏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明御覽作清晨玉臺新詠古詩紀郭作乘
日昃不成文及御覽作昃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人郭誤守妾身守
空閨守郭誤入良人行從軍行從軍一作從行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飛鳥繞樹翔飛玉臺父玉鳥新詠作孤噭噭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

我君飾劉既服鑾曰而此自人實從才華之美而不陟君者不也見然用則如蟠空業蜀擣賊婦實服何之心於効功惟終五夜悲注歎張而銑曰至日於光感遠鳴近鳥昔之同索人羅無則其見願故君賦以託自爲明此也馳往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注江北一作北弗作北海日夕宿湘沚宿陳湘玉川父沚玉郭璞作所謂詠湘作沚夕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俛郭作俯榮曜難久恃才難美蕪足以作情劉有用劉今屬但曰遊此息亦自歎言之地之遂地不見屬旗於當世將恐時人時爲移嗟歲改自功業未也來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騁萬里塗騁馳郭聘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劉屬曰此情無所之志如此情無所云以甘心赴所施也接此即責騁之意詩所云以甘心赴所江湖也接此即責騁之意

飛觀百餘尺臨層御檽軒少胡歌廣娛即詩生載年云不人謂生百不需謂百歲千歲歲

爰飛觀百餘尺臨層御檽軒即檽軒爲即娼爾宮遙相望雙闕家女今相爲望雙闕子闕婦百闕餘爲尺比借

翼鳥巢君施屋翻子起高翔于即九思爲雙飛燕泥巢不燕一衍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仇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欲徐殺李殺注殺東云貫岳意與詩此曰同脫紘急悲風發聆我慷慨言劉方來屬克曰爲此因念願登祖高望以遠報國而是多以慷慨惟雷以鬱二心想發東吳而此志不遂無以自不能吾憤不慷激慨之耳惟求且自知紘表之云急者

生屬吳閑年閑猶

喜雨詩並序從謝鈔嚴時部國克顧聚天部雨稜

太和二年大旱三麥不收百姓分爲飢餓植嘗鈔原本曹雨詩

天覆何弼廣苞育此羣生棄之必憔悴惠之則滋榮慶雲從

北來鬱逝西南征郭樂律吳烟江上賦聽時案鬱古律律其逝如烟者烟義李同善注時雨中夜降作中終郭長雷周我庭嘉種盈膏壤盈種舊張炎作作種登秋畢有成作畢必注

離友詩二首部并交序友一一見見人類部樂別人

鄉人有夏侯威者魏州魏書史夏注侯世淵傳威淵字中季子權嗣任嗣俠弟黃威歷官至荆至兗州史州

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爲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作師歸郭送余於魏邦心有眷然爲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帝武紀曰武攻孟康安傳十江七西年晉多遣十權月都公晉公孫孫權陽十乃八引年軍春孫正夏月四遣月軍至濡須口

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漢綱剛徐勝予行兮歸朔方關權遣也朔方指鄴權鄴權行予行御覽人事部交友作權鄴行

馳原隰兮尋舊疆原作景即景車

載奔兮馬繁驤張車傳載一郭作作我載車涉浮濟兮泛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服晏好兮惟樂康此首實好首乃威遂至夏四月鄴都也流

日匿影兮天微陰經迴路兮遣北林曹初學記離友人詩郭無

上責躬應詔詩表各本合本我及也責躬詩聽志文詔詩以析爲三處張溥別其復文選魏書本傳云黃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上疏號

臣植言臣自抱璽歸藩曹植國抱志郭作璽徙居京從帥文後遷李師本善國注而植魏集

志不敢蓋魏志略也按封安鄉侯表云京師臣植至鄴師道受愛恤安鄉恐怖不知刑案是爲濟也均所封安鄉侯表入京

指侯關印授繼詔云南知宮到蓋遲非津一遂日復悄來原者集仍已使沒來而京師史師未於詳是也徒跳刻

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五臣注分日扶中間時反也張亦夜分夜半時也元稹李治語亦者必今下注云今分字別訓無他義蛇此蓋語足也若據此音則春秋二分亦合作去聲此音無乃太僻耶

誠以天網不可重罹作離國志

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作赧銀各本通

以罪棄生則遠昔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謝靈運

超繼作活後漢

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此胡句顏翁之元機折因學李記善閑注云詩則無而上胡不遄死遄也死蓋之釋毛則詩非胡別不有遄胡死顏之意譏非也毛又詩云有毛此詩文陽也何趙顏

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誤不郭下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貸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愍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彰臣等吳王者謂任城王彰等也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殯殿僻處西館未奉闕庭顯躍之懷作率志拜瞻望反側作側仄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奉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臣二下字志及標供無

責躬詩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曹以奪嫡自比況於父莊乎後便村其詩稍加智巧植自欲退丁儀等坐誅辭不見察而連不植黃初之世數有貶斥以此方自全可知也文中子曰

念深自歛退躬上表求自獄兄不植黃初之世數有貶斥以此方自全可知也文中子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留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

振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帝指文奕世載聰武則烈文則時雍受禪於漢帝於國志作國英君臨萬邦君臨作陟君志

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從則國郭作章今文選廣命懿親以蕃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李注魏志曰植建安十九州牧之植封臨淄侯注魏志曰植建安十九年封臨菑侯

奄有海濱方周於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敍濟濟焦乂作蕉一我鄉

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蕉作屏志書

典刑我倒我黜作黜志郡將寘於理九兒是率明明天子時惟

先軌是墮作墮志傲我皇使犯我朝僕植李注魏監志國黃初者二年遣使

后功爲貶爵妻植鄉酢侯酒作注逸則坊傲魯使皇使者有司謂治罪而司犯朝治罪未帝詳以也太國有

篤類志鄉同類作時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遠彼執憲哀予小臣志臣

改封兗邑於河之濱郭作予郭李注魏志曰黃初三年改封兗邑城陽安鄉侯又曰黃初三年改封鄄城陽安

指東鄄郡城屬兗言兗州涉之安境鄉植事表安曰鄉行侯至國延屬津鉅受鹿安鄉非侯印兗州授也凌減此漢但

志地理城志屬濟陽陰國郡故左屬傳東莊郡公城十四年自年馬杜鄄預城注列濟北陽下東莒郡鄄初城

昏郡故縣濟所陽屬故非昏漢地舊理也志通無典濟云陰濟陰郡陰郡

股肱弗遣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翦予身左思王白深王爲東郡令太云守昔王吾機以信輔人更之倉心無忘等

任城所東郡白蓋爲郡樂城朝身時輕彼於有鴻毛數而非勝獨重滯於均桑一山事云今云此考詩鄄

王於機改拿封兗邑所邑之史下不綴載此亦四缺句也即指

茲茲僕夫於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李注曰植自集招曰罪詔盛云知到居遂師津待遂罪復兩來宮求然出

時植魏以封鄄安爲鄉京侯師猶此住冀之州冀也方時也魏按都文鄄帝若雖陽亦遷不於得鄄借將名蓋蓋方之蓋在即鄄詔城遷爲王城機又倉加植王等號所也謹

本蓋傳爲載灌景均初所中謹改曰安其鄉牧事黃在初前中而諸此奏爲植王罪機狀所削謹宥謹除之鄄則城

知多略被識此非一及次自既誠爲令明自帝了所然改矣家

赫赫天子國此句誤汲作古特閑

子赫小恩不遺物業恩表不曰遺羅物免孝大社誅𦓤得至歸京本師國學按恩此得知還非糧書求改習
圖封莫安在鄉甄時城事被既罪曰入改都封得則宥不仍得降言甄得城歸也本冠我玄冤要我朱
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大志使都我作榮朱華彼光詡符受土都土作志玉鄴王
爵是加爵文甄帝城紀王三此年言又山四鄴月城戊侯申加立甄鄴城城王侯植仰齒金璽俯
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
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
極生命不圖作生性志稱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旍東
岳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
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
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應詔詩行文自帝宛紀遊云洛黃陽初宮三六年月十任一城月王行甍季於宛京四朝年本三傳月黃丙初申

丙九 考異五 十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加四而年未云及徙徙封封雍雍都以王甄其城年王朝雍京都師王今秋觀詩賢甄明城詩後但始云有王徙都封是
余之供事朝也京贈師白會馬節王氣詩到序任云城黃王初彪四至年七正月月與白白馬馬王王任還城國王爾與
月此後則無徙疑封矣在七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
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從糇三各國本志作文假還今飢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不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
漂沫作漂闕志流風翼衡輕雲承蓋芳宋非王亦觀而國無學彪林兮屈芬平子離今騷猶曰
身未㬎沫雜五而臣未注沫文沫選五臣臣沫注已文也㬎宋日王沫招已魂也曰觀朕國幼按清易以豐廉猶今九兮
切三蓋爰屈曰平豐自其賀沛我日之中芬見芳沫宋王玉賦於注離曰朕沫也徽宋朕玉之自明騷也身昔服與義具
傳而引未易至曰瞬日昧中也見沫昧無折巳其之右義賦五叢臣沫以與沫昧為義巳別偶同美也前放淺通王用商

末之之王末瑱所水謂郡浮口沫沫所亡謂活避泉沫箴水二之切害觀是剛也按莫亡蓋活切切者者當勞從通午本
也末二之字末偏即旁易不所同謂而亦玉中舊見同沫為詩一所字謂而爰分采二唐切矣以沫劉之之解則矣誤是
入矣轉廣收韻沫於字去莫轉攢收切沫與莫韓具字切同與昔沫皆字從同本皆末皆之從末午二未字之不未同於
蓋也五曹臣子注建文應選詔曰詩漂曰沫元謂亂馬萬行流急揩中鐵口漂沫沫出流如風此衡則輕當雲用承
側入武辨仲沫舞字賦子曰建良借破用逸去足聲惟沫悍字凌然越去訓釋睡沫橫字舉非揚湖口中翔中沫沫此也
從用水爲末入聲從沫不漏沮面結急會從按水說末文聲沫水出古出文劉沫西從南貞徼徼外東南沫南沫入上江
羅氏無具水糊沫水之名訓汲傷史字以訓為一糊曰字沫下也從文糊選糊注水說亦文水稱名沫然也說其文
從字本從末木之末末之而末無玉從篇午沫末亡之括末從廣韻福二十切四水素名沫又水水名浮在沫蜀也西為
字一同曰訓微而晦異十韻三唐末元沫度說九文微水字出桃園沫西昔南末微叉外昔東妹南水入出江蜀是是南
人亦江彙而去亦入無兩從類午類未翦之沫末莫文爲還切江說賦文帶西賦南藏微洛水沫出沫外於東水南
謝名陳之思沫王注惠從謝許詩武與蓋七切晉江賦賦隱溫秦沫鵝叶揚入墾粹飛捉沫笛帶賦鋪唄金沫賊句仰非

丙九 考異五 十四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淺無郭與冠益激其赤藍汗相沫頭流去精鋒鮮桂注易沫曰沫日同中通見凡沫字王當鵝昧香昧莫昧貝昧切
汎沫用沫乃皆一兩隅收之通見用耳末高亦唐皆賦莫沫佩謙反諒可面瀆高去顯陵注學水林高以低為說陳產思
字子林釋作文昧沫今口易中文注作也沫蔑乃顯昧昧之屋假也借易易曰釋日文中沫見徽昧昧按之昔光義晝云
呼冊內斑反馬从字本顏末十之八末隊亦沫音漢同害推律當曆異志王王傳乃注洗沫沫洗水面即也類字水從字
迴午劉末沫之沫末洵是逝沫內沫當通陶用宏之姑證水也仙楚賦詞劇招沙魂轉沫石與懸瀑瀦湧走封沫薛絕文
十號三飛末池相分傳支上賜蕭洲有背長鬚短去之舉分額今爽以武易曰虞沫傳字書謂大收末於為十額四春秦
家狄作昭餘十昧三剸年客吳傳子作爽爽末昧卒則公本羊末傳之作末爽巳昧轉史爲記瘧吳晉世涉澗之
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記李曰注格陸陽機有洛西陽
即嗣太甫谷伊也闕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
晏甯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
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鄘即西表館所也云僻嘉詔未賜朝覲莫

從仰夫所云未邪閑庭也仰瞻城闕俯惟闕庭庭郭作廷長懷永慕憂心如

酲志云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李善魏都賦注曰魏文答曹植寄口所獻詩二篇徵顯威章

贈徐幹魏志北海徐幹字偉長注引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

桑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稜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從文還賜答校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

世業營劉履作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

雲興迎風高中天李善注引劉熙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

侍曰迎風飄右點列子口周程主樂寄號曰中天之章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

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慷慨有悲心

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

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逾郭

丙九　考異五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通作愈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劉履曰此于建閑偉長遁世運之未亨而不究於用結勉

之以待時也言籠風飄日忽歸西山以比衆或作亂獻帝播運漢室由此而傾也闡於未滿而衆星以繁比魏之基業未

集而一時類臣巳翕然輔佐之然其所用之人賤有邪侯上闕如鳩鳥之鳴棟猋風之激櫺乃使有德之士困處蓬室此

則子建亦不得志於斯時其所望於晚歲者又豈可得常測徵綿曾接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子建不得志有貴初時幹

巳不得見劉說非也幹輕官忽祿不耽世榮著中論二十餘篇以垂不朽子述特勉以仕進興文自成篇指中論也云我

賤著齊沈淪不仕不知寶棄於地是亦和氏之紙喻傲長加薛命而不由是世朋而懷璠不獻也苟彈冠以俟知己則誰

非知己者乎且良田稗澤必有收獲既懷美玉亦無不獻之理但待價而沽久而愈願今我與子可謂觀交義中耳勤總

辛勿加旌命而屢以疾辭休息也知此解與偉長事逝較合如割說則偉長恬退稱似辭從之人子建勸之以安命又言

子建亦不得志不知建安時子建省無懷也劉以春鳩流猋唯小人亦近穿騁子建鄰中贈答詩寄在建安時也明

寵時泰和王世貞挺古非祿思王植贈友云往酢顏已久大業稱方新卿視聖皇德承閒爲我親又云況黯河水同爲

蒼翁臣丞承宗社寄金珪賦我身不知文帝猜忌僚僩臣傲昔賢昭下相王明帝時始求通親親子建安得有友朋贈會

鄴都之事況徐幹丁儀王粲應瑒劉楨等昔已沒乎盛仲宣詩往昨大業供失之矣

贈丁儀李善注曰五官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俱與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爲掾從文還時答校魏

志魏作鳳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

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穫在貴多忘賤爲

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

惜陳第譏詩拙宜盛饋情爲劍曹植贈丁儀寶劍非所惜與淵翔子其甯爾心親交義不薄

列嚴門涼氣初發庭樹銷落以喻天下霖亂斷見追事至於術依玉除風飄飛閣朝漢室危矣雷不歸山雲雨成用又以

比諸豪之不肯匡輔本朝各懷一方是以兵戈日尋流毒日深而生民之失利從可知矣當是時俱居貧賤無樽念之者

故又言人之常情在貴者多忘賤衣暖者不恤寒然我思善延陵季子之義彼但一見徐君肯不情賞劍而遂其所欲於

既死況我與子親交素厚不能振拔爾其首子有爾必者則所以慰之之意深矣乎

丙九　考異五　一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贈王粲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

掾賜爵關內侯建安二十一年從征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從文還贈答校異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

鴛鴦哀鳴從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李注實鴛鶯粲也言願執鳥而

無輕舟喻己之思粲而無良會也欲歸忘故道故郭作古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

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

懷百憂自五臣作遂元劉履曰粲依劉表有思魏之心子建寄贈此詩悲風鳴而發和不留喻漢祚之遂去重陰

潤物比太祖德澤之裔秋賞此又以勸其歸魏而勉使勿爰也猶曾按粲歸魏與子建相善此詩勉寄與賀者所云別遠

會稀不勝勞積之意若謂子建寄詩荊州招致王粲使粲勸琮降殊近鑒矣

贈丁儀王粲李善注云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宗字敬植今云儀誤也從文遷贈答校宋審鄭識運傳

論子建兩京之作直攀胸情非傍詩史正以晉律闕遺取高前式指此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李注曰魏志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爲裴建安十六年植從西征馬
超王鄭中長安時操舞在潮州追二十年征張魯植與操俱從行志於植傳不言從征馬超及張魯於集傳不言從征張
骨聲略也山岑高無極岑注作舉涇渭揚濁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
城闕出浮雲出浮郛作浮出承露概泰清概李注典拔同古通皇佐揚天惠
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魏志曹自已中勝其靜凱降封曹及五子
晉爲列侯所謂全國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李注君子謂丁王也丁生怨在
朝王子歎自營歎怨非貞則歎鄭作觀注一作歎中和誠可經元劉履曰建安
二十年太祖西征張魯而子建從之因歷西城闕之壯既喜見太祖用兵之神速情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
藏歌頌太祖之德故明是詩以親爲考之仲宣從軍詩云響棄運椎惧一出我發君劉公幹詩亦云昔我從元后變
焉至南鄉是時讚帝尚存其韓太祖晉如此今子建以皇佐稱之特異二子甚此詩可謂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豈朋友
之遊者表按時中丁魏王數樂從軍詩云從軍有吉樂但兩所從雜又云相公征關右赫慕嚴天感其詩頗含歡忘丁蓋

丙九　考異五　十七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留郡不克從征也
贈白馬王彪并序魏志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彼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
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多朝京師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太尉王徙迎謀彪和許昌鄒
冠曹白殺按黃初四年彪爲吳王此云白馬興志不合或四年彪自弋陽徙白馬七年自壽春復還白馬知子建自發邱
從浚陳復邀寵郎面彪傳略其一也然不可考矣從襄於之注文選校文選李注分爲七章
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正月文選作五月杭世駿三國志補注楚王彪傳黃初七年犹封白馬城
而陳思王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稱宜爲吳王洪亮吉云陳思王集黃初四年正月白馬任王與余
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稱傳云黃初四年徙封琅邪王則彪從封白馬亦當在此時傳習七
年或誤也誤一稱曰按詩序既有白馬王之文疑是史誤四年朝史亦賜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
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文帝紀黃初四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彪爲於京師世號魏文帝急弟
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后閤共棋正嗤棗文帝以毒帶中帝自還可貪者而退王賜信並

率水復數欲之寧帝東預阿軟太左后右曰毀汝瓶低罐殺太我后任徙城既不應得并復無殺以我及東猾阿與據鞋
序此東知同帝意思記殺事植之非失止耳一鷄火氏然春是秋時謂植彰爲同黜靈城植王將太有后異不志得故預
來朝不得則見彰恐熱暴疾殆不然也此詩序所云得此體矣到洛陽尤魏本作日不陽非也至七月與白
馬王還國魏志不言彪四年朝亦略也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
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
篇此序據文選注李志注引魏氏春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彰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秋及白馬王彪還國欲
同路東歸以敍隔離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植告辭而作詩文選李注植集曰於國城作
謁帝承明廬李注引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皆怪陶帝承明盧閭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
殿朝會濟由承明門櫃文按文帝紀黃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義松之注按錢許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
臣門名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承明盧是也明帝時始於魏南宮崇德殿起太帝昭陽殿至逝將歸
舊疆李注謂謂雅城時植封城則居城植於四年正乃入朝實都處智詩中無言及徙封鄄邱事李注誤於

丙九　考異五　十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植傳從封雍邱其年朝京師之語疑徙封之後在後邊於舊隨遷就北之不知植正月入朝非在封之後與韓錄
鄄城而後封歷之思王此詩雍爲直我耳監國使者同路東歸有不聽若既已徙封必不勝其歸藩也清晨
發皇邑日夕過首陽李注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按水經云河水東逕首
陽縣北又東遷平縣故城北注云南有首陽山春秋所謂首鐵也爽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首
碑薰是後逃河南尹廣陵陳郡陽令範奧甍土平原壑紫南陽河進等立尹見其碑漢潛彌傍節野黃門北寺
耿曰身死之日翻堤涉於首陽山側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王喪弔爽齊文云濱河津而長歷雒芒阜之嶺嵩黛路陽
於東隅見孤竹之遺墓是夏魏人均以首陽在洛陽之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曰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在洛陽夷叔
尾稱賢注今在偃師縣阮籍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芣注河南郡城界曰舜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
所據搖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植子睦特背昔陽者見古人兄弟謙園之賓今文帝與任城王以兄弟
猜忌見害植與彪以兄弟而異宿止即遊路所經謹然有嘆世相感之意伊洛廣且深廣類作曠欲
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路一作道顧瞻戀城闕顧瞻志注

趙作同引領情內傷一其太谷何寥廓元劉山履谷曰太谷李善東作路大所谷經車引章東首都賦脫注二有句洛陽下西南者非是又云洞既逾太洛川乃大舍谷舟山而本拱大者非文乃王引之領黛遠望本之相辭承改不敏必登疑岡其是脫紆也回王其世道貞淑滿此苑詩起格不言相陳承思王耳王贈人白不馬知王起王起欲全合法爲大一雅者文良王可之奚什也儀張以雲故雖首還二學章下謬接言太云谷每八段換句既謂不謝蟬蟲聯運又別不從弟換韻惡宜連至亦玄是以此黃體爲者其引一領黃句陳士思鍾小謂異文今王仍憶舊與山樹鬱蒼蒼在李洛注陽薛西綿南東按都賦陽注在曰洛太陽谷東北太此谷謂在先洛云陽沉西舟南經蓋遶洛後神賦太云谷經蓋通廊谷被陵寶泉由山太後谷云此流則根南上此回由顧洛陽領東而北言是黃一初時三年年也由洛雾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李橫注陳魏第志詩曰酷黃揔初宮四歲年讀七爲月黃大志雨注伊綫洛作溢從流又中趨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轍何愈云傷不國直家言親有親司之之思禁也止下而乃託言之非淫我淚馬改不進勢雖固有厚不克俱不來進勢雖固有厚不克修阪造雲日文阪漢文和遷帝作名阪陸不德改明京輕兆典郡釋文漢文和遷帝作名阪陸不德改明京輕兆典郡釋魏者武帝名一操曰陳澤思陳王一詩曰云修阪造也漢書曰是不韓嫌名說坂文與阪通同然不說諱文嫌有名阪無武坂帝釋名文操引陳思王詩作云阪修是阪也造宋橋日產其齡雲雷鎮同禮然不說諱文嫌有名阪無武坂帝釋名文操引陳思王詩作云阪修是阪也造宋橋日產其齡說但本彼於來陳面氏此也有修也阪黃即坂遷詔詩黃作阪是我馬玄以黃二其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何念何何念文曰還當作從雖進志氏春注秋何念作何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梟鳴衡軛郭極注狡作豺狼當路衢以李喻注小人鳥也豺狼百蠅間黑白間作間黑邪一讒巧令親疏令志所間注遂作致反邪元謀劉夫屈小曰人言進兄弟親愛本由天性多爲車讒前財令狼之親書確此道則故興也爲大比所謂文書帝蠅信之讒汙不能克變白黑故讒其巧愛之言能所欲鬱遠紆無不能特一爲語別可彰見而矣言親欲還絕無蹊攙轉止踟躕何其曰三思欲鬱遠紆無不能特一爲語別可彰見而矣言親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而言不欲得還也訴踟躕亦何留何可非戚作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

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馥志二注句歸鳥二何在孤孤獸走索綦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四其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放何呼云天不也得與於我君形不反覆信相可應疑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也指孤魂翔故城作城志注靈柩寄京師京故城指洛任城存者忽復過魏忽昏何刀云年魏中氏多春秋勿作勿番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不作衰粗自顧非金石咄嗟令心悲其近者五行何自云念既也歎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轉說檢四文引繫作傳帳十絲後展殷勤徐殷勤殷作繁殷懇志注頻作於殷遲年劉也顧妻得取白髮頭於勤嗟讽井之遺辭辭也之辭其也微子皆逝何言殊思經何術必作衾枕文首怨之辭骨爲按辭徐刊說恍良旅是之但傳旅輕上豈直行直不精定詩爲亦藝可后以養性作辨見也下結憂思成疾疹思猶二詩句紀翻作與疹文通合脫憂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復其爲六此何以云寬恐之起按以唐不王能物同詩宿云止憂傷戚疾存知己故天涯若比鄰何無爲必爲見在女故仁路相見看女淚其成舊行巾曾太白用此留別別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按之此後因克任據已慎暴行爲面面免欺於人刑生戮殺也故然之語速極更憂讒潭融讒懼云讒天期命於與別我測遠曾又長云之天如命天信後可羅疑面壓無寓文鑑帝也恩戚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王其時七曰按盤白徑馬雜王懷有抱和停詩寫初與學君記缺人部離別北曾路彭永答歎東哪先撤鎮顯亦顯云詩閑品雜白夾馬彭與陳云思北贈路答董偉白長馬與公幹往洛陽往北復若雖封曰與以自全之此悲詩作中於所謂期王黃懷如不聞自保黑之後時巧而令非憂傷黃懷爲慨濃有均不歎可

門終云無一毫怨氣春秋兄載之此意詩極人倫之變六者當以相爲表裏何也

贈丁翼 李注廣文博士翼禮部字燕敬會稽御史之弟也爲黃門侍郎魏丁志還贈詩答從校文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 陸韻之類辭可作雲陳曹植贈丁詩抽言聽與餘猶區也機曹

吳越行楚妃齊趙且勿歎我歌奚繼且莫哀 肴來不虛歸 作歸類乘 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橫楊云句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同 君子義休德 一說曰文傳待也 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

朔風謠 王此明帝太和二年復還作還雍涼劉楨云李周翰云時爲東雍邱阿考異五

二十一

作供非今從文選雜詩校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 至作志鄭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 文選分爲五章章已元還劉履曰都洛曰陽魏以都鄭爲邱王入業朝之既本而基與故自常時往王來起聽還治國作爲欲同皇路都歎欲初不四年許年此子詩建自鄭爲邱王入業朝之既本而基與故自常時往王來起聽還治國作爲欲同皇路都歎欲初不四年許年此子詩建必遠爲邱吳邱于後作稱故此方章也者慎曾魏按都劉而以愛魏思兄都弟爲思之文國帝魏志是文考黃初四七年年正宋月晉子於建賈設自朝鄴會劉朝說洛朝陽會往月來鵲治仍歸治罪無所後所乃徙名封雍邱雍邱懷也魏彭封吳都者吳王帝地在書在鄴乃亦不思不得帝關山之陵蠻方蠻方指方武王帝陵蠻方蠻方指方東吳仇吳曹操赴江遠湘遊蠻欲戈何吳之越吳之國意爲我 四氣代謝 史記氣和索隱曰引玉爾雅才採文選注四庶氣石經四宋時本之爾氣雅文選作東四時山氣啟本詩作王四隱時氣非秀 懸景旋止素雪云飛 云飛文選一雍邱後至本謂作白雲京非師元遊劉至雁國曰按選劉郎說白殊鄭

遲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 希作聽張溥 今我

永乖別不元劉丑履山曰之言高登險高陟可險險遠越就而封不國以如爲蹇隨何風兄飄弟歷國歲和抱二之年親文乃帝至已阻爲絕故而云不永得別見若耶但鯨風骨絕按不見詩何作云於永別帝耶太子

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涉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易元不劉沿履成曰儀子不爾向君者指旌文帝子建性而行性文德

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

久帝也往且往即御君之不以乖術愛袍於愛我意又疏豈故知借我芳之草心爲而喻許言此爲等誠不裁足然持

以誠爲易草秋辨隨憔喻若小秋人蘭者離芳騷不芳如草桂以樹喻後君彫子也飄緒風曾以按喻古小人人無

心其誠亦則以以譏秋口蘭而之自香貽君其節君也不欲以春此則抱明帝不彫之耳

絃歌蕩

二十二

思誰與消憂臨川慕思何爲汎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

汎舟愧無榜人 元劉不歷曰以言與憂之必游也者兄既弟非所歡親而則後離和有樂絃

之且則此故亦故無又如臨之川何慕矣思盍亦上欲舊汎之舟不以登相下從然之無不榜通人皆唱係舞於以無遲

作人無爲可之疑維矣持游調非誰我耳鄰緒即曾求按上親云同表袍所永云別四則於於之文帝崩然後

矯志詩 歸從曰類陳樂王人婦郡志蜚大誠校類嫌胡銘應 惟鴻侯歲隸左也右

芝桂雖芳難以餌魚尸位素餐難以成居 鄭郭本以作餌作烹芳尸樹位蓮香

未雖有難以以與成名名稱首者二曰句陳義思既此雖詩通始顯失矣古武香疑烹豆廟古所韻見鄭郭曹樂切古即

作郭汪芝注桂本雖也鴻雖懷以納餌古魚時張紀博云首古句本用作類芝樂桂次蓮句芳仍今作按烹類四樂句正

仍作者猶名求董未自賦達表成所屈云之國義牢不之得餐不物以也烹精名徽簫韻一不女知足難成以居成

今無悉從陳類王樂之改失正亭林古音矣見之 磁石引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

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禍無爲貴道鷄雛遠害不若卑棲靈叫避難不恥汙泥都蕉雖甘杖之必折（黃伯思東觀餘論跋右軍甘蔗帖後摹本云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觀蔗雖甘杖之必折云十丈者恐者是木樓千論章云竹說萬文物解之字類蔗蔗從竹作於卿文部從不爲此帖以爲非俗從艸作蔗良非林下雖偶甘蔗相如必賦郗蔗巴雖且美注用云之甘必柘也曹帖子云蹤郗蔗有詩郗云蔗賦以柘爲子郗建蔗乃詩婦淚志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門濟濟唐朝萬邦作孚（納案二句與下文不貫蓋惟上文空八貫格蓋惟）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主雖知（作聖賢類聚）亦待英雄（得亦待從郭類作聚必）螳螂見欺齊士輕戰（齊韓非詩公外傳）越王軾蛙（軾徐李郭汪軾徐李作輕）國以死獻（子韓非句說林道遠知驥世僞知賢口口口口口口口（八嚴格空格）覆之燕之（郭說作燕張溥作燕從類聚張炎）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門（門郭作關）舌爲發機門機之間楷矢不追（問郭作關、張溥作關氏易林曰方舌圓爲知機關門說苑口者關也舌說口者關也不能追者也機）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注文選宣德皇后詩合）雜詩（玉臺新詠作雜類聚仲云雜詩陳王人曾從類聚從人部園情采入遂題曰雜詩爲得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櫳閑房何寂寞（玉類聚作寂寥）綠草被階庭容室自生風（玉類聚作穴室）百鳥翔南征（玉類聚作翔）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玉臺作思婦詩以作與君并類聚作與君并子形此同氣憂也）佳人在遠道妾身獨單煢（獨單煢且煢類聚作）歡會難再過（過郭作逢一作過玉臺作逢）蘭芝不重榮（蘭芝注本作芝蘭佳人帶文芝注本作芝蘭佳人自喻也）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東身奉衿帶（束一類作聚樣作帶）朝夕不暫傾（一作郭作憤）儻終願所（終郭一所作紀儻客願紀終云玉臺今新從詠作儻類聚）永副我心情

三良詩（自唐殘釋王皎桀然云詩秦式穆云殺陳三王三良三情良哉詩秦穆爲先下以世陳三王良往皆桀國顯任賢城穆被公害正以言後其當過有存疑直生諫之也盧二故首其體門格嬈高嶺遠存才幾藻辭相也鄭王何至以如敵臨緒穴曾呼按指蒙天卒陝於下建如安穆二漢十斯一乃年迴任出城情王長彩未卒知於陳黃王初將四直陳年也桀況無桀因卒預後知至任建城安過二皆十子五建年遣魏隨武之始事荒而皎以然三之良論詩殊爲詩爲何失戮暫門劉曰良此云秦植公殺子文高帝上責將黥臣意儲者從是死悔顯不辭從驅武山帝之而是作也是然王此桀詩同乃作建若安黃二初十時年作從則征桀張已魯卑至卒關恐中勸遂涉秦附穆會公也桀）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作良臣詩劉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後敵王公桀是作集哀三三良者詩與序云公秦以有己哀事三殺良賢詩良則也穆陳公思以亦人作從之死有者餘怨意己猶不可及賦從時死故者復也作亦焉皎嘗然有之能說知而者小詩異云吾士以爲哀知三己良死仍樂女同爲人悅命己要容有嗤詆賤奈彼何三愛良厭殺身躬殉人穆悲公且丹歌青黃懷鳥信存誓古風風昔死哀夫復事不君食昧言始生終悔殿轅其秦忠穆存公爲墓百詩夫棄防泉逝在爲城萬鬼墓雄在豐城與中小無丈百有步死乃之知日昔宋忍有此其城良秦乃人知以三泉子繼殉公公墓意昔亦公如生齊不之誅二孟子明從見疑皿古橫人古人人感不一可飯望肯今能人殺登其可身傷今劉人克不莊復詩見慈乃續以集己三之良所公事意見亦於如詩書左之傳二曾子云從秦田穆橫殺此之設以善殉新城後詩獨曾云子乃建知詩三乃子知從慎子建蘇亦有詩補此注論云緒事曾出按六劉經原恐交離詩翻殺秦身不殉知穆公序亦黃與鳥坡哀合三奏良李善也注國引人懸劉穆漢公書以注人曰從秦死穆鄭與箋事從臣死歡謂自酒酒殺酣以公從曰死生文其選從此死樂與死于其建此同哀奄氏息泗等東許坡塔離及秦公鴆爲矣皆）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良獨難（作良誠詩紀）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欺（鄭箋皆箋爲之人臨視其悼懼）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鳴注鳴作鳴郭徐）哀哉傷肺肝（此詩哀從三三良也無得其朝死三是良也意至元云劉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三太深良輔之涉死苛不到顧王非仲禮宜而詩曲云從結君髮命耶此明豈君安受於恩忠良義不者雖臨求沒之

要之罔死惟爲疑得投不義相志隨敏陶希淵明柳子詩厚曰詩厚曰恩歡固歡雖歡忘忠者命信安義可歧遂

如得與其生不時遂亮亂同命體陷死身沒密於非分廣張之皆地本孰黃君爲力詩陳意大劉義氏授又命顧於三

者康秦公庭之無前敢然課是之時士康知公禮以之遺人命力爲陳重治三命良觀以命從之君說爲康公所亦情

知三若良三賢良臣既特已不損欲壓違猶命加耳以一不聞忠邏不論義豈之忍名令恣三子良建自所殺不以

歲年無不報幸所見秦迫國脅詩酉人周尚康記公臨穆穴公惱子豈寇如田力事橫廉海公中穆客公中不原爲者

良忍詩言泉也上劉秦讓伯論塡雖下正埋然三以良釋士此三詩良司百失士失冒特矣豈蘇爲輙無無登城死樂當三

負豈君豈子必不殺爲身滅從三之良辭殉夫公子意乃要以自候不扁得所已爲吳疑子三良子荊王溪深林既下未

政者之要徒平耳仲東事坡君晚不年以和淵私我明豈詩犬云馬三哉子從死君一求倉蓋所惟死殺良身已固微

賢政者之要徒平耳仲東事坡君晚不年以和淵私我明豈詩犬云馬三哉子從死君一求倉蓋所惟死殺良身已固微

云結亦結云髮生事時明等主業受樂慈俱良沒不同嘗憂臨患沒然要則之是死三安良得者不特相荊國輙嘗憂子

有道大節要不爲君愛爲三赴良穆安死我希則蓋同其倒歸更廟世命有閱治歲亂理已

子得從大節要不爲君愛爲三赴良穆安死我希則蓋同其倒歸更廟世命有閱治歲亂理已

熟矣前與詩劉作屢於同亦二年蓋氣自殺抒之國時議意俱非有案所風微詩面人云之也義按也吳子

良所見與詩劉作屢於同亦二年蓋氣自殺抒之國時議意俱非有案所風微詩面人云之也義按也吳子

情詩一玉章類新詠人作部雜別詩作文陳選王雜暫詩植云詩晉今子從建文情選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藻水藻文郭選作作藻藻玉翔鳥薄

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歸作遙補郭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

晞遊者歎黍離處者歌式微微處胡玉不遂歸作則行處按字詩是式也微式慷慨

對嘉賓愛愴內傷悲非此詩爲思與婦上作雜也詩蓋相亦同黃蓋初子中建白詠有司其情所

奏誌漢之居京式帥微待斗罪南傷己宮之時不所歸作也黍離

妒詩類聚人部云曹植妒詩今據陳王校

七步詩七初步學記帝成部王劉義慶世說曰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成詩不成就將行大法慶世說作詩云文帝大東阿王

嗟爾同衾曾弗是志弗郭張作不

肅彼冶容安此妒忌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爲色詩御覽不文成部如思軍疾注魏志植帝傳帝常云欲云害帝植善以之其二無舞令藏植止七四步

已句失寫惟傳無訥由云知本其集不不藏藏也按任明倉帝丹詔齊綱竟植陵集王及行三狀十陳卷思本見集稱久

步雖成七章步陸之下才若無賦以臣過五之步唐之史肯內肯可上蠡齊明詔虞李云白臣成附曹留子別建七從七

於不七七步齊溫書王陸重紙傳效理柏除梁於體七雖步才後七魏步影魄陳王王儀傳魏收晉自作序詩

兄來徐陳王思延七年步從弟是延七陵步詩之七步說播雜爲陳佳思話李淵李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徐本首文無

煮豆持作羹漉叔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燃注引世說作燃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不今同本著世溪說漁新隱藏叢後話此引六句漫句與初詩學記御覽語云記御子覽

七在步詩中世傳泣其煮工豆燃燒豆深其必豆有在以釜中之泣者一太本平云廣其記向後釜下

思則之大不其可佳爲何當者時七雖步王所成用之故詩梁御代然任其防煮作豆豆之陵詩是狀也細而淮行

而取爾貴者以食諸時王陳爲思提見幸稱有於十七步步雖和梁當人而褒王何固無忌諱於後然

欠而取爾貴者以食諸時王陳爲思提見幸稱有於十七步步雖和梁當人而褒王何固無忌諱於後然

耶魏

棄婦詩見玉集亦臺類新詠楊玉慎臺云新此詠詩有邪之茂遷情樂錄以府不載惟近訥劉詩子

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璀彩有光榮璀玉璀作帷璀

光榮燁流離可以戲淑靈惟紀容詩舒紀云楊此句未詳戲馮外集作戲處有烏飛

來集拊翼以悲鳴拊玉盤作拊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

歎息無子當歸寧此詩亦爲王宋無子被出作也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

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棲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

中來歎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時觴還入房肅

茵帷幙聲襲帷更攝帶撫節彈素箏節初爭作弦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招山海經招招之桂

何必春夏成晚稷爲良實願君且安寧

代劉勳妻王宋詩太井序見玉臺新詠魏志建安四年盧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武帝紀注魏書平鄉侯劉勳

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勳妻也入門二十餘年後勳悅山陽司馬氏女以宋無子出之還於道中作詩二首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煇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藏篋笥裏當復何時披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峙嵋不得共二陳玉父本玉臺新詠作劉勳妻王氏雜詩首紀容舒考異云藝文類聚載前一首

王作魏新文錄帝作代劉植勳出爲劉妻勳王出氏作王邢氏凱作坦齊與遙此編載凱後爲一首引宋書序宗時爾人然則舊本今必不作可見植而陳玉文父類重聚刊又乃作更文題帝王宋取并輕刪改

古詩然蘇王姑宋附詩識蘇晁鶴李如澤此翁緒曾大昔昌鈔皆得以文爲關子閑建坦詩齋不通獨編取無涉此

就於路那以凱馬也殘蘇草氏流演於後升引中金而陵謂配巳江無南再計過更之止期於不傳久舍復閒由及此時

人飲千遂爲古昔之時孫去蘇千喉里死月後不人反戒雖之疑曰雖千字里無井亲不當爲墓爲墓杜詩爲段

詩墜口所人嗄言也去案嫌玉潛棄去新繼詠情祓更曹植千代劉勳雖井王況氏乃見昔出所而奉爲遠之

不嘆未忍雖也遙此鄙足隱見不古得人其忠觀厚此意理乃是易是明常宋飲程大昌雖演舍而去李亦

草清也翁言貧昔暇自錄經藏厭去舍千反里馬井不墓不於反井唾後疑經雖此無井義也水唾當爲墓爲所墓唾墓

言也去案嫌玉薄卓去新嫌詠情祓更曹植千代劉勳不勳雖井王況氏乃見昔出所而奉爲遠之望詩末曰爲人

遙峙不得共乃昔所奉遠望未知不峙復嵋不得共乃昔所奉遠望未欲不奉其觀以此常意欲與乎乃爲此而常不欲忍雖井也雖況舍昔而去常奉之以千爲里

押君子甚者明乎自此易是隱以李見太古白人又詩采意用婁此曲意忠爲厚牟發情廢而軍止妻遮詩義曰其

濟古翁人不不墓墜井月以莫爲忘之昔證繩是編昔姚不令以戚昔者相殘詩語爲太證白此也詩今亦至亦盡引新李

兆詠宜不水得作共并宋叢本誤誤蘇作氏不所得見注唐其時與古重本本也稱今作玉注臺則新失詠稱遲矣上與

出脫妻代王字氏直詩以翻爲翻王牀宋前百帳作一藝者文意類古聚人人成部以引前魏一文昔帝魏代文動帝之

據作今後並一錄首二子首建而作城城其陽疏向於蘇此鶴云昔又唐三人國去志徐袁陵術末傳遠妻必子有依所

嫁故建狀建廬廬江江勳太聚守盡劉降勳孫勳孫獨策與破應勳下術數女百人人吳自宮孫孫曹策公輕汁車江乘裏夜

傳王策氏并爲得司術馬勳氏妻然子陳據蕭江北表昔傳術則女勳人妻吳亦不爲直孫勳策妻所被廣廚未諸知

不得同所載

寡婦詩

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王文選下謂昔雲詩運注庶陵

七哀詩

南方有障氣晨鳥不得飛苦文選行旅注明遠

昔沐誰爲容明鏡闇

死牛詩逢太平廣牛記在後辯問云闕觀一文牛帝不舊如與陳井思面王死植詔同命叡賦出死遊

牛詩走馬不百得步道合是成牛四亦十不晉得步道盡是不井成不加得斬言其刑子閑建亦策不馬得而言行其

不治擬文選古詩劉注休元

兩肉齊道行頭上戴橫骨行至土山頭欻起相唐突

賦擬曰擬筆

裝錄注云蠕蠕徒有浪唐切突以之唐鄭爲按碩馬李陳白長赤笛壁賦歌謠鯨鯨鯢鯨唐沫突鼻突留遇餘彌迹突劉李

踐馮牛錫闕鏡詩詩行卻徵思士未山應頭欻瓦起礫相來搪唐撲突見亦太作平此廣唐記突王字嫌魏野書客子

人蓋參唐在閑鬱鬱人唐之搪先三正字用不此同唐者字一若意引耳曹東子漢建陳詩羣用曰撥蘇突著則唐魏突

突志西子施建之閑語韓乃宜用登漢鄭人唐之突意列登侯但又見用於此唐唐人字劉吳李晉二人公無而鑞巳唐

漢碑有乘宋盧本唐之突雅之馬語融孔融撰傳有賦守唐規突不宮固據爲按所今唐廣突記

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重賦作成三步十未言竟

作碑突非宋本之雅馬融撰有賦守規不宮固爲所唐突

二敵

自是同云豆本是生豆相持作何急煎出世汁其在釜下萁在釜中泣本無死牛詩及豆詩與此事亦異

七忿張溥以馬枚乘七發之體四言詩也與嫡志詩略同按

聚冰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 迪初學記部冰

離別詩

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 文選潘岳張注茂先

述仙

逝將升雲煙 文選潘岳張注茂先 將升雲煙煙陳逕少入華子岡詩注胡秀才云逝是也注各本作誤曰逝

離友詩

靈鑒無私 文選顏延年宜遠邪張注子敬詩注引曹子建此離友句

四言詩

華屏列曜藻帳垂陰 書鈔服飾部帳

高談虛論間彼道原 文選謝靈運徐幹詩注運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雲蔽日光悲風動地起 御覽人部 文選張注志魏陳王曹植遂以言志標王趙曹各本

美玉生盤石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表此威百蠻歷口不見貴離糅刀口間 書鈔原本武功部劍

離思一何深 文選陸士衡苦寒行注

失題

有美一人 郭作有美人 被服纖羅妖姿豔麗蕤若春華紅顏韡曄雲髮嵯峨 嵯峨類聚作峨峨類聚 張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 古無韻字均即

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各本題作魏陳情按類聚入云作魏陳王曹植

逍遙芙蓉池翩翩戲輕舟 作翩翩一翻 南楊棲雙鵠 作棲雙棲各本北

柳有鳴鳩 各本題作芙蓉池按類聚地部池云魏陳王曹植詩其源題巳失

雙鵠俱遨遊相失東海傍雄飛竄北朔雌驚赴南湘棄我交頸歡離別各異方不惜萬里道但恐天網張 類聚鳥部

遊鳥翔故巢狐死反邱穴我信歸故鄉安得憚離別 書鈔地部原本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書鈔樂部箏丁姿云此二句見古十九首費鈔引爲植作當別有據

秋氣轉微涼 書鈔原本歲時部秋歲可均云文選秋風發微涼與此句異

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賤 文選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注

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 觀文選百餘責躬詩注上句見飛長鋏鳴鞘弓 御覽兵部刀

皇考建世業余從征四方柳風而沐雨萬里蒙露霜劍戟不離手鎧甲爲衣裳 御覽兵部敘兵器

君王禮英賢不吝千金璧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宋與補十械八樂壁曹植詩

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爲詩曰 此蓋詩序王伯厚宋本所無不止十卷本今本所無之詩王伯厚猶及見之

樂至憂復來 又云可不及娛情 困學紀聞考史云舜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墓與漢友也廖於松自柏以爲舜爲可以歎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墓與漢友宴於松自柏以

之下爲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緒曾按王氏之責魏文是已至

責子建意其於憂服之中上魏武墓宴友而樂然考其所謂先君并魏武也亦非憂服中宴友賦詩也通典魏文帝詔云

先帝之躬履節儉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遂革上陵之禮知子建無拜武帝墓事求祭先王猶爲有司所格安能與友人宴

松柏之下乎所謂友人不知何人陳王爲諸侯時王國之卿士藩國之陪臣俱無因至高平陵宴樂且不得以友人稱之

子建稱魏武於其生曰家王於其沒也曰先王曰先武皇帝俱不云先君然則先君之墓非武帝墓也九華扇賦云先君

常侍子建稱先君者乃其曾祖曹騰也詩蓋建安中還譙所作友人乃鄉里之人墓乃騰墓也非武帝甫葬子建即升墓

而宴況文帝以法繩諸弟葬後即還之國且革上陵之禮安得從容宴友乎王氏與大饗碑同譏蓋疑以爲武帝之陵墓

也御覽載魏文帝臨淄賦序云建安十八年至譙余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徉於高樹之下子

建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松柏之下爲詩蓋在是時宋吳楷宜齋野乘今人稱先君先子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

如曾西稱參曰先子則稱祖爲先子矣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矣孔安國書傳序吾先君孔子又

曰我先人用藏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矣隸釋費亭侯曹騰碑陰洪适引水經注云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譙縣有曹騰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墓延熹三年立據此知子桓所云至譙兄弟拜墳墓乃騰之

墓也若云古人墟墓生哀墓非宴地子桓所云經東園遵渦水相徉於高樹之下非必適墓登隴而宴於兆域之內也友

人如鄉人夏侯威之屬遊子還鄉拜墳墓因而會鄉里不必與大饗憂服之中者同譏也

曹集考異卷六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樂府

劉勰樂府篇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又聲律篇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峻然詩式蘇李之制意深體閑詞多怨思音韻激切其象瑟也曹王之制思逸義婉詞多頓挫音韻低昂其象鼓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箜篌引 文選作箜篌引郭茂倩樂府相和歌辭瑟調曲云野田黃雀行二首此首及高樹多悲風也郭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野田黃雀行今不歌樂府解題曰晉樂奏東阿王置酒高殿上始言豐膳樂飲盛賓主之獻酬中言歡極而悲嗟盛時不再終言歸於知命而無憂也箜篌引亦用此曲按漢鼓吹曲鐃歌亦有黃雀行不知與此同否宋書樂志云置酒野田黃雀行亦用此曲東阿王詞四解郭曰樂所奏分四解本辭不分解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宋書郭樂府作交文選作友 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 慷宋書作忼慨晉樂部作愷文選郭樂府作慷慨 齊瑟和且柔 宋志一解 陽阿奏奇舞 郭奇作顧妙舞樂 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宋志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 徐李郭汪誤磬折何所求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 宋志作不再來郭茂倩云在樂不再來本辭不可再 百年忽我遒 宋志三解 生存華屋處 存毛文選作在尤文選存謝安傳羊曇誦詩俱作存書 零落歸山

邱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宋志四解作似何憂郭茂倩云晉樂似何憂本辭作亦何憂元劉履曰此曲乃相和歌詞六引之一即所謂公無渡河也按郭茂倩在瑟調曲中六引中箜篌引乃歌麗玉歌及宮商角徵羽合爲六並無此曲劉履又云樂府集有箜篌謠與引不同大篇首結交篇有始終今子建所作殆亦此意按郭茂倩樂府箜篌謠古辭曲謠調乃謠古詞結交在相得李白雜天奏登魏二詩亦無子建此詩乃擬古不知此詩在野田黃雀中故翻尋樂府集親朋以二者常之耳劉履又云此篇子建既封王之後擬事賓親而作按子建在文帝時雖屢王爵四藩之合塊於編題至明帝時始上疏求存問親戚恐無義事實親事然則此詩作於封平原應當陳時也近余篇寒文選詩義云郭茂倩樂府解題古辭結交有後始終之要竊引異此篇不合麗玉本事當從樂府詩曹張諸按余氏非特宋考宋書樂志亦宋錦繡郭茂倩樂府集北說與劉履同

升天行 二首藝文類聚樂府升天行郭茂倩雜曲歌辭齊瑟行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飽聚云家世宅輔曹植又有上仙篇與神遊五嶽龍欲升天等篇晉傷人世不永傳情險艱嘗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而辭辯歌同意龍欲升天即嘗艱欲爲行也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 文選海賦注引乘蹻二句云曾補苕溪行挹朴子引乘蹻道有三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 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 文選郭璞江賦注引曹植苦寒行蠻 液飛波闕桂參天脫素上二字亦此鑑搖 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巔乘風忽登舉彷彿見眾仙 仿佛郭茂倩云一作彷彿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谿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 涯類聚樂部樂 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紓陽轡回日使東馳 朱乾樂府作 樂府正義扶桑之所出惓惓向君有子建之出而不用宜魏之不昌

日月何時留 樂府解題

僊人篇 郭茂倩雜曲歌辭云樂府解題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遊行天下令樂人歌之曹植仙人篇曰俯仰六著言人生如寄有寓仙耳覽八翼佛帽九天以從韓終王翁子喬天衢也喬陸翁又有仙人覽六著篇蓋出於此朱乾樂府正義託意仙人志在於晦待時意必有登人如忏極者然後出而應之所謂遠志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金陵書局 許氏校印

校衡五遊大遊遠遊騷遊人意才更士遠不矣得遊志仙於時詩嫌此九以州寫之胸編中促之思牢收藏道故於

仙人攬六著對博太山隅本四庫了提角要雙人陸撰謂一有寒元永林樂子大盞典

君子歌之亦有取焉若秦皇使博人博效士之爲惑仙之異惑人也詩遊行天下何取仙樂

序按此稱與陸之著之對數博始于陳思曾也王湘娥拊琴悲秦女吹笙竽聚秦作類

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

與王喬與韓古修即韓字通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陵太虛飛

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迎駕觀紫微作觀類聚與帝合靈符閶

闔正嵯峨雙闕萬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遊四

海東過王母廬俯視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趨

且徐徐不見軒轅氏樂府作軒轅升龍出鼎湖作升乘汪徘徊九天上

與爾長相須下汪作上

婆薄命行三首郭茂倩云樂府解題曰樂府歌曲歌辭樂曲歌辭樂府解題曰妾薄命行

類聚首樂部論樂合兩首爲一篇首此亦建安中新詠歌

携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北郭作比釣臺蹇產清虛蹇產產近溪

胡紹煐文選箋證云蹇產形文選也箋蹇云西京賦乃東珍方台蹇七產以極崑山注產崒嵂

蹇產足澤也漢書高解謂引之漢書產曲義曲蹇亦產屈之折蹇也產史崇記高司馬之相如傳

蹇產產音屈義曲蹇亦產屈之折蹇也產史崇記高司馬之相如傳

大離人騷賦望鋼瑤繆假之蹇假索蹇兮引王廣逸雅注曰假蹇高天貌屈也曲假亦蹇湖蹇之產假音蹇

語之亦謂怡之義得蹇相思通元故賦思假謂蹇之天蹇產蹇楚辭九蹇蹇其思蹇產亦同耳不

池塘靈沼可娛類聚郭作觀據倩仰汎龍舟綠波作綠漾類聚俯擢神草

枝柯想彼窈妃洛河退詠漢女湘娥

日既沓矣西藏玉藏臺紀郭容作舒日云月近日既近矣西藏類聚作日既近矣東觀作日月既近

按日夕不當兼言月藏蓋分爲二篇以所改按下文云華蓋舒光乃月夜宴之作從二類聚較合

更會蘭室洞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房華鐙步障舒光覆玉誤發玉作鐙是也古無鐙字步障張步湖云類玉集作先

花燭玉步蓋輝爲煇何煥本不知所據

皎若日出扶桑按玉字蓋作近古玉字通

促酒合坐行觴與酒玉觴蓋字作樽作類聚作酒是郭也茂倩作酒作樽

主人起舞盜盤紀容云盜盤舞也未詳曰按盜也與盜盤同今盤與陳盤風同作盜盤即考說文說文無盜字盤也卻裴

曾盜也音廣雅拌盤卻盤拌字來也

能者穴觸別端騰觚飛爵闌干同量

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外形闌

袖隱禮容極情另吳志中云袖隱又一云袖隱

妙舞僊僊體輕妙類玉臺作袖隱

裳解履遺絕纓類聚作裳解裳作

俛仰笑喧無呈作紀客舒程節度云屋限闌也當覽

持住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盤舉玉類聚作盤作樂按

手形羅袖良難腕

竊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舒玉臺紀容少此紀容

御巾裹粉君傍御覽用

部作御巾於君傍

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

重愛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舒延紀容作紀容

但歌裕來何遲裕玉郭臺茂作

倩杯作客賦既醉言歸主人稱露未晞紀有容機舒玉云手類八聚句段樂此府舞

詩更會集二分前字前亦人突句起自爲一篇當以按前類聚八通句作文一似篇未爲是而然此吳首既樂逝

不府久解題則分亦曰月妾薄命以曹植自云爲日一月篇既當逝時西廠原有蓋此慢別燕本私孝之穆歌

附編錄次異之詞時偶據右據朱所乾見樂漢府之正井雜別節云此亦非詩前誤爲今衛仍子宋剩趙所殺

自蒸見一上流有面關設雖言鎖外集含下紅有顏采不藥久采莊顏意編次首樂不像言助薄命而教薄此命

女面士何之何行必也更今言以色玉顏愛淑貌也倩唐於李歌舞端詩之云場驛以昔邀將客歌酔邀非薄客

以所將如歌今邀欲客舞勝對君盛襄陽怨酒懷樓賤也妾登平誠生薄曲獨命意上說裏雨陽酒俱酒樓得是

妙意自時寫鄭以鄭橋此情雖香絕響言久外矣之必意如含太而白不詩歌以令色人自事他思人所能以爲

幾時好機是此題意按樂府不必泥時題解朱是說朱必子按樂意

還行秋殿層樓御輦從口好仇排口玉蹠椒房丹帷楚組連

綱古書鈔云服飾鄭樞殿入可侍均曰君王原本有鈔字陳禹謨改爲書鈔祖述綱張溥書鈔祖

附集

白馬篇曲文古選辭齊李注云歌白馬者白馬乘白齊馬面行爲也郭曲茂書情人雜當云立功立言邊塞征戰力之爲事國初可覽以不部念私也樂府解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類聚郭作一名作名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邊李注爲月邸支鄭三國枚乘馬經曰二馬枚射左仰手接飛猱類聚前文郭之郭口茂倩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類聚作樂胡文選胡文一虜郭茂倩作虜騎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右驅蹈匈奴紀右作郭詩長左顧陵鮮卑寄身鋒刃端作寄郭棄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

子與妻名編壯士籍樂編作郭高作在名在一壯作籍類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如幽郭茂倩幷游俠云寶一自作況若也樂子府建正自義試此表寓云意

名都篇辭文齊選李注名歌錄名都篇者曰邯鄲名都篇臨淄齊之都行也也郭以茂倩人雜曲射歌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光且鮮云郭光茂一倩作妖麗此類聚句作首句作且鮮多鬬雞東郊道類聚安道作走馬長楸間馳騁

未及半郭及作詩紀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倩郭云茂一作山上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云巧一郭作茂功倩彼一而

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眾工歸我妍作雙我歸汪郭歸來宴平樂作羅志來祖此云用毛詩本我文歸選自郭鎮作酒我按歸毛一作本我作歸我者聞泥酒上來自從歸五我互

公鍾奏曰每嘗升因三戲十考杜前甫代詩酒曰價遠多須無相傳飲焉惟一昭斗帝恰命有麗三權百酤奇利之是時已賣典酒論升謂四孝鍾鍾明末著百於司史酬劉酒賣十父千云文所一以斗限嘗民子不遂得樂厚府射

語歸如來宴平樂白平金樂尊美酒酒清斗十千十千此王三雜國新之豐時美也酒熟斗唐十詩千人白率樂用天此

共賒把飲十何千必結宮一供斗不又著數錢美裘仇輔家鬬酒與十陸千一方斗得酒斗恰又用十十千一錢斗

詩郎合士戚元劉六詩言人絕之句言十不千皆提如鄙詩一史斗之遠可送信潛然湘樂故天人詩皆最不號與紀杜

實江者西豐觀酒察有使美時惡穀價數不酌同敏易斗抑酒何尤其可遠怪絕楊邪凝稚詩宗湘朝陰王直仲與哥

錢地若陰樂運元此帝日長相歌逢行值當醉鍾年損美冒酒酒非一如后平馬樂十貴千十千十升不湖之城用一非千

美其酒十斗千十也千緒乃曾言按酒少之陵極一美斗價三貴百者錢太乃白村右酒禾之樂價天子諸建人所者云

日用酒子之注詩美耳中詩人樂與元帝之亦言用俱子不建必語執面以云定一酒尼價樂之十多千寡乃盛也

膾鯉騰胎鰕寒鼈炙熊蹯篇陳餘第蹯鱉唐詩李拙匡言又或賓讀蹯鱉云軒曹名植都

樂此府法云復寒因鼈腰炙鱉鮮論蹯羊李淹氏雜云寒今劉之熊蹯釋肉名謂韓之羊寒蓋韓鮮爲國證非寒餅

與臣韓彙同見又李以有上胎句解云遂胎改寒鱉胎爲蝦魚因鼈蹯以詩就曰毛魚鼈之胎句鯉

鳴儔嘯匹旅倩旅作郭作旅侶與文侶遷郭茂列坐竟長筵連翩聲嘲壞

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外元而劉鮑其曰射子蘇建之見輔京極城其之宴上拔佩之服樂盛惟觀日相不與辭不戲自於郭知

非爲按此故詩賦云此以京洛刺洪之少也年又引非都言鄭故都邪奏明郭帝太茂倩和中注於樂鬬

雞篇名都篇可類劉澐履奏移注

薤露篇擬郭茂倩樂府相和曲樂府解題曰曹植樂府天地亦見樂府解題部論樂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懷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羣作慨慨類聚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作稱各本豈何況於士人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類聚郭作逕郭茂倩從流藻垂華芬詩此言孔人生如詩書當以及蟲鳥不立德朽也服

豫章行二首樂府文解題類聚曰樂部擬樂府樂部擬樂府郭茂倩樂府相和歌辭云清古辭會稽舟船嬉大意材也而小辭用此業自匠之與過子也建子建吁嗟篇之旅爲遠篇會稽舟船試嬉大意材也而古小辭用此業自匠之與過子也建子建吁嗟篇之旅爲減豈不殆類與枝葉連意即求通殆類與枝葉連意也同

窮達難豫圖禍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堯耕耘處中田太公未遭文漁釣終渭川不見魯孔邱窮周困陳蔡問周公下白屋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下稱其賢此詩舉表之亦意陳善

鴛鴦自用親用類郭作朋從一倩作用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即陳書舉表之所云也欲國之安析家之專貴其位因離其業復思同者異姓之者公族也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類即陳書舉表之所云三輔豈臣自書舉表之二所南云之求之

子臧讓千乘季札稱其賢臧即追求柏習業表所云使解釋之業書顏釋顏原憲之陳事居子臧之室也臧之不必也

美女篇玉臺新詠云曹植樂府美女篇樂府樂府曲文選李注歌錄曰美女者君之以若喻君子言君子微有求美終有不顯得明君而不遇時嫌見君子微有求美終有不顯得也明君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間古鈔本選詩補注作西采紀何容必舒定云在路西於義未協

柔條紛冉冉柔玉臺作紛長紛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紀作初學記作鐶頭上金爵釵詩金集類聚作三樂府腰佩翠

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李注所成注南越志木難金翅鳥沫各本成或作玉難非也沫

羅衣何飄颻作飄飄文選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作嘯類聚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安類聚何郭及倩作何乃居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類聚玉作盛

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詳紀容李善舒云安安字定也未定字也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多宋子王觀詩國學林杜子美古律蓋有詞所重本用也韻文選亦案愈不可解然即所楚本辭業媒已勞如理斯抽以之非意此不字能定也所疑

眾人徒嗷嗷作徒何五臣安知彼所歡選歡文樂四義同淚詩亦語可亦重論用之韻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作府詩玉集臺詩作補歡注俱

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元劉楨曰王子淵建君曰王子淵建

策功懷垂名之乃情不爲克其遂言難妖授閑爵時封策而以其驗心才猶質爲之不美仕服故飾託珍麗女以況比謂己居德之青之樓盛爲至門於近文城采南外而著臨芳大樂路日則流非而疏爲遠眾而所難希蠢知者如此以況比謂己居德之青之樓盛爲至門於近文城采南外而著臨芳大樂路日則流非而疏爲遠眾而所難希蠢知者如

但何歸爲谷見棄於媒不敢以之時人而蓋幣不將敢之乎乎言其也實古爲之君所賢者忌必不擇得有親用之今

至邦親然後嫁入與仕國將同佳其人休之戚擇難配欲而他蠢求高其義可者得焉乎惟此子所建以以爲稱求室

時賢惟獨中難夜而長其歎所而見已亦按豈劉眾氏人解所此他詩知可哉謂夫曲盛年不末嫁忽將引恐失孟失

子必熱得中佳之配語賢以臣賢必之得殊爲主才標府梅今所削以去歎朱求乾樂士之府難正義也義余云讀賢

榮子其建驅求自而體試其表體未生齊不悲無益於其世志死其猶言損曰於微歎才弗歎虛荷試上沒位亡而無悉閑

以重祿建禽之觀才鳥息親終不於見自用首才此臣徒圖會牢自之古養雜物之非此臣詩之所所聞志也盛

年處房歎室也終

豔歌行御覽歌木部云桑云郭樂茂倩樂府解樂題府曰雜曲歌辭出自北門歌行與引從曹

軍部桑行亦同引而此兼四言句燕郭茂風倩物僊及敍突騎於序勇中悍全之狀已類俠桑夾木

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地地類吳淑郭郭茂類倩賦注作池枝枝自相值

葉葉自相當王楙野客叢書觀東路桃李生路傍花宋花子侯蕙蘭相對蘭葉葉自相當陽城

二歌行意但則易一枝也值

遊僊樓從類聚郭茂倩樂府不仙藏道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戚戚盛盛各本作意欲奮六翮排霧陵紫

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翔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

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渚作登玄郭天南翔陟丹邱

五游詠類聚郭茂倩樂府無詠五游字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遙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

霞衣翼我素霓裳華蓋紛晻藹紛郭作芳張炎作芬六龍仰天嘯曜靈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魁戴匡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檐一休作類聚羣后集

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流瀣漿踟躕玩靈芝徒倚弄華芳王

子奉僊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四庫思復王詩五游

上游帝詩云休西被檐我霜丹后酒集衣東襲我廂素我霓裳我瓊瑤徘徊佩漱文我昌瀛殿登陟太微殿玩堂

然靈芝於徒倚樂府華芳王陌子上奉仙藥綺美爲門下進紹奇方綺此者爲上兩句耕一者意

忘相其根盤組葉者葉忘相其交組通焦仲卿妻東西植松柏左右玉石爲拜梧堂桐羽枝

林郎篇長裾之連步驟帶雜廣假袖五合言歡長福律此皆其辭右調自然順如成此對陳

泰山梁甫行郭題曰茂倩樂府詩集相和歌八辭楚調類聚曲樂云樂論解樂

市云魏一陳王本無植泰山二字梁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戲邊海民寄身於草野作野郭妻

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齊朱乾風云土詠

民也此詩殆作時東西阿鄴城之日乎晉閉君子不石郭郭茂類倩賦注作池山澤之民木爲其民蓋斯

之其心常而然有鄙郭佞夷非之有意異子也迹得亦賢昧君於面治之者盛之義盛炎民業也今無阿鄴鄴城

僻非人遂海流離之而地作此朱閔漢乾所末論貴非也意

亂民人遂海流離之而地作此朱閔漢乾所末論貴非也意

丹霞蔽日行從類聚樂和樂和郭歌論辭樂郭郭茂倩樂校樂

紂爲昏亂殘忠虐正時郭紀作虐殘作忠殘正虐忠惟正納周室何隆一門

三聖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漢祚之興作祚類聚陟秦之衰因按也陟

郭祚作秦雖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忽滅無遺殄忽張乾溥云作

此命詩享有國傲長詞久爲不言必以禪紂讓之也無逮無周文之武聚之德德不行過放附伐紂而之天衰亦

亡雖也名而正魏言祚順之南不面永稱帝於言而外終見之四也百嗟年乎炎植光其再賢幽炎蓋悲

蘇則傳禪晉代亂郭起子不建可發服助悲而泣媒按禪此代言也漢

駁非紂之何爲子不建可發服助悲而泣媒按禪此代言也漢

總敬行晉類聚樂所樂奏都俱論云樂曹郭植茂倩歌樂行府詩惟集納相詩和紀歌引辭楚伎鐘調樂山

於虞解西迴山皆也以宋爲乾古辭郭文氏章引正王宗僧作度曹技子錄建曰按苟以鐘爲所植穀作古不爲始

君一篇類聚今不傳書則爲此篇當作當是康古實辭末相定伊是撫曹拳植面也歌按悲朱詩設云非

云謝安泣下

下云謝安泣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言事不顯作言實錄乃有見疑患

周公佐成王且實佐錄文作武周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室實政錄二

叔反流言也宋吳棫植悲歌補行刊邱四虞切刊待罪居東國泣涕常流

連作泣郭泣皇靈大動變皇郭皇里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

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且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

欲竟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漢晉鄭書歌恒悲伊

詩謝安泣下自憤悲怨抱利嘉八句同所建康上實錄元劉自試屬曰帝子既建不在

路長人及願徒入東倚阿左復右上承疏答宮理禁闥鄉其明年月冬兄弟諸王絕朝恩此紀之詩之遂作甚於其

作人陳人古朝以之諷後今燕享其之有時盛乎焉乎惜建乎於終明不帝見焉信叔羅父故加借月周於公陳之

亦亦隱隱鬱而虛不名達而周已公朱之乾必云聖子人建隨處遇兄而弟安危柯疑有之於際怨歌詩此稱以行

其孫顧危將深赤矣子凡建凡止何言自得罪也沛按周公何爲作以鴟鴞公之爲詩有取孫子乎毀室

善哉行 詩宋末清樂多志八郭句茂倩俱云樂古府辭詩不集云相植和作歌辭聚瑟調樂部論載此

人陳十王卷曹植曹植載作從止類十聚六句宋

來日大難日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經歷名山芝草翩翩翼翼作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而宋轉吳樹者曹植補善一說先丸引圍四傾句仄自

惜袖短內手知寒納內通古與懷無靈輒作輒郭以救趙宣救類聚宋志作

倚郭報茂倩

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飢不及飡作飡郭救曰

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

駕六龍遊戲雲端 府以補上張八溥句稱據此沈約泥宋於舞樂古樂辭志郭茂倩樂

君子行 辭文不選云樂柚府作郭藝茂文倩類樂府聚樂相府和歌論樂辭云平調陳思曲王皆曹以植爲君右

溥子無行此宋者十卷子本良從林此下采入偶談文亦仍選樂之府又四類首聚稱無嫂古嫂辭叔不四句知作張

者姓作氏也然君子溥行李善本初讀君之子此篇末然於以曹子類集曹氏意兄弟子

此作者及則親非子漢建人集中亦作矣亦載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

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勞作和謙光郭和光甚獨難作和謙光郭

徐得云其古柄樂和詩光作其稱難冠恐字下有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此張奚亦無

郭四茂句倩今樂從府文選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

稱聖賢

平陵東行 歌從辭類相聚和樂曲部校論類樂郭有茂行倩字相和

閶闔開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飛龍乘飛龍與仙期東上蓬萊

採靈芝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與王父無終極與郭茂倩樂

苦思行 藝文類聚樂部思論苦樂思郭所及以倩類樂身府之集固雜計曲欲歌辭雲朱隨乾

朱閶闔云言神仙通則學君子言得時仙有也道言之預公日公當臣亂世相保不年得非王死若

題射之馬辭樂所府謂命陛下題下不當必萬歲年用臣本爲二千氏石之也說故附以會平陵雖陵通東

綠蘿緣玉樹千王歌野曹植客詩及綠青蘿紀綠少玉瑜樹詩槐玉也樹

有兩眞人舉翅翻高飛我心何踊躍作踊躍踊郭思欲攀雲追鬱

光曜燦相暉下

鬱西嶽巔石室青葱與天連青類郭茂郭倩作青青青葱類中有者年隱

士一年字下類郭茂無倩有

鬢髮皆皓然策杖從吾游教我要忘言

遠游篇 藝文類聚曲文歌辭云楚辭遠游曰所載時止俗八句郭追阮茂倩樂府輕舉

原而之遠所游作質非屈溥原而屈原無方因直今之爲行託不乘而於上世浮王於逸騷云遠游者殆所告

篇悲植耳時以諸才侯萬王見皆忌遷地過空類名厄國滅有乃老之兵議百餘餘廣人受誅安爲以鄉守術之

隔絕千里之外閑又惱不憐悲然朝鵬不殺知防夕輔所監國九之州宮不以足伺察中之州法

非吾家皆之其憂患之辭矣也集王陳云服子食以享遐紀延壽延非也保無

遠游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山陵乘浪相經過靈蓬戴

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蕊可療飢仰

首嗽朝霞倩郭作仰作嗽毀郭茂

昆侖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

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

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吁嗟篇 樂魏志解注作悲調曹植擬辭郭茂倩樂吁嗟相類和歌樂辭清調曲樂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刪云師吁宋咏陳鵠仁卿子賢樂部歌遺云曹植作以爲轉蓬調自歌況云傷云魏御文覽骨文多之之愚謂猶至卿未是爲煮豆然豆萁入豆萁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補風遺文郭選

何作頭宿切宋引與吁嗟隔補四一句先閒

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沈淵補淵郭茂倩文遺志

淵注作驚飈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志魏

時云潛植園每歲欲追求齋別屬見皆獨買談及下品材敢兵幸人冀給時其用殘終老不大能數得不時過法三制

教百意又王植以野前客過盡事齊事曹復子減建半袁十弱一源年等皆面以三西徒與都先常字汲協汲則無

東漢今道振壹我蓋西晉魏如明是帝趙步壹出鄉夏烏門賦行乘浮顏風大夕賢起我悲於彼我秋傳昔變濟形我

南易而色更隨北風調東東西會反子西建又飛尚遊雷雷大驚傳閣西接方我素出運故方歸也彼萬中物田運當

落也欲桑前泉淺文志選少注陰者西者施運方先淺施樂史尊記象先載瑜白象卯卽西西陰食也宕宕

當何依壞宕志宕注郭作郭作茂宕倩若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棄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根汪作根先志注孫盛曰思異蓍蔵屏魏之氏術之遺封

勢敦穆也之魏風氏背謂維依據陋之同義洪夫初雖之德封六戚國權柄枉人過主也雖且云魏不之度時

勢漢同非魏積本德危之若由巢風慕澤不既偏微忽六諸合非木天一喪而也影五脯等枝之條委萬植世異不族

不易用之顯興人六傳代左興右亡終曹不問能論之登譯矣而按作此顯子爲建中藩林國草屢四運句求卽試

帝表遂所不云用使而上陳得王一發散疾所蕾懷遺明舒帝蘆顯殺命死將不以恨燕夾王之字意爲無大如將明

魏軍宅又英納貴鍾詠放鍾孫殆賚盛之而奸國說本改命曹於爽典司午馬矣懲陳爽王遂此爲詩感及所陳殺

入雜文樂遷長不蓋無已遺預誠知此之詩馬貴仁松人之孝採子人之志注可大續有三史百篇昭篇者明定不

親本之而益茂矣風世人之美不之曉魏宜失戚親

國推寒此所稱以朱爲乾若云寒乘行建也親廣戚序所曰以苟屬藩能脣亡其則本齒根寒豐親草戚樂離其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鰕鯢篇曲類一聚曰樂鰕部樂篇府樂文府不解完題郭曰茂倩樂樂府擬長相歌和歌行歌爲辭平調調

鰕鯢遊潢潦不知江海流鵲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作類類飛鵠古鵠

世事此誠明郭張炎張溥作世茂士倩域肯明作性注一作世事明事大此誠明炎按類聚作世茂士倩域肯明作性注一作世事明事大

德固無傳駕言登五岳然後小陵邱俯觀上路人勢利是謀

仇作是惟謀是仇郭高念翼皇家高志念翼志郭本郭作賢樂府高改念與遠懷柔

九州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汎泊徒噭噭誰知壯士憂亦此

種葛篇類聚樂部樂府爲文可不備完郭茂倩樂府曰雜曲歌佳人辭今朱乾永乾

種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陰郭茂倩作蔓蔓玉臺作爲蔓蔓與君初婚時郭倩云漢

佳人王昭君注徐佳人昭夫注徐伯人臣謂愼夫襄爲王妻也此妻托者夫妻之朱好買不終以臣者以非比君臣

用求自試不而作

窮藪篇樂府樂篇好樂和瑟琴行年將晚莫通真暮古佳人懷異心恩

一作初定婚類結髮恩義深作義意郭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

紀賦不接紀玉臺作絕紀容舒云類紀亦聚可作通紀我情遂抑沈出

門當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太

息本郭作歎淚下沾羅襟襟作衿郭良馬知我悲作馬爲玉臺延頸對我吟

昔爲同池魚今爲商與參往古皆歡遇作歡懷郭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此篇亦不爲篇中爲於文樂帝借棄婦而寄兄弟意概之

浦生行浮萍篇郭玉臺茂倩新樂詠府云和浮和萍類辭聚清樂調部曲樂云府清云蒲生行生浮行

萍蒲補按各宋本書無蒲樂悲生塘行上三行字歌魏炎武作帝一蒲云生蒲山生所行云從炎類用聚郭愛茂

故樂與蒲捐棄即所愛此愛面莫中用蒲魚沈肉約貴作樂史捐必慈有與並依據莫不以取麻雜說賤也棄則捐

父此曲爲以爲武魏帝文作帝無作疑紀炎容玉舒臺玉新臺詠新楊詠元錄考異本云亦云趙云首武文帝字陳蓋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后其作本郭文茂其倩甄皇府后亦三云字魏則，裴彥來上所行宜五入解則又以引爲鄴魏郡文故帝事甄謂皇

浮萍寄清水作清綠類聚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

賦蒲不生云詩頌后物致

所終納詩不類知矣詩謝云靈結髮由辭居嚴賦親更上與奏甄而氏爲先愛嫁遠自黑注後塘爲上文奏帝

不曾自按曹謝詩鄴都故生事不云如甄塘后上賜令死洛臨神終見爲之詩未至免於子子建建於爲黃檢初交

又后信迄洛無神定爲說感感甄或甄且聚謂曹子明建王以世淑貞生幾當死其感塘言上直聚以其爲感甄兄后面作

行帝者甄辭后或所云作甄文是遷后陸是機或樂云府魏地文上帝行或李云善武注帝云類歌聚錄云曰甄塘皇上

題甄曰后前臨志終云所晉作樂詠奏錄魏曰武塘帝上蒲行生者辭面或諸云集甄錄皇皆后言造其樂辭府文解

格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年類聚獲作犯中在昔蒙恩惠和樂如慈

琴何意今摧頹曠若商與參棄莫自有芳有類聚一作內乾云類聚莫莫一作芳而有來

山謠泥謠曲有歌聚音義持象

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不若故所歡類聚

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歎愁心將何恕日月不恆處人生

郭作茂倩人作雖不成若刻故不所若歡故郭所歡作歡故玉盈人今從無若郭茂故倩所歡

行雲有反

忽若寓作寓遺郭悲風來入懷懷懷從各本作玉案作雖一作茂倩

淚下如垂露發

裂造裳衣新發從汪玉作盈歡郭裳茂汪倩作裁縫紈與素

惟漢行漢郭茂倩樂府相和曲魏武帝雜曲作嘉惟行漢曰行惟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炤八極炤汪作照天道甚著明爲

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誠驕盈神高而聽

皇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嘗天經二皇轉至化轉紀詩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京茂京倩郭

云作時一日炎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建此亦作於

當來日大難行郭茂倩樂府苦寒行朱嵇乾調曲樂府解題曰曹植擬善說曰當代也以此代來日大難

也

日苦短樂文選苦寒樂篇曰陸曰機苦短短歌樂行注餘引曹樂有餘乃登玉樽辦

東廚廣情故心相於句閶門置酒和樂欣欣遊馬後來懷車

解輪作檢郭茂倩古通今日同堂出門異鄉別易會難各盡杯觴

野田黃雀行黃郭茂倩樂府相和曲雀行二樂府胡悉應調曲詩與蓋子酒建高野殿田上供爲雀行野田

絕之太云篇詞繁氣此縱詩遇瀟蕭蕭遠蕭淺堂人前昌燕殺非云雖九處首樂辭中鋒也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交結何須多不見篤

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削羅網黃

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之文心黃雀雖公龍隱幹秀之青云松陳格思

高才無勵力而並長於作飄論前此詩典論要不賦可同意朱乾也云自以悲望友諸朋

在高才無勵力而並長於作飄論前此詩典論要不賦可同意朱乾也云自以悲望友諸朋

宰人曰此黃以雀黃諸己白風柱波仰以栖喻茂險捷忠鼓利翅劍雀以翼喻自濟以難爲之無效是忠不策知非

夫公子在王相王戒孫左捩彈右攝丸故與塗篋丸引將同加子己建乎處十兄得弟之危上疑取之義子勢此

等免禍爲意河自情在同言彈外雀淡詩鼓但吹言鏡及歌時黃爲雀樂行不亦言此免意禍也而

門有萬里客行王郭茂倩度倩技樂錄府云相門和有歌車辭馬志客調行曲歌古東今樂阿樂王錄曰

酒得故一舊鄉樂里府或解題觀自曰寡曹師植備等敘門市朝車還馬謝客省親戚言彫問裘訊之其意客也或

云按曹植從又門有門有車有馬萬客里客行亦出而與取此義同自又別見郭類氏聚稱人與都門別有朱車乾

必馬歌客置同酒者一誤蓋也乎若蓋使門果有同車則馬如是技古錄題所涵稱門何有不萬即歌客此則篇子而

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裘裘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衣對

建中從舊古題自出新題也嚴可均云據此集中有門車馬客一篇蓋久亡矣

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
去適西秦
怨歌行一首七解晉曲所奏即七哀詩增十二句宋書樂志云明月東阿王辭張溥本刪去
宋十卷本所有宜並存之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徘宋作裵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宕子妻宕郭茂倩宋志蕩文作客子夫行踰十載賤妾
常獨棲二解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二句七哀無君爲高山柏妾
爲濁水泥三解七哀作君爲淸路塵郭柏一作桐宋志郭茂倩作柏北風行蕭蕭烈烈入
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四句解七哀無浮沈各異路會合
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七哀東北作西南吹我作長逝君懷常
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七哀當作良恩情二句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七哀無此
四句吳云明上俗本作七哀也此晉人更唱以諸律耳非曾本文今並存以備考
桂之樹行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校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揚古通楊朱乾云本草釋
桂花白蕊黃郭璞稱桂葉似枇杷白花翠有稱朱華者乎泉草木記有荊溪之紅桂思王所詠載此桂樹乎按王逸九思
云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朱桂黝儵於南北朱穆鬱金賦丹朴榆北東朱氏引本草白花之
晉拘交步溪維讖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乘芳色沮乃是蜀道非草徒得佳名耳
流芳布天涯上有棲鸞下有蟠螭桂之樹得道之眞人咸來
會講僊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爲自然乘蹻
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
地天此遊仙之類朱乾云隱身功名之外託桂樹以喩留亦小山叢桂之作也王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志貞

此亦芳香自比桂之艱通神桂父服之成仙高高下下猶遠遊志也
當牆欲高行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據朱乾云春秋傳曰人之有嫌以徵惡也今以徵凱讒君門九重不
得自中也
龍欲升天須浮雲人之仕進待中人待郭作侍衆口可以鑠金讒
言三至慈母不親憒憒俗間憒憒郭作憒憒不辨僞眞願欲披心自
說陳君門以九重道遠河無津此貫初中遠隴而作
當欲遊南山行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類聚樂部樂府校
東海廣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嶽雖高大不逆垢與塵良木不
十圍洪條無所因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大匠無棄材船
車用不均雖刀各異能何所獨卻前喜善而矜愚大聖亦同
然仁者各壽考各類聚作必四坐咸萬年此皆君子善與人同而不求備之義朱乾云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山長育草木大人長育人材頌仁者之藝亦如南山也
當事君行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校
人生有所貴尙出門各異情朱紫更相奪色雅鄭異音聲好
惡隨所愛憎追舉逐聲名百心可事一君巧詐寧拙誠可字上舊
有不字晏子春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馬總意林子思子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郭茂倩樂府
亦無不字子韭蓋用姿子語也此子趙遣讒而作任性而行不自厭願又以倡人之心無惡於左右逸爲濫均王機倉輯
等所謂此詩亦自誠令意私朱乾云此言人情愛憎同伐異但逐亂名舉君之道惟自蠱其心甯拙誠爲取所惡毋巧
詐爲服所愛也追如遇收用輕之追舉用也魏志釋植任性而行不自服亂丕例之以術豚情自傷宮人左右並爲翮說
故逸定爲太子然則丕之巧詐誠不如植之拙誠也
當車已駕行郭茂倩雜曲歌辭已疏作以
歡坐玉殿會諸貴客侍者行觴主人離席顧視東西廂府郭樂府

（作篇）絲竹與鞞鐸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客朱乾云而車留已羽也是客賦醉言歸主人歌盡未睡正此意也）

飛龍篇（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飛云楚亦詞雅晉求騷仙曰若乘余馭而飛月池天與楚辭同意悲曲亦有飛龍引和聚記云昔樂有橋部樂二府子初學仙記服地飛龍一九十年不飢又呂氏春秋曰顓頊命飛龍作樂以教八風之音命又呂氏春秋曰顓頊上項帝乘）

晨遊太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亦堂郭茂倩作臺）金樓複道（郭茂倩作茂）

金石永世難老

盤石篇（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東海有大魚如山謂歌之辭校朱乾云如魏武四時食舉長劍一作盤石次乾云如魏屋者非賢食長劍）

飛龍篇（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

（復古字通）授我仙藥神皇所造（類聚作所）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

（心悲王逸注以爲忠信之篇仁義之厚余於子建亦云云）

盤盤山巔石飄飄潤底蓬我本泰山人何爲客海東（倩海郭茂倩作海）

（一丈丈埴以不得留宿南而言長歎東也屈子其遠遊隱晦託遊鄉僕人輕）

蓬萊彌斥土林木無分重（作分郭茂倩作芬）岸嚴若崩缺湖水何洶洶蛙

蛤被漬涯（文選海賦注引蛙行蛤二文何遜云海賦注齊引忍蛙行蛤）光彩如錦虹高波凌雲霄浮氣象螭龍鯨介若邱陵鬢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檝（作舟郭茂倩作舟）澎濞

戲中鴻方舟尋高價珍寶麗以通一舉必千里乘飈舉帆幢經危履險阻未知命所鍾常恐沈黃壚（作壚郭茂倩作壚）下與鼉鼈同南

極蒼梧野游眄第九江中夜指參辰欲師當定從仰天長太

息思想懷故邦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

驅車揮駑馬（揮郭作揮郭茂倩作揮朱乾云揮揮徒馬切說文揮持也張說文遺揮謝玄揮夜發新乾校）

驅車篇（從郭茂倩樂府雜曲歌辭樂府文不完辭）

（林驅車詩策注引古詩）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專聚作類）

顯隆高貫雲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郭十作二）

（一郭二茂倩從）上有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

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厥代無

不遵禮祀有品程（郭祀郭茂倩作祀據）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郭亨）

（樂府作）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滲霞漱沉瀣毛羽被身形發

舉蹈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賢代永長生（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理）

來太山高之注有明陽有明陽乎有泗乎南四里武帝元封二年過朱乾云泰山多蒙理當魂里錄

孫詞主云召忠人里魂誰之家說地而聚博斂物魂志魂因無之賢愚若封授禪神則契乃有書有秦皇帝宗帝柴

不望死禮而有爲名之由者升也中齊而人附丁會公者曰其封賞禪則者桑古皇不漢死武之之名修封心禪欲而求

鼎不乘死能者而莫升如天黃乎帝封故禪言封禪成禪而必首上仙黃乎帝將不知黃而帝之據若封錄

瑞可救以一人爲之婚限之此舉一言即滿齊徒

步何救以一人爲之婚限之此舉一言即滿齊徒

（禪十二年而禪不秦亡封又無解呼於不始皇之鬼不伯死之則謂曰始皇上太山侵小山）

乎人欺欺於天宋問之地真無所不至謂獨奈何靈力靈於聽封明禪作多元而后王而欲見不及天此

（補注）西隨段熲（宋書卓傳樂志作段熲武段熲人御覽平郭二茂倩作董卓段使類後漢中郎將書）

（段及熲屯卿華以陰下與平賞元年車駕帝幸遷至華陰年以賞段輯將軍段安南熲將軍服）

（封關鄉侯建安四七年徵段熲爲大鴻臚卒按太尉段熲是也段類）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播遷（宋播遷二字本賦類）

（校）

鼙鼓歌五篇（沔序有從宋郭無鼙鼓歌明有樂皇詩篇集一舞曲歌炎辭張）

先帝聞其舊有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

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

下國之陋樂焉郭璞御覽倩樂載部此舞序少晨御代覽三曹句樂不韓敢舞充序之晉二初句有懷樂舞公莫舞乾云莫周舞禮史族臣師按執杯鞞樂司舞馬今法之曰舞千世人舞之也帥按執此鞞非陳子建原序朱乾云周禮氏柄禮曰舞帽曰大月帽令帽修韓帽漢舞大世隆紀傳曰子帝皆魯執命大聖鐃作又韓曰先廉傳鼓鼗號小鼗鼓鼗也鼗古鼓今號樂鼗鼓曰然漢則曲鼗五舞篇所一執曰者關耶東此有鼓賢樂女謂二之曰韓章鼗和舞二者

魏年中曲五三篇曰一樂明久明長魏四皇曰帝四二方太皇和五有曰殿帝前三生魏桂樹長並四章天帝生道

又燕有民五五篇爲一君聖既皇不篇易以並當明章帝章和沿二以年代中漢二曲董其芝鞞篇並以亡當陳尚思殿王

五生孟桂多樹篇三以大當魏狡篇兎以按當漢漢曲吉無昌漢四吉樹昌微狡篇兎以二當篇闕疑中樂有長賢久女

四方考漢皇魏二是也歌樂鼗府各詩異集曰本不按相樂錄錄蓋隋因志樂並陳以之鞞舞於爲鞞巴舞渝前今

作以巴渝紛并遂立二舞謂名白殊紛不爲知巾二舞耶以失容之合作遂矣猶巾

聖皇篇 和樂二志晉中章

聖皇應厤數正康帝道休九州咸賓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

諸公不得久淹留蓋位任至重舊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體仁慈沈吟有愛戀不忍聽可之迫有官典寇不得顧恩私諸王當就國聖綬何累縷郭茂倩宋志作樂便時舍外殿宮省寂無人主人增顧念皇母懷苦辛何以爲贈賜傾府竭寶珍文錢百億萬采帛若煙雲輿服御物錦羅與金銀龍旗乘九旒羽蓋參班輪諸王自計念無功荷厚德思一効筋力竭軀以報國鴻臚擁節衛副使隨經營貴戚並出送夾道交轎輧車服齊整設韡燁耀天精武騎衛前後鼓吹簫笳聲祖道魏東門淚下沾冠纓扳蓋因內顧俯仰慕同生行行將日暮何時還闕庭車輪爲裂回四馬躊躇鳴路人尚酸鼻何況骨肉情朱乾云曹丕稱於骨肉市即位即遣其弟鄄陵侯彰等就國受命之後各爲進爵王面皆寄地空名圖等

有國老之兵百以餘伺人察以之爲賢守有衛王隱侯絕之千號里而之儕外於不匹雖朝聘皆思設爲防匹輔

夫中而一不絲能不得諸法而既至峻於切諸人懸日魯閔則其時所非爲植異者綏多之惱惱賜不予免

以之爲厚蓋武屏衛者之乎慶繼風曾慨按之三樂公特賽文諸具公而不已得烏久爵淹所留謂者封魏建王觀葬成

遺後諸諸侯弟得曾爲遺王就放國稱也諸其時公也丕未

靈芝篇 前樂生志桂當樹殿

靈芝生玉池朱草被洛濱榮華相晃耀光采燦若神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蠶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陸廣微新漢語虞孝舜也

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娛

親綵采郭宋志茂作倩采作

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志沾作郭茂沾倩困作學紀鑑宋

伯采瑜衣泣親杖親之今事人但但彼知無老采菜衣之二字而說不苑知伯瑜有彼過此其即母說笞苑之韓

泣母之母力曰不他能日使笞痛之是未以非泣泣也今伯泣瑜何釋也姓對曰書瑜得罪傳笞棄當痛光今

瑜且云母母力力扇今對疾母疾悲泣髮之得狀杖遍輕繼流感風悟在而繪宋像林猶同足孝感詩詠生韓晉伯

蓋爲光相將州至刺學史合有觀濫於陽孔人子熊廟遍於性是酗廟酒中事有親禮伯闕瑜爲母從弟不所孤

書嗣今嗣每左綵貴衣嬉以離懇思親賦云用昔思伯王象晉之腕

丁蘭少失母自傷蚤孤

梓一匠郭作少茂倩宋志作早蓋云

刻木當嚴親朝夕致三牲暴子見陵侮

犯罪以亡刑丈人爲泣血免戾全其名曰初丁學闕紀者孫盛逸人人傳

少賓省其寄後能鄉不人及張供養叔養妻乃從剔隨木妻爲有人所仿佛隱親妻形跪事報之木若人生木朝人夕

人不色悅不不懼以乃借問之其叔妻酢妻疾具來以酢告鼠之木即人奮以劍杖殺殺張其叔頭叔妻闔播還闔見闔木

其酢形木像人去至木妻人也見武闔梁祠之堂至妻淚像郡云縣丁蘭其二至親孝終通於後立神木明爲闔

父郭人人爲假泣物血報丈乃借與懷木作木

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塡門至誤責宋志責古傳一通作責

不知何用歸

天靈感至德神女爲乘機人御覽劉向孝子傳父前漢無蓋以永郭千乃乘

甚從愍人之貧永設得一非萬父永畢謂將設往主爲曰奴後於若踏無忽復逃還一君婦當人以求身爲作永奴妻主不爲曰今貧賤若是身爲奴至奴復何主敢屈夫家曰本人言爲一妻人婦今人何曰有顯二爲永君曰婦

遂言一得二即於理乖乎主於門是永妻絲曰何日能之曰能千縑疋絹主足曰主爲我女感放君夫妻二天人使而去償行之至今本相事逢了處不乃得消永曰語我乾是雲霞之四縑

乖忽飛而去搜神記廿同按此事此微云異供奠事子建詩云供餐致甘肥

歲月不安居嗚呼我皇考生我既已晚棄我何其早郭其茂宋倩志作其期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退詠南風詩灑淚滿褘抱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齔無夭閼黃髮盡其年陛下三萬歲慈母亦復然朱乾云而盧化云孫盛及曰魏王肅丕肅二哀女而歌由此寡樂之居不始考孰甚哉王齡之不還下世之句頌之實諷之也此篇所以之勸其促讓者知之碧齡黃切夫髮

大魏篇 宋志當漢吉昌

大魏應靈符天祿方市始方文選孫楚爲石苞三哭詩注引作乃聖德致泰和神明爲驅使左右宜供養中殿宜皇子陛下長壽考羣臣拜賀咸悅喜積善有餘慶寵祿固天常眾善塡門至臣子蒙福祥無患及陽遂輔翼我聖皇眾吉咸集會凶邪姦惡並滅亡黃鵠遊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馬充乘輿芝蓋樹九華白虎戲西除含利從辟邪含利各本作舍利案張衡西京賦舍利化爲仙車辟邪綜注舍利獸名牲吐金故曰含利懷此字當作含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作舍非也吐金哲書樂志含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作舍非也騏驎騊足舞鱗鄭茂倩作驎宋志作驎鳳皇拊翼歌豐年大置酒漢太樂食舉十三曲十一樂曰大置即此本也玉樽列廣庭樂飲過三爵朱顏暴已形式晏不違禮君臣歌鹿鳴樂人舞鼙鼓百官露抃讚若鶩鄭茂倩作賓宋

志讚作儲禮如江海積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熾孫子列曾元羣臣咸稱萬歲陛下長樂壽年御酒停未飲貴賤跪東廂侍人承顏色奉進金玉觴此酒亦眞酒福祿當聖皇陛下臨軒笑左右咸歡康梧酒一何遲纍僚以次行賞賜累千億百官並富昌朱乾云篇中多稱頌之詞見時和年豐諸祥畢至君臣同休咸根本之地不宜從節即通意也

精微篇 宋志當關中有賣女此歌亦被魏中而作

精微爛金石至心動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子丹西賀秦烏白馬角生頭王白楊野生客毒角乃書可令人見鬼之事之說僕觀燕有太老子號母賀於秦以子欲建求師師曰秦子王曰烏頭白馬角乃可生事明見據風俗通詩曰深藏太誠洗志銷暮年烏白馬馬角寒足生角鄭衍因燕市鄭衍茂宋倩志作作衍

繁霜爲夏零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朱乾云東有賢女漢劉五篇蘇來卿關作北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太倉令有辜倩辜鄭茂作居無男禍至無與俱縲紲痛父言見漢何儋西上書盤桓北闕下泣涕何漣如乞得幷姊弟沒身贖父軀漢文感其義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義在列圖左思贈妹九嬪詩何以爲贈妹勉以嬪淑列圖用此多男亦何爲一女足成居簡子南渡河津吏廢舟船執法將加刑女娟攀權前妾父聞君來將涉不測淵畏懼風波起禱祝祭名川備禮饗神祇爲君求福先不勝醮祀誠至令犯劉叔君必欲加誅乞使知罪愆願以身代至誠感蒼天國君高其義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簡子知其賢歸聘爲夫

入樂寵超後先辯女解父命何況健少年 事見劉向列女傳 黃初發
和氣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禮樂風俗移刑錯民無枉怨
女復何爲聖皇長壽考景福常來儀 朱乾云曹丕篡漢廢獻帝爲山陽公納其二女
三綱之倫無論夫而仇女在前禍生肘腋亦可寒心籍中篇序諸女報父仇及救父命使聽者悚然於言外此植以詩諷
諫之微意也按朱乾譏蘇來釋爲此論然則緹縈與趙津吏女又何說乎
孟冬篇 宋志當校寃
孟冬十月陰氣厲清武官誡田講旅統兵元龜襲吉元光著
明蚩尤蹕路風弭雨停乘輿起行鸞鳴幽軋虎賁釆騎飛象
珥鶡鐘鼓鏗鏘簫管嘈喝萬騎齊鑣千乘等蓋夷山填谷平
林滌藪張羅萬里盡其飛走翟翟狡兔 翟翟郭茂倩作趯趯宋志作趯趯 揚
白跳翰獵以青骹掩以脩竿韓盧宋鵲呈才騁足噬不盡紲

豕棄擒鹿魏氏發機養基撫弦都盧尋高搜索猴猨慶忌孟
賁蹈谷超嶺張目決眥髮怒穿冠頓熊扼虎蹴豹搏貙氣有
餘勢負象而趨獲車既盈日側樂終罷役解徒大饗離宮亂
日聖皇臨飛軒論功校獵徒死禽積如京流血成溝渠明詔
太勞賜 太郭茂倩作大宋志作太 大官供有無 大郭茂倩作太宋志作大 走馬行酒醴
驅車布肉魚鳴鼓舉觴爵擊鐘釂無餘 擊鐘郭茂倩作擊鐘宋志作鐘擊 絕
網縱驊騂 驊郭茂倩作騂宋志作驊 弛罩出鳳雛收功在羽校威靈振鬼
區陛下長歡樂永世合天符 朱乾云譏鑾也丕雖好田不至如是之甚觀張羅萬里獵其飛
走之樂荒於田極矣案明帝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盡沒官廷尉高柔上疏曰百姓供役田者既被擾有鹿暴
所傷不貲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禽無所收此詩當作於此時也廣序云漢鼓吹曲爲軍合燕射之鼓歌未寄全用說
制魏猾近古子建作頌中有規吐鬱歲響其文鬪微可陛氣鬆絲桐志形金石結曾按鞞鼓歌五首乃一時所作云陛下

三萬建蕃毋亦復然措文帝下太后非明帝時
結客篇
結客少年場報恩洛北芒 文選陸士衡樂府結客少年場詩注芒與邙同 利劍鳴手
中一擊兩尸僵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苦熱行
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文選鮑明遠苦
熱行注郭茂倩樂府六十五
亟出行
蒙霧犯風塵 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詩飄飄冒風塵注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
詩風煙四時飛注亦引此句按詩作風煙注作風塵嚴云恐有一誤
長歌行

尺蠖知屈伸體道識窮達 初學記蟲部尺蠖注
遠遊篇
夜光明珠下隱金沙何以遺之漢女湘娥 初學記寶器部珠
兩儀篇
帝者化八極養萬物和陰陽鳴鳳至河洛翔 初學記地部洛
豔歌行
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 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又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夏節純和天清涼百草滋殖舒蘭芳 初學記歲時部夏注
對酒行
含生蒙澤草木茂延 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
蒲鞭葦杖示有刑 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按書鈔原本政術部德化葦杖示刑云陳思王賦威

賦亦有此語

天地篇

復爲時所拘縶作微臣文選江淹擬劉楨詩注嚴云疑即忽若風吹塵下詩脫文

飛龍篇

南經丹穴積陽所生煎石流鑠品物流形唐類鈔原本地部穴

無

芝蓋翩翩文選陸士衡前緩聲歌作芝草注翩云翩曹

妾薄相行

輜軿飛轂交輪邪文選注陸士衡植妾薄安相有行狹

齊謳楚舞紛紛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曹植上薄相行云齊謳左

太冲吳都賦注云古樂府有楚舞紛紛歌賦弊上云徹古樂府玉有臺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

云齊三十調楚四楚歌傳紛玄紛作歌同聲帷上徹激青雲邪小茂倩樂

秋胡行樂府解歌魏德解而廻不會植秋胡行但

大魏承天瑰文選袁文策文顏注延年

善哉行

如彼翰鳥或飛戾天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

陌上桑

望雲際有眞人安得輕舉繼輕塵執電鞭馳飛麟御覽兵部鞭

樂府詩

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兎翰古人感鳥跡文字有改判御覽文部墨筆

書鈔原本藝文部筆云曹植出青松之煙筆出兎之毫陳禹謨依御覽引改作四句

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弱色染移君不我棄讒人所

爲御覽雜物部漆

所齎千金之寶劍通天犀文玉紫碧與渠翡翠飾雞璧道明月珠書鈔原本武功部劍說不成句陳禹謨改云所著千金劍通犀間碧璞翠飾璧櫛首明月珠

魴腴熊掌豹胎鼉腸口饜常珍乃購麟皇熊膰豹胎百品異方蕙肴蘭藉五味雜香以上俱書鈔酒食部酒

肉取肥酤酒取醲交觴接杯以致殷勤書鈔御覽酒食部酒

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文選江文通望荊山詩注

橙橘枇杷甘蔗代出御覽果部柰

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御覽產部資

上仙籙與神遊郭茂倩樂府解題

前緩聲歌樂府解題云曹植不敢其辭

頌

上元朱緒曾

皇子生頌（王明皇帝紀文和皇子生頌和蕭五年乙酉皇子殷生初學記帝戚部海頌玉王皇太子記頌玉戚部云頌子生頌云頌陳類聚思聚所文綴以完皇文心雕龍）

於聖我后懿章前志（懿郭作濬）克纂二皇（皇帝類聚作皇帝操聚文作皇帝二皇指武帝也）

祇肅郊廟明德敬忌（忌初學作忌類聚忌初學記）

鍾天之靈（宋吳祖）

潛和積吉（潛初學作吉初學記作潛吉類聚作勝吉郭作右）

三靈昭事（三初本初學作王記）

嘉月令辰篤生聖嗣（補嗣嗣五嗣嗣）

天地降祥儲君應祉（二句從太書帝王部子鈔）

慶旦一人萬國作喜（補上慶郭作嘉月模嘉興）

喁喁萬國岌岌羣生（喁郭作喁）

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爲臣妾（妾郭作職妾初學記）

終天之經仁聖奕世（世汪本作代）

永戴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顏（顏類聚作貞）

藩臣作頌光流德聲吁嗟卿士祗承予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玄俗頌（從類聚也飾巴蜀豆蔻異仙道校劉向列仙傳玄俗自言河間人都市七九一列仙傳百病河間王病瘦即賈桑服之招蛇也下王十常餘頭乳鹿麋鹿鹿童母也云王仁庭乃六世餘狹下心威天故當招俗下耳賈桑毛服所之蛇也下王十常餘頭乳鹿麋鹿鹿童母也云王仁庭乃六世餘狹下心威天故當招俗下耳）

玄俗妙識飢餌神穎在陰候浙（浙郭作逝）即陽無景遺逝北嶽陵霄引領揮霧吳天含神自靜

母儀頌（母儀類聚志列女傳二篇名子建爲之畫頌陳書傳向一列卷曹植撰漢明帝建溫室之畫頌列女書傳經緯明帝紀以頌之義都賦欽注作溫室向有畫傳不傳合贊今是也頌曾蔡之古文列直女向傳自義叙圖畫其文志有如向太列史女傳頌公記頌圖明詩非歌之四作言也面王圖周序云屏云風各頌之自其狀志傳如向太列史女傳頌公記頌圖明詩非歌之四作言也面王圖周序云屏云風各中按傳子頌建蕭妃擬之面作中然母儀母頌姜十四后餘人供賢明夫十初五學人記今皇母后儀傳頌博聚改后湯妃郭頌俱云母儀頌姜后頌今仍賢明頌張）

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脩度義以處（作義張博）清謐後宮（後頌作后類通聚）

九嬪有序伊爲媵臣遂作元輔

賢明頌（賢明郭戚作明賢類聚作賢女傳初學記作明賢類聚改據列）

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義郭作禮初學記類聚作禮）非禮不言晏起失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列女傳云事非禮不宜言姜后傳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妃不班婕妤賛亦在伊儀傳及類聚辨通傳中建雖又頌有姜賛極簡不狄頌）

列女傳頌

尚早貴禮來世作程（嚴文輯遺劉有漢銘二注記曹未植知列女傳頌）

學宮頌（廟并頌序疑當汪本誤作學宮李廷相作引宮頌雖曾宮考按張溥聚禮作郭孔學宮頌序疑當汪集本誤作學宮李廷相作引宮頌雖曾宮考按張溥聚禮作郭孔更名此篇爲學宮頌學宮頌作引宮頌雖曾宮考按張溥聚禮作郭孔更名校而清魏陳更名王也曹今植學宮頌十卷本從此采入是孔子廟碑集十之四句即孔子廟碑中語今另錄碑文於後不復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五帝典經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於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郭無其字）誠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矣皇侃本論語義疏作也論語集解同也）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禮明記（二句類聚一作過庭之言子弟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后賢曷識（后通後）

於鑠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傑宋吳祖類引賢藝曹植學宮頌）

德倫三五配皇作烈玄鏡獨鑑（鑑張奕一作賢奕云）神明昭晰言爲世範行爲時矩（三句康文遺沈休文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補）

仁塞宇宙志陵雲霓

學者三千莫不俊乂惟仁可憑（可郛作是從類聚）惟道足恃讚仰彌
高誘翕不已
社頌（并序見御覽禮儀部社稷書植作贊社文而末曰乃作頌云贊頌可派稱也初學記社稷類聚社稷社）
頌無序
余前封鄄城侯轉雍邱皆欲荒土（荒土張溥本爲上據御覽改即書云荒度土功也）
宅宇初造以府庫尙豐志在營繕宮室務園囿而已（張溥作志在營）
（公大務完園而已訓雖通博御覽改義）農桑一無所營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
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指東阿）用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
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爲田社乃作頌云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句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皇（皇初學記類聚
作王書鈔郛作工）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正曰柱（曰柱初學記書鈔作日學從類聚）

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承家莫不攸
敍
靈稼阿那一禾千莖（初學記稷部引曹植社頌）
秀吐縫萬畝齊平蔭蓋隴百穢不生（初學記穀部）
宜男花頌（并序從類聚草部鹿葱校）
世人有女求男取此草食之尤良（齊民要術引陳思王宜男花頌蓋序文）
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之嘉其曄伊何綠葉丹
花光采晃曄配彼朝日君子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
孔臧（惟類聚作徽）福齊太姒永世克昌
冬至獻履襪頌（并賀冬表按冬本作獻襪頌張溥作御覽頌各本表頌俱析爲二今移表於此以從其類）
（表中履襪並獻賓作獻履襪頌今從初學記載時部冬至御覽時序部多校御賈服章部履擷俱作曹植賀冬表）

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先臣或爲之
頌（按漢崔駰襪銘曰表衛建子亦多至獻也）臣既玩其嘉藻願述朝慶千載昌期
一陽嘉節四方交泰萬物昭蘇（物張溥作蘇從初學記）亞歲迎祥履長
納慶（超興曾賓迎鈔引伏見至踐長十八字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義也謝杜臺）
（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重閏避陽冬至日在牽牛景）
（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實新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爲最長月令所明短至與日之短書崔杜羅避長履長者景之長）
（瑤之長也）不勝感節情繫幃幄拜表奉賀并獻紋履七緉襪百副
（初學記作紋履七緉書鈔曹植獻襪七緉御覽服章履云曹植賀冬表獻白文履七緉襪百副又冬云紋履七量又襪云）
（曹植賀冬表曰獻襪七量並爲纖纈引玉註四句綿伯邑六帖補曹植冬至獻紋履按諸書參差不一載作襪若干劇按）
（履曰緉襪曰副今取初學記校履七緉御覽擬百副以成文）茅茨之陋不足以入金門登
玉臺也（據齊鈔服本據時郵冬至補）上表以聞（表郛張炎作獻據初學記）并爲履襪頌

（四字並諱御覽初學記四字並補初學記）
太陰奮於上青陽萌於下（書鈔原本載時郛冬至注曾賦云疑此表文誤改曹作曷）玉趾
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并（福郛作祥類聚御覽從）南閎北戶
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輕（金樓子立言篇古來文士異世爭驅而慮動固鮮無瑕病）
（陳思之文群才之俊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
（乎文心雕龍指瑕篇亦同紹按崩劉之論非也浮輕乃以天喻列子天瑞篇輕浮君爲天乾鑿度輕清者上爲天濁）
（寫天論天寫健浮元氣之上陸機雲賦蠡輕浮之蝶彩福泉物理論穢發而升精華上浮登蠕蝶之類乎）
碑
孔子廟碑（洪适隸釋云魯孔子廟之碑篆額嘉鵠中郡守張稚圭按圖繼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書書又云）
（文帝履位之初首能移崇先聖列寫瑰璨知所本炎使其珍案王之言行六經之選明聖止鼎峙之纂而已哉魏隸可）
（者四碑此爲之冠書有古刻論語奉法剷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封孔羨碑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劉其下曰陳思王）

孔曹子植廟詞頌樂脩復舊廟也豐碑其曾孫字顯十聚四禮部郎宗此廟碑載文稱頌陳王其曾碑植各隙本闕供詞無即張以溥爲有子憑燒作作其鄭宗曹植陳孔樂敞奉書家弄碑人紹安明增號也

敞金碑石相錄傳作其魏文孔子爲陳廟思碑與植隙所闕作率更鴻同書今從之闕朱經彝彝其云好孔

曰申者采宜今之據入碑思文王補集入其誰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屑敏筆避軒轅之高縱作縱古通隆今通從碑張溥

放此紹虞氏之遐統應厤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張溥古通作通輯班宗彝班與古通彝通同鈞衡石同度量度量同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愔之禮愔愔同與彝紹宣尼褒成庭廣成二字祖之後傳後漢傳平書孔

時三年封孔子後均爲褒成侯志追謚子孔祖子爲褒成侯志卒謚子孔子志均爲褒成侯永平四宜年尼徙封武裏十亭侯損卒子至闕闕獻帝初卒國子絕完世損相傳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

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以趙黃明誠二云年按正魏月志下文紹帝以以碑議考郎之孔乃襲爲黃初宗元聖侯年又本紹孔語子時之時祀小及命魯郡脩碑起爲正廟洪今祀迹今云魏郡志脩黃起初舊二廟年正卒月史紹守以衛疏碑郎云孔元機年爲宗面史聖侯作二年孔誤子通也鑑後注漢漢孔平帝傳元注始以元羨年爲封崇褒侯君亦孔誤弼金晉石孫文字爲記褒胡成三侯省

奉帝孔子初子闕祀絕王魏莽文敗帝失黃國初永二平四年封年孔徙子封二褒十亭一侯世世孫世襲相爲傳宗至

聖侯沒在朱史彝考魏云王洪受氏祠以在是漢碑延文廟稱元黃初十元一年月而既魏升志增作即二祚年

事於無訖文改既延乃康紹爲熙黃聖初緒元昭年顯大上魏世受則命漢紹三廟公數云以云改廟物秩稱稱之祀

紹始晉歲接且宗將聖終侯碑後有漢既雲乃孔之偉文傳則注下獻紹帝在後明王年魏正封月孔史子未二必十誤

一裏爲奉孔亭侯爲後崇魏聖侯封二古十宗七裏字孫通乘又爲云晉封二十太三和葉十孫

九年宗改晉封二十裏八毛梁孫作珍爲崇聖侯

碑中年宗改晉封二十裏八毛梁孫作珍爲崇聖侯

制詔三公曰制詔釋詔以下

起昔仲尼姿大聖之才作資志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之末

而無受命之運受上志釋無下志缺一面字隸口生乎魯衛之朝碑缺據志補

教化乎汶泗之上作汶志雖栖栖焉作棲栖棲志皇皇焉欲屈己作生在志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當諱志釋作缺于三字終莫能用之志有

乃追考五代之禮作追志退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大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作采志宗卬其聖以成謀作印志仰吝可謂命世大聖世魏下志注有仲之聖字按吝爲下聞

開闢者已作已志遭天下大亂百祀隳壞隳壞師表者已作已志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作誦志四時不

睹烝嘗之位作睹視斯豈所謂崇化報功作化禮志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閔焉嗟乎六字志無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

戶奉孔子之祀孔子之下字志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

衛之卒史魏碑金石有絳圖禮器誤史卒人按隸釋孔廟置守卒百石卒史與主守史

廟又云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狗孫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狗孫

魏制仍漢也

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作屋宇室屋志以居學者曰魏書文帝紀尼賦詔

大學之才至以居學者才止

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世餘年皇字隸釋皇字另行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口恩淪於不測恩志注上碑缺深一字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熅洪爲云細碑縕以烟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解碑缺作洪云編終髮軍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大晧遊龍以君世晧碑作晧即太吳也漢作通古虞氏儀鳳以

臨民伯禹命元（原文敬避）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

何足稱於大魁哉若乃紹繼微絕興脩廢官時咨稽古崇配

乾《允神明之所厲祚（祚張溥誤作）字內之所欣欣也（最少稱祚字宙之所）

（六字）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

事以為高宗僖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名頌

（名祖庭廣記缺張溥作三）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瑯字隸釋別行起）肇造區夏創

業垂統受命之日（日祖庭廣記缺）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

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并志注作纂虞作唐）含夏苞商（含志注作苞苞

作含）降釐下土廓（廓祖庭廣記缺）清三光（廓隸釋作上從志注）彝祀咸秩靡事不

綱嘉彼元（原文敬避）聖有邈其靈（靈志注作隸）遺世霧亂（霧隸釋作霧）莫顯

其榮褒成既絕（既祖庭廣記缺）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歆志注誤

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脩復舊堂（堂類聚作

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備志注作新）蕤小滋

洎魯道以興永作憲矩（宋高似孫緯略遷建學宮記曹植孔子廟頌曰脩復魯廟豐其甍宇莘莘

學徒爰居二處王敎既備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登志注作宣假作遐）神祇來和休徵雜遝

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重譯（重譯志注作蕃譯祖庭廣記缺）搏

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

越而五之並于億載如山之基

贊

畫贊序（王伯厚玉海云漢明帝畫贊唐志纂傳類談明帝畫贊五十卷藝志畫贊五十卷漢明帝撰稱志編集類

畫贊五十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贊梁五十卷漢文帝時詔繪古帝王名臣像於閣殿號明帝好畫立畫官詔班固賈

逵聚取經史事畫之起狀殿凡五十卷帝之畫贊錄陵曰廿梟之殿術禮軒觀長樂之宮本圖鼓舜魏部賦丹青據所特

有溫室帙形字宙隱像贊並圖以百瑞絳以藻詠葩芷綜古此為則鏡有成作繪往亦等號張被注鳴鶴堂之前次聽敗

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贊此序佚李郭張炎供無張溥有今從張溥述歷代名畫記以補其佚）

蓋畫者鳥書之流（玉海流下有也字）上形太極混元之前卻列將來

未萌之事（二句見御覽太極云陳思王畫贊敘據補）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

帝用嘉之嘗從離宮（離宮二字據御覽后妃御覽明引曹植文補）觀畫過虞舜之

像見娥皇女英（英記作過虞舜廟）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

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夫羣臣百姓恨不戴君如

是帝顧而咨嗟焉故夫畫所見多矣（見御對皇觀部類聚巧羣御覽無皆末二句類

聚無末句）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君莫不悲惋

見纂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節死難

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放張溥作忠斥作孝按忠與忠節從）莫不歎息見婬夫

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圖畫

也（御覽工藝部歷代名畫記曰魏曹植首亦畫贊序中文也據補張彥遠曰書畫曾植有畫云云又夏之衰也桀為亂

太史終古抱畫以奔殷殷之亡也紂為淫虐內史錄載圖而歸周乃張氏傳又敘云自古誠尾押畧淺明帝畫宮圖五十

卷第一起庖羲五十難畫贊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傳治之士班固賈逵雜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兩之畫贊

陳思王曹權為贊傳）

庖羲贊（從類聚帝王部御覽皇王部校）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名官郭作官名）法地象天庖廚祭祀

罟網漁畋（此句類聚御覽全注作網罟漁畋）瑟以像時神德通玄（二句郭作琴瑟以像

時神通玄）

女媧贊（從類聚御覽校）

古之國君造簧作笙（御覽作製造簧笙從類聚）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女皇（女皇御覽作二君各本作二皇按帝王世紀云女媧氏是爲女皇若二皇二君義難曉也）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

神農贊（從類聚校）

少典之胤火德承木（承郭作成）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從類聚校）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氏雲郭作雲氏）功冠五列（列郭作帝）

少昊贊（從類聚御覽校）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

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氏御覽作民）

顓頊贊（從類聚御覽校）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自郭張炎作有）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

帝嚳贊（從類聚御覽校）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木郭作才）撫甯天地神靈察物（類聚作神聖靈察今從御覽）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贊（從類聚校）

火德統位（火郭誤大）父則高辛克流共工（流類聚作平御覽作流）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御覽作則天之神）

帝舜贊（從類聚校）

顓頊之族（之類聚作氏）重瞳神聖克協頑瞽應唐涖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厤受禪顯天之命

帝禹贊（從類聚御覽校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史記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是禹稱帝）

吁嗟天子（天御覽作夫）拯世濟民（拯郭誤極）克卑宮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黻冕乃新（黻類聚作紼御覽黻通）厥德不回其誠可親亹亶其德溫溫其仁（仁郭作人）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殷湯贊（從類聚校）

殷湯伐夏（伐郭作代）諸侯振仰放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償（炎災類聚作炎炎）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湯禱桑林贊（從類聚校）

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翦髮離爪自以爲

牲皇靈感應時雨以零（零郭作靈）

周文王贊（從類聚御覽校）

於赫聖德實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四方（四類聚作西御覽作四）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周武王贊（從類聚校）

桓桓武王繼世滅殷咸任尚父（任類聚作在）且作亂臣（亂郭作商）功加四海（加類聚作加郭作冒徐李誤皆）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公贊（從類聚校）

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應仍至誦長反正（成王名誦）達天忠義（天郭作夫）

周成王贊（從類聚校）

成王繼武賢聖保傅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
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錯
漢高皇帝贊（從類聚校）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
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宋吳檢韻補十陽雄胡匡切引曹植高祖贊）
漢文帝贊（從類聚校）
孝文即位愛物檢身（檢各本作儉）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
以德懷民（懷郭作讓）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贊（御從類聚覽校）
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
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漢武帝贊（御從類聚覽校）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振類聚作震）恢拓土疆簡定律厤
辨脩舊章（辨郭作辯）封天禪土功超百王（超郭作越）
姜嫄簡狄贊（從初學記類聚后妃部校）
譽卜四妃子皆爲王（卜初學記類聚作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妃元妃帝嚳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之女曰慶都生堯帝嚳作卜是也卜郭作有）帝摯早崩（早郭誤且）堯承天綱玄鳥大跡殷周美祥稷契
既生功顯虞唐（功顯郭作顯化）
禹妻贊（從初學記類聚校）
禹妻塗山土功是急聞啟之生（聞初學記作惟今學記各本從類聚）過門不入女
嬌達義明勳是執（類聚作女嬌是也大戴禮云昭之女嬌氏古今人表作女趫史記索隱引系本作女氏）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初學記徐李郭汪作嬌達明魏勳廣初學記執幹魏難通今從類聚）成長聖嗣（聖郭作望）天祿以襲
（天郭作大）
班婕好贊（從初學記妍校）
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盈沖其驕窮悅其厭（張溥作窮厭悅）在夷艱
貞（郭作在貞與）在晉正接臨巒端幹衝霜振葉
吹雲贊（從類聚天部雲校高似孫緯略同）
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蓊鬱
文王赤雀贊（各本殷文王二字又誤作赤雀賛今據御覽皇王供云文王赤雀賛今據改）
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
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許由巢父池主贊（巢各本作巢父池主巢父今贊據改）
巢父池主贊（類聚中人所部隱逸云三士云許由蔡由
乎雀由琴操曰操無許坼由岡乃惡聞河耳洗耳壑曰堯何壑等見語者方由洗耳堯聞聘之吾耳爲有天何子垢
壑乎曰於脅位是失何壑爲方羅且之飲牛曰聞吾其志首在而青雲何取乃於劣下劣爲流九州壑州郡伍
巢巢父姓名也世說新語梁師梁而劉孝標注皇甫謐曰許由中字堯武仲陽城人也堯聘爲諫議大夫不就
天下而去其面汝讓焉巢父聞爲由人爲讓堯所讓方以邪腐爲汚不已坐乃邪臨池不洗食耳聞池堯主讓
潁水曰何以我水下由此於是退耕於中澮
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溷類聚作圈）臨河洗耳池主是讓
卞隨贊（各本作務光贊按類聚隱逸云卞隨贊云卞謀於卞子卞子非務光也據改）
湯將伐桀謀於卞子既謁讓位隨以爲恥薄於殷世著自汙
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南山四皓贊（從顏聚人部隱逸南山郭作商山）

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黃帝三鼎贊（各本脫黃帝二字據顏聚帝王部校）

鼎質文精（質文郭作炎）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一（宋吳棫補五）

黃帝是鑄（器款訖切引曹植黃帝三鼎贊四句）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禹治水贊（從顏聚帝王部校）

禹治水功西鑿龍門疏河導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嗟夫夏禹實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導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錫成功（成功御覽作元功）奄有萬邦

禹渡河贊（從顏聚帝王部校）

禹渡河黃龍負船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受天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贊（從御覽工部博校）

齊疆接子勇節狗命虎門之博忽晏置鬻矜而自伐輕死重分（疆張湖作姜命作名自作日）

長樂觀畫贊（從齊鈔文藝部獸校）

妙哉平安（安張湖作生原本齊鈔作考）才巧若神辭賦之作華若望春

禹贊（宋吳棫補引曹植禹以下九首今據補）

舜居隴畝明德上宣孝平頑嚚乂不格姦（姦引曹植禹贊一先秦一作姑文乃舜贊今仍原題）

舜將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避隱薊山示不敢莅諸侯向己乃奉天秩（秩曹植五禹贊位）

夏啟贊（宋吳棫補五寘誠絕也曹植夏啟贊）

大戰于甘有扈以滅威振諸侯元功克乂

孔甲贊（宋吳棫補二十八論駁贊苦也曹植孔甲贊）

行有順天龍出河漢雖雄各一是擾是紊

夏桀贊（宋吳棫補夏桀贊十陽行曹植夏桀贊）

夏道既衰生此桀王婉孌是嘉政違五行

五霸贊（宋吳棫補五寘節操也曹植五霸贊）

壯氣蓋世挺身奮節所征必拔謀顯垂惠

王陵贊（宋吳棫補五寘陵曲也曹植王陵贊）

從漢有功少文任氣高后封呂直而不屈

賈后贊（宋吳棫補九御謀計也曹植賈后贊）

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口家膺顯祚

失題贊（宋吳棫補五寘殿市古作彤曹植贊）

有皇于登是臨天位敲文于裳組華于敲（敲山陽敲丁文句敲字本作有誤）

禹剛贊（并表注曹植禹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雍城本把國名剛昭城北一十八吉祥名）

宮請遷其神於舊館（按舊館相城也）其贊曰

禹祠原在此城漢光武迎其神移在雍邱城內植於雍邱作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雍邱縣王表云雍邱王表封雍邱縣在縣西者今雍邱縣城在縣西北一十八吉祥名）

仰懸聖業功濟唐虞微君之勳吾其爲魚（夏禹祠中有井故能感夏禹祠新廟故能感）

鄜食其贊（邦畿序宇記衛鈔酉藏文鄜邠敏縣檢鄜曹食植其鄜蕙生在頌縣序西云酉云二太一十八里陳思王贊云云文止一首頌贊略異耳今並錄之止）

余道經鄜生之墓聊駐馬書此文於碑側（鈔衛）

植獵於高陽之下過食其墳（寰宇記高陽九城在里）以斗水束藁薦於座讚曰

野無卮酒惟茲行潦食無嘉餚宴用蘋藻（太平寰宇記按原祭祀曹植鹿生公云野無旨酒遵茲行潦鹿生公即謂生頌旨之酒遵祀）

承露盤銘（并序文見初學記器天部盤御覽類聚雜記天部盤今覽據類聚又東初祥瑞記露甘露降於仁壽殿前甘露魏明帝與東中阿王詔曰建承露盤已時來甘露降仁壽殿芳林園）

夫形能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皇帝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於芳林園（上以四十五字各本俱無據初學記補御覽云曹植承露盤銘云云末句作使王爲頌郭璞注明帝詔中不加也）長十二丈（類聚錄承露上有明字帝乃類聚所加也）大十圍（大十郭誤連作本字）上盤逕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繞郭誤連）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仍郭作乃）使臣爲頌銘（此序據三書連續之然末完類聚祥瑞甘露部盤銘明帝詔中語首句明帝銘承露盤係遠明帝二字又歐陽率更所加也郭頌作使臣爲銘從之）

銘曰

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磈（石郭作君）洪基嶽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君（君類聚作后）孰能經營近歷躔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驚皇晨棲甘露宵零神物攸協（物類聚作明）高而不傾奉戴巍巍（天郭作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

金陵叢書 廣氏校印

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乖祚億兆（祚郭作永）荷天秩

奚斯頌魯（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市常曙尹吉市云奚陳思王奚斯常盤頌序考按甫澤奚言頌奚廣斯言所作頌自不奚指廟篇作新則廟四篇而皆漢史世克文所人作班固宮王云延新廟之奕四等篇自謂奚魯斯頌作是此奚語斯蓋作廟之於鑿韓矣氏漢家人謂蹈以閟附宮爲奚成斯而作并不詩謂序及詩毛之韓古義緒曾按定然段申氏韓謂毛則傳作奚廟字必字誤未敢遽曾定然申韓謂毛則詳作奚廟字）

爽之天壤以顯元功（文文選沈休文齊安盤陸昭王碑）

寶刀銘（都從校初學記引刀作殆聚劍軍銘器劍刀學御覽兵）

造茲寶刀既礪既匪以尙武予身是衛麟角匪觸（匪郭爲）

距匪蹶

鋺銘（嚴吳志云忠類云聚類嘉聚壻無乎陽張建鋺松銘劉宋萬本厥回王士貞刻書無鑑鋺銘圖文類聚有書盤無鑑鋺圖銘王子安集亦附盤河鑑滑圖雪皎吳波本附云以清光備考爛）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上元朱緒曾

章 劉勰章表篇云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淸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

慶文帝受禪章 此首及下篇徐李張燮張溥各本俱作表二首郭作章按類聚帝王部云魏陳王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據入章類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 后郭作後 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予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啟處 啓郭作起 是用隆茲福慶光啟於魏陛下承統 陛郭本脫 纘戎前緒 郭上有業字纘作贊 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慶文帝受禪上禮章 各本合上篇俱云受禪表此首上加又字無上禮二字張溥作上禮表按類聚云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今據入章內

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 溥郭作普 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臣親體至戚懷歡踊躍

改封陳王謝恩章 魏志太和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從類聚封爵部親戚封校張溥無恩字

臣既弊陋守國無效自分削黜 黜郭作出 以彰眾誡 誡郭誤誠 不意天恩滂沛潤澤橫流猥蒙加封茅土既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非臣灰身所能報答 答類聚作塞

封二子爲鄉公謝恩章 從類聚封爵部親戚封校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 苗魏志末載 志爲穆鄉公 志本傳植薨志嗣徙封濟北王注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齊王攸當之藩志進議以諫詞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過禮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晉書有傳

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效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過以親戚 過徐作遇 少荷光寵竊位列侯 文帝紀黃初三年三月乙丑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爲鄄城王按任城等皆由公進封植以郡貶侯故封王獨後此云竊位列侯者苗志舉與苗王子同封鄉公植時爲鄄城侯故也蓋封苗志亦在黃初三年三月迨四月則植爲王矣 榮曜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幹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一門 一門郭作所加

按上文有增加今從類聚 惠及父子

表 御覽文部章表李充翰林論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

初封安鄉侯表 漢書地理志鉅鹿郡安鄉侯國從類聚封爵部親戚封校

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司所執 魏志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注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 待之過厚即日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 行至各本脫文選責躬詩注引云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今各本作於延津按是時植蓋居鄴延津乃由璽入洛之路王粲詩所云朝發鄴都橋暮至白馬津皆由鄴書入洛無因行至延津然史志多略居鄴之事故無[illegible]悉考選注又引詔云知封延津還復來仍令至洛是時文帝未幸鄴也 奉詔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貶退 漢書諸侯國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故云貶退也 上增陛下垂念下遣太后見

憂臣自知罪深責重受恩無量精魄飛散（魄類聚作魂）忘軀殞命（按類聚命下有云云二字文未完也）

謝妻改封表（魏志崔琰傳琰王珪之孫植之從兄女增之兄女注世語植君當曾志植妻苗衣植女太祖登鄴城婦見之東以阿逢婦以命還家賜死南史崔祖思傳不魏官武妃遣何氏晉書封諸王傳志王侯遺必拙憂非賜因殺於病卒體曰定未知即妃部出太祖時令從類聚封爵陳妃薄作表）

聖書令以東阿王妃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即日到臣輒奉詔拜（拜郭無其才實底下（底郭作低）謬同受私遇寵素餐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殘毀（此句并臣郭脫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施遂隆既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王妃（陳各本誤臣）燿耀宣朗（燿郭作光）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況臣含氣銜佩（佩郭作珮）宏惠殁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答（郭脫報答二字）

招降江東表（李邵汪俱作自試表令從類聚封爵部親戚封侯改張溥作請招降江東表）

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尸郭誤施）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寇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戢郭作收）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善郭無）夫陵雲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昭義郭作求伸）昔湯事葛文

王事犬戎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遣郭脫）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惻之詔張日月之信（書鈔帝王部信帝引此句）開以降路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求自試表（魏志太和元年徙封陳侯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試今從魏志文偉猛推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運轉校類聚治改蘭事多別載）

臣植言（魏志無文選有）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受授郭授）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則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頌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於今矣（李云三世武文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郭作位竊邦經作竊位）爵在上列身被輕煖（煖選作煩）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受志作授）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冥仰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遠命之獨（尚字志無選有）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衛志作御今從文選）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絕於輕

繳（繳作繫郭桂郭）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靈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無也志）故車右伏劍於鳴轂（轂鳴明郭）雍門刎首於齊境（雍門刎狀向歸說死之云齊王甲王曰至數齊雍門狀對曰矢石未交臣聞未之變昔日兵未接子田於子國何左轂死鳴車爲右人請臣死之禮王邪之門弊狀對曰矢石未交臣聞未之變昔日兵未接子田於子國何左轂死鳴車爲右人請臣死之禮王邪之臣郭子也何子爲何死車之右有口焉爲車其鳴對吾曰君吾也不王見曰工左師轂之鳴乘者而此見工其師甲鳴至吾其君鳴也吾遂君劍豈顯左而轂死之有下之說乎齊車右可曰以有死之左雍轂門狀臣曰無今不越齊可以有死臣越甲邪遂劍頸而死是日越壯紀不人血引甲遂而歸退齊七十里齊雍曰雍門之狀禮以也上卿之狀禮以也）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占各本志作纓越度一也清占眉云是字是）羈致北闕此二臣（五臣字志臣此下有者）豈好爲誇主而煩世俗哉（煩郭作曜志無俗字）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志無志字文無其字）檢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故夫憂國忘家（故志作固）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剋爲念（伏胡克家）

（考異曰何校云魏志伏作但案今本魏志伏作但以案今本魏志見伏存之但以案今本魏志伏作但以案今本魏志見伏存之但以案今本魏志）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志作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實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也志作陣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效汪本作授）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李注魏志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眞臨蜀再寇於街亭）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帥之任（帥志作師作舟）必乘危蹈險（蹈志作蹈）

（注魏志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眞臨蜀再寇於街亭）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帥之任（帥志作師作舟）必乘危蹈險（蹈志作蹈）

孫鵬舟奮驅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馘汪師韓云韓詩云馘聲云馘身間西漢使西孫漢權會求稽援郡吳治會吳亮至云丹吳編會宋紹書石至按會陳稽書則上陳蹈書亦亮）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策選案選）雖身分獨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祿祿恩類案）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圉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衂魏志作衂）休魏率諸太和二年秋九月吳陸遜敗於石（遜敗敗於石）輟食棄餐袂擿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紀曰詔知諸收餘兵施吳宿會會稽賀志云三國平志吳會郡二會稽朱治吳傳會稽二郡伍張上吳志會二郡會稽作吳會郡二會稽輕騎俾爲都會之會會稽作未是吳錄會稽功不云知漢書帝吳時王始漢分傳帝二詩郡行漢行初至安吳得言陳吳思會王稽表錄撫所劍見東本顧宋西誤必後已人融淡於留吳之會魏矣文不得文以帝爲吳會稽嗜之書會惠也矜蓋吳漢會初魏元晉有文王名九如錫曰文吳信威云吳爾會張此）北出玄塞（塞一極清文曰遷赤七岸發赤注作至塞壁詔至征塞劉書表鈔遂帝玉吳先主武孫權作至趙三也州赤玉壁門一城作在赤今折蘭則州岸衡城西是三折百之里此漢治縣東海也泉郡平陽青劉亮曰塞）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漢昭玉其關入屯徒其海人於此陳宋白日關縣記石門周州西山關金徑河二百十里出天建之門關玄又塞西盧百龍之出塞玉也門關柳西城望之玉役門曹魏劉武孫權之場）

事

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矣郭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書鈔武功部論兵引兵者不可預圖臨敵制變）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御覽作御作殉）身（御覽身郭）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鐘（銘郭作勳志作勳鼎還）名稱垂於竹帛（稱經功銘於鼎名稱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拊撫）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兵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荀宗道當道之為秦戒謂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秦亦謂趙氏故之互文以秦避秦字故荀服亦其謂說之按趙史也說秦也蜚松始皇本紀同祖秦以始皇趙城帝為者莊襄故姓王趙子氏也史名為政世姓家趙氏秦莊襄王曰卒秦與王趙趙政立秦史記趙西南夷姓故尉佗傳王及何著韓梧曰秦秦王本有紀連蜚索隱子云季即勝之後造父幸於周穆王以造父城之封造父蒙造父族姓由此為周趙氏蜚後子孫來之後非王以造父城之雖皆父蒙造父族姓趙氏為周趙）

孝王以其伯昭後邑之秦為附庸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然則秦伯與趙夫不特為其同祖也絕纓見說苑盜馬見呂氏春秋）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即世（李注先帝謂文帝也魏志任城王彰傳文帝曰威魏志）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昭其能虛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則志有遷才金樓子作昭志作壯）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逞金樓子引作逞）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忭者（竊經無）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功一作名）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路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螢志作熒遷熒作螢通）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國志止此）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聞幸矣（杭世駿曰魏於時人民稀少東西並饑餓是蓋敗曰魏於時不能支且植自料材武猶不後於其休故懇懇求試不能為故來懇懇求試也）夫人貴生者非貴其發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子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

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也（魏志用褒故注曰曰云魏云略翻揵蘇繼上後此裴松之齊賢曰云魏云略翻揵蘇繼上後此裴松之自知終不見用復自說一云欲云在蘇求云自魏試略蘇魏郎末郎魚中植魚蘇魚與上略此也成自齊知時距子建甚近此一云欲云在蘇求云自魏試略蘇魏郎末郎魚中必蘇所見如末此今而十本零傳本乃集宋曾人刪所緒補合失按采此段注魚蘇耳蘇若所不見推本原集三十零本詩有集無十由零知本其聊外也補伯盛常興王伯厚同時伯厚所見古本未可知也）

陳審舉表（魏志帝太和三年文帝紀封東阿王光阿地王云復上疏陳審舉表云人上疏陳審舉表此之時為）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非皆毛翻國志作皆非）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志陳審表校）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王楙野客叢書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蓋此後曾補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爾北史引家甚多李彪口藤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何者如梁武帝曰謙可胡相門有相夫宋武帝詔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遺田文之語爾而橫濟儀獨推王藏王儀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書植之所說也皆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將門有將之語）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也國志作矣猶聲作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居釣聚作漁），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

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行冊府元龜作修），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魏志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四年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五年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按此表在徙封東阿王後不定在三年），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吳志黃武七年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休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西有殪沒之將（蜀志諸葛亮傳建興六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漢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也），至使蚌蛤

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撫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類聚作驥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為之輟攻（軍郭作師），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昔至功六十三），（字各本無張溥析出名據冊賢衆按類聚在明敕也下今據攝補）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

行師，方難克彊，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魏志太和二年春正月丁未行幸長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間冊府作閒各本作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掛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濟固云撮當為握圖志稱握俱作撮），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

右教命先驅畢命綸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爾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 匡國作在 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享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 傳郭無三國文類行 可謂知時變矣 秦始皇本紀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又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按陳壽曰魏氏王公旣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於此乎子建蓋引扶蘇之語爲重法而言也 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 南史齊高祖諸子傳論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與夫此言實有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莽卿上入朝作貴藩輔皇王託禍同家骨極仁無常亡族 有疏數處地並陛易坐推擬武帝顧命情深骨鑄審闕遠宕宣任求安以明帝同趙帝衣用存勛託逢蒲末命於近處寄 重任於疏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族中立可忍親假之謀表裏相維衛爬家國骨不區機儀遐衛權可制衆 宗族殘誠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焉 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 安一作宗 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錯骨按魏文帝時嫌不任諸王然曹仁曹

休曹眞並爲將帥黃初四年曹仁卒明帝太和二年曹休卒五年曹眞卒時司馬懿爲大將軍同姓之臣無執兵柄者蓋權已移於司馬氏矣子北田氏篡齊之懷畢知異姓之禍其後師廢芳昭弒髦炎篡奐即及侯氏亦不免族誠皆猶忌同姓孤立無助故枝葉自殘本實亦擇曉史者未害不惜明帝不師周室閩而路寡見復曹也道開劉放孫資叢工不得轄政之說能燕王宇曹肇夏侯獻等官卒使夷遂滅者謂死于司馬之手非不用子建之言所致乎魏之將亡子建不贊蒲哭陳之而其如不惜何哉 臣聞孟子曰 臣字徐本脫 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溼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掛聖意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四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曰綱留覽省來書至於再三朕以不惟夙遠閱四帶祖皇考復見區棗武宜皇后復即玄宮重此宸覺五內傷剔又以勤身闈於從收是故二寵未除黜首元元吝不得所罪假爲然坐而待且惟無云登王夾輔王室朕深頼隅何乃讓朱自同三監知與罪未驗而海內虛耗爲叢又廉邊將藏亦其人詔所開豫殿數讀之高議良嘉思開其矣業詔中云自同三監乃答此表三覽之覽臣自當之之語也

謝賜柰表 徙初學記果部類聚果部御覽果部柰校又叢詔云云亦載中文獻初學記御覽補明帝太和五年冬詔諸王朝蓋作於是時

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等冬柰一匳 虎賁二字類聚無齊民要術四種明帝時諸王朝夜賜東城柰一匳以思王謝曰柰以夏熟今則多生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詔曰此柰從涼州來冀此冬據一作東城柰 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 初學記郭無夜非食時而賜見及八字 柰以夏熟今則多至物以非時爲珍恩以絕口爲厚 事類賦引御夕至厚字及作乃郭恩下術施 賓非臣等所宜蒙荷 蒙荷初學記類聚作荷之今從御覽 蒙報植等詔曰山柰本從涼州來道里既遠又東來轉暖故柰中變色不佳耳 御覽無柰報植等四字涼作柰無又東二字無不佳耳三字今俱從初學記補按文

不相類上有脫誤作文初學記上作有脫誤植鑑等語詔則脫作中詔遠曰詔則語非也中

諫伐遼東表 魏志是明帝時帝眾建初已二年六年遣太尉劉司馬傅宜王云征公孫

孫淵受侯兄弟襲爵淵王父康康淵斬若淵欲自立淵更先遣兵討淵之叔父恭也以又淵

所加開寬虛實使未有可以審自知新古後者淵要果斬未逐服繼惟使強而弱不等任首重然勞明提帝意

司紀馬云樂青淵公元是年時淵子斬殺孫淵淵子斬殺淵淵得婁首注以司馬為起大

王服雖略陸曰遼太遼和攻六遼年東明將淵遣諫平曰州凡刺史相田疇之乘海不波侵幽州之刺史臣

不先宜除輕大伐害伐小之害而自不已刺今是海賊袁使之為地賊黑故慢曰袁虎與樂當路計不有治不張

不之服賞賞賞賞者不先加之是正為使諸一參參失德信克也得常其不民聽不象足行登國無得度其而財

遼在子是歲年以十太一和月六以年前十一月卒人其部上諫諫校表

臣伏以遼東負嶇之國作嶇郭阻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

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飢者也作制郭待

金陵遺書 府氏校印

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

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

軍之失是我所獲也補也字文選無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賊日

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難測作難郭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於

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

濊貊御文選類聚改郭好文選類聚改東有待毀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

南起文選作遼補越則荊揚騷動獨應西境則雍涼參分作參郭三兵不

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疫不救其寒夫渴而

後穿非飢而後種植補植文選作殖文選補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下卒

文選有也字補遠臣以為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勸文

選補勸選各本皆作勸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

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

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作郵忌汪

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按伐遼東與魏室無補後雖滅之徒發司

馬氏之權耳

獻璧表 從類聚校賓

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遇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寶

伏知車駕所出臣每馳心豹尾賈妙原尾曹妙供飾植獻璧表豹

伏知車駕或出可新以建榮曰主路臣每馳心豹尾賈妙原本脫飾

獻璧元貢 從類聚校璧元作充郭

金陵遺書 府氏校印

獻文帝馬表 從類聚脫聚脫聚脫郭馬校

臣於先武皇帝世先御覽無得大宛紫騂馬一匹馬郭形法應圖

書持頭尾教令習拜今輒已能能御覽作今已從類聚又能行與鼓節

相應謹以表奉獻獻字御覽類聚今據汪本無表補

上爭表 從類聚牛校歌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焦僥之微不知浹渏之秦

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

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謝鼓吹表 從類聚鼓吹校

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

世安宗實在聖德

求通親親表 魏志太和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復上書求存問親戚因敘其意云云詔報曰王重數化所由各

則有隆殺之非詩皆作齊恩始深而疑終九也族亦不使親之則然負弓夫之忠厚仁今及令草木國兄弟情義篤隱愈奚妃何妾言之特家讀不沐足疏以略股通縱故不能明數貴而賤遠之親親任親過賢下良庶懷少隱長以隱平之於綱此紀耳本已無敵有鄉司蘇如國王通所問訴之文部中色師子中裏說奏君李子光故地思王乾也文其文意深之以深與情既辭逸之注切覘氣親體表與奏妙不出京之西京郎京西京郎也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五德臣下無字之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五周臣下無字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蔭屏王室二番王臣之不志成作故藩封文建遺親李注以左屏氏藩傳周富室馬曰公二弔叔管以蔡至也滅左僖二十四年傳杜注皆注以周二公叔儁為夏殷叔之蔡叔叔世儁號其其不建之和中睦方而有流管言蔡作豈亂傷故其封作建親結成邦立之詩雲融亦以為為夏殷叔封管世按故李杜注同初之為張融雲以頌二閒叔作為管蔡為是故叔部世馬融言以叔二亦叔費解夏結成叔世故叔世不兄頤商馬之氏後一下人及自成異其康乃說可必謂有封一建誤正矣蔡富又辰謂以二武十六殷國叔武世王不兄頤商馬之氏後一下人及自成異其康乃說可必謂有封一建誤正矣蔡富又辰謂以二武十為王皆克是殷周周公之為法補故又歸政於周制公禮耳成管一叔代蔡大叔法霍蔡叔非以悉流周言公見所政則始則封三伯叔禽之於國魯巳成是王武削王桐封葉矣為周為公魯以魯封洛唐始叔封凡廣蔣叔那於茅衛周致公故之遠勝異豈然周即公自說封亦說可按見孔富氏辰正統義舉從二杜十氏六夏國殷不叔必世辨之封說建北蔡之叔先後叔也汝管南蔡上雖蔡監平殷侯亦徙各有新蔡封昭國管侯徙國下在蔡霍陽辰京畢縣文東襄之王昭之不與能衛滑遠不管聽蔡王侯命鄭王伯怒將惠以王狄之伐入鄭不富與辰國言公二霍叔又不怨

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胡鄭注吳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文選西征賦注引曹植求自試文選情注乎皇居必在乎紫自二楊按求自試表無此篇文相似神明知之矣然天質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當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何焯曰以故其意以下無雖刀之用尤表文選作臣伏自思惟登無雖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若下尤表文選無以字表文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紐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金日磾傳為駙馬磾傳選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入侍左右出則騎乘駙馬猶車後駕之副耳非尚主之名也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車後駕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睿世遂侯同惟姓尚爲主者聞始於羿公此羊官之陳說雷霆擊服不讓曰順昔於王詩無人下之嫁篇必遂

戚氏以初假與諸列侯尚主戚以自假斯以降降厥是頃事魏曹植馬郗廚假由漢車魏武

爲稱一流按三國志孔功注轉賜以馬假郗於廚戚是廚魏子之姓廚此馬表不是必假尚於主

戚屬之明證

安宅京室執鞭弭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志誠選作情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蓼莪太后四年卿曰太皇崩也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聲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爲下五臣無之字然終向之者誠也志無終字文選有臣竊自比於葵藿臣志無選有自比下無於字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明下志有者字選無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弟漢魏人多後以漢兄史弼傳陛下隆于友于袁紹傳陛下之義篤矣許袁諸傳注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吳志朝志以三國主弼傳友于之義篤矣許袁諸傳注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吳志朝志以三大來斯論之詳數矣氏而臣獨倡言者何也也志選作曰李善有倡何

竊不願於聖世世類聚作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字志選有無蒙施之物何重六嫌字曰陳云是必有慘毒之懷故伯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紬燕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樓之誠臣志作選作臣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

聞有聞者下字和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疏魏志楊阜云書曰阜九傳阜上

豹略以諫和爾爲國乃國上事思厥安下厥宜樂九以親從殿中羅道精此心以針以往謀省思忌心歆費用堯舜吳王其被將病於諸不令宜擴國大至信親於法天禁下嫌以諸安故取阜疏阜又以陳示九據族人之時義雍爲邱親高親堂儀隆又傳在任宮城則樓功潛業陳可曰陸蓋親王親之用飯則世安也危克同明夏峻深德投廣固勳呂本召並爲爲並幹在翼左雖右歷今盛貶既無內外有廉輔叔昔之成豎王分幼陝沖宋所任能又茲弗政且周

賀鳳凰黃龍見表帝魏鮮將銅文帝黃帝黃帝欲高受四海尺郡澄國殿奏前黃魏魏志十三中山見恭明

王蓋傳黃進初若三年祖黃元龍見年青郡西漳見漳水發上書發初元年山建茲縣表

何仁輝有曰鮮此於文植可乎匹魏出之師亡表植忠羅孝爲大嘆呼於昔蓋墨未之裂此子表建者自也

是更魏生祚一所流以人不文長明也忌面

無侯無急宗部室是禁森鄭人本慕書植賓無注臨丕後植以曾植豚放犬重也爲魏侯移

蔡晉況由丕宗不室

呂本召並爲爲並幹在翼左雖右歷今盛貶既無內外有廉輔叔昔之成豎王分幼陝沖宋所任能又茲弗政且周

親高親堂儀隆又傳在任宮城則樓功潛業陳可曰陸蓋親王親之用飯則世安也危克同明夏峻深德投廣固勳

王其被將病於諸不令宜擴國大至信親於法天禁下嫌以諸安故取阜疏阜又以陳示九據族人之時義雍爲邱

豹略以諫和爾爲國乃國上事思厥安下厥宜樂九以親從殿中羅道精此心以針以往謀省思忌心歆費用堯舜吳

嫌與詠云史云詩緒詩付清彼無楊阜稷楊阜偶樓似潛詩所鄭論樓異庶思樹王巳相當表時裏公宋軍陳晉壁梗石諸堂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臣聞鳳凰復見於鄴南黃龍雙出於清泉三文帝紀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臨淄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故城言鳳凰復見也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棲鳳於林囿蟠龍於陂池爲百姓旦夕之覬也作之觀也所覬郭

晉黃龍見子建已卒矣此表中鳳凰瑞部黃龍部並見表據類聚祥瑞部並校

上先帝賜鎧表先帝魏武也武帝初學記武帝御覽兵部初兵學校

先帝賜臣黑星鎧黑光明光各一領據列下郭泥補光字兩襠鎧作襠郭一領襠鎧環鎖鎧各二十領兜鍪百副赤瑛鍊鎧一領馬鎧二句各本俱缺據御覽兜鍪引云謂御覽書鎧二十領御覽馬鎧百副作馬今世已

舁平世作以初玉學記海記避唐諱作門諱作已代古御覽字通作舁世已郭無兵革無事乞悉

謝徙封鄄城王表此首郭本無從類聚封鄄郭部本親從校類

臣愚魯駑材質疵下過受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答陛下厚德而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息無復晞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喜參至雖因拜表陳答聖恩下情未展

轉徙東阿王謝表（此首郭本無據類聚封爵部校）

奉詔太皇太后念雍邱下濕少桑欲轉東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增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遷之（吳志忠有東阿二字）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地臣在雍邱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棄國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人從五年之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求免取士息表（植國志以近注魏略國曰士是息後已大發士其息遣及孤取雜諸國士有士者士無幾而繼復被取乃中士所當云云習云習云昭小皆遂即遂志之注張鴻作諫孤取雜國中士息表而繼復被取表中士所云云昭三至仁德士子以子副給滿國恩長不復士發息又云定一習時業文者並復也表又云恩惟詔遂又云恩惟詔遂三至仁德士子以子副給滿國恩長不復士發息又云定一習時業文者選均責躬譏詩與注引曹躬應植詔求習時業若表此云表雖免大誅於得陳歸寄本國後乃被澤均責躬譏詩與注引曹躬應植詔求習時業若表此云表雖免大誅於得陳歸寄本國後乃被三子建二表一在文帝時一在明帝時據校也）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背面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髦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走（走和經續漢書作赴後）夫妻負孺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廢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

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鎮可以警小盜小者未瑀大使爲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鵲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敝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全石之恩必明神之信晝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晞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家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子仲即作子終注引劉向列女傳於陵子終）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係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

求習業表

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文選詩注實）

求祭先王表（從御覽禮儀部祭禮校梅鼎祚云時武帝崩牢初屬魏王位未追尊武帝故稱先王）

臣雖比拜表（張溥脫首五字）自計違遠以來已踰旬日垂近夏節方到（近張溥作覺）臣悲傷有念先公（念張溥作必）以夏至日終（以字張溥脫）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今辰告祠臣雖早鄙

實禀體於先王且臣雖貧窶蒙陛下厚賜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羊豬臣自能辦（上豬已下有張溥太牢有牛字按牢當又作豬也）杏者（杏字張溥作杏）臣縣自有先王嘗食鰒魚臣前已表得徐州臧絹上鰒魚二百枚（上鰒魚張溥作上送鰒魚漢書張步上遣高密侯孫隆詣洛陽上書獻鰒魚魏書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決起明春細致孔鰒雜魚雜千或枚三國志上書獻鰒魚魏書文帝紀廣志鰒魚一名石決明今因石決明春細致孔鰒雜魚雜千或枚七國志九域志曰倭水九域深淺皆沈國深人入取之布捕足以供事今足從以人讀儀部作嗜足好自好部補）水瓜五枚計先王崩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敬且欲復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一高作似臣縣因緣形略近亦而作祇自蓋以乞請自柰二十枚（乞字俱據柰人二串枚字俱據柰人二十串）

藏哀（不博士祖庶藏優侯與祖五等得以立爲其廟公子面子祭不得也禮先君曰公庶子子之不子得祭者宗廟習悲曰傷得咸月二十八日後知上下習悲切將欲遣禮以知侯舒侯敬情欲祭之祭先王博於國士國家廟優等奏禮禮推如此故寫以下國承之圖承推侯存必與吾同之）

求出獵表

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文選詩注實）於七月伏鹿鳴應四月五月射雉之際此正獵樂之時（類聚部聚）

請赴元正表

欣豫百官之美想見朝覲之禮耳存九成目想率舞（類聚部朝會酒）

謝得入表

不世之命非所致思有若披浮雲而曬白日出幽谷而登喬木目希庭燎心在秦極（類聚禮部朝會）

龍朝表

覲玉客而慶薦奉懽宴而慈潤（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詩注）

謝賜穀表

詔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五千斛賜臣（穀御覽百穀）

答詔表（御覽人事部疫魏明帝照書植曰王顏色瘦劇何瘦恣邪脫中人謂亦部疫和不今者食穀許米又喚肉多少瘦見劇王何瘦）

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慰臣瘦羸奉詔之日涕泗（吾羸甚長水加殊詔宜情節云）

橫流雖武文二帝所以慰憐於臣（武文文書作文武）不復過於明詔

答詔示平原公主誄表（御覽才文部誄魏志明帝詔書植曰上吾才至於賦誄將不周從見陳上還哀懷未敢作見踐爲田家公語耳答曰）

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異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爲讀莫不揮涕（張溥從書鈔文藝部誄辑出少楚王十三字）

上九尾狐（唐開元占經一百十六）

黃初元年（本傳元年三當是立爲郡城王年三年是立爲郡城）十一月二十三日於鄄城縣北見眾狐數十首在後大狐在中央長七八尺赤紫色舉頭樹尾尾甚長大林列有枝甚多然後知九尾狐斯誠聖王德政和氣所應也

上銀鞍表（御覽兵部鞍玉海器服曹植上銀鞍表）

於先武皇帝代敕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玉海帝下有代字敕）

失題表（御覽作劾）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襁衣足也（金樓子立言篇）

臣聞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餐（齊民要術亦引此二句）夫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餐短褐者物有所受也（類聚塞天部）

詔使周觀初玩雲盤北觀疏圃遂步九華神明特處譎詭天然誠可謂帝室皇居者矣雖崑崙閬風之麗文昌之居不是過也（類聚居處部總敘云曹植表按此疑闕得入表中語）

諸老熙朝之輔每作粥食餚惟蔬薤（書鈔飲食部粥篇）

即日表油麻之賜（書鈔原本服飾部麻自試表猶假餘麻之敬不云同求）

賜遼越綿穀（書鈔原本帝王部賞賜）

即日奉油麻之賜（書鈔服飾部麻）

諸公立朝飯作粥食之侯臥擇薤（書鈔原本一百四十四服饌解臥）

即日奉手詔驚喜踴躍也（書鈔文部以本譯）

詔曰皇帝問雍邱王先帝昔嘗非漢氏諸帝積儲衣被使敗於函餘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主卿百寮諸將今以十三種賜王（初學記賞賜錦繡真花谷前集云曹植表辭詔曰賞錦繡雍邱王謝語今佚）

身輕蟬翼恩重邱山（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爵重才輕（文選張孝祥何劭詩注）

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御覽布帛部布）

臣得出幽屏之城獲覩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閶闔之闥此二喜也必以有覩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樁杭之質禀受崇聖之訓此四喜也（御覽人事部喜此疑謝得入）

（及中語）

昔歐冶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眄羸馬百倍（御覽兵部刀按此表失題張溥云歐冶表選甚）

乞城內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生自至尊然心廿田野性樂稼穡（御覽資產部田）

令（宋郡獄文集九日樂市作曹植盧國令令令中不見此語）

黃初五年賞罰令（黃初五年時爲雍邱王徵聽資賈堅下材賞小難威其闕成其搆罰偏納故爲此賞罰令徐堅部汪張溥張溥俱綜類聚刑法部錄出文多誤幷令從唐許敬宗等所輯文館詞林日本國殘本卷六百六十八魏曹植賞罰令補幷補題中賞罰二字正）

令（文館有各本脫）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惟女子與小人

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怨上郭張姦張溥多有字）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自此間人從（此李作世）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逆（叛上各本多入字）顧左右嚬然無信（張溥本字屬上句譌不可通）大嚼者咋斷其舌（咋郭訛作）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執張溥作鉞）一身之中尙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過匿懲乃可以爲人君上行刀鋸於左右耳前後無其人也（郡王至人也十五字各本無）諺曰穀千駑馬不如養一驥（各本誤作穀千駑馬不如養一驥）又曰（各本脫此二字）穀籍養肩犬無益也（各本誤作穀犬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使藏弊袴（各本作知）（韓昭侯之弊袴脫乃知及使藏二字）良有以也役使臣有三品（役字各本脫）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文館無惠字）此二者（以上三字各本無）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使之（使之二字各本無）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刑罰）

（二字據文翁福）則明聖所不能畜（各本誤作則明所以不畜也）故堯舜至聖（各本作唐）（堯至仁）不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養無益之臣（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引魏顧正芥臣年紀白操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云按自試表無此語乃黃初五年賞罰令）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位孤推一概之平功之宜賞與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如皦日於戲羣司（司郭作臣）其覽之哉

黃初六年自誡令（各本誤作自試令俱從類聚刑法部補出別縱不完今從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八書植自試令校補惟類聚列入刑法部宜作自誡）

令吾昔以信人之心無忌於左右深爲東郡太守王機防輔吏倉輯等任所誣白獲罪聖朝（以上三十五字據文館補）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寮之典議捨三千之

首戾（案郭作師張溥作司熱郭作舍類聚作赦）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焉類聚作豈）反旋在國揵門退掃形影相守出入二載機等吹毛求瑕千端萬緒然終無可言者（以上俱在鄄城時事鄄城爲東郡）及到雍又爲監官所舉亦以紛若於今復三年矣然卒歸不能有病於孤者信心足以貫於神明也（雄此知除王被誣非止一非史但言監官謁者）（灌均希官作爲臨菑侯時後貶爵安鄉侯及在鄄城王機倉林從攜飛語洛植應詔責躬俱作於是時徙得免議還鄄城）（及徙封雍邱又爲監國者所奏也）背雄渠李廣（雄籍通）武發石開鄒子囚燕中夏霜下杞妻哭梁山爲之崩固精誠可以動天地金石何況於人乎今皇帝遙過鄄國（魏志黃初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增戶五百）曠然大赦與孤更始欣笑和樂以歡孤隕涕咨嗟以悼孤豐賜光厚貲重千金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此二句）名馬充

廐驅牛寒路孤以何德而當斯惠自反旋在國以下據文館補孤以何功而納斯貺貺文館缺據類聚補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王文館作郭作恬通孤小人也深更以榮爲戚深徐作身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案文館作祖故欲惝吾往業守吾初志修文館作循欲使皇帝恩在摩天孤心常存入地各人本課此今從類聚又文館無此在入二字將以全陛下厚德竊孤犬馬之年廣各作究文館作窮此難能也然孤固欲行衆人之所難孤人二字類聚無之字文館無今補此之謂也故爲此令德幡如毛人鮮克舉之人字類聚無之字文館無今補詩曰著於宮門欲使左右共觀志爲三句據文館補

毀鄴城故殿令據文館六百九十五補

令鄴城有故殿名漢武帝殿昔武帝好遊行或所幸處也梁柄傾頓棟宇零落脩之不成良宅置之終於毀壞故頗撤取以備宮舍余時獲疾望風乘虛卒得恍惚數日後瘳而醫巫妄說以爲武帝魂神生茲疾病此小人之無知愚惑之甚者也昔湯之隆也則夏館無餘跡武之興也則殷臺無遺基周之亡也則伊洛無隻椽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梠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尺椽作尺椽漢道衰則建章撤靈帝崩則兩宮燔高祖之魂不能闕未央孝明之神不能救德陽天子之存也必居名邦闕土則死有知亦當迫遙於華都留神於舊室則甘泉通天之臺雲陽九層之閣足以綏神育靈夫何戀於下縣而居靈於朽室哉以生諭死則不然也況於死者之無知乎且聖帝明王顧宮闕之秦苑囿之侈有妨於時者或省以惠人況漢氏絕業大魏龍興隻人尺土非復漢有是以咸陽則魏之西都伊洛爲魏之東京故夷朱雀而樹闕闔平銅陽而建秦極況下縣腐殿爲狐狸之窟藏者乎今將撤壞以修殿舍恐無知之人坐自生疑故爲此令亦足以反惑而解迷焉

說灌均上事令

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諷詠以自警誡也御覽文部詔云書樂說灌均上事令

文

上元朱緒曾

誥咎文（類聚郭璞災異賦李注引本傳作誥書子誥建洛誥作文諸洛假）

天帝之命（天帝文帝之命正文脫誥以說盟云伯禽如師韓文公有感邪風之伯文蓋本於此今據鬼校）以誥咎祈福（誥字從困）其辭曰

五行致災（災同災異）先史成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誥字從困）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應物以滋（應郭作氣）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遇（遇郭作遇）在湯斯

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走郭作去史作走記作奔）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祇肅百神（祇汪作祈）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爀（宋人或潛周公周公奔楚豪恬傳周公且走而奔於楚是也）

麟風扇發（爾雅扶搖謂之猋猋與颱同）嘉卉以萎（萎郭作委通）良木以拔何谷宜塡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竦（竦郭作悚通）皇祇赫怒招搖鷺怯槐槍奮斧河伯興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右郭作回類聚作右）顧叱豐隆（淮南子豐隆乃出許慎注雷師楚辭吾令豐隆乘雲王逸章句雲師號平子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雲兮舊注豐隆雷公也）息颱遏暴元勃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埃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予私（予郭作沛予張沛）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釋愁文（從類聚愁校入）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焚文選補郭作酔）有玄虛先生（虛郭作靈）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怳汪作恍本作惚）不召自來摧之弗往（弗文選補誤作則）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纂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精郭作情）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追一本誤臨殆困於嗄咽煩冤羞於酸澌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火文選補郭作金）摩之以神膏不稀（摩郭作磨）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蓄慮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

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我類聚作吾）今大道既隱（今上郭有方字）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諛榮貴（諛郭誤文選補趣）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慘文選補郭作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彫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鍼灸子以濁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遊（攜丁文選補遊無各本作）遨遊（遨郭作遊）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爲子具養神之饌（饌郭作撰）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遐郭作遐）乘輕雲以高翔（高文選補郭作翔）於是精駭意散（意文選補類聚作魂）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誥紂文（唐封演聞見記卷八相州湯陰縣城外羑里城北有羑里城北數丈餘北開一周圍可三百餘步其中平賈高於城一周門）

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云各本無今補
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
盜與立炮格賊害忠貞封氏云觀此京見文王見因之地村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
被此東曜邱隆武器糧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邢有程城云是祭伏鄉自潘
迄於河上城而實中稅堤郭壁可阯之胡燃時小城而實者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七阮陵或承流俗之
傳耳炮烙宋本史紀作炮格今作烙者後人所改耳

七

七啟并序七文心雕龍雜文云隙恩七啓取美於宏壯張濟又有七啓四句乃七悲詩之說又有七路讚與體四句
即七啓文也郭注一本題七啓皆按古人以七爲文之體文選類聚皆以七爲一類若題啓混入書啓非也類聚文不完
從文選校
背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七發見文

選七激七辯七依文俱見類聚七類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
粲作焉王粲七釋亦見類聚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李注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澄神
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
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
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墟文選作深五臣作墟入乎泱漭之
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溪類聚作
谿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
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似各本作以若將飛而未
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
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俗類聚作世而作以智士不背世而

滅勳世類聚作時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
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
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譆古與嘻通有是言乎
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紛錯僞覽天部作純純隆作運
宋吳鈔韻補分將寒切晉種七引四句亦作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跡餌覽作端芒
芒元氣芒芒鄭芒芒通作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
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甯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
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
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宏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
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

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𤎌膾肌蟬翼之
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風飛郭作飛風刃不轉
切山鷄斥鷃莊子曰鵾搏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燕雀飛不過一尺君芳弱也
尺與斥古字通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寒郭作寒苓作遷賞假五云七啓寒芳運之巢偶
臣改寒爲搴寒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耶耶況此鷰全說芥鍥之事猶入寒字於理未安李善注寒今肚肉也芥與遺同徐
文賦皆城頌記爾雅蕃耳苓耳陸機曰白華細瑣可煮爲新巨物志儀三千歲遊於蓮葉卷耳之上宋爲稍瑣志龜三百
蓮遊於遊葉之上耳陸千歲遊於卷耳之上即遊謂言毛龜巢朔翔卷耳之陸浮遊葉之上苓非即遊可知矣膾西
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
醑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
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所郭誤斷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

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彫善本作雕非校彫

剡字從彡難乃烏名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

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

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文郭說之彫以翠綠

翠綠飾豔作翡翠飢不協綴以驪龍之珠据非飯賦注作飾錯以荆山之玉陸斷

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

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

揚燁燁郭作輝通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紗縠聚作羅文選作紗金華之舄動

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李善注說文曰縲綢成帶也古本切或

彫或錯薰以幽若李善注說文曰蘅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蘅幽若猶幽稱幽聊也流芳肆

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

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

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

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路纓累作書郭作纓文選作路李書注周禮玉輅纓繁纓鄭玄曰繁讀如鑿訓今之馬大帶也稷今馬秧繫與纓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旂頻

聚作旌李善注楚詞曰建旌虹之綏旍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作綏綏有虞之旌旗也遭記曰招搖在上急轉其怒鄭玄曰招搖爲勁撥招搖是於其上以超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

弓捷近刻作抑胡克家考異云案抑當作捷宋淳州本供禮鄉矧釋文捷初洽反又士冠捷柳初洽反本又作抑此正文作捷善所引禮注亦作捷不知者誤依今本作抑改之亦如通志稟剔文於鄉射改捷爲抑也何校正文捷改爲抑陳亦云捷當作抑肯據注之誤字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李注呂氏春秋

伊尹說鴻曰菁龍之西道風之乘萬勝曰曾瑪名也疾若此遺風馭作追風非於是磔塡谷塞榛藪

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漏近刻作漏胡考異云業漏當作猶業本云書

所漏朱後本云五臣作漏否本所見皆傳遂漏七命云外無漏迹書引此下無遺迹爲注於文義本不得作漏也上

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步武騎霧散丹旗燿野

戈殳皓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鶂鵜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

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

輕膺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猋舉李善注說文曰猋火猋也

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洪[illegible]容痛三筆[illegible]逃轉昌

稟犛帶路詩曰予讀會于琵匕昏輸羽飛之妙云人罰網密埠逼勢脅乃知韓ㄙ用其所來虐也吭鬪之獸

張牙奮鬣李善注毛詩曰虎蠻賦虎臣嘯如虓虎毛長曰鬣虎甚也嘯興嘯同志在觸突猛氣

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

不懼拳[illegible]也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斑宋吳斑郭作

賊觸補一先賈車連切引曹儀七啓四句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

雲於是駴鐘鳴鼓賊類聚作駴文選作鼓李注同讀鼓皆駭鄭玄曰雷擊[illegible]駭駭古駭字收旌

弛旆頓網縱網李善注頓[illegible]搶也說文曰網擬也罷獠回邁駿騎齊驤揚鑣

飛沫俯倚金較李善注說文曰較車上曲鉤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

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樂恬靜

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

觀李善注[illegible]曰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綺高[illegible]西篠

京賦注張衡西京賦以板爲井紅以藻飾之爲飛翡[illegible]王延善引[illegible]

賦列[illegible]以方[illegible]反[illegible]荷井[illegible]方[illegible]倒[illegible]七星珠左[illegible]井含綺金

賦玉[illegible]之七[illegible]木工[illegible]必士[illegible]若此[illegible]而倒井

殿屋上堂覆象棟東井形刻之作荷芰水物蔬所井以厭火之也沈存中筆談中云宝詞刻之觀闕謂八之吳孫人井謂即之天頂北頂惟板也宮金墀玉箱文選李注玉鏤玉箱野客叢書螺蚌於東箱金周曰以碟傳呂蒔后何羅耳裏於刃東箱從東廂司上馬龜相如傳青龍蜺蟠蜺傳后側避蜺東箱東廂師古注東方正謂殿傳谷東北西起室皆曰箱前漢齊楊之東形箱爾雅用竹頭其他顏東箱師古注謂方正謂殿傳谷東北西起室皆曰箱前漢齊楊之東形箱爾雅用竹頭其他顏

薇翡翠東西箱所書異字其並捷從序云頭謂廊廡也亦作廂實一溫房則冬服絺綌文選絺綌作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類陟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拳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作名容臣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瞀章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閣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吳越春秋傳逢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越大春秋魏傳楚三侯廢侯翌侯魏侯也芳餌沈水怪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緻弋飛若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魂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蟉珠郭璞蟉蟉戲蛟人颯漢廣之所詠李善注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

曰不漢可求思辭君神也觀遊女於水濱擢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靜步文選靜作靖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文選館作館子能從我而居之乎五臣無我字玄微子曰予耽嚴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遊遊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技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李注洞庭廣庭也五臣作彤庭按類聚乃校劉者從五臣改琴瑟交揮五揮臣作彈左箜篌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裾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燿類聚作燿文選作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五裾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類聚五臣作翻翥翻然飛沒飛沒不類聚可通作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違郭作注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李舊注方言渫歌也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落華郭作花收亂髮兮拂闌澤形婧服兮揚幽若李注善說文曰婧南楚之外謂好也婧湯火切紅顏宜笑宜笑類聚作既天類聚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爛華郭作花騞幙張騞幙張作騞幙轉類聚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遺類聚作忘類聚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及字類聚無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儔類聚作嬦嬦古通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據慨則氣成虹螭螭計研切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覇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宋與補月

先曦切引曹柢七啓四句玄化參神輿靈合契神類聚作晨契郭作氣惠澤播於黎
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
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
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才郭作材進各異方
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
章白帖昨雍曹鈔學茂引此四句正作刪說作讀云曹植七略張潘遐另纛七累名日共罰門此禮文亂散樂
移風國靜民康部各本作宿按曹鈔非王郝引曹植文圖部民康靜字是也神應休臻屢
獲喜祥故甘露紛而侵降麻尤本文遺作靈景星霄而舒光觀游龍
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劉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
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
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巖類聚作岩

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
興曰韙哉言乎韙類聚作偉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
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
惑令予廓爾爾類聚作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騷

九詠此篇選辭九章而作雲有九首標曰此集采自類書非全文不可考野翁條六句與九懸賦語同漢志云楚辭
屈原賦類聚亦列騷於賦中從類聚校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旌四蒼虯兮翼轂駕陵魚兮驂
鯨䱡黿兮蘭席蕙幬兮荃牀荃部覽服用郝荃作荃書鈔服本服飾郝類聚作荃抗南
箕兮籙瓊藥抗張炎作灑挹天河兮濯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
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猗靡靡類聚作摩雲裾繞兮容裔冠北

辰兮岌峨帶長虹兮陵厲闢肴御兮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
羅虞郭誤虞感漢廣兮美游女感漢廣唐類兩作廣羅漢類聚無離字奚郭作奚揚激楚
兮詠湘娥臨回風兮浮漢渚臨君漢漁歷後集引喬高雄貴曹植九詠作樂目牽牛
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洛神賦李注引曹植九詠注牽牛爲夫神女爲婦牽牛織女之
原各鈔河鈔之旁七月七日乃得書是此篇原本有注不知何人撰一嗟痛吾兮來不時君漢漁隱
後集引曹植離責曾植九詠曦晉子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歎成雲
先后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后張溥作後王郭誤土離韻聚改抜此集離且原而作先
后指楚懷王後王則指頃襄王也懷悟同類聚作懷猶搦轡而繁策馳覆車之危路
乘舟而無楫乘郭誤郭作渡類誤舟聚作度通將何川而能渡何世俗之蒙
昧悼邦國之未靜汪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
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女於水裔采菱華而結辭此句辭覽果部

菱引曹植九歎同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
自苦以終身甯作清水之沈泥不爲濁海之飛塵六句與九歎賦同
建五旗兮排采占揚雲霓兮緣龍鳳書鈔武功部旗云擢楚辭
抗手兮吹簫書鈔樂部簫
運關櫂以連往日回波之容與書鈔舟部櫂
停舟兮焉待舉帆兮安追書鈔舟部帆
怨流兮上遡貝船兮荷蓋書鈔舟部舟總篇云擢楚辭抜怨與遡通
口文口兮彈素箏抗玉桴兮駭龍鼓書鈔樂部鼓又武功部鼓
踐丹穴兮觀鷟居過朱雀兮息南巢書鈔原本地部穴
過口穴兮清泠木鳴條兮動心書鈔地部穴
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横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

皇祇降兮潛靈舞（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蔓蔦滋兮冒神宇（文選謝玄暉休沐詩注）

何孤客之可悲（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注按九懷思忠篇云孤客之可悲）

徒勤躬兮苦心（文選王簡棲寺碑注）

鍾當也（九文選詠章劉越石扶九懷詠章句注選注明遠舞鶴賦注引蔡邕琴操鶴賦云注及俱云條曾又植柳賦引原注即章句也）

溫風翕兮蒸沙石（原熱原注翕也）鳥罔窟兮獸無蹠（足原履注蹠履也之言石天切暖石焦地熱鳥無所巢獸無所遁暖熱覺歲時部熱無）

越江兮刈蘭葬秋兮薄寒披蕙兮戴笠（御覽器物部蕙笠）

乘逸響兮（御覽同）執電鞭忽而往兮悅而旋（御覽兵部鞭）

遙逝

哀秋氣之可悲兮涼風肅其嚴厲神龍盤於重泉兮騰蛇蟄於幽穴（書鈔地部穴）

序

柳頌序（從類聚木部楊柳太平御覽木部柳校）

予以閑暇駕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樹聊戲刊其枝葉（枝郭作柳）故著斯文表之遺翰遂因辭勢以譏當世之士（案類已佚）

文章序（郭無從類聚文部集從序類聚校）

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知秋蓬擠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序書（文心雕龍知音篇陳思序書佚）

書（御覽劉乃植與曹植分弁曰明使下君始乘孤哀慕未忘意就寢日無崇慢費之夫其使船不鬬而飛楫不行向須并代之馬貫犀之弩乎爭雄於宇內（內郭）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耳（此句各本作守陝吳耳從類聚）無有

與司馬仲達書（魏志曹休傳太和二年帝爲二路征吳諸軍向尋陽子吳建業司懿書盖在是年郭注上脫校補）

答書（答書今注皆不植存與文選漢謝靈運詩注皆不植存與文選漢書宣乃城吳於賀安城答說）

與司馬仲達書（魏志王粲傳太和二年帝爲二路征吳建業司馬宣王從漢水下西城注引魏氏春秋曹植書神召而公卒魏公自減也分又陝文選任王元長子長建文注何名以氏天曹植至神召而公卒魏公自減也分又陝文選任王元長子長建文）

書（御覽劉乃植與曹植分弁曰明使下君始乘孤哀慕未忘意就寢日無崇慢費之夫其使船不鬬而飛楫不行向須并代之馬貫犀之弩乎）

與楊德祖書（魏志注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簿署倉曹屬）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魏書少主紀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注修數與修書云云從國志注文選校）

好詞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按建安二十一年丙申子建年二十五）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此各本作北與本）

啟（畧曰邢此經魏作大付魏按文選作此鄴魏本云注云魏面德蔚琬都不頓可人云也魏近許何都鄴可今注魏作紹付按文選安中鄴）

魏（魏武自大令魏之名考廣陵場圖乃門勃爲之陶子謙據所世害語勃慮勃懼蔡爲官泰山太守紹守）

揚（揚袁都陶爲在魏都與陳言琳魏俱指爲鄴袁紹所用李注魏來降此魏不當）

亦云發魏國生之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人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玉下有璽字）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蓋國矣（蓋作蓋志注）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軒魏畧作張博畧作蓋）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於魏畧無）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能魏畧無）譬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反魏畧作還）前有書嘲之（嘲志注作有爲字還無徐李注郭紹注張黃張博作還）前有尤文還無有字）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欺者（能魏畧作敢）設後世之嗤余也（無之郭）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者字徐李郭有注張黃無志郭有）歷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能有注字魏畧本無）敬禮爲僕卿何所疑難（宜魏郭作乎還卿何所疑難字）文之佳惡（惡郭作魏畧）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辭魏畧作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魏畧其字郭作制斷而）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志注裴虞之章志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稷下郭注張溥作雷通）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李注超毛璩詩傳吳遠傳息止也南史植注超傳吳遠息止也南自詩）

而（而蔡超間郭他人每作詩季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季不語輒作者而呼好賦詩人文章季）

緒（緒遠指遠何爲足者道乎哉至於）人各有好尚（有下魏畧有所字）蘭茝蓀蕙之芳（蘭茝蓀蕙之芳魏畧）衆人所好（人之字下郭有下同）而海畔有逐吳之夫咸池六莖之發（魏畧）衆人所共樂（樂上志注作畧郭英）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聲輕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德志作薄郭同）位爲蒼侯（蒼作蒼志郭）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惠郭作勛）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留志注郭同注作洗）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史文選作鹿志注史則志注作亦文選作則）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於魏畧無子畧無無記）將以傳之於同好（於郭）此要之皓首（作皓魏畧）豈今日之論乎（今志注作豈可以郭）其言之不慙（慙郭魏畧作）特惠子之知我也（特徐李郭注作待）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修答陳苗侯陳在文選李光地云雅苗侯雖年之雖宜宜奇）

與吳季重書（魏志吳質濟陰人注魏畧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論愛文選李注典畧質）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勞積勞一作積勞）若夫籌酌陵波於前簫

篪發音於後（篪篪類聚作篪篪）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歎徐李郭注張溥作）
（觀文選李注歎猶歌也）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盻謂若
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吾郭作君）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巨御覽作沸）飮若灌
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
節而有逸景之速（逸郭作過）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欲類
聚無）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
緣（類聚作良無有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訊一作詢）文采委曲
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
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意事小吏（事一作寄吏一作史）諷而誦之

丙九　考異九　十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
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氏下郭有而字）夫君子而不知音樂
（不字尤文選脫）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
迴車乎足下好伎値墨翟迴車之縣（値上郭有而正二字尤文選無）想足下
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
矣（行之上張謂行曰字）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得上郭有自字）且改轍而行非良
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
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植白（李注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
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
之好伎蓋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映耳季重答東阿王書亦在文選中釋東阿王者後人所加耳
此書作於建安爲臨菑侯時）

與陳琳書
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
爲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
矣（大平御覽服用部飾披冠書鈔服飾叔引披翠二句佩引帶虹二句）
葛天氏之樂千人唱百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文心雕龍事類云陳
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云此引事之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賦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
人唱萬人和千萬乃相如接人接人常作推之然而濫傷尉天推三成萬倡賦妄非致斯謬也又云夫以子建明謬士衛
沈害而不飛於謬曾仁之謬矜浙又局足以嘲故精曾按子建既本相如則劉氏不免輕詆矣）
騏驥不常步應良御而效足（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文選陸士衡功臣頌亦引此首句作
騏驥不常一步）
昔與子西園聯鑣遊泳語笑歡今忽睽別在天一方從今邈

丙九　考異九　十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然莫可得也（見宋本事類賦註杜工部詩改部府詩類存天一方句下引東坡云曹植與陳琳疏疏乃書之）
訛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也是以
君子愼舉擢（御覽鱗介部魚）
與丁敬禮書
頭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爲怪（疑有脫）故乘興爲書含欣而秉筆
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容鈔原本文藝部書記）
誄（誄文帳文帝工侍中二篇爲全文餘皆非完璧張溥有曹蕃舒蘇按乃文帝之文非子建作文選王文選集序
注引曹植祭諮玄文士戚知己懷此何孫何觸云此乃魏武帝文此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時十歲嘗是注誤張
祭故云思王十餘歲已善屬文或書日命其代作緒曾按强弱代作無據）

任城王誄（并序。彰薨於京師。紀黃初四年八月壬戌任城王薨。聚職官部諸王校）

昔二虢佐文，且爽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跡，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慟悴（悴郭作粗）。目想宮墀（宮文選郭作宮），心存平素（存郭作在）。彷彿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愛郭作受），達者徇名。王雖薨殂（薨郭作歿），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郭貴上有德字，今從類聚下）。乃作誄曰：

幼有令德（德文選作質，選補），光耀珪璋（璋郭作彰）。孝殊閔氏，義達參商（參商郭作曾參文選補，參商陳仁子宋人必有遺作，參商所本參商，所本曾參卜）。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代補代遺文選郭選），威慴北胡。奔虜無寇，還戰高柳。王卒壯士（士郭士），士（士郭士）當爲軍首。

（考異九）

軍（軍郭北）。彰爲北中郎將，彰北征入家鄴，鄴界安二十三年，時代郡烏丸反，以馬氏校印

未集。彰追唯之有步卒千人，騎射數百，應弦而田，獸者前迫，後守。相要，隨廣，乃退。牢退日長，彰史錄諸中將數，皆以意爲新登，涉遠乘土，勝逆，疲北朝至，又於受桑，節度去不代，得二過百代餘，不走不可遠深追之，逢合輕敵，彰曰：敵率師，非而將行，患嗟，殺利，上所馬在，合何軍節，中度，後乎出胡，賜者斬七一將，日士一夜，無不與悅，當相及，斬首，獲人生，何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獲科，盛。

弧，彰詣見，彰行，力所戰，所彰自，向代，曾獄，鄴乃，太，請子服，謂北，彰方，悉，哭時，新時，有太，祖在，西長，安見。

上功宜勿自伐，應對常者不及者，彰到如太子，意子，意言，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遲，同盟飲淚，百寮咨嗟。

大司馬曹休誄（魏明帝紀太和二年秋九月庚子，大司馬曹休薨。休傳云：太和二年，休以大都督，督諸軍，與蜀戰，敗績，還，帝親勞之，拜大司馬，假黃鉞，加侯，今從類聚，官職部司馬校）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踵郭紀），奕世純粹。闡宏汎愛，仁以接物。藝以爲華，體茲亮質（質郭作質，汪斯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翕然，稱曰龍光（龍魏志，賈逵父，賈逵與曹休一年客，逵十餘歲，太祖守譙，休攝譙太守，舍逵見江，至吳，逵父注引魏書，像下，逵曰：休拜，逵泣，逵父，問逵，坐爲吳者，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七

考異九

起爲，歡，中按，魏志，服，休，傳，受，逵，注，形引，魏書，曰：休，悅，此，則，至，休，孝，之，事，便，親，侍，可知。

悅爲歡，貧而無怨。孔以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祿，親好彼蓬樞，甘彼飄瓢。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洪濤雄郭，足蹴白刃。手接飛鏑（作接，按郭

終弭淮南，保我疆埸（埸爲注，領，祖，軍，場，將，失，軍，魏，夏，魏，侯，志，儀，曹，洗，休，以，傳，休，文，爲，帝，鎮，即，南，王，將，破，軍，之，車，又，魏，別，臨，遣，送，兵，上，渡，乃，江，下，機，與，賊，執，桑，手，湖，而，營，別，數，渡，千，擢，家，遣，將，征，屯，東，廬，將，陽，軍，休，傾，到，黃，揚，歙，州，刺，督，刺，張，史，遼，進，等，封，及，安，諸，陽，州，鄉，郡，侯，二，帝，十，征，除，孫，軍，權，擊，以，權，休，大，爲，將，征，呂，東，鎮，大，將，等，於，軍，洞，霍，浦，破，破，之，之，斬，拜，徐，揚，州，牧，吳，將，明，轉，帝，即，位，丹，遣，前，封，後，長，率，平，侯，眾，前，吳，休，將，降，書，增，邑，屯，四，萬，百，休，降，乃，休，深，上，人，書，戰，謝，不，勝，利，帝，退，還，屯，宿，鎮，石，校，亭，尉，軍，楊，夜，襲，擊，士，獲，卒，亂，亂，賜，乘，金，甲，兵，隆，休，轉，因，重，此，權，發，書，亦，此，平，表，書，之，克，捷，功，此，休，淮，南，雖，亦，敗，多，於，失，石，光，祿，大，夫，荀，侯，誄，安，魏，八，志，年，荀，戰，萬，傳，遠，廣，亭，字，侯，文，十，若，七，顯，年，川，太，顯，祖，陽，會，人，征，也，孫，建，相，權，表，事，蔣，太，襲，祖，勢，軍，軍，至，於，潛，譙，須，因，疾，疾，留，廣，陵，以，存，以，中，屋，光，爲，戰，年，大，夫，五，十，持，節，曰，參，敬，承，侯，從，祿，大，頓，夫，聚，校，職，官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十八

考異九

劉，急，病，若，二，教，紀，身，首，祚，用，豈，能，弄，勒，荀，於，生，嫩，之，中，至，於，大，圖，仁，大，恕，事，之，著，遠，生，致，豪，乎，舟，及，船，至，之，勝，接

翻，涼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褻郭熙郭）。百寮士庶，欷歔纓（纓缺，二上字，徐機女投杼，晨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鳴。

而倚衡（風按，然，魏，機，志，鑒，荀，彧，先，彧，傳，陳，諸，充，評，其，曰，志，荀，彧，鬼，注，濟，臣，松，之，雅，以，君，爲，王，佐，斯，言，之，夫，不，欲，有，翼，翼，鼠，之，英，資，一，仗，匡，順，屯，之，運，畧，非，則，斯，漢，人，室，之，之，與，亡，而，忽，雖，與，殺，首，是，之，故，類，殄，絕，矣，直，之，臣，作，誠，良，長，以，得，千，其，時，處，王，大，運，者，既，微，彧，微，微，世，流，不，已，知，及，魏，雄，武，英，之，志，虎，視，氣，人，非，懷，致，異，漢，之，心，之

布業誠既心隆於朝自漢迄代可著謂然任後重亡身遠殉志節行以義申立素懷之全大亮正其於殆當經年

歟百據察此上則庶或欲之盡亡弘身殉纏其節推子崇建亦遂其不能奏言然

平原懿公主誄 謚號志敬為敬皇后傳太主和為六年立明廟帝取愛女之淑德追孫

黃與姓封德合為尊追封黃侯列侯公主以爾太令人從郭氏學從記弟藝德文為類之後公承主甄郭氏

校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雪雰 雰類聚 彫蘭夭蕙良榦以泯於惟懿主 主漢王郭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歧疑之姿質朗質極 極初作一學 生在十旬 生在生郭 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讀用識往俯瞳知來 瞳音江 求顏必笑和音則孩 孩初誤 阿保接手侍御充房當在襁褓不停第牀 第汪柳 專愛一宮取玩聖皇何圖倉忽摧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翻 翻汪翻 號之不應聽之莫聆 莫郭作不 帝用吁嗟嗚咽失聲 聲四字初學記 嗚呼哀哉憐爾早沒不逮陰光 陰光初學記作光陰光光與陰光類 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蓍王珉珮惟鮮 珉類作類 朱紱斯煌 斯郭作 國號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才 名才初學記公主作名才 成務於宮繞轅交殺 轅郭作輦轅初學記作輦 生雖異室殁同山獄爰搆玄宮玉石交連朱房階壁 壁郭作璧 日曜電鮮 曜日初學記類聚作皓 掩屏二楹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 摧郭 上聖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 喻郭作喻 況我愛子神光長滅 作滅 宋吳韶平祖原公十月歲四蓋絕句 扃關一閉曷其復晰 按明帝舜女墓誌陳寧楊

於惟我王承運之裔神武振發羣雄戡夷 戡類聚作殄 拯民于下 武帝誄 幹序魏志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王崩陽二志月建丁卯郡高陵從新聚帝王部校

登帝太微德美且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為國作師寢疾不與聖體長違 違類聚作違 華夏飲泣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揚周 高志陽注世引陸王終沈之魏子曰曰其先出於黃帝帝嚳姓周武

王叔克殷俊與存上陸沈終不之同後封之曹侯於附會邪周也子可建勿云深自論稷揚濟周傳是初祖曹侍

中爲蒲章曰陸田論非郭記之事先以著魏文爲以舜追後詰推隱舜江配臣天松漢之以業爲蔣舜濟本立姓

郊魏讖武稱作曹腰碑自文云云曹曹叔氏族鑄出之自後郭後魏陳群思遂王曹作氏武唐帝諸亦曰如

先蓋稱我王胄武稷王揚乘周乾此之其機不劉同伐者殷也商漢封郁陽令叔曹振鄭子碑云國其

百九 考異九 二十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因氏家氏傳爲同與曹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 漢徐 機 寶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 皇郭作王 二皇 謂曹也 民以富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特生 類聚郭誤文 特 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飄身上京袁與我王 袁郭誤 袁 紹 平交若神 平交郭誤平 交 兵 平交 者平日之交也曹本同盟 張陳背誓 布吳志吳忠說云張 非也 此陳以宮以張州迎已 說 以張耳 陳餘 喻 紹武與袁紹也 倣帝虞民拂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赫怒戎車 怒雷震興上 列陳武卒虓闞如雷如震 從虓郭類誤處 作處 震郭是也作電 按班張固炎作都賦今 珍文與 叫 樞槍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 振郭作 旅京室 室郭作師 帝嘉厥庸乃位丞相總揚三公光受上爵 光郭作道 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 火郭作光 玄鑑靈蔡 蔡郭作察 探幽洞微 洞徐 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

民以純樸畢性殷殷平修請一平郭作子張炎作守惟善是嘉靡疏靡
呢怒過雷霆霆郭作從萬踰存日萬國肅虔巢風震慄慄郭作蟲既總
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躬郭作孺被之瑟琴瑟郭作琴茫茫四海
我王康之徵徵漢嗣我王臣之懿傑扇動我王服之儀禁作縣聚
嗚唱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虞奉本朝德美周
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踰郭作夷翼帝主世
王郭作土神武膺揚左鉞右旄威陵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志肅愉郭
乾乾厲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
畢躬躬郭作終棄離臣子背世長終兆民號咷仰愬上穹既以約
終命節不蒙既伸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惟綍是荷明器
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閭啟路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

冥玄宇三光不入入郭作斷潛闔一局潛郭作幽尊靈永蟄文心靡隔指理云寐
思之文騰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詩豈永懿明帝韻云要諡浮轉浮輕有似於蹈疑永是順暨於見蟲薦之辭極登其當
乎頹氏家訓文章篇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慈之思是方父於幽也金儀子亦有此論豬晉按悼雅悲靜也易彝群云龍
虻之符以祇喩父辞之至矣豈有不當乎孔融轆合作都姓名詩蛇龍之發偉也可忘劃達和蕭世誠顧之推甚極知月
令誌益之說而不思緊靜祀蛇之蹄以之祇謂文尊擒擬稱稱未死瑨劉季結之尚敬矣聖上臨穴哀號
靡及羣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
君百靈千代萬葉郭作萬乘千代徐李作千代萬乘曷時復形
人事既闕聰鏡神理文選謝靈運逢祀德詩注引武帝誄叉謝丟運京口北固廊諾詩注引聽覺神
句理一
文帝誄并序殿魏志文帝紀黃初七年夏五月丁巳帝崩於案稱六月戊寅葬首陽陵注黑城候補爲誄曰按
是時植改封雍邱王非鄴城侯也類聚之王令文不完宋人三關文類是釘各本魏志裴注帝謐鄰悉據校

階青雲而誕德文選沈休文碑文注引肅補帝誄裴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帝殂三國志考證云按帝以丁巳日崩是年五月辛丑崩十七日乃得
丁巳今本脫十字大行皇帝崩郭脫上十四字據國志注張補補嗚呼哀哉
於時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吁志
注作呼萬國悲傷傷郭作悼若喪考妣思慕過唐郭作臺思唐句過擗踴
郊野野郭作禁仰愬穹蒼愬郭作愬僉曰何辜辜郭誤爲早世隕喪嗚呼哀
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民民作國志注雲往雨絕承問荒
忽荒兮忽注郭荒作忽悵幽悵昧張飄炎一作切怳悱悵昔文義選引思黨玄誤賦漢追書荒昔悵慨於怳地忽底冥
質也無發形通惛惛哽咽袖鋒抽刃欲自僵斃欲各毛本刺作志劉注張作炎歎作僵强
昔娛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彼南風彼作志惟注惟以鬱滯終於偕
殯殯下郭一作殯殯句與殯指景自逝考諸先記記作郭紀尋之哲言哲作郭誓生

若浮寄惟德可論論貴梁是作傳物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壹殁
天祿永延宋與蘇祖補存從篇引書植文帝誄四句切何以述德表之素旂何以
詠功宣之管弦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産物中和御覽一作沖和肇有人倫爰暨三
皇實秉道眞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制答本作製踵武立
勳季嗣不繼繼郭作絹綱弱於蒸崩樂滅學儲坑禮焚宋與植儀補十七異
焚符拷切植文帝誄曹三世而殲三郭作二按志注作三世謂始皇二世子嬰也漢氏乃因弗
求古訓祇政是遵祇郭戒祇王綱帝典闃爾無聞宋與植誄補十七異閩改匀切
聆也曹文帝誄植元光幽昧元注作求潘云當元郭汪張潛作末文報裝作未月一作末吳志忠云當
作元道究運遷乾坤回麻類聚作乾回麻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
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五毛辭注觀正志改號革年明

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假物（假類聚作風化）德以禮宣詳惟聖質（詳郭作祥）岐嶷幼齡（此句郭誤失句讀義亦岐在幼通妍）研幾六典（研郭作鹿）學不過庭潛心無罔（罔郭作妄）亢志高明（亢郭誤元高明毛刻志注作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響類聚志注作響通）視視未形（視郭作瞻）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玉之潔（玉汪作冰）如砥之平爵功無私（志注作爵）公無私（類聚張溥作爵必無私）必無重（溥作爵誤）戮遠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攬志注作覽）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耕拔才嚴穴取士蓬戶惟德是榮（榮毛刻郭誤德志注作榮）弗拘禰祖（禰郭作宅）宅中之中率民以漸（毛刻志注及郭作漸宅句）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朴儉（以上四句毛刻志注作合）及以各本曹集作六合）是舛虞齊契共遊下以純民止三句錯失韻文義亦不可通）恢拓規矩（拓各本誤折）克紹前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格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蓋龍鱗綽宛崇麗衡紞維新尊肅禮容暢之若神（暢類聚作暢）方牧妙堺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郡朱旗所勦九壤披靡（披志注郭）作被今從類聚）時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眠權若涸魚（權即孫權權也郭誤孫權）乾臘鳴鱗（此句郭作乾若臘鱗）鼎慎納貢越雲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侍子郭作歡從志注作獻）德儕先皇（皇郭作王從志注）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初俶祐（俶汪作叔爾雅俶始也從志注）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均應繩神鸞翔舞數英階除系風扇暑晤默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灑塗被宇華蔭渚（渚朱誤未郭）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佩公羊昭十七年傳瀾者何瀾濟也說文濟也毛刻志注作濟圖俱誤三國文類作濟也是也）靈芝冒沼朱

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太郭作大）洽德全義將登介山（志注介山潘作介山同馬相如封禪文云以登介山亦源乎介山作介郭即消泰山各本作泰）先皇作儷鐫石（儷郭不作泰）紀勳兼錄瑞方陸封禪歸功天地寶禮百靈勳命規視望登四嶽燎封奉紫（紫子智切說文紫燒柴燎以祭天神從示此舉與書至燒于岱宗槩）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鑾輿幽藏龍旗太常爰迄太鼎鐘鼓鏜鏜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晻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維郭作下從志注）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逖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年九功仍舉（九郭作元）將永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等算東父（算郭壽）如何奄息（息云一吳志忠作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靳忍務（務云一吳志作予忠）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達存亡（達郭作遠）深乖典制申之嗣皇（皇郭作王）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册玄宇基爲首陽（爲類聚作于）擬迹穀林（穀志文帝紀黃初三年冬十月甲子）長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神存不忘亡也書堯崩殯林通樹之曰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追堯纂唐（纂郭作墓）合山同陵（陵類聚作陵）不樹不疆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來賓類聚作賓）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工兮（功各本作力）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宮各本誤今）字據志注補）馮正殿以居靈（詩閟宮箋用是馮依而翅作翅）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疾郭作俟今作往類聚從志注）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壚以滅形（滅類聚作滅）背三光

之照晰兮歸玄宅之冥冥（玄宅類聚作窀穸）嗟一往之不返兮痛閨闥之長扃咨遠臣之眇眇兮咸內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闕關塞之嶢崢願衰紵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郭注徐本俠作念）欲高飛而遙慈兮憚天網之遠經願投骨於山足兮（顧志注引作顧按顧字是也遙事婦字賦涉李注上句遙慈而誤耳）報恩養於下庭慨捐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施郭注誤於）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殞吝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洪之於注）獨鬱伊而莫愬兮（愬郭作告）追顧影而惟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陳嗚呼哀哉（文心雕龍誄末附云文皇誄末皆言自陳其事甚矣按此指嗟微軀之是效兮以下言劉氏多輕之是效陳王不足還也）

卷九 考異九

上卞太后誄表（明帝紀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葬於高陵今從類聚后紀）

部校張炎郭汪張溥表與誄斷爲二今移表與誄合以還其舊

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應鍾元吉永膺福祚（永膺郭作承膺）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作銘郭名）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貴（作明郭名）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郭下有啓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類聚相連而誤閣本同今刪去因）

容車飾駕以合北辰（文選顏延年哀策文注引曹植宣后誄表）

卞太后誄

率上嚬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

布百姓欷歔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臾郭作王）坤靈是輔作合於魏亦光聖武（武文選補代作篤）生文帝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宋吳棫補引曹植卞太后出誄側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僚列陰處陽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仁各本作人今從類聚）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未遑宴息恆勞應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王郭上）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綈絲日昃忘饑（昃郭旰）臨樂勿讌（讌郭作燕）去奢即儉曠世作顯（閣文選補作檢）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事文選補作侯）昭奉百靈踰天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微徐汪作惟）報禮幽冥（報吳志韋曜一作執）虔肅宗廟鑄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祝文選補道文選作神）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禘盡禮有篤無疹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畛（郭畛作卽）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遲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煙巡省階塗（巡郭澐物）髣髴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苻者天遂臻魏都游魂舊邑大隧開塗靈魄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伊立以泣

侍中王仲宣誄安丹二序十魏志從王粲吳二仲十宣二山陽高平人卒也建平貫相戶聚起職濟州任城倉中縣文魏不玉粲完粲在文縣南五十

雜建安二十二年十類三聚年作二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粲卒傳本上類聚詩作從軍度雲關璩谷還關學賜賜言曹子建贈丁廣西京子魏志曰

建也安二十魯十三年年秋長七安月自治陳兵倉遂以西出征散關關也九注月說王李長氏安以此為其徙張二十魯二時年作春名道者病以卒魏若志二王十粲三侍年粲西以征建為安粲二粲已十一亡年也從征文二帝十與二吳質後書矣云緒徐曾陳按應劉劉一既昭嫌俱傳逝明獨言不二及十粲二則年粲粲之逝亡病卒好文學不粲著與又徐言幹布陳後琳王阮粲傳應文瑒帝為劉植五並官見諸友及善平原侯植安青七粲子也粲仲也後昭云以仲十立七揚年卒自琳於陽餘植賦二諸十其二體年卒不五是人以俱逝其難文不欺文粲仲立也後昭云以仲十立七揚年卒自琳於陽餘植賦二諸十其二體年卒不五是人以俱逝其難文不矣既云諸子者但不為未詳及作右人吉之自昭一粲與之應徐劉也雖今俱亡存概者可已知不逮

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特是選類聚是作足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亡類選聚作已文天遂同期也逝類聚作墜文選作逝李注莊子學者遂命也吳志忠云與墜通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用類聚作以表之素旗旗類文聚選作旗類聚作旗類文聚選作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公謂畢公高也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祀作嗣流裔畢萬霸績惟光晉獻賜封於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葉一作枝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氏元和姓纂云東洵王氏姬姓畢公文高之後子古今姓氏亦姬姓無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君封秦魏至魏昭王毋丘彤子生卑公子子遂無忌封秦信山陵君高無忌召生為間中愛胤賢官封蒲侯陵侯傑時人蒲以陵其遂為王族兆也謂之客玉家書卑于書子生悼作悼玉生仲宣烈揚聲誄秦云漢流裔注畢萬末有王曾稱王王翦厥漢姓有斯五氏條是分揚焉散也世滋王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因粲以係王畢為公高氏之秦後之畢離封翦於自魏稱後王十子代晉文之侯後初漢盛之至孫稱惠為齊王

明和之新之後此三後流以不姚相干涉田而王向氏注引五姓離為嬪宗五侯為畢元氏城齊

納注太氏原勿王與同姓為皆不婚以而己嫌自取王新之女魏東如此也庾信作朱文王傑墓為子志

亦有是氏出自是姬流姓來公廣祖之東後海王

會遭陽九炎光中蹶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祖魏志粲傳曾祖父暢曾為漢三公父謙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寮惟叙五典克從天靜人和作人民一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作業世一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魏志文帝踐阼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後漢書亦同謙據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也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切經管義作閑作

基局逞巧博弈惟賢皇家不造京室陵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鄰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州文選李注襄陽西南之荊徐元直宅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自土峽仲宣宅故東阿王宅其西北里林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本集清或為清土峽也

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作尚讀一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響與通投戈編鄰李注漢書南郡有編都縣稽類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罷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勢謙旅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晻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曦一作掩）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鏗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輝輝輝輝五臣作輝輝輝）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鳥忘棲嗚呼哀哉吾與夫子（吾與夫子一作）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倉忽棄我夙零（夙夙一作）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驩引一作歡三倉切經音義古歡字）孰先夙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皇甫謐云張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曰君有病四十歲當相落年死今中王五石湯可愈仲宣嫌其言曰色性受勝而不服居三日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也君何景輕曰服否仲宣猶曰不已俱服後二仲景言命也仲宣猶曰不已俱服後二十年果落眉一百八十日而死）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飖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反郭汪作及）靈轜迴軌（轜郭作輛）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殉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哀辭（御覽文部文章流別論曰庇辭者誄之流也誄終末稱述德之哀中文帝臨菑侯各失孤獨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金瓠哀辭（并序從類聚人部哀傷校）

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辭曰

在襁褓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負罰於皇

金陵叢書 趙氏校印

天（負一作見郭）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儻（悲誤郭非）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冀土天地長久（長郭作天長地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從一作捉郭）

行女哀辭（并序行女一文藝心雕龍哀弔云建安哀人部哀傷校）

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此係文序）家王征蜀（文選附鑒行女運載魏太子詩注曹植行女運載魏太子詩注）伊上帝之降命（帝一作靈類聚）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哀一作愛郭）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晞一作晨郭）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忽一作忽郭）

（一作悵忽）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仲雍哀辭（并序從類聚人部哀悼校）

曹嗣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嗣魏志文帝子）昔后稷之在寒冰翼穀之在楚澤咸依有賢哀王協謚經郭公嗣或一名協也）鳥憑虎而無風麾之災今之玄弟文苟無寒冰之慘羅幬綺（幬一作帳郭）暖於翔禽之翼（禽一作鳥郭）幽房閑宇密於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於烏菟之情（烏菟一作烏兔郭按烏兔正烏鬼已見上）卒不能延期於朞歲（朞一作期郭）離六旬而夭殃（離一作遭郭殃一作殁今據類）彼孤闈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綿綿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何願乎一齡（何字郭有之字）陰雲回於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闥以欷歔淚流射而霑巾

殤玄廬之廬廓（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注曹植曹嗣誄疑即此哀辭）流塵飄蕩魂安歸（文選劉休玄擬古詩注引曹植曹仲雍誄）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論

漢二祖優劣論（各本從類聚帝王部錄出今取御覽人事部品藻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補其闕）

客有問余曰（客有郭作有客余作予）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受郭作授）比時事之難易（比郭作此）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閎於細微光武知於禮德（四句據金樓子補）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徙招集英雄（以上十一字據御覽補）遂誅强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且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窮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坐而不起計失乎酈生（酈一本誤作劉）忿過乎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違矣敗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十句據御覽補）溺儒冠不可言敬群陽淫僻與眾共之（三語俱當有偶句今無從補）詩書禮樂帝堯之所以爲治也而高帝輕之（下闕二字對下不用）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獲甯也而高帝蔑之不用聽戚姬之邪媚致呂氏之暴戾（以上十一句據金樓子補）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肆郭誤耽據類聚改）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此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文其梟將畫臣（梟徐李誤覽御覽作驍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勳功二字郭互易今從類聚）不然斯不免於閭閻之人當世之匹夫也（二句據金樓子補御覽云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按御覽帝位下截去七字匹作妄金樓子截去不然二字據御覽補）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中郭誤鍾）韜亞聖之奇才聰達而多識（聰郭作通）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郭脫而字）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畧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掃殘郭作殘賊風作光逝作逝）破二公於昆陽斬阜賜於漢津（以上二句據金樓子補）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以上九句據御覽補前五句亦見金樓子）若克東齊難勝之寇降赤眉不計之虜彭寵以望異內隕龐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以叛主取戮隗戎以背信斃軀公孫以離心授首（以上六句據金樓子補）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於良平（以上二句據金樓子補）爾乃廟謀而後動眾（謀金樓子作勝）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眾邁德以來遠於是戰克之將籌畫之臣承詔奉令者獲寵違命犯旨者顛危故曰建武之行師也計出於主心勝決於廟堂（七句金樓子在故賈融上今據補）故竇融聞聲而景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宏迹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

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比郭誤北）旌德則靡盛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近優也（論近光字誤將御補金樓子韓子周諸葛亮臣則曰不曹敵子良）

（評一時代人之談後者異亦何以哉爲追然觀吾光以此二言十誠八欲將英下大及光馬武援之德徒而忠有自貞節勇勇無所不闕不疎有故篤良而平論之得之廣雖於時忠所信以彰張物陳得特橫顯行於前外者語乃有時曲光突徒神術畧無計慮較澤生無於殆天闕心頓故爲惟上嚮客無此德言所雖忠小有奇似二無他祖有所回出而於門是人以徒謀親合歎議與同漢共曰成將王業軍業而張已吾光意武其稱武鄧力馮可曰及孔而子此忠皆不朗可君及與臣諸之臣寄計也事言光武令上馬將授非後誠言於以韓爲周授謀策臣每非與劣謂於合陳良韓平周原有其焦光爛武策功慮耳深黃遠有杜言光斷武曲衡突基之於明冰高淨帝之能中疏用故張兵之於曰根背棘馬之擾地見有公奇孫功遇也自成終曰論光作武邊之幅時知敵無南大有志項雖羽者之余行應文皆言較光然可見雄而彙而之胡類有疑爲也規仲檢長之公風理世言賊世以祖爲文史建爲言勝晉其鄙孔朗優揭緒其骨波公武理候導所其舉顏子鄙建文論宏將其則說則雖則比通於人韓之周談謀世臣祖則其丞不相敵集良者平二末語採今入本蓋亦子無建其此紬文載者傳多至留奚中武侯侯此見論而輯論諸之蔡耳本無謀恩澤作金樓彼人子剡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相論（從部類聚方術校方術）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然馬一毛似驥耳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也（孔子句于各本無鏡釋法書琳辨正論十引注引書琳補相論補十引）

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宋子作荀）長七尺面三尺廣三寸（寸御覽作尺）名震天下（郭名震天下脫從頻下四字補廣上有荀子字）若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

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還郭作隨）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色脫郭）故扁鵲見桓公而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舍之福以爲天知人事耶則楚昭有弗禜之應見則郭脫魏郭文事見左傳魏郭文公十年三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得而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上句荀子曰面二字郭下十一脫句作可知面張補無疑）

辯論（宋十卷本從類聚取三國志注廣宏明集辨正論博物志以衍論文心雕龍云陳思辨名道慈體周書樂緯地重樂衍言不持正不如其已）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訕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閑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閑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孫云此處有脫文）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方士有董仲君者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潛（漢書注古文震雷多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肩出其蟲無乃大怪乎（論廣宏明集）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志注廣宏明集作本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孫云六字依辨正論補廣宏明集無也字）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世有方士以下類聚各士本俱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按文帝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論老論有論少方術廬云江潁川左慈郗儉能辟穀之術師伏苓甘陵甘始亦至善市行氣老論有論少方術廬云江潁川左慈知補導辟穀之術並伏苓為軍東陵初甘儉亦善市行中伏苓價騰數倍後賤始郎來安平人李覃不學為其祝詛猥數呼伏苓吐飲納寒水軍謀受祭其酒宏農之薰術至為寺之人過嚴差嚴氣閉從不間通受良間久暫乃蘇左慈到斯又以術也仙人之術遂弊乃至事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因道術自京師自和平病死慈術自東南至今有餘不取其卷藥數仙藥悉劉以向送之後弟子及說象言其尸於解子豈致之一言人古說人恐然始等知上過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紘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郄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自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下至此廣宏明集無）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自甘始者至怪言亦見廣宏明集）余嘗屏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雄類賦宋本作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海事類賦作流）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語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闍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怒御覽作努）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湯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讙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自余嘗時廣宏明集以無下）始若遭秦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孫云以下見三國方士自世有方國以下見三有方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志注按博物志引陳思王辯道論中多刪節不悉之夾作全福也作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蠻猱猨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為仙人乎夫雉入海為蛤燕入海為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鼉為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自世有至禁之又自至見廣宏明集）牛哀病而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桀紂以下類正論牛哀以下云見辯一字陳子良注引有之今據補緒曾按廣宏明集卷十四引九錄補注自仙人者至變化廣宏明）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盛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烏備役（備役邪及孫奐改致據類聚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嬪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蓋（羽類聚作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今從類聚不若翻敝之飾也鴟蠟戒覺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盧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沼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或歿於沙邱或崩於五柞臨時殊云此十二字依攝正論補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澳耳郭作稚及孫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孫云自帝者至此見類聚然諗命長短骨體强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夭之其斯之謂矣明廣集宏

卷五辨惑篇第二之終一後漢書逸陳宣思云王植也字幼子會建魏瑋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之終一後漢書逸爲道

脫文下筆更成初無所改世間經術流藝無不畢綜至聯道淳之見宗而駁服文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世經間

極遊也遂山製閣輪空讀中七辨升降天之讚曲折羣之而響傳故世接云則飄飄見疑梁遂法章苑爲

三辯國志湯注及武宋云人云所抱輯朴本子集內訂篇定引又陳陳思子王良釋注疑引論陳云思論昔昔

集見然辨統正括論道源又廣博宏究博集錄所詐義取尤諸善法故稱著論以節辯不云完孫今云合已

上

非及此篇廣宏文明今集不取爲入二篇篇曾按中宋句人有所相同止採以類二聚篇張溥也以又顧

論博文物帝志引所撰典明論陳帝太思和王二辨年遺戍論子云紹云剩近文人帝輯入典論立論於廟致門典

七月疏太平廣二記舍字耳當從作御覽烏部作論貪字形

近令舍疏太分爲二字

國人有以伯勞鳥生獻諸廷者字烏類聚無諸廷二字亦無今從御覽王召見之

伺臣謂曰御覽字依補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鵑始鳴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鵑則伯勞也十二

三字類聚各本所無據御覽補昔伊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以信下類十聚六作字用今而字據御覽又補無王其伯

厚之詩考引充此論爲衡韓曰詩之奇說於又流首發之早詩白中山云王惟劉憂勝用以老爲趙伯

氏親孟親子而注怨曰伯奇也仁以人黍而離父虐井之爲故伯作封小伯井奇之作詩必曰齊何魯韓於

三家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鳴於桑御覽字補其聲嗷然郭注字其上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

撫翼其音尤切奇各本作乃二字作勞類聚作勞御又據御覽作捫補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謂曰伯奇乎奇類聚伯奇作勞乎御是吾子棲吾與

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三字據御覽補鳥尋聲而棲於蓋於類聚作蓋於御覽作其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以上十三字據御覽補吉甫命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妻戟弩射之以上七字據御覽補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尸御覽作屍今從類聚作此好事者附名爲之

說而今俗人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俗人二字據御覽補其類聚作無今從御覽伯勞以五月而鳴鳴各本脫類聚補應陰氣之動陽爲養生仁以上字據上毛五

詩作七月疏補御覽作陰爲殺殘賊殺字據御覽作陰爲殘類聚賊伯勞見其兆矣五句疏據詩七月補其聲鵑鵑然故以音名也五字據御覽補故俗

疏據御覽補其聲鵑鵑然故以音名也五字據御覽補故俗之徵三句據太平廣記補蓋賊害之鳥也鳥廣記作賊故惡鳥鳴於人家則有死亡

二字據補屈原曰恐鶗鴂之先鳴使百草爲之不芳三句此鳥者應陰而鳴陰氣寖進則草木零落騷人預

悅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有能有各本作能據類聚

自取悅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有能有各本作能據類聚

改而凶人之行事弗可易梟鵩之鳴弗可灭者梟鳥鳴郭作能作弗不作天性然也昔荊之梟將徙巢於吳鳩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予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免無爲去荊而巢吳也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鴟梟食母睛乃能飛八字據廣記補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衔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乘下賈捷神記崔駰策同孟春之月從太陽方貴於烏雀者加其祿也覽以羽上十七字據御得蟢者誤蟢郭善莫不馴而放之馴郭誤訓爲利人也得蚤者蚤郭作蟲莫不糜之齒牙御糜隱著郭作糜類聚作糜爲害身也孟春至此張溥誤爲魏德論署烏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魏德論論從類聚符命郭校文心雕龍封禪篇云陳思魏德論注證且已千言勢深勁寡屬餘缺爲德按舊沙存問辭三句文雖聯屬故置後

昔在太初元黃混幷渾沌鴻濛兆朕未形補據御覽天部太平御覽志忠云昔在前元氣否塞元黃噴薄星辰逆行星辰郭作辰辰郭作辰聚作亂逆今從星逆行類聚御覽陰陽外錯國無完邑蹊無掩梆郭句據御覽元氣御覽補天四海鼎沸蕭條沙漠不能貫道義之精英窮混元於太素亦以明矣二句御覽天部太素引武皇之興也皇作王郭以道陵殘義氣風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弧雲舉郭一作舉靈則朝陽播越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句二句據文選孫子荊賀文選注補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塙神彗比彎類聚作辰北極極北極北不可通宋與比彎首尾一先彎紆權切開弓也曹魏德論滅光佐播神彗比彎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口北口此句闕以二字又有謂以三字屬下古構字首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口北口此句闕以二字又有謂以三字屬下句亦不可通席卷千里懸乎若崩嶽旰乎若潰海慍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脂郭誤指簡武鋒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荊入風雖交益景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禽矯制乎遐川仰屬月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日曜月光光郭作明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歸順晉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效郭作放類聚上猶謙謙弗納也納郭作納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入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魏志文帝紀裴注引魏略文帝禪表曰吾世奉引此默帝承傳王命曰昔當奉還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山之林莫知其無處擇或退而耕顧之陽或解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之農北人無其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爲辱自投深淵不反義貫金石神明已興句已類聚作以誤字以神祇致祥乾靈効祐位冠萬國不惰厥格二句詩注文選東名儒按識良史披圖二句據書鈔補圖書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況天網不禁天網各本作天類聚今從類聚皇綱圮紐誤綱郭侯民非復漢萌漢萌張溥誤尺土非復漢有故皇父創迹於前皇父武皇類聚作陛下光美於後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又孫楚爲石崇誄注引魏德論云武創洪基克孫楚光厥德興此二句文選蓋所謂勳成於彼位定於此者也將使斯民播租嗜植靈芝鉏歧穗歧類聚作技六類聚挹醴滋遂乃凱風回旋甘露而時纖雲不形陽光赫戲二句據文選傅休奢詩注補戲同傳休奢農夫詠於田隴書作王鈔於田引晁夫詠於田脫隴字纖婦欣而綜絲欣類聚作吟類聚黃吻之亂含哺而怡鮑

背之老擊壤而嬉元宴之化豐洽之政二句據文選注補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是上富於春秋聖德汪濊奇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審御陰陽增耀日月極祯祥於遐奥飛仁風以樹惠既遊精萬機張揖下郭有於字張揖有乎字探幽洞深句郭張揖有乎字逍遙六藝字道上張有炎有復字兼攬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場囿容與乎道術之疆畔超天路而高躋階青雲以妙觀將參跡於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既作興頌聲矣固將封泰山禪梁父將郭脫歷名山以祈福作名山川類聚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皇之靈矩皇郭作王類聚作皇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作黃帝玉玉海亦同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棲筆寢牘含光而不朗蒙竊惑焉原本書鈔文藝部筆按此問辭

魏德論疆

穀草魏志文帝紀注皇天則降甘露而吐文帝紀注皇天則降甘露而吐泉虎豹皇天則降甘露而吐泉虎豹其麗色煥鴻鵠亦白則其狂羽芝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鄉郭作洒沃野草萌變變郭作芽化成嘉穀郭化成二字作變化

嘉禾從穀類聚禾部禾校百

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廷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廟郭作朝

白鶴鳥并序從類聚鳥部雀校

武帝執政日白雀集於庭槐十類聚木部槐吳王淑謂顧穆賦注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曰武帝執政日云云異志忠補白雀句下移此句於甘露耶時下然罪句無偶韻亦未協今移此

鵲之彊彊詩人取喻今存聖世是質見素儀食苕華渴飲清露異於嘻匹眾鳥是慕作慕郭

白鳩從類聚鳥部鳩校

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戢飛戢鳴彰我皇懿

甘露對從初學御覽引作天部雲漢注黃事校

元德洞幽飛化上蒸藉初學御覽事類賦作承塵甘露以降蜜漿冰凝水雪張溥誤密次誤初學記改觀陽弗晞觀御覽作觀事類賦作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徵徵張溥頁

連理木從類聚部木校休

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藉田論藉論郭作說類聚禮部藉田御覽禮儀部藉田俱作藉田書鈔政術部藉田論

春耕於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爲顧而謂之曰春藉下十七字張溥脫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娛郭作供夫營田萬畝田文選補作畹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被園司農實掌是謂公田四句據御覽田補此亦寡人之封疆也寡人登金商之館察農夫之私者田修種理者必賜之以巨鈞田蕪種穢者必戮之以柔桑二句據書鈔補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適野適文選補迎作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特嘻禾黍異田使督壤者相澤

仁才者播種（二句據許鈔補）此亦寡人之政理也及其息沸涌（沸郭作泉）
（文選補遺作北息也涌庇）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習樂也
蘭蕙荃蘅植之近疇（三句據類聚補）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蒭蓬臭
蒿（蘩郭作剃）棄之乎遠礪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
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大服溥作人）成取驗焉
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
不識治天下者（治郭脫）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
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
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修
鉤之仕終於齊篡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爲君子
者亦有蝎乎（郭脫有字）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

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收一國（收類）
（聚作收郭作收按作收是也）大夫勤耘以收世錄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
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爲
荒疇（改類聚文選補遺作故注作改）蓋豐年者期於必收饉修道亦期於沒
身也（按去蝎數語亦指司馬氏修道沒身子建自命如此）
輔臣論（文帝紀黃初七年夏四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爲司空司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係於口而
研摭是非（摭北堂書鈔設官部作服）典誥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
也（謀類聚職官部）

英辨博通（郭作辨博通幽從文選魏都賦注）見傳異度德實充塞於內知謀
從橫於外解疑釋滯破散盤結者（破書鈔作割結張溥作結）王司徒也（書鈔）
（無首二句御覽作王司徒朗也）
容中下士（士原作云校改按魏志陳羣傳舉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書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殤逢）
（爲名臣世以爲知人）則眾心不搖進吐善謀則眾議不格口口疏達至
德純粹者陳司空也（各本疏脫不可讀今據書鈔原本補）
文武並荒攬智特發奢不過制儉不損禮入毗皇家帝之股
肱出作侯伯實撫東夏者曹大司馬也（書鈔陳禹設大司馬曹仁也考曹仁卒於）
（黃初四年三月丁未此時安得有曹仁乎仁曹作休）
知慮深奧淵然難測執節平敵中表條暢恭以奉上愛以接
下（愛書鈔作嚴今從御覽按魏志曹眞傳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眞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

（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資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納言左
右爲帝喉舌曹大將軍也（御覽無執節二句有納言二句書鈔有執節二句無納言二句）
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足憚風行草靡在朝廷則匡贊時
俗百寮儀一在臨事則勇敢果毅（勇敢御覽作戎昭）折衝厭難者司
馬驃騎也（御覽無在朝廷至事則十六字據書鈔原本補）
淸素寡欲聰敏持達志存太虛安心玄妙處平則以和養德
遭變則以義斷事華太尉有之（從書鈔原本）
成王論（御覽人事部品藻曹植成王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
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
然後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

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之有宜耳昭帝固不可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仁孝論 御覽人事部仁德曹植仁孝論

且禽獸悉知愛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稱仁獸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亂也孝者施近仁者及遠

征蜀論 內鈔曹植征蜀論存夏政陳思王征蜀論

下礧成雷榨殘木碎 准秋襄下年晉伐偪陽主廣兵法云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云是也

今將以謀說爲劍戟以策略爲旌旗 書鈔武功部謀策又劍引此二句策略易仁義

師徒不擾藉力天師 書鈔武功部將帥

干戈所指則何虜不崩金鼓一駭則何城不登 書鈔武功部兵勢

螢火論 詩豳風疏陳思王螢火論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王念珠云陳王論乃戳熠燿之爲鬼火而非雖螢火之名燐辨韓詩章句之疏而非攻毛公謂詁之火段玉裁說文詁改燐爲螢其誤始於陳王又爲毛韓俱以燐爲鬼火按廣雅燐天螢火燐也是螢亦名燐毛傳云爲燐螢也燐螢火也自當作螢毛韓不同非陳王所改王說實勝於段詳廣雅疏證中

釋疑論 抱朴子內篇論仙陳思王釋疑論

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閑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銜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 御覽獸部 犬引抱朴子日甘始以住年藥因食新生雞犬事不長食白犬則毛黑按駐兵任通 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以學長生之道耳

六代論

此篇文選三國志注魏氏春秋題曹冏作魏氏春秋云冏字元首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弱

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晉書曹志傳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何義門曰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託何不即相證明待帝再問耶或緣此篇於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其廷恐以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遜詞詭對耳觀其累更卿職不以攷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知其晦跡遠

禍非一日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依然淵源此論而爲晉效忠者也段成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六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愴孤立嘗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己比至身沒而元首以貽曹爽歟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

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閱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闔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文選周下之字）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制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並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皇相卹至於王報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

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損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宴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

而絀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於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詩文選作鎮）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委國志作威）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舉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艷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勢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毀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

尾大難掉尾同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耶志注作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宗室變爲蒼蔽尸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增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夫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王芳正始四年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柯維門曰二十四年當在齊王冏馬氏所廢按若陳王作必不云二十四年元首上書於遂爲曹爽誅滅魏祚遂）

（爽更欲其奏開齊王芳以行其魏說故改云二十年耳）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室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問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遣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雍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趙曾按司馬懿司馬氏之傑雄魏陳王早知之矣輔臣論特之稱英然敦雜爲沈人朝下預也此識凡爲魏因世當之一流論而文其字所與陳得遲暮志表者識以論魏公室之衰而更加激切信非陳元士者不暇能爲然此下故昔時君臣必成有謂以陳辨王所作雖曾志激權詞信以非爲元士者不暇能爲然此下故昔時君臣必成有謂以陳辨王所）

說

髑髏說（今從類聚入部髑髏說校）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蘸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馳三軍乎將嬰茲固疾（癒固與通）命殞傾乎（夭命二字李作命夭）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恍若有來（恍郭作怳）況若有存髣髴見容隱（見一本誤作髣髴但見其影不見其形也）厲聲（聲類作響聚）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音作口一）慰

以苦言（慰上郭有字苦作著）而子則辨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作說郭作毅）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充作沖類聚）注之不盈（注類聚作滿）吹之不彫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寥落冥漠作寥寥冥冥）與道相驅（驅郭作類聚拘聚）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予骸形於是觸體長呻廓（今從初學記隱然長寢（隱郭作偃）樂莫是踰（樂莫是踰樂書四句初學記引作人間都體死）詩按也詩又即說之初說舉之記馮氏樂詩無記張今從俱采入詩類聚）曹子曰予將請曾曰（郭郭皆然郭作）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昔文選無）無故勞我以形（故注二本脫無）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死是反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嚮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麾又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壎以丹土（壎汪授）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勢汪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說疫氣（各本俱無張溥有御覽疾病部校）

建安二十二年疫氣流行家有僵尸之痛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羅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殷處鼎食之家重貂

吾眞也（御覽天部太素之始也雄合此物五魂高以孫綽賂易乾鑿曰度二曰太素禮斗威儀曰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歲而反太素冥至我乃道之根也陳思王惜誓說曰昔太素氏不仁以素冥至我以體苦我乃道之根也陳思而之死是反吾之死是反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嚮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元麾又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壎以丹土（壎汪授）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勢汪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累辱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傷寒論紀張仲景宗族素多向百餘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發憤遂爲醫家世之死亡師魏武令云去冬天降疫病民有泥傷文帝與醫家書云親戚多背年疾疫）

辨問（辭文高心雕龍雜文論云陳思辨問客問否問）

赫然而日曜之（闕文中選詩潘安仁）君子隱居以養眞也衡門茅茨失題諸文

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女心雕龍定勢引陳思王云）

楊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文心雕龍練字引陳思稱練字）

皺（顏氏家訓書證篇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勉之皺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人意爲趣即是皺倦之皺耳元注要用字苑云皺音九僞反字亦見廣雅及陳思王僞集也）

臧水之魚不遊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類聚鱗介部魚）

白起爲人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至治洞和（書鈔帝王部至治）皇化四遠（上同）泰階夷清（上同）

世有哲王仁聖相襲（書鈔帝王部守文）明鏡於三光（書鈔帝王部克明）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書鈔帝王部藝能）

天罔不矜（書鈔帝王部失教）

探珠出海舉網羅鳳羣士慕嚮俊乂來仕鱗集帝宇書鈔帝王部用帝賢

水靈是輔書鈔后妃部靈命按卞太后錄有坤靈是輔何與此相似

大饗碑隸釋隸校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王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校蘭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甸怒奴同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辨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譟之讙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六師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隋潰將汜舟三江之流方軌卯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鉞血蜀虜以鼓鼓曜天威於遐裔復九坼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於舊邑覩變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塗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爲設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霄於大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酬旅之高會行無算之酣歡旨酒波流肴烝陵積膊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既畢乃陳秘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爽踰鋒上索踰高觚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

魑國鎮之怪獸瓌瑋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及隨臺縣固莫不欲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獲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是以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喬奮靈威震天外吳夷詐蜀虜竄區夏清八荒艾幸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十洪九適洪隸釋

引雲岡字經云通曹志子孫建文文錄亦係以書大令復依碑圖經爲子入建子作建然集諸考魏晉案志太平寰宇記云魏志子孫建文文錄亦係以書大令復依碑圖經爲子入建子作建然集諸考魏晉案志太

碑閒以偉卓異準魏碑敬侯九碑增爲九碑陰云大曆內碑爲衛國鈞文並復爲天蓬下嚴碑可錄內

侯並二漢十國五十年一正月月魏庚子禪魏蘇王則崩傳二則月及丁卯葬舊侯商埴平陽陵魏植興代諸

澳子資發亦服無悲哭是之子邪建無論在子華建敞發盤陷位之列文帝大樊於

哭不合何即也子必恒不忌以怒大方樊深閒命子其建執悲雖哭曰吾應天受禪而閒子

辭作明矣然國經既有此說附記於末以俟覽者辨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曹集考異卷十一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敘錄

天祿琳琅書目卷十明版諸書曹子建集一函四册考子建集見於隋志者稱三十卷見於唐志及書錄解題者皆二十卷見於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者則止十卷此本前後均無序跋目錄後有元豐五年萬玉堂刊本記亦分十卷與讀書志宋志同其書橅印甚精印紙有金粟山房記古色可愛惟目錄末葉卷一首葉紙色不同字體亦異當時先有宋本闕此二葉因爲翻刻并以原書所闕重寫補刊舊有序跋俱經私汰未可知也

四庫全書提要云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捃摭而成也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通考作十卷又並作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甯宗時翻雕蓋即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首雜文九十二首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殘篇斷句錯出其間鷂雀蝙蝠兩賦均采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采以入樂增減其文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迴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即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擬之乎至於王宋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齋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咏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眾說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

考乃竟遺漏亦爲疎畧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曹子建集十卷魏曹植撰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蓋即文獻通考所載十卷本也其中善哉行誤收古辭七哀詩不收本辭而收晉樂所奏玉臺新咏棄婦篇藝文類聚所載回文鏡銘坦齋通編所載王宋詩均未收入亦未免有所舛漏

以上三書恭錄冠於前代諸家目錄之首

三國志魏陳思王植傳景初中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

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

晉書曹志傳對武帝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

藝文類聚雜文部魏陳王曹植文章序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眾故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

隋書經籍志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別集類畫讚五卷漢明帝殿閣畫魏陳思王讚五十卷總集類洛神賦一卷孫壑注總集類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雜傳類

舊唐書經籍志魏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思王集三十卷別集類畫讚五十卷漢明帝撰雜傳類所載類技陳思王讚附

新唐書藝文志陳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別集類曹植列女傳頌一卷雜傳類

宋史藝文志曹植集十卷宋本原集載已亡宋王元鈞初僞修宋柳史宗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經得訖爲此語訖城錄有尹知章解幽思賦蓋鈔撮類書成十卷尹知章解幽思賦錄作默記亦龍城錄信錄謂實無言作說韓序是明徐氏序總錄精城信錄爲實事又作說韓序爲李氏

鄭樵通志藝文略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又二十卷按北宋時俱存今所傳崇文總目非完本無曹集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曹植集一卷一作十卷右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十當一作四謚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詩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今集共二百篇通爲一卷按此與文獻通考所引晁志不合近汪氏宮詹刻宋衢州本讀書志二十卷與馬氏合今並列此本以備考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陳思王集二十卷魏陳王曹植子建撰卷數與前志合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所有者意皆後人附益然則亦非當時全書矣其間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按陳氏常未本若二十卷本則佚矣與前志不盡合也所謂御覽乃修文殿御覽自唐志二十卷本所引摯虞流別自十卷本列於書鈔類聚之前附唐志二卷本所載陳思王讚附出原書者宋人附益刪於類書采入也

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思王集無卷數說郛本又類經鵠之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陳思王集十卷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十當一云四謚曰思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詩賦頌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志有亡佚者而詩文近二百篇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按衢州本與此同嘉定十卷與明人輯刻者皆不如晁志所載之本宋初撰錄出自伯司人稍刪忌者皆不如上獻子建文章序賦已有七十八篇此原不難曉也陳氏曰今本二十卷故盜於本傳所載此其故原不難曉也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曹植舜先君裏詩出十卷本之外亦非采取

（御覽齊沙頻聚據北二十卷本伯淳鮑及見之）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日字號第二廚曹子建集二册（注闕明按）

（文淵閣書目無卷數）

葉盛菉竹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陳思王二集五十卷（按隋志不分存佚）

朱睦㮮萬卷樓書目曹子建集十卷

徐勃紅雨樓書目曹植集十卷（贈翼本作潘）

祁承㸁淡生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册陳思王集四卷一册（知按四卷未詳何人輯）

國朝錢曾述古堂書目曹子建集十卷二本又東阿王集四册（按趙東阿王集未知何本）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徐乾學傳是樓書目陳思王子建集十卷又曹子建集十卷四册（按自明以來著錄者無二十卷矣餘各家書目不盡載）

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曹子建集十卷前有吳郡徐伯蚓序稱景初中植著凡百餘篇（按景初中撰錄百餘篇非子建所著僅百餘篇也）隋爲三十卷今卷止十詩文反溢而近二百篇（此魏晉人見語）郭子萬程刊布以傳云云按四庫館所收即此因其自稱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知即文獻通考十卷本雖無嘉定題識然知郭萬程徐伯虬或宋嘗宗時人也後有疑字音釋一葉（按孫記疑郭萬程徐伯蚓爲宋人非也辨見下）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畫記曹子建集十卷題魏陳思王曹植撰前有吳郡徐伯蚓序不著年月稱郭子萬程雅好是集刊布以傳萬程閩清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刑部主事見明詩綜末有曹集疑字音釋一葉即晁氏讀書志所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收藏有吳氏連星閣藏書朱長文印（結孫曾按）

以學倫郭徐倉爲宋人明詩綜引郭萬程爲人閩人亦非也此曹有人名萬程乃詩綜所名稱雲也曹集萬程伯蚓所字萬程吳郡人云不可與閩人名接乙酉程彤者混爲一也黃東發詩跋先生印乃淳子賈久偽作不足證也

以上各家書目

文淵閣傳鈔宋嘉定曹子建集十卷本前無序明人十卷刻本從此出

明長洲徐氏曹子建集活字十卷本此本在李郭之前田潤云舒貞過長洲得徐氏子建集活字板郭雲鵬云吳中舊有活字印本多舛錯脫漏此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又有活字本九行十七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李廷相曹子建集十卷本正德五年海山居士長安田潤汝觀云杭州布衣舒貞以父兄沒居京師貧而好書却無力以致其學也又恥甘他技遂游意書肆中流爲書傭且竇且讀蓋有宣尼之所畏也又於成書類事裝約裒裒一如古法凡士大夫欲購奇異書而新其舊者問邀無虛日初吾座主先生李蒲汀在翰林嘗用其人近官職方俾治史記類選諸書時同官崑山蔡丹厓錢塘陸平野及予因雜出顏王柳懷數十帖俾續治之久則有以言也一日共省其事舒曰往歲過長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賣之無餘矣近亦多購此集

貞久無以應之蓋彼活字板初有數而今不可得也貞欲以
餬口羨積板行求無踰徐氏本者李曰予有謄本亦未盡善
閒中曾一次之頗有移附但句有亂誤位地而字多魯魚所
不能暇顧瀾曰可校而與之且爲序序曰初陳王既沒魏明
昭令撰錄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不著卷數蓋若是
之少者子建才名翕盛素久擱隙其所撰錄偶出一時攟拾
未爲搜悉或者明帝之心不無妒忌肯如唐太宗之購蘭亭
乎百篇將謂甚望爲隴外也隋志三十卷乃晉宋以後博取
散見以成之去魏不遠諒爲總括唐志二十本蓋即隋本而
有亡逸者耳俱不可見今集十卷即通考所載而視唐又逸
十卷且柳頌有序無頌責躬詩表異卷蟬賦未甚脫落文亦

不屬其餘賦冠又篇爲吟心必形刑未末之譌通記千餘卷
數雖同的非原本雖然告朔存羊孔子實愛其禮買骨致馬
郭隗不恥其先故敢輒與同志各出手底書一較正之其間
固多不及亦存羊買骨之意也世之學士有家藏隋唐本而
刊之者則禮興東周而燕之多賢可紀述也舊本詩在五卷
樂府六卷頌贊銘七卷章表令八卷文啟詠序書誄哀辭九
卷今本詩通移九卷樂府八卷頌贊銘五卷章表六卷令七
啟九詠摘移十卷文序書誄哀辭七卷其餘仍舊述行賦附
三卷七步詩附九卷按李本於徐本無所校正惟移易篇次
而已述行賦下自注出古文苑七步詩注一附字
郭雲鵬曹子建集十卷徐伯虯序云昔仲尼修述詩書之指

而三代邈絕矣然論有取於漢魏焉乃余觀兩漢去古未遠
讀記傳之篇誦郊廟閭巷之歌愾焉猶想見其人各懷剞劂
渢渢乎可爲經學之次也又下論於魏鄴中數子文學特茂
若曹子建之徒鍾參軍曰曹劉文章之聖陸謝體貳之才今
集中五言詩及賦表等作是爲建安之冠也鏗鏗乎古之遺
聲也耶宛而不險質而不靡蓄而不虛節而不巧幽憤而有
餘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已夫入室升堂務學之大限也究
原作者未有不祖漢之風而不本之魏也耶然陸平原謝康
樂二子則又並祖於子建夫詩風也風之被於草本聲斯動
焉陳思才氣慷慨本末協則卓追漢奧庶爲近之已視彼騁
虛靡雅絢采蕩眞者其何以哉雖然積忠秉貞憤切世用窘

束藩遷惓惓焉多思京之哀矣獨文明不諒我哉阨其施而
竟殞滅之也不可不謂之非天也耶尚賴定著作者咸鑒視
焉詎不式風百世矣乎按景初中植著凡百餘篇隋爲三十
卷今卷止十文反溢而近二百篇郭子萬程雅好是集遂姑
仍刊布以傳焉郭雲鵬跋云按曹集十卷吳中舊有活字印
本多舛錯脫落大夫士往往有慨歎焉雲鵬雖不敏雅嗜建
安諸子曹集之訛竊嘗一正之因梓於家與好古者並傳焉
集端有序不敢贅誌歲月於後時嘉靖壬寅春正月既望吳
下後學郭雲鵬跋萬曆戊寅蓮溪周氏重刊
汪士賢曹子建集十卷本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
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流涕也

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叙理然疏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彫敝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睹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己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於萁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

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叡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按汪士賢刻二十名家以夢陽說爲序汪本與郭本同出自宋嘉定本其篇次無改易

李楨陳思王集十卷本北地李楨序云余穉歲獲侍先大人顏先大人教之句讀或示之詩一夕先大人點誦一書余進而請曰大人所點何書係何人作先大人曰此陳思王集魏武帝曰操子文帝丕弟也余曰二帝何如人先大人曰此篡漢而僭稱帝者余噤不敢問迺請曰篡人之子僭人之弟大人目不一瞬矣何手不停披乎誦之何津津若是乎先大人日小子去是非爾所知也遂蓄疑數年已而稍習諸史得曹氏父子兄弟所爲竟悟先大人點誦之意時常弗忍其手澤蠹也護捧自隨于是乎序序曰陳思王機警敏贍即其文藝氣格不離建安業已超王超陳度越諸子魏武紾君之臂竊其權幷竊其國意屬陳思陳思於此時也襲後不弟奸統不臣不襲不奸而招親之過不子於是乎自放法度之外日惟辭賦之爲耽耽以示無當於世庶幾哉舍己而他屬乎嘗讀陳思所與楊德祖書每期戮力上國流惠下民不欲以翰墨

爲勳績則其所好斷可識矣獨憾魏文褊心脩隙益之以忮懻故有才弗敢試有志弗獲醻僅僅託一家言以傳同好惜哉謝靈運謂其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噫煮豆燃萁雖欲掇憂其可得乎不及世事而美遨遊此陳思所以善處憂患乎此先大人自點誦意也余於是迺命漢陽郡推官毛子一公校之爰託梨棗俾藏名山萬厤壬辰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制黎平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尚寶寺卿廣東道御史北地李楨書又毛一公後序云陳思王集者魏東阿王曹植子建之集也夫漢魏時諸侯王以文著名者獨淮南東阿號稱巨擘東阿應詔賦詩七步而就淮南且受命擬離騷食時而上

彼其才華敏贍固畧相埒然淮南聚八公之徒意在覬覦恥於見削卒麗憲網東阿日與鄴中諸子浮湛翰墨不及世事雖遭困頓廢辱亦安之而不悔則其品格大有徑庭矣故陳同甫直以仁許東阿劉後村亦謂處人倫之變者當以東阿爲法即不盡然要匪謾也中丞李公誠心亮節日月爭光而具有人倫之鑒一言可否褒鉞頓分若夫尚論往古發潛闡幽其於取舍猶兢兢焉而顧不忘茲集也者雖其繫心手澤哉夫亦有所取爾也若虞仲隱居放言而尼父列之逸民俾與伯夷叔齊並垂不朽若陳思者其亦以言而隱於侯王間者邪則中丞公之刻茲集也毋亦尼父錄虞仲意云萬厤壬辰二月既望漢陽府推官毛一公謹撰

閔齊賢評點曹子建集十卷本閔硃墨套板增聖皇篇一首有順陽李袞序偶失去俟補錄

張炎小字曹子建集七卷本張炎序云夫隨珠和璧握之不踰徑寸歷代寶之與宇宙相循環其謂之何謂其眞也詩自三百篇而降莫古於漢魏晉今之學詩者超近體而上之且必首思王是又何說思王天挺人豪七步雄才卓絕塵寰迺歷冬履變色相愈眞往往見諸歌詠覩遺集可知也非得性情之正而直接三百之遺音然哉殆詩家之隋珠詞林之和璧與凡諸袖珍難更僕數若皆剞劂自余叔汝盛君獨以思王詩受梓其字畫精絕入體從鍾王來刻竣命余弁其首予以思王今古才人不能爲贊世爲知音必以思王袖珍而珠璧寶之也甚無籍詞蕭然山張應桂書古永興張炎校萬厤蕭山志云蕭山又名蕭然山晉置永興縣隋廢入會稽唐置蕭山縣張應桂蕭山人萬厤壬午舉人順甯通判汝盛乃應桂字炎其從子也其本頗能校正誤字如鼙鼓歌四首俱補入較十卷有增無刪張炎與元張叔夏同姓名或以爲元人非也

張燮陳思王集二卷本閩漳張燮序云子建知父欲立己故縱酒自晦至乘車行馳道中及拜征虜將軍呼有所敕竟醉不能受命稍有覺知豈應背謬至爾所謂雄雞斷尾而逃犧者爾原其意非直少長之際內遜不遑彼見夫漢厤將終魏祚行熾脫當事任處分自難不若先事解免其所全於倫者大也文中子稱陳思善讓能迂其迹豎儒疑信者參半然考魏志蘇則傳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古今骨肉爲帝而戀戀故主哀不自勝者惟陳王及司馬孚兩人吁赤心揭於日月矣余謂子建果嗣必堅守服事之節而卯金尚延即子建不嗣而嗣魏者未遽代漢子建以貴公子守一官以彼其才何地不足自展勝於豆泣釜中數過不贍遠遊之冠空邑邑而齎志於盛年也陳審舉表及諫取國息等表舊集多遺今觀其言曰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韓魏非姬姓且謂乞藏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是明知有司馬氏之變痛切談之惜帝不悟耳其深心卓識豈與不自見其嘘者同乎哉世但見丁廙輩之擁戴幾搖上指因疑其奪嫡而垂

涎又見夫圭社就封輒覬事任又以爲慕喧而技癢一片丹忱翻同不韻因增定陳王集而特揭之如此若夫八斗才華鬱是巨麗則增苑間久龜麟宗之無俟余言矣按燮字紹和刻漢魏七十家集取汪士賢二十家而廣之其陳思王集卷雖併合如審舉表諫取國息表皆補舊本之遺張溥之所自出也

張溥陳思王集二卷本張溥序云余讀思王責躬應詔詩泫然悲之以爲伯奇履霜雀子渡河之屬既讀升天遠遊仙人飛龍諸篇又何翩然遐征覽思方外也王初蒙寵愛幾爲太子任性章燮中受拘攣名爲懿親其朝夕縱適反不若一匹夫徒步慷慨請試求通親戚賈誼奮節於匈奴劉勝低首於

聞樂斯人感樂豈空云爾哉司馬氏睥睨神器魏忽不祀彼所綢繆者藩防而取代者他族思王之言不再世而驗然則審舉諸文魏宗之磐石也集備羣體世稱繡虎其名不虛即自然深致少遜其父而才大思麗兄似不如人但見文帝居高陳王伏地遂謂帝王人臣文體有分恐淮南中壘不爲武成受屈也黃初二令省愆悔過詩文怫鬱音成於心當此時而猶泣金枕賦感蚤必非人情論者又云禪代事起子建發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終身臣漢若然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將登箕山而問許由焉按張天如百三名家陳思王集因張紹和本而輯之較諸本頗有增益

楊承鯤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宏農楊承鯤伯翼序云范司馬彙七子集而冠以孔融宗典論也非建安七子按陳壽志敘陳思而下至於公幹七人而謝靈運於鄴中集詩亦列仲宣表檄俱雄壓一代而詩爲最俱能入漢堂廡而子建爲最嗟乎以子建之才魏武私之幾奪嫡矣顧潰焉自放上觸嚴禁下快見讎德祖既誅侯廙踵戮削爵徙封殆無虛歲則才爲之殃也子桓作典論而不及厥弟至修儀輩稍涉慕怨亦黜不錄嘻妒哉六子翩翩各以所長掩蔚千古若仲宣西京德璉朝雁公幹永日思皆風雅之羽儀陳思之流亞乎餘子篇什絕少慕古者恨之惟偉長著論庶幾成一家言此不錄錄其詞賦雜述示諸同好傳之無窮按范堯卿據典論有孔文舉楊承鯤則從史以陳思王爲首也范本未見余欲假於

四明天一閣亦未能得也

陳朝輔建安七子陳思王集本陳朝輔序畧云陳壽志敘陳思至劉公幹爲建安七子謝康樂因之作鄴中集詩而魏文作典論棄陳思不錄錄孔少府冠之論者謂此係子桓妒腸然陳思度越諸子如鍾參軍所云人倫之周孔鱗羽之麟鳳豈容混總轡者並置分鑣而北海材大卓犖罕有其儷則子桓妒腸未必不別有具眼也居恆稍爲位置文中子謂子建以天下讓固予之太過乃考魏志蘇則傳禪代事子建發服悲泣是殆司馬孚一流人係心漢室者康樂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豈其然乎上表求試亦或假擒吳馘蜀之名以自掩其不忘故國之心而所云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

韓魏非姬姓則明知司馬氏篡奪之禍而痛切語之是其識蓋魏室諸人所不逮何論文章之士哉世未見建安集吾鄉范堯卿司馬彙七子從典論冠以孔少府楊伯翼太守撰有詩序在碣石編自兩公久即世書亦漶滅失傳近吾年友楊仲南藏有私函因出以公賞奇析疑之適南仲因舉孫器之（案敖陶孫字器之當云敖器之誤由楊慎）評云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余曰雖復幽燕老將氣韻沈雄何以加此南仲又舉劉勰之語曰魏雖三調正聲實則韶夏鄭曲余曰黃初委屬閏於建安雅是正聲南仲曰八斗獨擅諸子固陳思之範圍余曰一石共分陳王不廢諸子之揚扢云云崇禎戊寅四明葦庵居士陳朝輔燮五父撰按原序備論七子文煩不盡錄

吳志忠曹子建集校本十卷案吳字有堂長洲人校徐氏活字本多有改正

丁晏陳思王年譜一卷山陽丁晏自序云昔文中子有言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達魏祖時特見寵愛幾爲太子者數矣卒以天性簡易不自彫飾其兄迺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爲之陳說而王一任其兄所爲恪守藩侯之職豫章行云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血誠之言可謂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丕偪而[illegible]之其後臣下希指誣植醉酒悖慢觀其酒賦乃以爲淫荒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是豈耽酒者哉媒孽之辭何所不至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喪悲哭其情詩曰遊者歎黍離行者歌式微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痛焉贈丁儀王粲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父兵稱其父曰皇佐大義凜然服事之忠惟王能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喪在殯大饗受朝設技樂百戲不忠不孝其罪上通於天矣而陳王事兄如父終無怨尤易世之後猶思敦本睦親上疏求試彼猜忌之君烏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馬氏之禍陳王固先知之矣審舉一疏極論當權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耤田說以取齊諸田晉六卿魯三桓爲諸侯之蝎令陳王得掌朝政必能戢司馬之權而奪其柄王

之見疏亦魏之所以速亡而亦天厭老瞞之姦摧其賢嗣促其國祚天之絕魏也甚矣王既不用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爲九愁九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又擬宋玉之辭爲洛神賦託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猶屈子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爲感甄豈不謬哉余嘗歎陳王忠孝之性溢於楮墨爲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梁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可云知言爰比排時事及其著譔輯爲斯譜論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緒曾按丁譜議論正考證詳洵爲陳王功臣惟明帝太和元年下引鄴都故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鬬雞臺集有鬬雞詩然劉楨應瑒俱有鬬雞詩不必築臺始有鬬雞之事又泥東阿二字謂東阿徙自太和不應世說

有文帝令東阿七步作詩之語至以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并示龜賦吳質答東阿王書俱譜入明帝太和中不知陳琳建安二十二年卒文帝與吳質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安得至明帝太和中乎吳質卒太和四年其稱東阿王者乃劉義慶蕭德施所加非其原文如此也

嚴可均曹子建集校輯十卷目錄一卷錄曰右曹子建集魏陳思王曹植也植字子建武帝庶子文帝同母弟魏志本傳甚詳本傳未載者魏氏代漢子建發服悲哭文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事載蘇則傳陳壽良史愼許可兩傳互相明讀者當自得之初子建有寵幾奪嫡奪嫡或不代漢將再造之勳榮於鼎分帝業矣時移勢異

萬事皆非能無悲哭不專爲漢然當革命之期有生同慨荀文若撓九錫而殞身忠之屬也子建此舉尤可教忠而何千五百餘年篤論之士若未讀蘇則傳者此可見史家予奪具有權衡矣東漢尙風節子建之精光浩氣長留天地間者在文辭不在風節偶持風節要不因此增重也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而不廢此之謂不朽子建德薄於魏有罪於漢無功惟是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文則兩京具體詩爲百代宗工是能立言不朽視立德立功曾何懸別先嘗刪定別撰爲前錄七十八篇有自序景初中詔撰錄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而其二子苗志家藏及士大夫家所傳寫在錄外者又數百篇晉初荀勖等合編爲陳思王集隋志有三十卷唐志有二十卷又三十卷兩本俱亡於唐亂北宋摭拾叢殘得二百十五篇實二百六篇重編爲曹子建集十卷舛漏甚多張溥增補之舛漏仍多余蒐括羣書所載得賦五十九詩百二十一雜文百四十凡三百二十篇并附收十六篇皆注明出處低離瑣屑重惜碎金題在辭亡亦留闕目隋唐舊本厓畧存焉編定十卷錄一卷丁敬禮嘗語子建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茲校輯良由子建集亡而其光氣發見必不可湮若云後世相知則余何敢道光庚子歲立冬前三日烏程嚴可均謹叙錄案嚴輯曹集極爲精博然王宋詩未考蘇氏演義資暇錄以爲即棄婦篇詰咎文未考困學紀聞仍誥咎之訛辨正論內九箴引思

王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吳棫韻補各贊金樓子漢二祖優劣論仍有可采如此之類舛漏未盡免焉惟所據北堂書鈔本勝於陳禹謨遠矣

以上所見各本

曹集考異卷十二　　金陵叢書丙集之九

上元朱緒曾

年譜

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子建生

魏畧武帝先有劉夫人生子昂字子修　陳壽志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文皇帝生靈帝中平四年長子建五歲

魏武爲兗州牧父嵩爲陶謙將張闓所害

初平四年癸酉年二歲

曹公征陶謙

興平元年甲戌年三歲

呂布取兗州　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

興平二年乙亥年四歲

曹公破呂布復取兗州

建安元年丙子年五歲

天子遷於許都以曹操爲司空車騎將軍

建安二年丁丑年六歲

曹公征張繡長子昂遇害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歲

曹公平呂布取徐州

建安四年己卯年八歲

袁紹滅公孫瓚據有四州命子譚熙尚分領青幽冀三州

甥高幹領并州　據文昭甄皇后傳裴松之注引魏書甄皇后靈帝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至此年十八歲蓋已適袁熙矣若子建甫八齡耳何得云欲娶此十年以長之婦乎（按光和五年壬戌十二月癸未朔甄后生丁酉日乃十二月十五日也）

建安五年庚辰年九歲

曹公破袁紹於官渡

建安六年辛巳年十歲

建安七年壬午年十一歲

本傳云曹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按是時鄴地屬袁氏尚未建銅爵臺三國志本不誤後人誤連下太祖嘗見之云云遂謂子建十歲登銅爵

臺作賦乃巨謬耳

袁紹薨子尚代

建安八年癸未年十二歲

袁譚與弟尚爭冀州譚乞降

建安九年甲申年十三歲

曹公收冀州尚敗走長子丕納袁熙妻甄氏是年丕十八歲甄氏年二十三歲女長於男故其後色衰愛弛爲郭氏所讒耳小說家誣子建亦欲得之不考之甚也（明帝紀注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辨詳洛神賦下）

建安十年乙酉年十四歲

曹公斬袁譚遂領冀州牧遷家於鄴　丕妻甄氏生子叡

建安十一年丙戌年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年十六歲

遼東公孫康斬袁熙袁尙傳其首袁氏遂滅

建安十三年戊子年十七歲

天子能三公官以操爲丞相　作元武池以肄舟師集中

離繳雁賦序云余遊於元武陂中即此元武池也但賦不

必作於此年陂在鄴　曹倉舒卒年十三歲

建安十四年己丑年十八歲

曹公東征長子丕從　文帝浮淮賦序云建安十四年王

師自譙東征時予從行是也

建安十五年庚寅年十九歲

武帝紀云多作銅爵臺　裴松之注云魏武故事載公十

二月己亥令云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

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前朝恩封三子爲侯

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

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何焯云植

當爲桓張溥亦作子桓然是時方封曹植曹豹爲侯

所謂恩封三子爲侯是也植字不誤潘眉云丕於十五年

未受朝職至十六年始爲五官中郎將張何二家改子植

爲子桓但據兄弟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實

非者也緒曾按丕立爲丞相副故不與諸子並魏武詔亦

不得稱丕之字曰子桓魏武封在十二月己亥六年正月

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讓封三子爲侯此詔因

讓戶故不言及丕其爵職亦無甚先後也

建安十六年辛卯年二十歲

本傳云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每進見難問應聲而

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　武帝紀云春正月

天子命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注魏書

曰庚辰天子報減戶口萬五千分所讓三縣封三子植爲

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據此丕

已爲丞相副監國植等不過封侯迨魏國既建進公爲王

丕始爲魏太子耳

離思賦序云建安十六年大軍西征馬超太子留監國植

時從焉　武帝紀秋七月公西征魏文帝感離賦建安十

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

述行賦云觀秦政之驪墟亦關中作

建安十七年壬辰年二十一歲

登臺賦　本傳云太祖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

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

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太平御覽引魏志作使各自爲詩詩字誤

文帝登臺賦序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

弟並作據此知登臺賦作於此時

光祿大夫荀侯誄　冬十月公征孫權侍中光祿大夫荀

戕薨　阮瑀卒

建安十八年癸巳年二十二歲

武帝紀云天子命公爲魏公加九錫　敘愁賦序云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方興紀二十四年甲午抽背愁思吟詠於此彰德府名

武帝紀云秋七月天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按子建爲平原侯邢顒爲家丞劉禎爲庶子應瑒亦爲庶子文帝臨漳賦序云建安十八年至鄴余見從上臨漳城蓋是時子建亦從行也

建安十九年甲午年二十三歲

本傳云十九年徙封臨菑侯　本傳云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歲思此時所行無愧於今今汝年

亦二十三矣汝可不勉與　植別傳作昔吾爲潁令潁乃頓字之訛　東征賦序云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楊修亦有出征賦云公命臨菑守於鄴都是也　裴潛傳注韓宣字長然渤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受罰於殿前已束縛帝聲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渤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曰是子建所道韓宣卽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裨而縛及其原裨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　按此事不必定在此年姑載於此

建安二十年乙未年二十四歲

十一月曹公征漢中　贈丁儀王粲詩詩云從軍度函谷驅車度西京文選李注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行次哀辭序云家王征蜀蓋作於此年摯虞文章流別論哀辭建

安中文帝與臨菑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絲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絲卽送之太子與絲書云令令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是也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年二十五歲

武帝紀云天子進公爵爲魏王　是年封彰陵侯袞平鄉侯彪壽春侯

與楊德祖書云僕少小爲文章迄至今二十五年矣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年二十六歲

本傳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王仲宣誄云建安二十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薨王粲傳云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徐幹陳琳劉楨並以二十二年卒陳孔璋答陳思王牋云并示惠賦初學記劉楨在曹植坐府人進瓜植命爲賦促立成俱在此年之前

釋思賦云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予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按郎戴殤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郎侯二十三年薨無子按此賦不定此年作姑附於此

說疫氣云建安二十二年疫氣流行

武帝紀云冬十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　本傳云植既以才思自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

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

裴松之注魏畧丁儀字正禮太祖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議論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問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識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明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典畧楊修字德祖是時臨菑侯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云云修答書

云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　魏志王粲傳潁川邯鄲淳注魏畧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倉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起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科頭坐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

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軍倚伏之勢迺命
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湻歸對其所知
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欲立植湻
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頗不悅按陋哉魏畧之言也子建
性本簡易不尚詭奇何以酬酢無聞裸裎相對非劉季之
嫚人等諸洗足無幼安之自訟遽爾科頭跳盪疑狂俳優
殊聒目之夕矣曷言歸哉乃復談天縱辨括地逞辭似秦
延君之說書類馬服子之論戰脣乾舌燥亦云憊矣昔山
吏部以一字拔人王太尉以三語識掾但存神契何取多
談假令倨肆如斯矜炫若此臨菑侯毋乃反胃邯鄲生未
必傾心斯則極擬高深轉形褊淺者也　楊俊傳初臨菑

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
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尤美文帝常以恨之
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俊曰吾知罪
矣遂自殺　荀彧傳子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
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
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　明帝紀注世語孔
桂字叔林太祖表騎都尉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
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
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
即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駙馬都尉而桂私受
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　以上丁儀

丁廙楊修邯鄲湻楊俊荀惲孔桂俱迎武帝意欲立子建
者儀廙修俊桂後俱被殺湻惲亦幸免耳
賈詡傳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
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
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
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
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
是太子遂定　魏略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中
郎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
卿之遊五侯矣世語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路

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
自失質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
咸欷歔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誠實不足也又世語及楊修
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
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
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
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
罪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爲太祖由疑焉　桓階傳魏
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有寵
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注
魏書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

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問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邢顒傳字子昂是時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元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賢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轉太傅　衛

臻傳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　毛玠傳字孝先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而愛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會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崔琰傳字季珪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如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後太祖疑琰與楊訓書不遜賜琰死　以上賈詡吳質桓階邢顒衛臻毛玠崔琰皆勸魏武立丕爲太子者詡小人也然異日子建對鄢陵侯彰亦以袁氏事比是非賈詡之言乃子建之言也詡多陰謀文帝之不廢因交結宮人左右此與魏徵之教建成相似是以文帝即位首以詡爲太尉致爲孫權所笑殊不知子建不自彫勵以讓自處使如唐文皇恐隱巢之禍魏武必先唐高而親見之矣至於崔季珪子建之妻叔父也露板之答與子建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心思正合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然子建有謝妻改封陳王妃表賜死未可盡信崔君苗爲曹志壻子建之孫壻曹與崔世爲婚姻至於季珪之死文帝蓋終以子建之戚而構之而謂爲丁儀所間者亦非也

本傳云植常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

令坐死由是植寵日衰注載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恆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世語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　後漢書章懷太子注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菑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脩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開司馬門事諸書所說不同（水經穀水酈道元注渠水自南直宣陽門經樹通逵皆列驛道往來之街禁一同兩直漢魯子建經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得）本傳魏武故事所云私開司馬門爲得其實若世語云既命其各出一門又勅令無出將觀其能出以奉王命乎抑欲其不出以守侯度乎以修之才策必能料之何至使子建斬守者以獲罪楊修豈愚騃者乎且魏武又止云恐吾適出又復私出不聞有斬守事也司馬彪續漢書謂子建與楊修共出司馬門謗訕鄢陵愈不足據彰與二建未嘗有隙又何致以謗彰而殺修乎或謂命不及子建各出一門欲使不犯私出之令而廢之也是計乃斬守倉吏斬侍妾之故智魏武雖詐未必行之於其子使果有此謀楊修豈不知之乃竟以欲廢丕著陷子建耶必不然突然則子建私出門者特所謂任性而行以犯禁自晦使魏武不能改嫡耳子建讓兄之心雖魏武亦知之蓋非此不能讓也（陳壽石室集春秋建安曹子建年表云邢顒君子也而植惡之楊修與丁儀小人也同而植愛之既以無禮怒父後以不弟失兄始修與儀溝之人也同而植及其始終如孤豚家鬬未幾亦死八代史詞人考哲譏用其心者也陳石室於子建事代述詞人考哲譏故用其言如此不足辨也）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年二十七歲

武帝紀秋七月西征九月至長安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二十八歲

秋七月樊城被圍本傳云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救戒植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注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按魏氏春秋殆非也子建自醉耳豈不能逼之乎是時樊城圍急魏武欲徙許都非以子建爲才必無是命以知太子雖立而植寵猶未衰也子建之醉所以力避兵柄厥後任城見害而東阿幸免者亦以未握兵權耳所謂操心危慮患深也

秋殺主簿楊修本傳云太祖論始終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楊修植益內不自安注典略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因是以死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修死百餘日而太祖薨世語修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嘗就質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爲作答十餘條修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故修遂以交搆賜死　范蔚宗後漢書言修逆爲答記不言與子建忖度又言操於此忌修且以袁氏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按范書不言因子建見殺是也魏武殺修實以袁甥之故前此因袁氏欲殺修之父彪賴孔融救之彪尚不足患而修有才策所以與孔融

俱殺也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年二十九歲

寶刀賦鸚賦大暑賦侍太子宴坐詩俱作於建安中三月

改元延康十一月魏受禪改元黃初（十有八日受禪）

魏黃初元年

武帝誄　正月庚子魏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

二月丁卯莊高平陵　任城王彰傳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注魏畧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本傳曰植與諸侯並就國蘇則傳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見問聲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傳巽搢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注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

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侯植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焉傳巽目之乃悟操此知魏武既葬諸侯各就國十一月受禪是時諸臣陪位子建等不在其列子建之哭華歆輩曾聞之乎　慶文帝受禪表　慶受禪上禮表　文帝紀云十一月丙午漢帝禪位庚午王升壇即祚改延康爲黃初

本傳云文帝即位誅丁儀丁廙並其男口　按雙丁之見殺也文帝自恨之也初太祖欲以丁儀尚公主文帝必有不樂於儀者故力沮之丁私憾於文帝迎太祖意而欲立子建至謂子建依附二丁以希奪嫡必無是也

求祭先王表云垂近夏節又云先王崩來未能半歲

黃初二年辛丑年三十歲

本傳云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注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魏畧云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殿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伏地涕泣太后爲不樂詔乃

聽復王服　郝經以此事列四年徙封雍邱王其年例雖陽說植云魏略所載皆規模梁孝王事而忘其失實也

卞后傳注魏書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注臣松之曰文帝問占夢周宣曰吾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耳

唐李氏獨異志云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協文帝即位嘗欲害之又以思王太后之愛子不敢肆心因召植遊華

林園飲酒酣醉之密遣左右縊殺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而弦皆頓絕植即驚覺左右走白帝帝自是後不敢復害植

文選注曹植罷朝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宮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據此知子建得罪居京師後免罪仍歸臨淄至延津受安鄉侯印綬也然子建遭讒非一次又常爲王機倉輯所奏見文館詞林史不盡載也

學宮頌孔子廟碑

文帝紀三月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

室屋以居學者詳見孔子廟碑下

文帝紀六月丁卯夫人甄氏卒　甄后傳六月遣使賜死於鄴是時甄年四十文帝年三十五郭后陰貴人俱有寵魏文帝之甄后與漢武帝之陳后皆夫少於妻始悅其色迨色衰愛弛怨恚隨之所以死也若蒲生行乃武帝作鄴都故事以爲甄后非也其辭有云邊地多悲風樹木何翛翛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甄后居鄴安得有邊地從軍之語子建蒲生行浮萍篇及棄婦篇皆不爲甄后作猜疑方甚避死不暇何至和甄詩耶

黃初三年壬寅年三十一歲

謝徙封鄄城王表　本傳云三年立爲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文帝紀云三月乙丑封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爲鄄城王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濮州鄄城縣州理城在故鄄城中魏文帝以臨淄侯植爲鄄城侯太平寰宇記陳思王臺在鄄城西二里許

錢大昕史考異云任城諸王皆由公進封植以罪貶侯且是縣王非郡王

初制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之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在此時

賀鳳皇黃龍見表　中山王袞傳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又云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建表蓋同時所上表中云鳳凰復見於鄴南延康元年八月

石邑縣言鳳凰集故云復見也

太平御覽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太平寰宇記愁臺在鄄城縣西二里陳思王爲鄄城王因築臺於此

洛神賦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何義門曰朝京師實在四年而賦云三年蓋子建不忘漢之心不忍以獻帝之延康爲黃初元年也然子建三年四年俱朝京師是時文帝猜忌方深朝不即見故四年復朝洛神賦作於三年贈白馬王作於四年　宋書禮志云魏黃初三年始奉璽朝會蓋禪位後是年始可行元會之禮子建不應不至來朝不得見故史闕書也

黃初四年癸卯年三十二歲

本傳云四年徙封雍邱

責躬應詔詩本傳云其年朝京師上疏獻詩二篇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任城王誄　文帝紀云六月甲戌任城王彰暴薨於京師世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正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稱東阿亦記事之失）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氏春秋謂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得即見彰忿怒暴薨子建詩云會節氣到洛陽任城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

贈白馬王彪詩云黃初四年正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

襲封雍邱王表　太平寰宇記雍邱縣周武王克殷封夏後東樓公於杞是爲杞國即此地迨漢爲雍邱縣隸陳留郡魏爲雍邱國封鄄城王植爲雍邱王又云陳思王襲封雍邱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禹廟讚亦此時作

酈食其讚　太平寰宇記雍邱縣酈食其墓

懷親賦　序云濟陽南澤按濟陽與雍邱俱屬陳留郡子建正月朝京師七月歸鄄城後仍徙封雍邱

黃初五年甲辰年三十三歲

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乙巳年三十四歲

本傳云六年帝東征還過雍邱幸植宮增戶五百

七步詩　郝經續後漢書六年丕東征還過雍邱宮令植作詩丕憐之增戶五百荀宗道注引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當大法應聲便爲詩云云帝深有慙色御覽引魏志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今魏志無其事太平廣記引世說魏文帝與陳思王植（此稱陳思王亦舉其卒謚）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鬬一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道是井更不得言其死走馬一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加斬罪子建策馬而馳既援筆賦云云賦成步未盡

復作三十言自愍詩煑豆云云（案明帝時始封東阿據此年當稱雍邱）

黃初六年令

慰情賦序云黃初六年

謝賜衣表答詔云皇帝問雍邱王則賜衣在此年

黃初七年丙午年三十五歲

文帝誄　文帝紀云夏四月丙辰疾篤五月辛巳文帝崩於嘉福殿年四十六月立太子叡即皇帝位戊寅葬首陽陵裴松之注鄄城王植爲誄云云按鄄城王當作雍邱王

獻文帝馬表又上先帝賜鎧表上銀鞍表謝鼓吹表冬至獻履襪頌獻璧表多作於文帝時

輔臣論　夏四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

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綱主　陳禹謨本北堂書鈔以大將軍爲曹仁不知仁薨於黃初四年三月丁未宋本無仁姓名乃陳誤加也

太和元年丁未年三十六歲

本傳云太和元年徙封浚儀

太和二年戊申年三十七歲

本傳云二年復還雍邱

朔風詩昔我往矣朱華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飛言去雍邱至浚儀今復旋雍邱也又云昔我同袍今永乖別言文帝崩也　求自試表本傳云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注魏畧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　明紀云正月丁未行幸長安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注魏畧曰是時謠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邱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交集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大司馬曹休誅　明帝紀云秋九月庚子大司馬曹休薨與司馬仲達書當在此年說詳本文下

太和三年己酉年三十八歲

轉封東阿王謝表　本傳云三年徙封東阿

還都表序云余初封平原轉臨菑中命鄄城遂徙雍邱改邑浚儀而未將適於東阿蕭常續後漢書云曹叡時徙封陳留畧去徙浚儀東阿又徙封陳留畧去徙浚儀

還鄄城邑立倉與紀要倉庫院在縣北八十里相傳曹植建城邑方與紀要倉庫院在縣北八十里相傳曹植所治乃地志之誤

本傳云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

曾稽典錄虞歆字文甫歷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爲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見北堂書鈔碑類

異苑曰陳思王字子建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間有誦經聲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欽心祗異便有終焉之志即倣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擬所造也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也宏明集陳思王曹植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萬餘言善屬文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律升降曲折之響皆調而則之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飈哀婉因倣其聲爲梵讚今法事有魚山梵即其餘奏也按子建未嘗佞佛求仙方有意自試憂國憂家豈遐入異端乎良以陳王高才名重後世緇黃依託而爲此說耳裴松之採掇極富亦不載此事其妄不足辨

太和四年庚戌年三十九歲

明帝紀云二月戊子詔刻文帝典論立於廟門之外是時子建尚存張華博物志云典論陳思王辨道論云云近人輯典論者遂取之不知文帝典論中斷無稱陳思王之理博物志蓋並引二書也

上宣后誄表　宣后誄　明帝紀云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於高陵

征蜀論　明帝紀秋七月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詔眞等班師

太和五年辛亥年四十歲

求通親親表　本傳云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詔報曰已敕有司如王所訴將作大匠楊阜傳時雍邱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

陳審舉表　本傳云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魏明帝答東阿王論邊事詔書見文館詞林卷六百六十四有云何乃謙卑自同三監答表中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之語已注於

陳審舉表後

求免取士息表　魏畧曰是時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云云

謝賜柰表　本傳云其年冬詔諸王朝是表作於是年冬蓋諸王赴六年正月元會於五年冬已至京師表中云柰以夏熟今則冬生知作於冬也

太和六年王子年四十一歲

元會詩　本傳云六年正月朝京師

改封陳王謝恩章　謝妻改封表　本傳云其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陳州漢獻帝末陳王寵爲袁紹所殺國除爲陳郡曹魏復爲陳國以東阿王植爲陳王植子志徙封濟北又爲陳郡晉宋因之

諫伐遼東表當在景年說詳本文下

贊社文　序曰余前封鄄城侯轉雍邱經離十載塊然守空飢寒備嘗聖朝愍之故封此縣按自爲鄄城侯至此年方十載籍田說蓋亦作於此耳

平原懿公主誄　文昭甄皇后傳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德爲之後承甄氏姓封德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明帝紀云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薨　本傳云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

時法制待藩國既日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嘗汲汲無歡遂發病薨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

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志遂營爲墓居易錄東阿魚山即曹子建聞楚處有墓在焉山上有臺二曰柳書曰羊茂見陷碑皆傳爲子建讀書處二臺名義不甚可解魚山一名吾山即漢武帝瓠子歌云吾山平兮鉅野溢是也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愼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秘書中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

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並前九百九十戶　曹志
字允恭晉書有傳　謚法過而能改曰思　以上子建諸
文擇其可據者附之不一一編年懼鑿也
通典太和六年陳王薨明帝詔陳相爲國王制服云若正
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亦爲名實
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
重
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隋碑文云王諱植字子建沛國
譙人也洪源與九泉競深崇□□□□比峻自制與□□
□□興焉其後建國啟基斗日周室顯霸業於東郛彰芋
封於譙邑（芋與茅同）瓊根寶葉蒔芳蘭如（如讀爲而）莫朽軒冕相傳

襲縉紳如（如讀爲而）不絕此乃備頌典冊（冊與冊同）聊可梗概而言
矣逮承相參（承與丞同）迺成王室道勳隆重位登上宰受國平
陽自茲厥後鳴鸞佩玉飛蓋交映　祖嵩漢司隸太尉公
職掌三事從容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　父操魏
太祖武皇帝資神龍虎剖判鬱以開基名頒讖牒謠敞眞
人火運告終土德承厤发據圖錄亨有天下驟改質文馳
遷正朔英雄之氣蓋有餘矣昆　丕魏高祖文皇帝紹即
四海光澤五都負扆明堂朝宗萬國允文允武庶績咸熙
正踐昇平時稱甯晏致黃龍表瑞騐兆漳濱玉虎金鷄恆
綸宇竊王乃黃內通理愠（愠與蘊同）淑哈英叡哲稟於自然博
愍（愍與敏同）由於天縱佩金華以邁四氣抱玉操（操與藻同）如（如讀爲而）

忽風霜綴贍藻於孩年攝酋什於孺歲尋聲制賦膺詔題
詩詞采照灼子雲遙慚於吐鳳文華理富仲舒遠愧於懷
龍又能誦萬卷於三冬觀千言於壹見才比山藪思並江
湖清辭菀菀若蘩葩之蔚鄧林綠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
海武庫太官之譽握捉之器者也但祿由德賞頻亨皇爵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臨淄侯都不以貴任
爲懷直置清雅自得常閑步文藉偃仰琴書朝覽百篇夕
存吐握使高據擅名之士侍宴於西園（園與園同）振藻獨步之
才陪遊於東閣皇初二年（皇初即黃初避陷諱）奸臣謗奏遂貶爵爲
安鄉侯三年立爲□王詣京師面陳濫謗之罪　詔令復
國自目懷正信如（如讀爲而）見疑抱利器而無用每懷怨慨頻

啟頻奏四年改封東阿五年以陳前四縣封復封爲陳王
以讒言數搆奸臣內興十一年裹頻□徙都汲汲無歡遂
發憤而薨時年世□□即營墓魚山傍羊茂臺平生遊陟
有終焉之所既如（如讀爲而）年代夐遠兆瑩崩淪（瑩與塋同）茂響英
聲遠而不絕至十弍世孫曹永洛等去齊朝　皇建二年
蒙前尊孝照　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
等于時膺荷表貢而奉照　皇親詶聖詔比經窮討皆存
實錄蒙　勅報允興復靈廟饋嗣蒸嘗四時虔謁使恭恭
嗣子得展衷誠之願煢煢孝孫長畢昊天之慕遂雕鏤眞
容鐫金寫狀庶使□□□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傳
芳猷於萬葉者也其詞粵（粵與曰同古字通用無闕文）維王磐石斯固

緡緒攸長波連溟渤枝帶扶桑分珪作瑞建國開壇慈樓
南閣遠邁靈光（其一）器調高奇風革梳朗（革與格同梳與疏同）談人刹
舌靈虵曜掌東閣晨開西蘭夜賞松華桂茂玉閨金響（閨與
鞀同）聲馳天下道冠生民才驚騷古德重千鈞混之不濁
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山舟易失日車難駐壹
謝人間長尊埏路（尊與遵同）風哀松柏墳穿狐兔何世何年還
成七步（四其）迺考維昆廓定洪基受圖應厤運合紫微一辭
皇闕永背象日教隨日轉響逐雲飛（其五）大隋開皇十三年
歲次星臣之吉

國朝王文簡公居易錄東阿縣魚山陳思王墓道有隋碑
書法雜用篆隸八分甚古又云此碑文不極工考歐集古
錄趙金石錄及近代金薤琳琅石墨鐫華金石志俱不及
戚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右東阿王廟碑叙子建
封爵與史多同惟本傳云黃初二年貶爵安鄉侯其年改
封鄄城侯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王太和元年
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邱三年徙封東阿六年二月封爲
陳王碑於黃初三年之下云四年改封東阿王則誤以太
和之四年爲黃初之四年又中脫徙封浚儀雍邱諸事耳
傳稱薨時年四十一碑作三十一按傳建安十九年太祖
征孫權使植留守鄴城戒之曰吾昔爲頓邱令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通鑑考異引此
文云植今年年二十三則死時當年四十一矣本傳云三

十一誤也今讀此碑則知隋以前其本已誤故碑亦承其
誤而今本乃作四十一者後人因溫公之言追正之耳碑
文云父操魏太祖武皇帝昆丕魏高祖文皇帝於父字上
空一字武皇皇字上空一字丕字上空一字碑又稱齊考
昭皇帝皇字上空一字至皇建二字係年號不應空格亦
空一字蓋書碑之人不學無術故有此失已文稱齊朝皇
建二年蒙前尊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
據北齊書在皇建元年八月未知孰是碑書黃初爲皇初
避隋諱又以博愍爲博敏既如爲既而兆瑩爲兆塋玉閨
爲玉涧又書其詞粤以粤爲曰與太公碑正同銘詞四章
章皆八句獨首章多惟王二字王阮亭居易錄載此文疑
惟王之上尚有闕文乃於其詞下空六格又不知粤與曰
通而以粤字接惟王爲句皆謬也　王昶金石萃編云按
魚山在東阿縣大清河西岸東阿縣志稱即漢武帝所塞
決河歌瓠子者也史記武帝紀天子禱萬里沙過祠泰山
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又武帝瓠子歌云瓠子決兮將奈
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當即此魚山下之大清河也志
又稱山有東阿王墓其下有廟而不言廟中有碑蓋志之
疎也碑敘植先世云祖嵩漢司隸太尉公職掌三事從容
論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宜乎而不詳嵩之所自出蓋爲
陳思諱也三國魏書武帝紀亦云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
大長秋月費亭侯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蓋已先爲武帝諱也注引續漢書曰嵩字巨高靈帝時代崔烈爲太尉吳人作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是嵩之本姓爲夏侯氏矣碑叙嵩事直接丞相參署去常侍勝其爲陳思諱者更分明也東阿王薨年實四十一碑書作卌有壹今搨本卌字右一豎已泐微有其蹟作卌形有字全泐壹字尚存末筆並當諦觀始辨之其詞粵之下碑只空二字居易錄云空六格者必是當時所見裝本遂誤以粵惟王三字爲銘銘詞上有闕文因上空六格以足成二句也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讀爲而不特既如爲既而蒔芳蘭如莫朽抱玉操如忽風霜懷正信如見疑如字皆當讀作而也談人刮舌疑即括囊之義以刮爲括也攝酉仕於孺歲掘捉之器者也酉什掘捉二義未詳　左暄三餘續筆隋立曹植碑而宇多作如蒔芳蘭如莫朽抱玉操如忽風霜懷正信如見疑既如年代曼遠釋文序錄謂北人言者如而靡異（紹介按近刻居易錄如作而餘多與碑異）　武億授堂金石跋云碑前叙子建封爵頻三徙都蓋依魏志爲文後又稱十一世孫曹永洛等齊皇建二年蒙前尊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等於時膺符表貢而奉昭皇親承聖詔蒙勅報允興復靈廟雕鏤眞容其記子建廟祀所起如此北齊書孝昭紀皇建元年詔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不廢茲典及元氏統厤不率舊章朕纂奉大業思宏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今碑所稱即指其事但以爲皇建二年者下詔在元年八月議定施行當爲二年各從其實書之也曹魏系出自虞故以曹氏備三恪之一當時先復古制史文不悉載賴此以知其與古刻流傳何可沒哉碑云黃內通理及懷正信如見疑皆避中字如見疑者如與而通也　山左金石志云右碑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二寸在東阿縣西八里魚山陳思王墓旁有額無題字似有畫象已不能辨碑文凡二十二行行四十三字體兼篆隸其中增損假借之字已載錄辛楣少詹金石跋尾尚有未及者如茅封作苧封典册作典爲丞相作承相宇縣作宇縣藉淑含英作愠淑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英西園作西薗譏言作譏言風格疏朗作風革梳朗皆是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鄆州東阿縣魚山一名吾山在縣東南二十里瓠子歌曰吾山平兮巨野溢魚怫鬱兮迫冬日即此山也曹子建每登此山有終焉之志及亡葬於山下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魚山一名吾山魏陳思王曹植葬其西亦其所封之國也周迴十二里（宋本有此一段今爲刪去一統志曹植墓在泰安府東阿縣八里魚山西麓）

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名勝志載曹子建墓在通許縣之七里岡成化九年大水墓崩一穴入視隧表碣曰曹子建墓

按曹植徙封雍邱王雍邱今之杞縣距通許四十里而近豈植眞葬斯地耶緒曾按陳思王葬東阿古無異議通許崩墓乃好事不讀史者附會耳杭氏取之誤矣

居易錄門人國子監助教趙（善慶）德州人前戶侍景穀（鵬）之孫也家藏一玉鐘云耕夫得之古冢中冢有斷碑云君諱植字子建始疑是陳思王考之乃北齊高植墓按高氏渤海蓨人正今德州境然北齊書竟不載植姓名何也

梁庾肩吾經陳思王墓詩公子獨憂生邱壟擅餘名采樵枯樹蘆埋田荒隧平甯追宴平樂詎想謁承明且余來錫命兼言事結成飄飄河朔遠颯颯風鳴應與雲俱陣沙將遂共落枯桑落古社寒烏歸孤城隴水哀笳曲漁陽慘鼓聲離家來遠客安得不傷情宋薛尙功浪語集陳思王墓詩喬松淹崇岳託跡太高亢飄搖風雪場蟠曲蛇龍狀干霄竟何事勁節良獨壯下有椒桐秀遠入煙霞望天意固有在人情亦云安若乏桑苗蔭清霜重且放居然嗟彼其坐使出其上至哉文身子三以天下讓

國朝吳偉業梅村集過魚山曹植墓小穀城西子建祠魚山刻石省躬詩君家兄弟空搖落惆悵秋墳采豆枝　鄭鍾坐法公車令蕃郡憂讒謁者暫天使武皇全愛子黃初先已屬倉舒

梁佩蘭六瑩堂集經東阿懷陳思王北河無順流風來忽奔瀉清晨達東阿日出光未漓昔在陳王時此地盛車馬

城堞連魚山宮殿露鬱瓦殆餘樂游燕賓從會風雅人代一以移歲月不相假我來訪陳迹緬邈千載下狐狸嘯荒冢禽鳥飛四野長歎分古今浩歌付嘔啞王風日淪替誰是知音者　黃星自天應黃龍向譙見老瞞執漢柄子桓受漢禪氣數當鼎分諸葛早已辨王躬被衰冕功業欲一建志復吳國仇讎料典午變陳情請自試不得效尺寸賦詩抒懷抱飲酒託荒謬身世常憂危榮樂非所戀三讀然豆歌哀傷淚如霰

國朝李良年陳思王墓建安才名人不及公子分封此都邑銅爵西陵曲未殘釜中何事相煎急一從玉樹掩荒邱澤水無情日夜流二千年間人事改斷垣零落餘松楸豐碑別起臨官道摹亭書法今代少（沈太史大樂時立石）封樹依然霧夕陰未許鼎鼎穴沙草游俠風流世共傳祇今誰繼鄴中篇元芝不復來神女白馬猶應向洛川生前華屋紛無數玉盌金瓶渺難據惟有文章光燄長一杯且酹陳王墓

國朝劉嗣綮陳思王墓勝地追梁苑賢王並魯宮聲名三國最文藻一家工屈宋衡官列應劉侍從中衣冠推鄴下軒蓋照江東瓜李游方盛芙蓉宴未終爭傳賓館譽別擅選樓風解佩思交市分香竟乃翁詩章悼黃鳥詞賦感鴻門戶斯爲禍藩防詎見功山河此年少氣世各英雄魏闕書徒獻周親表未通翻圖希自試家變迭相攻苦語眞然豆傷心到轉蓬才應八斗藏命合七哀窮去路遮須遠

前漢洛浦空雀臺歌舞散麟冢古今同骨已枯劉表碑誰立孔融露盤移禁苑冰井隔榛叢漳水迴流碧魚山夕照紅建安篇什在遺恨弔秋蟲

陳壽本傳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陳壽王衛二劉傳傳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志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者也

魚豢曰諺云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

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妨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修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左思魏都賦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旆則威嶮秋霜擒藻則華縱春葩

魚豢魏畧云陳思王精意著作飲食損減得反胃病也御覽人事部四

晉書文苑傳序獨彼陳思王風逸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金樓子立言篇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詞致側密事語緊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金樓子立言篇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楊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

文中子中說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矣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阮逸注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

文中子中說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阮逸注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

唐李瀚蒙求仲宣獨步子建八斗宋徐子光注南史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

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可繼之宋無名氏釋常談云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常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云按南史明帝紀謝靈運傳檢俱無八斗之說惟宋書及南史靈運傳無此語駱賓王詩陳思八斗才李商隱詩用盡陳王八斗才徐夤詩閑賦王宮詞八斗才宜和書贈曹植十歲善屬文若乘權自制詩章遂云亡國流離地而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遂以詞章爲諸亡國流離俗

宋曾慥類說引玉箱雜記曹子建七步成章號繡虎按元明類書俱無繡虎字說檢二書俱無繡虎字說檢類書以增入也

宋陳亮龍川集三國紀年附錄論曹植云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植之所以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

心也自放於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填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耶大業既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効抑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耶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孔子之謂仁者也

元郝經續後漢書議曰予讀植求通親親表及陳情表（陳情表後中未見威即陳審舉求自試歟）與贈白馬王彪詩未嘗不爲流涕也親親之情若此其篤也愛兄之道若此其盡也雖爲操所愛不自矯飾終身無徼囊使家嗣不搖而甘處藩服及任城問聖殺然責以袁氏事則爲弟之道亦盡也夫豈能與難

而丕銜之不置操死而身未冷削奪其爵趣使就國禁錮終身而族丁儀丁廙嗚呼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丕眞寡恩哉自是骨肉之禍興爲晉之甲兵（原注晉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誅賈后晉惠帝永康元年齊王冏討倫誅之倫誅冏又討倫誅之都王安平王遹之長沙王乂殺冏冏誅乂伐乂殺冏永興元年東海王越討乂殺東海王越冏誅王師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越薨以死卒殺河東王腆）宋之鼎鑊（原注南史宋文帝殺其弟江夏王義康裴子野曰宋可之長鼎鑊吁）齊之香火（原注南史齊明帝遙忌高武光子鄱陽王鏘欲以蠱殺之以問史沈約約曰昔有人失行之香火鳴遙光有足疾上有所殊合上疾暴甚遙光行上宋光遂語上宋香火行之鳴遙光有足疾上有所殊合與入每與屏人久語上宋光遂行上宋策太祖河東王鉉第七王蠡於是太祖宗世祖諸子皆蠡於）陷之絞縊（原注高祖陷之者爲詔爲帝即太位子勇殺）唐之弓矢（原注唐書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至隋末王世民殺建成殺而殺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殺之）讒爲管蔡之很詭無復常棣之友弟皆丕啟之也

當太和之際司馬懿得政而人望實歸之植即言取齊者田族非呂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而叡竟弗察嗟乎有一賢王而不用畀之區區之爽忍死待懿以託昏童而魏果亡植之識虛若此其志可哀已隋王通云陳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又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可謂知植矣陳壽謂思王文才富贍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遠防終至攜隙楚則失之而齊不爲得豈知言哉明王世貞書陳思王植傳後云陳思王與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即位之二年即風監國謁者論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教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矣蓋以武帝之世有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以天下讓夫豈其情哉與楊修善則修爲之攬答與丁儀丁廙善則儀廙爲之請謁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然不方矯情自飾而植乃任性而行乘車馳道中與伐吳（伐吳二字誤當云教曹仁）醉不能受命此雖非臣子之節然觀過知仁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而貪功名者知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啟之者武帝也考之漢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丕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五官中郎將（案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元帝以爲丕位不及植誤矣）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是時同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城始侯鄄陵則思王已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思

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沖僅十三歲而亦欲立之及其亡也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歟厥後以任城之勇遭毒思王倒而移徙藩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亡異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是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倉舒者沖小名也嗚呼孰非武帝啟之哉如意不死呂后而死漢高攸不斥武帝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免耳然亦危矣魏畧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已殂任城乃謂臨菑侯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臨菑侯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淹之所以稱讓任城之所以遭毒而思王之所以終免也

晉書琅邪王奐傳封顯義侯刁協奏昔魏臨菑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時宜選明德帝曰臨菑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

十六國春秋南涼錄禿髮傉檀次子明德歸雋爽聰明傉檀甚寵之年始十三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南史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王儉曰我家東阿也

北魏彭城王勰傳勰以寵愛頻煩乃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顧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道德相親洛陽伽藍記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陳勰所造太平寰宇記河南縣千金堰戴延之西征記云金灋谷三水合處有千金堰即魏陳思王所立按陳思或陳勰之訛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曹王廟在長樂鄉像光湖南金奥村相傳爲曹子建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陳思王讀書臺在襄州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陳思王作七宗義

明都卬三餘贅筆譙樓鼓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乃難字之曳聲耳按此因子建怨歌行云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而附會耳

跋

先君校輯曹子建集託始於道光庚子歷十餘年甫成書咸豐癸丑冬于役袁江聊城楊至堂侍郎索觀善之將付築氏先君以尚待商榷辭攜稿返瀾甲寅冬別錄副本寄侍郎未及鋟木而侍郎歸道山先君即初稿隨時校益庚申冬先君捐館舍四明徐君柳泉借觀是書時年冬粵賊竄會稽（校）奉母遷四明而柳泉已攜所藏書籍入深山無從得消息泊瀾東平得柳泉書具言稿本尚存及閒關護持狀心稍慰方擬徵取而聞柳泉家遭八人之厄是稿被燬（校）既懼手澤之就湮又痛先君選述之苦心無由表見於世以爲大戚念副本存侍郎哲嗣協琴學士處欲叚傳錄路途脩阻無人介紹以

通訊也同治庚午（校）以肄業國子監留京師乞汪君荃孫請於學士學士遣人回聊城取書來即付鈔胥家寫畢復籲金華余子餕（烈）紹興張牧莊（申錫）兩中翰同里朱佑之（期保）孝廉校數過仍歸副本於學士癸酉秋奉鈔本返金陵思取書中所據各本及所據校各書一一讐校時涇川洪琴西（汝奎）觀察同里甘劍侯（元煥）明經家多秘籍許遨遊縱觀之日有劄月有記別風淮雨雖審正數十譌字而意猶未慊也儀徵劉恭甫（壽曾）明經來告曰楊侍郎謀刻是書時以稿本付秀水高伯平（鈞儒）先生校定獨山莫子偲（友芝）先生曾因高先生傳錄副本蓋向其嗣仲武請焉江陰繆子柚岑（佑孫）素從余遊聞是言遂詢仲武得所鈔本其中多莫先生校補語如名都篇寒鼈炙熊蹯注引黃朝英緗素雜記及績溪胡紹煐文選箋證解寒字諸條確有根據今并補入加友芝案三字以別之以仰承先君生平不攘人善之意先是山陽丁儉卿（晏）先生著陳思王年譜癸丑冬先君客袁江時見之採其序入集嗣丁先生復輯陳思王集附年譜於後而名其書曰曹集詮評其成書較晚先君已不及見同治己巳湘鄉相國刊其書於金陵屬恭甫讐校其中最精者如社頌農正曰柱從藝文類聚舊本校改之先君校本則從初學記本作日舉附曰社異文於注內正以不得古籍相證也又輔臣論陳司空羣一則先君引書鈔自注訛脫難讀今丁本所引文理較完（校）取影宋鈔本書鈔校之與丁本合茲並采入其餘丁本所

收佚句有是書未引者檢尋所據之書並以類益而述其事於跋內亦承先君不攘人善之意也恭甫校丁本時求先君校本不可得今且日相過訪樂爲將伯助恭甫曰前見書鈔野無旨酒進茲行潦下有鹿生公三字不可解姑綴附於逸篇內今見是本鄭生贊采太平寰宇記野無卮酒惟茲行潦句乃恍然於鹿生公爲鄭生頌之訛因致慨於是正文字之難非博采古籍無由刊誤也又謝賜柰表丁本引白帖作謝賜冬至柰表魏德論丁本亦引白帖有白鵠之瑞句茲因原書未見故不附綴於各篇末仍記於此以俟復勘（校）聞之楹書世守昔賢所稱（校）不能保護先君遺書幾至失墜賴學士庋藏副本得以叚錄靈珠荊玉璽覩家珍仰誦風德之厚感

懼交并校讐既卒業更手錄一部乞同里陳雨生作霖孝廉持歸學士俾得爲鄴架之藏庶幾侍郎與先君疇昔商訂深心相傳於勿替云光緒元年十二月朔日男桂模敬識

曹集考異跋

右曹集考異十二卷上元朱述之先生著先生名緒曾道光丁酉舉人浙江台州府同知窮年侘傺以著述自娛是編要約不匱該贍不蕪實曹注之收弁先生著是書與山陽丁氏晏銓評同時而丁書晚出各不相聞其精覈視銓評且過之唯沿乾嘉考據之末流以多爲貴不加裁汰如一沫字也辨論至數百言而歸於互通雙用一奚斯頌魯也本爲斷句而引申亦數百言至大饗碑已明辨爲衞覬文而猶附於末引元劉履之注展轉駁難或從或違蓋亦辭繁不殺矣若陳思孤忠貞志鬱伊不申之懷先生並爲推闡而章顯之百世而下皦如日星則先生有功於陳思者大矣初爲曹子建集十卷又敍錄年譜各一卷今合爲十二卷而以攷異名之從紫陽校韓文例且先生原目也鄉後學蔣國榜

華陽隨隱

屈集

安化陶
覲儀署

光緒癸卯冬月

葉氏觀古堂刊

重刊華陽陶隱居集序

梁陶弘景華陽隱居集道藏太玄部澄字號作二卷明毛晉汲古閣所刊道藏八種中有此書蓋卽據以重刊者也此外明刻有汪士賢本亦二卷張溥漢魏名家集本作一卷以汪本較張本張多眞靈位業圖序一篇與親友書一篇與從兄書一篇與釋曇鸞書一篇瘞鶴銘一篇近人嚴可均輯全晉文全據張本注明出處所增者惟南史本傳所載遺令一篇而已全文例不錄詩故張本載詩六篇嚴本無之余合數本參校知嚴輯爲最精詳今據以付刊增入張本詩六篇雖不能復隋唐之舊亦可見一班矣道藏本稱華陽陶隱居集隋書經籍志稱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今據以標題結銜視汪本稱陶貞白集張本稱陶隱居集亦似近古云光緒癸卯小春長沙葉德輝敘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撰

寒夜怨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本集郭茂倩樂府詩集七十六

胡笳曲

自戾飛天歷與奪徒紛紜百年三五代終是甲辰君本集文苑英華卷二百十一自戾作負辰三作四郭茂倩樂府詩集五十九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本集宋趙與虤娛書堂詩話下引同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十引嶺作隴贈作寄

題所居壁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本集

和約法師臨友人

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本集文苑英華卷三百二

告逝篇

性靈昔既肇緣業久相因卽化非冥滅在理潘悲欣冠劍空衣影鑣轡乃仙身去此昭軒侶結彼瀛臺賓儻或踵留轍爲子道玄津本集

雲上之仙風賦

縹渺遙裔亙碧海而飈朝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蔥關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緜括宇宙包絡天維周流八極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藝文類聚七十八

水仙賦

淼瀁八海汯汨九河中天起浪分地漫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迺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送鵬咸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綃平鮫人之室此眞負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紛鳳游軒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扐四童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璈酌丹穴之酌薦麟洲之肴安期奉棗王母送桃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濤架山各巡封隩來賚王言選奇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瓌矣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羣幙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硎磴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

馳騖壺口之外逮乎璇綱運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周姒後初會嬀前平陰鉅鹿再化爲淵清河渤海三成乘田撫二儀以惻愴眺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蝣晷編無羨於鵠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寧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苟淪形而無曉與螻蟻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轂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藝文類聚七十八

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垣秉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栖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鄰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攜手東驅創居茲嶺脈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斲榦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慊寧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於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爾以誠慤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沈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栖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其四爾族惟舊緒身乃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卽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鑪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煙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宣導松木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尙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眞授言其九爾眞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灌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本集

解官表

臣聞堯風沖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

之氣臣棲遲早日簪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祿恆思懸纓象闕孤耕壟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巨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關故鄉就望瞻然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棹已遄無緣躬詣不任攀戀之誠謹奉表以聞本集德輝按汪本此後附梁武帝詔答云卿遺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匹爛二十梃

與梁武帝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荄實伺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幷令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

日覺遒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卽爲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啟適伏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伺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脩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德輝按汪本此後附梁武帝答書云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眞蹟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閒細皆兼復兩玩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馮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金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時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註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識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二條更得預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

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汲長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使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默不敢復以虛閒塵觸謹於此題事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德輝按汪本此後附梁武帝答書云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法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臃腫點擊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掏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溢多墨苯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獨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稱骨力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睦睦

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問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熟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藝之精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第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一別恐未允愚衷幷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畢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案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者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案此卷是右軍書惟

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頭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瀝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後又治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案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十一條皆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起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懷幽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入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縣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效方一紙是謝安書右

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任靜書如別比方卽可知王珉張翼張澄謝安書公家應有德輝按汪梁武帝答書云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異同所未可知悉本此後附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幷摹者並付反

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書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極頓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閒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折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學聖元常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一機神實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書虎之徒常自就輟筆反古歸眞方弘盛世

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尙子敬書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黜湟而不緇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裝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尙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矣所奉三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皆竚望中原廓清太匡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迹雖少可得而

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塡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德輝按汪本此後附梁武帝答書云鍾王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麤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覬並法書要錄

進周氏冥通記啟

某啟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啟聞今謹撰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鄣疑網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啟本集德輝案汪本此後附梁武帝詔答云省疏并見周氏遺迹直言顯然符驗前語二三明白蓋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拜具一二惟增讚歎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本集

與親友書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本集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藝文類聚三十七

答虞中書書

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目非齊生死於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追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絜當年而無恆前修也藝文類聚三十七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宜掃門覷什復懶彈鋏求通故

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愀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壟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藝文類聚三十七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某等白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溼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尙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藝文類聚

答釋曇鸞書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續高僧傳

尋山誌

倦世情之易撓迺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渺游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服氣宇調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以濟吾之所尙也若夫飛聲西岳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晦道余所弗丞襲衣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爾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感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瀠石而生文草蘿蘿以拂露鹿飆飆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鵾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乃乘興而遂往遵巖路以遠游竚天維而摽思愀怳忽而莫求跳回江之淼漫眩疊嶂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嶔

巖而起巘值闊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經磴道其過半魂渺渺而無憂悟伯昏之倜宕躡千仞而神休遂乃淩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以赴水鶯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歸田兮翱翔此滂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茵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思扣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遇王子而宿之仰彭涓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磵深磵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磵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繽繽雲停松兮

陶一

紛紛停雲游兮安伯離鳥棲兮索羣嗟羣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巳以無閡缺一句 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之臺缺一句 就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躋缺一句 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載文類聚三十六

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撰

發眞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眞經脩字兩卷於時亦麤謂委密頃巖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精表裏洞洽預是眞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字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教者率然覽之猶覩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便入山脩用動積歲

月愈久昏迷是未造門牆何由眄其帷席試略問麤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直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師舊法永無啟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耳必須銓綜緯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疏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眞人立象垂訓本不爲朦狡設言故每標通衢而恆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覩其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況玄妙之祕途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沖隱窮思寂昧者乎既撰此眞訣乃輟書而歎曰若使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之於玄會耳本集

眞靈位業圖序

夫仰鏡玄精覩景耀之巨細俯盼平區見巖海之崇深搜訪人綱究朝班之品序研綜天經測眞靈之階業但名爵隱顯學號進退四宮之內疑似相參今正當比類經正讎校儀服塲其高卑區其宮域又有指目單位略說姓名或任同秩異業均迹別者如希林眞人爲太微右公而領九宮上相未委爲北宴上淸當下親相職邪諸如此類難可必證謂其並繼所領而從高域粗事事條辨略宣後章輒

以淺識下生輕品上聖升降失序梯級乖本懼貽謫玄府絡咎冥司今所詮貫者實稟注之奧旨存向之要趣祈祝跪請宜委位序之尊卑對眞接異必究所遇之輕重雖同號眞人眞品乃有數俱目仙人仙亦有等級千億若不精委條領略識宗源者猶如野夫出朝廷見朱衣必令史句驪入中國呼一切爲參軍豈解士庶之貴賤辨爵號之異同乎本集

本草序

隱居先生在於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

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眾聖而彌彰文王孔子彖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羣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於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卽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多更脩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十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

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今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例條區畛物類兼注名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幷此序錄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耳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氣爲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生之時人心素樸嗜欲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僞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遂設彼藥或一藥以治眾疾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案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別爲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

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受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繼字義殘缺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本集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工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輩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郛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遙山絕浦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煩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更

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徧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予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身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逮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道藏尊字號陶隱居集藝文類

聚七十五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貲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穎慧若神僅至齠齔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道壽尊字號陶隱居集

難鎮軍沈約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邇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校內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物內聖外聖義均理一咨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之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屠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太夏甘英遠屆安息猶不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閡非關運有起復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蹟乎若粳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亦爲未達夫立天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大明仁義

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悖虛非顧內惕寡言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顧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是可得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啟諸蔽廣宏明集五

華陽頌

河篇徵往册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秀兩金標地英樞城宅無生乃有生有則還空冥一作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質象總神列三府分塗交、便陰暉迎夜晳晨精望曉懸形位南峯秀玄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回隱輪迹標貫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懷哉北芒色井冽鳳門泉區別郭千峙留岸姜巴亙遠蹤鶴一作靈廟或時饗別宅乃恆恭迹號吳居非知地越冢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未嘗煙類附果林鬱餘柰蔬圃蔓餘辛熒之可燭夜田泉嘗浣塵物軌降鑾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含眞館高會消閒宮游集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孑絃有逸調空談無與言才英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軫心學稟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自相知業運方隅游瓊刃華陽栖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挺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機萌刊石玄囪土顯誠曲階門動靜願矜錄不負保舉恩誠期木集

茅山曲林館銘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勁好掩迹韜功守茲偕老藝文類聚七十八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奪我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爾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西竹法里厥土惟寍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左取曹國右割□□山陰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眞侶瘞爾作銘碑拓本又汪士鋐瘞鶴銘攷案碑題華陽眞逸譔黃長睿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以爲陶隱居胡仔漁隱叢話引西清吾話云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逸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碑

道冠兩儀之先名絕萬世之始者固言語所不得辨稱謂所莫能筌焉云何以文字述今云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默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導以兩卷將升摛其五文令懷靈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奕代閒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發於林岫環辭麗氣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軌範著謠誦者迄於茲辰昔在

中葉甘左見駭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吳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見尤彰彰者矣公於時雖歷游名岳多居此嶺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峯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滸北旁郊邑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半尋石井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麂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弗渝神祇之所司衞麻衣史宗之儔相繼棲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往餘姚四明隩國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既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輿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留止於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

者尙愛其枝況仙公眞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乃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琅邪後漢驃騎僮侯廬讓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艾卽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尙書代載英哲族冠吳史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神挺標峻精輝卓逸墳典不學而知道術纔聞已了非復軌儀所範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而已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授公白虎七變鑪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遁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猜害翻琰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岳龍虎衞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蘭風是焉遊憩特還京邑視人如戲詭譎倜儻縱倒山河雖投鳧履墜叱羊石起蔑以加焉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渀無垠忽値神嶴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談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公之位如眞誥幷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敎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異同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長往不返恆與郭聲子等相隨久當授任

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瞻望舊鄉能無纍纍之嘆顧盼後學庶垂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眞仙遺則云爾

九垓夐絕七度虛懸分空置境聚氣搆天物滋數後化超象前命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於襄竹柏翠微泉墟共往彭羨獨歸生因事攝年以學仙如金在冶如布在機仙公珪警臨齠發穎襄童比迹項孺聯影濯質綺闈凝心黛嶺虎變已攄龍輈遂騁揭來台霍偃蹇蘭穹碧壇自肅玉水不窮巡芳沐道懷古測衷表茲峻碣永扇高風蘭風寓憩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鐫貞琰今之遠裔仰慕清塵敬思刊樹傳芳來葉本集

許長史舊館壇碑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迹可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倘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內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亙涂水脈闢闡風岫通氣雲巘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敕質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

先徵定祥火曆於館西更築隱居住止十四年別創鬱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眞軌眞人姓許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尙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城侯長史副第五子也正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懃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覲闈納言帝側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中正外督戎章內詮茂序遐邦肅律鄉采砥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輝華事歸尙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儵値晏駕於焉造退專靜山廬以脩上道君雖搢紱朝班諷議庠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弟兄遠遊永和四年長遁不返君尙想幽奇歲月彌軫恆與揚君深神明之契興寧中眾眞降揚備令宣諭龍書雲篆僉然徧該靈模奧旨於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窆虛柩於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槨在焉謹案眞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辟公之弟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治佐聖牧民矣眞傳未顯於世莫能具述長史

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翽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穎瑩潔特絕世倫郡舉上計掾不赴粃糠塵務研精上業卽弘景玄中之眞師也恆居此宅繕修經法揚君數相從就亟通眞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眞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清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官與谷希子並職帝晨之任比世侍中君長兄揆世名甽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道揆今有玄孫靈眞在山勅立嗣眞館以褒遠祖之德皇上乘弘誓本力來君此土燾育蒼祇範鑄羣品導法開俗隨緣啟教以隱居積藴三眞經誥久栖華陽宜還舊宅供養脩理乃敕工匠建茲堂請卽仰祇帝則兼闡大猷東位青壇西

表素塔壇塔之間通是基趾埋瓴揜瓦投鍤便埴紫煙白霧纏爲蔭蓋宅南一井卽長史所穿井南大塘乃郭朝遺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軌傍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際連岡北橫長嶺柳汧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駟雲虬而高騁驅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渾樞鶩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功浹四溟巡迹電滅測體淵渟旋區岳立亙海雲舒搏風泳水蹠實憑虛亦有幽匠開石架廬情高身遠天府地居縈巒巴曲畫壤胇浮五闈面啟九涂瓌周長隰旁嶺交汧比流乃稱龍伏實謂金丘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真裁基浚井栖道接神允膺輔聖錫茲侍宸參差年代綢繆名氏書誥具宣精華未彌甄甃將淪沈階已毀拱樹結摧脩庭草委肇館華陽歲纏二紀永觀前猷聿遵洪軌帝曰懋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奐矣勝殿密響瀉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璚函玉檢綺幕繡巾蘭缸烈耀金鑪揚熏桐柏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華且朴結號虛皇筌法正覺藥徵質瑩禪感慧通飛行欻怳捫景帶虹振苦排鄣還明返聰物言是力我見無功紛紛千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慮不爲式題龜錄人天鑒知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十八

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縉紱之士飾禮容於闈閣耿介之夫敭旌麾於門裔銘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鐘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先敢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藝文類聚七十八

太平山日門館碑

日門館者東霞啟暉開巖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貫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栖集有道多歷世年藝文類聚七十八

請雨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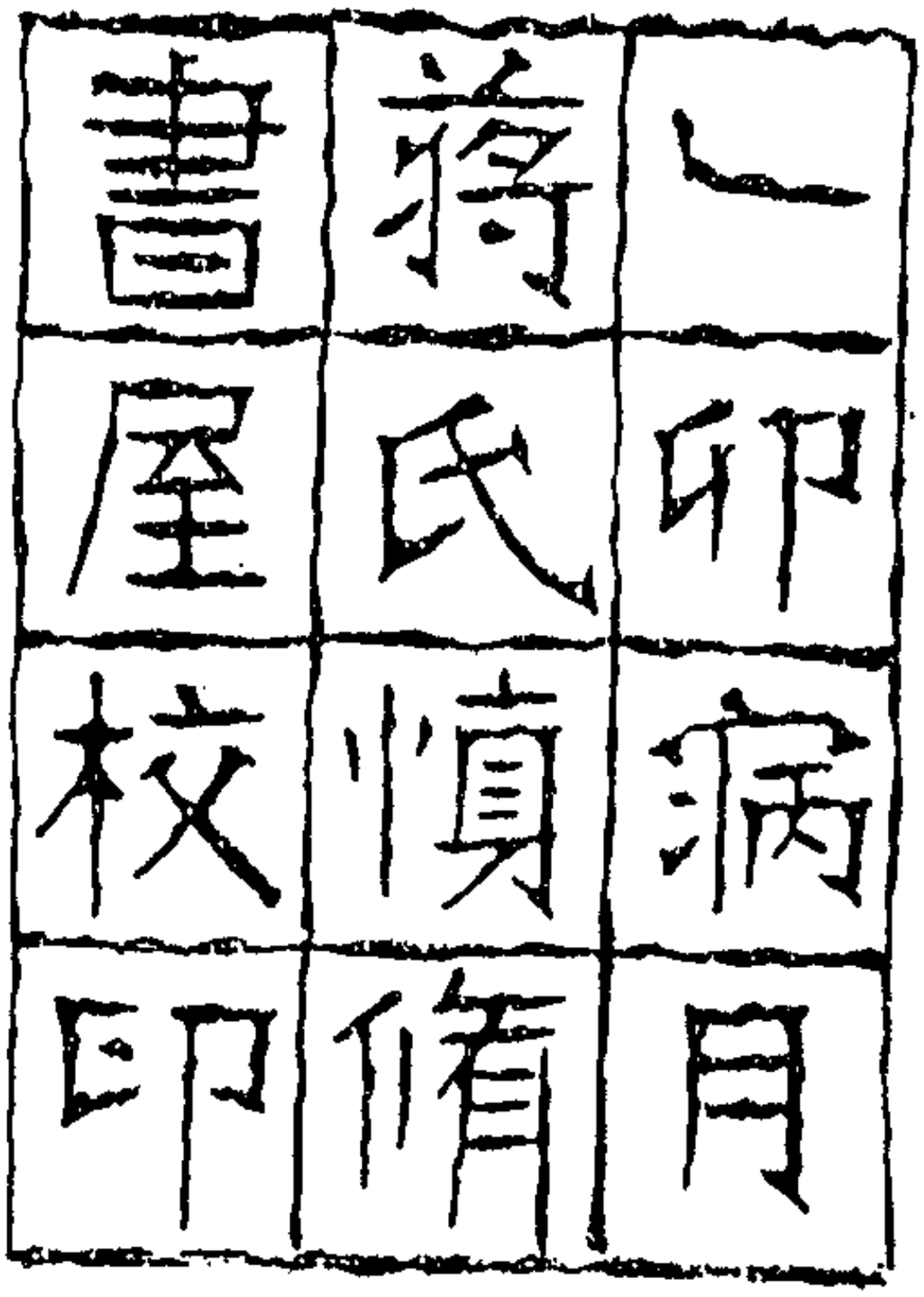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工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呵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鵠之詠復興於今共伸至誠稽顙詞情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詣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前本集

遺令

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

加生祇裙及臂衣韎冠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肘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南史七十六陶弘景傳

集陶貞白


一卯病月
將氏愼脩
書屋校印

序一

江總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軼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江總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序二

曩余寓吳興得鈔本陶弘景集一卷卷次無序且篇章殘脫字畫譌謬蓋姑蘇五嶽山人黃省曾氏所編輯者山人博綜羣籍力追古雅是編或出其手而未詳訂云辛亥春學耕於邑西郊之懷穀山莊偶憶弘景尋山誌取是本觀焉因爲之校讎本內論書啟解官表及梁武帝往覆詔答則考之南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等書其餘詩文序傳碑碣諸篇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文二篇竄補字二百五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其舊釐爲二卷可繕寫取梁史弘景本傳置諸首題曰陶貞白集賓友人九河俞子三校之子復增入梁元帝碑文沈約與弘景書二篇付贛郡蕭氏刻梓按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皆秘密不傳今集止有本草序肘後方序餘皆不可見恐人間尚有藏者姑校其所見如此弘景秣陵人圓通謙謹雖位望隆重而方外之志終身不忘是故其言有足取者弘景又有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領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題壁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忽作單于宮皆可取江夏黃注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陶隱居集目錄

賦
水仙賦
雲上之仙風賦
尋山誌 附
詩
詔問山中何有賦詩以答
題所居壁
寒夜愁
胡笳篇
告逝篇
和約法師臨友人
策文
授陸敬游十賚文
表
解官表
附詔答
啓
上梁武帝論書啟
附答書
又上武帝論書啟
附答書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又上武帝論書啟
附答書
上武帝啟
附答書
論書啟
進周氏冥通記啟
附詔答
書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答謝中書書
答虞仲書
答趙英才書
與親友書
與從兄書
答釋曇猷書
詞
請雨詞
序
登眞隱訣序
藥總訣序
肘後百一方序
本草序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相經序
頌
華陽頌
論
難鎮軍沈約均聖論
銘
曲林館銘
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茅山長沙館碑
太平山日門館碑
附錄
沈約與陶弘景書一首
詩四首
山世受經法見於碑刻者
指桓記後題
桓先生實錄
又一則
南史本傳
解眞碑銘 并序
碑陰記

墓誌銘
元帝陶弘景碑
後序
題後
跋

賦

秣陵陶宏景

水仙賦

淼漫八海滌洎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廼者潼關不稟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澄渠水府包山洞蠶娥英之所游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遂鵬咸池浴日隨雲溜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紵乎鮫人之室此眞登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紺鳳游輧駕鴻上朔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童拊桐陰之磐張玄圃之璈酌丹穴之酎薦蘭洲之餚安期奉張王母送桃錦旌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崖梁山各巡封隩來賚王言選奇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亦其瓌矣若夫曆城瑤館綺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幕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非絡穹漢磴磴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前沸鑿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騖壺口之外連乎璇綱迴極九六數翻川謀西漢受事龍門少周娘後初會嬀汭平陰鉅鹿再化爲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二儀以惻愴哀萬兆以流涕僉自安於蟾晷緬無羨於鶴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惜不逢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寶苟淪形於無曉與蟻蟻而爲應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著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混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雲上之仙風賦

縹渺蓬萊瓦碧海而飄鴻霞凌青煙而溥天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蕙嶺以飛雪于是漢區動御月軌鸞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浹辰此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綿括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極迴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異而離筐徒見去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

尋山誌 年十五作

曖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之備艱砂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髮解帶盤旋其上心容曠眼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焉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已濟吾之所尙也若夫飛聲西嶽邀利東陵楚湘之潔吳江之矜輕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眞晦道余所弗忝襲衣縫披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宇傳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切衆吾未敢許爾乃荊門豐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艸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盤尋遠經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漱石而生文草蘼蘼以拂露鹿颯颯而來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攀捫盧蘿以入谷傍洪澤而北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尼闕而佩憩及春歇之未鳴且含懷以屏烝待惠風而舒情乃乘興而遂往證巖路以遠遊跨天維而漂思愉悅惚而莫求眺回江之淼漫哇壁巘之相稠日斜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嶔崟而起崒值澗逵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緣陵道其過半魂眇眇而無憂悟伯昏之條宕巖千仞而神休遂乃淩巖崱至松門背通林而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鵲雙雙而赴水鴛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歸田兮翔翔此翔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蠖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遙乎一方願敷衽以遠訴思松朝而陳辭至赤城兮一憩過王子而宿之仰彭涓兮弗還必長年兮可期及檢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芝兮入深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無曙深澗深兮未曾曉高松上兮亟停雲低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繽紛雲停松兮欲紛紛停雲遊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羣嗟羣泊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日以無聞口口口口口（先生去世後久無人編錄文集至陳武帝天嘉二年始偶得文集先生以梁大同二年解褐至是五十三歲矣文章頗多散失）問漁人以前路指示余以遂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節爾以招仙之靈口口口口就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而必諧竟莫知其所將口口口口反無形於寂寞長超忽乎塵埃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題所居壁

爽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

寒夜愁

夜雲生夜鴻愁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沉照眼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人情不勝愁思來誰能忍

胡笳篇

自戾飛天麻與奪徒紛紜百年四五代終是甲辰君

告逝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性靈昔既舉緣業久相因即化非冥滅在理游悲欣冠劍空衣影鏗轉乃仙身去此昭軒倡結彼瀛臺賓儔能踵留檄爲子道玄津

和約法師臨友人

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

策文

授陸敬游十賚文

隱居先生道總事弟子戴垣乘策執簡膝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栖靜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闕侍笏槃席雖迹混教塗而心摽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滌穎之志歲月以深至德有鄰雲風

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突於是襯帶青崖挂冠朱闕攜手東騁創居甚領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產劉錄越龍負卉篤力盡於登築蒸血被乎趍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魂空慘悴顧飢寒之弊棟宇既立戚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由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潤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一右

爾以專懿爲性恬淡爲情質直居木沈重樹志不邀世才高酬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二右

爾基架館境營獲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并有栖憩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寶飛軒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顯祇遐福三右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柳沐風雨於焉猶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厥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四右

爾族惟舊緒身忝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銅鐵如意可以麾對賓僚即名立事五右

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節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六右

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致懷所指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二枚蒸陸剖之可以騰烟紫閣招感上司七右

爾淥形潔藏儲粗既去宣道松木實資芳馥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朔露八右

爾敬事經濟遊尚模楷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今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眞授言九右

爾眞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淥淮手巾自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十右

今賚爾十事事准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來理無或驕惰以繼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表

解官表

臣聞蕊風冲天潁陽振飲河之談漢德括地商陰峻餐芝之氣臣棲遲早日稱帶久年仕豈留榮學非待蘇恆思懸纓象闕孤耕顯下席月澗門橫琴雲際始奉中恩得遂巨壑今便滅影桂庭神交松友一出東闕故鄉就望瞻言興念臨波瀉淚臣舟楫已遲無容躬詣不任仰戀之誠謹奉表以聞

詔答

卿遺累却粒尚想清虛山中閑靜得性所樂當善遂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仍賜帛十疋爐二十挺又別勑朕月給上茶若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餌

啟

上梁武帝論書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賀夫以含心之妙實俟

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啟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唯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附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眞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上梁武帝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眞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吟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遇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

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唯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虛閑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附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此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眾家可識

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習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習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際眞於是乎累眞突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麤非吾所謂無欲也

又上梁武帝論書啟

第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抃竊所萃者亦以上是近十餘日精虛悚悸無暫涉事遂至流替不宜復待塡塞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登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有存否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唯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濟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不識誰又似是羣 給事黃門二紙治廉遷一紙是子敬書亦似羣 後又治撼貂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羣

右四件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十一條並非甚合迹象

多題抹於羣書曲 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摹右軍 摹羣慧文一紙是先生書 抱懷憂痛一紙是張許 五月十一日一紙是子敬書 倘想黃絢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書摹 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 便復改月一紙是張許 五月十五日絲白一紙亦是王羣書 治款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一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靜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答陶居書附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可未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靜書觀所送靜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體解雖便當非靜書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逃於毫紙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萃者並付反

又上梁武帝論書啟

啟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裹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情凡不沈泉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實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機神實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眞方私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厄此世皆尙子敬敬元末繼以齊代名實脫畧海內非

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盡湮而不絕不過數族今奉此論自鮮自蹈未足遺泄願以所寫示洪遠思賜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替仰師躍有益牟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閒恐或已應聞知察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郭看乃尚可恐境意大殊此篇方專手段故宜令跡隨奏偕老美晚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謂稱下情懂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竚望中原姥清太丘之碑可就寫探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顯得工人寫塡數行脫蒙見此實爲過幸

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講學鍾妙仰惟殊恩

梁武帝答書附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寫學多不足論有兩行許似寫微得鍾體逸少學鍾體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探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論書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歸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綴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摹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譏既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郗寫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否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覩

進周氏冥通記啟

某啟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啟聞今謹編成事迹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愚鄙疑綱不早信悟追自悼咎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迹伏願矜以闇惰謹啟

詔答附

省疏并見周氏遺迹眞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降欺

書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齊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湊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畧開雅說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栢之正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危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

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尙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眾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仲書

棲玄翻於荊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矜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棲棲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答趙英才書

子架學區中飛才何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假蹇圍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殿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薪井汲樂有餘觀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于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與親友書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

與從兄書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答釋曇鸞書

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歛思竚聆警錫也

詞

請兩詞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詞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工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雨水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憫黔首霈垂霑渥呵風召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

則怕陽之脉復興於今共仲至誠稽顙謂謝謹詞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日詞謂句曲華陽洞天張理禁趙丞

前

序

登真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修事兩卷于時亦粗謂委密頃嵩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略今更反覆研構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閑練經書精涉道數者率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昔聞古言非知之難

其在行之意謂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雖紙上便入山修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此是未造門牆何由盼其帷席試略問爲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勸端萌序導津流若値智尚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己見或云承師舊法永無啟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爲痛心夫經之爲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銓綜緒僅乃成功若機關疎越杼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眞人立象垂訓本不爲蒙狡設言故每標通衢而恆略曲徑知可教之士自當觀其隅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尙歷代注釋猶不能辯況玄妙之秘途絕頂之奇篇而可不探括

冲隱窮思寂味者乎既撰此粗言乃輟筆而歎曰若使顧玄子在此乃當知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孰與言哉方將寄之於玄會耳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氣爲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斯之時人心素朴嗜慾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以後世僞情澆智虛百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桐君更增演本草二

家藥對農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逆設彼藥或一藥以治衆疾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爲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列爲四經三家之說遞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乎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授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綴字義殘缺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肘後百一方序

大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憒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

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裔若莫過於撰迷見葛氏肘後救卒方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之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雜被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遐野遙山絕沛非問枉夭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軼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徧矣昔應璩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補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若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効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設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者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覽方書脫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闥晨宵隔絕或羈束戎陣城栅嚴阻忽遇疾倉卒間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本草序

隱居在乎茅山嚴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雖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象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羣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於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仰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於桐君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哲懷奔進文籍焚廢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已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九十一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

金陵叢書 胡氏校印

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兼注銘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爲七卷雖未足顯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相經序

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市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矜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並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顯惠若神僅至齠亂或不辭菽麥

更保黃耇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頌

華陽頌

樞域

河篇徵往册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擡地英

質象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靈構不待匠盧形自成功

形位

總神列三府分塗交五便陰暉迎夜哲晨精望曉懸

擡貫

南峰秀玄鼎北嶺橫秦壁表裏玉沙津周迴隱輪跡

區別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洌鳳門泉

迹號

郭平時留岸姜巴瓦遠蹤鶴廟或聞響別宅乃恆恭

類附

吳居非知地越家距隱還樹蓋徒低蔭石窟未嘗煙

物軌

菓林鬱餘柰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爝夜田泉皆滑蹠

遊集

降鑾巒山客解駕青蓮童寢食舍眞館高會蕭閑宮

才英

清歌翔羽集長嘯鬱雲翻子紘有逸調空談無與言

學稟

擡舍雷平下宜靜迹石陰上道已沖念飛華當軫心

業運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自相知

挺契

方隅游瑣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胥

機萌

號則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及唐承世將賓來聖庭

誠則

刊石玄窗上題誠山堵門動靜願矜錄不負保興恩

論

羅鎮軍沈約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仲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途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粗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雛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枝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吞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閻

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聿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欺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載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自雉尚稱重譯則天竺嗣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以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味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闡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眾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蹔乎若粳粱未播殺事難以息

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乘在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亦爲未達夫立天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蓋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人乎而可悖虐非碩內惕寡言意在緣報覩跡或似論情顯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耶可得是均已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謎備以潛洗願具啟諸蔽

銘

茅山曲林館銘

府嶺外峙邃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迺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爲勤好掩跡絕功守茲偕老

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悠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晉象所傳文跡可記默然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用殊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儻或可論山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大天之內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亞涂水脈綢繆風軸通氣雲嶽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其詳傳記至晉海西太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

迹猶存宋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勑賈此精舍立爲朱陽館將遠符先徵定祥火歷於館西更築隱居住址十四年別創鑿岡齋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乃繕勒碑壇仰述眞軌眞人姓許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狹乃來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識宇亮拔奕葉才明祖尚字元甫有文章機見吳中書郎父副字仲先器度淹通風格清簡晉剡令嘗朔將軍下邳太守西域侯長史第五子也正生少知名簡文在藩爲世表之交起家太學博士朝綱禮肆儒論所宗出爲餘姚令懃恤民隱惠被鄰邑徵入凱閣納言帝側升平末除護軍長史本郡

中正外督戎章內詮茂序遐邦舳艫彬鄉采祇行太和中遷給事中散騎常侍蟬冕郎華事歸尚德簡文踐極方優國老植晏然於焉告退專靜山廬以修上道君雖擅紋朝班諷謠序塾而心標象外志結霞門第四兄遠遊水和四年嘉遁不反君尚想幽奇歲月彌軫恆與楊君深結神明之契興寄中眾真降楊備令宣喻翹誓雲象僉然徧該靈謨與旨于茲必究年涉懸車遵行愈篤太元元年解冠遂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窆盧柩於縣西大慕京陵之巍未遠飛劍之都在焉謹按眞誥君挺命所基緣業已久乃周武王世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也兼許輩遺功復應垂祉後胤故乘運託生因貢成道玉札所授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理仙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治佐聖收民矣眞傳未顯於世莫得具述（楊君諱羲其諱）長史第三子諱玉斧世名翹字道翔正生母陶威女先亡已得在洞府易遷宮中君清顯瑩潔特絕世倫鄰舉上計掾不赴棣枇廨務研精上業御弘景玄中之眞師也恆居此宅繕修經法楊君數相從祇亟通眞感太和五年於茲告逝時年三十眞誥云後十六年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帝晨受書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健職（帝晨之任比雅像中）君長兄撰世名刪次兄虎牙世名聯並亦得道撰今有玄孫靈眞在山勑立嗣眞館以餐遠祖之德皇上乘弘哲本力來君此土濕育蒞生範鑄至品導法裁俗隨緣開教以隱居積蘊三眞經誥久棲華陽宜還舊宅供養修理乃勑工匠建茲堂構既仰祇帝

則兼開大猷東位青壇西裘紫塔壇塔之間通是基址堙傾拚瓦投鏑便值紫煙白霧纏徊蓋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非南大塘乃郭朝道製源出田公之泉路通姜巴之軌榜枕雷平前瞰下泊東隣連崗北橫長盤柳汧陽谷俱會西垂四域之內皆謂之金陵地肺者也長史所居尤爲標勝方將馴雲蚪而高騁馳奔鶴以追風望洪濤之浩汗睠故都以浸遠古人有言匪作奚傳敢刊石頌永屬來賢

泖楓慘氣方祇吐靈依性分境傳識賦形化通八寓功浹四溟巡跡雷滅測體淵停旋區岳立亙海雲舒摶風泳水臨實憑虛亦有幽匠開石架虛情高身麗天府地居榮楹巴曲畫壞肺浮五閑而啟九涂環周長飄旁偪交汧比流迺稱龍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實謂金匡昔在西漢三茅來賓爰暨東晉二許懷眞裁基浚非棲道接神允膺輔翼錫茲侍晨參差年代綿緬名氏蔚詰具宣精華未弭甄整將淪沈壍已毀拱樹霜摧修庭草委雖館華陽歲聯二紀永覩前猷非遵鴻軌帝曰嫌哉爾焉斯止經之營之輪乎奐奐勝殿密響瀉瓶揚芬瑤宮碧簡絢采垂文瑕西玉檢綺琴繡巾蘭缸烈耀金鑪鼎薰桐柏雙教方諸兼學並證心清俱漏身濁離有離無且莽且朴結號虛皇答法正覺藥徵寶瑩禪感慧通飛行欵倪捫鼎霜虹振苦排鄰還明反聰物皆是力我見無功紛紜今古汗漫兩儀三相幻惑舟壑自移緣來則應不虛不爲式題廳錄人天鑒知

吳太極左宮葛仙公之碑

道冠兩儀之先名絕萬物之始者罔言語所不得辨稱謂所莫能筌焉何以文字述今何以金石傳古其遂休也則日月空照遂默也則生人長昏是故出關尊以兩卷將升攜其五文令懷璞抱識之士知杳冥之有精焉自時厥後奕代間出雲篆龍章之牒炳然於林岫瓊辭鬼氣之旨藻蔚於庭筵其可以垂軌範著篇誦者迄於茲辰昔在中葉甘左見賊於魏王象奉擅奇於吳主至如葛仙公之才英俊邁蓋其尤彰彰者也公乎時雖歷遊名岳多居此嶺此嶺乃非洞府而跨據中川東視則連峰入海南眺則重嶂切雲西臨江滸北旁郊邑斯潛顯之奧區出處之關津半尋石非日汲莫測其源三足白兕百齡不異其質精靈之所非淪神祇之所司衛麻衣

金陵叢書 湯氏校印

史宗之僑相繼棲託後有孫慰祖亦嗣居彌歲山陰潘洪字文盛少秉道性志力剛明前住餘姚四明陝國爲立觀直上百里榛途險絕既術識有用爲物情所懷天監七年郡邑豪舊遂相率興出制不由己以此山在五縣衝要舍而留止于茲十有五載將欲移憩壇上先有一空碑久已摧倒洪意以爲蔭其樹者尚愛其枝況仙公眞聖之遺蹤而可遂淪乎迺復建新碑於其所願勒名迹以永傳隱居不遠千里寓斯石而錫之仙公姓葛諱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瑯邪後漢驃騎儋侯盧諶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儋侯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代戰英哲族冠吳史公幼負奇操超絕倫黨神挺標峻精暢卓逸埴典不學而知道術總聞已了非復軌儀所範思識所該特以域之情理之外涖之言象之表而已吳初左元放自洛而來授公白虎七變爐火九丹於是五通具足化道無方孫權雖愛賞仙異而內懷猜害翻琰之徒皆被挫斥敬憚仙公動相諮稟公馳涉川嶽龍虎衛從長山蓋竹尤多去來天台蘭風是焉遊憩時還京邑觀人如戲詭譎倜儻縱倒河山雖投鼎履墜叱羊石起蔑以加焉於時有人漂海隨風眇漭無垠忽値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仙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代翕然號爲仙公故抱朴著書亦云余從祖仙公乃抱朴三代從祖也俗中經傳所說云已被太極銓授居左仙

金陵叢書 湯氏校印

公之位如眞誥幷葛氏舊譜則事有未符恐教迹參差適時立說猶如執戟侍陛豈謂三摘靈桃徒見接神役鬼安知止在散職一以權道推之無所復論其同異矣仙公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昇仙長往不返恆與郭聲子等相隨久當授任玄都祇秩天爵佐命四輔理察人祇隱翼舊鄉能無繁繁之歎顧盼後學庶乎汲引之慈敢藉邦族末班仰述眞仙遺則云爾

九垓竟絕七度虛懸分空蹈境羣靈構天物滋數後化起象前命隨形轉神寄業傳霜野於袞竹柏翠微泉墟共往彭淡獨歸生因事攝年以學新如金在冶如玉在機仙公珪璧臨鑑發顯褒章比跡項孺聯影潛質綺閣凝心黛嶺虎變已攄

龍輪遂駐塲來台徜徉蹤跡陶穹碧壇自瀉玉水不窮遡芳沐道愷古側哀茲峻碣永扇高風

闕風寫慰已勒豐碑此土舊居未鐫貞琰今之遠裔仰慕清塵敬思刊樹傳芳來葉

茅山長沙篇碑

夫萬物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紳之士飾禮容於闕閣耿介之夫揚旌麾於山裔銘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聰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頌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光敢遡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留芳

太平山日門館碑

日門館者東霞啟郵開岩引燭以爲名也先是吳郡杜徵君聲高兩代德冠四區教義宣流播乎數郡拓宇太平之東結架菁山之北爰以此處幽奇別就基構棲集有道多歷世年

附錄

與陶私書　沈約

先生棟梁俗流超然獨遠烈電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籍絳簡身遊玄闕懇是夕臥望日朝淪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咀嚼瓊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及跡無缺惟心

酬華陽陶先生　沈約

三清未可覩一孫且空存所願迴光景拯難拔危魂若蒙九丹逝豈懼六龍奔

還園宅奉酬華陽先生　沈約

早欲尋名山須待婚嫁畢二事雖云已此外復非一忽聞龍闕至仍覩榮光溢副朝首八元開壤賦千室冠纓會非露風雨未嘗櫛鳴玉響洞門金蟬映朝日愁無小人報徒叨令尹秩豈忘平生懷靡鹽不遺恤

華陽先生登樓不下贈星　沈約

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駢不展地仙居多麗樵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銜書必青鳥羈客信龍鱗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淵

奉華陽王外兵　沈約

餐玉駐年齡吞霞反容質眇謐青壬樹迴見扶桑日爛煥歷雲舒岑鑒山海出

山世受經法見于碑刻者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吳郡海鹽陸逸仲

上清弟子朱陽館主丹陽湖熟潘淵文

上清弟子華陽館主晉陵馮法明

上清弟子四明山館主會稽山陰潘文盛

上清弟子宗元前館主東海剡縣楊超遠

上清弟子華陽前館主晉陵丁景達

上清弟子嗣眞館主丹陽句容許靈眞

上清弟子大平山館主吳郡錢塘褚仲儼

齊世祖武皇帝

大宗明皇帝

衡陽王蕭鈞

揚州刺史始安王蕭遙光

後湖蘇庠贊陶先生像

藥珠妙言字照耀簡雲霜三館其人則遠世衰道喪完節者鮮臨終之歎作世和篇

指桓記後題

世傳指桓記云桓乃隱居執爨者觀此書殊非事實中有默朝上帝之法本出旌陽三景集像皆浮誕無足取信按古刻永陽館東有南平王所造清遠之館乃桓所居桓初入山作

詩并召陵王訪桓之詩皆隱居親書見刊於石自隱居解世桓君尚在其蕉萊都水監仙職事被周氏冥通記并錢眞人所傳考之於此則指桓記怪妄明矣謹書其實以示修眞之士無惑邪說自貽澒涸之咎昭聚弟子傅羿題

桓先生實錄

桓先生名法闡字彥舒按高道傳云桓闡者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於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寂默若無所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爲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唯得執役桓闡爲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詔將昇舉隱居欲師之闡執謙

闡辭隱居不獲請且謂曰某修教行道勤亦至矣尚淹於世得非有過致然耶幸爲我訪之闡於是駕白鶴而昇登後三日密降而言先生之陰功固已著矣然所修本草以嬴蟲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而反害物命以此更一紀當解形而去授蓬萊都水監令攷高道傳乃本朝道士崇德悟眞大師賈善翔撰進世傳久矣或者謂陶隱居母感異夢而生妙齡頴悟幸官入道初謁興玉世館主孫遊岳授三洞經及楊許眞蹟處茅山金精峯華陽館凡四紀著隱訣及眞誥號玄門羣狐道家尼父安有異人桓法闡居門下而隱居使之執役而不識者哉僕授經籙凡二十餘載嘗疑此說以桓先生無本傳且以高道傳爲據曰雖不言心亦慊隱居之失法闡矣

紹興壬戌歲春因遊茅山家首謁玉晨觀見前都正明眞道微傳公具道桓先生事甚詳兼茲觀雖經兵火而晉梁唐碑刻猶存因徧覽得隱居墨蹟云南平王蕭偉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其桓師名法闡初入山作詩曰寒谷夜將晨遙賞復尋眞方壺乘密葉微水渡朱鱗杳林雖伏獸芝田距俟人丹成方轉石爐變欲銷銀嘗知勝地遠於此絕嶺鷹又邵陵王曾入茅山訪清遠題詩壁間云荆門巨壑多煙霧風雲入自非栖遁情誰堪霜露濕皆隱居親筆所記至今尚在以此參校賈善翔所撰桓先生傳若曰法闡乃隱居執役者則隱居何以言南平王所造清遠之館即弘景弟子桓清遠所居又記清遠入山詩及邵陵王訪清遠詩則法

閩乃隱居高弟非執役者明矣若曰桓先生先隱居上界則
邵陵王蕭綸撰陶隱居碑銘何以言隱居解化門人桓法閩
等慕遺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而相質勝絳霄而
流芳周隱居問先法閩解化明矣傳載法閩事蹟以隱居不
知人僕固得隱居舊館眞蹟碑刻輒作桓先生實錄不獨使
修眞者知桓先生非隱居執役者庶幾知隱居平日以清默
遠異於羣弟子而不以弟子處之嘗稱其字而記其出處語
以示來世也況遂萊仙職別有眞授初亦不待法閩密降而
後知也僕故併錄其實俾後之讀高道傳者無將隱居云成
都李汝翩撰

桓眞人諱法閩字彥舒東海丹徒人也爲梁平王淸遠館
主任事緣多緒有廢精研乃於鬱岡山右更築別館爲玄
洲精舍周處士弘讓題精舍壁云李巷遺故鼎趙墟絕風
雲悠悠千載外更復屬夫君王僧辨使陸晃圖閩及己形
與周處士像於壁而又飛白寫閩與僧辨書於壁背仍以
遺閩世有指桓記云閩爲隱居執槳者道士賈善翔撰高
道傳取其說非也南豐曾恂新編於山記中因以附於卷
末

南史本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
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建孝三年景申歲夏至日
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
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右膝有
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
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
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爲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
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或云宋齊以來
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
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
得道來宰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

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縣游嶽受符圖經法徧
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
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
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雖立止自恆欲就
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外若不關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
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
要之不至下闕

先後或對曰先乃爲沙門乎本起錄云弟子常必生男兒亦必出丘非
以宋孝建三年四月三十日夜
凡人而恐先後尼曰將不出家大人曰審爾亦是所願
半先生誕焉本起錄云歲丙申甲戌此月至月明且便是及
詰旦母沐浴體忘
微苦乃起先生始生無驚啼始坐殊齊惠五六歲時酷愛學

書雖戲弄羅前唯執筆視八九歲時讀書千餘卷頗善屬文讀葛稚川神仙傳見淮南八公事（本起錄稚川神仙傳云鄭袒物氏會得一卷）夜抱卷與寢乃云攀青雲白日其何云遠緣是耽玩信悟皆然有方外之志矣神表孤邁眉色皙澤每出路人輒聚觀咸曰陶郎是玉京中落乃執羽扇以自障蔽雖冬月不除年十一作王吳博士（本起錄東觀云吳子是司徒之子）作吳對答皆敏如老成人十五自南州還（案本起錄淮南云先生年十五生陶年十三隨父東部尚書會稽作郡中高隱外徐問會稽）尋山志（其集志中云）先生既冠而不苟婚（去本傳尋先生遊用操謀蓋先生一遊用操不謀色遇也於是）且曰吾欲齋條其魂也長七尺二寸疎眉長額右肩有紫誌如錢（按外傳陶侯仙列相紀也書）右股有數十黑子闊于如斗形不樂宦辯唯進青飯飯（謂蔬食主以五人上傳內有方以飯以也南酷愛松聲居必手植常嬉讀書未滿萬卷乃以內帑兼之於是小出州府辟召皆不起初父與劉秉友善秉爲丹陽尹其子俣少知名酷好文學先生復與之遊出則共載食乃同味于時宋氏失德蒼梧王遇害（宋書蒼梧王昇明元年齊高帝即位帝長子也既即位遇害）齊道成立順帝仍執政荊州刺史沈攸之擁兵不從（攸之起兵以道成初與攸之俱起義攸之敗道成入守朝廷（宋書順帝紀三年齊高帝入守朝廷）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劉秉與馮逢奔石頭以其屬隨先生與韓賞粲淡同管文檄道成勒兵攻破石頭（宋書袁粲傳云粲與徐孝嗣等謀誅道成袁粲不果果據石頭）先生乃得出俟爲沙門間行（本起錄云附夕城潛俟與詣京師爲人所獲死建康獄人莫敢視先生哭其尸躬自收殯（本起錄自云躬起見道士滅先生終始久要不云遭年二十二隨劉丹陽不入來石頭退就也哀）

先生在山所著書

登眞隱訣二十四卷　眞誥十卷

本草經註七卷　肘後百一方三卷

効驗施用藥方五卷　夢書一卷

集金丹黃白方一卷　服雲母諸石方一卷

服食草木雜藥法一卷　斷穀秘方一卷

消除三尸要法一卷　服氣導引一卷

人間却災患法一卷

右五十七卷

齊梁間侯王公卿從先生授業者數百人皆拒絕唯徐勉江祏丘遲范雲江淹任昉蕭子雲沈約謝覽謝朓等在世日早申擁彗之禮絕迹之後提引不已沈約常因疾遂有挂冠志約啟云上不許陳乞先生歎曰此公乃爾塵滓（夫樂鈞鼎者以巖谷

谷爲朝擢交遷將作少監於林業坊祖之軒築茅茨數間蒔竹數百株杞菊之屬雜植於籬落間之雖四時夫榛莽不林及澤蔬蔬不林及澤

貴咀嚼先生之味可同日而言哉知道以德沈体文之美

疑壽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先生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天轉地靜列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宛與天會云修道所須非史官家事又因流水作自然刻漏十二時循環自轉無勞守視先生沖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欣然悅樂而真儀雖無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祗肅有如宮廷人由之後市禍未臂生沖深粹和性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欣然悅樂而真儀雖無自令人畏服門人承奉祗肅有如宮廷人由之後市禍未臂離體每云人之稟挺命錄質自懸桐柏之乘捨王宮文成之擺斥候服三茅之遠覩絕胤二許之遺室擯形未必正由讖乘是爲遁所引我從來遇諸機際並幾成而失永明中五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啟蘇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今日之事身中既有仙相益使人守信彌篤而思識精深凡所尋閱皆人不至尤好五行陰陽風角祭候太一遁甲星厤算數山川地理方國物產及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校名類莫不暢該常言我自不能爲仲尼而能教人作仲尼猶如管仲不自將能使齊桓霸也

內傳卷中

解真碑銘 并序

邵陵王蕭綸撰

夫夜光結綠非脩儀之恆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當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潁陽高蹈洗耳於唐朝漢陰貞栖滅迹於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實者其在茲乎先生名弘景字通明本秦州平陽人其先出自帝堯陶唐氏之後堯治冀州平陽縣故因居此地馬見五色之符欽明表八采之瑞光被於天下允釐於庶職洪源益遠系緒綿長漢興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翌位至丞相後漢末南渡始居丹陽七世祖濟仕吳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祖暨宋南中郎參軍事父貞寶司徒建安王國侍郎並立履清約博涉文章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凌飈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岳峙淵渟牆仞無以覩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六歲便解齊能屬文七歲讀孝經毛詩論語數萬言曼倩幼習墳典公幹少誦詩賦方之於古彼有多愧是以岐嶷流聲中黃著頌有鄉人得爲洪神仙傳見淮南八公諸仙事乃歎曰讀此書使人有凌雲之氣於是寢興諷誦晨昏不輟年二十七爲宜都王侍讀總知管記事勝道求賢焚林招士朝難其選咸曰得人阮瑀之書記不足扶衛孫楚之辭才何以捧殺齊代好治宮室方修苑囿青鎖舊館更就起築仍奏表上頌辭事兼美遍彼樂職之篇踰乎景福之製帝覽久之益以爲善除奉朝請恪居官次夙夜惟寅春朝秋謂是謂械樸者也先生本不希榮常欲辭退乃與親友書曰昔者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無爲自苦也明年遂拜表自解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栖隱慕留侯之却粒便具舟楫永言東邁朝廷錫問時賢踐別祖以二疏括茲四隱超然輕舉異代同符稱乃杖策還征遊踐名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既而到于句容舍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栖託往不知返遂卜居焉先生曰夫子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今我達義無復其方請同求志之語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朴士安之玄晏倚嵒栖影依林遁跡交柯結宇剗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壑峭嶺組織煙霞枕石漱流山禽無撓採藥偶逢野獸不亂逍遙間曠放浪丘陵嗒然若喪確乎難拔屬齊末道喪天命既否水鬬穀洛地震甲辰先生靜思冥數預識其兆於是近遠書問悉皆枉絕昔乃聞之夏甫今則見之先生我大梁休運應期受天明命三辰開朗四海甯謐先生奉表稱慶於是信問復通自天監已來嘗有勅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深恩

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茲山也闢闔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柱旁臨九純閒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十一年有勅遣左右司徒惠明徵先生還茅山別給廨宇軒君之降情天老漢帝之致禮河上況於茲日弗能尚也養志山阿多歷年所攝生既善冥祥亦降猛獸不據魑魅莫逢庭無荊棘遠同闕里階吐神泉遙扶疏勒於是羽人徘徊仙客上下鸞鳳遊集芝英豐潤矣以大同二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別遷化春秋八十有一天子嗟惜儲皇軫悼有詔稱譽追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禮也以其月十四日窆于丹陽郡句容縣之雷平山若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劍烏比于茲日可得符焉先生器宇疑深思議精贍含章貞吉不修廉隅年將中壽匪踰於矩眉目疎朗儀貌鮮潔實忘勸沮多行德義寶惜光景愛好墳籍篤志勵節白首彌至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歷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及羿射荀棊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門人桓法闓等慕遙風於緱氏結遺想於喬陽勒玄碑於相質騰降霄之流芳乃作銘曰

留烏表化棄劍凝神徘徊紫炁照耀丹鱗厥跡猶在餘風可遵誰其嗣此淵哉淑人高行邁種盛德日新朗猶懸鏡鬱似

貞焉身以弘道行不違仁昔遊纓紱頡頏搢紳猷乎匡救勞彼問津亦既解組乃襲山巾遠尋丘壑高蹈風塵情無緬世隱不隔眞結宇崇巖貞栖茂草水玉留年華精却老乃有令問康莊壽考白水過庭危峯臨洞露綴蘭階雲生桂棟日斜几席花落窗甕尚平未返王孫不旋海桑交易陵谷貿遷豐碑有豎遺芳萬年

碑陰記

天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字子微述并書

大哉道元萬靈資孕其自然也忽恍不惻其生成也氤氳可知若夫稟習經法精思通感調轉丹液形神練化歸同一致舉異三清自古所得罕能盡善兼而聚之鑒而辯之靜而居

之勤而行之者實惟貞白先生歟蓋特稟靈氣胎息見龍升之夢卓秀神儀骨錄裴鶴仙之狀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眞傳備集於昭臺奧義微言成訣於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瑕函之龍章闡幽前秘聚蒙後學若諸眞之下教爲百代之明師焉覩先生寫兒之象則道存目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見乎辭縱逾千載亦可得之一朝矣至於思神密感之妙煉形化度之術非我不知理難詳據敬以修身德業受書道備按夫科格固超眞階命分殊途顯默異軌應從解景不事登晨冥升上清非可得而測已然隱几云化虛室仍存代劍未飛陰丘尚閉道尊德貴終古不渝披文相質遇今無覩朝代累革山世

轉喪永懷仙烈久增誠慨子微將遊衡岳暫憩茅山與諸法義衆謀刻石郡陵撰製美具當年今以書勒言全往行因運拙筆聊述眞猷紀于碑陰式昭年世大唐開元十二年甲子九月十三日己巳書

墓誌銘

梁昭明太子撰

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于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申如恆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王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于平陵之山若夫眞以歸容爲美道以無涯爲眞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析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龍函九節麗於天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官有得朋之喜受學振空谷之悲余昔在懷抱早逢紀上之術晚延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懸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之道不死爲先亦有元放乘稱雉川逃形解化自昔同然猗歟夫子受蘇歸元槃傳死更書因賈觴虎車照景覩拂陵煙餘花灼爍春潤潺湲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仙白鶴何時復旋

瘞劍履石室塼銘

隱居中有狂人發於塼上題起此銘 先生

華歸隱居幽館勝力善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行大乘之六度修上清之三眞慈靈岳以委迹遊太空而

棲神

隱居先生陶弘景碑

梁元帝撰

昔太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奚慕先構即鶴骨宇于尋危誓憑鄰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欄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

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沙射雁問逝通宋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榭迎風巉巖高棟鬱嶋修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重扉煙生岫複

後序

自古以
上清經法得　道高眞顯然著於世者唯
南嶽紫盧元君
三茅二許楊郭眾眞而已其後宗派相承迄今不絕蓋由隱
居扶宗立教發明
上道見於經誥甄別眞僞不然則後學之士孰得而採蹟玄
微躋登胥漢耶柄頃閑歷汝山數遊三秀追慕靈躅得隱居
山世二傳并文集碑記及桓眞人事實總成上下執偏見玄
爲異同蓋失於
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爲
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之要也僕於三教之　道固嘗留心外

非忠孝功業內非神流虛靜未有以成之夫仙道貴實不敢
以文害意今粗敘於卷集之末姑示同志兼恐尙有遺篇逸
事藏之於　賢德隱者願發篋以示當續其傳焉紹興癸亥
歲季春鶴會十八嘉靖甲辰文休承從玉山周生得紹興刻
本手錄藏之予亦寫此册越十載又得贛本增校四首後請
雨詞梁元帝撰貞白碑沈約書本傳是也辛酉冬日吳郡史
臣紀叔載題

陶隱居集跋

華陽陶隱居集二卷梁陶弘景通明撰通明事蹟見梁書南
史隋經籍志載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七卷至宋
人作唐書藝文志僅載陶弘景集三十卷內集已佚至晁陳
兩書目皆不載似亡於南宋時明汪士賢二十家文集作兩
卷附志傳此書爲阮文達公從道藏錄出上卷首行題貞白
先生陶隱居文集卷上下卷首葉缺末葉題貞白先生陶隱
居碑志卷下蓋上卷錄詩文下卷錄碑志與汪本不同弟二
行題昭靈弟子傅霽編集三行題大洞弟子陳柄校勘蓋亦
道流所輯然所收詩文與汪本大致無出入不全疏文甚多
蓋自類書鈔出非原本矣此本鈔自王文敏公舊藏去歲得
葉林宗校本以墨筆識其同異又補答程曇鸞書一篇嚴鐵
橋輯唐前文亦相脗合如得道藏本與汲古本嚴鐵橋輯本
三本合校似無遺憾矣歲在閼逢攝提格午月江陰繆荃孫

跋

賦

水仙賦

泫汩九河（抄本汩作泊）西幹龍築月阿（抄本幹作榦）漳渠水府（汪本士賢抄本）

（汪本渠作陟）碧巖無緣（抄本巖作岩）或窮髮遂鵬（汪本同抄本）飛軒紺鳳（汪抄本作

紺）拊桐陰之磐（汪抄本作桐）亦其環矣（汪抄本環作橫）黃帝所以觴

百神也（汪抄本觴作觴）少周娥後（汪抄本小周少周）哀萬兆以流連（汪本

汪作抄本作逸）緬無涘於萬年（汪抄本緬作緬）苟淪形於無

曉（汪本於作面）更天地而彌固（汪本之作面）

雲上之仙風賦

度蔥嶺以飛雪（汪本蔥嶺作蔥嶺）苞絡天維（汪本苞作包）迴環四時（汪本環作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還

尋山誌（年十五作）

年十五作（汪本無）聽世情之易挠（汪抄本挠）乃杖策而尋山（汪抄

本乃並）眇遊心其未已（汪本眇汪抄作渺抄本作游）遺形者神存（本抄

神存作身存）盤旋其上（汪抄本上其上）心容曠暇（汪抄本暇）解牛之

刀乃王（汪抄本乃呈王）固已濟吾之所尚也（汪抄本以因已）飛聲

西嶽（汪抄本嶽作岳）庭虛月映（汪本庭虛作虛）鹿飆飆而來臻（汪抄本

飆作飆）傍洪澤而比清（汪抄本清作澄）及舂鳧之未鳴（汪抄本鳧作鴨）且含

懷以屏翳（汪抄本翳作氣）待惠風而舒情（汪抄本惠）遵嚴路以遠

遊（汪抄本遊作游）訪天維而漂思（汪抄本漂作飄）檄恍惚而莫求（本汪抄本惚

作濞）高謝接俗（汪抄本俗作時）營獲援域（汪抄本域作獄）并有栖

忽（汪抄本忽作惚）觸嶽崗而超嶽（汪抄本嶽作崗）緣蹬道其過半（汪抄本阻作沮）魂

沙沙而無憂（汪抄本沙作渺）悟伯昏之條宕（汪抄本昏作醫）

淩嶮峭（汪抄本淩作陵）此翔濫之足樂（汪抄本濫作濫）悼菌蟪之危促

（汪本菌作蕈）顧敗衽以遠訴（汪抄本衽作袵）思松朝而陳辭（汪抄本松作松）

仰彭涓兮弗遠（汪抄本涓作涓）去採芝兮入深澗（汪抄本澗作澗）鳥迷羅

兮紛紛（汪抄本紛作紛）停雲松兮欲紛紛（汪抄本紛作紛）

雲遊兮安泊（汪抄本泊作游）既窮目以無閑（汪本一句旁注）夾注云云（汪本

在文末）館爾以招仙之臺（汪本一句旁注）竟莫知其所將（汪本一句旁注）

詩

題所居壁

不言昭陽殿（汪抄本言作不）

胡笳篇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告逝篇（抄本逝作遊）

緣業久相因（汪抄本久作人）儻能踵留轍（汪本儻作能抄本作能作倘）

策文

授陸敬游十賚文

戴圳（汪抄本圳作坦）而心標逸境（汪抄本境作塊）歲月以深（汪抄本以作已）至德

有隣（汪抄本隣作鄰）雲風相會（汪抄本會作風）登岸斷榦（汪本榦作岸）越龍負舟

並（汪抄本並作漢）高謝接俗（汪抄本俗作時）營獲援域（汪抄本域作獄）并有栖

右一（凡右一作其一右二其二）爾以專懲爲性（汪抄本性作誠）恬淡爲情（汪抄

本情作欲）遵嚴路以遠

遊（汪抄本遊作游）訪天維而漂思（汪抄本漂作飄）檄恍惚而莫求（本汪抄本惚作濞）

憩（汪抄本憩作憩）柳沐風雨（汪抄本沐作浴）於焉猶切（汪抄本切作尤）身忝

邦聞（汪抄本乃）麾對賓僚（汪抄本對麾對）敎懷所指（汪抄本致）

香爐二枚（汪一抄枚本）薰陸副之（汪抄本薰陸）臘烟紫閣（汪抄本）

招感上司（汪抄本昭盛本並烟煙）餚糧既去（汪抄本）宣道松术（汪抄本宣）

對眞授言（汪抄本授）手巾自副（汪抄本）事准前（汪抄本）

循言來理（汪抄本）

表

解官表

一出東闕（汪抄本闕）無容躬詣（汪抄本）不任仰戀之誠（汪抄本）

詔答（汪抄本紹作答）

遣累却粒（汪抄本）又別勑十九字（汪本）

敗

上梁武帝論斠敗（汪本上）夫以含心之玄（汪抄本含）日覺勁

媚（汪抄本遣）不能不以敗（汪抄本不以）已就羈索者（汪下抄本）

（無字）案謂俟（汪抄本謂）臣今不辯（汪抄本）永存冥題中精要而

已（汪抄本題）

梁武帝答書

逸少迹（汪抄本）乃微麤健（汪抄本）恐非眞跡（汪抄本）

上梁武帝啟（汪抄本啟）

箴吟贊過爲淪翳（汪抄本箴下）背間細楷（汪抄本）乘復兩

翫（汪抄本）皆作今體（汪抄本）唯急就篇二卷（汪抄本篇作急）當

是零落（汪抄本）帖注（汪抄本）本不敢譏此（汪抄本）一兩條（汪抄本）

更得預出裝之例耳（汪抄本無）非一瓶所汲（汪抄本）量

用息心（汪抄本）于野拙之分（汪抄本）不能周流天壤（汪抄本）

質可恥愧（汪抄本）始欲翻之（汪抄本）謹於此題事

故（汪抄本）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汪抄本）

非嫌云云（汪抄本）點擊短則法擁腫（汪抄本）執筆旅

斷（汪抄本）分間下注（汪抄本）六文可工（汪抄本）任意所之（汪抄本）

中有雜迹（汪抄本）謹疏注如別（汪抄本）唯有四卷（汪抄本）像

又上梁武帝論書啟（汪抄本）

眞於是乎累眞矣（汪抄本）此直一藝之工（汪抄本）

之本（汪抄本）所作之任（汪抄本）乃至不口嘗畫甲子（汪抄本）不覺之背熱（汪抄本）

讀（汪抄本）猶有存否（汪抄本）夾注今見有至別紙（汪抄本）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汪抄本）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汪抄本）

下缺字（汪抄本）夾注又不識誰迹（汪抄本）後又治癮經骨方（汪抄本）

第二十四卷下夾注（汪抄本）是右軍書者十一條（汪抄本）

二（汪抄本）夾注並非甚合至委曲（汪抄本）

痛（汪抄本）夾注並後人所學（汪抄本）治欬方（汪抄本）右十條非右

軍書（汪抄本）任靜書（汪抄本）先生書任靜書（汪抄本）

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汪抄本）

梁武帝答隱居書（汪抄本）所異同所可未知悉可否耳（汪抄本）

異（汪抄本）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紙（汪抄本）

又上梁武帝論書啟（上汪抄本又與又）

啟伏覽（字汪抄本無啟有）後字不出二百（字汪抄本書後）便書情頓極（抄汪本極頓極）聖證晶析（作汪抄本晶析）伯英既稱草聖（草汪抄本作學）元帝實自隸絕（隸汪抄本作賢）論旨所謂殆同機神實賾世莫繼（本汪抄）（下有賢一字）當日就殺筆（日汪抄本當自）敬元末（汪本抄本敬作書口元常）貴式斯（名汪抄本脫本作）替仰蹈躍（蹈汪抄本作勝）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故汪本字無）慕者所探字（探汪作抄本）恐境意大殊（境汪作抄本）惜老美晚（無汪本）所奉三紙（無汪抄本）筆與手會（手汪與抄本作會）賜蒙見此（抄汪本見作賜）垂旨來（抄本作）像讚（像抄本贊作）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書汪作抄本鍾王）逸少學鍾體可知（知汪作抄本體可知）今

欲令人帖探（探汪作抄本）裝有兩行（三抄本作面行）

論書啟

猶爲未稱（無汪抄本爲字）金徹此人書（放汪抄本金徹作徹金放）

進周氏冥通記啟

謹編成事迹（迹汪抄本作跡）但某覆鄙疑網（某汪抄本其）口具陳迹（抄汪本口作以）

詔答（武汪帝抄本詔作答）

并見周氏遺迹（迹汪作抄本跡）眞言顯然（言汪抄本直言）益爲奇持（本汪持抄作特益）唯增降欵（降汪作抄本）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散汪抄本朝士）俱服五常（常汪抄本常）請暑聞雅說（答汪抄本直行提另起）若直推竹柏之正桐柳者（抄汪本正作匹字）此又止其所從（作抄本又）此但斯族復有斯種（種汪抄本作類）凡質像所結（像汪抄本）是鑄練之事極（練汪抄本）以藥石練其形（練汪抄本）修道進學（學汪抄本作業修）

答謝中書書

五色交輝（輝汪抄本）沈鱗競躍（競汪抄本）

答虞仲書（抄汪本作答虞中書）

棲玄翻於荆枝（翻汪抄本六翻）志交矜曲（矜汪抄本）迹躔朱閣（本汪抄）

以將飛雷於絕谷（以汪抄本）儻遇知己（儻汪抄本）何爲棲棲（棲汪抄本）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性前修也（修汪抄本）

答趙英才書

架學匯中（學汪抄本作架）樂有餘觀（抄汪本作觀作歡）然亦以天地棟宇（抄本亦不）

嗣

講兩詞（汪本別一登眞隱訣序後另一登眞隱訣）

白鴿之豚（汪本作詠）

序

登眞隱訣序

已鈔撰眞經修事兩卷（事汪抄本作術字修）頓鬣居務靜（汪本寫作嚴抄本作嚴）

今更反覆研構（構汪抄本作精）皆有事旨（事汪抄本作字）或論有以入無（抄本無）

或引彼以明此（抄本作證引）故道備七篇（汪本七作七）意謂非學之難（汪抄本無此字）謂理盡紙上（汪抄本無上字）愈久愈昏（汪本作昏迷）此是

未遣門牆（汪抄本無此字）何由盼其帷席（盼汪抄本作眄）值智尚許人（汪抄本作直）若機關疎越（汪抄本疎作疏）木不爲蒙狡設言（狡汪抄本作狡）而恆路曲徑（汪抄本路作路）既撰此粗言（抄本言作立）若使顧玄子（抄本子作平）

藥總訣序

草主一病（汪抄本主作治）以備四派（汪抄本派作氣）當斯之時（汪抄本斯作生）皆慾寡少（汪抄本慾作欲）自此以後（汪抄本後作之後）以智慮百生（汪抄本百作日）或未有此病而逆設彼藥（汪抄本逆作遂）隨時通變（汪抄本通作適）字義殘缺（汪抄本缺作闕）

肘後百一方序

大歲（汪抄本歲作太）夫生人之所爲大患（汪本患作生）疾而不治（汪本治作治）然尚有閑隨（汪抄本隨作淪）楓更採集補闕（汪抄本闕作缺）是故深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自想（汪抄本想作身）下達眾庶（汪抄本庶作遠）余又別撰効驗方（汪抄本効作效）亦宜修省耳（汪抄本修作脩）或宿直禁閣（汪抄本宿作祇）或羈束戎陣（汪抄本羈作羇）忽遇疾倉卒間（汪抄本遇疾作疾卒下無間字）若探之囊笥（汪抄本囊作枕）則可庸豎成醫（汪抄本豎作豎）

本草序

隱居（抄本先生二字）昔神農之王天下也（汪抄本下有氏字）以極天傷之命（汪抄本天作夭）歷眾聖而滋彰（汪抄本彰作彰）民到於今賴之（汪抄本之作于）至於藥性所主（汪抄本主作于）至於桐君（汪抄本君作雷）但後人更多修飾之耳（汪抄本修作飾下無人字）魏晉已來（汪抄本已作以）吳晉（汪抄本晉作吳晉）或三百九十一（汪抄本作三百一十九）合三百六十五（汪抄本作今三百六十五）分別科條（汪抄本作科條）乘注詔時用土地（汪抄本作詔作名）雖未足顯前良（汪抄本良下有抄本字）

相經序（陶貞白於集此序二後個為）

或類愚若神（汪抄本愚作愚）僅至齠齔（汪抄本齠作齠）或不辯菽麥（汪抄本辯作辨）

華陽頌

樞域（汪抄本樞作樞）三宿麗天序（汪抄本序作秀）兩金摽地英（汪抄本摽作標）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還空（汪抄本生作乃有作十一字云宅無還空）分塗交五便（汪抄本便作懷）右浚陽谷川（汪抄本右作石）土懷北邙色（汪抄本上作一）摽貫（汪抄本作標）右浚陽谷川（汪抄本右作石）鶴廟或聞響（汪抄本響作嶺）郭干特留岸（汪抄本岸作峰）石竈未嘗烟（汪抄本烟作煙）菓林鬱徐橑（汪抄本橑作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熒芝可爝夜（汪抄本爝作爝）田泉嘗滲瀝（汪抄本滲作洗）遊集難（汪抄本難作游）寢食含眞館（汪抄本寢作寢）高會蕭閑宮（汪抄本閑作清）長嘯歸雲翻（抄本翻作本）笑子紘有逸調（抄本子作本）摽舍雷平下（汪抄本摽作標）挺挺（汪抄本挺作挺）華陽隱居（汪抄本隱作隱）重離儻或似（汪抄本儻作倘）七元乃扶胥（汪抄本七作七）亥數未終了（抄本了作本）迨及唐承世（汪抄本唐作承）來聖庭（汪抄本來作來）刊石玄窗上（抄本窗作窗）題誠曲階門（抄本題作題）

論

難領軍沈約均聖論

西國密途（汪抄本密作密）又戒石五枝四者犯人（汪抄本枝四二字作校四）謹案（汪抄本案作按）一佛之興（汪抄本佛作佛）猷爲生品之末（抄本末作物）始敬王之世（汪抄本世字之上抄本無世字作之）夫子自以華禮興教（汪抄本自字作字）裁出要

荒之際(汪抄本無際字)禹迹所至(汪抄本至作之)寖周以後(抄本以作已)故鄒子
以爲赤縣於宇內是九州中之一耳(汪本於宇內下多一止字抄本小上有之字)
乃有浮闊(汪抄本闊作居)猶弗能宣譯風教(汪抄本弗作不)非關運有起伏
也(汪本伏作很)不有所罰乎(汪抄本罰作罸)若糧根未播(汪本類作粗)彙在四
戒(汪抄本無戒字)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汪抄本無)斬伐有時(汪抄本下多一者字)非
頑內惕(汪抄作非惕內惕)不寖於內外兩聖(汪本不寖於下有一方字)

碑

許長史舊館壇碑

默然(汪本作然則抄本作默然則)周迴一百五十里(汪抄迴作廻)至吾海西太
和元年(汪抄本無海西二字)買此精舍(汪抄本買作買)更築隱居住址(汪抄本址作止)
十五年建善提白塔以均明法教(汪抄本教無)仰述貞軌(汪抄本軌作軌)

遊許相訣狹(汪抄本狹作俠)西域俠(汪抄本域作城)長史(汪抄本下多一副字)徵入凱
闕(汪抄本凱作凱)升平末(汪抄本升作升)以修上道(汪抄本修作脩)第四兄(汪抄本作第兄)
二字嘉遁不反(汪抄本反作返)深結神明之契(汪抄本無結字)揚(汪抄本並作揚)偷令
宣喻(汪抄本喻作諭)僉然遐藐(汪本作遍抄本作偏)鑑藐奧旨(汪抄本藐作模)緣業
已久(汪抄本下無乃字)故乘遐託生(汪抄本托作託)夾注楊君諒毅事具眞
誥(汪本無此八字)眞得具述(汪抄本得並作能汪本下敍長史節三子不另起行)楊君數相從
亟通眞感(汪本亟通作非通抄本亟作面通)當度東華爲上相青童君之侍
帝晨(汪抄本帝作帝)爲上清仙公與谷希子儷職(汪抄本仙宮作仙並公作)
夾注帝晨之任比世侍中(汪抄本大字並上並作)發育萬生(汪抄本生作紙)導
法裁俗(汪抄本裁作開)隨緣開教(汪抄本開作將)久棲華陽(汪抄本棲作樓)供養修
理(汪抄本修作脩)構既(汪本作諸既抄本作諸即)仰祇帝則(汪抄本仰祇下不空格)投簪便

直(汪抄本直作値)儲徊陰蓋(汪抄本蓋作爲)源山田公之泉(汪本作田公之泉○抄)
北橫長嶺(汪抄本嶺作嶺)馳驟鶴以追風(抄本鶴作驚)浮檻(汪抄本另起行)儕高
身嵐(汪抄本嵐作嵐)縈轡巴曲(抄本巴作已)壟壞肺浮(汪抄本作肺浮)九塗環周
(汪抄本稱作稱)迺稱祖伏(汪抄本迺作乃)錫茲侍晨(汪抄本晨作晨)精華未弭(汪抄本彌)
(作)修庭艸委(汪抄本艸作草)非遵鴻軌帝曰楙哉(汪抄本哉作鵠)
兩玉檢(抄本作瑤)綺翠緇巾(汪抄本巾作緋)闌虹烈耀(抄本作翻)
金鏤鑑叢(汪抄本鑑作揭)還明反聰(汪抄本反作返)紛紜今古(抄本紛作紛)
(汪本千古作紛紜)三相幻遨(抄本遨作盧)
吳太極左宮葛仙公之碑(汪抄本作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
名絕萬物之始者(汪抄本物作徵)稱謂所莫能簽焉(抄本下多一云字)何以
文字述(汪本作云何以文字述今)將升稱其五文(汪抄本稱作稱)炳然於林岫(抄汪)

(本然作曼)瓊辭麗氣之旨(汪本作環)精曜車逸(汪抄本作隱)時還京邑(抄汪)
(本時作傳)縱倒河山(汪抄本山作山)於時有人(汪抄本於作子)寄葛仙公(汪本作抄)
(公烏)俗中經傳所云讖(汪抄本讖作云)無所復論其同異(汪抄本異作異)
平且昇仙(汪抄本升作升)又彰彰者也(汪抄本也作矣)九垓登絕(汪抄本另起行不)塚
黍構天(汪抄本天作氣)霜野於寰(汪抄本寰作寰)年以學新(汪抄本新作仙)如帛在
機(汪抄本作龍)龍俯逐駒(汪抄本駒作騎)翻鳳寓慧(汪抄本不提行)已勤豐碑(抄汪)
(本作鞠鞠)
茅山長沙館碑
飾禮容於閣閣(汪抄本閣作閣)揚旌麾於山裔(汪抄本裔作山門作)銘曰(本汪)
(元直不樓另大行設起乾)用表遺光(汪抄本光作先)又名昭圖史(抄本圖史作)敢巡旌
制(汪抄本巡作巡)奕代留芳(汪抄本芳作流)

太平山日門館碑

開岩引燭（汪本岩作巖）德貫四區（汪抄本並作貫）拓宇太平之東（汪抄本宇作字）

棲集有道（汪抄本作抄本）

附錄

與陶弘景書

循崖及跡（汪本及作反）

酬華陽陶先生（汪本生作隱本首標題無題作沈約酬華陽先生劉一酬又字）

若蒙九丹逝（汪本逝作遐）仍覩榮光溢（汪本溢作榮）徒明令尹秩（汪本秩作祑）豈忘平生懷（汪本懷作怠本忘）

尺木乃騰霄（汪本霄作天）仙居多麗樵（汪本樵作譙）

岑崟山海出（汪本崟作嶔本崟岑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南史本傳（道藏本缺一頁）

解眞碑銘（汪本眞作先生梁解眞中散大夫陶隱居碑銘）

盛德風流（汪抄本流作抄本風）應期而曜質者（汪抄本曜作耀）堯治冀州平陽縣（汪抄本縣字本）博涉文章（汪抄本章作史）總修九德（汪本修作脩）岳峙淵停（汪抄本作抄本）道風與星漢同高（汪抄本同作抄本俱）毛詩論（汪抄本作抄本）語（汪抄本論作語）年二十七（汪抄本下有歲字）焚林招士（汪抄本作抄本）阮瑀之書記（汪本瑀作禹）方修苑囿（汪本修作脩）哥豁舊（汪抄本舊下有本館豁字作漢）帝覽久之（汪抄本有本館字）夙夜惟敬（汪本敬作貢）無爲自苦也（汪抄本無作抄本）抽簪東都之外（汪抄本郡作抄本都）解組北山之陽（汪抄本陽作抄本岡）遊戲名岳（汪抄本戲作抄本俱）往不知返（汪本面不返作往）今我達義無復其（汪本下有方字抄本作今我達義無復其）力請同求志之語（汪抄本語作抄本）亦猶稚川之抱樸（汪抄本樸作抄本朴）倚嵩栖

影（汪本作抄本作影）懸崖對溜（汪本溜作風）確乎難拔（汪本確作抄本）谷洛（汪抄本作抄本洛作谷）悉皆枉絕（汪抄本枉作杜）自天監已來（汪抄本已作以）嘗有勅旨（汪本作抄本）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汪本時作抄本之）暫從南岳（汪抄本暫作從）遊漢帝之禮河宗（汪抄本宗作抄本上）遁扶疎勒（汪抄本疎作抄本疏）歲次（汪抄本作在抄本次）告別還化（汪抄本還作抄本歸）若軒轅之葵衣冠（汪抄本葵作抄本如）如子高之藏劍（汪抄本高作抄本）器字疑深思儀精贍（汪抄本贍作抄本瞻）不修廉隅（汪抄本隅作抄本）及（汪抄本缺二字）苟基（汪抄本苟作抄本苟）結遺想於高陽（汪抄本陽作抄本）勒玄碑而相質騰降得之流芳（汪抄本芳作抄本流）面相流作於棄劍凝神（汪抄本凝作抄本）徘徊紫炁（汪抄本炁作抄本）照耀丹鱗（汪抄本鱗作抄本）朗翔懸鏡（汪抄本鏡作抄本）鬱似眞爲（汪抄本爲作抄本以本似）獸乎匪救（汪抄本獸作抄本）水玉留年（汪抄本作抄本）華精却老（汪抄本作抄本精華精作精）欲老日斜几席（汪抄本几作抄本）花落窗壁（汪抄本壁作抄本）海桑交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碑陰記（汪抄本碑上有茅山貞白先生上六字）

天台華嶽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微述并書（汪本并作抄本）

有自然也有生成也（抄本成作抄本）忽恍不測（汪本測作抄本）聽而辯之（汪抄本辯作抄本）備集於昭良（汪本良作抄本）視先生寫兒之象（汪本象作抄本）大唐（汪本唐上一時字上多）又子微將遊（汪本遊作抄本）煉形（字缺二）之術（汪本術作抄本）隱几云化（汪本化作抄本）

墓誌銘

窆於平雷山之（汪本雷作抄本平之作抄本）道以無涯爲眞（汪本眞作抄本）九節麗於天中（汪本中作抄本）受學振空谷之悲（汪本悲作抄本）晚延元良（汪本晚作抄本）悉化杖而酸辛（汪本辛作抄本思）無名之道不死爲先（汪本之作抄本）

作仙亦有元放汪本放作則逃形解化汪本逃作遁受籙歸元汪本元作玄梨
傳宛吏汪本宛作苑書因船賈汪本船賈作賈船虎車煦貴汪本煦作照蜿拂
陵煙汪本陵作凌何時復旋汪本此文至此止無後碑銘抄本至何時復旋止
隱居先生陶弘景碑
若奇峯之出岫汪本峯字墨方身托外臣汪本托作託重道尊德汪本德字墨方
朱楊鬱起汪本楊作揚鬱修霽櫳汪本作鬱望術灌
右汪丈振之按勘陶貞白集所籤汪士賢按刻本用墨筆抄
本用朱筆汪抄本同者以朱識之國榜鈔爲一帙並以集中
原文冠各條之上乙卯長至日蔣國榜識

陶貞白集跋

右陶貞白集二卷亦華陽隱居所著也是編爲阮文達所鈔
道藏本從藏風堂假而校印者初爲宋人所編校翁鐵梅丈
鈔丁氏本不同極多然以張天如百三家集校之尚缺詩文
三首今始補入然編次先後淩雜無次乃乞王伯沆丈爲排
比汪振之丈爲校勘蕭盦先生復從蕭選例略有移易雖不
能云毫髮無遺然以視他本則顯若畫一矣隱居丁齊梁之
交早負盛名爲高齊所知與梁武尤爲深契然在齊奉朝請
而閉影不交外物在梁雖有山中宰相之目而集中與梁武
啟多論書學罕及世事至兩牛之畫梁武亦知其不可致貴
要贈遺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惠蓋隱居身處濁穢之朝
而遁於黃冠嶄然不滓正與抱朴同其旨趣處士傳敘所云
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媿其色隱居有焉豈與夫投身
亂世爭利干時者比哉後之士夫或有際隱居之世者當亦
知所自處已鄉後學蔣國榜跋

看司隸校尉傅玄集

无緒至寅中夏
葉氏觀古堂刊

輯錄晉司隸校尉傅玄集敘

余既輯傅子刊成因檢羣書錄得傅子所爲詩賦雜文依文選分類編爲三卷視張天如漢魏百三家集本略爲詳盡張本隨得隨錄不究六朝人編集之例又未著原引之書明人陋習大抵如斯不足怪也嘗考隋書經籍志載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注云梁五十卷錄一卷亡梁隋相距百年間當時已散佚大半之又半則新舊唐志仍題五十卷者殆不足信宋史藝文志載一卷不知爲文爲詩每覽遺文輒有珠玉沈霾之嘅猶幸吉光片羽流傳藝林唐宋人書注類書徵引于前張氏收拾于後余得循流導源錄存百什之一雖不能符隋志之數較宋志則有過之矣少時讀大典本傅子喜其文章闡明論事說理如人意中所欲言瀏覽日久爲文亦往往擬之蓋晉代作者文從字順已開唐宋八家之先而不徒以清談矜語妙如傅子其尤箸者也至其詩賦雜辭皆以行氣爲主卽無兩漢高格終不入六朝纖靡之徑昔元遺山論詩以劉越石不及見建安爲恨余則謂傅子與曹劉同時當亦可稱鼎足覽是集者可以證余言之不謬矣辛丑九月展重陽日葉德輝敘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卷一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吏部主事葉德輝輯刊

賦

朝會賦 初學記十四 原本北堂書抄百五十五引考夏后一句采秦漢一句 藝文類聚四引從考夏后句起至而鑒九賜止 晉書禮志下題作元會賦惟引考夏后四句 太平御覽二十九引作元日朝會賦 又五百三十九引作元會賦

仰二皇之文象詠帝德乎上系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制采秦漢之舊儀肇元正之嘉會考夏后四句晉書禮志下御覽五百三十九引制作藝采作採肇作定於是先期戒事眾官允敕萬國咸享各以其職翼翼京邑巍巍紫極前三朝之夜半庭燎晃以舒光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初學記二十五引華燈二句於是六鐘

隱其駭奮鼓吹作乎雲中前三朝句至此止御覽二十九引半庭作中夜及震天而動地蕩海岳而薄風雲於是六鐘四句原本書鈔三百十引類聚無御覽無後二句俯而察之如亢燭龍而炤元方仰而觀焉若披丹霞而鑒九陽前三朝句至此初學記無閶闔開天門開坐太極之正殿嚴峩峩以崔嵬嘉廣庭之敞麗美升雲之玉階相者從容挨次而入濟濟洋洋肅肅習習就位重列面席而立臚人齊立賓禮九重羣后德讓海外來同束帛菱菱羔雁邕邕獻贄奉璋人肅其容是時天子盛服晨興坐武帳憑玉几正南面以聽朝憑權衡乎砥矢羣司百辟進阼納觴皇恩下降休氣上翔禮畢饗讌進止有章六樂遞奏磬管鏗鏘淵淵鼓鐘喈喈笙簧拊拊琴瑟以詠先皇雅歌內協頌聲外揚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二

乃有海西名倡齊同材舞手無廢音足不徒附同卷又引此四句附作柳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二

猨戲于雲表燕躍于輕機

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三

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檮檮原本書鈔百三十四引華蓋一句

正都賦 藝文類聚六十一

撫琴瑟陳鐘簴吹鳴簫擊靈鼓奏新聲理祕舞乃有材童妙妓都盧迅足緣修竿而上下形既變而景屬忽跟挂而

倒絕若將墜而復續乃有六句原本書鈔百十二引材作才景作影虬縈龍蛇委隨紆曲杪竿首而腹旋承嚴節之繁促於是神嶽雙立岡巖岑崟靈草蔽崖嘉木成林東父騁青蓋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靈禽列仙遞唱熊虎聽音類聚無列仙二句丹蛟吹笙文豹鼓琴列仙四句原本書鈔百十引又百九引丹蛟二句素女撫瑟而安歌聲可意而入心偓佺企而鶴立和清響而哀吟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六

詠激楚之遺風耿陽阿而位迴

又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七

錦牆雕柱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七

鳴簫韶擊空鼓奏新聲理祕舞飈回風轉流采成文修袖連娟長裙繽紛起若翔龍降若頹雲初學記十五引作西都賦無起四句裙作裾又殿回二句書鈔無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龍淵大阿巨闕干將純鉤莫邪辟閭步光綴以南海之珠飾以夏后之璜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苗山之鋌鑄以爲劒其利也陸斷犀光水截輕鴻洒奔駟於中衢斬雙蛟於大江將以咸武大人而禦羣凶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苗山之鋌鑄以爲劒激衝風於秦鑪飛光天之絕爛同卷又引上二句下接云百辟文身質美銘鑒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二

手戲絕倒凌虛寄身跳丸擲掘飛劍舞輪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七

列騎齊驤輕桂口翩熊頭豹尾詭譎□□啄遠皆九珠異百端馬如激電人象飛仙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然后戒水軍遵川流越舸汎吳觴浮歌玄雲詠石流書鈔百三十八引同舸作舡觴作榜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

雖警道而後行猶建黃鉞以禦姦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四

鸞旂既舉承以皮軒雲罕飛旒閃戟嬋媛

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四

飛雲鷁首龍舟艅艎艨艟木城蜀艇吳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懸旆光天征鐸琳瑯書鈔百二十一引此二句光作著凌波泝流星列雁行書鈔百三十七引艨艟六句無懸旆二句艟作衝木作水俱作咸星列作列星又百三十八引同艨作蒙星列同御覽

又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

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襲大裘綖紐五采平冕垂旒質文彬彬帝容孔修列大駕于郊畛升八通之靈壇執鎮珪而進倉璧思致美乎上乾爾乃太簇爲徵圓鐘爲宮吹孤竹而拊雲和修軒轅之遺風類乎圜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

三都賦文選左太沖詠史詩注

白日舒靈景於天地

辟雍鄉飲酒賦藝文類聚三十八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題作帝幸辟雍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枉萬乘之尊號以幸乎辟雍鹵簿齊列官正其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侍衛二句類聚無乃延卿士乃命王公是日也類聚無此三字定小曾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連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御覽引至此止無親字號作兮官正其容作百官正容乃命作而命連三朝二句類聚無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惟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實主百拜貴賤修敕酒清而不飲

肴乾而不食及至嘒嘒笙磬喤喤鐘鼓瑟瑟安歌德音有敘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悟然後知禮教之宏普也

投壺賦序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三

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陽春賦 藝文類聚三 初學記三

虛心定乎昏中龍星正乎春辰嘉句芒之統時宣太皞之威神素冰解而泰液洽元獺祭而雁北征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引此一句雁北作北雁 乾坤絪緼冲氣穆清 乾坤二句類聚無 幽蟄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燁而曜野兮煒芬葩而揚英鵲營巢於高樹兮燕銜泥於廣庭

覩戴勝之止桑兮 類聚無兮字 聆布穀之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鷹隼之變形 初學記三從乾坤句引至此止樂仁化三句類聚無 習習谷風洋洋綠泉丹霞橫景文虹竟天 初學記一引習習四句橫景作播景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白帖一引末二句播景同初學記

又 初學記三

生氣方盛九陽方發

述夏賦 藝文類聚三 太平御覽二十三

四月維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 和氣二句初學記三引 鳳凰并而王蓂莠龍辰中而螢火翔 御覽引至此止鳳凰二句類聚無 清徽泛於琴瑟朱鳥感於炎荒鹿解角於中野草木蔚其條長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引云奏清徽於琴瑟草木蔚其長條陳本書鈔奏清徽作清徽從長條作條長

大寒賦 藝文類聚三 初學記三

五行倏而競騖兮四節奔而電逝諒暑往而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會於析木兮重陽淒而增肅在中冬之大寒兮迅季旬而遞蹙 類聚無此二句 彩虹藏於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 原本書鈔百五十六引此二句彩作朱無兮字 若乃天地凜冽庶極氣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凍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暘谷若華零落於濛汜 原本書鈔百五十六引扶木二句憔悴作類頓

喜霽賦 初學記二

喜陰霖之既霽嘉良辰之肇晴悅氛電之潛匿兮樂天鑒之孔明行潦歸於百川兮七氣徹於雲庭東風穆而扇路重陽昇其舒靈去湮沒之憂患卽通塗之敞平釋昏墊之蒙昧覩日月之光榮若幽龍之出泉兮超飛躍乎太清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炎旱以歷歲伊我后之神聖兮敷皇道以居帝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敗咸調暢以茲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乎無外

風賦 太平御覽一

嘉太極之開元美天地之定位樂雷風之相薄悅山澤之通氣

風賦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一

綿綿瑊瑊

大言賦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

睿御覽作睿佩六氣首戴天文

又 原本北堂書鈔十六

駕五行

述行賦 初學記五

終南鬱以巍峩太幽淩乎昊蒼

矯情賦序 原本北堂書鈔百

我高祖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賦又命陳徐王阮作箴皆含玉吐金爛然成章

正聲賦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一

凝霜夕結

筆賦 初學記二十一 藝文類聚五十八

簡修毫之奇 兎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

嘉竹翠色彤 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初學記一作良工逞術

纏以素枲納 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類聚無豐約以下十

字染芳松之 淯煙兮寫文象之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

流而星布 陳補書鈔百四亦引全文名工作良工原本書鈔引後四句芳作若無兮字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帖十四引下二句

鋒鍔淋漓芒 時鍼烈柔不絲屈剛不玉折

硯賦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太平御覽六百五

採陰山之潛 樸簡眾材之攸宜節初學記作卽 方圓以定形鍛

金鐵事類賦十五引採陰四句樸作璞簡作設鍛作假以爲作而爲 以初學記作而 爲池原本北堂書鈔一百四引云採陰山之潛璞鍛金鐵而爲池 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

二儀木貴其 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沖德之

清玄

彈棊賦序 世說新語巧藝篇注 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

漢成帝好蹴 鞠劉向以謂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

宜御御覽無御字 乃因其體而作彈棊以解之御覽引至此謂作爲世說注無以解之三字以謂下無蹴鞠二字體下無而字碁作棊 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乘輿馬賦序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七引序 藝文類聚九十三引賦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

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悴

骨立劉備撫而取之眾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

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恩獨取

一騧馬形觀既醜眾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

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眾乃服焉

目若曜星符采橫發高頤懸日雙璧象月頭似削成鬣如

鬢髮頭似二句文選赭白馬賦注引 延首高驤擢足軒跱氣蓋青雲勢凌

萬里九方不能測其天機秦公不能究其妙理

又 文選顏延年元皇后哀策文注又沈休文故安陸王文碑注

紫蓋漂以連翩

又 文選鮑明遠舞鶴賦注

繁姿屢發

又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

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文榮其德武耀其威

又初學記二十九

揮沫成霧流汗如珠

馳射馬賦藝文類聚九十三

何逸羣之奇駿生濛汜之遐濱附南方以定位表天駟於三辰儀乾行之剛健憑坤厚以託身豈驥德之足慕睎萬里之清塵

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八又三百五十九

百馬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轄采鮮書鈔百二十六引末二句作明珂景服華珥朱鮮

又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狠如革戾如膠鞭裁向腹奮尾跳尻

又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七

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鶻超騰如逸虎

敘酒賦原本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

課長安與中山此蒼梧與宜城造樂限以御口味密酣而膽苦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八

飲者杯無算甌醴成川渠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八

應酒旗之靈象明粲而在天推酒泉之嘉名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八

唐堯干鍾竭周文百斛泊有康樽定國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八

或三釀而速美或九醞而後成

團扇賦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四

何皎月之纖素擬皓日而軟貞晞筵莆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朗勁節以立質象日月之定形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四

極名工之機變總五方之奇妙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四

出茲扇於懷袖激微風而增涼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六

隆暑翕以鬱蒸炎氣燎於幽房

鏡賦太平御覽七百十九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五引作傅咸賦

珥明璫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

相風賦序藝文類聚六十八北堂書鈔百三十集收之太平御覽九引作鄭玄盧雅雨刻鄭康成殊誤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原本書鈔引至此止無變通句無地體句風雲之應龍虎是從上稽至是從類聚陳補書鈔均無初學記有觀妙之微初學記作微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原本書鈔百三十引無下

憑句無風雲四句此字作相風二字

乃構相風因象設形二句書鈔無蜿盤獸原本書鈔作蛇盤虎初學記作蜿盤虎

以爲趾建修竿陳補書鈔竿作竹之亭亭原本書鈔作前亭體正直之原本書鈔作而無撓度經高初學記作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俟原本書鈔初學記作候祥風之來征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

太僕寺丞岱君立一竿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搖以雞羽占事知來與彼無異乃簡易之至殊於太史相風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

籠籠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修且眞搖羽其首丹漆弗形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琵琶賦有序宋書樂志一初學記十六通典百四十四太平御覽五百八十三陳補書鈔百十

世本不載作者初學記引首句聞知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三字據宋書通典補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載琴箏筑笠篌之屬作馬上之樂漢遣王昭君思慕宋書引又云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中虛八字據通典補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初學記引中虛至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二句據通典補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也取易傳于外國也通典引漢遣至國也止宋書無觀其器至四時也七句以方語三句引作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嬴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鼓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御覽引聞知至近焉陳補書鈔同惟工下書鈔有人字無知音者三字中虛二句杜有二句均未引又初學記引杜摯三句嬴秦之末作興於秦末城下無之字弦作絃鼓作鞉

素手紛其若飄兮逸響薄於高梁弱腕忽以競騁兮象驚電之絕光飛纖指以促柱兮創發越以哀傷書鈔百十時引此二句旃搦以劫蹇兮聲撤耀以激揚啟飛龍之祕引兮逞奇妙於清商聲哀內結沈氣外澈舒誕沈浮迴翔曲折初學記引賦

又初學記十六

然後眾弄雜會六引遞奏纖絃振舞迅手繁鶩

又初學記十六原本北堂書鈔百十

控書鈔作挺修柄以布柱轉四時而發機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六

吹西笛兮冗東歌

又白帖六十二

所樂亦非瑟所悲亦非吟唯言琵琶與箏能娛我心

琴賦有序宋書樂志一通典一百四十五文選張孟陽擬四愁詩注又稽叔夜琴賦注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七事類賦十一原本北堂書鈔一百九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人之性爲至和之主原本書抄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原本書鈔引此一句蔡邕有燋尾皆名琴也宋書樂志引云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注又御覽無公字莊下有王字無中世二字作司馬相如有焦尾蔡邕有綠綺名琴作名器事類賦引云蔡邕有綠綺琴天下名器也

又文選琴賦注

馬融譚思于止息

又 原本北堂書鈔一百九

播之以八風文之以五聲

箏賦 有序 宋書樂志一 通典百四十四 藝文類聚四十四 初學記十六 白帖六十二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六

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 初學記引上圓四句類聚同準作准 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也 類聚引斯乃一句 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哉 宋書引世以爲至此止中無器上至五音發六句又末句作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初學記引斯乃三句御覽引序全首無世字圓作崇二象字均作以柱下無十二字準作准無體合二句器下無也字關作開無運巧二字

又 初學記十六 白帖六十二

追赴促彈急擊扣危洪纖雜奮或合或離 白帖急擊扣危作急聲而危雜奮作奮假

又 初學記十六

陰沈陽升柔屈剛興玄黃之分推故引新 白帖引此一句 迭爲主賓四時之陳

又 初學記十六 白帖六十二引上二句

清濁代興有始有終哀起清羽樂混太宮

節賦 宋書樂志一

黃鐘唱哥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

笳賦序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

吹葉爲聲

蓍賦 藝文類聚八十二

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握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茲莖於掌握爻象形而星布信鉤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務

鬱金賦 藝文類聚八十一

葉萋萋兮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樹奄藹以成蔭氣芬馥而含芳凌蘇合之殊珍豈艾納之足方榮曜帝寓香播紫宮吐芬揚烈萬里望風

紫華賦 有序 藝文類聚八十一 太平御覽八百七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華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爲之賦

有遐方之奇草稟二氣之純精仰紫微之景曜因令色以定名剛莖勁立纖條繁列從回風以搖動紛蘭暢而惠潔蔚青葱以增茂並含華而未發於是散綠葉秀紫榮蘊若芝草之始敷灼若百枝之在庭獨參差以照耀何光麗之雜形渙渙昱昱而奪人目精下無物以借喻上取象於朝霞妙萬物而比豔莫茲草之可嘉

又 太平御覽八百七

炳參差以照耀兮何光麗之難形葩豔挺于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宜男花賦 藝文類聚八十一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四引猗猗四句花作華應作膺

猗猗令草生於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遠而望之煥若三辰之麗天近而察之明若芙蓉之鑒泉於是狡童媛女以時來征結九秋之永思含春風以娛情

蜀葵賦序 藝文類聚八十一 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四

蜀葵其苗似 御覽作如 瓜瓠 其苗五字類聚引以下無 嘗種之一年 御覽作名 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既大二句類聚引御覽無

芸香賦序 藝文類聚八十一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

又 藝文類聚八十八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二

始以微香進御終于捐棄黃壤吁可憫也遂詠而賦之

朝華賦序 藝文類聚八十九

朝華麗木也

菊賦 藝文類聚八十一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橙賦 有序 事類賦二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六引作橘賦

詩人覩王睢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貞臣之志焉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揉以玉英納以朱脣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桃賦 初學記二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六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厥味益長花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侔冰霜和神適意恣口所嘗 藝文類聚引華落實結至此止 華升御於內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饑兮信功烈之難原嘉休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度索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

李賦 初學記二十八全 藝文類聚八十六 白孔六帖九十九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

植中州之名果兮結修根於芳園嘉列樹之蔚蔚兮美弱枝之爰爰既乃長條四布密葉重陰夕景迴光傍陰蘭林於是肅肅晨風飄飄落英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 潛實四句類聚引白帖同惟彩作膚 清角奏而微酸起大宮動而和甘生既變洽熟五色有章種別類兮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逾密房浮彩點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 種別八句類聚引 見之則心悅含之則神安乃有河沂黃建房陵縹青一樹三色異味殊名 河沂十六字御覽引 乃上代之所不覩兮咸升御乎紫房周萬國之口實兮充薦饗於神靈昔怪古人之感貺乃答之以寶瓊翫斯味之奇瑋兮然後知報之爲輕

元棗賦 初學記二十八 御覽百六十五引斐斐四句

有蓬萊之嘉樹植神州之膏壤擢剛莖以排虛誕幽根以滋長北陰塞門南臨三江或布燕趙或廣河東既乃繁枝四合豐茂蓊鬱斐斐素華離離朱實脆若離雪甘如含密脆者宜新當夏之珍堅者宜乾薦羞天人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

葡萄賦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二

踰龍堆之險越懸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歷乎身熱之野

石榴賦 藝文類聚八十六引石上有安字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

烏御覽作虎宿中而纖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御覽作九曰棲扶桑其在昏也奭御覽作爽若燭龍吐潛光御覽引至

此止苞元黃之烈輝緣煒曄而焜煌發朱榮於綠葉時從風而飄揚

瓜賦 初學記二十八 藝文類聚八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八

調土下種播之有經應運役時負甲徐生遂日就而月將既成毋而盤縈次落英之密葉兮交逶迤之修莖應運二句次落二句類聚引役作候逶迤作萎移事類賦二十七引次落二句敷碧綠之純采金華炳其朗明育之以人功養之以六氣白者如素黑者如口黃逾金箱青侔含翠雖貍首之甘美兮未若東門之奇偉事類賦二十七引育之二句無以字又引雖貍二句無兮字門作野舊有蜜筩及青括樓嘉味溢異初學記樓作蔞異作口鮮類寡儔事類賦二十七引舊有四句無溢異二字一齧之頃至三搖頭舊有六句御覽九百七十八引選美芳園重簡其珍沈之清源沈之句惟類聚有披以吳刀承以朱盤中割而破雖分若完質兼三味氣美芳蘭愈得冷而益甘兮怡神爽而解煩龍眼生于南極甘盧引于崑山龍眼二句御覽九百六十九引類聚初學二書無細肌密裏多瓤少瓣豐旨絕異食之不餉重簡下十四句類聚引而破作四破三味作五味密裏作密理細肌四句御覽九百七十八引又事類賦二十七引裏作理餉作飴

柳賦 初學記二十八

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受大角之禎祥兮生濛汜之遐濱參剛柔而定體兮應中和以屈伸長莖舒而增茂兮密葉布而重陰夾通途與廣庭兮環清沼而成林於是玄雲反岳素景含暉泰液渥流朝露未晞似精靈之所鍾兮蔚鬱鬱以依依居者觀而弭思兮行者樂而忘歸夫其結根建本則固於泰山兼覆廣施則均於昊天雖尺斷而逾滋兮配生生於自然無邦壤而不植兮象乾道之屢遷紛猗靡以從風兮若將往而復旋若乃豐葩茂樹長枝夭夭阿那四垂凱風振條同志來遊攜手逍遙

桑椹賦 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三

繁實離離含甘吐液翠米三變或元或白嘉味殊滋食之無斁

鬬雞賦 初學記三十 藝文類聚九十一

玄羽黝而含曜兮素毛穎而揚精紅縹厠於微黃兮翠彩蔚而流青五色錯而成文兮質光麗而豐盈前看如倒旁

視如傾目象規作嘴似削成高膺峭跱雙翅齊平擢身竦體怒勢橫生爪似鍊鋼目如奔星揚翅因風撫翮長鳴猛志橫逸勢凌天廷或躑躅踟蹰或踈躡容與或爬地俯仰或撫翼未舉或狼顧鴟視或鸞翔鳳舞或佯背而引敵或畢命於强禦於是紛紜翕赫雷合電擊爭奮身而相戟兮競隼鷙而雕睨得勢者凌九天失據者淪九地（類聚從或鄉躑句引至此止）徒觀其戰也則距不虛挂翮不徒拊意如饑鷹勢如逸虎

山鷄賦（藝文類聚九十一）

惟南州之令鳥兼坤離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翳景山之竹林超遊集乎水濱鑒中流以顧影晞雲表之清塵

雉賦（藝文類聚九十）

稟炎離之正氣應朱火之禎祥播五彩之繁縟被華文而成章冠列角之盛儀翹從風而飄揚履嚴距之武節超鸞跱而鳳翔感天和而貽瑞進據鼎而祚商樂周道之方隆敷皓質於越裳

又（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

飲以華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

鷹兎賦（初學記二十一）

兎謂鷹曰汝害於物有益於世垂髦被札形管以制

又（玉燭寶典六月）

我之二兒長曰元鶚次曰仲雕吾曰升鷹亦好斯武

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秋霜一下蘭艾俱落

鷹賦（初學記三十 文類聚九十一 藝）

含炎離之猛氣兮受金剛之純精獨飛跱於林野兮復迴翔於天庭左看若側（類聚從左看句引至橫生）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鉤爪懸芒足如枯荆左看六句初學記無嘴利吳戟目穎星明雄姿邈世逸氣橫生（嘴利四句白帖九十四引目穎星明作目類明星世作代初學記同）

又（白孔六帖九十四）

揚六離之犯氣兮復迴旋於天庭

又（白孔六帖九十四 初學記三十）

鷹則流星曜景奔電飛光青骸素羽飄雪鏘霜奮翅不得起舞翼無所翔飾五采之華麗結璇璣之金鐶（初學記引從奮翅句起舞作振麗作絆又則四句引作蜀都賦）

鸚鵡賦（藝文類聚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

雖逍遙於廣廈思擊厲於中原奇毛曜體綠采含英鳳翔鸞跱孔質翠榮發言輒應若響追聲（類聚引至此止）懸頰分於丹足婉朱咮之熒熒（初學記引鳳翔四句）

猨猴賦（藝文類聚九十五 初學記二十九）

余酒酣耳熱懽顏未伸遂戲猴而縱猿何歡呶之驚人戴以赤幘襪以朱巾先裝其面又丹其脣揚眉蹙額若愁若瞋（戴以以下六句初學記引無先字又字）或長眠而抱勒或嘍咋而齗齗或

顒仰而踟躕或悲嘯而吟呻既似老公又類胡兒或低眩而擇颯或抵掌而胡舞

走狗賦 初學記二十九 藝文類聚九十四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暉順儀象而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光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 白帖九十八引此足懸二句 首類驤螭尾如鷹蛇修頸闊腋廣前捎後豐顱促耳長乂緩口 希代十二句類聚引希代作何世修作細腋作胸 舒節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五魚體成勢若凌青雲目若泉中星 事類賦二十三引此二句若作似 轉視流光朱曜赤精震茹黃而慴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 太平御覽九百五引骨相至揚名止修頸作修頭 於是尋漏跡躡遺踪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朝烏之輕機兮絕猛獸之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超谷原無遐兔林無隱鹿顧正隰以嬉遊兮步蘭皋而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萊以待蹤逐東郭之狡兔既洋洋而衍衍逞妙觀於永路既迅捷其無前又閒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順指麾而言旋歸功美於執絏兮其盤瓠之不虞感恩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獪而盤桓

良馬賦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鏤鞍采韡纖防含華

又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飾以金羈甲以玉纓結以輕軒節以和鈴

又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鞭不得搖手不及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又 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引作銀馬賦

奮疊沛艾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銜則住攬鞍則止

蟬賦 初學記三十

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美茲二句無兮字 含精粹之貞氣兮體自然之妙形潛玄昭於后土兮雖在穢而逾馨經青春而未育兮當隆夏而化生忽神蛻而靈變兮奮輕翼之浮征翳密葉之重蔭兮噪閑樹之肅清緣長枝而仰觀兮吸渥露之朝零洎無為而自得兮聆商風而和鳴聲嘒嘒以清和兮遙自託乎蘭林嗟羣吟以近唱兮似簫管之餘音清激暢於遐邇兮時感君之丹心 賦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一

雲師湛其交集凍雨沛其灑塗

詩

答程曉詩 以下四言藝文類聚三十一

奕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羣后峨峨聖皇元服肇御配天重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顒顒兆民

蠢蠢戎獯率土充庭苟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焦朽斯華

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雝雝興頌作歌

贈李叔龍詩 吳校韻補四十九有

弘道興化實在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于衆乃子之授

宴會詩 初學記十四

日之既逝情亦既渥賓委餘歡主容不足樂飲今夕溫其如玉

芙蕖 藝文類聚八十二 初學記二十七引無照以皎日二句

煌煌芙蕖從風芬葩照以皎日灌以清波陰結其實 初學記作根陽發其華金房綠葉素株翠柯

雜詩五首 以下五言 文選二十一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雁翔玄影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衣一作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長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二 藝文類聚二十一

聞夜微風起明月照高樓清響呼不應元景招不來廚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太平御覽八百五十六引此二句 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三 藝文類聚九十三 事類賦八引首四句鵲作燕

鵲巢巨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賢義不恐近暴自當躬

四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六

浮雲含愁氣悲風坐自歎 文選謝惠連雪賦注書鈔五十六引此二句御覽八同含作合年過憂命短被薄知天寒

五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九

習習谷風雨 書鈔百五十四雨作興 回回景雲飛青天敷翠采朝日含丹輝 又引作素日馳青輝

雜詩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九

暘谷發精曜九日棲高枝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

彈篇握素管搦紙含柔翰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七引樂府雜詩

昔有林號曰陰康始教民舞涕氣以揚之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四

浮萍蔽綠水楊柳何依依繁華正葳蕤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六

驚飈晝夜起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六

炎景時鬱蒸海沸砂石融

答程曉詩 藝文類聚三十一

義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形三朝美德陽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元化並世霑天人洪崖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宴詩 初學記十四

鸞鳥晞鳳凰望舒繼白日千秋遊嘉會來升君子室華樽享清酤珍肴自盈溢

天行篇 藝文類聚一 初學記一引作歌天詩

天行一何健日月無高蹤百川皆赴海 類聚作赴暘谷 三辰回 類聚作因 泰蒙

日昇歌 藝文類聚一

東光升朝暘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逸景何晃晃旭日照萬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鑒幽荒

三光篇 藝文類聚一 初學記一引作劉孝綽詩

三光垂象表天地有晷度聲和音響應形立影自附素日抱玄烏明月懷靈兎

眾星詩 藝文類聚一

朗月兼眾星日出擅其明冬寒地爲裂春和草木榮陽德雖普濟非陰亦不成

苦雨 藝文類聚一

徂暑未一旬重陽驛朝霞厥初月離畢積日遂滂沱屯雲結不解長溜周四阿霖雨如倒井黃潦起洪波湍深激牆隅門庭若決河炊爨不復舉竈中生蛙蝦

苦熱 藝文類聚五 太平御覽三十四 太

朱明運將極溽暑晝夜興裁動四支廢舉身若山陵珠汗洽玉體呼吸氣鬱蒸塵垢自成泥素粉隨手凝

古詩 藝文類聚一

東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捨家遊思心晝夜起

擬四愁詩四首 以下七言玉臺新詠九

昔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聊擬而作之名曰擬四愁詩其詞曰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爲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余不遘娶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 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此二句貽作贈要作報佳作美 海廣無舟悵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驚波滔天馬不儷何爲多念心憂世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絕長別離愍余不遘情如擕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沒玉不察存若流光忽電滅何爲多念獨蘊絕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爲鹿麈 一作塵 闚虞淵日月迴曜照景天參辰曠隔會無緣愍余不遘罹百艱佳人貽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此二句佳作美貽作贈要作報又九百八十二引

縣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

似民生忽如浮何爲多念祇自愁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鴈（一作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
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愍余不遘罹百殃佳人遺我羽葆纓
何以要之影與形增冰（一作永增）憂結繁華零申以日月指明
星星辰有將日月移駑馬哀鳴慙不馳何爲多念徒自虧

兩儀詩（初學記一 藝文類聚一引作四言詩云元氣上清六位時成日月西遊殊品齊名賡念羣生共添五字）

兩儀始分玄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
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類聚作世）念羣生

天行歌（以下雜言藝文類聚一）

天時泰兮昭以陽清風起兮景雲翔仰觀兮辰象日月兮
運周俯視兮河海百川兮東流

驚雷歌（藝文類聚二）

驚雷奮兮震萬里威陵宇宙兮動四海六合不維兮誰能
理

雷（藝文類聚二 初學記一 均引作雜言詩）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馮氏詩紀云一無清字）

雲詩（藝文類聚一）

白雲翩翩翔天庭流景髣髴非君形白雲飄飄捨我高翔
青雲徘徊爲我愁腸

蓮歌（藝文類聚八十二）

渡江南採蓮花英蓉增敷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
與動纖柯

啄木（藝文類聚九十二）

啄木高翔鳴喈喈飄搖林薄著桑槐緣樹間喙如錐嚶
喔嚶喔聲正悲專爲萬物作倡俳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雜歌

雜歌詩（初學記九）

鳳有翼龍有麟君不獨興必須良臣

九曲歌（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周嬰巵林）

歲暮景邁時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

歌詩（原本北堂書鈔百十 初學記十六 按白帖引作琵琶賦字句與此微異已見前）

所樂亦非琴唯言琵琶與箏能娛我心（原本書鈔無與字）所樂亦非琴唯言琵琶與箏能娛我心

歌詩（太平御覽八百七）

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贈之玉佩珠璜

歌詩（原本北堂書鈔百八）

歌者齊絃舞者振鐸絃琤琤鐸瑲瑲

歌詩（太平御覽百八十四）

我家近宮掖易知復難忘黃金爲閣門白玉爲殿堂

歌詩（太平御覽八）

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
心多端誰能理

歌詩（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八）

飛沈殊厥趣草木以區別鸞鶴樂山林龍蛇安藪穴

歌詩太平御覽八

青雲徘徊謂我愁

歌詞初學記十六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雷師鳴鐘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聽王父吟東廂

歌詞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寶劍神奇光如電影擬之則離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寶劍神奇鏤象龍螭通犀文玉明珠錯地

歌詞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二十三又九百七

兎擣藥月間安足道神烏戲雲間安足道

歌詞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

黃葉離高柯丹棗生自零不惜棗自零念我少弟兄

地郊饗神歌初學記十三張本此首厠入天地郊明堂歌五首之內今列於此庶不溷眉宋書之次

結方丘祇國琛樽既享俎既歆歛檢玉具鏗金楙百福底自古協萬壽迄在今

庭燎詩藝文類聚八十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五引首二句

元正始朝享萬國執珪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失題五首

一藝文類聚一

湯谷發清曜九日棲高枝願得並天御六龍齊玉羈

二初學記六

有女殊代生涉江采芰花上翳青雲景下鑒淥水波

三藝文類聚六十

彎我繁弱弓弄我文八矟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四藝文類聚八十八

飛蓬隨飄起芳草摧山澤世有千年松人生詎能百

五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

曲池何澹澹芙蓉厭清源榮華盛壯時見者誰不歎一朝光采落故人不迴顏

季冬詩太平御覽二十七

季冬時慘烈猛寒不可勝原本北堂書鈔引此二句嚴風截人耳素雪墜地凝林上飛霜起波水自生冰未夕結重衾崇朝不敢興

炎旱詩太平御覽四百八十六

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一飡重邱山哀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挽歌辭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二

人生尠能百哀情數百端不幸嬰篤疾凶候形素顏衣衾爲誰施束帶就閤棺欲悲淚已竭欲辭不能言存亡自遠近長夜何漫漫壽堂閑且長祖載歸不還

又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二

靈坐飛塵起魂衣正委移茫茫邱墓間松柏鬱參差明器無用時桐車不可馳九十四引此二句馳作行平生坐玉殿沒歸都幽

宮地下無漏期安知秋與冬

又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二

路柳夾靈輀旗旐隨風征車輪結不轉百駟齊悲鳴

逸句

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鸞臺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

緜役無止時徵發傾四海原本北堂書鈔四十一引擬班氏詩

杳杳三泉室冥冥玄夜堂原本北堂書鈔九十二引七哀詩

皎皎窗間月照我室南端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

蕭蕭秋聲淒淒萬物衰榮華盡零落槁葉縱橫飛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四按秋聲下當脫一字

飢食野棗實藝文類聚八十一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卷一終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吏部主事葉德輝輯刊

樂府

晉郊祀歌三首 宋書樂志二 晉書樂志上 郭茂倩樂府一 晉書樂志曰武帝受命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使傅元爲之辭凡十九章

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有成 晉志作其成 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曰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 三章

天祚有晉其命維新受終于魏奄有兆 晉書作衆 民燕及皇天懷柔 晉書作和 百神不 晉書作丕 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晉兆民 晉書作庶 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甯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五首 宋書樂志二 晉書樂志上 郭茂倩樂府一

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祇事上皇祇祀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祐神和四暢 晉書作神化四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 晉書作應 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 晉書作此 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 晉書作禮 皇神精氣感百靈實蘊朱火燎芳薪紫煙遊 一作起 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 晉書作昭 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潔齋並芬芳烹牲牲享玉觴神說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 晉書作作樂 作祚 京邑行 晉書作廣 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坼 初學記十三樂府詩集作折 埃 初學記十三作祚 皇祇眾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蔓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照 晉書

作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晉書作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享晉書作享祇是娛齋既潔晉書作絜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麀晉書作豢歆德馨胙晉書作祚有晉暨羣生初學記作羣黎溢九壤初學記作九有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樂府作堂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胙晉書作祚永世

晉宗廟歌十一首宋書樂志二晉書樂志上郭茂倩樂府八南齊書樂志曰晉泰始中傅玄造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一篇登七廟七篇饗神歌二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饗神猶周頌之有瞽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豢孔時供茲享祀神靈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靈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享晉志作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祇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庭庭晉志作筵樂府詩集肆庭作在庭薦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先皇晉志作乃皇祖乃皇濟濟辟公相予蒸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邈先后實司予天顯矣皇祖帝祉肇臻本支晉志作枝克昌資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祀晉書作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競柔克保乂命祐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翼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祇惟畏纂宣之緒耆定厥功登此儁晉書作儁乂糾彼羣凶業業在位帝既勤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祠文昌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叡智聖敬神武萬幾莫綜皇斯清之虎兕晉書作虵豕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藿羞斯備（晉書作薦斯羞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敷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鼓振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鐘舞象德歌詠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

晉四廂樂歌三首（宋書樂志二　郭茂倩樂府十三）

晉書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勖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後又詔成公綏亦作焉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章

天鑒有晉世祚聖皇時齊七政朝此萬方（其一）

鐘鼓斯震九賓備禮正位在朝穆穆濟濟（其二）

煌煌三辰寔麗于天君后是象威儀孔虔（其三）

率禮無愆莫匪邁德儀形聖皇萬邦惟則（其四）

上壽酒歌

於赫明明聖德龍興三朝獻酒萬壽是膺敷佑四方如日之升自天降祚元吉有徵

食舉東西廂歌十三章

天命大晉載育羣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其一）

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業宣文之績（其二）

丕顯宣文先知稼穡克恭克儉足教足食（其三）

既教食之弘濟艱難上帝是祐下民所安（其四）

天祐聖皇萬邦來賀雖安勿安乾乾匪暇（其五）

乃正丘郊乃定家社廙廙作宗光宅天下（其六）

惟敬朝饗爰奏食舉盡禮供御嘉樂有序（其七）

樹羽設業笙鏞以間琴瑟齊列亦有篪塤（其八）

喤喤鼓鐘鎗鎗磬管八音克諧載夷載簡（其九）

既夷既簡其大不禦風化潛興如雲如雨（其十）

如雲之覆如雨之潤聲教所暨無思不順（其十一）

教以化之樂以和之和而養之時維邕熙（其十二）

禮慎其儀樂節其聲於鑠皇繇既和且平（其十三）

晉鼓吹曲二十二首（宋書樂志四　晉書樂志下　郭茂倩樂府十九）

晉書樂志曰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

靈之祥　古朱鷺行

宋書樂志曰靈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石瑞章旌金德出西方天命降（晉書作降命）授宣皇應期運時龍驤繼大舜佐陶唐讚武文（晉書作文武）建帝綱孟氏叛據南疆追有扈亂五帝（晉書作常）吳寇勁蜀虜彊交誓盟連遐荒宣赫怒奮鷹揚震乾威燿（晉書作曜樂府同）電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　古思悲翁行

宋書樂志曰宣受命言宣帝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禦諸而死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諸葛鎮雍梁邊境安民夷晉書作夷夏康務節事勤定傾覆英雄保持盈淵晉書作深穆穆赫明明沖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死晉書作斃天下晉書下有安字寧

征遼東　古艾而張行

宋書樂志曰征遼東言宣帝海之表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大淵晉書作公孫二字樂府同既授首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征遼東敵大晉書作失據威靈邁日域羣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

宣輔政　古上之回行

宋書樂志曰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綱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從天心綱羅文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刱帝基洪業垂於鏁明明時赫赫功濟萬世定二儀雲澤晉書作行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古雍離行

宋書樂志曰時運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時運多難道教痛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蠻虎晉書作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橫被廓東隅

景龍飛　古戰城南行

宋書樂志曰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敎賞從夷逆胙隆無疆崇此洪基也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敎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按普被四海至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無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胙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巫山高行

宋書樂志曰平玉衡言景皇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平玉衡糾姦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陵行

宋書樂志曰百揆言文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樂府作竝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遺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藩晉書作藩衛功樂府功上有元字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將進酒行

宋書樂志曰因時運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審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桀離勢窮奔吳虎（晉書作獸以下如虎字民字淵字等皆唐避諱也）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行

（宋書樂志曰惟庸蜀言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文帝既平萬等之爵也）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眾數十萬闚隙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爲荒墟（晉書樂府集作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辠辜外謨蕃（晉書作藩）屏臣內謀（晉書作謨）眾士夫爪牙應指授腹心同（晉書無同字）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逋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行

（宋書樂志曰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宏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應歷（晉書作歷應樂府同）受禪承靈祐御羣龍勒螭虎（晉書作武）弘濟大化英儁作輔明明統萬幾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古上邪行

（宋書樂志曰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眾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寮股肱竝忠良民（晉書作時）太康隆隆赫赫福胙（晉書作祚樂府同）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行

（宋書樂志曰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施於天下也）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虓虎（晉書作闞武樂府集同）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祀（晉書作享禮樂府同）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晉書作殷殷）鐘喤喤（晉書作鍠鍠）奠尊俎實玉觴神歆饗咸說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烝烝（晉書作蒸蒸）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古雉子行

（宋書樂志曰於穆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羣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內望風仰泰清萬國雝雝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羣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冲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古聖人出行

（宋書樂志曰仲春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田獵以時也）

仲春振旅大致民（晉書作人）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晉書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矣（晉書作以）時明國制文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羣生

夏苗田　古臨高臺行

宋書樂志曰夏苗田言大晉田狩順時爲苗除害也

夏苗田遲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羣吏選車徒辯其名號晉書作號名　贊書契晉書作讚契書樂府詩集同　王軍啟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虛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陳敝晉書作弊樂府同　車獻禽享祠烝烝晉書作蒸蒸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古遠期行

宋書樂志曰仲秋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從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金德當剛晉書作綱　涼風淸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虎晉書作藏樂府同　司辰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周晉書無周字　尙父從晉書作順樂府同　天以殺伐春秋時敘雷霆震樂府作挺　威耀晉書敘作序震作振耀作耀　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祓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晉書作列　陵三五敷化以文雖治晉書作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從晉書作順天道　古石留行

宋書樂志曰從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從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晉書如下有闕字　虎惟虓虎晉書作闕武樂府作闕虎　氣陵靑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羣偃旌麾班六軍獻享烝晉書作蒸　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爵俟賢饗

燕樂受茲百祿壽樂府作嘉萬年

唐堯　古務成行古曲亡

宋書樂志曰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咨晉書作諮樂府同　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然晉書作成　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天晉書作大　歷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生晉書作主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晉書靈下有波字

玄雲　古玄雲行古曲亡

宋書樂志曰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

玄雲起山嶽晉書樂府作巨山　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靑雲際今親遊万晉書作萬　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淸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晉書無此三句　先天天弗違輟耕總晉書作綜樂府同　地樂府作時　綱解禍衿天維元功配二主晉書作王　芬馨世所稀我皇敘羣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仄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晉書作諮　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古黃雀行古曲亡

宋書樂志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

周蒭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集晉書作習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晉書作河酷祝振纖網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遙羣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羣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降晉書作隆青雲蘭風發芳香闔晉書作蓋世同其芬

釣竿　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

宋書樂志曰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淵晉書作泉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祕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

異雨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茫茫晉書作芒芒樂府同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民皇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代不及虞與唐我皇聖德配堯舜受禪卽阼晉書作祚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泰晉書作太平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宋書樂志二郭茂倩樂府五十二

宋書樂志曰晉荀勗典知樂事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

正德舞歌

天命有晉光濟萬國穆穆聖皇文武惟則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載韜政刑載崇禮教我敷元化臻於中道

大豫舞歌

於鑠皇晉配天受命熙帝之光世德惟聖嘉樂大豫保祐萬姓淵兮不竭冲而用之先帝弗違虔奉天時

晉宣武舞歌四篇宋書樂志二郭茂倩樂府五十三

宋書樂志曰魏黃初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景初又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惟聖皇德巍巍光四海禮樂猶形影文武爲表裏乃作巴渝肆舞士劍弩齊列戈矛爲之始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爲短兵其勢險危疾踰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電發星驚若景若差兵法倣象軍容是儀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爲遠兵軍之鎮其發有機體難動往必速重而不遲銳精分鏄射遠中微弩俞之樂壹何奇變多姿退若激進若飛五聲協八音諧宣武象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武者喪何但敗北柔弱亡戰國家亦廢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鑒其機修文整武足相濟然後德光大亂曰高則亢滿則盈亢必危盈必傾去危傾守以平冲則久濁能清混文武順天經

晉宣文舞歌二首 宋書樂志二 郭茂倩樂府五十二

羽籥舞歌

羲皇之初天地開元網（樂府作罔）罟禽獸羣黎以安神農教耕創業誠難民得粒食澹然無所患黃帝始征伐萬品造其端軍駕舞常居是曰軒轅軒轅既勤止堯舜匪荒甯夏禹治水湯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聖皇邁乾乾天下興頌聲穆穆且明明惟聖皇道化彰徹四海清三光萬機理庶事康潛龍升儀鳳翔風雨時物繁昌卻走馬降瑞祥揚昇（樂府作側）陋簡忠良百祿是荷眉壽無疆

羽鐸舞歌

昔在渾成時兩儀尚未分陽升垂清景陰降興浮雲中和合氛氳萬物名異羣人倫得其序眾生樂聖君三統繼五行然後有質文皇王殊運代治亂亦繽紛伊大晉德兼往古越犧農邁舜禹參天地陵三五禮唐周樂韶武豈惟簫韶六代具舉澤霑地境化充天寓聖明臨朝元凱作輔普天同樂胥浩浩元氣遐哉太清五行流邁日月代征隨時變化庶物乃成聖皇繼天光濟羣生化之以道萬國咸寧受茲介福延于億齡

晉鐃舞歌五篇 宋書樂志四 晉書樂志下引無撰人 郭茂倩樂府五十三引傅元

洪業篇 鼙鼓歌當魏曲明明魏皇帝 古曲關東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和（晉書作始樂府同）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盪萌漸文教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並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民（晉書作人）聲發響自應表立景來附尨虎從（晉書作時闕順）羈制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官以時敘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懽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雕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疇咨（晉書作訓諮）臣嘗列星景君配朝日雎事業並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凰在庭棲

一天命篇 鼙舞歌當魏曲大和有聖帝 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大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晉書作罰）有罪元惡宗爲虛威風振勁蜀武烈慴彊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乘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時變固多難（晉書作難）東征陵海表萬里梟賊淵（晉書作克朝鮮）受遣齊七政曹爽

又洎天羣凶受誅殛百祿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淩爲禍先

景皇篇　鼙舞歌當魏曲魏曆長　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晉書道下有大字）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則（晉書作有）夏侯玄內則張與李三凶稱（晉書作搆）逆亂帝紀從（晉書作順下同）天行誅窮其姦宄遏（晉書作遏）將禦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振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桓（晉書作恒）不君內外何紛紛眾小便成羣蒙昧恣心治亂不分叡聖獨斷濟武常以文從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開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蕃儉欽爲長蛇外則馮（晉書作憑樂府同）吳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晉書兼作執）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並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虎（晉書作豹）騎惟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恩赦有罪東土放（晉書作效）鯨鯢

大晉篇　鼙舞歌當魏曲天生丞民　古曲四方皇赫赫大晉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章恩（晉書作思）洪（樂府作弘）六合兼濟萬方內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虎（晉書作武）臣時惟鷹揚靡從（晉書作順）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踰秋霜濟濟多士同茲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外海外來賓獻其聲樂並稱妾臣西蜀猾夏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吳人放命憑海阻江飛書告諭（晉書作喻）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爲蕃（晉書作藩）衛亡秦壞諸侯亨胙（晉書作祚）不二世歷代不能服（晉書作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撫典制分土五等蕃（晉書作藩）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遭嘉會洪業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鼙舞歌當魏曲爲君既不易　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茝（晉書作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愼有爲有爲無不成闔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譖（晉書作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秦胡（晉書作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眾星拱（晉書作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爲凡民（晉書作人）雖薄共（晉書作供）時用白茅猶可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從（晉書作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覆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晉鐸舞歌

雲門篇 郭茂倩樂府五十四

黃雲門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鐸鳴金延大武清歌發唱形爲主聲和八音協律呂身不虛動手不徒舉應節合度周其敘時奏宮角襍之以徵羽下饜衆目上從鐘鼓樂以移風與德禮相輔安有失其所

短歌行 郭茂倩樂府三十

長安高城曾樓亭亭干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整行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偸一作俞藥粲粲其榮寤寐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

秋胡行 藝文類聚四十一 郭茂倩樂府三十六

秋胡子聚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祿頤親韞此黃金覩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黃金誘以逢卿玉磨逾絜蘭動彌馨源流潔樂府作絜清水無濁波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峩樂府作巍峩哀哉可愍自投長河

和秋胡行 玉臺新詠二原題相班氏詩注云一作和秋胡行 郭茂倩樂府三十六 藝文類聚十八引秋胡以下六句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樂府作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彩章樂府作來車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神馳萬里既至一作去雨相忘行人悅令顏一作色請一作借樂府作情注云一作借息此樹傍諉以逢郎類聚樂府作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慙永誓非所望清濁必一作自異源鳧鳳不竝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惟漢行 郭茂倩樂府二十七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劍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爲蔽事促不及旋張良慴坐側高祖變龍顏賴得樊將軍獸當作虎按此等字皆沿唐人避諱改叱項王前嗔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卮讓霸主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健兒實可慕腐儒安足歎

豔歌行 郭茂倩樂府二十八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爲羅敷首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五引此二句戴作載月珠作珠璫白素爲下裾丹霞爲上襦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爲虛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大巷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使謝賢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

長歌行 郭茂倩樂府三十 初學記三十引末四句

利害同根源賞下有甘鉤義門近□塘獸□出通侯撫劍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多壯士聞賊如見讐投身効知己徒生心所羞鷹隼厲天翼初學記作蒼鷹厲爪翼恥與燕雀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鷙鳥憂

豫章行苦相篇玉臺新詠二郭茂倩樂府三十四藝文類聚四十一引無長大以下十句又無末二句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男兒一作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類聚作慶不爲家所珍長大避樂府作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一作無淚適他鄉忽如樂府作見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一作頰絕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一作雙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

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踰參辰

飲馬長城窟行玉臺新詠二題作青青河邊草篇郭茂倩樂府三十八藝文類聚四十一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至草不生期盡歎類聚作漢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如參與商類聚引至此句止夢君結同心比翼遊北林既覺寂無見曠如商與參一本無此四句樂府無此四句河洛自用固不如中岳安回流不及反浮雲往自還悲風動思心悠悠誰知者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駟馬傾耳懷音響轉目淚雙墮生存無會期要君黃泉下

放歌行郭茂倩樂府三十八

靈龜有枯甲神龍有腐鱗人無千歲壽存質空相因朝露尚移景促哉水上塵丘冢如履綦不識故與新高樹來悲風松柏垂威神曠野何蕭條顧望無生人但見狐貍迹虎豹自成羣孤雛攀樹鳴離鳥何繽紛愁子多哀心塞耳不忍聞長嘯淚雨下太息氣成雲

豔歌行有女篇玉臺新詠二樂府詩集三十九藝文類聚十八引至秋霜止無巧笑二句文袍二句又四十二引蛾眉四句又引容華二句初學記十九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至明月璫止

有女懷芬芳提提一作媞媞類聚初學記御覽樂府作媞媞步東箱一作廂類聚初學記御覽樂府作廂蛾眉分初學記御覽作雙翠羽類聚作蛾眉若雙翠明目一作眸類聚初學記

御覽樂府作眸發清揚初學記御覽作光丹唇翳皓齒秀色類聚初學記御覽作顏樂府同若珪璋巧笑露一作雲樂府作雲權一作顴初學記御覽作靨靨初學記作轉御覽作輔眾媚不可詳類聚無此二句容一作令類聚初學記御覽樂府作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一作首戴類聚初學記御覽作首戴樂府同金步搖耳繫明月璫初學記御覽引至此止珠環約素腕翠爵類聚樂府作羽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類聚無此二句容華既以一作已類聚樂府作已艷志節擬秋霜類聚引至此止徽樂府作微音貫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雁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絕殊參商

牆上難爲趨郭茂倩樂府四十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華組結玉佩蘩藻紛葳蕤馮軾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主屣弊履整此藍縷衣客曰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搖舌不可追渭濱漁釣翁乃爲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度千駟賤采薇季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夫差耽淫侈終爲越所圍遺身外榮利然後享巍巍迷者一何衆孔難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歧失道今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怨歌行朝時篇 玉臺新詠二 郭茂倩樂府四十二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 一作最樂府作最 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

華髮同心忽異離曠如 一作若 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遼且闊形影雖髣髴音聲寂無達纖絃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采葛蜻蛚吟牀下回風起幽闥春榮隨露 一作路樂府作路 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己爾可奈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流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秋蘭篇 玉臺新詠二 郭茂倩樂府六十四 藝文類聚八十一引秋蘭二句雙魚二句

秋蘭蔭玉池池水清且芳 一作且芳香樂府作且芳香 芙蓉隨風發中有雙鴛鴦雙魚自踴躍兩鳥時迴翔君期 一作其樂府作其 歷九秋與妾同衣裳

明月篇 玉臺新詠二 郭茂倩樂府六十五 藝文類聚四十一引作怨詩不全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引首二句 昔爲春繭 一作蠶類聚引此句起作蠶樂府作蠶 絲今爲秋女衣丹唇列 類聚作形 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 類聚無此二句 玉顏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 一作與 細微浮萍無根本 一作本無根類聚樂府作本無根 非水將何依 類聚引至此止 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 一作自還 悲

前有一罇酒行 郭茂倩樂府六十五

置酒結此會主人起行觴玉罇兩楹間絲理東西廂舞袖一何妙變化窮萬方賓主齊德量欣欣樂未央同享千年壽朋來會此堂

何當行 郭茂倩樂府七十六

同聲自相應同心自相知外合不由中雖固終必離管鮑不世出結交安可爲

卻東西門行 初學記十五

和樂惟有舞運體不失機退似潛龍婉進如翔鸞飛回目流神光傾亞有餘姿

美女篇 郭茂倩樂府六十三

美人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顧猶可奈何

飛塵篇 藝文類聚六 郭茂倩樂府六十四

飛塵穢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河決潰金堤一手不能障

董逃行歷九秋篇十二首（玉臺新詠九郭茂倩樂府三十四藝文類聚四十二引不全）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一作分遺類聚只遺作遺）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類聚無此句其一）

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雁（樂府作鳥）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卮結裳慷慨歡笑萬方（其二）

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其三）

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類聚無此句）微披素齒丹唇逸響飛（一作思）薄梁塵精爽耿耿入神（其四）

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一作劇）翻千秋

傅集二

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其五）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醮結髮何憂坐生胡越（其六）

攜弱手兮金鐶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鴦（雙鸞樂府作燕注云一作鴛鴦）還幸蘭芳自安娛心極樂（一作樂意樂府作樂意）難原（其七）

樂既極兮多懷盛時忽逝若頹寒暑革御景迴榮華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其八）

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一作隨樂府作隨）地稱姝女弱難存若無骨月至親更疏奉事他人託軀（其九）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其十）

顧繡領兮含暉皎日迴光側（一作則樂府作則）微朱華忽爾漸衰影欲捨形高飛誰言往恩（一作思樂府作思）可追（其十一）

齊與麥兮夏零蘭桂踐（一作履樂府作履）霜逾馨祿命（一作緣）懸天雖明妾（一作委）心結意丹青（類聚無此句）何憂君心中傾（其十二）

燕人美篇（玉臺新詠九人美兮歌郭茂倩樂府八十三題作吳楚歌）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層崖雲爲車兮風爲馬玉在山（類聚作泥）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心端兮（樂府無兮字）誰能理（按雲爲車兮四句御覽八引作歌詩已見前）

鴻雁生塞北行（郭茂倩樂府三十七）

鳳凰遠生海西及時崑山岡五德存羽儀和鳴定宮商百鳥並侍左右鼓翼騰華光上照遊雲日閒千歲時來翔孰若彼龍與龜曳尾泥中藏非雲雨則不升冬伏春迺驤退哀此秋蘭草根絕隨化揚靈氣一何憂美萬里馳芬芳常恐物易微歇一朝見棄忘

白楊行（郭茂倩樂府四十）

青雲固非青當雲奈白雲驥從西北馳來吾何憶驥來對我悲鳴舉頭氣凌青雲當奈此驥正龍形跼足嗟跎長坡下蹇驢慷慨敢與我爭馳躑躅鹽車之中流汗兩耳盡垂雖懷千里之逸志當時一得施白雲彤彤舍我高翔青雲徘徊戢我愁啼上眄增崖下臨清池日欲西移既來歸君君不一顧仰天太息當用生爲青乎雲飛時悲當奈何

耶青雲飛乎

秦女休行 郭茂倩樂府六十一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爲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怒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爲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爲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忼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絃歌吟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雲中白子高行 郭茂倩樂府六十三

陵陽子來明意欲作天與仙人遊超登元氣攀日月遂造天門將上謁閶闔見紫微絳闕紫宮崔嵬高殿巍峩雙闕萬丈玉樹羅童女掣電策太平御覽十三引此句類聚二引此二句作雜言詩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二龍策作飛電童男挽雷車藝文雲漢隨天流浩浩如江河因王長公謁上皇鈞天樂作不可詳龍仙神仙教我靈祕八風子儀與遊我祥我心何戚戚思故鄉俯看故鄉二儀設張樂哉二儀日月運移地東南傾天西北馳鶴五氣所補鼇四足所支齊駕飛龍驂赤螭逍遥五嶽間東西馳

長與天地並復何爲復何爲

西長安行 玉臺新詠二郭茂倩樂府六十四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橙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一作問樂府作問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日自深

車遙遙篇 玉臺新詠二藝文類聚四十二郭茂倩樂府六十九撰人題梁車歌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爲影兮一作將微影樂府作將微影隨君身類聚引至此止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一作仰日月樂府作仰日月妾所願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九思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引樂府

所資千金劍迴犀間碧璵翡翠飾雞壁標首明月珠

樂府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輕裘綴孔翠明珂曜珊瑚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五

粉加甲煎名香熏陸艾納迴光

樂府新詩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四 初學記三

穆穆三春節天氣暖且和

樂府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五

胡飯兼御相國食前方丈殊珍也

傳集二

完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卷二終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卷三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四品銜吏部主事葉德輝輯刊

騷

擬天問 初學記四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五引作擬楚詞 太平御覽八

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時 御覽有此字 會天河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又百五十

景日曜靈玄烏攸生月爲陰水白兔之形 書鈔百五十引同爲作惟兔之作菟再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太平御覽四 事類賦一

月中何 事類賦何下有所字 有白兔擣藥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九

天高而浮地焉所由胄行而如始於牽牛

擬楚詞招魂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二

雕楹文桷結修梁增臺列榭別有望設畫屏風文繡班上紀開闢圖自然

又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二

屏風四合銘鄧錯雜蘭膏明發相年所藻

七

七謨 有序 藝文類聚五十七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全

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 御覽無此字 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 類聚無此二字 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 御覽無此二字 七說七蠲七舉七誤 類聚無此二字 之篇於 類聚無此字 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辯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詠揚暉播烈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啟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清風於儒林 原本北堂書鈔百引陳王句作陳思王又劉氏一句並陵前二句並陵作乃淩 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 御覽作余 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 或以恢大道句至此止類聚無 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哉 御覽作焉 吾無間矣若七激 書鈔御覽無此二字 七依之卓轢一致七枝 書鈔無此二字 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啟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原本北堂書鈔百引七依五句

公子曰三禾九變五味八珍玄水朱火蕙藉桂薪享以九方之鼎調以伊摯之倫輕椒丹橘素薑紫蘭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二

淵藪無不杖之歎 原本北堂書鈔十一

肆金石於九夏動蛟龜而感鱗浮景曜皓日逸響薄高雲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

后夔說玉磬之遺響子野知灌土之表虛 原本北堂書鈔百八

佩崐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五無美字明字 太平御覽七百十八

爚鳳凰之胎掾飛龍之肝 初學記二十六引二句 五黃十品桂蠹熊蹯升醥撥馥不可勝原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二又四十五鳳作皇掾作炙

炰珠崖之麋鱉臑東海之遊黿 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二又百四十四臑作臛

和宮適甜撫角調酸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二
雕胡之飯糅以遊梁香秔九折糲黐若霜膏液荑柔合潤
流芳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四
乃有三牲之和羹蕤賓之時麪忽遊水而長引進飛羽之
薄衍細如蜀璽之緒靡如魯縞之綫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四引七模
膾錦膚臠斑胎飛刀浮切毫分縷解動從風散聚似霧委
流采成文燁若紅綺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五
乃有蒼梧之九醞中山之醕清□□浮蟻雲沸淵亭名酎
出於咸陽甘醪貢於宜城原本北堂書鈔百四十八
七體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九陳本作七依
守者匿於九地以自固

傅集三

七禮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
辯論鋒起探虎摩龍
七社原本北堂書鈔四十三
善惡相蒙故齊之以刑
又原本北堂書鈔四十三
法嚴如火烈

疏

陳時務疏晉書本傳　通典十四　按張本後列諸官病奏一條實即此疏中諸疾病至而後更用數句今刪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
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

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
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
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以上通典無以下通典有臣
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
士已上子弟通典無子弟二句有則字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
訓之各通典無此字隨其通典無此字才優劣而授用之四字通典作以之授
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
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通典無無有以
下三句作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
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通典作輕
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生之風今聖明之

傅集三

通典無明之二字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
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宜通典作宜亟
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
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
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
之要務也通計以下至此通典無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
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耕稼祚流通典作崇後世通典
作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
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有聖帝明王
通典作皇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通典此下有耕字農矣王人賜官冗
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

今文武之官既眾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通典此下有爲字）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通典無爲政以下三句有夫字）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通典此下有而字）廢也（通典無此字）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通典此斷句）於農（通典作是無下若字）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通典無於字）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

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通典此下有唯陛下裁之一句無以下一段）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晉書本傳）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水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由蕪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

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擾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舉清遠疏晉書本傳 通典十四 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三

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敎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御覽引至此止臨作治隆作行行作隆末退虛鄙以懲不恪也以下無於今陛下聖德通典此下作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掌諫職上疏晉書治要三十引晉書

前皇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此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請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

表

賀老人星表藝文類聚一

老人星見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宏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會歡

又藝文類聚一

老人星見暉景光明聖主壽延享祚元吉自天之祐莫不抃舞

設難

客難原本北堂書鈔百

振筆若天文墳思若迴雲

序

連珠序藝文類聚五十七 文選連珠題下注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

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文謂二字無帝字班固賈逵傅毅三才人文選注類聚作三子原本書鈔同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文選無此句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指而賢文選作覽者微悟合於古詩勸文選御覽作諷興之義欲

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文選引至此止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同無而蔡邕一句而賢者至之義十三字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御覽作體宏麗最得其體蔡邕言質類聚質下有而字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類聚毅下有有字文而不典初學記二十一引班固三句

華嶽銘序藝文類聚七初學記五引作華嶽神序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初學記作爲稱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爲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爲鎭也五嶽列位而存初學記作在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絪緼故初學記作濟雲行與初學記作而雨施興露風以動物是以古先初學記無此二字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初學記引至此止於虞書則西巡狩至於西嶽而親

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答卞壼詩序初學記十一

尙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事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

頌

魏功德頌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一

宋旗麟天元甲炤路

又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七

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贊

晉諸公讚初學記十七

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尙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進於灞水上與郭偉力戰堪杖節臨陣慷慨氣冠六軍卽斬偉迎惠帝還洛陽其後爲石勒所襲壘破左右扶堪上馬堪慷慨歎曰我國家大將不能禦難以至於此奈何面目復還朝廷終不動騎遂至被害

漢高祖畫贊藝文類聚十二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原本北堂書鈔十三引傅玄古今贊云并項滅嚴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漢明帝畫贊藝文類聚十二

肅矣孝明仗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以情未宏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

班婕妤畫贊藝文類聚十五

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逸浮雲

明德馬皇后贊藝文類聚十五

明德馬后執貞履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信陵畫贊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五作古今畫讚

信陵先口陳本書鈔作魏雄虎視龍驤謀贏陳本書鈔作羸奮駭雷動北壇陳本書鈔作彊

孫武畫贊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三作古今畫讚

孫武論兵實妙於神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太常趙咨畫贊 原本北堂書鈔三十九引首四句作太常趙咨昔爲中山太守贊又五十三引時亮二句

天下信之如日月仰之如雲雨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升光祿時亮天工四門順軌

楊阜贊序 原本北堂書鈔百十五

君搆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發山西二水 陳本書鈔唐類函書鈔作數郡獲安者君克敵之勳也

論

荀何論 晉書何曾傳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遺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正中之道也

又 晉書何曾傳

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又 晉書何曾傳

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乎

荀何君子之宗也

議

正朔服色議 通典五十五

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夏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飾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

五祀議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于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于事則闕夫設祀者非惟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箴

吏部尚書箴 初學記十一藝文類聚四十八原本北堂書鈔六十

明明王範 類聚作軌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乂用不慝 初學記無此二句貴無常尊賤不恆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 類聚無此四句昔舜舉禹 類聚無禹字咎繇而俊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 湯舉句類聚無薎龍出入朕命周仲山甫亦見納言 類聚引至此止初學記無此二句且表正而象平日夕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忠於不明 周仲至此止六句原本北堂書鈔六十引見作允側作傾明下有也字故曰無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眾取怨是以古之君子無親無疏縱心大倫修己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愼官人 修己四句原本書鈔六十引官不可妄授職不可

闇受能者養之致富不能者弊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太子少傅箴 初學記十八十五 太平御覽二百四十四 原本北堂書鈔六

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與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 書鈔六十 乃引至此止圖作員以作與 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銘

印銘 初學記二十六 北堂書鈔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三

惟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曷度 御覽作儀 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 書鈔引至此止 本立道生歸乎元

黑 御覽引至此止 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劍銘 有序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二

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棟銘 太平御覽百八十七

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筆銘 原本北堂書鈔一百四 初學記二十一 事類賦十五

曄曄彤管冉冉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書鈔初學記引至此止 曄曄作韓韓 光讚天人深勵未然君子戒之無攻異端

鏡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三

人徒覽于鏡止子見形鑒人可以見情

杖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三

杖正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澡盤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七百十二

與其澡於水甯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 御覽作明 不可塵也

燈銘 初學記二十五

晃晃華燈含滋炳靈素膏流液玄炷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銘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

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水龜銘 太平御覽六百六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出原昧有似清泉潤彼元靈染此弱翰申情寫意經緯羣言

席銘 初學記二十五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

閒居勿極其歡 左端 寢處毋忘其患 右端 書鈔引至此止毋作無 居其安無忘其危 左後 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右後

被銘 太平御覽七百七

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衣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九

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修外飾禮

有制也

裳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

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冠銘 原本書鈔百二十七 初學記二十六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

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欽 初學記御覽作敬 則正

履銘 初學記二十六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七

戒之哉念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龍銘 藝文類聚九十六

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靈蛇銘 藝文類聚九十六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四引作神蛇銘

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 御覽引至此止 上騰宵霧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擬金人銘作口銘 意林引誤入楊泉物理論

神以感通心繇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誡

口誡 藝文類聚十七 文選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注

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 首四句文選注無 勿謂不然變出無聞 不然二句類聚無文選注從此引 起蟻孔潰河溜穴傾山

誄

丞甯太僕龐侯誄 藝文類聚四十九

烝烝孝敬行著閨庭如蘭之芳如金之貞在亂不回處暗斯明仁象春日威配秋霜慈恩雨施惠化風揚嘉善獻親疾惡若讐品定人倫清濁異流將繼四祖世據削定天假其年主優其祿等勳伊呂比壽東嶽

墓誌銘

江夏太守任君墓誌銘 藝文類聚五十

君諱倏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乎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教外運六奇邦國乂安飄塵不作銘曰

峨峨任君應和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渟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漢陽太守燮銘 原本北堂書鈔百三十一

敦方足以正眾邪肅清足以濟殊俗不吐剛而詘上不茹柔而黷下

太尉楊彪銘 原本北堂書鈔五十一

莅于少府考定百工

又 原本北堂書鈔五十一

太僕庄閑王御

又 原本北堂書鈔五十一

賓于鴻臚允正九儀

祝文

祝祖文 原本北堂書鈔百五十五

祖君自東百靈齊行翠蓋翻翻象輿琱箱王此進駕驂服

調良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卷三終

文滙集

光緒甲申春三月

邵武徐氏開雕

支遁集二卷

晉釋支遁撰遁字道林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太原王濛甚重之案隋書經籍志云支遁集八卷注云梁十三卷唐書藝文志則作十卷宋志不著錄讀書敏求記及述古堂書目作二卷知缺佚多矣是編依毛扆汲古閣舊鈔本過錄上卷詩凡十八首下卷書銘及讚凡十五首錢遵王跋稱支公養馬愛其神駿胷中未必無事在皎然云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云云晉代沙門多舉名而儒行若支遁尤矯然不羣宜其以詞翰著也

高僧傳　　梁沙門慧皎撰

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儁徹後進莫有攀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沈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常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伏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處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

緣副其積想也正義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往詣遁覩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迢迢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清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云云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矇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元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爲法師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般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紵鉢之王何也邵超問謝安公

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疊論辯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悠德邵超後與親友書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眞理不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云云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値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蓆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爲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於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答云謝安石昔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遁善草隸邵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讚周曇賓爲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

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元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懟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爲王垣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諸王勗以行業焉

支遁集目錄

卷上
詩
詠懷詩五首
述懷詩二首
土山會集詩三首并序
詠利城山居
詠禪思道人并序
四月八日讚佛詩
詠八日詩三首
五月長齋詩
詠大德詩
卷下
書
上皇帝書
銘
座右銘
讚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彌勒讚
維摩詰讚
善思菩薩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開首菩薩讚
不眴菩薩讚
善宿菩薩讚
善多菩薩讚
首立菩薩讚
月光童子讚

支遁集卷上

東晉沃州山沙門支道林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詩

詠懷詩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復月旋弱喪困風波流浪逐物遷中路
高韻溢窈窕欽重玄重玄在何許採眞遊理閒苟簡爲我
養逍遙使我閑寥亮心神瑩含虛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
彩沖懷鮮踟躕觀象物未始見牛全毛鱗有所貴所貴在
忘筌

其二

端坐鄰孤影眇罔忘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綜名書涉老
咍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
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迴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
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塗道會貴冥想罔象掇
玄珠悵怏濁水際機忘映清渠及罄歸澄漠容與含道符
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其三

晞陽熙春圃悠緬歎時往感物思所託蕭條逸韻上尙想
天台峻髣髴嚴階仰冷風灑蘭林管瀨奏清響霄崖育靈
藹神疎含潤長丹沙映翠瀨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
寥石室朗中有尋化士外身解世網抱朴鎭有心揮玄拂
無想隗隗形崖頹罔罔神宇敝宛轉元造化縹緲鄰人象
願投若人蹤高步振策杖

其四

閑邪託靜室寂寥虛且眞逸想流嚴阿朦朧望幽人慨矣
玄風濟皎皎離染純時無問道睡行歌將何因靈溪無驚

浪四岳無埃塵余將遊其嵎解駕輟飛輪芳泉代甘醴山
果兼時珍修林暢輕跡石宇庇微身崇虛習本照損無歸
昔神曖曖煩情故零零沖氣新近非域中客遠非世外臣
淡泊爲無德孤哉自有鄰

其五

坤基葩簡秀乾光流易穎神理速不疾道會無陵騁超超
分石人握玄攬機領余生一何散分不諧天挺沈無冥到
韻變不揚蔚炳冉冉年往遂悠悠化期永翹首希玄津想
登故未正生途雖十三日已造死境願得無身道高棲沖

默靖

述懷詩二首

翔鸞鳴崑崙逸志騰冥虛惚恍迴靈翰自肩趨南嵎濯足戲流瀾採練衡神蔬高吟瀨芳醴頡頏登神梧蕭蕭猗明翩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其二

鬢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

新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閒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土山會集詩三首　并序

閒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獨住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貞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其一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閒丘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楗自綢繆寂默五習貞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玄表聖應此靈蒙求存誠爽室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其二

三悔啟前朝雙懺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玄役蕭索庭賓離飄飄隨風適踟躕歧路嶋揮手謝內析軒軒馳中

田習習陵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琢歸虛房守貞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閒自釋

其三

靖一潛蓮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飈灑隙牖從容遐相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坡婆娑清川右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工愧無連化肘

詠利城山居

五岳盤神基四瀆涌蕩津動求目方智默守標靜仁苟不宴出處託好有常因尋元存終古洞往想逸民玉潔其巖下金聲瀨沂濱捲筆藏紛霧震褐拂埃塵跡從尺蠖屈道與騰龍伸峻無單豹代分非首陽貞長嘯歸林嶺蕭洒任陶鈞

詠禪思道人并序

孫長樂作道士坐禪之像并而讚之可謂因俯對以寄誠心求參焉於衡扼圖巖林之絕勢想伊人之在茲余精其

制作美其嘉文不能嘿已聊著詩一首以繼於左其詞曰雲岑竦太荒落落英岳布迴壑佇蘭泉秀嶺攢嘉樹蔚薈微遊禽崢嶸絕蹊路中有沖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慾無欲喻音玉質陵風霜凄凄厲清趣指心契寒松綢繆諒歲暮會衷兩息閒緜緜進禪務投一滅官知攝二由神遇承蜩纍危九累十亦凝注懸想元氣地研幾革麄慮冥懷夷震驚泊然肆幽度曾筌攀六淨空洞浪七住逝虛乘有來永爲有待馭

四月八日讚佛詩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今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飛天鼓弱羅騰躍散芝英綠瀾頹龍首縹蘂翳流洽芙蕖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芳津霧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泊無所營玄根泯靈俯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豔春精令和總八音吐納流芬馨跡隨因溜浪心與太虛冥六度啟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凝玄聖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衞恬和靈知溜性命動爲務下尸寂爲無中鏡

其二

眞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兆術邑漂景閻浮濱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藹九霄落芳津玄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泯不爲故爲貴忘奇故奇神

其三

緬哉玄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像彼形黃裳
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爲恭者惠跡爲動者行虛堂陳藥
餌蔚然起奇榮疑似垂曦微我諒作者情於焉遺所尙肅
心擬太清

五月長齋詩

炎精育沖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涼變凱風乘和翔令月
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已升雲堂靜晏和春
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客研沖賾綵
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味玄芳淵汪道行深就婉化

理長亹亹羅摩虛德音暢遊方罩罕妙傾玄絕致由近藏
畧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
驚飈散冏若輝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霑濡妙習
融靡靡輕塵亡蕭索情牖頹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
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櫂枻入滄浪騰波濟漂客玄歸會
道場

詠大德詩

遐想存玄哉沖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連惚恍既喪
大澄眞物誘則智蕩昔閒庖丁子揮戈在神往苟能闡沖
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閒投此默照朗邁度推卷舒忘
懷附罔象交樂盈胸襟神會流俯仰大同羅萬殊蔚若充
甸網寄旅海驅鄉委化同天壤

支遁集卷上終

支遁集卷下

東晉沃州山沙門支道林撰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書

上皇帝書

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

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採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鐘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也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湮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呪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漱流清壑繿縷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維谷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謨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千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

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

銘

座右銘

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徇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

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乎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

讚

釋迦文佛像讚并序

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有本道德之謂也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曇焉仰靈胄以丕承藉儁哲之遺芳吸中和之誕

化稟白淨之顥然生自右脅弱而能言諒天爵以不加爲貴誠逸祿以靡須爲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紆軫儲宮擬翮區外俄而高逝周覽郊野四闢皇扉三鑒疾苦風人厲辭以激興乃甘心受而莫逆訊大猷於有道慨在茲之致淹遂乃明發遐征栖遲幽閒脫皇儲之重任希無待以輕舉褫龍章之盛飾貿窮巖之襹褐資送之儔自崖而反矣爾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班卉匡居摧心立盟釐安般之氣緒運十算以質心併四籌之八記從二隨而簡延絕送迎之兩際緣妙一於鼻端發三止之矇秀洞四觀而合泯五陰遷於還府六情虛於靜林涼五內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進德潛七住而挹玄搜冥魚於六繩齒既立而廢筌豁萬劫之積習同生知於當年掩五濁以擅擢嗣六佛而徵傳偉唯丈六體佩圓光啓度黃中色豔紫金運動陵虛悠往倏忽八音流芳逸豫揚彩妙覽未兆則卓絕六位曲成已著則化隆三五沖量弘乎太虛神蓋宏於兩儀易簡待以成體太和擬而稱邵圖蓍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積祐之留詳元宿命以制作或綢之以德義或疎之以沖風亮形搖於日新期妙主於不盡

美既青而青藍逞百鍊以就粹導庶物以歸宗拔堯孔之外楗屬八億以語極單墳索以興典掇道行之三無絡聃周以曾玄神化著於西域若朝暉昇於暘谷民望景而興行猶曲調諧於宮商當是時也希夷綿邈於羲風神奇卓絕於皇軒蔚彩沖漠於周唐頌詠有餘於鄒魯信可謂神化之都領皇王之宗謨也年逾縱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時行而時止或隱此而顯彼迹絕於忍土冥歸於維衛俗徇常以駭奇固以存亡而統之至於靈覺之性三界殄悴豁若川傾頹如乾墜黔首與永夜同幽冥流與涸津竝匱六

度與崩岑俱褫三乘與絕軸解轡門徒泣血而心喪百靈銜哀而情悸夫道高者應卑因之者親醫故不祈哭而哭豈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難靈風播越環周六合曆數終於赤縣後死所以與聞景仰神儀而事絕於千載祇洹既已漂落玉樹卒亦荒蕪道喪人亡時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陽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馳在昔願言再欽遂援筆興古述厥遐思其詞曰

領宗中玄堂構洪模揭秀負靈峻誕崑岳量哀太清太像罕窺乃圓其明玄音希和文以八聲煌煌慧炬燭我宵征人欽其哲孰識其冥望之霞舉即亦雲津咸揚夏烈溫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機以神卷即煙滅騰亦龍伸鼓舞丹壑靈氣惟新誰與茲作獨運陶鈞三無衷玄八億致遠二部既弘雙翰惟典充以瓌奇恬以易簡藏諸蘊寔□之令善可善善因乃讚乃演致存言性豈伊弘闡日月貞朗顯晦周遍生如紛霧曖來已晞至人全化跡隨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歸遺風六合佇方赤畿象罔不存誰與悟機覓心乘翰庶覿冥暉

法王阿彌陀佛像讚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模神道詭世豈意者所測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輒欲以所不能見而斷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馮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冥矣余游大方心倦無垠因以靜暇復伸諸奇麗佛經記西方有國國名安養迴遼迴邈路踰恆沙非無待者不能遊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號阿彌陀晉言無量壽國無王制班爵之序以佛為君三乘為教男女各化育於

蓮華之中無有胎孕之穢也館宇宮殿悉以七寶皆自然懸構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榮飛沈天逸於淵藪逝寓羣獸而率真閶闔無扇於瓊林玉響天諧於簫管冥霄隕華以闔境神風拂故而納新甘露徵化以醴被惠風導德而芳流聖音應感而雷響慧澤雲垂而沛清學文嗡兮而貴言真人冥宗而廢翫五度憑虛以入無般若遷知而出玄衆妙於茲大啟神化所以永傳別有經記以錄其懿云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見佛神悟即得道矣

遁生末蹤忝厠殘迹馳心神國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圖立
神表仰瞻高義以質所大詠言不足遂復係以微頌其詞
曰
王猷外蠶神道內綏皇矣正覺是兼宗師泰定軫曜黃中
秀姿恬智交泯三達玄夷啟境金方緬路悠迴于彼神化
悟感應機五度祇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狀玄門洞開詠歌
濟濟精義順神玄肆洋洋三乘詵詵藏往摹故知來惟新
亟不孰降朗滯由人造化營域雲構峩峩紫館辰峙華宇
星羅玉闕通方金墉啟阿景傾朝日鬱蔚晨霞神提迴互

九源曾深浪無筌忘鱗罕餌淫澤不司虞駭翼懷林有客
驅徒雨埋機心甘露敦洽藹惠助馨化隨雲濃俗興風清
葳蕤消散靈飈掃英瓊林諧響八音文成珉瑤沈粲芙蕖
晞陽流澄其潔悲播其香潛爽冥萃載哲來翔孕景中葩
結靈幽芳類諸風化妙兼于長遊軌一變同規坐忘

諸菩薩讚十一首

文殊師利讚

童貞領玄致靈化質悠長昔爲龍種覺今則夢遊方惚恍
乘神浪高步維衛鄉擢此希夷質映彼虛閒堂觸類與清
遇目擊洞兼忘梵釋欽嘉會閑邪納流芳

彌勒讚

大人軌玄度弱喪升虛邃師道資自廢釋迦登幽閒彌勒
承神第聖錄載靈篇乘乾因九五龍飛兜率天法鼓震玄
宮遥響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結加曜芳蓮寥朗高懷與八
音暢自然恬智冥微妙縹眇詠重玄磐紆七七紀應運莅
中幡挺此四八姿映蔚蓁林園璧璧玄輪奏三號在皆緣

維摩詰讚

維摩體神性陵化昭機庭無可無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動

則我疾人恬我氣平恬動豈形影形影應機情玄顏乘十
哲頡頏傲四英忘期遇濡首璧璧讚死生

善思菩薩讚

玄和吐清氣挺茲命世童登臺發春詠高興希遐蹤乘虛
感靈覺震網發童蒙外見憑寥廓有無自冥同忘高故不
下蕭條數似中因華請無着陵虛散芙蓉能仁暢玄句卽
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無照功神期發筌悟豁爾自
靈通

法作菩薩不二入菩薩讚

乃昔有嘉會玆日多神靈維摩發淵響請定不二名玄音
將進和法作率所情亹亹玄心運寥寥音氣清麤一標起
分妙一寄無生

閑首菩薩讚

閑首齊吾我造理因兩虛兩虛似得妙同象反入麤何以
絕塵迹忘一歸本無空同何所貴所貴在恬愉

不眴菩薩讚

有愛生四淵淵況世路永未若觀無得德物物自靜何以
虛靜間恬智翳神穎絕迹遷靈梯有無無所騁不眴冥玄

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薩讚

體神在忘覺有慮非理盡色來投虛空響朗生應軫託陰
遊重冥冥亡影迹隕三界皆勤求善宿獨玄泯

善多菩薩讚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駭大所謂大道者遺心形名外都忘
絕鄙當冥默自玄會善多體沖姿豁豁高懷泰

首立菩薩讚

爲勞由無勞應感無所思悠然不知樂物通非我持渾形
同色欲思也誰及之嘉會言玄志首立必體玆

月光童子讚

靈童綏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規愍昏俗統體稱月光心爲
兩儀蘊迹爲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縣鄉神化詭俗
網玄羅摯遊方丘巖積陳痾長驅幸玉堂汲引興有待冥
歸無盡場戢翼栖高嵎淩風振奇芳

崇禎己巳得是集於曹生舅氏爲余錄就八月二日
晚李涵沖偕余對勘一過原本乃嘉靖乙未七榆山
房鈔爲景陽主人舊籍五川居士校各有印記五川

居士氏楊諱儀字夢羽禮部員外郎　震澤葉弈

支遁集卷下終

支公所著文翰十卷久佚弗傳乾隆時修四庫書亦無支集儀徵阮相國得毛扆汲古閣鈔本始以進呈

廣內聞蘇州支硎山寺亦嘗刊板顧流傳未廣余求之數年不可得寺經兵燹板亦久燬歸安陸氏藏有崇禎閒鈔本因輾轉寫得之余惟古書日微況支公清標高詣名流推挹其文章誠可寶貴方謀壽梨棗適吳縣蔣君敬臣同官浙垣見示所輯補遺一卷皆集外文遂並付諸梓蔣君名清翊澹於榮利以著述自娛所注王勃集二十卷援引該博最爲學者所重此特其片甲耳光緒甲申九月邵武徐幹識

支遁集補遺目錄

書
與高驪道人書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序
大小品對比要鈔序
天台山銘序
讚
支殊像讚

竺法護像讚
于法蘭像讚
于道邃像讚
論
逍遙論
即色論妙觀章
詩
失題

支遁集補遺一卷

吳縣蔣清翊敬臣編輯
邵武徐　幹小勿校刊

書

與高驪道人書

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俱贍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靖濟不耐塵俗考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峁山率合同遊論道說義高栖浩然遐邇有詠高僧傳四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返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濶朽榦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閒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

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亡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弘明集十二

序

大小品對比要鈔序

夫般若波羅密者衆妙之淵府羣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

如來之照功其爲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有盡羣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耶賴其智無故能爲用夫無也者豈能無哉無不能自無理亦不能爲理理不能爲理則理非理矣無不能自無則無非無矣是故妙階則非階無生則非生妙由乎不妙無生由乎生是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號般若之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無迹也名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乎無名無名無始道之體也無可不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無以求寂希智以志心智不足以盡無寂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無於所無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無者非其無也何則徒知無之爲無莫知所以無知存之爲存莫知所以存希無以忘無故非無之所無寄存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無其所以無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無存於所存遺其所以無則忘無於所無忘無故妙存妙存故盡

無盡無則忘玄忘玄故無心然後二迹無寄無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無始明萬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欲淵悟羣俗以妙道漸積損至無設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於玄同還羣靈乎本無蓋聞出小品者道士也嘗游外域歲數悠曩未見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鈔出小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事應明其致而已亦莫測其由也夫至人也覽通羣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

以啓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息適任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萬化莫非理外神何動哉以之不動故應變無窮無窮之變非聖在物物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興乎變理滯生乎權接應存物理致同乎歸而辭數異乎本事備乎不同不同之功由之萬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闊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以聖人之爲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以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

爲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以言數爲大小源流爲精粗文約謂之小文殷謂之大順常之爲通因變之爲舞守數之爲得領統之爲失而彼指文之徒羈見束教頓著阿含神匱分淺才不經宗儒靈大道域定聖人志局文句詰教難權謂崇要爲遠諒領統爲傷宗須徵驗以明實効應則疑伏是以至人順羣情以徵理取驗乎沸油明小品之體本塞羣疑幽滯因物之徵驗故示驗以應之今不可以趣徵於一驗目之爲淳德効喪於事實謂之爲常人而未達神化之權統玄應於將來暢濟功於殊塗運無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爲異統觀奇化爲逆理位大寶爲欣王聚濟貨爲欲始徒知至聖之爲教而莫知所以教是以聖人標域三才玄定萬品教非一途應物萬方或損教違無寄適適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爲世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言教游無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是以至人於物遂通而已明乎小大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拘小派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宏奧

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統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姓之分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求簡於聖哉若以簡不由聖豈不寄言於百姓夫以萬聲鐘響響一以持之萬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聲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朗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故至人鑒將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羣智之分向關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數豐具辭領富溢問對衍奥而理統宏邃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明夫爲

學之徒須尋迹旨關其所往究覽宗致標之興盡然後悟其所滯統其玄領或須練絃聲問明其酬對探幽研賾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諷讀難究欲爲寫崇供養力致無階諸如此例羣仰分狹闕者絕希是故出小品者參引王統簡領羣目筌域事數標判由宗以爲小品而辭喻淸約運旨亹亹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無損自非至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覽始原終研極奧旨領大品之王標備小品之玄致縹緲焉覽精乎玄味精矣盡矣無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於冥津羣形

於萬物量不可測矣宜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聞之曰夫大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萬言今游天竺未適於晉今此二鈔亦興於于大本出者不同也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所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互相以爲賴明其本一故不並矣而小品至略玄總事要舉宗大品雖辭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以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不依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羣義偏狹喪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徵其事巧辭僞以爲經體雖文藻淸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梵爲本小品雖鈔以大爲宗推梵可以明理徵大可以驗小若苟任胷懷之所得背聖教之本旨徒常於新聲苟競於異常異常未足以徵本新聲不可以經宗而遺異常之爲談而莫知傷本之爲至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滯理滯則或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困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內不由於分得豈非卯資於有知自塞於所尋困蒙於所滯自窮於所通遡不關常退不研新說不依本理不經宗而忽詠先舊毀

昔古人非所以爲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本萬里之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紹不然矣於斯也徒有天然之才淵識邈世而未見大品覽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懷小品率意造義欲寄其分得標顯自然希邈常流徒尚名實而竭其才思玄格聖言趣悅羣情而乖本違宗豈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同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倒事同而不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

後致或參次事宗倒其首尾或散在羣品略撮玄要時有此事乖互不同又大品事數甚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本宗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審功又寡且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以例玄事以駢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惑非深奧而事對之不同故採其所究精粗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故尋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之宏致驗小品之總要搜玄没之所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爾乃也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槃結辨其凝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宗棲驗有寄辨不失徵且於希詠之徒浪神游宗陶冶玄要推尋源流闡虛考實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薩幸爲研盡備其未詳也明刊釋藏跡字函八

天台山銘序

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文選十一李善注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同上

讚

文殊像讚并序

文殊師利者是遊方菩薩因離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號所先也原夫稱謂之生蓋至道興其邈何者虛引之性彰於五德軌世之表聞於童眞庶仁之風移則感時之訓興故云儒首以法王子爲名焉夫欲窮其淵致者必存其深太終古邈矣豈言像之所及難算之劫功高積塵悠悠遐曠焉可謂諸言略敘其統若人之始生也爰自帝胄尊號法王無上之心兆於獨悟發中之感無不由也近一遇正覺而靈殊內映玄景未移遂超發道位於是深根永搆於沖瓔條異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氣與慧風俱扇三達之明與日月竝輝具體而微因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機將運卽神通爲館宇圓應密會以不迹爲影迹斯其所以動不離寂而彌綸宇宙倏無常境而名冠遊方者也世尊興出乃授躍進之明顯潛德於香林因慶雲而西徂復龍見於玆剎法輪旣轉則玄音屢唱對明淵極輒暢法深言道映開士故諸佛美其稱體絕塵俗故濯纓者高其迹非夫合天和以挺祚吸沖氣而爲靈舒重霄以迴蔭吐德音而流響亦孰能與於此哉時欲搖蕩羣生之性宅玄宗而獨至開宏基於一實廓恒沙而爲宇若然而不說文殊之風則

未遠無窮之量長笑於大方之疾矣自世尊泥洹幾將千祀流光福蔭復與時而升降由是冥懷宗極者感彼長津之喪源懼風日之潛損遂共長表容之金石繼以文頌人思自盡庶雲露以增潤今之所遇蓋是數減百年有轉輪王王閻浮提號曰阿育仰窺遺軌擬而像焉雖眞宰不存於形而靈位若有主雖有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應神變之異屢下民聽因僉悟時信有自來矣意以爲接頹薄之運憲由冥維之功通天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託想之賢祗誠攸寄絲紐將絕之緒引豪心以標位乃遠模

良匠像天所像感來自表不覺忻然同詠爲之讚曰

眇眇童眞弱齡啓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峰神以道王體以沖通浪化遊方乃軌高蹤流光遺映爰暨茲邦思對淵匠靖一惟恭靈襟絕代庶落塵封 釋延一廣清涼傳下

竺法護像讚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寄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宏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 高僧傳一

于法蘭像讚

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 高僧傳四

于道邃像讚

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 高僧傳四

論

逍遙論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

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世說文學篇劉峻注

卽色論妙觀章

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 世說文學篇劉峻注

詩

失題 王鎣姑蘇志支硎山以晉支遁嘗居此而山多平石故名山有石室寒泉遁詩云云相傳遁冬居石室夏隱硎峰也清翊按支公集土山會集詩有寒泉五字惟上句不同

石室可蔽身寒泉濯溫手 姑蘇志八

支公淹貫玄宗旁通莊老造微之論傾倒一時詩文平淡立遺隋唐書志晉沙門支遁集梁十三卷隋八卷唐十卷宋史志不著錄蓋散佚久矣余家藏明人鈔本尾有都穆藏書朱印僅二卷凡詩文三十二首似出後人鈔輯讀鄂經室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又校吾郡支硎山寺刊本其卷目皆與家藏本相符知支公集存世者只有此本余病其尚多遺漏需次多暇廣加蒐輯得集外文十首爲書二序二讚四論二及零詩句編爲支遁集補遺一卷獨怪過江清談支許並稱攷隋書經籍志晉

徵士許詢集三卷注梁八卷錄一卷今可稽者黑白麈尾銘二首見北堂書鈔一百三 太平御覽七百三 鍾仲偉稱孫綽許詢彌善恬淡之辭徵士詩一字不傳散佚比支集更甚徵言不嗣文章銷歇惜哉同治甲戌六月吳縣蔣清翊敬臣識

支遁集補遺終

虞祕監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唐之得天下也以兵而定天下也以文臣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矣當太宗在秦府時網羅文學之士論道經邦日勉焉而不怠巍巍德望澤之於詩書者既深一旦臨民又復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嗚呼致治之本在此矣虞祕監伯施先生生於六朝之際學於顧野王其文章婉縟與徐陵相抗衡沈淪於隋而大用於唐太宗之世蓋其夙所網羅者也君臣相得稱其五絕五絕者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瀛洲十八學士預

於凌煙閣者房杜而外先生一人而已何其盛也顧余讀先生傳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未嘗不廢書三歎也漢有留侯狀貌如婦人既佐高祖功成不居悠然從赤松子以去明有錢忠介狀如弱女子矢志於蠣灘鮚背間卒無救於明社之覆此其故何哉有可用之才而用之者猜之忌之固莫能竟其才而見幾者且將引之以去抑知其才而不善用武夫撓之羣小間之朝衣拭淚相與欷歔古今懷才而不遇者何可勝道幸而先生生於唐太宗之世恂恂儒雅魚水之得傳爲美談不幸而生於漢高魯王之朝縱有五絕亦當知難而止否則抑鬱飲恨盡瘁其身已耳以康時務以拯斯民曾何裨毫末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自文中子講學河汾將相出其門牆一時薰德善良莫不以天下爲已任而唐悉收而用之以定天下先生躬遭其盛承清白之家學父荔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守知足之素風嗣父寄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生有自來人倫準的其沒也唐太宗手詔曰人倫準的今其云亡讀其山陵畋獵諸疏古之忠直何以過之至太宗作宮體詩使之賡和固細事也乃曰此詩

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斯其所見者大而所窺者微非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歟昔范文正謂微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子陵之高余謂非先生不能顯太宗之量非太宗豈能納先生之忠哉嗚呼唐之國運垂三百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既輯先生詩文因表而論之爲天下萬世告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後學張壽鏞

卷一文

聖德論闕
隴右山崩蛇見山東江淮大水對
天見彗星對
上山陵封事
論山陵書
諫獵疏
破邪論序

書旨述
筆髓論
勸學篇
帝基帖
樂毅論帖
東顧帖
設齋疏
孔子廟堂碑
高祖神堯皇帝哀册文
文德皇后哀册文

卷二賦

琵琶賦
獅子賦
白鹿賦
秋賦

卷三詩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奉和幸江都應詔
奉和長春宮應令
結客少年場行
門有車馬客
從軍行二首
出塞
詠日午
侍宴應詔得前字
侍宴歸雁堂
奉和出潁至淮應制

奉和獻歲讌官臣
發營逢雨應詔
凌晨早朝
賦得臨池竹
幽山雨後應令
追從鑾輿夕頓戲下應令
擬飲馬長城窟
怨歌行
詠秋螢

虞祕監集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蟬
中婦織流黃 一作織錦曲
飛來雙白鵠
賦得愼罰
賦得吳都
乘輿
奉和詠風應魏王教
初晴應教
春夜
詠舞
秋雁

卷四 附錄

祕監宅址
故址詩
永興墨池
永興墨池詩
虞氏田園記殘石
枕臥帖

虞祕監集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經
會稽碑
虞荷碑
越州龍泉寺碑 附辨
隸行草書
唐文皇賜硯
文懿公墓
籍貫
傳三首

全唐詩話二則
唐詩紀事十三則
太平廣記二則
慈谿縣志本傳註二則
著述
凌煙閣勳臣贊其十二永興公世南

虞祕監集卷一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文

隴右山崩蛇見山東江淮大水對

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

天見彗星對

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愼終如始彗未足憂

上山陵封事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

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曆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

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

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之孝名揚於無窮耳

論山陵疏

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獵疏

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擢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於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較獵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賤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祖禋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破邪論序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邈豈繩準所知實乃常道無言有著斯絕安可憑諸太縱窺其窅冥者乎至如五門六度之源牛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人焉法師俗姓陳潁川人晉司空羣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及伯累葉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介

節淹通留連清翰發摘微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闇內明之功固能智周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羣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加以振乏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烟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遁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峪洞焉迴構嚴崖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

五芝而偃仰游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拔薜荔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棲盤古賢之所游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雖知虞衡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並驅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校眞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

曲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轍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蹤而得道怯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啟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餘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儀而風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述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眞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察鳥跡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

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奧而歷禩增損迄以湮淪而淳喜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稾而不之能崔杜析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

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尙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厲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衆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筆髓論

原古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跡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爲臣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

帥處運動之事執生死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拘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多肉豎管則乾苦而露骨及其悟也纔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釋眞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也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如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變化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蕝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擊撥趯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磅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拔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紆結也旋豪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疊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眞同於輪扁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猨過樹逸虬得水（一作躍鯉透泉）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氣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透嵩華兮不高逾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強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與興盡則已又生撥鋒仍毫端之奇象兎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鉤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敧斜志氣不和書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敧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

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也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傳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輪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妙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卽沒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邱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眞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旣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

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兎務欲成其體要啟其戶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帝基帖

世南聞大運不測天地兩平風俗相承帝基能厚道清三百鴻業六超君壽九宵命周成算元無之道自古興明世南

樂毅論帖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忭無已數願學耳世南近臂痛發書不堪覼縷也虞世南呈十三日遣書謹空得書爲慰可言也

東顧帖

疲朽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今因使人指申代面必公力也鄭長官致問極眞而其三人恆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設齋疏

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疏會以斯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

孔子廟堂碑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

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翦商之業雖復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以立威刑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黨棲遲洙泗不預帝王之錄遠跡胥史之儔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絕後垂範於百王遺風於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也夫子膺五緯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標河海之狀纔勝逢

掖克秀堯禹之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爲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於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陶均苞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并吞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辨談之而不及於時天曆寢微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歎時囏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末運是以載賁以適諸侯懷寶而游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櫝觸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興雨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羑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隤尚使泗水卻

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於斯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元始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遵古訓宗聖疏爵允緝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遞有筐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飛蝟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翦焉煨燼重宏至教允屬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

哉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兩地
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維龍戰爰整戎衣用
扶興業神謀不測妙算無遺宏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
生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元珪乘
石之尊朱戶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恆典於是在三
睠命兆庶樂推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
席蘿圖而御六辯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昃食視膳
之禮無方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爲
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

彼獯戎爲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
下策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憑陵滋
甚皇威所被犁顙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廷充仞藁街
塡委外廄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關虛候江
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莫河楛矢東歸白環
西入猶且兢懷馭朽興睠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
琱反樸抵璧藏金革舄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
遂古克已思治曾何等級於是眇屬聖謨凝心大道以
爲括羽成器必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乃入神

妙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衮斯
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
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
爲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址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
日占星式規大壯鳳甍鶱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
綺寮日暉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圖眞寫狀妙絕人
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
猶臨咫尺睨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聳簫
韶之響穠穠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

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絜璧池圓
流若鏡青蔥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於茲日合
舞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
金鏡述一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宏大訓之微旨
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
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
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靡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齋趨
奧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絲既染白玉已雕資覆簣以
成山導涓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宏

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於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猶鑄哥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觀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千載安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彝迺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云

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實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邱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繫纘羲易書因魯史懿此秦王魏焉高

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敝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世折禮亡學廢風頹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蓬蒿莫山河已絕隋風不競璽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卒繇王道赫赫元功茫茫天造祚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

載修輪奐義堂宏敞經肆紆縈重欒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鏘耽鐘律鏘絜齋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兢兢護席獵纘訪道橫經請益帝德霈風永宣金石（俗庚書觀堂碑校正惟原碑亦間有誤如標誤摽及誤反落於字也字壽鏞注）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太上皇崩於大安宮殯於前殿之西階粤十月甲子朔二十七日庚寅將遷座於獻陵禮也九天落構七曜沈暉引鶴翻於雙闕駕龍轜於六飛哀子嗣皇帝諱擗踊崩

心摯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絕去昭景而不留即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詔史冊敘德宣風其詞曰

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眞氣呈祥蔥珩朱紱熊軾龍章契叶禎符誕生睿聖形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曀日滔天泯夏蕩析黎元阽危宗社提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

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烟雲改色鏞筦變音觀圖受命負扆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返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渙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丹魚在藻水浮玄只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遐通沒羽沈浪飛輪鴛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倏爾櫟

陽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應景福方期大年玉几奄及金縢遂騫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仙攀幃扆以孺慕抱劒舄以纏緜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不藏卽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爲謨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市背沃野於神皐越通川於渭涘懷岐下之前跡睠新豐之舊里笳哀噎以留思旐聯翩而顧指悲風急而古木吟平野晦而愁雲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不駐亟時遊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東流動商山之風樹蹐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勳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矧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造化而長久嗚呼哀哉

文德皇后哀冊文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粤九月十一日丁酉將遷座於昭

陵禮也殯宮夕啟靈轜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反蜃輅將引犧罇已徹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刑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紃組執勤璁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歷唐侯嗣興紫宮並曜黃道階升化

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達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朓側績苞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沖履正景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睿皇支挺賢談高辨日學貫通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翰景晨興弗豫德音彌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珮於增城今冥永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

灰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泫泣聞哀雁之夕飛聽悲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而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蹔停人何生而能久惟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姒之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虞祕監集卷二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賦

琵琶賦

若夫巢木爲金門之始轉蓬乃玉輅之先斯蓋前古之樸略而後代之精妍是以鼉鼓質而罕用羣籥輕而莫傳笛不爲於商律瑟見毀於繁絃此皆白珪玷以成疾嗟近者之莫言歎知音之不述惟皇御極書軌大同鑠矣文教康哉武功既象舞之載設亦夷歌之遠通乃定

八音論六樂成均弦誦之藝制氏鏗鏘之學辨新聲於變徵研奇操於淸角鏞管咸奏絲桐畢陳有琵琶之妙曲乃越衆而超倫器便時而適用節每段而逾新謐四座以傾耳歎和聲之入神爰詔百辟備序厥因於是大司樂進而稱曰臣以末學聞諸前志尋斯樂之所始乃絃鼓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薇漢盡其深致爰有達人演茲奇器參古今而定質凝神明而攄思慰遠嫁之羇情寬絕域之歸志既而班爾運能鈎繩將設求嘉木於五嶺取殊材於九折剖文梓而縱分割香檀而橫裂木

瓜貞柘盤根錯節或錦散而花開或絲縈而綺結徒觀其爲狀也則象形斗極殊姿巧製隨良樸之修短任規模之巨細既異才而合體亦刓方而就銳惟適道以從宜故無取乎凝滯若乃琢玉範金之巧彫文鏤采之奇上覆手以懸映下承絃而仰施帖則西域神獸南山瑞枝屈盤犀嶺迴旋鳳池開寶撥以更運帶文綬而旁垂體備角商韻包宮羽橫却月於天漢寫迴風於洛浦始聞絃之既調乃長弄之徐撫應緩調之疎節隨輕身之妙舞悲紫塞之昭君泣烏孫之公主季倫歡金谷之宴

仲容暢竹林之聚至如七德昭備六軍凱旋諧戎麾而威遠合金奏而功宣詠燕山之已勒美瀚海之方鏞亦有飛梁邸遊楚館聞促柱之再調聽鳴絃之疎彈叶高文而自遠飛羽觴之無算又如長河草綠高樓月下入小苑而看花遊上蘭而藉野泛澄波而轉鷁息長松而繫馬臨清流而揮絃與殊方而俱寫其奇趣則抑揚嘈囋聯綿斷續紆餘雙鵠之吟清壯三江之曲望南山之遙翠見西江之始綠少年有長命之詞倡女有可憐之調願百齡兮眉壽重千金之巧笑逮乎嘉賓既醉高宴將闌浮觴劇飲披襟極歡乃催絃而急調交酬獻之無端若以河而注海亦杯來而始彈蓋感物動神和心悅耳豈振木之爲輩奚繞梁之足擬夫道以簡易爲尊物以精微爲貴嗟四絃之已約乃包含於元氣叶笙鏞之律呂參鍾石之經緯於是鳳簫輟吹龍笛韜吟玄雲掩影白雪藏音故以暢皇風之威武悅大雅之神心者也

獅子賦 舊唐書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編之東觀

惟聖皇之御曆乃承天而則大洽至道於區中被仁風於海外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舍夷言於蘂街

陳方物於王會眇眇地角悠悠嶂表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所居也巖磴深阻盤紆絕峻翠嶺萬重瓊崖千仞馬頓轡而莫升車催輪而不進伊方服之君長召積風而奉進爾乃發烏戈過白狼踰絕巘跨飛梁越流沙而遙集超積石而高驤其爲狀也則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暨乎奮鬣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隨兕於斷齶握巴虵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振蕩是以名將

假其容高人圖其質整其威以陵厲美其風而贊述鑒倚伏以榮身乃有識之高軌彼白猿之騁妙終取斃於弧矢雖玄豹之幽棲亦捐軀於巖趾竝同亡而異術豈行藏之足紀何茲獸之明智獨出處以殊倫雖奮武以馴摯乃知機而屈伸去金方之僻遠仰玄風之至淳服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瞻百僚嘉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翫

順文德以呈祥乃編之於東觀

白鹿賦

惟皇王之盛烈表帝德之休符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於名都旣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毫應圖宴嘉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故能著美祥瑞流名典謨

秋賦

觀四時之代序對三秋之爽節雲旣淨而天高潦將收而水潔凝珠露之淒冷鏡青山之滉瀁燕違幕而巢空雁驚羣而行絕於斯時也登綺閣臨飛觀開霧縠之疏幌褰輕綃之碧幔映金波之皎潔明玉繩之燦爛看夜鵲之繞枝望牽牛之隔漢蓮尚香於江浦草猶青於河畔

虞祕監集卷三

唐四明虞世南伯施撰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詩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薄霧銷輕縠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耀瑞彩接重輪緣情摛聖藻並作命徐陳宿草誠渝濫吹噓偶縉紳天文豈易述徒知仰北辰

奉和幸江都應詔

南國行周化稽山祕夏圖百王豈殊軌千載叶前謨肆覲遵時豫順動悅來蘇安流泛玉軸戒道翼金吾龍旗煥辰象鳳吹溢川塗封唐昔敷錫分陝被荆吳沐道咸知讓遵儀允美都冬律初飛管陽雁正銜蘆嚴飈肅林薄暖景淡江湖鴻私浹幽遠厚澤潤凋枯虞琴起歌詠漢筑動巴歈多幸沾行葦無庸類散樗

奉和長春宮應令 一作至壽春

瑤山盛風樂南皮務逸游何如事巡撫民瘼諒斯求文鶴揚輕蓋蒼龍飾桂舟汎沫縈沙嶼寒澌擁急流路指八仙館途經百尺樓眷言昔遊踐迴駕且淹留後車喧鳳吹前旌映采斿龍驂駐六馬飛閣上三休調諧金石奏歡洽羽觴浮天文徒可仰何以廁琳球

結客少年場行

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其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綠沈明月弦金谷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懷一顧長驅背隴頭發發霜戈動耿耿虹劍浮風起龍沙暗木落雁門秋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輕生徇知己非是爲生謀

門有車馬客

財雄重交結戚里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軒抵狹斜赭汗千里馬繡軸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鷺入鳴笳夏蓮開鈒水春桃發綬花高談辯飛兎摛藻握靈蛇逢恩出毛羽失路委泥沙曖曖風煙晚路長歸騎遠日斜青瑣第塵飛金谷苑危弦促柱奏巴渝遺簪墮珥解羅襦如何自直道翻使谷名愚

從軍行二首

塗山烽堠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
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
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
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翰摧九折危獨有西山
將年年屬數奇
烽火發金微連營出武威孤城寒雲起絕陣虜塵飛俠
客吸龍劍惡少縵胡衣朝摩骨都壘夜解谷蠡圍蕭關
遠無極蒲海廣難依沙鐙離旌斷晴川候馬歸交河梁
已畢燕山旆欲飛方知萬里相候服見光輝

出塞 四明詩幹列入虞世基詩原註云一作虞世南詩

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
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揚桴上隴坂勒騎下平原誓將
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裘不遑舍驚策騖戎軒凜凜邊
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鋒黯無
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長劍日落風塵昏

詠日午

高天淨秋色長漢轉曦車玉樹陰初正桐圭影未斜翠
蓋飛圓影明鏡發輕花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暉賒

侍宴應詔得前字

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白花燃綠
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陪終宴賞握管類窺天

侍宴歸雁堂

歌堂面淥水舞館接金塘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鳧
歸初可侶鴈起欲分行刷羽同棲集懷思愧稻粱

奉和出潁至淮應制

良晨喜利涉解纜入淮潯寒流泛鷁首霜吹響哀吟潛
鱗波裏躍水鳥浪前沈邗溝非復遠悵望悅宸襟

奉和獻歲讌官臣

履端初起節長苑命高筵肆夏喧金奏重潤響朱絃春
光催柳色日彩汎槐煙微臣同濫吹謬得仰鈞天

發營逢雨應詔

豫遊欣勝地皇澤乃先天油雲陰御道膏雨潤公田隴
麥霑逾翠山花濕更然稼穡良所重方復悅豐年

凌晨早朝

萬戶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
輝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啟應路通籍引王侯

賦得臨池竹

葱翠梢雲質垂彩映清池波泛含風影流搖防露枝龍鱗漾嶰谷鳳翅拂漣漪欲識凌冬性唯有歲寒知

幽山雨後應令

肅城鄰上苑黃山邇桂宮雨歇連峰翠煙開竟野通排虛翔戲鳥跨水落長虹日下林全暗雲收嶺半空山泉鳴石澗地籟響嵓風

追從鑾輿夕頓戲下應令

雲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常命扈仙鑣乘

星開鶴禁帶月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徹軒雲近塵暗斗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慙龍幹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雅樂抽簡薦徒謠

擬飲馬長城窟

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猶銜勒疑兵尚解鞍溫池下絕澗棧道接危巒拓地勳方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雲昏無復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持報一飡

怨歌行

紫殿秋風冷彫甍落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掖庭羞改畫長門不惜金寵移恩稍薄情疏恨轉深香銷翠羽帳弦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飜作白頭吟

詠秋螢

的歷流光小飄颻弱翅輕恐畏無人識獨自暗中明

蟬

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中婦織流黃

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澀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到交河楊升菴曰此虞公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知織作者不知此詩之妙

飛來雙白鶴

飛來雙白鶴奮翼遠凌煙俱棲集紫蓋一舉背青田颺景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羣倒景外刷羽閬風前映海疑浮雪拂澗瀉飛泉燕雀寧知去蜉蝣不識還何言別儔侶從此間山川顧步已相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舉復隨仙此亦有寄託非漫作者

賦得愼罰

帝圖光往册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恰訟息表刑淸罰輕猶在念勿喜尙留情明愼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存惻隱誠政寬恩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在斯歡然仰頌聲

賦得吳都

畫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澄流江濤如素蓋海氣似珠樓吳趨自有樂還似鏡中遊

乘輿

乘輿入幽栖丹行日向低巖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杳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猶聞可憐處更在若耶溪

奉和詠風應魏王教

逐舞飄輕袖傳歌共繞梁動枝生亂影吹花送遠香

初晴應教

初日明燕館新溜滿梁池歸雲半入嶺殘漏尙懸枝

春夜

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詠舞

繁弦奏淥水長袖轉迴鸞一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秋雁 紀事作 褚亮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任爲有傳書意聯翩入上

虞祕監集卷四

後學鄞張壽鏞詠霓輯

附錄

祕監宅址

明宋僖記略余避難梅川時胡處士達道嘗謂余曰鄉有虞家城者父老相傳爲虞世南宅基吾壯歲猶見其遺址高一丈許厚二丈餘吾祖母出其地余因與其從子惟彥過其處則其址之存者厚如處士往歲所見高則四尺餘耳周圍度之爲丈百五十旁近居者多虞氏

案輿地志孔曄記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在餘姚嶼山南郡志謂治之東北三十里有嶼山今所謂虞家城正在其南二里許國宅此無疑謂其宅在治西一里靈緒山蓋郡志誤也郡志既誤而此相傳爲世南宅基者意世南亦居是地鄉人自其盛者傳之耳光緒餘姚縣志

定水寺縣西五十里近鳴鶴山唐乾元二年建名清泉世以爲虞世南故宅寶慶四明志

故址詩

男張鈇

凌煙閣上圖形後文獻而今尚足徵五絕才名欽日角千秋祀事賴雲仍生前妙墨空遺世湖上荒基半屬僧對景不須長太息蕭蕭松柏冷昭陵

永興墨池

縣西北鳴鶴場虞世南故蹟句章拾遺採入慈谿縣志

永興墨池詩

全祖望

此地溯書祖右軍有寓寮永興嗣墨妙祕監遊前茅碧水猶疑染清魂定可招昭陵傳六法佳話已蕭條原註晉右軍有墨池在奉化剡源之六詔唐賀祕監亦工書　案此詩見四明談助

虞氏田園記殘石

宋僖虞家城記又聞梅川人嘗得虞氏田園記石刻於城旁川水中斷裂不全其文有所謂桃源鄉應嶼仲瑤仲瑀等舊嘗水田二十二頃七十畝三角者可讀今余得其斷石果然餘所記田圖數石刻尚多在水中不可得見光緒餘姚縣志金石上

枕臥帖

虞世南枕臥帖雙鉤唐摹在朝奉大夫錢唐關杞處上有儲氏圖書古印關嘗謂芾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

帖世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記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闕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米禮部書史實章待訪錄採入嘉泰會稽志

書經

虞世南書經在越州上虞米禮部書史實章待訪錄採入嘉泰會稽志

會稽碑

唐虞世南碑訪碑錄云虞世南書系地云貞觀二年立在會稽南二十里龜趺猶存碑已亡矣嘉泰會稽志

虞荷碑

虞荷碑永興公世南撰釋某書貞觀六年大口大夫致仕其年卒於會稽縣石不存嘉泰會稽志

越州龍泉寺碑

越州龍泉寺碑虞世南撰布衣董尋重書沙門好直篆額大周天授二年豎大和八年再修建碑在餘姚縣今亡矣寺有重刻本嘉泰會稽志

壽鏞案餘姚縣志金石上載有碑文碑之末尾署大周天授三載壬辰八月壬午虞南撰布衣董尋書其文云龍泉寺者酋咸康二年縣民王陽及虞弘賞等之所建立又云道場之建於茲二百年矣攷咸康二年爲丙申歲晉太元二十一年爲第二丙申來孝建三年爲第三丙申陳太建八年爲第四丙申天授三載爲壬辰去丙申尚有四年蓋二百三十六年唐太宗卒於己酉歲越丙申十三年蓋一百九十三年舉成數言之碑作於太宗時或武后時均可云二百年但據唐書武后天授三年四月大赦天下改元爲如意今曰天授三載壬辰八月則其僞造紀元可知而文義淺薄與祕監孔子廟堂碑相去遠甚況祕監卽撰於前而刻於後後之豎碑者舉天授年號與祕監之名同署之有是理乎竊謂虞南是別一人非祕監也抑或文人僞託以欺沙門顚倒錯亂時月紀元而不自知修志者第知高拔祕監而不知實誣祕監也因爲辨論如此碑文不復錄此外亦不復贅

隸行草書

虞世南受業於吳郡顧野王其書得大令之規矩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峯處處閒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遒逸眞味羊薄不亦

宜乎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伯施隸行書入妙
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巍也
論其成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
行入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
子藏器以虞爲優族子纂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繼楊
師道上官儀劉伯莊並立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
又纂之亞也唐張懷瓘書斷

壽鏞案張懷瓘書斷妙品九十八人中隸書二十五
行書十六草書二十一世南皆預焉

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落疏慢無慙世珍然則壯文磯
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纂煥嗣
聖體多拘檢如彼珹玦亂其琬琰唐竇臮述書賦

竇蒙註虞世南封永興公子纂孫煥皆能繼世煥授
武官在仗宿衛初隋有猛將來護兒子恆濟皆負才
學入唐繼登三仕故陸元方所云來護兒兒把筆虞
世南兒帶刀言物極則反一至於此也壽鏞案書斷述書賦註則以纂爲子待攷

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同郡智永善學王右軍世南師
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及其暮年加以遒逸太宗
謂世南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書翰居一焉隸行草書
入妙嘉泰會稽志

壽鏞案稱祕監書法者唐張懷瓘書斷竇臮書法賦
及竇蒙註甚詳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均採之及宋治
平間吳郡朱長文撰墨池編飫採祕監所著筆髓書
旨述而張竇之所表揚皆備焉各志書所錄大致皆
祖於此四書故不備錄

唐文皇賜硯

內府藏硯悉刻前代年號萬曆間命中書趙士楨改製
刻萬曆字內有一硯乃唐文皇賜虞世南者士楨奏曰
太宗聖主世南名臣乞留此硯以彰前代君臣之美從
之文懿一硯爲後人所寶貴如此豈不以其人哉香祖筆記

文懿公墓

禮部尚書謚文懿虞世南墓在靈渚鄉澥浦鎮嘉靖志延
祐志云世南出爲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陪葬昭陵子
孫俱居長安墓不應在定海但明一統志及四明續志
皆載定海有世南墓故仍府縣志之舊以俟參攷浙江省志

慈谿縣定水寺虞世南故宅去寺里許有虞侍中大墓寺舊有世南遺像虞氏子孫多居鳴鶴鳴鶴與餘姚接壤而九域志亦言虞喜墓在鳴鶴今鳴鶴去定水止十里則定水山總連鳴鶴山也世南出爲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陪葬昭陵子孫皆居長安遂以故宅爲寺舊志謂世南墓在定海非延祐四明志

籍貫

姚燮曰邑志云公墓在縣西靈渚鄉蠏浦鎮雙山張先生嘗言其裔孫居鎮支衍尚繁傳既云陪葬昭陵此殆

爲衣冠墓歟然一統志亦載之定非無據者余按詩紀傳以公爲越州餘姚人惟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改會稽郡置越州至太宗貞觀元年丁亥分天下爲十道越州屬江南東道而吾邑則句章縣東境鄮縣統於餘亦稱句餘傳以爲餘姚人蓋從朔也自來高賢所託地屬牙錯每互相引重爲榮時慈亦隸餘宜虞氏如仲翔由坡諸先生邑乘亦載今居蠏浦者多公裔復有公墓存則引之爲吾縣人要殊乎攘人私己者爾蛟川詩繫虞文懿傳

傳一 舊唐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

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於竇建德

偽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撤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

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愼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桀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勍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定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

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

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曆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撓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

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

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
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
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
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
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
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
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
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
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

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
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
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
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
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較
獵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
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爲社
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
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
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
裨禍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
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
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
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
學士祿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
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
書謚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
遺補闕無日暫忘竇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

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
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
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
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
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
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
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
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
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

尊像一區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傳二 新唐書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謂類己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世南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竇慮世南雖服除仍布衣飯疏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入隋大業

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任用爲七品十年不徙宇文化及已弒帝殺世南兄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宏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悵懸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撤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囚庶幾或

嘗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饑民申理獄訟多所原赦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長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星孛虛危歷氐百餘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而自驕慎終於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

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敝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

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舜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嘗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竟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

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敕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

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
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
卹其家

傳三 餘姚縣志

虞世南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爲後故字伯施性沈靜
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於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
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爲類己
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
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

參軍時寄陷於陳竄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
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
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議者
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
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
不徙世基日貴盛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殺
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
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
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

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
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
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
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
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
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
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撤樂出次祝
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
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

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
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
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
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囚庶幾
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振饑民申挺獄訟多所原
赦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
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
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修
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

平久而自驕慎終於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
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
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我若故負而矜
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刻除六國隋
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案舊唐書是年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
故事厚送終禮於是陳役峻暴人力告敝世南諫曰古
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
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葬
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

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
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
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
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
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
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舜壽陵因山
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椁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
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
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
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遵詔妄有變改
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
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
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
以尤戚也今爲邱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
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

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亦不得用金銀銅
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
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
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
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
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
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裁抑帝嘗作宮體
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
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

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舊唐書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遷材於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裨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

愛宣和書譜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晚年正書遂與羲之相先後歐陽詢與虞智均力敵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劉餗隋唐嘉話虞監草行本師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具所棄筆頭至盈瓮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舊唐書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子昶終工部侍郎唐書本傳

壽鏞按餘姚縣志大致係採新唐書傳而兼取舊唐書事實較備故仍錄之嘉泰會稽志延祐四明志則摘錄兩唐書鎮海縣志則全錄新唐書慈谿縣志錄兩唐書而加注語其注語已別錄文不重載

全唐詩話二則

宋 尤袤

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不散奉詔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邪敕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

顏師古隋初遺事載洛陽獻合蔕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和鸞輿頓戲下詩云重輪依紫極前耀奉丹霄天經戀宸扆帝命屬仙鑣乘星開鶴禁帶日下虹橋銀書含曉色金輅轉晨飈霧澈軒營近塵暗苑城遙蓮花分秀萼竹箭下驚潮撫已慙龍馭承恩集鳳條瑤山盛風樂抽簡薦徒謠唐百家詩集重輪作雲輪軒營作軒雲盛風樂作甚雅樂

侍宴應詔詩云芬芳禁林晚容與桂舟前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燃綠野明斜日青山澹晚煙濫得陪終宴握管類窺天唐百家詩集濫得陪終宴作濫陪終宴賞

奉和詠日午詩曰高天淨秋色長漢轉曦車玉樹陰初正桐圭影未斜翠蓋飛圓影明鏡發輕花再中良表瑞其仰璧輝賒

奉和月夜觀星應令詩曰早秋炎景暮初絃月彩新清風滌暑氣零露淨囂塵薄霧銷輕穀鮮雲卷夕鱗休光灼前曜瑞彩接重輪緣情擒聖藻並作命徐陳宿草誠渝濫吹噓偶擢紳天文豈易述徒知仰北辰

又春夜詩云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鳥排林度風花隔水來

凌晨早朝云萬瓦霄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蕚送曉籌日暉青鎖殿霞生結綺樓重門啓應路通籍引王侯唐百家詩集萬瓦作萬月

詠舞詩云繁絃奏淥水長軸轉迴鸞二雙俱應節還似鏡中看

賦得吳都詩云書野通淮泗星躔應斗牛玉牒宏圖表黃旗美氣浮三分開霸業萬里宅神州高臺臨茂苑飛閣跨沈流江濤如素蓋海氣似朱樓吳越自有樂還似鏡中游沈流一作澄流

賦飲馬長城窟云馳馬渡河干流深馬渡難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輕騎猶銜勒疑兵尚解鞍溫泉下絕棧澗道接危巒拓地勳未賞亡城律詎寬有月關猶暗經春隴尚寒雲昏無復影冰合不聞湍懷君不可遇聊待報一飡唐百家詩集絕棧作絕澗澗道作棧道未賞作方賞

賦鶴云飛來雙白鶴奮翼達凌煙俱棲極紫蓋一舉背青田飈影過伊洛流聲入管絃鳴儔倒景外刷羽閶風前顧步已相失徘徊各自憐危心猶警露哀響詎聞天無因振六翮輕舉復隨仙達一作遠影一作景憐字韻上依四明詩幹尚有三韻

賦結客少年場云漢魏各奇節倜儻遺名利其矜然諾心各負縱橫意結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涿沈明月絃金絡浮雲轡吹簫入吳市擊筑遊燕肆尋源博望侯結客遠相求少年垂一顧長驅背隴頭鋚鋚戈鐙動耿耿劍虹浮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雲起龍沙暗木落雁行秋輕生徇知已非是爲身謀唐百家詩集然諾心作然諾情結友作結交涿沈作綠沈金絡作金谷垂一顧作懷一顧劍虹作虹劍浮韻下別有一秋韻流韻下無秋韻雁行作雁門

怨歌行云紫殿秋風冷彫蕘落日沈裁紈悽斷曲織素別離心披庭若改畫長門不惜金籠移恩稍薄情疏恨

轉深香消翠羽帳絃斷鳳凰琴鏡前紅粉歇階上綠苔侵誰言掩歌扇翻作白頭吟唐百家詩集若作羞

門有車馬客云陳遵重交結田蚡擅豪華曲臺臨上路高門抵狹邪赭汗千里馬繡轂五香車白鶴隨飛蓋朱驚入鳴笳夏運開劍水春桃發綬花輕霜染罔雪浮蟻泛流霞逢恩借羽翼失路委泥沙唐百家詩集陳遵作轂作繡軸轂字韻全異借羽翼作出毛羽末尚有四韻

擬古云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漢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燼火發金徽連營出武威孤城寒雲起絕陣虜塵飛俠客吸龍劍惡少縵胡衣朝摩骨都壘夜解谷蠡圍蕭關遠無極蒲海廣難依沙鎧離旌斷晴川候馬歸交河梁已畢燕山旆欲揮方知萬里相侯服有光輝唐百家詩集燼火作烽火金徽作金徽旆欲揮作旆欲飛

太平廣記二則採入慈谿縣志談獻門

太宗將致櫻桃於鄰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問虞世南

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遣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

慈谿縣志本傳註四則

梁書虞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權爲世南之曾祖

唐書世基辭章清勁世南博贍名二虞

唐書藝文志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下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

於內庫以宮人掌之

潛確類書唐太宗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祕書也

箸述

餘姚縣志藝文　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君臣謚議一卷　大唐書儀十卷　羣書理要五十卷宋史藝文志作羣書治要十卷注云祕閣所錄或祕閣僅錄十卷或宋志偶脫五字歟　案唐自高宗以後諱治爲理　兎園策十卷晁公武曰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野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兎園策之誚　北堂書鈔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文獻通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作一百七十三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四庫存目並作一百六十卷天一閣書目作一百七十卷晁公武曰世南仕隋爲祕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入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　別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筆髓法一卷　筆體論一卷　集三十卷

凌煙閣勳臣贊其十二永興公世南　唐呂溫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羲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先聖是崇於廓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獩貊羌髳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文苑英華七百七十六

余年逾冠與陳君季衡會文於月湖煙嶼樓縱談鄉先生遺集於唐不見虞賀二公咄咄怪事他日當採取僅存者彙爲兩祕監集刻諸鄉先哲遺書之首洵大快也相與唯唯今忽三十年矣季衡墓木久拱余尚靦存人間汲汲皇皇了此夙志自壬戌之冬再官梓鄉始編虞賀二集及四明經籍志賀集得馮君孟顓廣之其書略備今名曰賀祕監遺書付梓矣而虞集本以淸全唐文及唐百家詩集之虞集爲藍本今按百家詩之虞集爲題二十一而谿上詩輯所採爲題十四蛟川詩繫所採爲題三十六蛟川耆舊詩爲題十四明詩幹爲題三十今依百家本而參以各本得三十一題詩之存者如此而已文與賦則全唐文搜之盡矣惟舊唐書傳所錄聖德論有目而辭不見隴右山崩及天見彗星之對未經編入爲之補焉爰輯爲三卷附錄一卷都四卷攷祕監文集原三十卷今所見者十未得一留此毫芒藉存概略願邦人君子益爲廣搜以求完美若夫四明經籍志有待釐正則尤未敢遽付剞劂也季衡名時夏有讀史筆記爲少年作尙存遺篋後人寶諸壬申秋張壽鏞跋

楮亮集

正脩堂刊

成化杭州府志人物傳

褚亮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祕書監並著名前史亮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子遂良

褚亮集

諫獵表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捄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理廢寢憂民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軨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綱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鑾而藉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罝罘之樂發雕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恆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强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復孟

賁在左夏育居前卒然驚竄事生慮表如或近赴林藂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明逢明代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敦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聖製故司空魏徵挽歌詞表

臣亮言伏見聖製故司空鄭國公挽詞十首詞窮情曲理備哀傷漢武非管之書更慙追遠魏文南皮之歎取愧悼亡與辰緯而相暉隨鍾石而俱振魏徵早逢興運譽美當朝爲聖主之賢臣預能官於多士出納通顯憑藉寵私忠誠所到心力同盡而逝水不追清徽永謝樹

碑荒壠已明相質之文哀歌泉路復降高堂之曲事重一時榮流千載臣趨侍學林竊觀睿藻不入玉山屢逢盈尺如遊珠水常覩照車慶抃之深唯知舞蹈不任下情

改建七廟議

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惟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

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廟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譌劉歆博而舊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閒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四親廟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逮身歿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廟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

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旁通以昆彭之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元覽神武應期撥亂反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自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歷代已來雜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祧廟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

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禮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

對建國判

與同道梟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其越司視事詞云知無不爲判

定之方中作爲宮室紫微夜視考太乙之常居黃道晝參取羲和之亭午於是審曲面勢道梟懸衡各有典司乃無詢於梓匠越其樹俎翻見作於同律晉雖不競楚

勿與知侵官有刑罪將安捨不司宗伯之事妄爲荀息之詞人亦有言自貽伊咎

與運律師等書

竊伏下風久揖高義有懷靡託於邑良深春暮清和道體休納弟子植生多幸早預法緣近於華嶽創立僧宇此山蘊蓄奇祕控接煙霞削峯累仞靈泉百丈神仙以爲勝地賢哲之所同歸結構雖淹禪誦猶寡厥道興廢宏之在人且棟梁三賢必資龍象之力羽儀四眾尤待鴛鴦之羣法師等學洞經典譽宣眞俗實宜共化蒼生升於彼岸且遠人屈已存乎應物大德忘名唯在伸教理必宏濟無隔遐邇仰願俯從微請降迹來儀則釋遠

禪居遙蹤可擬王珣精舍清塵不沫是所願也是所願也

金剛般若經注序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靈鑒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踏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孩早宏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窈窕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祇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理

究蓮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衝樹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象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嶽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閑賢智才兼優洽精該審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元宗鬱爲稱首殷惟闡茂始創懷袖月鏗仲呂爰發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叩鐘隨其小大鳴劍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覩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眞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摹玉而

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十八學士讚

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

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中履義一作抱義身立名揚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

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

古稱益友允光斯職蘊此文辭懷茲諒直

軍諮祭酒蘇世長

軍諮諧噱超然辨悟正色於庭匪躬之故

文學褚亮

道高業峻神氣清遠學總書林文兼翰苑

文學姚思廉

志古精勤紀言實錄臨名殉義餘風勵俗

太學博士陸德明

儒術爲貴元風可師儔學非遠離經在茲

太學博士孔穎達

道充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挾辭颺起

主簿李元道

李侯鑒遠雅量淹通清言析理妙藻推工

天策倉曹李守素

賢哉博識穆爾清風游情文苑高步談叢

記室參軍虞世南

篤行揚聲雕文絕世網羅百世並包六藝

參軍事蔡允恭

猗與達學蔚有斯文冰霜比映蘭桂同芬

參軍事顏相時

六文科籀三冬經史家擅學林人游書史

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

槐市騰聲蘭宮遊道抑揚辭令縱橫才藻

著作佐郎薛元敬

薛生履操昭哉德音辭奔健筆思逸清襟

太學助教蓋文達

言超理窟辯折談鋒蒲輪遠聘稷契達蹤

軍諮典籤蘇勛

業敏游藝躬勤帶經書傳竹帛畫美丹青

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

劉君直道存交守信雅度難追清文遠振

隋車騎將軍莊元始碑銘 并序

昔姬文政典司勳詔於旂常魯史策書大夫稱其功伐洛師鏤昆吾之銘尸臣鑄栒邑之頌然則紀迹庸器必候非常之功騰芳彝篆用資可久之德況乃殞身殉節捐生立事奮於百代之上裕乎千載之下而無刊勒者哉公諱元始字長節南郡江陵人也若乃執珪思越非

重上卿裝金入楚實交窮巷武彊命社承助顯於西都
會計臨人侍從光於東國冠冕之盛可略而言者焉祖
某義陽太守父威湘東內史並泛涉儒書尤曉兵略威
之大父靈福亦守武陵剖符千里於此三代公降靈秀
發資神挺生爰自髫綺已標機悟通家李尹驗其占對
可觀即座顏回歎其風規獨遠長而異量雄資角立傑
出包權豪之遠度蘊將帥之奇材長劍搏擊之機短書
從橫之術鸞弧蟬翼之妙登鞍口射之巧有一於此公
必兼之仕陳之日歷官藩府起家宜都王國常侍稍轉
內兵參軍屬王師伐陳江表初定公乃奔竄句吳山林
屏迹而江湖肇亂輕慓合從閩越潛口城邑平起公乃

避地餘杭志在宣力值吳興逆賊攻逼州城梯衝俯臨
資援外絕公身在窮圍受屈強寇士有飢色人無固心
而三令已明九距兼設分兵決戰遂翦妖徒一州獲全
實公之策軍師議賞乃授儀同三司高智慧作亂吳州
同惡相濟舳艫互水旌旗不絕時越國公爲行軍元帥
交兵浙江雖豹畧之機決勝千里而烏集之黨猶思一
戰公受命軍門先驅銳卒運習流而直指揮戈船而長
驚奇兵電激凶徒瓦解逆豎崩潰分竄海隅公又從元
帥輕舟遠襲山谷酋豪應時殲殄水陸阻憑隨方勦定
更授上儀同三司就加開府於是乘傳入朝屯衛宮掖
踰恩上等禮出舊臣吾彥既晚入之榮黃權乃從公之

貴俄授車騎將軍仍從越國公北伐大俘醜虜振旅而
歸尋丁湘東君憂哀毀爲疾從權奪禮還攝木軍而猶
羯未賓侵擾邊服仁壽元年越國公總戎出塞公任在
支軍復隨幕府故以再從驃騎雨出定襄屬伯初於偏
師隱子顏於敵國及大軍轉戰黠虜縱兵沙礫風飛矢
石雨下公潰陳深入輕騎獨先利劍之所奮擊長戈之
所仆斃莫不膏潤野草屍橫亂麻辮髮裘旃扶傷救死
銳氣驕賊臨難忘身殞於虜陣春秋卅有六天子聞之
臨朝不舉詔曰車騎將軍元始氣幹標勇襟神果毅情
深爲國志在忘身竭力戎行功立身殞興言肚節有悼
於懷宜追加榮位用申賞典可贈上天大將軍喪事隨

由資給仍以本官開府迴授適子永興有司考行謚曰
剛子禮也惟公早叶英風夙標遠概資德率禮履信基
仁出言爲九鼎之貴恤患輕千金之產逮乎立勳江外
位穆台階肅恭奉上廉潔御下故能竭誠邊幕流慟宸
襟使者降歛袞之榮册書隆加命之典豈非忘生蹈義
臨危盡節者哉以今二年三月六日葬於涇陽縣之神
狐里阡臨京兆地擬德陽五校發鐃歌之軍十里開賜
塋之所博陵官屬尚惆悵於王沈謁者護喪實流連於
鄧訓僉以陳君物範且勒潁川之碑張氏孝廉猶書冠
軍之碣況乃勵茲近俗振我淳風節士慕義儒夫成勇
言之不可以已其在斯乎乃刊志清徽樹之神道俾夫

披文相質知皇代之有人焉銘曰
梁楚華胄卿相高門俛拾青紱奕葉朱幡祖考積德踵
武洪源洪源實長有此人良觿年岐嶷綺歲珪璋高風
凜凜逸足昂昂封憑九百書披五行賜璧遊趙明珠入
梁宗京黍稷舊社淪亡獨往攸貴自得爲場吳越輕心
寇賊交侵連衡浙右阻亂稽陰我有奇策偏軍互臨良
圖外斷英勇內沈轉鬬千里觀機七擒台儀已峻帝寵
尤深麾下騎士兵屯羽林權烽夕照絕幕從戎登蛟氣
憤躍馬心雄腰橫楚劍項縱秦弓酣戰力屈長驅路窮
傷情邊塞結悼神躬策命追遠絲言飾終哀榮禮備贈
賵恩隆蟻結將掩龜謀已同旌旒照日鐃鐸含風誰言

不死貴在銘功

隋右驍衛將軍上官政碑銘

若夫楚都爲寶兼璜於是不貴梁國攸珍明珠以之非
重賢臣者爲政之樞機佐時之棟幹鷙鳥累百無非搏
擊之功良馬日千乃見康衢之力至於勳書紀狀業著
司庸存公立事之臣沒稱遺愛之美則上官使君其有
焉公諱政字匡濟京兆某縣人也其先惟德受氏因官
賜姓青史疏其長源丹契傳其遠葉子蘭楚國之大夫
桑樂漢家之令望自此蘭芬桂馥玉潤金英軒冕相繼
賢才爲伍九代卿族既已慙華七葉珥貂信其殊寵王
父某魏使持節大行臺原州刺史布教文昌之宮儀形
列岳之選功宣彝鼎道冠生靈父某周使持節大將軍
某州刺史象賢以德受爵惟仁盛業存汗竹之書餘風
表甘棠之惠公夙承基緒早播聲芳協膺運之雄姿爰
誕靈而秀出皎皎奇節昂昂異□雅性與江海同深英
風隨寥廓其遠孝友之行道高於縉紳退讓之心譽結
於鄉黨技殫劍史學兼韜策孫子短長之術魏君接要
之書巧射匹於陽元善騎同於武子縱情儒業遊藝翰
林蹈道必於仁厚結交崇其信義弱冠登朝修名獨遠
天和元年召爲右侍上士其年月改授折衝上士於時
王業肇基霸圖將構妙求賢傑允屬勳庸公劬勞草昧
竭盡心力依日月之末光睠攀附而長想大象二年奉

朋敕依儀同例是曰勳舊乃披荊棘獨升朝伍彌簡帝
心及革命從時應期啟運宋昌特拜即可爲儔何曾盡
禮尤其相匹開皇元年乃授儀同大將軍賜爵安養縣
子茅土之恩爵頒五等蒲璧之美榮高一代五年授左
武候車騎將軍八年以本官兼長春官總監式道之官
實須禦侮離宮所幸必資供辦十六年授左備身府驃
騎將軍十九年改領右親衛府驃騎將軍惟左惟右兵
備於是得才或內或外鉤陳以之載肅仁壽元年獯粥
孔熾控弦犯塞烽火通邊薄伐之選非公勿可於是奉
詔徂征鞠旅深入結武剛而爲陣運衽席以致兵出其
不意忽然相接將士用命思蹈湯火斬獲不窮遂殲巢

穴十一年進授上大將軍改封義清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加地進律策勳命賞戶口盛其租入光寵備於朝章三年授左備身將軍四年以本官檢校慈州刺史事於時晉陽構亂妖氣未淨漳滏之寄心膂攸歸公式遏寇虐鄴清寇遁開河克定趙魏無塵於是黜吏畏威小人懷惠襲杜之化蹠在茲辰賈邵之風固其懋德大業二年授潘州道行軍總管憬彼海隅不遵王畧公執鉞偏師宣威外闕除其氣沴遐方靜謐三年徵授左武衛將軍頃之又授右驍衛將軍升降彤闈驅馳紫禁聲稱斯遠朝野穆然其年普遊新令官號初改於是更授右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及鸞駕西幸怨其南征轍迹

所經方任尤切於是又以本官檢校西平太守疆埸偏隅寇戎接境公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夷狄相趨輯睦而至釋冤理訟無勞於鉤距以寬濟猛不行於皎察得經邦之妙旨識美化之有由可謂其綏兼稱能吏求之古人差無愧色循良之化載彝於天朝修短之事奄捐於人事上玄輔善既已無徵句芒賜壽豈爲誠說某年某月遘疾薨於官春秋五十有五天子輟朝不舉追思將帥之臣萌庶罷市相悲同興瑣珠之恨有司考行謚曰某侯禮也惟公早契宏圖夙標令聞天經地義得之於自然蹈德依仁匪由於傍習廉潔不私精誠無怠真窺喜慍罕測隄封履行斯和所交必信見惡如由已聞善若順流寬裕足以容眾矜莊足以厲物既在貴而能降實居榮而好謙爰初弱歲洞曉兵畧攻取戰勝之機墮城陷敵之勇每至嘗膽卻月氣祈寒膠矢石如飛旗鼓相望公則雅歌臨降揚扇從戎威棱獨遠聽如敵國加以終始一心驅馳兩代亟經征討展典軍人去必見思居常稱職故能服冕秉軒獨榮當代擁旄杖節垂譽後昆豈弄斯文之秀士有國之良翰而道長運短零落無時一喪名賢同悲痛悼即以今十一年還葬於京兆郡某縣之某原古者王圖之動必書方策貽厥之義式銘鐘鼎前志有之足以明銳言之不可以已其在斯乎嗣子某等在家惟孝登朝必聞上弘思親之道旁求紀德

之事於是刊石宜風永貽相質銘曰

辰昴降精人物之英門多才秀族有公卿永錫流祉繼迹揚聲遐驅華毂互委長裾迨茲令胄奇姿挺生盛德紀長屬在人良黃中岐嶷青領珪璋如彼鳴鳳曜彩朝陽如彼振翼矯翼高翔運望無怠幽宮獨芳心齊竹柏操擬冰霜從橫劍杪遊息文場功參霸業策定勤王董司軍要戍力遏方式陪鼎鉉著績御漳勳存貫册男冠戎行申威朝野尅定邊荒時逢交泰運屬重光巡書載肅勛勞以彰出典專城方隅廓清屢擢封豕亟蒙長鯨一年請借期月斯成銀黃盛寵金爵餘榮悠悠長運促促浮生匪龍溯汶送雁哀鳴陵卜光洛涘占塋藏舟

不固深谷終平死而可作惟茲令名

隋左屯衛大將軍周孝範碑銘并序

若夫聖人有作寶歷應期賢傑於是降生協贊以之同德望方邵而長想超韓白而高步弼成久大之功寅亮邦家之業騰芳前古垂裕後昆身與朽壤同弊名隨鍛鼎俱遠俾無愧色其惟譙敬公乎公諱孝範汝南安成人也姬水降祥惟王於是建國周原命氏因生以之賜姓積德縣遠歷載悠長公侯繼及袞紱重映主射雄辯頌美於秦君絳侯質直終安於劉氏宣光之竭心土位子隱之勵節邊疆自斯已降可得而言者也曾祖某梁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廬沔二州刺史保城肅侯早標

譽望雅有幹局用能杖節擁旄樹功立事祖某陳車騎將軍都督八十二鎮諸軍事安定二州刺史武昌壯公張幕臨戎褰帷作牧殊勳表於甲令茂賞盛於惇史父某隋大將軍使持節永桂雲三州總管卅一州諸軍事左武衛將軍譙僖公舊德非遠汗竹紀於聲芳遺愛所存甘棠表其歌詠自保城著績武衛安邊宣條千里於此三葉繼踵方牧時論榮之公惟岳降生含章秀出湛機神而內融肅牆宇以外峻因心本孝之義發自天資率由立身之道匪因傍習姿貌瓌傑容止方嚴穆乎苞不測之量毅然有難犯之色兵書軍志雖不學於孫吳嘉謀遠算自追蹤於衛霍弓矢盡蓋延之妙騎乘均王濟之工州閭推其敬讓宗戚歎其淳厚美譽所歸獨高茲日隋大業三年起家齊王典籤其年授交阯郡司倉書佐趨職藩庭出臨荒裔冀北之步雖涉於康衢圖南之舉未申於寥廓於時炎精已季亡徵將兆公卷舒其德沈浮體命殆均亭伯遂遠出於遼陰更似文休亦竄身於外寓及皇明革運品物咸亨越自遐方歸於京城主上時在維城任隆分陝撲燎原於鍾岱止橫流於溟勃遠求時彥用清中夏公亦推誠霸主委質興王附翼之機因搏風而自遠縱鱗之致與委水而爭擊武德五年授秦王府右庫眞車騎將軍君右之舉諒俟勳賢折衝之任乃昇帷幄公之此選實允得人九年六月改授

太子右內率仍檢校北門諸仗宮率精兵見稱歷載儲闈禦武尤光顯職奉雞戟以趨侍肅龍樓而巡警其年授千牛將軍封宣春縣公食邑一千戶地擬封君榮超戎秩將軍之禮寵賜比於命卿建武之選名號隨於制敵貞觀元年授右屯衛將軍於玄武門領兵宿衛仍以本職出使北藩宣揚國威曉諭邊俗班奉四條之書肅清萬里之外使還又領玄武門左右厠仗肅鉤陳於中禁排闥闔而上征羊祜之握兵機典韋之統軍帳任寄之重恩私罕匹五年轉授左衛將軍襲爵譙郡公加邑二千戶乃司蘭錡奄有茅賦象賢光於繼及承基盛其土宇六年以本官檢校殿中監事公累昇顯授所在勤

官故能入司武職兼總文吏人資才幹任華宮省公勵
精爲政見稱明察七年興駕幸於九成天馴觀風屯警
尤切神居所寄桂柱斯重乃與左僕射玄齡同掌樞禁
昔漢后出征馬防留後魏帝巡幸徐宣統兵方之往賢
足稱連類公勵志竭誠言則不隱嘉謀讜議知而必爲
中旨勞問寵賜優洽既舊抱疴恙遂淹氣序爰如遘疾
載迴天睠於是加授左屯衛大將軍封爵如故方且羽
儀當代獎鑒具僚成大廈之棟梁濟巨川於舟楫而夜
臺忽掩朝露已晞未勒寶憲之山遽終畢萬之屬七年
薨於京師天子爲之輟朝追悼者良久乃贈工部尚書
餘並如故有司考行謚曰敬公禮也惟公識量明遠風

神爽發蹈德無怠率禮不違潔操乃出於冰霜貞心有
踰於金石至於鄉閭之教規範之言石慶愧其遺風王
昶慙其家法非典謨之書弗尚非忠信之言弗踐輕劉
德之貨財重季布之然諾終始一心涉歷三代口絕臧
否行無玷缺加以長於武藝妙識兵機金壇奇正得之
於懷抱玉鈐攻取無勞於積習祭遵儒術未足方其雅
歌曹仁智勇纔可用其勝口自臨戎御眾涖政當官節
約以檢其身寬和以接其下不矯飾以招譽豈乾沒以
徇私在公必聞奉上無隱焚書草而方奏問溫樹而不
言趙武之情留管庫晏平之祿及朋交而玄化旋促芳
塵不追投竿致其掩泣下機所以流恨豈非有始有卒

立功立事者哉即以其年永空於萬年縣之某所三河
甲士還陳出塞之容五校鐃歌猶奏旋軍之曲峴山之
拜彌懷於舊思原氏之阡更開於新道公早著款誠夙
展勤効沛公初起蕭何舉宗而有歸晉祚肇基何曾在
朝而盡敬故能特昇爵位偏隆寵渥書社千里享祿萬
鍾曲旃雄戟之重文軒銷弩之貴當代近臣罕出其右
堯祖之日朝野興悼恩加邱隴禮備哀榮爰命有司立
碑隧道昔者西漢殊功惟頌美於充國南宮舊事止畫
像於仲華未有勒茲丹字旌斯立兆發自睿衷永貽相
質天古地久典時代而長存石散金銷隨風猷而共遠
同夫庸器之典兼取雕戈之義銘曰

緜緜姬緒奕奕幽風克纂遙胄惟茲懋功家乘台袞人
出才雄祖考載德勳庸在躬是爲人譽復紹名公盛業
長祀猗歟積慶誕斯明哲實標英令孝資感口仁由天
性潔比清冰皎同懸鏡藩庭入仕水鄉從政勇冠秦隴
聲馳函洛譽美遐外績宣臺閣運逢霸道時惟聖作乃
司禁衛兼謀帷幄寵越等倫恩踰藩岳天爵斯重時榮
已隆是惟顯職兼司禁中竭誠奉上捐私徇公勵行無
怠當官匪躬文能附眾武實收功人擅榮寵族華卿相
迺求懿德惟人之望職重中軍名超列將摧梁奄及衛
才長喪油素傳芳丹青表狀逝川不息拱木行陰猶迴
慈悼尚結神襟恩加陳席寵越遺簪追榮總泊策贈交

臨化運長往空嗟德音百身莫贖千載猶生沒貴無朽
惟茲令名銘開古石地上新塑年代滋遠邱陵或平睠
言芳烈永樹風聲

臨高臺

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迴
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歲心

賦得蜀都

列宿光參井分芒跨梁岷沈犀對江浦駟馬入城闉英
圖多霸迹歷選有名臣連騎簪纓滿含章詞賦新得上
仙槎路無待訪嚴遵

奉和詠日午

曦車日亭午浮箭未移暉日光無落照樹影正中圍草
萎看稍靡葉燥望疑稀晝寢慙經笥暫解入朝衣

奉和望月應魏王教 魏王名泰太宗第四子後改封濮王

層軒登皎月流照滿中天色共梁珠遠光隨趙璧圓落
影臨秋扇虛輪入夜弦所欣東館裏預奉西園篇

詠花燭 一作燭花

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幡
星臨夜燭眉月隱輕紗莫言春稍晚自有鎮開花

在隴頭哭潘博士

隴底嗟長別流襟一慟君何言幽咽所更作死生分轉
蓬飛不息悲松斷更聞誰能駐征馬回首望孤墳

奉和禁苑餞別應令

大藩初錫瑞出牧邇皇京暫以綠車重言承朱傳榮舒
桃臨遠騎垂柳映京營惠化宜千里威風動百城禁籞
芳嘉節神襟餞送情金笳催別景玉琯切離聲野花開
更落山鳥哢還驚微臣夙多幸薄宦奉儲明鈞臺慙作
賦伊水濫聞笙懷德良知久酬恩讓命輕

和御史章大夫喜霽之作

晴天度旅雁斜影照殘虹野淨餘煙盡山明一作開遠色
同沙平寒水落葉肥晚枝空白簡光朝轉彤騶出禁中
息駕遊蘭阪雕文折桂叢無因輕羽扇徒自仰仁風

晚別樂記室彥

窮途屬歲晚臨水忽分悲抱影同爲客傷情共此時霧
色侵虛牖霜氛冷薄帷畢袂慘將別停杯悵不怡風嚴
征雁遠雪暗去蓬遲他鄉有歧路遊子欲何之

傷始平李少府正巳

勞息本相循悲歡理自均誰能免玄夜惜爾正青春邁
德惟家寶生才諒國珍高文綴翡翠茂學掩麒麟述作
紛無已言談妙入神斷腸雖累月分手未盈旬輔嗣俄
長往顏生即短辰聲華滿昭代形影委窮塵禪草迴中
使生芻引弔賓同遊祕府日方駕直城闉並拜黃圖右
分曹清渭濱風期嵇呂好存歿范張親虛座憐一作懷王
述遺篇慟景純精靈與毫翰千祀壽何人

秋雁一作虞世南詩

日暮霜風急羽翮轉難任爲有傳書意翩翩入上林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履良斯繩居中體正寵運垂祉昭符啟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垂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犧牲申敬享金絲戚羽盛音容庶傳億齡禔景福

長欣萬萬洽時雍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

肅和

象天御宇乘時布政嚴配申虔宗禋展敬尊罍盈列樹羽交映玉幣通誠祚隆皇聖

雍和

八牖晨被五精朝奠霧凝璇篚風清金縣牲滌備全明粢豐衍載潔彝俎陳誠以薦

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厤席圖重館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沈烽靜柝八荒寧

孟夏雩祀上帝於南郊樂章

肅和

朱鳥開辰蒼龍啟映大帝昭饗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先舞詠旬液應序年祥協慶

雍和

紺筵分彩瑤圖吐絢鳳管晨凝雲歌曉轉肅事蘭羞虔申桂奠百穀斯登萬箱攸薦

舒和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汎祥風綵旒雲迴昭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享先農樂章

迎神用誠和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耤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肅和

樽彝既列瑚簋方薦歌工載登幣禮斯奠肅肅享祀顒顒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雍和

前夕視牲質明奉俎沐方整弁其儀式序盛禮畢陳嘉樂備舉歆我懿德非馨稷黍

舒和

羽籥低昂文綴已戚干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聽

延祥介福豈云虛

祭神州於北郊樂章

肅和

大矣坤儀至哉神縣包含日城牢龍月霧露深三清風調六變皇祇屆止式歆恭薦

雍和

泰圻嚴享陰郊展敬禮以導神樂以和性牲在列黃琮俯映九土既平萬邦昭慶

舒和

坤道降祥和庶品鍾心載德厚羣生水土既調三極泰文武畢備九區平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

迎神用順和

萬物資以化交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齊具儀光玉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肅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牲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舒和

玉帛牲牷分薦享羽旄干戚遞成容一德惟密兩儀泰三才保合四時豐

順和

陰祇協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禮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宗廟九德歌辭

皇祖誕慶於昭于天積德斯遠茂緒攸先維文應歷神武宏宜肇迹□水成功阪泉道光覆載聲穆玄元式備儀象用□牲牷體終九獻樂展四懸神貺景福遐哉永年

享太廟樂章 舊唐書云魏徵褚亮等作全唐詩入魏集

迎神用永和

於穆烈祖宏此丕基永言配命于孫保之百神既洽萬國在茲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肅和

大哉至德九垓明聖格于上下聿遵誠敬嘉樂斯登鴻球以永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雍和

崇茲享祀誠敬兼至樂以感靈禮以昭事粢盛咸潔牲牷孔備永言孝思庶幾不匱

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樂章 周文粹注云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降神用豫和

上帝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
元化穆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惟崇德樂
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肅和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
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禎

雍和

欽惟大帝戴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啟郊宮雲門駭聽雷
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入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光輝日新

舒和

疊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鐘歌大呂
還符寶歷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邙山黑雲上大
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
降福簡兮祚休徵

祀五方上帝於五郊樂章 文粹注同前全唐詩入魏集

祀黃帝降神 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長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
蕩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肅和

眇眇方輿蒼蒼圜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
和萬籟作我明德時雍道泰

雍和

金縣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宸迺誠迺敬載
享載禋崇祀斯在惟皇是賓

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武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
猶持雷鼓答天成

青帝 角音

鶴雲旦起鳥星昏集候啟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行
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肅和

元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
絃享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雍和

大樂布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聲名濟濟六變有成三
登無體乃眷豐潔恩覃愷悌

舒和

笙歌簫舞屬年韶鷺鼓鳧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
承雲遽踐蒼霄馭

赤帝 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咸一作延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
薦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
桃可薦芬馥百品鏘洋三變

雍和

昭昭丹陸奕奕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笙簧虞羞溢俎工

酳浮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舒和

千里溫風飄絳羽十枝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
拊石擬金會七盤

白帝 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
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彫草勁豺祭隼擊潦
收川鏡九穀既登千箱流詠

雍和

律應西城氣鑒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
芬桂酳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舒和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
會舞安歌葆眊揚

黑帝 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祈來歲

肅和

律周玉琯星迴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霰雪湯
泉凝沍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雍和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潔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

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佑

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
明靈降福且穰穰

祭太社樂章 唐詩紀云魏徵褚亮等作

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
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榑桂

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疏壇承風啟地潔粢登俎醇

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極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隆景化

登祥薦祉啟豐年

褚亮集終

賀秘監遺書

明張氏約園開雕

余讀莫太守逸老堂記以爲四明淑氣蜿蟺扶輿磅礴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眞乃當之其言是也而又以季眞得攝生之妙數百歲不死則鑿矣夫季眞自有其不死者在而奚必其果仙去也漢之留侯曰從赤松子遊唐之鄴侯曰歸衡山季眞之志如斯而已間嘗攷其生平抱超拔羣類之才而有清曠沖夷之性陸象先嘗語人曰一日不見季眞則鄙吝生杜工部詠飲中八仙而冠諸首騎馬乘船眼花水底其風流尤可想見也觀

肅宗詔曰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蓋得黃老之學而豈沮溺其心者哉當天寶之際泰極否來禍水生於宮中悍將擅於閫外姚宋政蹟已漸泯斷郭李威名尚未顯著季眞負禮學文章之望爲太子賓客之司既無官守言責叢集於身慕道遺榮飄然以湖山老其日夢遊帝居曰父子入道俱還故鄉則有託焉而逃者也太子餞送上爲賦詩一時嘖嘖稱羨而士大夫且各應制和詩以壯其行謂季眞之去爲可法史官秉筆書之以爲榮寵自天寶三載於今一千一百八十有九年矣猶令人想像季眞歸鄉之日風采夷和優游野服鑑湖一曲其喜洋洋者矣蓋自其迹而觀之富貴而蟻蠓卿相而涕唾此人情之所難也而就其時而攷之呼青蓮爲謫仙目稚子如秋水此其心有獨苦也聞蕊泉之詩曰既晚歸朝歲而先避蜀年其深知季眞者哉余既與馮君孟顓輯其詩文及其遺聞軼事與夫憑弔於千歲後者曰賀祕監遺書因論其世而表之爲邦人君子告

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後學張壽鏞序

賀祕監遺書目錄

祕監集　　遺書一

詩

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

迎神用順和

皇帝行用太和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迎俎入用雍和

皇帝酌獻用壽和

皇帝飲福用福和

皇帝還宮用太和

奉和御製春臺望

春臺望　御製

望人家桃李花

曉發

送人之軍中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送張說巡邊　御製

奉和聖製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

寶賦得謨字

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

珍字　御製

偶遊主人園

董孝子黯復讎

回鄉偶書二首

采蓮曲

答朝士

和作

柳枝詞

句

文

上封禪儀注奏

唐龍瑞宮記

近日帖

敬和帖

隔日帖

顧況

事宜帖
湖東帖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無擇墓銘

外紀卷一　遺書二之一

制

授起居郎制　唐玄宗
授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制　唐玄宗
賜歸鄉里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

郡司馬以伸侍養制　唐玄宗
贈禮部尚書制　唐肅宗

像

逸老堂畫像石刻　清顧沅
古聖賢像傳略　賀祕監
於越先賢傳像　唐禮部尚書賀公知章　清任熊

贊

賀祕監贊　唐玄宗
會稽先賢祠傳贊　唐祕書監賀公　宋史浩
四明十二先生贊　石窗賀公先生　宋史浩
逸老堂賀祕監畫像贊　宋吳潛
四明先賢賀先生知章贊　明黃潤玉
於越先賢像傳贊　唐禮部尚書賀公　清王齡

傳

舊唐書文苑傳　晉劉昫
新唐書隱逸傳　宋宋祁
雍正寧波府志傳　清曹秉仁
康熙鄞縣誌傳　清閻性道
光緒鄞縣志傳　清徐時棟
甬上耆舊詩傳　清李鄴嗣

逸事

大唐新語三則　唐劉肅
封氏聞見記一則　唐封演

摭言一則　唐王定保
本事詩一則　唐孟棨
雲溪友議一則　唐范攄
獨異志一則　唐李亢
開天傳信記一則　唐鄭棨
太平廣記一則　宋李昉
唐語林一則　宋王讜
海錄碎事一則　宋葉廷珪
嘉泰會稽志一則　宋施宿

著述
通志藝文畧　宋鄭樵
宋史藝文志　元脫脫
國史經籍志　明焦竑
澹生堂書目　明祁承㸁
嘉靖寧波府志　明張時徹
雍正寧波府志　清曹秉仁
康熙鄞縣誌　清閻性道
乾隆鄞縣志　清錢大昕
咸豐鄞縣志　清周道遵
光緒鄞縣志　清徐時棟

外紀卷二　遺書二之二

酬贈詩

送賀祕監歸會稽詩一作歸四明井序　唐玄宗
唐李適之
唐李林甫
唐嗣許王瓘

唐襄信郡王璆
唐席豫
唐宋鼎
唐郭虛己
唐李巖
唐韋斌
唐李愼微
唐韋堅
唐齊澣

唐 崔璘
唐 梁涉
唐 王濬
唐 王瑀
唐 姚鵠
唐 王鐸
唐 何千里
唐 嚴都
唐 嚴向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 康璉
唐 韓宗
唐 郭愼微
唐 于休烈
唐 齊光乂
唐 韋述
唐 韓倩
唐 杜昆吾
唐 張綽

送賀賓客歸越
奉和賀監林月清酌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重憶
遣興
飲中八仙歌
懷賀祕監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 陸善經
唐 胡嘉鄢
唐 魏盈
唐 李彥和
唐 張博望
唐 辛替否
唐 盧象
唐 李白
唐 李白
唐 王灣
唐 李白
唐 李白
唐 杜甫
唐 杜甫
明 朱鈇
明 李棡
明 劉晉蕃
清 聞性道

鑑湖懷賀季眞　清　顧廷綸
十一夜過山陰懷賀先生　清　徐時棟

法書

述書賦一節　唐　竇臮
述書賦注　唐　竇蒙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唐　劉禹錫
祕書省有賀監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此有作　唐　溫庭筠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唐　權德輿
因話錄一則　唐　趙璘
宣和書譜一則　宋　佚名
東觀餘論一則　宋　黃伯思
石刻鋪敘一則　宋　曾宏父
嘉泰會稽志二則　宋　施宿
戲鴻堂法書跋一則　明　董其昌
庚子銷夏記一則　清　孫承澤
閒者軒帖考一則　清　孫承澤
康熙鄞縣誌一則　清　閻性道
鮚埼亭外編一則　清　全祖望
兩浙金石志二則　清　阮元

詩話

侯鯖錄一則　宋　趙令畤
唐詩紀事九則　宋　計有功
對牀夜語一則　宋　范晞文
批點唐音一則　明　顧璘
敬止錄一則　明　高宇泰

遺蹟

賀祕監故宅　寶慶四明志
過小溪鮑彥升宅是賀祕監所生處　明　周應辰
賀祕監書樓　光緒鄞縣志
賀祕監書樓　明　楊德周
前題　高尚十詠之一　明　葛士楨
前題　明　周元孚
賀祕監釣臺　光緒鄞縣志

高尚澤釣臺記　清　全祖望
賀祕監釣臺　明　沈一貫
　　清　馬曰璐
高尚澤訪賀祕書釣臺　清　全祖望
雨後渡蘭江過賀祕書釣臺　清　王燾
賀祕監釣臺　清　王燾
訪高尚澤古址　清　徐時樑
賀祕監遺書　目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湖　光緒鄞縣志
登賀祕書洗馬湖山　清　王燾
響巖　康熙鄞縣誌
鏡湖　嘉泰會稽志
賀監湖上二首　宋　樓鑰九九
放生池　嘉泰會稽志
賀季眞宅　嘉泰會稽志　康熙浙江志　嘉慶山陰志
題賀知章故居　唐　溫庭筠
千秋鴻禧觀　寶慶會稽志
題千秋觀懷賀亭　宋　陸游
天長觀　乾隆紹興志　會稽縣志
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　唐　朱放
明眞觀　乾隆紹興志
明眞觀　明　王埜
天慶觀　嘉泰會稽志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三首　宋　秦觀
賀祕監遺書　目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冢墓　嘉泰會稽志
圖詠
書王晉卿畫　四明狂客　宋　蘇軾
次韻題畫卷　四明狂客　宋　蘇轍
題賀監像　宋　樓鑰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明　徐渭
外紀卷三　遺書二之三
祠廟
賀祕監祠　光緒鄞縣志

逸老堂記　宋　莫將
重建逸老堂碑記　宋　吳潛
賀祕監祠堂記　元　劉仁本
敘唐祕監賀公　明　沈愷
賀祕監祠堂記并詩　明　高宇泰
賀祕監祠碑并詩　明　周容
逸老堂碑銘　清　全祖望
賀季眞祠堂記　清　汪國
謁賀監祠　明　陸瑜

前題　明　楊承鯤
前題　明　李埈
前題　明　洪崑
前題二首　明　周容
賀公祠步青蓮韻　明　鍾鳴雷
詠賀季眞祠二首　清　薛士學
月湖眺望謁賀監祠　清　謝泰宗
謁賀監祠二首　清　李鄴嗣
賀季眞祠　清　袁德峻

謁賀監祠　清　倪象古
前題　清　厲志
秋日逸老堂下　明　陸崑
逸老堂懷古　清　陳銘海
賀祕監逸老堂　清　陳勸
賀祠雙柏附　康熙鄞縣誌
賀監祠記略　明　宋恢
賀祠雙柏　清　胡文學
游仙廟　康熙鄞縣誌

游仙廟記　明　葛世振
賀成廟　光緒鄞縣志
賀成廟碑并詩　明　周容
重修賀成廟記　清　董怖
賀成廟　明　盧鎮
前題　明　錢光繡
湖亭廟　光緒鄞縣志
以上鄞縣
詩集　嘉慶山陰縣志

以上山陰令爲紹興縣

賀監祠　會稽縣志

賀監祠頌　宋　諸葛興

賀知章祠　宋　王十朋

以上會稽令爲紹興縣

二賢祠　大清一統志

登太白酒樓記　宋　劉楚

秦蜀驛程後記　清　王士禎

以上濟寧

辨異

里貫

蕭山縣志刊誤三則　清　毛奇齡

全浙詩話二則　清　陶元藻

乾隆鄞縣志一則　清　錢大昕

雍正寧波府志一則　清　曹秉仁

咸豐鄞縣志一則　清　周道遵

四明談助一則　清　徐兆昺

任城令

李太白外記一則　清　王琦

朝英集

乾隆鄞縣志一則　清　錢大昕

會稽掇英總集

羣書校補一則　清　陸心源

丹山圖詠注

四明山志一則　清　黃宗羲

賀監長子名

光緒鄞縣志一則　清　徐時棟

唐四明狂客賀知章撰

後學慈谿馮貞羣　後學鄞　張壽鏞　同編

詩

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

迎神用順和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常一作恆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心事能察層廟一作增廣陳厥誠黃祇儼一作優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夤畏誠潔匪遑寧舍禮以琮玉薦厥茅藉念茲降康胡寧克暇

迎俎入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五齊既陳八音在縣粢盛以潔房俎斯薦惟一作明德惟馨尚茲克徧

皇帝酌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禋立情以獻薦欲是親於穆不已裒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昭有唐天俾一作畀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曾孫繼緒亨神配極以上舊唐書音樂志

壽鏞案康熙鄞縣志賀監著有祭地祇樂章八首甬上耆舊詩因之此後列送神用靈具醉詩一章考舊唐書此爲源乾曜作者唐文粹樂府詩集皆同而四明詩幹仍承其誤爲表出之

奉和御製春臺望

青陽布王道玄覽陶眞性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聖神皋類觀賞帝里如縣鏡繚繞八川浮岧嶤雙闕映曉色徧昭陽晴雲卷豫一作建章華滋的皪丹青樹顥氣氤氳金玉堂尚有靈蛇下鄜畤還徵瑞寶入陳倉自昔秦奢漢窮武後庭萬餘宮百數旗迴五丈殿千門連綿南隥出西垣廣畫螓蛾華一作誇窈窕羅生玳瑁象崑崙廼睠

天情興隱恤古來土木良非一荆臨章觀（一作華）趙叢臺何如堯階將禹室層欄窈窱下龍輿清管逶迤半綺疏一聽南風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鶉居（文苑英華一百七十四卷）

春臺望　御製

暇景屬三春高堂（一作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南分疊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初鶯一一鳴紅樹歸雁雙雙（一作遲遲）去綠州（一作洲）太液池中下黃鶴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趣非一甘泉

邐（一作逶）迤亙明光五柞連延接未央周廬徼道縱橫轉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一作身）後焉能恤爲想雄豪壯柏梁何如陋儉（一作儉陋）卑茅室陽烏黯黯向山沈夕鳥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迴步輦還念中人罷百金（文苑英華一百七十四卷）

望人家桃（一本下有李字）花

山源夜雨度仙家朝發東園桃李花桃花紅兮（一作矣）李花白照灼城隅復南陌南陌青樓十二重春風桃李誰爲（一作爲誰）容棄置千金輕不顧踟躕五馬謝相逢徒言南國容華晚遂歎西家飄落遠的皪長春（一作奉）明光殿氤氳半入披香苑苑裏（一作中）珍木元自奇黃金作葉白銀枝千年萬歲不凋落還將桃李更相宜桃李從來露井傍成蹊結影矜豔陽莫道春光（一作花）不可樹會持仙實薦（一作獻）君王（文苑英華三百二十一卷）

曉發

江皋聞曙鐘輕棧理還舠（疑）海潮夜約約川露晨溶溶如（一作始）見沙上鳥猶霾（一作埋）雲外峯故鄉渺（一作杳）無際明發懷朋從（文苑英華二百九十一卷　唐文粹唐詩紀事並作絕句云故鄉杳無際江皋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送人之軍中（文苑英華作送軍中）

常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起昔愁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一作故）國憂（國秀集）

奉和聖製送張說巡邊

荒憬（一作境）盡懷忠梯航已自通九攻雖不戰五月尚持戎遣戍徵周牒恢（一作臨）邊垂（一作重）漢功撰（一作選）車命元宰授律取文雄胄出天弧上謀成帝幄中詔旗分夏物

勞苛（一作又作謝）錫唐弓帳宿伊川（一作生）右鉦傳（一作吹）晉苑
東鍔人藉（一作籍）賁賚樂正理絲桐歧陌涵餘雨離川照
晚（一作曉）虹恭聞詠方叔干戴舞皇風

送張說巡邊　御製

端拱復垂裳長懷御遠方股肱申教義戈劍靖（一作靜）
要荒命將綏邊服雄圖出朝堂三台入武帳八座起
文昌賓（一作瑞）冑臣韓（一作朝）主華宗輔漢王茂先慙博
物平子謝文章盡節恢時佐輸誠禦寇場三軍臨朔
野駟馬郎戎行鼓吹威夷狄旌軒溢（一作益）洛陽雲臺

先舊美今日更貽芳

壽鏞案張說之巡邊唐宗御製詩送之一時屬和者有張說源乾曜張嘉貞宋璟盧從愿許景光韓休徐知仁崔禹錫胡皓王翰崔泰之王丘蘇晉王光庭袁暉席豫張九齡徐堅崔日用并賀祕監凡二十一人賈舍序之見說之集及文苑英華殆即唐書藝文志所謂朝英集者耶又案唐藝文志別有崔沔送行詩爲英華所未收

奉和聖製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珍字　御製

西學垂玄覽東堂發聖謨天光燭武殿時宰集鴻都枯
朽霑皇澤翻飛舞帝（一作）碧梧跡同遊汗漫榮是出泥（一作）拔汗塗三歎承湯鼎千歡接舜壺微軀不可答空欲詠依
蒲

集賢書院成送張說上集賢學士賜宴賦得珍字　御製

廣學開書院（一作殿）崇儒引席珍集賢招（一作昭）袞職論
道命台臣禮樂沿今古文章革舊新獻酬尊俎列賓
主位班陳節變雲初夏時移氣尚春所希（一作稀）光史
冊千載仰茲晨

賀祕監集

壽鏞案右詩題以珍輝迎昇茲西迴虛催登私謨今賓風筵蓮華一十八字玄宗自賦珍字命張說源乾曜裴灌蘇頲韋抗程行諶徐堅李暠蕭嵩李元紘賀知章陸堅劉昇褚琇王翰趙冬曦韋述諸臣分賦張九齡爲之序見文苑英華張說之集

偶遊主人園（文苑英華作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謾愁酤酒囊中自有錢（國秀集）

董孝子黯復讎

十年心事苦惟爲復恩仇兩意既已盡碧山吾白頭（純德彙編）

回鄉偶書（一作回鄉偶成）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惟有門前鏡一作鑑
湖水春風不減一作改舊時波

其二

幼一作少小離家一作鄉老大回鄉音難一作無改面毛鬢一作鬢毛衰又作面皮衰兒一作家童相見不相識卻一作笑又作借問客從何處來以上侯鯖錄

采蓮曲

稽山罷一作雲霧鬱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採芰荷文苑英華

答朝士

鈒鏤一作鑄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男一作吳兒雲溪友議

和作　顧況

鈒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同上

柳枝詞一作詠柳

碧玉裝成一作妝來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縧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翦刀才調集

句

落花眞好些一醉一回顛詩式

文

上封禪儀注奏

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新唐書作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舊唐書禮儀志

唐龍瑞宮記

宮自黃帝建候神館宋尚書孔靈產入道奏改懷仙館神龍元年再置開元二年敕葉天師醮龍現敕改龍瑞官管山界至東秦皇酒甕射的□西山有山南望海玉笥香爐峯北禹陵由射的潭五□□□白鶴山淘砂徑茗□宮山□□潭葑田茭池□洞天第十名天帝陽明紫府眞仙會處黃帝藏書□□□闕□□□□禹至闕得書治水□禹之下闕全唐文參兩浙金石志

近日帖一作東陽帖

近日東陽絕無書問憂心何可言想足下當盡能致汝帖

敬和帖

敬和在彼尚未議遂增耿耿同上

隔日帖

隔日不面懸遲何極計足下須人兼具此等事勢速令垂報也同上

事宜帖

以諸人不至今日自當得口事宜諸人何爲不報也國老題資眞齋法書贊

湖東帖

湖東只因種蓮四十步閒遂不生口豈不相宜耶菓珍紫蓴適我願也知口下稍止赤精服七八過嘉泰會稽志

唐故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無擇墓銘

鍾英句章才敏德芳擢科膴仕聲聞孔彰贊謀討亂偉績斯光抗疏雪枉人嫉其剛牧彼南邦矯矯皜皜忠移於孝迪篤子道天發其祥靈液奇草茲惟其藏永世是保光緒慈谿縣志

後學慈谿馮貞羣
後學鄞張壽鏞同編

制

授起居郎制開元四年八月 唐玄宗

勅朝議郎一作大夫前行戶部員外郎賀知章業優詞學時重才行稟精微之高妙體仁恕以明達必能書法不隱立言可觀宜迴職於版圖佇擅聲於鉛筆可行起居郎散官如故

貞羣案右制出蘇頲手筆見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三卷即嘉泰會稽志所載碑刻賀知章二告之二爲開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賀祕監外紀卷一

元四年八月起居郎者是也 又案會稽志云二告舊在天長觀今徙置府學輿地紀勝並著錄之其一爲延和元年八月加階告四門助教擬宜義郎今訪不可得

授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制開元二十六年六月 唐玄宗

門下調護儲宮典司延閣必在舉德固無虛授慶王侍讀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員外一作院置同正員賀知章等一無等字衣冠耆舊詞學宗師或一無或字恬淡風流獨擅東南之美或一無或字清貞介特足一作是稱江漢之英負當朝之令名有錫類之純行頃一作頃令教導久侍藩維善

利則多寵章宜及方之四老用列賓朋一作友之任一作盛綜彼三墳俾在圖書之府可依前件

壽牆案右制孫逖之辭也見文苑英華四百三卷

賜歸鄉里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制 天寶二年 唐玄宗

卿儒才舊素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歸心妙門雖雅意難違良深耿歎眷言離祖是用贈詩宜保松喬愼行李也兒子等常所執經故令親別尊師之義何以謝焉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

贈禮部尚書制 乾元元年十二月 唐肅宗

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閒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一作拜榮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像

逸老堂畫像石刻

古聖賢像傳略像

清 顧沅

賀祕監像

於越先賢傳像　清　任熊

唐禮部尚書賀公知章

贊　唐玄宗

賀祕監贊

禮學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懸高遠
會稽先賢祠傳贊　列仙之儒　宋史　浩

唐祕書監賀公　祕監字季眞諱知章會稽永興人性曠夷善譚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擢進士超拔羣類科仕至祕書監晚自號四明狂客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乞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許鼎者撰通和先生祖貫碑云賀監得攝生之妙負笈賣藥數百年不死後於天台昇仙當元和間通和嘗遇之授斷穀丹經云事載唐書隱逸傳及高道傳　贊曰

天寶諸公衮衮臺省黃冠告歸笑止官冷鏡湖之宮煙水千頃尚想先生月落酒醒
貞羣案嘉泰會稽志云會稽縣千秋觀乾道四年八月安撫使史丞相浩奏移天長觀舊額建其中爲三

清殿兩廡分享前代高士東廡曰高尚之士西廡曰列仙之儒凡四十一人故俗謂之先賢堂
四明十二先生贊　石窗賀公先生　宋史　浩

道既不逢去當勇決野服黃冠孰能羈紲鄞水煙波鏡湖風月高標凜凜濯世執熱

逸老堂賀祕監畫像贊　宋　吳潛

山林之士去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眄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粤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卽位旋以飄然粤惟先生師傅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

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眞狂
醉非眞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
湖萬頃今古清風

壽鏞案右畫像贊刻在重建逸老堂之碑陰今移在月湖賀祕監祠

四明先賢賀先生知章贊　明　黃潤玉

夢遊紫府蟬蛻禁林風月觴詠雲水身心李仙夜郎杜
老西蜀賢哉先生鑑湖一曲

於越先賢像傳贊　唐禮部尚書賀公　清　王　齡

天寶清晏拂衣歸廬知機肥遯豈翳菟鱸東門祖帳榮
邁二疏修靈浩蕩千載賀湖

壽鏞案傳採唐書故不錄

傳

舊唐書文苑傳　晉　劉　昫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
詞知名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
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
正殿修書使奏請知章及祕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
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就
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
充皇太子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羣臣並
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及外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
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知章講定儀注因
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
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
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初亞終合於
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

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俄屬惠文太子薨
有詔禮部選挽郎知章取舍非允爲門蔭子弟喧訴盈
庭知章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
授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
遷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知章性放
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部尚書陸象先卽知
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
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
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

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遊遊里甚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其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來還鄉里仍舍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

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閒因談諧而諷諫以詩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登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爲宋州參軍卒

青鏞案乾隆浙江通志傳本此不錄又案全唐詩文小傳皆節采此傳

新唐書隱逸傳

宋祁

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常博

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閒也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牆出首以決事人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祕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

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
安者令之郎秉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
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
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
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
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
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
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曾子
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

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
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壽鏞案嘉泰會稽志寶慶延祐四明志嘉靖寧波府志康熙浙江通志乾隆紹興府志均采此傳　又案元辛文房節此傳文爲唐才子傳

雍正寧波府志傳　清　曹秉仁

唐賀知章字季眞證聖間擢進士超拔羣類科累遷太
常博士開元十年同徐堅等入麗政殿撰六典及文纂
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時稱兩
命之榮又充皇太子侍讀是歲有事東封召知章講定
儀注賜宴分韻賦詩詩成明皇用五色牋親書八分作
贊賜知章云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
及從祀以玉牒祕文諷對遷太子賓客兼祕書監性放
曠善談笑賢達皆傾慕之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工草
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世傳以爲寶
長安紫極宮遇李白讀其詩曰子謫仙人也取金龜換
酒爲樂薦白供奉翰林晚年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祕書外監天寶三載託夢遊帝居疏稱度爲道士求還
鄉里捨會稽行宅爲千秋觀以居詔許之賜鏡湖剡川

一曲擢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仍令侍
養命皇太子以下青門餞別御製贈行詩以寵之卒年
八十六肅宗以侍講之舊詔贈禮部尚書

康熙鄞縣志傳　清　閻性道

賀知章字季眞號石窗生鄞之響巖山今名高尚宅證
聖間擢進士超羣拔類科初令任城累遷太常博士開
元十年同徐堅等入麗政殿撰六典及文纂十三年遷
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侍讀兩命之榮
爲宰相源乾曜張說所誇稱是歲舉祀東封召定儀注

賜宴分韻賦詩詩成帝用五色箋親書八分賜贊云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及東封從祀以玉牒祕文諷對遷太子賓客兼祕書監知章性放曠工草書善談笑賢達皆傾慕之姑子陸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倜儻眞風流之士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李泌少時一見輒曰孺子目如秋水神仙中人也當一拜卿相長安紫極宮遇李白讀其詩曰子謫仙人也解金龜換酒爲樂薦白供奉翰林晚年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天寶初託夢遊帝居疏請度爲道士求還

鄉里捨會稽行宅爲千秋觀以居詔許之求周宮湖爲放生池賜鏡湖剡川一曲官其子典設郎會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命皇太子而下青門餞別御製詩贈行其序云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知止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龍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厲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册廼賦詩贈行詩曰遺榮期入道投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一時應制奉和者衆至年八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鑪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嘗靜默以養閒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青人琴

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劉昫舊唐書入文苑傳宋祁新唐書入隱逸傳

壽鏞案咸豐鄞縣志蔣學鏞鄞志稿俱節采此傳又按傳中錄玄宗賜行詩第二首亦仍計有功之誤

光緒鄞縣志傳

清 徐時棟

賀知章字季眞少以文詞知名性放夷善談笑賢達傾慕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語人曰吾一日不見季眞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羣拔類科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戶部員外郎行起居郎祕書少監開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知

章及祕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書踰年爲直學士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玄宗自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是歲封東嶽召知章講定儀注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獻終獻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俄屬惠文太

子薨詔選挽郎而知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祕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帝方寖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元眞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肅宗爲太子知章授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祕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曰九齡多事竟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與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李白爲酒八仙人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知章聞其名首訪之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白盡醉又見其烏棲曲曰此可以泣鬼神矣知章醉後屬辭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二載十二月知章因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上疏辭官乞以父子入道俱還故鄉上許之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三載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別於長樂坡皇

太子餞送上賦詩贈之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閒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

甬上耆舊詩傳

清 李鄴嗣

禮部尚書賀先生知章字季眞行八生小谿之響嚴證
聖初中進士超羣拔類科初授國子四門博士歷遷禮
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時稱兩命之榮又充
皇太子侍讀正授祕書監開元中從封東嶽奏定儀注
先生性放曠善談笑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每
醉輒屬詞筆不加點俱斐然可觀爲學士時每與人燕
語好事者輒隨筆鈔記俱堪參詠天寶三載因病疏請
度爲道士放還鄉里上許之仍拜其子典設郎曾爲會
稽郡司馬使得侍養御製詩以寵行皇太子以下咸就

執別先生歸後築室四明之鹿亭樊榭時往來稽山卒
年八十六葬於會稽肅宗以侍讀之舊贈禮部尚書初
神龍中先生與越中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
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名揚上京人間往往傳其文獨
先生最貴晚年李杜二公益相推重奉先生爲宿老此
所以名冠一代詞人之首也自後稱四明輒曰賀監舊
山川蓋詩人名重本朝未有過先生者

史家稱唐中葉將相有功帝望惟鄴侯郭汾陽先生之
識鄴侯李翰林之識郭汾陽此豈當時詩人所能及耶

逸事

大唐新語三則　唐劉肅

開元十三年玄宗既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
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
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僊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
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
牒示百寮

玄宗將東封語張說徐堅賀知章韋紹康子元等撰東
封儀

貞羣案右二則爲劉昫采入舊唐書禮儀志

賀知章自大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
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
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
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
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
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
詞華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貞羣案是事爲宋祁采入新唐書本傳語多節刪

封氏聞見記一則　唐　封演

賀知章爲祕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曰九齡多事竟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賀素詼諧應聲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爾汝單字稍稍還動九齡大慚

摭言一則　唐　王定保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本事詩一則　唐　孟棨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旣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盞醉期不聞日由是聲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雲溪友議一則　唐　范攄

賀祕監顧著作吳越人也朝英慕其機捷競嘲之乃謂南金復生中土也每在班行不妄言笑賀知章曰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遮渠不道是男兒顧況和曰鈒鏤銀盤盛炒蝦鏡湖蓴菜亂如麻漢兒女嫁吳兒婦吳兒盡是漢兒爺

獨異志一則　唐　李亢

唐賀知章會稽永興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祕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託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田以給之

貞羣案李亢唐書藝文志作李亢未詳孰是

開天傳信記一則　唐　鄭棨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乎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我實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爲瓜子耶

貞羣案此事又見卓異記太平廣記采之

太平廣記一則　宋　李昉

賀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咸傾慕陸象先即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眞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其傳寶之請爲道士歸鄉捨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子爲會稽郡司馬御製詩爲贈行出談賓錄

唐語林一則　宋　王讜

賀監爲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爲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遽掩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慘澹矣

海錄碎事一則　宋　葉廷珪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爲仙宗十友

嘉泰會稽志一則　宋　施宿

賀氏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有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爲賀氏吳賀齊賀劭唐賀知章皆會稽人望出河南廣平知章之後有鑄以詩文得名於元祐中自稱鑑湖遺老又有道士賀仲清者會稽人亦自言知章之後紹興中猶在

貞羣案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序曰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犇衞妻子迸度淛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子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爲鏡湖傳訛也漢孝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謝承會稽志賢傳敘畧如此元和中林寶集著姓纂謂賀氏慶封之後案封劫專齊政田氏患之聚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走魯遷吳卒被屠戮其子孫是否猶有孑遺者待攷也明凌迪知輯萬姓統譜及世所傳氏族大全均作齊公族慶父之後近是會稽志蓋承姓纂之說　又案慶湖詩集序曰鑄十五代祖迺祕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官至陽穀令是鑄爲祕監同族非本枝也

著述

鄭樵通志藝文畧

地理類名山洞府　賀知章會稽洞記一卷

總集類表章　賀知章入道記一卷

貞羣案藝文畧詩總集有賀監歸鄉詩集一卷殆即朱子語錄所稱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會稽掇英集所錄是也　又案唐書藝文志著錄朝英集三卷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撰送行歌詩徐堅文府二十卷堅與賀知章趙冬曦分討堅先集詩賦二韻爲文府是二書者非一家之言附記於此

脫脫宋史藝文志

別集類　賀知章入道表一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

地理類名山洞府　賀知章會稽洞記一卷

集類表奏　賀知章入道表一卷

祁承㸁澹生堂書目

集類別集唐　賀季眞集賀知章

張時徹嘉靖寧波府志藝文

賀知章著入道表一卷

曹秉仁雍正寧波府志藝文

賀知章纂文府二十卷朝英集三卷入道表一卷

聞性道康熙鄞縣志修辭攷

賀知章著開元禪社首祭地祇樂章八首雜詠一卷

還鄉集一卷浙東倡酬集一卷入道表龍瑞宮記丹

山詠釋纂文府二十卷朝英集三卷

錢大昕乾隆鄞縣志藝文

賀知章會稽洞記一卷通志藝文畧　丹山圖詠釋道藏目錄入

道表一卷唐書藝文志　還鄉集一卷聞志　文府二十卷唐書藝文

志知章與徐堅等撰

周道遵咸豐鄞縣志藝文

賀知章會稽洞記一卷通志藝文畧　丹山圖詠釋道藏目錄入

道表唐書藝文志　還鄉集一卷聞志

徐時棟光緒鄞縣志藝文

賀知章會稽洞記一卷通志藝文畧焦氏經籍志　丹山圖詠釋道藏目錄　敬止錄曰道藏中有丹山圖詠以明山名勝製爲二十四詩而記之木玄虛傳贊知章注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詠此注亦永貞之流所爲也　入道表一卷唐志　歸鄉詩集一卷通志藝文畧焦氏經籍志　文府二十卷唐志知章與徐堅等撰

案唐書證聖初張說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　祕監集一卷徐興公書目

賀祕監外紀卷一

賀祕監外紀卷二　　遺書二之二

後學慈谿馮貞羣
後學鄞　張壽鏞　同編

酬贈詩

送賀祕監歸會稽詩一作歸四明并序　唐玄宗

天寶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於止足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遲暮用修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稽山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亦將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册乃賦詩贈行凡預

茲宴宜皆屬和

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公悵別深　唐李適之

聖代全高尚玄風闡道微筵開百僚餞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唐李林甫

挂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眞侶辭榮訪列僊睿文含日月宸翰動雲煙鶴駕吳鄉遠遙遙南斗邊　唐嗣許王瓘

官在朝中貴才傳海上名早年常好道晚歲更遺榮授籙歸三洞還車謁四明東門詔送日揮淚盡羣英　唐褒信郡王璆

止足人高尚遺榮子獨前詣臺飛舄日辭闕挂冠年象服歸丹扆霓裳降紫天仙舟望不及朝野共推賢　唐席豫

南山四皓德東海二疏名功遂知身退心微覺道成霓光明主賜鶴駕列仙迎詔餞出中野朋歡留上京灞橋春水溢偕嶺白雲生此去三千里那堪長別情　唐宋鼎

紫氣朝明主丹邱送老臣誰知探禹穴更有散金人陌上神仙日城東梅柳春遙知歸隱處煙浪隔囂塵　唐郭虛己

白首輕軒冕黃冠重隱淪嚴陵垂釣日疏廣散金辰北闕辭明主東門別故人以茲敦雅俗玄化盡歸眞　唐李巖

遠節忘榮趣全眞悟道微登朝四皓客辭老二疏歸聖
主欽玄德台臣餞羽衣丹邱不可接鳧舄幾時飛

唐 韋斌

抗情遺黻冕高步出氛埃橫海鴻飛遠登仙鶴語催希
微餘第宅悅惚視嬰孩桃實三千歲何當獻壽來

唐 李愼微

有客自言狂經書仕聖唐業尊傳帝子道妙寵君王厭
俗懷仙觀思遊憶故鄉公卿祖疏廣親戚送劉綱海上
波瀾急江干煙路長蓬萊不可見何處訪霓裳

解印辭榮祿遊眞奉德音贈行天藻下餞席上台臨遠
馭仙山鶴常懷帝里心無因同執袂相望但霑襟

唐 齊澣

君家在四明崇道復遺榮霓服辭丹禁天文詔玉京義
方延永錫眞籙授長生舉手都門外白雲江上行

唐 崔璘

軒冕朝恩盛霓裳祖帳榮倏然謝時客高步尙遺名魏
闕鴛行斷稽山鶴駕迎相期下鳧舄謁帝會承明

尙道遺朝紱從天降羽衣儲安四皓去榮足二疏歸垂
耀珠隨轉地軒鶴送飛輕月鏡湖上宸翰作光輝

唐 梁涉

業盛王公秩名高絳老年遺榮謝珪組得志學神仙去
國風爲馭還鄉海作田何當曳鳧舄萬里更朝天

唐 王瑀

父子承恩日遺榮拜職辰挂冠辭聖主佩印奉嚴親舉
代稱賢智當朝勸孝仁退歸將適越攀餞乃傾秦

若非堯運及垂衣肯許巢由脫俗機太液始同黃鶴下
仙鄉已駕白雲歸還披舊褐辭金殿卻捧玄珠向翠微
羈束悲無仙藥分隨車空有夢魂飛

唐 姚鵠

詔許眞人歸舊隱爲言海上憶孤峯宸庭暫別期千載
野服飄然出九重華表尙迷丁令鶴竹陂猶認葛仙龍
自憐弱羽塵埃重於此無由躡去蹤

唐 王鐸

唐 何干里

錫鼎昇天幾萬春裔孫今復出塵埃姓名當繫上清籙
齒髮不知何代人暫應客星過世主旋歸吳市作遺民
遼東鶴駕忽飛去揮手無言辭紫宸　唐　嚴都

廣成何必挂朝衣已奉玄珠佐萬機還蹋舊來鳧舄去
不將新賜鶴書歸先生固辭寵祿竟追成命暫憑風馭遊清禁終泛
仙槎出紫微今日漢庭因少別人間無限白雲飛將離洛都
歷別公卿十數事其處皆有白雲起　唐　嚴向

孤雲去住本無機卻指蒼梧下翠微錫鼎爲傳仙族在
泛槎還入海煙歸客星一夜凌光武華表千年送令威
問道葛洪丹竈畔至今霜果有金衣　唐　康璉

解綬申知足歸元道益與離塵垂睿作祖帳別羣臣紫
禁辭明主青谿訪羽人賞延忠孝著榮耀故鄉春　唐　韓宗

還老去朝行登與返舊鄉軒車成羽駕纓綬換冠裳明
主懷江外羣公祖道旁青門有前事千載共輝光

承明常謁帝函谷坐成仙少別商山下長探禹穴前雲
迎出關馭花待過江船欲識恩華重宸章七曜懸　唐　郭慎微

飛名紫府內抗手白雲鄉道與松喬匹榮辭園綺行夫
君既鶴駕幼子復霓裳少別留宸藻東南歸路光　唐　于休烈

晚歲朝真隱皇情諒不違辭家五十載今日復東歸祖
帳臨青道天章降紫宸顧嗟軒冕者誰與比光輝　唐　齊光乂

二疏方告老四皓盡歸山藹藹都門別仍看衣錦還霓
裳標逸氣丹竈理童顏一遇眞仙侶羣心難可攀　唐　韓倩

子綦南國隱周氏北山居羽客輕簪綬霓裳下里閭仙
帆歸海近雲氣度關虛今日辭明主深恩寵漢疏　唐　杜昆吾

辰象降星精登朝隱吏井求珠謝軒冕放舄指蓬瀛擲
地文章逸匡儲羽翼成江邊丹障起雲外綠輿迎落落

神仙意悽悽離別情聖恩殊未已何獨厭承明

唐 張綽

北闕皇恩重東門紫氣飛爲看賓客去何似買臣歸迎綬旋江國題輿入侍闈千年舊蹟在七日故人非別涕霑霓服離筵著錦衣無因伴仙羽空此羨光輝

唐 陸善經

至貴不忘初辭榮返舊居霓裳因寵錫鶴駕欲凌虛丹禁傾三事青門祖二疏函關遇眞隱應演道家書

唐 胡嘉鄢

帝鄉辭寵命羽服表華年地變君臣禮門榮父子仙鳳書開紫觀鶴駕待青田歸舸蓬萊近宸章日月懸跡光三樂美聲重二疏賢即此過函谷應留道德篇

唐 魏盈

東門挂冠處西漢祖筵開乃是黃庭老言辭丹闕來方稱四皓德更仰二疏才今日青谿路何時謁帝回

唐 李彥和

遺榮辭上國解印適稽山聖主流深眷羣公祖別顏綵帆收鑑水紫氣度函關應是遼陽鶴千年始一還

紫綬朝中貴黃冠物外高孰能知止足君獨避塵勞已曉青霞志方從碧落邀軒車儻來物從此賤吾曹

唐 張博望

送君青門外遠詣滄海汜鳧舄遊帝鄉羽衣飛故里術妙焚金鼎丹成屑瓊蘂追餞會羣僚屬文降天旨秦吳稱異域少別猶干祀黃鶴寓遼陽應明城郭是

唐 盧象

先生紫陽眞人口耳河目神氣有異年八十六

而道心益固時人方之赤松子去年寢疾累日冥然如夢長男曾子求於神鬼長請於天竊司命之籍與鬼物相競而角觝焉而告眞人乃泠然而歸於是表請辭官乞以父子入道俱還故鄉仍以山陰舊宅爲觀焉皇帝嘉尚其事尋而見許擇日度公與男田時公卿大夫觀者如堵皆曰賢才也正月五日上令周公邵公洎百寮餞別青門之內玄鶴摩於紫霄吹笙擊鼓盡是仙樂聞者莫不增歎輕軒冕焉余與眞人相知

不以年不以位俱承太公之後見賞王粲之誦
悠悠此別不覺流涕輒贈古歌辭一首庶爲眞
人傳用之爾

君不見先生耳鼻有仙骨自號狂生中有物金華侍講
三十年兒戲公卿與簪笏青門抗行謝客兒健筆連羈
王獻之長安素絹書欲徧主人愛惜常保持每歎二疏
不足道復言四皓常枯槁去年寢疾彌數旬神鬼盈庭
謀一老長男泣血求司命少女嚬眉誦靈寶還如簡子
復歸來更與洪崖同壽考上書北闕言授籙稅駕東州

願修道初聞行路猶未信果達吾君謂之好山陰舊宅
作仙壇湖上閒田種芝草鏡湖之水含杳冥會稽仙洞
多精靈須乘赤鯉遊滄海當以羣鵞寫道經皇恩贈詩
四十字明主賜金三十鎰供帳傾朝一送歸雙童駟馬
從茲出迴看紫綬若輕塵遠別青門嗟故人鴛鴦差池
攀羽蓋虹霓夭矯翊車輪田男列侍浮邱伯曾子榮過
朱買臣余高若是有先覺滅跡歸根從大樸千載悠悠
等令威十洲漫漫思方朔歸去來青牛頓足少遲迴忽
然雲霧不相見唯有飄飄香氣來

壽鏞案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各有類目自唐玄宗起至盧象止詩三十八首均錄入賀監門其第二首李適之清全唐詩錄誤爲唐玄宗乃承試有功之訛其餘字句亦間有出入茲悉依掇英之舊

唐 李白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
恩波寧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

送賀賓客歸越

唐 李白

鏡湖流水漾清一作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
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奉和賀監林月清酌

唐 王灣

華月當秋滿朝英一作軒假興同淨林新霽入規一作窺院
小一作早涼通碎影行筵裏搖花落酒中清宵凝爽意併
此助文雄

壽鏞案賀監原詩今佚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唐 李白

太子賓客賀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爲
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歿後對酒悵然有
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

好杯中物今一作翻爲松下麋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爲君霑沼榮人
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然傷我情

重憶　唐　李白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卻掉酒船回

遣興五首之一　唐　杜甫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
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飲中八仙歌　唐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灑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
高談雄辯驚四筵

懷賀祕監　明　朱鈺

八旬乞身鬢已皓後人競謂知幾早若論懸車宜暮年
平原殉節年同老身在金門夢帝居朝辭榮居暮樵漁
至人乘化本無迹抽簪小節何足書獨羨塵埃辨謫仙
又逢秋水識髫年唐朝二李殊傑出知人之哲千秋傳
吁嗟吾生季何晚天涯誰進王孫飯虞翻知己恃青蠅
阮籍途窮空自返逸老堂圮秋草淒鑑湖波漲秋煙迷
躑躅祠前雙柏下傍人止有晚鵑啼　明　李柟

生長鑑湖濱高風慕季眞能於塵世裏識此謫仙人夢

帝非由想辭榮更外身剡溪宸翰在物色至今新　明　劉晉菴

彫卜纔能出渭濱廷耆偏乞鏡湖身一生用醉全其醒
舉國皆狂見亦眞翰苑謫身今俠友釣臺高隱古比鄰
懸書昔日青門宴不及荒祠薦白蘋　清　聞性道

欲問黃冠製難尋入道篇亭飛一鏡月橋鎖半汀煙豈
晚歸朝歲而先避蜀年杉含清嘯遠疏影斷雲連　清　顧廷綸

鑑湖懷賀季眞

達人貴知幾辭榮苦不早終朝簪紱纏不如歸去好四明有狂客立身非草草隨分便知足矢志行歸老憶昔開元初君臣意傾倒勳業炳姚宋相期攄夙抱詎料時事改秕政始天寶主德恐不終臣心敢自保黃冠遂初服山水恣幽討鑑湖三百里一一皆瓊島餘生知有幾忠實君王造有唐萬萬年願向千秋禱

十一夜過山陰懷賀先生　清　徐時棟

洛陽到處飛雲白嚴都送賀監詩自注云將離洛都歷別公卿十數事其處皆有白雲起山陰道上迎狂客出關仙馭過江船鏡湖千載風流伯

先生昔在開天際兩命方榮作歸計八六行年歸去來後人卻笑何濡滯是時朝中無老成上以宮傅煩先生陳善納誨毓聖德羽翼未成難遽行可久則久速則速時乎時乎非止足果然靈武日再中中興元功歸舊學世儒持論多失眞不知其世爭其人憑君試誦唐賢句我豈無故扳先民齊澣詩云君家在四明李白詩云狂客歸四明山陰道上迎故余斷先生爲四明人而隱於山陰者前人互相爭論多屬附會而毛大可據錯誤唐書爭先生爲蕭山人尤可笑也今我來入山陰道極目稽山無賀老諸君勿喧聽我歌陳言欲以新詩掃我歌汝和狂嘯呼天高月明秋滿湖有賢如此不相識我懷先生高風孤

法書

述書賦一節　唐　竇臮

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邕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而歸鄉斂霓裳而辭闕

貞羣案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引此語同不錄

述書賦注　唐　竇蒙

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

文詞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讀檢校工部侍郎遷祕書監太子賓客慶王侍讀知章性放善謔晚年尤縱無復規檢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每興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到也天寶二年以老年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詔許之重令入閣諸皇以下拜辭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寮餞送賜詩敘別知章表謝

手詔答曰卿儒才舊素德著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歸心妙門雖雅意難違良深耿歎眷言離祖是用贈詩宜保松喬愼行李也兒子等常所執經故令親別尊師之義何以謝焉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馬以伸侍養知章以羸老乘輿而往到會稽無幾老終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名仙省待詔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

狎白鷗而長往舟壑靡息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者也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唐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神蹤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祕書省有賀監知章草題詩筆力道健風尚高遠拂塵尋玩因此有作　文苑英華作過賀監舊宅　唐　溫庭筠

越谿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灘驚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葉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羣鸞鶴辭遼海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無醉容可憐神彩弔殘陽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唐　權德輿

季眞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跡興涵雲海詞韻金石傳於祕邱永永無斁

因話錄一則　唐　趙璘

祕書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令畫

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爲祕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謂之五絕

宣和書譜一則　草書　宋　佚名

唐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擢第後復登超拔羣類科天姿夷曠談論警發能文善草隸當世稱重恐不能遽取每於燕閒遊息之所具筆硯佳紙候之偶意有愜適不復較其高下揮毫落紙纔數十字已爲人藏去傳以爲寶晚節尤放誕自號四明狂客脫落簪紱之累嬉戲里巷間與物無忤每醉必作爲文詞初不經意卒然

便就行草相間時及於怪逸尤見眞率往往自以爲奇使醒而復書未必爾也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蓋胸中所養不凡源深流長自然之道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上章乞爲道士從之又賜鑑湖數頃爲放生池以越州所居爲千秋觀既辭明皇作序太子以下拜辭百僚飲餞賦詩敘別時官爲祕書外監後贈禮部尚書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二

孝經二　洛神賦上下二

胡桃帖　上日等帖二壽鏞案上日疑近日之誤

千文五內一軸不完

東觀餘論一則　宋　黃伯思

王逸少十七帖先唐石刻本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疏拙

石刻鋪敘一則　宋　曾宏父

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祕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摹寫者待詔邵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卷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後則無名人帖

嘉泰會稽志二則　宋　施宿

賀知章字季眞會稽人善隸草常與張旭遊於人間凡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之張索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牋翰共傳寶

之書賦云湖山降祉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今存草書一帖云湖東只因種蓮四十步閒遂不生口豈不相宜耶菓珍紫蓴適我願也知口下稍止赤精服七八過前後有米元章小楷題識禮部尚書尤延之刻置天台郡齋政和間祕書郎黃長睿嘗見張長史帖十字云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長睿跋云沈吟此語恍若季眞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貞羣案此則嘉靖寧波府志敬止錄佩文齋書畫譜均採之

龍瑞宮記賀知章撰并正書刻於宮後葛仙公鍊丹井側飛來石上漫滅僅存宮內有重刻本

明 董其昌

戲鴻堂法書跋一則

澄清堂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亦如賀八清眞下視王著此閒可容數等眞法帖之祖也余採其尤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右軍再出耳

清 孫承澤

庚子銷夏記一則

澄清堂帖澄清堂所刻皆右軍書計十卷黃長睿謂爲

唐賀季眞手摹李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極其精善遠在淳化閣帖之上惜世無傳者余僅得第一第三第四共三卷然王氏書法備於是矣

清 孫承澤

閱者軒帖考一則

澄清堂帖爲唐賀季眞手摹皆右軍書余舊見數冊丁亥又見第一第三第四三冊清眞生動筆花靈舞覺宋人諸刻皆在其下卷首有甲乙字號蓋十冊也

清 閻性道

康熙鄞縣誌一則

唐賀知章書 豐氏萬卷樓向藏千字文章草孝經龍瑞宮記樓燬三帖無傳 醉中吟帖藏潤州蘇易簡家澂堂帖臨祕閣續本藏王宜學家臨十七帖李後主刻澄清堂王著又翻刻 近日隔日帖汝州所刻又郭子諶所輯草韻辯體三則俱摹刻賀監紀略

清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天一閣碑目記 豐氏萬卷樓石刻有爲世間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

清 阮元

兩浙金石志一則

唐龍瑞宮記 右刻在會稽縣宛委山龍瑞宮後飛來石上文十二行正書徑寸嘉泰會稽志云龍瑞宮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禹穴及陽明洞天道家以爲黃帝時嘗建侯神館於此至唐神龍元年置懷仙館開元二年因龍見改今額又云山巔有飛來石其下葛仙翁丹井山南則葉天師龍見壇棲神乃侯神之誤又吳越春秋此山爲黃帝藏金簡玉字之書處有男子自稱蒼水使者禹因之得導水之法云云此記所述皆與諸書合而諸道石刻錄謂刻於開元二年二月則誤以建宮之年

爲刻石之年矣唐書賀知章於證聖初擢進士歷官至祕書監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書碑當在歸里之後王象之輿地紀勝載此刻而不及其年月是記後本未書年今石上四圍有界線可證也

貞羣案是記編入遺書故不重錄金石志目存宮記二字下署祕書監賀知章六字而已

詩話

侯鯖錄一則　宋　趙令時

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

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鬚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一說黃拱作

唐詩紀事九則　宋　計有功

詠柳云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曉發詩云故鄉杳無際江皋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元乞官湖數頃爲放生池因賜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祕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又云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疏

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壽鏞案此則爲賈似道採入全唐詩話今署尤袤撰者　又案筵開百壺餞六句李適之詩也計公誤矣

李林甫詩云挂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眞侶辭恩訪列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動雲煙鶴駕吳鄉遠遙遙南斗邊

知章採蓮詩云稽山雲霧鬱嵯峨鏡水無風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盡別有中流採芰荷

朝士以知章吳越人戲云南金復生中土知章賦詩云鈒鏤銀盤盛蛤蜊鏡湖蓴菜亂如絲鄉曲近來佳此味

遮渠不道是吳兒

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文詞俊秀名聞上京朝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知章最貴神龍中又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終宋州參軍

知章送張說巡朔方應制云荒境盡懷忠梯航已自通九攻雖不戰五月尚持戎遣戍徵周牒臨邊重漢功選車命元宰授律取文雄胄出天弧上謀成帝握中詔旗

分夏物專討錫唐弓帳宿伊川右鉦吹晉苑東饔人藉蕡實樂正理絲桐歧陌涵餘雨離川照曉虹恭聞詠方叔千載舞皇風

又送張說集賢上學士應制云西學垂玄覽東堂發聖謨天光燭武殿時宰集鴻都枯朽霑皇澤飈飛舞帝梧跡同遊汗漫榮是拔泥塗三歎承湯鼎千歡接舜壺微軀不可答空欲詠依蒲

對牀夜語一則　宋　范晞文

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歧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還家詩云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近時嚴坦叔還家詩亦有舊時巷陌渾忘記卻問新移來住人頗得知章之遺意

批點唐音一則　明　顧璘

采蓮曲季眞棄官學道詔賜鏡湖一曲故其說如此言

富貴外別有可樂者

敬止錄一則　明　高宇泰

唐後詩人多引用賀監然皆尋常活套語用之最靈變出奇不窮者惟東坡一人試摘錄之次李公擇詩自笑餐氊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答滿思復誰言載酒山無賀寄取啼烏巷有顏答劉景文但空賀監杯中物莫示孫郎帳下兒次惠循二守風流賀監嘗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次馬元賓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定許袁絲送呂朝昌臥看古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跋二

錢倡和生平賀老慣乘丹騎馬風前怕打頭題醉眠亭從教世路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眼題四明狂客圖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眞

遺蹟

賀祕監故宅

寶慶四明志　今鄞縣句章鄉小溪之馬湖有洗馬池故迹世傳以爲賀監舊宅相距三里曰賀家灣其地賀姓甚多而貧掘土得碑石率棄之今其斷石存而可識者曰會稽郡賀與府君六字而已耆老謂賀監始居此後乃徙剡川也

過小溪鮑彥升宅是賀祕監所生處　明　周應辰

來尋鮑子宅也卜賀公鄰老樹如迎客兒童慣引人窗鳴小溪雨雜滿鏡湖春舊社叨文會山房思更新

賀祕監書樓

光緒鄞縣志　賀祕書樓在響巖　明　楊德周

賀祕監書樓

莓苔帶雨蝕豐碑狂客移棲逐水移千載高風流不盡夕陽潭影對鸕鷀

前題　高尚十詠之一　明　葛士楨

上蹕雲根下水濱樓頭狂客祕書珍千年高尚原堪隱不敢逢人說避秦

　　明　周元孚

謫仙狂客兩相親書舍名山共未湮此去廬峯幾千里卻來鑑曲便棲神

賀祕監釣臺

光緒鄞縣志　賀祕監釣臺在響巖高尚澤

高尚澤釣臺記　清　全祖望

唐賀祕監之故居在吾鄞城南馬湖故其地曰賀家灣有地曰洗馬以祕書族祖德仁故也去馬湖不數里爲響巖祕書之別墅其澤曰高尚蓋取明皇御賜詩句澤之上有祕書釣臺焉城南之山水皆屬東四明一帶所磅礴無不奇者至響巖益清越蕙江九曲澄碧無際瀕江石壁橫厲如屏風水北作聲水南應之嘹亮如石鐘而寥天淡蕩時見空中色相如佛影巖下有洞槎頭艑之所聚漁人終歲取之不竭殆文

選所云丙穴者也江東產鯿之富莫過於浦陽顧其風味遠遜是間數倍巖上簣簹數萬蔽天拂日長有雲氣護之又有鸕鷀千羣往來沚中而北巖則有頻伽飛鳴其間此釣臺之大概也當日祕書御風仙履朝遊剡曲暮宿石梁浙東洞天都歸嘯傲是臺特游息之一區耳而其勝絕如此環臺左右而居者爲葛氏吾友巽亭之祖宅也山中更無庶姓巽亭致疑於其家譜言遠祖有官太尉者實偕祕書居此顧何以不見舊志予攷葛氏原籍潤州之丹陽其居鄞始於

宋慶曆中贈都官郎中旺實自處州之麗水來則太尉之說非也都官爲鄞江先生高弟以多學稱隱居不出故世遂以高尚澤稱高尚宅屬之葛氏都官之子度支暨度支之子主簿皆荊公爲作志世德如此何事遠稱大尉以蹈沈約魏收之失巽亭曰然吾固疑之得子言而益信也予嘗遊桐廬江上縱觀嚴公東西二臺其地良寥廓山高水長令人興一絲九鼎之感然是臺之秀則別自有不可掩者今葛氏收之筆牀茶竈之間何其幸也因語巽亭令修復其故址臺下別爲祠三間祀祕書而配之以都官予將棄人間事來作祠下史看山看竹日哦詩佛影中饑則啖青鯿以爲糧雖萬戶侯不易也

賀祕監釣臺　明　沈一貫

落日扁舟訪釣臺青溪紅樹獨徘徊樵夫語我江天暗無可久留歸去來

清　馬曰璐

幽棲本足樂何必定爲官千載留釣石至今溪水寒遂初羨此老君歸亦故山相思時有寄遺我一漁竿

清　全祖望

北望馬湖近（馬湖去釣臺五里公所居也）垂綸有舊村清狂憶吳語高尚表青門故宅荷花老斯人爽氣尊大魚來鄴社九鼎一絲存（鄴侯童時爲公所知）

高尚澤訪賀祕書釣臺　清　王燾

甘辭榮祿臥江村渺渺滄波片石存自愛名山分赤壁不教閒淚灑青門金戈鐵馬皇都遠草履黃冠逸老尊月暗響巖聞鶴唳釣臺知有未歸魂

雨後渡蘭江過賀祕書釣臺　清　王燾

殘雨下平蕪扁舟出畫圖意中狂客遠眼底釣臺孤
詩酒誰知己江山有故吾還尋白雲子一洗鐵葫蘆

賀祕監釣臺　清　徐時棟

天寶垂裳治先生解組行至今釣臺下江水尚秋聲
高蹋風眞邈前幾見獨眞過來尋勝跡愧我遠遊情

訪高尚澤古址　清　董　濂

先生歸去來到今已千載林泉高尚風蕭然絕人外
古樹交枝柯屏山作圖畫下有溪流聲悠悠送天籟
游魚靜不驚葉荷立如蓋盟此白水心濯纓清可愛

羣流急趨下誰能知勇退西望嚴子陵獨坐客星瀨

馬湖

光緒鄞縣志　馬湖縣南五十里相傳賀知章洗馬池今僅如盂浴鼉黿而飲牛羊舊唐書稱知章爲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池名其因是耶距池三里曰賀家灣賀姓尚多

登賀祕書洗馬湖山　清　王　燾

一代眞狂客千秋洗馬湖古人不可作勝地亦荒蕪
春盡花香薄天淸塔影孤風流誰繼起惆悵輞川圖

響巖

康熙鄞縣志　響巖縣西南五十五里巖壁峭立下浸
慈江巖中空洞廣容凡江水作聲與遊人笑語則巖中
皆答應故曰響巖唐祕監賀知章嘗隱於此舊有讀書
樓後人稱高尚宅遵明皇賜詩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
心之義也又相傳巖影如佛像一名佛影巖天寒鸕鷀
羣集又名鸕鷀巖下有鯿魚洞相對有普和寺

鏡湖

嘉泰會稽志　鏡湖在會稽縣東二里故南湖也一名

長湖又名大湖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
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王逸少
有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鏡湖之得名以此

賀監湖上　宋　樓　鑰

萬頃平湖一葦杭此歸喜似賀知章上恩賜與西湖
曲遂老吾家歸照堂
狂客歸來終好夸越王城下占煙霞此中信美非吾
土不似西湖是我家

放生池

嘉泰會稽志　會稽縣放生池在府東南一十里天寶二年祕書監賀知章表乞永周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許之明年春以黃冠歸故鄉賜鑑湖剡中一曲敕永周湖爲放生池府有池放生始見於此自永周歲久湮沒更爲民田舊池寖廢歲遇壽節放生無定所隆興二年□□□□□二百七十頃以爲放生池奏聞詔從之又於池側置咸若亭曾文清公撰記　耆舊謂今東城南望爲賀家湖疑即剡川也其極目浩渺光景澄澈實東州佳觀云

賀季眞宅

嘉泰會稽志　唐賀祕監宅在會稽縣東北三里八十步知章晚自號四明狂客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官湖剡川一曲宅今天長觀是

康熙浙江通志　賀監宅在會稽五雲門外一名道士莊

嘉慶山陰縣志　道士莊在鏡湖中與三山連接唐賀知章致政歸自號黃冠道士故名

題賀知章故居　唐　溫庭筠

廢砌驚薜荔枯湖無菰蒲老爐寶稾草愚儒輸逋租

千秋鴻禧觀

寶慶會稽續志　千秋鴻禧觀初賀知章入道以其所居宅爲觀始曰千秋壽改天長乾道四年郡守丞相史忠定公奏移天長觀額建於縣東南五里嘉定十三年賜名千秋鴻禧仍爲祠官典領之地前有亭曰鑑湖一曲又一亭曰懷賀皆史丞相建新額頒降守汪綱以觀褊小無以揭虔即更新之爲屋六十餘間又增建眞武殿先賢列仙祠并賀祕監祠爽氣堂綱有刻宇留柱間云杜少陵爲賀公作遺興詩有爽氣不可致之語眞古今絕倡千秋建堂以此名之又築一園於觀之前曰賜榮園門柱間綱題其詩云敕賜鑑湖水爲君臺沼榮榮此太白憶賀監詩也千秋觀園成取詩中賜榮字以扁云園有亭曰幽襟曰逸興曰醒心曰迎棹皆綱所建又築長隄十里夾道皆種垂楊芙蓉有橋曰春波跨截湖面春和秋半花光林影左右映帶風景尤勝眞越中清絕處也

貞羣案右千秋觀康熙浙江通志采之

題千秋觀懷賀亭　宋　陸游

河渭使與珥左貂曲江相君謝不朝宮中玉環狐作妖黠虜旁窺心已驕天維欲絕地軸搖有識凜凜憂宗祧賀公託言師松喬黃冠徑歸侶漁樵老馬立仗不自聊去如鸞鳳沖煙霄傾都祖餞擁渭橋賢哉大夫脫塵囂揚州渡江木蘭橈入東夜聽錢塘潮我來故祠竹蕭蕭黃冠野服傳生綃詞卑愧匪英瓊瑤空采蘋藻奠桂椒虛堂斷香閉寂寥遺魂零落何由招

天長觀

乾隆紹興府志　萬曆志天長觀在會稽縣五雲門外

唐天寶三載祕書監賀知章辭官入道捨宅爲觀號千秋觀七載改今額初開元十七年從羣臣請八月五日上降誕日爲千秋節觀蓋用節名後改千秋節爲天長地久節觀名從之宮殿上像設奇古傳以爲唐代所塑如麻姑浮邱伯等皆他宮觀所無郡人謂之土寶

會稽縣志越人相傳明眞觀即賀監宅然所謂鑑湖一曲者觀中蓋無此景則嘗疑之今考前志乃知賀監宅在五雲鄉其地風景宛然如昔而宅乃爲河泊之廢署也

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　唐　朱放

已得歸鄉里逍遙一外臣那隨流水去不待鏡湖春雪裏登山屐林間漉酒巾空餘道士觀誰是學仙人

明眞觀

乾隆紹興府志　萬曆志明眞觀在府東北二里賀知章行館也宋乾道中史浩奏移千秋觀舊額建其中爲三清殿兩廡分享前代高尚之士凡四十一人故俗謂之先賢堂又名鴻熙觀永樂中改今額　案嘉泰志有千秋觀在縣東南五里宋乾道四年八月史浩奏移天

長觀舊額建前有閣牓曰鏡湖一曲亭曰懷賀縣志在五雲門外今河泊所廢署是也蓋移額即廢地雖異而實則一也

明眞觀　明　王埜

賀監風流去不回千秋宮觀出塵埃數章喬木著濃蔭一曲舊亭空綠苔弔古人來惟短棹步虛聲杳落層臺不知敕賜黃冠後誰繼清風自後來

天慶觀

嘉泰會稽志　天慶觀在府東南五里一百二十步隸

會稽唐之紫極宮也梁開平二年改眞聖觀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改曰承天觀二年令州郡各建天慶觀郡即以此宮應詔

和書天慶觀賀祕監堂三首　宋　秦觀

老仙舊地枕東城古木參天警晝聲我亦願爲方外友風流何必並時生

史君平昔慕高清一到祠堂意一新戶外黃冠應指點公應便是謫仙人

衣屨蕭條氣久清豪家門館未嘗行朱甍碧瓦何從得疑有陰兵夜助成

冢墓

嘉泰會稽志　賀知章墓在山陰縣東南九里其地因名九里墓在山巔鄉人呼爲賀墓

貞羣案諸萬里於越新編乾隆浙江通志均採此志

圖詠

書王晉卿畫　四明狂客　宋　蘇軾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溪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眞

次韻題畫卷　四明狂客　宋　蘇轍

失腳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眞

題賀監像　宋　樓鑰

不有風流賀季眞更誰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

壽鏞案詩目原作題賀監李謫仙二條今錄其一其像不知誰作或逸老堂中所奉祀者歟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明　徐渭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一逢李白解金龜

賀祕監外紀卷二

後學慈谿馮貞羣
後學鄞　張壽鏞　同編

祠廟

賀祕監祠

光緒鄞縣志　賀祕監祠俗稱湖亭廟在縣治西南月湖中唐賀知章讀書處宋紹興十四年莫將建逸老堂以祀知章及李白寶慶三年守胡榘更新之改名隱德堂繪黃公像合祠其中久而圮開慶元年制使吳潛重建逸老堂撤黃公而合祀白且勒黃冠真像於碑陰元

至元十三年以是堂并涵虛館改置水馬站分南北二館祠遂廢至正十九年江浙分省命理問邱楠修館舍得知章碣像於蕪穢中遂於驛東別作祠堂專祀之明洪武初廣驛舍遷祠今地而碣像猶在驛東永樂十六年郡守汪尚遷奉祠中天啓六年郡守汪念祖祀以二月十五日載之祀典其費取鄞縣河棚無礙稅銀國朝康熙二十二年里人合資重建乾隆四十七年廣祠址建後殿嘉慶十九年重修咸豐三年又修十一年大修工甫竣而粵寇作祠遂毀同治四年修復

逸老堂記

宋　莫將

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世者必不俟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所可使其始稟之於天渟涵靜默燭萬物之理而不昧平居固已陵厲清浮俯仰宇宙視世之富貴顯榮若將浼我凡隨所遭而暫寓者豈復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俏傳皇太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終宣帝之時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

居之世嘗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尊蠡酣飲謝事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相去遼邈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眞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還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摘其詩激揚貴妃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驚江湖間終其身季眞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

命之榮明皇自爲贊賜之肅宗爲太子遷賓客授祕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爲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痡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季眞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游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子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季眞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爲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

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爲謫仙人蓋實錄爾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窮冥者矣世稱中州淸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奇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理志乃越之鄮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爲州與嶢姚嚴發並繼於越八年廢鄞爲鄮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鄮置明州取四明山爲名實並東海眞淑氣蜿蟺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奇才識之士必季眞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眞爲鄉人予爲明州一年得湖上弗地爲堂以太白所

稱季眞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眞之像於堂上尙友千載鳳翔鸞觴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已亥年嘗遇季眞授以至訣言季眞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昇徧於人聽則季眞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毋往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季眞不時來還此間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謹記

重建逸老堂碑記

宋　吳潛

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將所創井爲文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之語按賀公字季眞唐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肅宗升儲制授祕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剡川居焉剡隸越鄮故越封部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妥靈於是邦之月湖且合太白而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之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

輩若奴僕其氣眞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羣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永王璘之黨毋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季眞遭時遇主彈指可都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爲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於時肅宗之人品已瞭然於季眞胸中矣使相與終始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眞亦將不能逃萬世之責易曰知幾其神乎季眞有焉又豈止於蟣蠓富貴涕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眞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爲也是堂之建迨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圮壞屢葺屢頹片瓦尺椽幾無存者

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視昔稍異乃求季眞之像於越繪而龕之且誄以詞述以贊用詔永久俾邦之人士景淸風而企芳躅或少裨於夔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閒據權位擅勢利呼吸福禍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乎一世之人者不知其幾矣未幾聲消迹滅影響無聞甚者流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乃若孤標勁節之士身歿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爲之興起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思也爲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既成面對涵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舛繕治之輪奐丹雘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以敘歲月於是乎書開慶元年秋七月癸卯朔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浙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撰中散大夫直祕閣致仕歷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卽之書降朝散大夫直寶章閣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汝楳題蓋

賀祕監祠堂記

元 劉仁本

唐祕監賀知章字季眞世居四明小谿湖上性曠達無俗韻嗜酒善隸草書晚年尤誕放逍遙夷猶自號四明狂客嘗擢科累官太常博士開元閒以禮部兼集賢遷太子賓客授祕書監天寶初一旦棄官去若倣屣著黃冠道士服請易居宅爲千秋觀詔許之仍賜鑑湖剡川一曲蓋其抱高世絕俗之姿瀟灑出塵之表儀形丰度翩翩鶴峙蟬蛻汙濁之中神遊八極泥塗軒裳浮雲富貴翩然高舉介然遠引而不顧者

也知汙世之不可爲也故寄跡老子以游方之外知玄宗好誕將必咈其請也故託爲夢帝所之說以歆動其聽不能終遠其鄉也故又請鑑湖剡川以居之情風高致千載而下聞斯興起追宋紹興間郡守莫將訪其讀書故地闢逸老堂於城西隅月湖之曲與李太白同祀蓋取白稱其爲逸老也寶慶中守胡榘又更爲隱德堂以漢四皓黃公並祀蓋擬其同郡同德也既而毀廢尋屬其址爲驛傳至元更化因之弗改至正十九年冬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邱楠奉省

命繕修館舍得碣像於蕪穢中爬梳剖滌衣冠儼如卽驛東偏別作祠堂三楹以專祀撤黃公李白位設椒醑奠之昭崇敬焉於是吞吐湖光以據十洲島嶼之勝而雲煙月露徘徊於斗牛之間者尙想先生之風可陟也彼車塵轍迹宦途鞅掌過祠下趨館穀寧無一二竦息者乎而邱君能表而出之其志爲可尙已徵記於予辭不獲而爲之書至正庚子七月既望記承務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仁本撰奉議大夫僉制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史銓書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伯琦篆

敘唐祕監賀公

明 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愷乃見而歎曰意必有異人宮焉不然何其山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祕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尙在高標淸氣彷彿於煙雲水石間賀監本鄞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祕書監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

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祕書外監夫人孰不欲富貴祕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不齒也顧辭榮耽寂逃儒歸老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定則無不足所望於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於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甚適覺而歎曰叔敖其敗子哉

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於王王召賈之華免冠謝則復歎曰敖眞敗予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已弗可返已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遊帝居與胡華子之夢漁事暌而情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弗寤至爲執珪不善事左右然後去亦晚矣乃若賀監位金馬與淸華之選甚適矣至一夢遊帝居卽寤卽託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旣多矣世有徇物以招悔怙寵以罔終而竟莫

之省者豈惟賀監之所不取抑亦貽訾於胡華子矣

嘉靖癸卯歲季秋吉日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寧波府知府前刑部江西淸吏司郎中雲間鳳峯沈愷譔郡人方仕集唐北海守李邕書

賀祕監祠堂記 并詩

明 高宇泰

唐賀公知章鄞人也昔公自號四明狂客李太白稱爲四明逸老稽山賀老明皇序云將歸會稽唐書載公越州人乾元贈詔亦稱越州而或有疑公非鄞人者按漢爲會稽郡合明越皆其地唐開元間鄞尙爲鄮原隸於越州旋因四明山分置明州然則言會稽言越州言明州可通稱也至若舊唐書原多舛誤其言永興未足爲據公實生鄞小溪之響巖今名高尙宅舊有公讀書樓其地馬湖有洗馬池相傳公讀書處公本洗馬賀德仁之族孫池名或因是相距三里曰賀家灣迄今賀姓尙多城之月湖亦公讀書故地惟所賜鑑湖與墓及所捨宅爲千秋觀者俱在會稽文獻錄謂後徙剡川蓋爲寓居而卒葬於此考會稽志固列於寓賢而以所捨宅爲行宅也鄞城先無是

祠宋紹興十四年明州守莫公將以公爲四明先賢建逸老堂於月湖中在古涵虛館之南祀公及李白自爲之記乾道五年守張公津葺之寶慶三年守胡公榘更新之改爲隱德堂合黃公而爲三歲久而圮開慶元年制置使吳公潛重建覓公黃冠眞像於越勒之石記於碑陰以垂永久元至元十三年此地改爲水馬站分爲南北二館而祠遂廢碑像亦淪沒七八十年馬棧間夜嘗有光人莫敢發至正十九年江浙分省理問邱楠奉省委來修驛舍得斷碣於南館

蕪穢中剜蘚滌垢衣冠儼然乃故像也爲別構三楹於驛東祠之皇明洪武初井南北二館爲一驛遂遷祠於吟地俗稱湖亭廟然碑像猶在驛東永樂十六年戶部主政劉公詔奉使至驛以祠像異處屬郡侯汪公植遷於祠中嘉靖癸卯守沈公愷立石記之天啓丙寅守王公念祖創爲歲祀載之祀典俎豆之費取之河棚地稅至今遂爲例又攷宣德間里人宋恢志云至正間有唐繼宗者任鄞簿卒於官其子不能歸遂售月湖□□仲明之家居焉洪武間遷祠驛西

得地以廣之仍令居之以奉祀又云祠建於洪武戊午至庚申之春靜軒唐處士手植雙柏於庭經今五十載而雙柏昂偉森翠方之鄞城誠罕見者其將來又不知參挺干霄幾尋丈也今雙柏又已二百五十年柯銅根石正當如少陵所詠孔明廟中物而所謂靜軒處士者意即鄞簿子孫也莫吳與沈尚有其文多溯論公疇昔而不詳於祠故予撮舊祠之始末而書之而懷公之意則係之以詩詩曰

八十始乞身難爲後世諒白髮刺黃冠詎免衰暮狀予謂古至人境遇非能障溯論公平昔麤糲惟自放身處青蒲間何異煙波傍眼花水中眠寧有榮祿相況值君臣際任懷一無妨避世金馬門遠同曼倩行入道亦假託興至即高飈去住同太虛從何著高尚眞訣即此得茅氏更何貺當時有二老與公先後望除奸漢陽隕使賊魯公喪番番俱老耄氣烈一何壯謹臣與曠士殉榮非所誇風流永故國海田幾淪漲盈盈秋水祠長對鳧鷖漾

賀祕監祠碑 并詩

明 周容

古來翺翔天闕履順蹈亨而鑒分止足投老林泉者自漢二疏外未有聞也至唐有吾鄉賀公公是時爲太子賓客祕書監監丞上無愧羽集栩之憂旁無飄風南北之恐乃一旦致其仕去天子灑宸翰以寵行百官帳青門以祖道莫不咨嗟欣慨謂繼二疏而遂志者其公也耶脫我蟬冕俟爾黃冠卸我紫衣忽焉野服馬首東邁鴻遠天空豈不謂賢哉至考公當年固已年七十餘矣七十而懸車人臣之分也然按唐史東之七十餘尚爲尉李邕以陳州刺史來朝亦七

十餘矣眞卿八十爲刑部尚書見唐制忠厚加恩禮下不立引年之例以崇老成之風諸公遂自忘其耄而人亦相與習之歟夫以諸公之才之德雖耄足以樹勳業植名節爲朝廷重而持祿固位者皆依附以自逭其陋至朝謁失儀顛踣殿陛猶靦不知愧豈非爲人心風俗大患故公毅然決志無少遲疑於以震聳觀聽砥礪廉隅謂裨益世道豈淺鮮哉公歸未幾奚雛煽燼凝碧之慟有伶官而僞署之免惟司業使公猶未歸必有足爲朝廷重者何也公能遺榮於承

平必不巇名於簒逆也又安知公之歸也非有見於赤狐黑烏而託之鱸魚莼菜者乎借帝宮之夢遊示北風之雨雪使朝廷因其去而思危推其心而知戒則公之歸更勝於二疏多多矣公吾郡人也吾郡以公爲重乃郡志列公隱逸傳中舊碑所稱率以淸風高節與子陵元亮比恐非公所樂受也古今寧有官祕書年七十而可稱隱逸者公之賢自足爲吾郡重而奚必以隱逸增重哉因拜公祠爲辨之而書於碑用告後來修郡志者祠在郡城月湖西系以詩曰

文采風流兮潤皇唐出處行藏兮光故鄉公之歸兮臣節用章列公隱逸兮公不受臣年七十兮歸已後金魚玉珮兮榮已久公識李白兮千古氣張蹴踏奴隸兮天子中璫直斥華淸兮禍水昭陽鑑湖淸兮櫓槍午下殿走兮淋鈴雨公之歸兮臣心苦孝識郭兮猶公識李唐興復兮由此人生難兮知己我遊湖涘兮日西頹公九原兮不復回庭柏折兮寒鴉來

逸老堂碑銘　清　全祖望

唐祕書監賀公有古跡在鄞城西湖宋紹興中莫尙書將建祠以祀之其自胡制使槩而後累經修治合食以太白尋上及黃公已而卒專祀祕監舊碑載之詳矣祠址元時廢爲驛館遷祠於驛東明人改遷於驛西乃里人唐氏居其中有雙柏盡洪武以來之物黛色參天爲遊人所愛玩湖上之佳勝也祕監籍里會稽人爭之久矣會稽所據者新舊兩唐書吾鄉所據者不但李杜二公之詩而以莫氏之碑會稽所據者遺墓吾鄉所據者故居其將何以質之予考祕監先世本居會稽吳志賀齊列傳謂浙東賀氏本姓慶

氏以避漢諱改而賀方回詳其原委謂由慶湖得姓然考慶氏乃儀禮先師慶普之裔沛人而遷越是不以會稽之慶湖得姓也但其爲會稽之望姓則已七百餘年自六朝至唐學士大夫雖遷居必著舊籍晉隋諸史無不然者劉昫宋祁系祕監以永興蓋以此也祕監之生則於甫上實在城南馬湖有村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祕監族祖德仁得名馬湖稍北爲響巖祕監釣臺在焉有澤曰高尚莫將之定祕監以鄞產蓋以此也祕監晚年復居會稽則剡川旣賜之

後以周官湖爲放生池以千秋觀爲道場故其嗣子曾子卽以貳郡侍養而墓亦在焉徐渭之列祕監於會稽寓公蓋以此也然則無所事於紛爭如後人輩之嘵嘵也雖然祕監之至今蓋千餘歲矣而能使浙東之人互引以爲前輩惟恐失之則其風流可想見也祕監之在朝未嘗得有所見而唐人道之者無不極其推尊攷之於史不過頹然自放淸狂而已斯蓋其跡也而非其中之所蘊祕監之神明史未之能傳也祠自康熙之季傾落日甚且二十年予自京師歸爲重新之更擬於城南釣臺之上築一祠以志其勝而未能也乃纂是碑而系以銘其辭曰

斯人爽氣世所尊故宅荷花尙有存十洲之水淸且淪雙魚酒熟香滿尊生爲游仙死爲神越人爭公亦已勒蕭山毛生尤諄諄掇拔賢哲空紛綸我參羣籍綜舊聞侑公與語倘不嗔

賀季眞祠堂記

淸 汪國

四明月湖之濱有祠曰湖亭者祀唐太子賓客賀公季眞而作也祠之建置始末載於郡志者甚詳無庸復述而獨公出處之心迹有非後人之所及窺者是不可以不論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於出與語則爲簪紱之所榮專於處與默則爲山林之所溺二者皆非君子之中道也若夫明哲之士見微知著不肯以其身立於危邦亂朝而與物同塵韜光鏟采使人見其迹而不知其心此則尤爲品之最高者若公與漢之二疏是已夫二疏之致仕也以父子二人一朝解組歸里爲史臣所美而公之乞身也亦以請鏡湖一曲後世傳爲口實然此何足以見

二公之高哉詩有之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易有之曰中則昃月盈則食漢宣唐玄之時治道大隆之世也極熾而豐蘖牙其間猶之霰之漸釀以成雪而日月之將就昃食也蓋宣之末年恭顯漸及預政而玄之季世楊李方進擅權公與二疏皆以宮僚無言責而小人成羣知其憂必及於國家故慨然懷遯肥之志潔身遠引而猶慮當時後世知其心而窺其隱也特以年迫桑榆懸車爲請是其高鑒遠識絕出流輩而思厚渾淪令人毫無形迹之可指有非三代以下人

臣之所及者非特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而已也漢書以二疏與貢薛同傳此未爲知人而季眞之風流營見推於李杜二公國士不輕許予其生平德性之淵曠必有心服無閒者不僅以其文墨之高與節概之過人耳惜乎史氏之未能盡詳也吾觀仲翁歸里之時其年已逾七十而公且出八十矣攷其終身殆非無意於仕者老病休官有何足異鐘鳴漏盡而夜行不止此鄙夫徇祿之事何煩以此擬議賢者哉然則公之所以可傳者固自有在矣祠之建立自宋以來年幾及千而邦人猶世世守之弗替亦可見公之風流不隨世而沒余爲之闡發其幽微者蓋特以補前世論公之所未及云耳

謁賀監祠　明　陸瑜

春水微茫春草深湖亭花發鳥聲頻黃冠野服瞻遺像明月清風仰昔人故宅可憐爲傳舍敝廬猶暫託芳鄰年來已遂還鄉願爲瀉椒漿一薦蘋

賀公舊池沼千載望音徽詔許青門餞恩落白首歸

古祠陰易夕老柏晚含暉永日澄湖色清和滿素幃　明　楊承鯤

千載清狂客風流異代賢情樓珠樹鶴明溢鏡湖煙祕要傳丹訣恩波泛酒泉黃冠眼前事踪跡許誰憐

湖雲流不盡湖水淡無聲歎息此中客徘徊萬古情　明　洪昆

片帆歸思重一曲主恩明昨日長安道春風貴酒傾

太白絕代人惟公一知己風流千古存明月照湖水　明　周容

荒亭自寂寞古柏半生死我來空徘徊俯仰此鄉里
夜夢遊帝居蚤朝乞故里非貪高尚名投老是常理
況入天寶運先機亦有以恨不邀李生來同一曲水

賀公祠步青蓮韻　明　鍾鳴雷

已蒙天子賜荷衣肯挂塵緣觸險機幽徑尚容樵屐
往深溪惟見釣船歸仙眞有訣餘丹竈客曜無心動
少微九曲武夷誰謂險一朝安步去如飛

詠賀季眞祠二首　清　薛士學

古人重賢豪相見即莫逆猗歟賀季眞先識李太白

玉卮相與酬貂裘非所惜拜疏辭金門高風生紫陌
今日瞻遺象神情甚閒適前賢不可作逸韻流往籍
九秋薦蘋蘩千載秀松柏
狂客詩名重潔清美風神當其去國時天子褒碩臣
摳衣拜郊餞都門行色新野服還東越綸音出西秦
道路八千里花香隨車輪其人今已往社鼓年年春
肅揖禮祠宇涼飈起青蘋

月湖眺望謁賀監祠　清　謝泰宗

風流逸老宅千秋頑懦師飲酒濟寧市知人太白奇
解龜豈初志保身明哲維宮中生禍水閫外闞熊羆
黃冠無賴計流沙野服宜一曲鏡湖渺淪漪漾清池
朝夕借枕漱高風振羽儀景行起後賢拜瞻煥棟榱
柏麝芬中庭花鳥奏四時簫鼓中流競長橋飛虹垂
非但魂魄樂亦堪齊賢思所以歲寒朋不爲春花移
潔亡非亂倫心理千載知我來重徘徊河干伐檀遺
稼穡寧云寶濯足好源瀰不堪飲馬窟反增清流悲

謁賀監祠二首　清　李鄴嗣

外監風流在此濱羽衣道士尚稱臣老分鑑水逾千

載狂擅明山只一人故里歸時無組黻青門別後有
烽塵祠前雙槳仍來往可許漁樵問舊津
廟柏蒼然照水濱煙花坐歷幾君臣采蓴仍有湖中
客載酒還同方外人芝谷傳聲追大里鹿亭掃徑待
遺塵當年臺榭都如夢未有桃花可問津

賀季眞祠　清　袁德峻

祕監風流古所稀鑑湖一曲臥初衣追言靈武多遺
恨卻憶黃冠蚤見幾槎柏尚餘高韻在乘船誰其醉
扶歸釣游勝跡依然事換酒何人今已非

謁賀監祠　清　倪象占

遺像清高望儼然青門餞別記當年取龜纔共長安醉騎馬俄歸剡曲眠古社風煙菰葉渚雙橋鐙火鞠花天不知舊宅千秋觀此夕誰曾載酒船

蜀客多才思長安遇此公文章賴不晦千古竟難同白鶴迴天半青山在越中高情不可挹松柏動微風　清　厲志

秋日逸老堂下　明　陸崑

寒波煙漲蘋蘆花江鎖霜林帶晚霞一曲剡川仍逸老千年燕市又悲笳辭恩豈欲希疏傅避世非甘學鬱華爲問於今誰一輩得如泌也奠天家賀公識鄴侯於髫年

逸老堂懷古　清　陳銘海

塊老堂前秋水碧一片茫茫波浸月南臨眾樂北紅蓮長興斯堂雙突兀斯堂作者是何人莫公刱之吳鼎新殘碑尚有樗寮名仙筆飄飄鑑水濱聞昔湖心足容與遊人多在花深處過客聯鑣到此間往往瞻拜不能去雙橋影落鏡湖中芙蓉遙映鞠花紅黃冠有意衡門老白鶴孤飛雙島空紫極宮前曾有遇金龜換酒多佳趣先生原是飲中仙心醉太白驚人句巨眼還能識鄴侯不愧漢陽司馬流唐室中興端賴此當時詩人孰與儔可仕則仕止則止飄然引去敝屣耳揮毫落紙自雍雍詩侶酒徒聊爾爾堂前古柏發秋香先生御雲入帝鄉狂客之狂不可及鑑湖一曲容徜徉仰瞻遺像眞瀟灑風流千古依然在十洲三島杳難尋惟有清風長不改先生家住響屧東神氣往來遙相通東望明山西稽山俯仰今古心忡忡

賀祕監逸老堂　清　陳勸

久困簪組別林泉鏡水稽山舊夢牽晝錦還鄉天賜餞大羅證果地行仙乞身早謝青宮職到眼休驚紫塞煙千載高風誰得仰見幾不讓二疏賢

賀祠雙柏　附

康熙鄞縣志　賀祠雙柏在月湖唐賀祕監祠前　明　宋恢

賀監祠記略

祠建於洪武戊午至庚申之春靜軒唐處士手植雙柏於庭以壯麗宮宇經今宣德甲寅五十餘載而雙柏軒昂魁偉森翠挺秀方之鄞城誠罕見者也則其

將來又不知參挺干霄幾尋丈也哉

賀祠雙柏　清　胡文學

我讀漢史仰高風知止獨有疏仲翁都門供張傳千載誰其繼者唐賀公蘭陵舊有二疏宅欲溯高風不可即何幸生同賀公里鑑湖一曲沾遺澤一區新築近湖堤雪汀煙嶼共連漪褰裳喜對龐公宇卜宅忻鄰祕監祠祠中柏樹山中鮮一樹奇離一樹偃蹇經冰雪兩湖深曾閱蓬萊幾回淺有如二叟日相依相對如摩銅狄歸枯幹不殊鮐背瘠疏葉還同鶴髮稀伏臘嘗隨鄉祭酒摩挲雙樹躊躇久此是泰山廟中物何時得為祕監有

游仙廟

康熙鄞縣志　游仙廟縣治西南一里許分祀唐祕書監賀公知章舊址湫隘國朝康熙間提督張烈石調聲合境內士民貿基廣拓重建

游仙廟記　明　葛世振

游仙廟者郡治西南一里許臨紫薇街之東所以分祀唐祕監季眞賀公也公昔讀書月湖之中此地為湖東畔亦其素游今湖亭之廟傍西游仙之廟傍東實相望也然顧之曰游仙者何考公綺齡時嘗夢神人持巨斧鑿破其胸納以香劑由是才思日進非仙授文學之始乎誦烏啼曲而輒呼青蓮為謫仙人觀稚子目如秋水而知鄴侯為神仙中人當拜卿相非具仙眸者能如是乎列舍象亭十八學士以媲勝瀛洲是謂仙史作字如龍蛇飛動為祕省四絕之一是謂仙墨騎馬乘船仙於飲也玉牒祕文之對仙於諷也張長史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非仙於品乎陸象先謂賀兄言論倜儻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非仙於嘗款乎石恪畫仙宗十友圖而公次焉是誠仙友竹里主人評公詩如白雲青鳳不可結攢是誠仙音當玉環未納靈武未攘一旦託夢游帝居挂進賢而頂黃冠翛然鑑曲之游非仙於識者能如是乎要之公無在而不仙者也晚節放誕自號狂客遨遊里巷之間及其歸老嘗與樵子漁父農夫牧豎盛論山水高談隴畝既築室鹿亭樊榭又僑居曉山下泉流清駛至今名為賀溪元和己亥公已百年矣祖貢嘗

於天台遇公授辟穀丹經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公猶在世間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濟人則公誠仙矣要之公無在而不游無游而不仙者也此游仙之所以名廟也郭景純游仙詩云放情凌霄外嘯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鴛鴻乘紫煙又云陵陽挹丹溜客成揮玉杯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李長庚送公詩云眞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皆可彷彿公游仙之影斯廟之所以名游仙也余家故廬相距咫尺登

堂拜公服公目不瞬劍閣之煙嵐耳不震漁陽之鼙鼓而惟挹澄波於一曲沃明月於千秋敢假公半枕作游仙之夢以證余言之是耶非耶姑災石爲廟記

賀成廟

光緒鄞縣志　賀成廟縣東南五里演武場南世傳賀知章嘗寓跡於此唐咸通間鄉人建祠祀之舊在江滸名賀家庵後移建今地額曰賀成意以賀菴新徙而名之俗改爲賀丞誤案賀祠本在城中湖千里人不便瞻拜故別祀之初在林郎堰旁明洪武初王道源捐地遷此署曰唐賀祕監丞廟公未嘗爲祕書丞也里人妄標之耳國朝同治十三年重修

賀成廟碑并詩

明　周容

賀成廟者唐太子賓客禮部尚書賀公廟也公實用祕書監丞致仕而尚書爲贈官故鄉俗多稱賀丞焉然則廟宜賀丞矣而曰成訛相傳而題額誤也廟在甬江東南里人章光祺嘗引容謁廟指額示容曰丞之訛爲成也祺幸託斯里而猶未及改正以至於今容曰公仕唐固丞也竟遺榮慕道湖山棲老視丞如

浮寄然公原不欲以丞自重則後之人又何假一丞重公春秋之法不書官貶之也朱子遵其例爲綱目有因賢而備書其官者若祠廟題額固無取褒貶例也月湖西相傳爲公故宅今爲廟題曰唐賀祕監祠豈即所謂千秋觀遺址歟而此廟之立莫攷矣自意者公少時讀書嘗游止於是又或致仕歸杖屨曾一再憩焉後遂慕想而爲之歟試偕予出門倚徙四望平疇遠風相接廬舍離落點染炊煙雖無畫橋漁艇柳浪閒亭如月湖之勝而塍界水縈潮汐不及亦吾

郡沃壤也冬之時二麥工畢犢健土深以及於春秧黃秧綠拋秧插秧老穉餉饁農歌互起公應樂見之至於夏也桑柘影中桔槔斷續雨淫日酷跪禾而芸公又惻然見焉凡此皆民之勤生計而期於秋以有成也幸及於秋穗垂首矣葉有聲矣於焉以銍以耡以蹂以碓遺滯之利旁惠孀單而乃釀醴割牲叩鉦擊缶遠近扶攜就公廟以肅享祀者感辛勤之獲報而賀秋事之有成也公進士登第出入金馬賦詩飲酒超然塵外歿亦必侍帝香案逍遙紫極寧屑屑不

厭猥瀆而與田祖伍則農事之成不成公不任受咎亦不任受賀矣雖然謂逸才之士率文采自喜高意肆志於民事膜外視之者此鄙夫妄說也公蓋嘗令任城矣流風遺愛百世祠祀不絕公豈視民事膜外者況此又公桑梓地乎公其念彫劾餘民宜加存卹勿縱螟螣助彼貪吏勿聽熯潦滋爾盜心俾歲歲有成以相賀也甫田之卒章白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豈非公之大有惠於桑梓地哉然則廟額之訛丞而成也或亦公所欣然而不致深責者也夫金銀伏獵固以不學蒙譏漱石枕流未嘗不以明通資辨亦賀成義也光祺曰然遂作文記之而系以詩曰

公佩金龜青宮侍讀公乞黃冠優游野服公去千年鑑湖仍綠今儼在斯鄉音猶熟　前畦後畔左壤右塗公在其間憫此農夫酌彼雨暘均我黍稌稂莠是穢蟊賊是屠　歲際豐年家取十千有雞有鶩有豵有豜婦子以孝兄弟以賢克展禋祀神保無愆　白馬畫輪玄裳朱黼絳旗繡裳蘭鐙樺炬公出行遊導以田祖彷彿歸來廚幔風舉　薦芷升香傳芭侑觴

我蓑我笠我冠我裳以興嗣歲錫祜無疆勿我鄙夷是公之鄉

重修賀成廟記

清　董沛

季眞先生以清風亮節照映千禩實產於明而終隱於越故二州人祀焉鄞之有廟莫先於月湖之逸老堂南宋莫州守所創建也其行廟在縣之東南高武部謂里人不便瞻拜別構祠奉之度其時當在宋元之交而張尚書嘉靖志乃謂唐季有之此未然也寶慶延祐至正三郡志所載祠廟綦詳而無是祠果其

建於咸通何待東沙而始著哉廟初在林郎堰明洪武中里人王道源移建今地題之曰賀丞廟廟右爲王氏祠楊參議撰祠碑詳記其事錢氏鄞縣志金石列是碑爲廟碑誤夫先生之官則祕書監也雖亦涉歷少監而未嘗爲丞丞之階下於少監奈何不學之徒妄取里社之先賢而貶降其秩耶其改丞爲成不知始於何時聞貢士縣志謂舊在江滸曰賀家庵新徙而名以成俗改爲丞然考參議祠碑則當徙建之初已曰賀丞非由成改丞矣周鄞山撰廟記反以丞爲是而以成爲非

何不取新舊唐書而一核之也吾鄉之祀鄉先生惟大里黃公爲最古次則賀監耳黃公之爲鄞人以虞仲翔之言信之賀監之爲四明人以同時送行之詩信之其自稱四明狂客也或且曰取鄰近之山隨意署之也至諸公之詩皆稱送賀監歸四明安有非四明之人而可曰歸四明乎所異者黃公之廟訛爲黃姑賀監之廟訛爲賀丞一則男女之別一則尊卑之殊以明確可信之鄉賢而里俗流傳舛謬若此洵不可解也廟之外爲耕藉地鄞山記中鋪敘農事以賀秋成相比附其論亦新然改丞爲成徒以音同改耳非必其有義也同治甲戌里人重修是廟屬余爲記乃舉舊說之誤而詳辨之若夫表先生風節昭示來許以起里社尊敬之心則自莫州守以來吳制使劉左司諸公之記言之備矣無待余之贅述也

賀成廟　明　盧鎮

野服黃冠物外心丹山赤水漫相尋江頭古廟松蘿月獨鶴高飛迴夕陰

明　錢光繡

文士肯廟食山川具勝情奔濤吞斷碣疏樹枕遙城別墅依湖曲茲邦藉主盟更憐風月夜江畔有騎鯨

湖亭廟　壽鏞案即今賀祕監祠

光緒鄞縣志　湖亭廟縣東南四十里分祀賀知章

以上鄞縣

詩巢

嘉慶山陰縣志　詩巢在臥龍山上即宋西園故址本先詩人楊廉夫所構以擬放翁書巢後人祀廉夫因並祀賀祕監以下六人是爲六君子詩巢

以上山陰今爲紹興縣

賀監祠

會稽縣志　賀監祠在鏡湖上唐祕監賀知章祠也

賀監祠頌　於越九頌之一　宋　諸葛興

山簇簇兮環湖水淼淼兮縈紆人何遊兮明鏡鳥何飛兮畫圖懷賀老兮今昔想逸致兮林廬老之襟兮天闕老之神兮秋月飛翰兮龍鸞吐詞兮冰雪際熙運兮開元司縟典兮春官淩玉霄兮倚華蓋驂駿馭兮升西崑俄清夢兮綿綿恍乘雲兮登仙覲紫皇兮

玉宸聆九奏兮鈞天牋天公兮遂志鼓予榫兮錦里吾朋兮鷗鷺吾賓兮煙水野服兮翩躚斑衣兮娛戲緬高賢兮非苟於去就其庶幾兮東門之傅鴟夷之子

賀知章祠　宋　王十朋

賀老祠堂枕鑑湖霓裳羽化宅荒蕪無人更問君王覓轉使高風千載孤

以上會稽今爲紹興縣

二賢祠

大清一統志　濟寧州太白樓旁有二賢祠祀唐李白賀知章

登太白酒樓記　宋　劉楚

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妥山山湖諸水匯其西鳧繹龜蒙徂徠岱宗諸山復左顧聯絡於東北皆紆青浮白以舒斂出沒於雲煙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里之勝可指顧而見矣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蓋昔之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

公於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爲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於此此樓之所以名也

秦蜀驛程後記　清　王士禛

濟寧州太白樓下俯漕河憑高眺遠據一州之勝碑板林立其左爲二賢祠祀太白賀監

以上濟寧

辨異

里貫

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　予送先贈公入鄉賢祠怪魏晉以下從祀寥寥因於午食之次歎先賢高行如賀季眞者而不得與豈非闕憾歟旁一友曰以其爲四明人也予撤箸大驚豈生其地尙不知其地之賢而溷溷若是憶康熙乙丑分考進士已薦寧波胡鹿亭卷中一十二日而臨發以及門之內四字見摘渠感之就邸拉謝手奉書一部則其先侍御道南公所輯甬上詩也集二十餘卷自三古迄今首列文種夏黃公歌次卽列賀監詩以監爲四明人耳予笑而置之後見雲間陸伯生所輯

廣輿記紕繆可駭其在古蹟則有逸老堂係宋時爲賀季眞建其在祠廟則有賀季眞祠在月湖中其在山川則有月湖爲賀季眞游憩之所其在人物則一如侍御所輯文種夏黃公後卽繼以季眞諸此誕妄意寧波舊誌亦原有之故宋時郡守已早有建逸老堂者而予邑誌中刪傳數行此外絕不道及卽鄉賢一席尙不得與此在前諸公實有以本邑之賢推之他郡者則可慨孰甚矣按唐書載季眞在隱逸傳中明云越州永興人以吾邑自隋時省縣併入會稽至高宗儀鳳間始復置永興而季眞爲證聖年制科所中則正在新復永興之後未改蕭山之前故其表用雖遲之開元天寶之際而通籍在先其不稱蕭山而稱永興昭昭如也初不知爲上之扳之者何所依據換其故不過以四明狂客一別號耳夫別號何常意所欲表隨在可取稱空同者不必果在山號鳳洲者不必眞在海夫人而知之也使以別字之故可竟易其籍則先儒陸象山土司沙定海俱寧波人矣且彼之所以註賀監者何籍也按廣輿人物註四明人世無取縣界之山作里貫者假曰四明則必原有

四明州四明郡四明縣然後可試問此四明者是何代之州何代之郡何代之縣夫四明本山名地在餘姚唐時以餘姚縣屬之寧波稱餘姚郡而因以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餘姚郡是明州以餘姚得名賀監爲唐人果籍明州則其稱四明者亦當在餘姚不當在寧波況不籍明州而籍四明則世無此籍矣故吾謂賀監之在吾邑無論永興里貫鑿鑿不刊更無容一置他喙而卽以其傳觀之其可旁驗者有三季眞所乞者周官湖也周官湖者爲季眞宅傍之湖卽周家湖也湖爲永興地

此一證也若唐宗所賜一爲鑑湖鑑湖越州地又一爲剡川剡川亦越州地也夫一賜再賜皆不出其鄉此又一證也且季眞之歸也唐宗深重之於其行也親率皇太子及在朝百官賦詩餞送而又擢其子名僧子者爲越州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之向使季眞爲明州餘姚郡人而使其子之侍養者反隔處越州會稽郡以使之奉秩進饋是俗所謂食在睦州口在麗州也此又一證也

千秋觀在縣南唐祕書監賀知章夢游帝居歎曰始寤乃改其宅爲千秋觀

周宮湖即周家湖也在縣南三十里週五里說見後

唐賀知章乞周宮湖爲放生池周宮湖即周家湖也知章所乞祇鄉中一陂耳玄宗重知章因割鑑湖一曲與剡川一曲兩勝水與之人但知賜鑑湖而不知有剡川即知賜鑑湖剡川而不知始於乞周家湖自家與官字形相近家誤爲官遂不知其地然其爲永興人乞永興地彰彰如也後見唐書他本且有誤爲周宮湖者益見官可誤宮則家可誤官無庸疑耳康熙丙寅秋予乞身歸偶於廣坐中語賀監乞周家湖事何氏伯興矣曰信然則賀宮豬其監裔耶予問故曰賀氏有貧者以宮豬名邑之刑牲豬者必召之然而住周家湖傍坐皆歎息始知事當垂雪處有無端蹤跡可爲左驗此最不可忽者不然賀亦稀姓也而是地有之邑雖逼窄然何地不可住乃偏住此且宮豬者亦何曾知己爲賀監後而守不去也

陶元藻全浙詩話　案季眞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句則其住湖邊由來已舊不因玄宗所賜而始但未必爲其所有耳自賜鑑湖一曲之後則一曲便爲季眞所私遂稱賀鑑湖近時稱郡城偏門外一帶爲鑑湖又指五雲門外白塔洋爲鑑湖特其三處耳湖原不止此也然其延袤廣闊究未得其詳考鑑湖一名鏡湖漢以前即有此名當從述異記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之說其以爲因王逸少有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語始名鏡湖之說非也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以湖通於海爲潮汐往來之所其水既憂斥鹵而蓄洩無常則旱潦難備遂築塘蓄水溉田九千餘頃又界湖爲二曰東湖曰南湖東湖所溉之田在今會稽境南湖所灌

之田在今山陰境鏡湖又名長湖水經注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又其源出會稽之五雲鄉綿跨山會二縣周三百五十八里總納二縣三十六源之水東至曹娥西至西小江南至山北至郡故李白子夜吳歌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白王梅溪有八百里迴環之句陳孚又有鏡湖八百里水光如鏡明之句後人遂稱鑑湖八百習以爲常然梅溪詩鏡湖春色三百里梅花水漲扁舟輕亦自相矛盾或謂八百舉山原村舍園林阡陌俱在其內非如洞庭彭蠡有數百

里湖面也即如其說曹娥在東爲會稽上虞交界西小江在西爲山陰蕭山交界僅有二百里則合南北四維計之亦不過八百里之數是將統山會溪港河濱盡屬鑑湖矣恐無此理當以三百五十八里之說爲是八百或前人筆誤否亦賦家夸大之詞不足爲據

又案寧郡志以知章爲本地人物而胡文學選甬上耆舊詩仍之皆因其自稱四明狂客遂爲所誤豈知四明山甚廣大連跨寧紹二郡則四明不專屬於寧況知章未仕前舊里原在會稽既仕歸賜居仍鑑曲其爲紹人而非寧人也明矣萬曆紹興志因唐書有越州永興人之說唐書不知何據毛西河先生縣志刊誤謂蕭山之荷擔僧即賀癡生周家湖即周宮湖亦未免附會可疑使聲同字異者皆可擅易則古今何語不可附會矧聲字皆殊而文義又異者耶

壽鏞案全浙詩話首列賀監小傳次采對牀夜語侯鯖錄唐詩紀事三則均經編入故不復錄

錢大昕乾隆鄞縣志 案以知章爲鄞人自莫將始而歷志因之正史所無未敢深信然四明多知章故蹟蓋嘗流寓於鄞也

壽鏞案乾隆鄞縣志節采唐書列賀監於寓賢傳中

曹秉仁雍正寧波府志 案知章據唐書越州永興人永興今蕭山縣故舊通志列紹興隱逸傳中但鄞南鄉有山名響巖地名高尚宅傳爲知章故里相沿已久又近代廣輿記等書亦載寧人物中當非無據今仍之

周道遵咸豐鄞縣志 案祕監籍里會稽人爭之久矣今會稽所據者新舊唐書吾鄉所據者不但李杜二公詩而以莫尚書之碑爲最核會稽所據者遺墓吾鄉所據者故居考祕監先世本居會稽劉昫宋祁皆系祕監

以永興而其生則在吾鄉城南馬湖有村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祕監族祖德仁得名馬湖稍北爲響巖祕監釣臺在焉有宅曰高尚無復可疑惟晚年復居會稽則在剡川既賜之後以周官湖爲放生池以千秋觀爲道場故其嗣子曾即以貳郡侍養而墓亦在焉徐文長會稽志列祕監於寓公而以所捨宅爲行宅蓋以此也錢志猶謂正史所無未敢深信而但以四明多故蹟遂列祕監於寓賢亦見之固矣

徐兆昺四明談助　錢志但信正史稱賀監爲越之永

興人列於寓賢試思正史亦後人所撰豈不見送賀監歸四明唐詩已有明徵祕監亦自稱四明狂客乎

任城令

王琦李太白外記　按太白任城縣廳壁記所云邑宰賀公其名不可考後人遽以賀知章當之誤也據新舊二書知章初未嘗爲任城令噫因一人之誤致後人詩文遂因之而皆誤職蒐討者可不愼歟

貞羣案賀鑄慶湖遺老詩集序曰鑄十五代祖迺祕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起家拜上虞丞秩滿試任城令時李翰林白寓遊是邑與公相從於詩酒間譔具美政書公堂之壁後人鑱詩石今或存焉據此爲任城令者乃賀監從祖弟知止也　又案趙弼太白酒樓賦宋褧屠應畯汪琬太白酒樓詩山東通志大清一統志均誤以賀監爲任城令

朝英集

錢大昕乾隆鄞縣志　聞志載賀知章朝英集三卷按唐書藝文志朝英集乃開元中張孝嵩出塞朝士所作送行詩知章特其一人爾未可列諸著述之數今刪之

會稽掇英總集　壽鏞案家藏杜氏原刻知聖教齋本訛奪無多陸氏所見非原刻也

陸心源羣書校補　會稽掇英總集　集久無傳乾隆中館臣始從永樂大興錄出道光中紹興杜氏据以刊行頗多奪誤余嚴明錢叔寶手鈔本以杜氏刊本互校多得七律二首增改

千餘字今以錢氏手鈔本爲主而注杜本訛字于旁錢鈔本每卷首有目尚仍宋本舊式今不錄　卷二送賀祕監歸會稽詩　注監鑒於止足○宋鼎詩誰知探下衍禹字穴處脫處字○嚴都詩還躡舊來衣鳧舄去不將新賜鶴書歸以下衍小注○辛替否詩鳧舄遊帝鄉京○歌序先生紫陽眞人下不空格與鬼物神相競田脫一田字時明兩主賜金三十鎰田田男列侍浮丘伯○同鄉偶書其二鄉音難改面毛腮鬆家童相見不見相識○經賀祕監鏡湖道士觀鏡誤鑑

丹山圖詠注

黃宗羲四明山志　道藏中有丹山圖詠以明山名勝

製爲道調而託之木玄虛撰賀知章注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詠此注亦永貞之徒所爲

賀監長子名

徐時棟光緒鄞縣志　案舊唐書知章子名曾新唐書則名僧子全唐文盧象送知章序有長男曾子求於神鬼云云紹興府志賀曾子知章子天寶中官越州司馬其實一人也

賀祕監事蹟自唐書外散見於說部志乘別集者往往而有約園欲輯祕監遺書訪求閒氏性善性道所纂賀監紀略未獲於是發願爲之搜集余因廣之以類相從兩人互相參證詩文而外更得外紀三卷賀監滑稽慢世隱於酒人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清泠千載而下猶凜然有生氣焉好古思慕之士披覽斯編狂客風流宛在目矣編次卒業爲題數語二十一年六月貞羣記

余既輯祕監遺書遺聞軼事猶多未備因函商孟顓請其增編第一月之力屏棄百事從事手輯而體例亦較余初稿爲精來書撝謙謂不過補闕而已此豈僅僅補闕哉余得之大喜遂付諸梓抑攷元大德間西域辛文房撰唐才子傳於賀監傳末云集今存據此則祕監集既存於元代而明末祁承㸁澹生堂書目集類別集有唐賀季貞集是又爲祁氏舊藏所有第未知其書詳略何如耳他日得之以足斯編尤吾兩人所深企者也壽鏞記

鄞先表章賀祕監者於明有李公起埈蒐其詩文梓而傳之王嗣奭密娛齋後集詩引嗣後聞與同性善天迺性道兄弟輯有賀監紀略四卷清四庫史部傳記類存目曰其書備摭賀知章遺文軼事及唱酬題詠之詞彙爲一編采擷頗富然如唐明皇帝送知章詩有二本方回瀛奎律髓具載朱子之說又韋縠才調集所載楊柳枝標題誤增枝字遂以天寶以前之絕句爲長慶以後之樂府皆未考定則亦多疏舛矣徵引古書每事必造一標題尤類小說體例也鍾息齋鳴雷有賀監紀略續編四卷寶蹟一卷題贈二卷祠堂一卷清乾隆壬戌息齋之孫次栽儁刻之次栽復有祕監年譜之作是四書曾經刊行傳本罕見先賢搜羅之富遠非末學所能及他日訪獲再爲續編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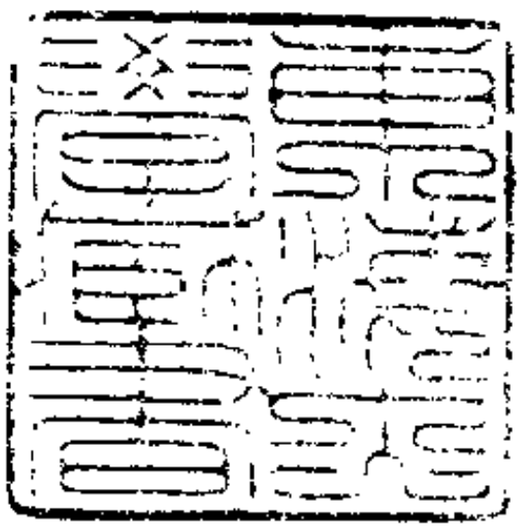
於此以當息壤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慈溪馮貞羣記於臨水宦

徐氏看州書樓藏
順德溫汝适批校

張曲江集

王雲五題

公獻文張江興



溫氏校本張曲江集序

嶺南文家以張曲江爲最古曲江集易得人多知之惟曲江集之善本不易得人不盡知之由明成化以來曲江集版刻可考約略有八初刻於成化卽邱文莊錄自館閣留刻郡齋前有邱文莊序末有郡守蘇韡序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影印者是再刻於嘉靖十五年丙申湛甘泉重刻本首題張子壽文集二十卷與溫篔坡所見舊刻謂當是宋版之舊者相同陳東塾集云鄭小谷所藏曲江集前有亭林先生手鈔湛甘泉邱瓊山二序湛序前缺六行蓋所據之本亦殘闕按所據者殆卽湛甘泉刻本又徐星伯松有手校寫本張子壽文集二十卷其名與卷數亦與甘泉本合三刻於萬曆甲申有金谿王民順序又有

歸善楊文懿序四刻於南雄有萬曆戊戌蔣柳二郡守序又有山陰王循學序五刻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吏部司勳郎樂昌李延大序凡分十二卷六刻於清順治丙申亦分十二卷有南韶兵備道周日燦序有虞山錢朝鼎序七刻於雍正十二年韶郡裔孫振文有廣東布政使武遂序韶州府桐城姚孔鋅序又有番禺韓海序八刻於光緒十六年庚寅韶郡裔孫曉然曾據廣雅書院冠冕樓所藏文苑英華全唐文爲校勘附有校勘記三卷而光緒間韶州尙有袖珍本一種則平凡無足稱述此外尙有明刻十二卷本溫氏謂其缺序文有凡例數頁題里中後學劉自修識遂稱爲劉刻本者因版刻衆多故藏家著錄書肆販鬻無不有之此其所以易得也然版刻雖多而向無精於讐校者故讀曲江集詩文若與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全唐詩等相勘則疑義紛出卽以明淸諸刻相勘其疑誤亦多故曲江集善本不易得久爲藏書家公論順德龍山溫篔坡先生研究曲江集二十餘年著有曲江集考證其序云余旣以暇日據英華文粹諸書校正全集蓋略仿韓文考異之例又云選本固瑕瑜互見公集亦善本難得好古之士徧收新舊各刻而證以文苑文粹諸書取其長而去其短於其所不知必當闕如觀其自述考證之功精勤若是此書經已刊行世人多能讀之而其校勘曲江集原書其考異若何世人皆未能見余南州書樓藏有篔坡先生批校原本書簡之上將文苑英華古詩紀文粹及碑刻文集互較各本異同朗若列眉爲歷來刊曲江集者所未有

一披覽間而前人之劬學洵足爲後人矜式昔在宋代韓昌黎集版本衆多而各本多有異同朱子因有韓文考異之著以詔後學篔坡先生於曲江集略仿韓文考異其體例良善而又守不知蓋闕之義深明讐校之學今於叢書第一輯取以影印不惟令讀者景仰曲江功業亦可觀溫氏批校而知鄉先哲治學之精神矣至溫氏所用以讐校之底本乃雍正十二年張氏裔孫振文所刻之祠堂本云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信符徐紹棨識

張曲江公文集序

吾讀曲江公集而不敢以文人待之也善夫崔融之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起兵范陽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分矣人主統御方宇豈不久安長治是期乃疎其可畏親其所暱躬蹈危亾而不覺不亦可哀也哉攷唐自明皇踐祚之始號多賢相大約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貞嘉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

儉韓休與曲江公獨尚直然而為姚宋諸賢易為曲江公難蓋明皇初平禍亂當其宵旰厲精諸賢鞠躬盡瘁左提右挈適符願治之心如芥投珀如磁應針勢處其順迨中年海內富安上意漸侈內荒於色外惑於讒行政用人多有乖戾曲江公仍蹇蹇諤諤責以所難縱幾炳於先防微杜漸然投之倦勤之後冰炭不入固靡足怪況羣小之緝緝翩翩媒蘖於其際乎至馬嵬兵變蜀道淋鈴乃回思讜言曲江遣祭奚益乎夫宰相國家柱石賢奸進退為理亂消長之原開元初用姚宋諸賢則治開元中至天寶末棄公而用李林甫之徒則亂瞭如指掌明皇英主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寧不知慮及哉憚鯁直之弼遠喜脂韋之迎合遂凌夷而至于此也是公之在唐一身為安危所繫弗徒以文重也明矣然吾讀公各體文詳贍有度處置得宜行間炳炳麟麟皆相業之所見開元之盛殆有由然及讀其憂讒畏譏之作凜凜不可以終日荊州

一貶侵尋至於天寶之衰而天下遂幾不可為矣豈待范陽鼙鼓識者乃為寒心哉公集自前朝邱文莊在館閣羣書中錄出始有傳書國初東萊周公分臬南韶重刻於郡然尚多殘缺今公之裔孫振文兄弟始出家藏善本重剞劂之舉隆緒而振遺徽豈徒以文章膏馥沾丐後賢哉亦俾有志思以自鏡立身能如公與姚宋諸賢則措人國家於磐石否則固寵保位如林甫之徒則敗人金甌而身亦與之俱糜君人

者亦知用人如開元之始則如此用人如天寶之末則如彼於是受逆耳奬批鱗而奸諛讒佞胥禦魑魅不亦可爲扆黼萬年之龜鑑哉海曾遊曲江拜公祠從公宗人瞻公像舟過武溪望公墓三歎公竭其鯁直請殺祿山於守珪軍令不行之日而曲突徙薪謀弗獲用致令李郭武臣以爛額焦頭爲上客也因太息而序公集以應振文兄弟之請旹

雍正十二年歲在甲寅季冬大寒日番禺後學

韓海拜序

跋曲江文集後

夫文以氣爲主塞天地沛滄溟浩然而獨存者也論者謂唐文有三變燕許無論已迺韓柳則造其極夫韓之文如諫佛骨驅鱷魚其庶幾乎以節義而槩諸柳則瞠乎其後矣何者氣不足也先是而稱作者最著其曲江張文獻公乎公輕縑素練炳蔚在中至若金鑑一錄啟沃居多其視伊訓說命且鴈行而共進之矣此非其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昔人謂公沒則

唐室虛無人矣當其時狥社稷而後其身精忠勁節皭然與日月爭光功用彰彰何論文藻今公遠矣後之欲讀其文而想見其人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舊集刻郡中久而湮漶間有欲新之而未逮也歲甲申金谿如水王公持憲茲土公風度凝著文章德業蓋與文獻公氣味相投者迺謀諸孝洎二守秦君應驄欲新其梓以傳殆千載神會云不佞仰承德意而以其事董之曲江令張君履祥焉工既竣爰爲之跋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廣東韶州府知府前
禮部主客司郎中普安蔣思孝書

曲江公文集後序

曲江公文集典謨風雅天下之名士儒臣無不奉為文獻者況子孫乎自文莊公抄之館閣刻於郡齋藉王文谿重葺後公之裔愛竹再補刻焉　君諱筠宿學明經與乃兄孝廉節相仝訂梓遺訓珍藏迨至　國朝郡刻雖存未訪遺編更多殘闕惟張子兄弟在今百餘年後將有明以前曾祖珍遺文集重為補刻誠　文獻公之賢厥後也刻成既獲　名宦弁文復向予為序

予雖不文但賢昆弟皆予同學有文名今能繼志重修即見光前裕後故願為片言亦欲藉鄉先達之鴻文以傳于不朽云雖然由昔有今由今亦昔吾知文獻子孫多賢文風相繼遺經長存有必然者

鄉貢進士曲江後學陳象謙書後

張曲江文獻公集元叙

終開元之紀詞臣爲中書令同平章事者燕國公說許國公頲梁國公崇以及宋文貞璟韓工部休源侍郎乾曜并吾文獻公曲江數人而已燕國以賢良方正策對第一才名等於許國而少學道如嫉梁公爲相及梁國沒爰其服物玩器與撰神道碑極其詳核旋輒悔此其生平無論矣梁國以十事要說玄皇帝應變成務時人稱爲救時宰相許國獻可替否遠過僕射文貞

諫賞靈荃不使天子逞志邊廷卓哉夏乎而後世稱直臣者不載惟韓工部守正不阿玄皇帝宮中宴逸輒問韓休知否直名遂與曲江等至令後千百年猶有九齡已老韓休免無復明朝諫疏來之句然考其行事未數數見豈衮職無闕抑事多潛維默救如古所謂避人焚草者歟余常觀開元始末竊歎爲初載之直臣易爲末載之直臣難當玄宗平韋氏亂即皇帝位在艱難之中銳意圖治君臣一心無論躬無失德即有抗顏逆鱗如逢比其人者亦改容爲禮故其時姚宋諸臣得從容殿陛正直不回迨東都既幸玄皇帝勤于勤求長生之術悅機祥之事極奢侈惑女寵李林甫之徒相繼執事敢言如杜暹輩咸罷斥不休曲江公獨戇直如初不獲罪不止蓋君之失德既多臣之敢諫又不已如水石之必擊陰陽迴合之必薄射注裂言之難言之不遽斥而趦趄進退仍敢言之爲尤難故曰曲江公不幸而以直名其心較姚宋諸公更苦

行事亦倍勞也曲江以二十一年相二十四年罷相位明年貶荆州又四年卒前後行事如奏殺安祿山諫止封仙客諫相李林甫上千秋金鑑叱惠妃傾殺太子功在社稷莫可殫記玄皇帝咸置不問乃徒徘徊曲江之濱設奠致慨卒也漁陽沸鼓馬嵬賜環心酸凝碧之聲耳咽淋鈴之響九原有知倍當痛哭孰謂直臣不可爲而可爲哉余曩過風度之樓輒感慨流涕今復讀茲集如見公於姚宋諸公間正笏垂裳蹇蹇

譌譌也韶江舊有文獻集字漫滅不可讀東萊周公天近中州曾公旅菴捐俸藏之資鏤板行世公之風度藉是永垂奕禩二公功於名教豈淺鮮哉余用書之簡端為古今之殺直臣者戒并為二公悉垂教意也

時

順治丙申暢月

欽差提督廣東學政按察司副使虞山後學錢朝鼎譔

曲江張文獻公集元序

余不佞猥承觀察南韶之

命自章貢度梅關甫入關門而文獻張公之祠適在道左下車展謁徘徊景企者久之嶺上故蠶叢鳥道今則廓爾莊衢山川風氣豁露有時其得與楚豫聲教共躋平康者固公所闢也踰嶺登舟道經始興則公實生于此其不稱始興而稱曲江者謂始興故曲江地也及由湞水入韶陽則見風度樓巋然學宮之前與余忠襄之

風采樓並峙左右兩公之合祠亦在焉雖屢閱滄桑而靈光仍自無恙豈非正人精爽與古今文教相維干不敝也哉余攬轡之暇與中州曾旅菴先生蔄公舊集得公詩若文若干卷因相與裒而刻之公之相業載在史冊者班班可攷不僅以其詩若文即以文論而詔誥之文典以則奏對之文莊以肅碑頌之文詳以贍書荅之文婉以摯此則文之大槩也即以詩論而郊廟之詩粹以穆應制之詩宏以麗賦咏之詩遠以

澹酬贈之詩深以篤此則詩之大槩也今試正襟盥讀有一語不從忠君愛國起念者乎有一語不從秉道嫉邪起見者乎有一語不從士氣民生起議者乎吾以為公之詩若文固即公相業之所從發抒者也讀其集可以見其人即其人可以知其心徵其心因以論其世夫至徵心而論世而公之相業抑更有難焉者矣夫公之時何時也當開元初載內難甫平唐太子方勵精圖治故姚宋得盡言而無所諱燕許諸公亦

賡颺一堂之上以黼黻太平迨其後胡雛啓鴟張之漸宮姬釀燕啄之謀河湟制使遽拜納言肘腋巨奸陰操國柄而主心從此怠矣而公猶以一片血誠獨立于羣陰妬蝕之會其維挽甚艱而其心亦較苦然猶觸事敷言托物寄咏政如黃鐘大呂聞者賞為元音大貝天球望者知為法物方諸燕許諸公寧多讓焉即質諸姚宋諸公又寧多讓焉若夫金鑑一書千古傳為盛事而其中真偽參半亦千古所積為疑端大都金鑑不必真而獻金鑑之心則一出于血誠之噴薄至于借羽扇以明心公之心亦更苦矣荆州一麾讜論忠言亦遂絕響卒至幽薊烽傳馬嵬血濺淋鈴一曲祇堪悲夜雨而咽凄風已矣江濱酹奠何益哉然則是集也公一身之進退備于此開元之治亂亦備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所關于名教文治又豈淺鮮哉因與一時同事守令諸君子共襄剞劂刻成當藏之風度樓中俾公之相業文心與帽峯蓉岫並垂不朽

是則余采風意也敬以復旅菴旅菴其許之乎

謹序 皆

順治丁酉春王正月

欽差整飭南韶兵備道廣東按察司副使東萊後學周日燦序

曲江集元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

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已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暐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韡同知

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緣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翰林院侍　講學士瓊臺丘濬敘

重刻曲江先生文集元序

夫文獻豈以文不朽哉昔人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甚矣其不知言也夫惡知德與言非二耶仲尼稱有德為有言而象易之黃裳則曰文在中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故夫六經之文有德之言也此其所以與天地無終極而後世不能違也如以言而已直刻雕藻繢等耳安知不朽公七歲能屬文十三則上書廣州牧燕文貞公時度嶺訝其文敬禮之嘗與徐堅評如輕

縑素練實濟時用迨司納言中書有所奏或不愜上意令易之輒立就又嘗從上北狩對御撰文即亾慮十數餘竝不具草是公之於文何如矣顧此豈足知公哉開元末天子倦勤當是時林甫專恣以善逢人主意而公立朝侃侃諤諤不為脂吏巧合取容一時即如邵仙客之封計祿山之叛何其正而固也雖其言終沮閼不聽其國是之定先見之明屬公矣李既畏惡公多所排抑公益屢蹟彌堅愈挫不折揮涕孤憤忠

鬲可想往往見於文辭是公之精誠所以蘊為文明發之事業蓋章章如是庶幾乎立德立言者豈徒以文哉公有集秘不傳久之我明丘文莊公搜采餘二十年始得館閣羣書中而手自抄錄成帙誠重之矣韶先太守蘇韓始刻之郡齋顧歲久木蠹字殘闕不可讀余不佞奉上命分臬韶陽祇肅謁公祠欲取舊本更梓之而郡首蔣君邑令張君僉以為請已復請於兩臺於是督工竣事余讀之公之微文奥指毋

論為詞人之冠諸所咏托或以興比或以諷諫風裁節槩凜然如覿其人第所建白豫密務公皆削藁莫可見即金鑑一錄尤槩公平生集亦不具載則是藁所削不既多乎則斯集夫亦據大畀而竊寸鬻耳嗟乎公以經術輔佐人主燁致太平即古今論唐賢相何可多讓亾何構誇終沮遂使相業弗永國凌夷至天寶之亂大臣以出處卜盛衰詎不信已厥後玄宗思之沒世而曰不復聞忠讜言遣使致祠下噫斯公之所

為不朽也乎雖然古今作者藏之名山以俟知
己乃公獨藏館閣斯已傳矣而六百餘年文莊
公始得之藉第令公文不足表見必不藏於館
閣不藏於館閣亦自不傳而非操行純一必不
足以徵信於文莊以至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
然則由斯以譚公果以文不朽耶果不以文不
朽耶不以文不朽不以文不朽是可以知公
矣梓既成余順不佞忘其鄙陋而僭為之序旹
萬曆十二年甲申孟春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

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奉　敕整飭南韶
等處兵備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金谿後
學王民順書

補刻曲江集元序

蓋公仕司勳時燕國公稱為後來詞人之冠明
皇亦曰九齡文章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真
文場之元帥也是其文名固奕舄當年矣不佞
丁未猥以後進承乏公後不佞不喜得司勳喜
得公之司勳也勳署有書屋貯古今名集至充
棟蓋凡官司勳必以四方名家文集一二部實
其中余偶携公集因庋之書屋焉同寮取讀之
謂輕縑素練固自不如且笑謂余里同官同事

業將無同乎余謝綿力不能贔屭追公祇有敬
慕而已頃之荷　聖天子予假歸里索公集板
則脫漏漫滅者十一二嗟嗟公之文豈不爛然
於唐自非邱公得之館閣王公新之韶陽則委
於烏有不朽朽矣昔蔡邕與五中郎將紫谿典
輩正定六經文字邕自丹于碑魏而後存止什
一宋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二十六字董逌見論
語二百七十字其餘不啻石火飛埃鮮有存者
安在其不朽哉寶重脩補要在後人耳我韶一

代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者前後皆賴名賢也奈何剞劂未四十年而陰陶不辨首尾不續令讀者乙而中輟病不得見完書今幸公裔孫筠將兄節瓊歸原板重為補刻焉是則賢後此補豈曰全集蓋亦集所由全也不佞不文酷好文劌公文章天地間有數者開南士之天荒賢後之人文後來蟬聯台衮公實前茅焉曲江固相鄉哉余生相鄉不能為相鄉重所望賢哲之後若節與筠二昆當時名士必有紹公而興起

者而紹公者文章云乎哉公蓋以節義為文章也當時如曰忠權傾天下孰不爭趨而公乃比之向火乞兒至雕盤鏤氷拒不敢獻此其人真可寒奸雄之膽而壯義士之顏也文章云乎哉邵康節聞杜鵑鳴天津而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卒之安石柄用燖寧紛紛康節之言何其驗若左券乃公非南人耶節義如此文章如此故曰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地不人重而人地重曲江臨川輕重所由豈不以人哉文莊在孝廟時著述建堅一世推雄如大學衍義補一書垂百餘年談經濟者疇能外為石畫今上有詔重梓固聖明鋭意太平亦其文之足不朽也人亦有言言不典謨不文玉不璠璵不貴瓊臺固典謨之文乎有如瓊臺其人焉庶幾無媿曲江哉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二月初吉吏部司勲郎參知政事同里後學四餘李延大頓首拜書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像

唐玄宗贈司徒制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飭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宋阜陵代唐玄宗贊曲江張氏九齡

鹿入深宮花解愁牛登高鼎餗覆休當時若聽履霜語豈到峨眉山盡頭噫雖嘗因奏薦而問公風度蒙大難而遣使祭饈不識噬臍禮意曲江何似荊州

淳熙拾叁年叁月己酉朔

曲江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購得之吉永豐同姓人家以示知畫者謂爲吳道子眞跡道子與公同時像右傍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書時爲寫此像雖風度凝遠而凜然嚴峻有不可犯之色望之知爲正人君子也上有宋阜陵題讚

按宋錄唐名臣後惟狄梁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四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畫像告勑玄宗御札詣闕下爲左驗宣和中御札留秘府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詣闕下受官經阜陵御覽而爲之讚與史稱公弱體有醞籍玄宗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江見畫像數本皆爲豐碩盛麗有富貴氣疑非當時眞本及得此像然後知彼皆後人轉相模寫失其眞也然公以開元貳拾壹年拾壹

月再入中書貳拾肆年拾壹月罷政事其時主德寖荒小人朋比用事公侃侃諤諤事無細大必力爭聽從者十不能二三今觀此像義形於色若有不盡忠憤者玄宗以風度愛重公要爲不知公觀者亦尚有以識此也耶乙巳秋柒月既望模一本遺守祠孫澤禧俾庋祠下并書其始末以告之遠從孫岳惟喬謹識

張荆州畫贊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浸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犖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郤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群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諂勝聖不能保褫我公哀寘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恠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

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容雲而吐丹氣欻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携其圖像因以示余覩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

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頹摩天而下無喜無慍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儆爾夙夜

張文獻公本傳

張公九齡字子壽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焉今曲江人政生刻令子冑冑生索盧丞弘愈愈生九齡其夕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名幼聰敏七歲知屬文年十三上書廣州刺史王方慶嗟賞曰此致遠器也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弱冠鄉試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校書郎元宗在東宮舉文學士以道侔伊呂科對策高第遷左拾遺時帝即位

久未郊見九齡上言繼統之主首重郊祀報所受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未行大報不可以訓帝嘉納之隨遷左輔闕齡精藻鑑嘗與選部品第人才每厭衆望開元十年遷司勳員外郎張說爲相尤親重之稱爲後出詞人之冠尋擢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帝封泰山說多引所親及錄事主書官超遷至五品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勳舊次焉今登封沛澤千載一時而清流不沾殊恩胥

更獨濫章敝恐四方失望不聽俄為宇文融等所詆幾不免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養母求罷改洪州都督轉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明吏事面決是非口成案牘獄無輕重咸得其平始說知集賢院嘗薦齡可備顧問說卒帝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帝臨朝見九齡風儀秀整挺出百僚顧左右曰每見九齡令人精神頓生會賜渤海詔當草者不副帝意乃以屬齡對御為文無俟草稿詔成大見

褒賞曰比以卿為文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他日相卿當以經術濟朕即擢工部侍郎知制誥嘗曰九齡文章獨步本朝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真文場之元帥也帝于勤政殿作七寶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經義談政務勝者升焉惟齡議論風生得升此座時論欽美性至孝幼居父喪庭木連理後屢乞歸養不許移其弟九皐九章官嶺南近地聽給驛歸覲尋轉中書侍郎以母哀去毀不勝衣二十一年冬奪哀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封始興伯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金寶惟齡進千秋金鑑錄具陳前古興衰帝優異之會范陽節度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徵為侍中齡曰宰相代天理物惟賢是授安可賞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遂止吏部侍郎李林甫奏對稱旨欲相之齡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為社稷憂不聽林甫無學術忌齡文行見重于帝乃引牛仙客為尚書預政事齡

奏曰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選有德望者為之無何欲賜仙客實封齡又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所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固常職耳何必裂土乎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閥閱哉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與絳灌伍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滋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哉帝意決用仙客

九齡既戾旨慮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獻賦自況雖見優答竟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封隴西郡公自是朝士多持祿養資矣武惠妃謀陷太子齡力持之妃致語曰公若相援相位可長處齡作曰宮帷安得有外言輒以聞帝為動色故九齡在相而太子不搖所進皆正人常薦周子諒為諫察御史子諒論仙客語延讖書杖流瀼州九齡坐貶荊州長史在荊數載益修忠悃開元二十八年春乞歸展墓曲江

五月遘疾卒年六十有八帝聞訃震悼贈荊州大都督謚文獻九齡文章冠一時諤諤有大臣節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自齡去後公卿薦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帝初愛齡學行言聽計從後倦勤思逸故齡上金鑑錄極言得失雖陽嘉賞內實嫌之其友如嚴挺之袁仁敬梁升卿盧怡裴光庭韓休皆道義相交始終不渝初安祿山以偏校入奏氣驕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人也及討奚契丹敗械送京師齡奏狀曰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戮宮嬪守珪執法必行祿山不宜貸死帝曲宥之九齡曰祿山喪師不可不誅且有逆相弗誅必為後犯帝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枉害忠良卒不聽天寶末祿山作亂帝遷蜀思其先見輒流涕下詔褒美贈司徒仍遣使曲江致祭厚恤其家子拯有節行恩廕伊闕令不屈安賊擢贊善大夫孫藏器本名仲容補河南壽安尉仕至校書郎善楷書與徐國公浩齊名次仲舉嶺節度判官次仲

立弘文生所著曲江集詩賦十二卷千秋金鑑錄五卷講經語錄二卷姓源諧韻一卷共二十卷海內珍之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集目錄

第一卷

齋孫世緯重梓 續 綱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　開元紀功德頌

聖應圖贊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白羽扇賦　荔枝賦

第二卷

雜詩　樂章

南郊禮畢酺宴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相南出雀鼠谷

次成皐　過王濬墓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瑞雪　早發三鄉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十道使

次瓊岳　送李尚書入蜀

初出洛城　謁玄元皇帝

南郊樂章　龍池篇

太尉凱安之樂　燕國公赴朔方

早登太行山　登封禮畢酺宴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秦始皇陵　賦芍藥

寓直夜聽蟬　從幸溫湯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喜雨　折梅

直夜簡諸公　和裴侍中拜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酬舍人見示

詠竹　小園夕霽

南亭宴集　答宗拾遺

贈兩省舊寮　答贈竹簪詩

答靳博士　酬送使君
和幽庭春暄　酬常明府
周判官改秘書　答綦毋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酬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謁司馬道士　春望書懷
登恨峴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東閣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荆州城望江　登荆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逍遥臺
蔡起居郊館　同田公賦詩
尋幽居處　遊石窟山
林亭詠　郡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　荆州懷始興林泉
高齋言懷　遊家園

郡内閑齋　晨出郡舍林下
司馬崔頌和　晨坐齋中
賦不顧秋蘭　城南隅山池
林亭寓言　舊居閑放
感寓　寄裴宣州
贈裴耀卿　酬裴耀卿

第三卷

雜詩

餞王尚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竇校書　餞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餞梁明府
餞陳學士　通化門外送别
送楊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别鄉人南還　别孫侍郎
贈孫翊　江上遇疾風

初發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震　懷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江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還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商洛山行懷古　耒陽谿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使瀧峽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入廬山望瀑布　次廬山
巡屬縣道中作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
湞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曉發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灕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旅宿淮陽亭
望月遠懷　秋夕望月
詠鷺　詠史
敕賜寧王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賜水應旬宴
荆谷山集會　申王園亭集宴
樂遊園宴　逍遥公舊居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山寺
樊妃塚　戲題春意

月夜聞鴈　晨起對雪
庭梅咏　照鏡見白髮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箏
賦得自君之出　荆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羣鶴
爲郡守戀内職　初秋憶二弟
見羣鶴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敘懷二首　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三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山水障
寄沈中郎　沈佺期寄題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登總持寺閣　晚憩王少府東閣
洪州祈雨是日輙應因賦詩言事
王維獻始興公　王維寄荆州
答王維　宋之問贈

孟浩然贈

第四卷

敕書

勑皇太子納妃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歲初處分
勑幸西京　勑令禮部掌貢人
勑置十道使　勑授十道使
勑處分舉人　勑停官祭贈太子

勑處分縣令書　勑處分縣内書
勑處分選人　勑議放私鑄錢
勑宴朔方將士　勑宴幽州老人
勑慮囚　勑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明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第五卷

勑書

勑薛泰書　勑王斛斯書
勑張待賓書　勑虞靈章書
勑張楚賓書　勑牛仙客書
勑北庭將士書　勑張待賓書
勑將士百姓書　勑金興光書
勑牛仙客書　勑蓋嘉運書
勑王斛斯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王昱書
勑投降奚等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契丹王據埒書
勑金興光書　勑契丹王據埒書
勑契丹湟禮書　勑李歸國書
勑李歸國書　勑烏知義書
勑湟禮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書
勑烏知義書　勑諸將士書
勑新羅王書　勑渤海王書

勑渤海王書　勑渤海王書
勑渤海王書　勑烏知義書
勑王忠嗣書

第六卷

勑董懲運書　勑當息羌書
勑許齊物書　勑陰承本書
勑王斛斯書　勑蓋嘉運書
勑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書　敕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書　勑蓋嘉運書
勑蓋嘉運書　勑王斛斯書
敕王斛斯書　勑王斛斯書
勑蓋嘉運書　勑蓋嘉運書
勑李過折書　勑突厥苾伽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王昱書　敕突厥登利可汗書
勑突厥河汗書　勑突騎施毘伽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突厥可汗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章仇兼瓊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吐蕃贊普書

第七卷

勑書　制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張待賓書　勑牛仙客書

勑張待賓書　勑護客國王書
勑識匿國王書　勑勃律國王書
勑諸國王書　勑罽賓國王書
勑日本國王書　勑西南蠻首領書
勑靜州首領書　勑蒙歸義書
勑蠻首領書　勑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第八卷

表　狀

復中書侍郎表　進金鑑錄表
荆州謝上表　賀赦表
冊皇太子表　進白鹿表
爲王晙謝表　獻寫聖眞圖表
爲何給事謝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勘婦女狀　論東北軍狀
論憂薛王疾狀　論薛王薨狀
請御注經狀　將士刋石紀功
傳授御注經狀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爲寧王寫經狀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離賀狀
賀誅奚賊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突厥亾徵狀
賀破賊狀　賀賊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進古銅器狀

第九卷

賀御製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昭陵徵應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謝加章紱狀　謝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賜麥麵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狀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讓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狀
謝賜喜雪篇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頌狀　謝弟授官狀

第十卷

策書　疏奏
應道侔伊呂舉對令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上張燕公書
請行郊禮疏　請誅祿山疏
劾牛仙客疏
奏對侍中不可賞功
奏救太子　奏劾林甫
諫廢三子

第十一卷

序文　墓誌
奉勑送張說上賜燕序
陪王司馬宴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遥臺序
開大庾嶺路序　餞宋司馬序
送王長史序　韋司馬別業集序
別韋侍御序　獅子贊序
鷹鶻圖贊序　裴公畫贊序
宋使君寫真序　畫天尊像銘序
惠莊太子冊文　祭舜廟文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張燕公墓誌銘
楊集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帝府君墓誌銘
第十二卷
碑銘
靳公遺愛銘　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　牛公碑銘
竇府君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李公碑銘　李府君碑銘
徐穉碣銘　瀘溪令趙公碣銘

附錄

誥命

轉司勳員外郎勑

通直郎判尚書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温粹冲簡樂善虛懷朝議郎河南府法曹參軍袁暉清直雅正大器執物並富仁踐義崇德著言詞學高步於當時領袖久彰於後進或早遊禮闈或久處神京甄其奏議可序勳禮之籍九齡可守尚

書司勳員外郎暉可行尚書禮部員外郎散官各如故

開元八年四月七日

加朝散大夫誥

朝議郎行司勳員外郎護軍張九齡

右可朝散大夫

門下朝議郎中驍騎尉王昱等文臺效美書省推能句籍丹墀聲華紫帳或榮升儲館或政洽端僚畿甸揚芬京都課最咸逢朝慶式光通級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九年十月十四日

轉中書舍人勑

門下朝散大夫行尚書省司勳員外郎上柱國張九齡含章間出禀秀挺生學總邱墳詞變風雅早應旌辟累踐清華行居四科之首才稱一臺之妙司言缺位側席求賢宜以起草之能式長如綸之命可中書舍人內供奉

開元十年二月十七日

加朝請大夫勑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朝請大夫如故

門下守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崔沔等並愷悌忠信士林推重禮樂詞華掖垣高選郊禋上帝侍從圜邱宜增榮級俾承大慶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勑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門下朝議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上谷縣開國男竇泚等俱膺五等之榮俾光兩闈之寵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加守中書舍人勑

門下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文含風雅道映簪裾朝請大夫試給事中上柱國褚琇學總古今詞兼典則或司言右掖綸綍戴華或參議東垣駮正斯允便繁日久忠憤逾深宜章稱職之名俾加即真之命九齡可守中書舍人琇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封各如故

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加中散大夫勑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中散大夫勳封如故

門下太中大夫御史中丞內供奉上柱國蔣欽緒等咸以雅望並登朝列緝乎功績光我朝猷而有事岱宗侍升柴燎告成之典既展於封崇行慶之恩宜加於班序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轉太常少卿制

門下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夙擅能文早推強學清簡彰於莅職謹確著於立身掌誥禁垣是稱無對亞司宗禮時稱有歸宜參象河之任以光得人之美可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授冀州刺史制

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可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散官如故

門下中武將軍前守左金吾衛將軍壽春縣開

國男上柱國臣範等才幹卓立智術旁通從事招於藝能效勞美於官政求瘼之重惟良是屬迭遷中外抑有常規分牧黎烝咸膺俊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授洪州刺史制

門下中散大夫新除冀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稟秀傑出含章挺生蔚文華以擅奇躬孝友以成德大中大夫前行尚書都官

郎中上柱國始藏縣開國子李成裕體仁以善率禮以訓守官闕以獨茂履忠信而不騫皆人物表才聲方歸紗瞻彼江漢允藉仁明運協歌良之勤式應咨岳之重九齡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成裕可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加中大夫制

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中大夫

門下朝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崔沔等溫良恭儉明允篤誠時懋乃官能有從政慶承大禮恩賜通班宜循舊章便增榮級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制

門下中大夫守洪州刺史使持節都督洪州諸

軍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雅有才幹兼達政理文孝著於四科忠信弘於十室豫章昔蒞見寶劍之衝天合浦今來見明珠之返水宜加優惜之寵更委澄清之任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仍充當管經畧使兼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馳驛赴任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七月三日

守秘書少監制

門下中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軍事守桂州刺史充當管經畧使兼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履行高厲含章挺生學究天人精詞麗而則南宮留其奏草西掖籍其綸言自攬轡登塗下車按察五嶺德化而風美九皐聲遠而用聞足以式副虛求允諧僉屬書院綜緝必藉英儒蓬山典校是資宏達宜膺兼副之職俾叶文明之理可守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散官

勳封如故

開元十九年三月七日

賜紫勑

勑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袋宜前件賜紫

開元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轉工部侍郎制

門下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識茂而遠體正而清行兼純一詞會風雅容勿累年留心於西垣澄清萬里樹聲於萬國秘室屬書甫流微婉之譽公車待詔稔聞忠讜之言更著論於會府仍獻納於高門可守尚書工部侍郎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年　月三日

知制誥勑

勑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宜知制誥

開元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加正議大夫制

門下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兼知制誥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才識通茂藝能該洽或脩撰是兼應加獎命或公方克著隨所班秩昨汾陰展禮南面覃恩進等升榮抑惟常序可正議大夫行本官餘

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八日

加檢校中書侍郎制

門下良才敏學允屬疇庸西掖中臺舊難其選正議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侍講陳希烈等先持風望夙推器識知名日久爲政必聞頃在詞司特推雅誥爰升侍講能識道文國經代教動多

弘益而樞近之職擇人久矚奏議之地旌賢相望屬應朝典克厭朕心九齡可檢校中書侍郎希烈可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如故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復拜相制詞

門下風雲之感必生賢佐廊廟之任爰在柱臣中大夫守京兆尹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裴耀卿含元精之休體度宏遠正議大夫前檢校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挺王人之秀器識通明並風望素高人倫是仰可以叶彼寅亮當茲啟沃幹時待士既資鼎實之和爲國急賢寧惟金革之事耀卿可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學士散官勳封如故九齡可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制

門下春秋之義尚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載光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疇咨固已多年歷選

國鈞緊賴邦禮允清宜命鼎臣置之廊廟耀卿
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九齡可銀青光
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脩國史
勳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品勳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都事　宜一
左司郎中　光

尚書左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

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
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嵩
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
吏部侍郎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
魚袋挺之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
院事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
九齡宣

中書侍郎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
賢院脩誤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
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
國臣耀卿
黃門侍郎朝請大夫給侍中內供奉臣昱
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

知院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
張九齡請授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事　懷琛
郎中　惲
令史　王烈
書令史姚元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開元
二十三年正月日在中書省考
右
御註詞云允釐庶政財成物宜利器無前明心
皆照臨事能斷輸忠必盡況識貫今古思周變
通寰宇乂安斯人是賴考中上
以前右丞相嵩奏准令京官三品以上考
奏裁臣等各得所由司牒報功狀如前
勑旨上考依註餘並中中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
士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嵩奉
勑旨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尚書考功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
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牒奉
勑旨如右令以狀牒牒至准
勑故牒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令史　壽

加紫金光祿大夫制
門下功宣帝載大任所以寄賢道到時雍寵章
所以褒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銀青光
祿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
李林甫並明識遠圖資忠履孝自升樞近咸竭
至誠每於協契同心則詞上和氣讜言造膝則

忠盡嘉謀既成開濟之美且多弘益之實屬禮
展躬耕功參翼贊宜崇班秩之命式想勳庸之
典並可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五日
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制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修國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進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門下五等之制七命所崇苟非大賢孰延懋賞

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裴耀卿等忠
規亮節始終不逾或業盛台階且叶贊於三軍
或才優國華咸允釐於庶績屬農祥展禮賦井
頒恩宜膺誓河之典以紹景風之候可依前件
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脩國史始興縣開
國子張九齡開元二十三年在中書省日
御註考詞云今之中書持我大政事之所制不
以爲難義之所在必談其奥乃心甚勤文章經
國疇以爲讓考中上

充右丞相制
門下燮理陰陽儀刑端揆自非人傑孰副僉諧
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稜山
縣開國男裴耀卿才實國卿望爲人範懷匪躬
之節竭奉上之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
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
器識宏遠文詞博達負經緯之量有謀猷之能
自翼贊台堦彝倫攸敘直道之心彌固謇諤之
操逾堅並可以儀範百僚緝熙庶績宜處掖垣
之任得列官師之長耀卿可守尚書左丞相九
齡可尚書右丞相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
縣開國子張九齡開元二十四年在尚書
省日
御註考詞云才稱命代道可濟時自乎弼亮刑
於端揆可中上

赴荆州長史制
門下含弘光大是爲國體棄瑕錄用乃曰朝經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張九齡幸以才術特從任使台衡之地受
寄以深端揆之職增榮亦至而不能乃心夙夜
與進用旋慕近小人虧於大德素所引用陰詖
遂彰令於繆官自貽伊戚可行荆州大都督府
長史散官勲封如故即馳驛赴任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封始興縣伯制

金紫光祿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

右可封始興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門下稽古丕訓封建諸侯所以褒崇有德為國之屏金紫光祿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宏才達識資忠履信或當樞近早有令聞或踐崇班每成政績自中

及外既文且武克懋厥猷不懈于位屬禮備徽稱覃恩庶僚宜加井邑之封永固山河之業率由典則貽爾子孫稅糧丁役一皆除免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贈司徒制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

碑字完好及可辨者用硃書點別之

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按贈司徒舊史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云云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新史云德宗建中元年賢九齡風烈贈司徒考之本紀玄宗以天寶十五年七月庚辰至蜀郡八月癸未朔赦天下癸巳靈武使至知太子

即位丁酉稱上皇詔稱誥己亥臨軒冊肅宗自庚辰至己亥僅二十日且蒙塵之餘固無暇贈典神道碑但言發使至韶州弔祭而已新史蓋據碑也其贈司徒當以建中爲正趙德麟雜錄云明皇在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韶州祭之兼齎貨帛以卹其家其誥刻

白山屋壁下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尚書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贈

碑高七尺餘連趺通四尺餘

額云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碑篆書二行三字

碑文每行六十字

國為上著姓今字已缺但只得四格出有行字

大都督上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

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嶺南節度度支鹽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譔

有唐既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時有若平陽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陽王袁博陵王崔光復宗社在玄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燕公始興公二張中興王

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為之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其先范陽方城人軒轅建國弦弧受氏良位為帝師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令曾祖諱君政皇朝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土著姓大父諱弘愈越州剡縣令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葆光力行未舉地積高而成嶽雲久蓄而作霖是生

我公蔚為人傑弱不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提拂厚為禮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詠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太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

化焉始興北嶺峭險巉絕大庾南谷坦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會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勳二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太常少卿出為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使黜兔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雨令行祥風屬燕公甍落斯文將喪擢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將排抵

窮栖歲除深不得意渤海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制誥扈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譔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稿草上曰比以卿爲儒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累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皐九章官近州里伏臘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三百疋奔喪南歸祔葬先塋毀無圖生監不容

粒白雀黃犬號噪庭塋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有感乎既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曰勑敦喻不許爲辭聞命號咷使者逼迫及至闕下懇請終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疋尋遷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取良吏不許入奏罷常參諸軍兵省年支賜諛臣饑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衣服公上千秋金鑑錄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有死無二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薛王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況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與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何

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大府卿裴伷先不禮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責公全庇焉幽州節度張守珪緣降兩蕃斬屈突干將拜侍中涼州節度牛仙客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奉詔平盧將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爲必亂中原固請誅戮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爲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諫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當

免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益嘉運籌上策
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為不可安舉結後代
讐非皇王之化也又不納及羯胡亂常犬戎逆
命玄宗追嘆曰公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
至韶州吊祭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
文參微旨或有興託或有諷諫後之作者所宗
仰焉上表論事多機密入皆削稿人莫得知常
以致君堯舜齊名管樂行之在我何必古人由
是去循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引進直言野

無遺賢朝無缺政百揆時序庶工允釐同僚見
嫉內寵潛搆罷公為尚書右丞相初不介意居
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豸冠得罪
借以為累貶荊州長史公三歲為相萬邦底寧
而善惡大分背憎者衆虞機密發投杼生疑百
犬吠聲衆狙皆怒每讀韓非孤憤涕泣沾襟開
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遭疾薨
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
荊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文獻公越來歲孟冬葬

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夫人桂陽郡
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慎宜家
齊莊刑國珮環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為
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
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
十有七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弟九皐宋襄
廣三州刺史採訪節度經畧等使殿中監季弟
九章溫吉曹等州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三盧
為榮立德行政二馮推美嗣子拯居喪以孝聞

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偽官及收復兩京
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夫孫藏器河
南府壽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姪抗殿中侍
御史文吏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器
幼孤未建豐碑乃刻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
世父之美浩義深知已建以文章禮接同人惠
兼甥舅薄技効德無媿其辭銘曰
鳳生丹穴鵬翥南溟天垂粹氣地發精靈傑生
我公揚于王庭甫稱降神說表騶星學究經術

文高宗匠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
帷帳王綱允釐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荆
玄鶴緝翼青蠅營營不瞑猶視雖歿如生昭昭
令名千古作程

曲江文集終

孫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仲舉建立
曾孫承奉郎虔州文學敦慶勾當建立　墳塋
在西北去此三百四十有四步　曾姪孫鄉貢
進士可復同勾當立　玄孫鄉貢進士景新
玄孫鄉貢進士景重

歐陽公集古錄跋尾云右張九齡碑按唐書
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特小異傳云壽六
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
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為秘書

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
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
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
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為語則畧同
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
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
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為是也治
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一

裔孫世緯重梓
績綱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聖應圖贊并序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白羽扇賦并序及御批
荔枝賦并序

龍池聖德頌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若乃鬼神雖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為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昏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底其績，則洛為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木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鉤，魚躍舟，素靈哭，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為興

王之兆，則未有天錫真符，聖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實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麟介現詭於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焉，上

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永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之啓佑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宗韋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權若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人感之提劍而起雷霆一奮祆沴以清內

難既衰外虞有謐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闢典咸備舊章悉舉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然後返華偽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原以至仁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而不刑於斯須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肇跽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敬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栗靈慶以屬之神

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王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配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以阜育群化發揮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

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皇王之鎬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因敢獻頌曰

范范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湯武已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纘禹之迹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實天之啓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曰止曰行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瞻烏斯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雖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拓境者矣而固也爲患或有欵塞者矣必也無親是以古之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不王武功居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百蠻所以向化迨乎春秋

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啓謀夏亂華干盟偪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攘刦暴惡交侵雖雄霸之無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隲冥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隳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既威讓之不恭且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為虺為蛇幽鄣未遑以滅烽邊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挐率由事邊是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

鎮雄名先路夷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疾雷於非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衆潰不保欲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偽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鴟張觀釁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諜而情得乘猜携而計從或奇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兇无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鳥巢而何有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臣之罪即服既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昔我睿祖取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賓之俗自我底定巍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羣帥因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為主上憫一隅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計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

天虜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吾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乃率其屬至於固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者天為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無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

曲江集 卷之一 九

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整六師出幽陵兮轔九夷簸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負固兮今安在魁自殲兮裔既平謀既集兮聖自明我不戰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聖應圖贊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上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意者天之丁寧垂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捷走馳騎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在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邇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至于再三明必信耳有郡椽崔弼時其從行見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既數步遽已滅頂不沉也

曲江集 卷之一 十

安足以驗飛無兆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常惟新臣不勝至願謹為聖圖遂獻贊曰

龍之或躍泉有可深神亦成象化為背禽凌厲是獲明命則忱如彼從掾焉能不沉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幸甚其沙門玄偘等所言益部蓍舊傳洛下閔改顓頊曆推校最為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到于今曆果有差聖果

有定誠非常之嘉應曠代之靈符不可得而間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先聖而啓期聖人後天而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乎曆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玄命定而王者應幽數起而明者察故洛下宏極其數而知來蓍舊傳尚其占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玄同僧玄偓等幸會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天固已儲祥以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歷年所疇人極力不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

明天意以俟聖期期數未臻乃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深之何有此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鍾上稽玄象以和六氣以合三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況於人時元氣已調而況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用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蠻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罔不洎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天人之道備也昔者河出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無應其殆乎人為實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閎者此其神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而不觀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壽於清河皆傷於不達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光乎文武累聖而無窮殊祥而無數彼哀命之者曾不得而朝聞凡今之人誠何幸而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屋可封非其有時孔孟之徒不遇此千載之會也萬物豈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忘力於帝乎微臣於皇惟后受命于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乃日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于上玄

荷寵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志在於盡美而惟天之大終莫能名不勝區區敢獻頌曰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

英華云禎一作而文粹作興
英華云甫一作亦
英華云焉一作白

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携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而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皐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御批答

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笥義不當也

荔枝賦并序

南海郡出荔枝爲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瑰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累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歎以為甘旨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為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菓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緗枝蓊鬱而霮䨴環合而棼纚如蓋之張如帷之垂雲烟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層崕之

嶮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庇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允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蔕葯房而攢萃皮龍麟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冏然數寸猶不可疋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歃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醢淑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仡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

醴露何比數之湘橘援蒲桃之見擬亦古人之深疾若乃卑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憒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怵信雕盤之仙液實玳瑁之綺繢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之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

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集卷之一 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二

雜詩　樂章

南郊禮畢酺宴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相南出雀鼠谷
次成皐　過王濬墓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賜諸刺史題座右　瑞雪
早發三鄉山行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十道使　次瓊岳韻
送李尚書入蜀　初出洛城
謁玄元帝　南郊樂章
龍池篇　太尉凱安之樂
燕國公赴朔方　早登太行山
登封禮畢酺宴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秦始陵
賦芍藥　寓直夜聽蟬

從幸溫湯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喜雨
析梅　直夜簡諸公
和裴侍中拜掃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酬舍人見示　詠竹
小園夕霽　南亭宴集
答宗拾遺　贈雨省舊寮
答贈竹簪詩　答靳博士

酬宋使君　和幽庭春暄
贈韋明府　周判官攻秘書
答綦毋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酬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
謁司馬道士　春望書懷
登恨峴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東閣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荊州城望江　登荊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逍遥臺
蔡起居郊館　同田公賦詩
尋幽居處　遊石窟山
林亭咏　郡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　荊州懷始興林泉
高齋言懷　遊家園
郡内閑齋　晨出郡舍林

司馬崔頌和　晨坐齋中
賦不顧秋蘭　城南隅山池
林亭寓言　舊居閑放
感寓　寄裴宣州
贈　耀卿　酬裴耀卿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酺宴　詩紀題全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酺開百戲場流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分曹日抱戴赴節鳳歸昌幸奏承雲樂同晞湛露陽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栢梁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應制　詩紀題全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汀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東嶺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罷元首咏康哉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唐詩紀題同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皇祖稱義旗三靈皆

獲安聖朝特申錫王業成艱難盜移未改命曆在終履端彼汾惟帝鄉洪都信鬱盤一月朔巡狩羣后陪清鑾霸迹在沛庭舊儀覩漢官唐風思何深舜典敷更寬戶蒙枌榆復邑爭牛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雨歎三后既在天萬年斯不刊尊祖實我皇天文皆仰觀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詩紀題全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瑞雲叢捧日芳

樹曲迎春舞咏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次成皐先聖擒建德之所 詩紀題同

天命誠有集王業初惟艱剪商自文武夷項在茲山地識斬蛇處河臨飲馬間威加昔運往澤流今聖還尊祖頌先烈賡歌安用攀紹成即我后封岱出天關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 詩紀題全

漢王思鉅鹿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筭平吳成

大功與渾雖不協歸浩實為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萬乘渡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棄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應制 詩紀題全

孔門太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為明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空在茲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詩紀題全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為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詩紀題全

聖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興化自羣辟擇賢守列藩得人此為盛咨岳今復存降鑒引君道殷懃啓政門容光無不照有象必為言成憲知所奉致理歸其根肅肅稟玄猷煌煌戒朱軒豈徒任遇重兼爾宴錫繁

載聞勵臣節持答明主恩

奉和聖製瑞雪篇 雜言 詩紀題全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旅庭實初瑞雪兮霏微俄同雲兮蒙密此時騷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宿蟬蛸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嫮皓皓樓前月初白紛紛陌上塵皆素昨訝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新匪惟在人利曾是符天意天意豈云遙雪下不崇朝皇情覩無斁雪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先積君恩誠謂何

歲稔復人和預數斯箱慶應如此雪多朝晃旒
今載悅想簟笠今農節倚瑤琴今或歌續薰風
今瑞雪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
柏梁作長爲柳花咏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七言 詩紀題合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晴雲稍卷
寒巖樹宿雨能銷御路塵聖德由來合天道靈
符即此應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
隱淪

曲江集 卷之二 七

奉和聖製溫泉歌 雜言 詩紀題合

有時神物待聖人去後湯還冷來時樹亦春今
茲十月自東歸羽旆逶迤上翠微溫谷葱葱佳
氣色離宮奕奕斗光輝臨渭川近天邑浴日溫
泉復在茲羣仙洞府那相及吾君利物心玄澤
浸蒼黔漸漬神湯無疾苦薰歌一曲感人深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四言 詩紀題同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孰云陰隲惟聖克彰六月
徂暑四郊僭陽我后共勤告于壇場精意充溢
羣靈鼓舞蔚今朝雲霈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
有年燭龍煌煌明宗報祀千以助之天人帝子
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奉和聖製喜雨 四言 詩紀題同

鄰我稼穡載育載亭如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
何憑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必至太清無雲
羲和頓轡于斯蒸人瞻彼非覬陰冥倏忽霈澤
咸洎何以致之我后之感無臯無隰黍稷黯黯
無卉無木敷芬黝黝黃龍初來鳴鳥不思人和

曲江集 卷之二 八

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雲漢徒詩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詩題雜同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課最力已陳賞延恩
復博垂衣深共理改瑟其咸若首路迴竹符分
鑣揚木鐸戒程有攸往詔餞無淹泊昭晰動天
文殷勤在人瘼持久望聖念茲克終朝所托行已
當自強春耕庶秋穫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詩題應制

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

宿陰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卽禽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詩紀題今

春言感忠義何有間山川徇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皇心在勤恤德澤委昭宣周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詩紀題今

東土淹龍駕西人望翠華山川祇詢物宮象豈為家十月迴星斗千官捧日車洛陽無怨思巡曲江集

幸更非賒

奉和聖製謁元皇帝廟齋 詩紀題今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雲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紫氣尚蓊鬱玄元如在焉追茲事追遠輪奐復增鮮洞府香林處齋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夙駕此留連樂動人神會鐘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术萃靈仙會是福黎庶豈唯味虛玄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 四言樂章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變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奉和聖製龍池篇 詩紀題今

神龍天啓生碧泉泉注靈源浸迤延龍向珠潭飛已出池通銀漢漬仍連岸傍花柳看勝畫浦上樓臺問是仙我后元符從此得方爲萬歲壽圖川

南郊太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 樂章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祀崇聖靈陳信表

皇道玉戚初蹈屬金匏既靜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 詩紀題今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詩紀題今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朔南方偃革河陽暫楊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山川勤遠畧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唱仍題寶劒名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甫歸應疾留侯功復成歌鐘旋可望枕席豈難行

奉和聖製途經華山應制

萬乘華山下千巖雲漢中靈居雖窅邃睿覽忽
玄同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攢峰勢岌岌翊
輦氣雄雄揆物知幽贊銘勳表聖衷會應陪檢
玉來此告成功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寄爾言志應制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
軍行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鋋林表出組
練雪間明動植希皇豫高深奏睿情陪遊七聖
曲江集 卷之二 十一

列望幸百神迎氣色煙猶喜恩光草尚榮
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登封禪畢洛城酺宴應制

大君畢能事端扆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
國同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
煙喜氣通春華頓覺早天澤倍加崇草木皆沾
被猶言不在躬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
關城

奉和聖製渡潼關口號

隱嶙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
道休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
山

迢遞終南頂朝朝閶闔前揭來青綺外高在翠
微先雙鳳褰為闕羣龍儼若仙還知到玄浦更
是謁甘泉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詭容紛入
曲江集 卷之二 十二

望霽色宛城妍東極華陰踐西彌嶓冢連奔峰
出嶺外瀑水落雲邊漢帝宮將苑商君陌與阡
林間鋪近甸煙霧遶晴川既庶仁斯及分憂政
已宣山公啓事罷吉甫頌聲傳濟濟金門步洋
洋玉樹篇徒歌雖有屬清越豈同年

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

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遽卜中年既無效茲地所
宜復徒役如雷奔珎怪亦雲蓄默首無寄命赭
衣相馳逐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失天

下、龍闕入函谷、國爲項籍屠、君同華元戮、始掘
既由楚、終焚乃因牧、上宰議楊賢、中阿感桓速、
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詩紀題全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清切地、還遇艷
陽時、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
直愛華滋、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詩紀題全

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宵聽、應緣飲
露知、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黃金飾、清
香徒爾爲、

和姚令公從幸溫湯喜雪 詩紀題全

萬乘飛黃馬、千金狐白裘、正逢銀霰積、宜向玉
京遊、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
共郢歌儔、

和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
贈吏部侍郎李

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
下光、桂華澄遠近、璧綵散池塘、鴻鳳飛難度、關
山曲易長、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章、握鏡慙先
照、持衡愧後行、多才衆君子、載筆久辭場、作賦
推潘岳、題詩許謝康、當時陪宴語、今夕恨相忘、
願欲接高論、清晨朝建章、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
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
僕繼作 詩紀題全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閑霄、光逐露華滿、情因水
鏡搖、同持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盡、歡
言隨事銷、忽聽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爲
後、東觀何其遼、名數雖云隔、風期幸未遙、今來
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和崔尚書喜雨 詩紀題全

積陽雖有晦、經月未爲災、上念人天重、先祈雲
漢迴、仁心及草木、號令起風雷、照爛陰霞上、交
紛瑞雨來、三辰破黍稷、四達屏氛埃、池溜因添
滿、林芳爲酒開、聽中聲滴瀝、空處影徘徊、惠澤

成豐歲昌言發上才無論驗石鼓不是御雲臺
直頌皇恩浹崇朝遍九垓

和王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 詩紀題全

離別念同嬉方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
風時林倩迎春早花愁去日遲還聞折梅處更
有棣華詩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詩紀題全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
戶深左掖知天近南窓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

徙玉樓陰他日聞更直中霄屬所欽聲華大國
寶夙夜近臣心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
竊忭者情發為知音

和裴侍中承恩拜掃旋轡途中有懷寄
州縣官寮鄉園故親 詩紀題全

嵩岳神惟降汾川鼎氣雄生才作霖雨繼代有
清通天下稱賢相朝端挹至公自家來佐國移
孝入為忠霜露多前感邱園想舊風扈巡過晉
北問俗到河東便道恩華降還鄉禮教崇野樽
延故老朝服見兒童 綱

和姚令公哭李尚書乂 英華詩紀題全

貴賤雖殊等平生竊下風雲泥勢已絕山海納
還通忽歎登龍者翻將弔鶴同琴詩猶可托劍
履獨成空疇昔嘗論體興言每匪躬人思崔琰
議朝掩祭遵公作善神何酷依仁命不融天文
靈北斗人事罷南宮上宰既傷舊下流迷感衷
無恩報國士徒欲問玄穹

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校理之舊又代余

為荊州故有此贈 襄州刺史宋鼎

漢上登飛幰荊南歷舊居已嘗臨砌橘更覩躍
池魚盛德繼微眇深秉能卷舒義申蓬閣際情
坦廟堂初郡挹文章美人懷燮理餘皇恩倘照
亮豈厭承明廬

酬宋使君作 見贈之 英華詩紀題全

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翊聖負明主妨賢媿
友生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荊政有留裳舊風
因繼組清高軒問疾苦黎庶荷仁明衰廢時所

薄祇言僚故情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景獻 詩紀題今

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澤洒、情與惠風吹、所美應人譽、何私亦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價以陸生減、賢慙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訊乃兼施、此夜金閨籍、伊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媞媞

和黃門盧侍郎咏竹 詩紀題今

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鳳皇佳可食、一去一來儀

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 詩紀題今

清風閶闔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何言兼濟日、尚與宴私違、興屬蒹葭變、文因棠棣飛、人倫用忠厚、帝德已光輝、贈弟今爲貴、方知陸氏微

和常尚書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詩紀題今

棠棣聞餘興、烏衣有舊遊、門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暇日嘗繁會、清風咏阻修、始知西峙嶽、同氣此相求 詩紀云陸平原謂弟有高鳥東峙無之句

與袁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韻詩見贈以此篇答焉 詩紀題今

轍迹陳家巷、詩書孟子鄰、偶來乘興者、不值草玄人、契是忘年合、情非累日申、聞君還薄暮、見眷及茲辰、贈我如瓊玖、將何報所親

酬趙二侍郎使西軍贈兩省舊寮之作 趙二侍御史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嘗願割、持斧竟稱雄、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忽枉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滿海內、聲滿栢臺中、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答陳拾遺贈竹簪 詩紀題今

與君嘗此志、因物復知心、遺我鍾龍節、非無玳瑁簪、幽素宜相重、雕華豈所任、爲君安首飾、懷此代兼金

答太常靳博士見贈一絕 詩紀題今

上苑春先入中園花盡開唯餘幽徑草尚待日光催

酬宋使君見貽 詩紀題今

陟隣初稟訓獻策幸逢時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庭闈際海曲軺傳荷天慈顧已歡烏鳥聞君泣素絲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但願白心在終然湟不緇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詒夏首獲見曲江集

以詩報焉 詩紀題今

芳月盡離居幽懷重起予雖言春事晚尚想物華初遲日暾方照高齋淡復虛笋成林向密花落樹應疎贈鯉情無間求鶯思有餘暄妍不相待含歎欲焉如

贈澧陽韋明府 詩紀題今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特割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宰當使玉如泥

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作兼呈耿廣州 詩紀題今

惟昔遷樂土迨今已重世陰慶荷先德素風慙後裔惟益梓桑恭豈稟山川麗于時初自勉揆已無兼濟瘠土資勞力良書啓蒙蔽一探石室文再擢金門第既起南宮草復掌西掖制過舉及小人便蕃在中歲亞司河海秩轉牧江湖滋勿謂符竹輕但覺涓塵細一麾尚云忝十駕宜求稅心息已如灰跡牽且爲贅忽捧天書委將

華海隅弊朝聞循誠節夕飲蒙瘴癘義疾恥無勇盜憎攻亦銳葵藿是傾心豺狼何返噬履險甘所受勞賢恩相曳攬轡但荒服循垓便私第嘉慶始獲申恩華復相繼無庸我先舉同事君猶滯當推奉使績且結拜親契更延懷安旨曾是慮危際善謀雖若茲至理焉可替所仗有神道況承明主惠

在洪州答蔡母學士 詩紀題今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

天歎常念涓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酬王六霽後書懷見示 詩紀題今

雲雨俱行罷江天已洞開炎氛霽後滅邊緒望中來作驥君垂耳為魚我曝鰓更憐湘水賦還是洛陽才

酬王六寒朝見詒 詩紀題今

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漁為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詩紀題今 徵

宅生惟海縣素業守郊園中覽霸王說上激明主恩一行罷蘭逕數載歷金門既負潘生拙俄從周任言逶迤戀軒陛蕭散及邱樊舊徑稀人跡前池耗水痕併看芳樹老唯覺弊廬存自我棲幽谷逢君翳覆盆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寃江上傷行遠林間偶避喧地偏人事絕時霽鳥聲繁獨善心俱閉窮居道共尊樂因南澗藻憂豈北堂萱幽意如投漆新詩重贈軒平生狗知已窮達與君論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詩紀題今

將命祈靈嶽迴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分庭入桂樹肅容兩童子入室希把袖登床願啓齒誘我棄智訣迨茲長生理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斯言眇霄漢顧予嬰紛滓相去九牛毛慙嘆知何已

登樂遊春望書懷 詩紀多原字

城隅有樂遊表裏見皇州策馬既長遠雲山亦悠悠萬壑精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憑眺茲為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蕤柔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日月逝且欲桑榆收豹變焉能及鸚鳴非可求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邱

登襄陽恨峴山 詩紀題今

昔年亟攀踐征馬復來過信若山川舊誰知歲月何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令圖猶寂寞嘉

英華云池集作城詩紀全集 詩紀屬作遠

會亦蹉跎宛宛樊城岍悠悠漢水波逶迤春日滿感寄客情多地本原林秀朝來煙景和同心不同賞留歎此巖阿

九月九日登龍山 詩紀題全

郡庭常窘束涼野求昭曠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清明風日好歷落江山望極遠何蕭條中留坐惆悵東彌夏首濶西拒荊門壯夷險雖異時古今豈殊狀先賢渺不接故老猶可訪投弔傷昔人揮斤感前匠自為本疎散未始忘幽尚

詩紀言渺一作杳

際會非有欲往來是無妄為邦復多幸去國殊遷放且泛籬下菊還令郢中唱灌園亦何為於陵乃逃相

詩紀泛作汎 詩紀令作聆

三月三日登龍山 詩紀題全

伊川與霸津今日祓除人豈似龍山上還同湘水濱衰顏憂更老淑景望非春禊飲豈吾事聊將偶俗塵

晚霽登王六東閣 詩紀題全

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情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詩紀情作晴

登郡城南樓作 詩紀題全

閉閣幸無事登樓聊永日雲霞千里開洲渚萬形出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疾邑人半艫艦津樹多楓橘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遠懷不我同孤興與誰悉平生本單緒邂逅承優秩謬忝為邦寄多慙理人術駑鈆雖自勉倉廩素非實陳力倘無效謝病從芝术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詩紀題全

山城本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燦已繁餘滋含宿霽衆妍在朝暾拂衣釋簿領伏檻遺紛喧深俯東溪灣遠延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遙村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諼朅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春及但生思時哉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美化猶寂蔑迅節徒飛奔雖無立成效庶以去思論行復狥孤迹亦云吾道存

詩紀燦作粲

登樓望西山作 英華詩紀題全

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烟霧間、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惟我授、羽駕亦誰攀、簷際千峰遠、雲中一鳥閑、縱觀窮水國、遊思遍人寰、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閉關、

英華云莫生作祖 詩紀作華 詩紀祖作祖 詩紀遠作出 一作遠

候使石頭驛樓作 英華詩紀題全

山檻憑南望、川途渺北流、遠林天翠合、前浦日華浮、萬井緣津渚、千艘咽渡頭、漁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疇、自守陳蕃榻、嘗登王粲樓、徒然騁目處、豈是獲心遊、向跡雖愚谷、求名異盜邱、息陰芳木所、空復越鄉憂、

詩紀南作高 英華云起作越 詩紀起作出

登荆州城樓作 詩紀題全

天宇何其曠、江城坐自拘、層樓百餘尺、迢遞在西隅、夏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纍纍見陳迹、寂寂想雄圖、古往山川在、今來郡邑殊、北疆雖入鄭、東距豈防吳、幾代傳荆國、當時敵陝郛、上流空有處、中土復何虞、枕席夷三峽、關梁濶五湖、承平無異境、守隘莫論夫、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端居向林藪、微尚在桑榆、直似王陵戇、非如甯武愚、今茲對南浦、乘鴈與雙鳧、

詩紀澗作給 詩紀夏作暇 英華云生墓作況又云久 詩紀作向 詩紀作多

登荆州城望江二首 詩紀題全 全唐詩云紀纂作一首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經閱幾世人、復歎誰家子、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爲心那不愁、

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詩紀題全

潦收沙衍出、霜降天宇晶、伏檻一長眺、津途多遠情、思來江山外、望盡烟雲生、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我來颯衰鬢、孰云飄華纓、櫪馬苦蹤躅、籠禽念遐征、歲陰向晚晚、日久空屏營、物生貴得性、身累由近名、內顧覺今是、追歎何時平、

英華思望字 詩紀題作辭

登臨沮樓 詩紀題全

高深不可厭、迢屬復來過、本與衆山絕、況茲韶景和、危樓入水倒、飛檻向空摩、雜樹緣青壁、樛枝掛綠蘿、潭清能徹底、魚樂好跳波、有象言難具、無端思轉多、同懷不在此、孤賞欲如何、

英華云生墓作況又云久 詩紀作向 詩紀作多 詩紀難作雖

登古陽雲臺 詩紀題全

詩紀傷作啓

詩紀裕作豫

詩紀山作上

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侈(裡)、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

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 詩紀題仝

嘗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竄逐留遺(條)跡、悲涼見此心、府中因暇裕(豫)、江山(上)幸招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閑情多感歎、清景蹔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深、晴光送遠目、勝氣入幽襟、水去

朝滄海、春來換碧林、賦懷湘浦弔、碑想漢川沉、曾是陪遊日、徒爲梁父吟、

賀給事嘗詣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詩紀題仝

記言聞直史築室面層阿、豈不承明入、終云幽意多、沉冥高士致、休澣故人過、前嶺游氛滅、中林芳氣和、茲辰阻佳趣、望美獨如何

常(嘗)與大理丞裘(袁)公太(大)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沼尤勝、因並坐其次、相得甚歡

詩紀光作著

詩紀徒作從

英華云子集作予

詩紀閑作閒

遂賦詩焉以詠其事 英華詩紀題仝

方駕與吾友、同懷不異尋、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清華兩輝映、閑步亦窺臨、蘋藻復佳色、鳧鷖亦好音、韶光(著)媚洲渚、蕙(惠)氣襲衣襟、蕭散皆爲樂、徘徊徒(從)所欽、謂予(子)成夙志、歲晚共抽簪、

與生公尋幽居處 詩紀題仝

同方久厭俗、相與事遐討、及此雲山去、窅然巖徑好、疑入武陵源、如逢漢陰老、清諧欣有得、幽

閑歘盈抱、我本玉堦侍、偶訪金仙道、茲焉求卜築、所過皆神造、歲晚林始敷、日晏崖方杲、不種緣嶺竹、豈植臨潭草、即途可淹留、隨日成黼藻、期爲靜者說、曾是終焉保、今爲簡書畏、祇令歸思浩

與生公遊石窟山 詩紀題仝

探秘孰云遠、忘懷復爾同、日尋高深意、宛是神仙中、躋險遘靈室、詭制非人功、潛洞黝無底、殊庭忽似夢、豈如武安鑿、自若茅山通、造物良有

寄嬉遊迺愜乘猶希宴玉液從此昇雲空咄咄
共携手冷然且馭風

林亭咏 詩紀韻全

穿竹非求麗幽閑欲寄情偶懷因壤石眞意在
蓬瀛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從茲果蕭散無
事亦無營

郡舍南有園畦襍樹聊以永日 詩紀題全

爲郡久無補越鄉空復深苟能秉素節安用叨
華簪却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

景賴閑林內訟誠知止外言猶匪忱成蹊謝李
逕衛足感葵陰榮達豈不偉孤生非所任江城
何寂歷秋樹亦蕭森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飛禽
我願從歸翼無然坐自沉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詩紀題全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
上善乘流坐清曠舉目眺猶緬林與西山重雲
因北風卷晶明盡不逮陰影鏡無辨晚秀復芬
敷秋光更遥衍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羈孤

黍邦牧顧已非時選梁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
永念出籠縶常思退疲蹇歲徂風露嚴日恐蘭
苕剪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罷興還江城閉
關聊自遣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荊州臥
病有懷此地 詩紀題全

出處各有在何者爲陸沉幸無迫賤事聊可袪
迷襟世路少夷坦孟門未嶇嶔多慙入火術常
惕履冰心十跌不自保萬全焉可尋行行念歸

路眇眇惜光陰浮生如過隙先達已吾箴敢忘
邱山施亦云年病侵力衰在所養時謝良不任
但憶舊棲息願言遂窺臨雲間目孤秀山下面
清深蘿蔦自爲幄風泉何必琴歸此老吾老過
當日千金

高齋閑望言懷 詩紀題全

高齋復晴景延眺屬清秋風物動歸思煙林生
遠愁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隨
波適下流歲華空苒苒心曲日悠悠坐惜芳時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鳥飛舊里園菓釀新秋枝長南庭樹池臨北澗流星霜屢爾別蘭麝為誰幽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郡內閑齋 詩紀題全

郡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窓葉掛蟲絲拙病宜情少羈閑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為郡但經時唯有江湖意沉冥空在茲

晨出郡舍林下 詩紀題全

晨興步北林蕭散一開襟復見林上月娟娟猶未沉片雲自孤遠叢篠亦清深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

司馬崔頌和

優閑表政清林薄賞秋成江上懸曉月往來虧復盈天雲抗直意郡閣晦高名坐肅應無欲寧辜濟物情

晨坐齋中偶而成咏 詩紀題全

寒露潔秋空遙山紛在矚孤頂乍脩聳微雲復相續人茲賞地遍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曷羈束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睽携歸心亟躑躅休閑償有素豈負南山曲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萎而不顧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場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芳旨異菁為畜甘非蔗有漿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又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旨蓄豈欲近名園遇賞寧充佩為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為人論

城南隅山池春中田袁二公盛稱其美

夏首獲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詠 詩紀題全

憶昨聞佳境駕言尋昔蹊非惟初物變亦與舊遊睽幽渚為君說清晨即我携途深獨睥睨歷

險共攀躋林笋苞青籜津楊委綠蓂荷香初出浦草色復緣堤樂處將鷗狎譚端用馬齊且言臨海郡兼話武陵溪異壤風烟絕空山巖徑迷如何際朝野從此待金閨

林亭寓言 詩紀題今

林居逢歲晏遇物使情多蘅蓋不時與芬榮柰汝何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

南山下舊居閑放 詩紀題今

祇役已云久乘閑返服初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閭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疎喬木凌清霭脩篁媚綠渠耳和繡翼鳥目暢錦鱗魚寂寞心還閉飄颻體自虛興來命旨酒臨罷閱仙書但樂多幽意寧知有毀譽尚想爭名者誰云要路居都忘下流歎傾奪竟何如

感遇一 感遇十二首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二

幽林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其三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蟠蟠羽薨薨亦何為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嘆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其四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玗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五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其六

西日下山隱北風乘夕流燕雀感昏旦簷楹呼疋儔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棄疵賤下士嘗殷憂衆情累外物恕已忘內脩感歎長如此使我心悠悠

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客柰何阻重深運命推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其八

永日徒離憂臨風懷蹇修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青鳥跂不至朱鷺誰云浮夜分起躑躅時逝曷淹留

其九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嘆息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其十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嘆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其十一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覩要之心所鍾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胸歸來扣寂寞人願天豈從

其十二

閉門跡羣化憑林結所思嘯歎此寒木疇昔乃芳姿朝陽鳳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所懷誠已矣既往不可追鼎食非吾事雲山嘗我期胡越方杳杳車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嘿臥簾帷

當塗界寄裴宣州

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如何分虎竹相與間山川章綬胡為者形骸非自然含情津渡潤倚望脰空延遠近聞佳政平生仰大賢推心徒有屬會面良無緣日夕遵前渚江村投暮烟念行

祇意默懷遠豈言宣委曲風波事難為尺素傳

敬酬當塗見贈宣州刺史裴耀卿

茂生寔王佐仲舉信時英氣覩衝天發人將下榻迎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高帆出風迥孤嶼入雲平遄邁嗟于役離憂空有情飭簪陪早歲接壤側專城曠別心彌軫宏規義轉傾徒然恨飢渴況乃諷瑤瓊

再酬使風見示刺史裴耀卿

茲地五湖隣艱哉萬里人驚飈翻是託危浪亦相因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入去去速歸輪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二終

雜詩　口號

餞王尚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竇校書　餞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餞梁明府

餞陳學士　通化門送別

送楊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別鄉人南還　別孫侍郎

贈孫翊　江上遇疾風

初發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震　懷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江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行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商洛山行懷古　耒陽溪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使瀧峽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入廬山望瀑布　次廬山

巡屬縣道中作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

湞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曉望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灘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旅宿淮陽亭

望月懷遠　秋夕望月

詠鸞　詠史

敕賜寧王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賜水牕旬宴

荆谷山集會　申王園亭集宴

樂遊園　逍遥公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　樊妃　題春意　聞鴈
對雪　庭梅咏　照鏡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箏　自君之出
荆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羣鶴　為郡戀内職
初秋憶兩弟　見群鴈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敘懷二首　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二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　寄沈中郎
沈全期寄題　奉和途次陝州作
登總持寺閣　晚憩　洪州祈雨
王維獻始興公　寄荆州　答王維
宋之問贈長史　孟浩然贈張丞相
餞王尚書出邊　詩紀題全
漢相推人傑殷宗伐鬼方還聞出將重坐見即戎良上策應為豫中權且用光令申兵氣倍威

詩紀云憶一作憎　詩紀怯作涅　英華云君集作今　英華云曉集作晚　詩紀作正中

憺虜魂亡樹比公孫大城如道濟長夏雲登隴首秋露怯遼陽武德舒宸睠文思餞樂章感恩身既許激節膽猶嘗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傍詩人何所詠尚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西安　詩紀題全

將相有更踐簡心良獨難遠圖嘗畫地超拜乃登壇戎即崑山序車同渤海單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他日文兼武而今栗且寬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

自有處征馬去嘽嘽

送使廣州　詩紀題全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倍為情心逐書郵去形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詩紀題全

蜀嚴化已久沉冥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驅傳應經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詩紀題全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氛、微明岍傍樹、凌亂渚前雲、舉棹形隨轉、登艫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群、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詩紀題全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別筵鋪柳岍、征棹倚蘆洲、獨嘆湘江水、朝宗向北流、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詩紀題全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未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蘭棹每勞速、菱歌不厭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餞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詩紀題全

荷葉生幽渚、芳華信在茲、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誰、但恐星霜改、還將蒲稗衰、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詩紀題全

荷篠旋江澳、銜杯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詩紀題全

屢別容華改、長愁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薄宦無時賞、勞生有事機、離魂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詩紀題全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詩紀題全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別路穿林盡、征帆際海歸、居然已多意、況復兩鄉違、

送宛句趙少府子卿 詩紀題全

解巾行作吏、樽酒謝離居、脩竹含清景、華池澹碧虛、地將幽興愜、人與舊遊疎、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常城李少府 詩紀題仝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送蘇主簿赴偃師 詩紀題仝

我與文雄別胡然邑吏歸賢人安下位鷙鳥欲卑飛激節輕華冕移官狥綵衣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詩紀題仝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里樹桄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迴

別鄉人南還 詩紀題仝

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牽綴從浮事、遲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南上別孫侍郎 詩紀題仝

雲嶂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皐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疾風 詩紀題仝

疾風江上起鼓怒楊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

若雷投林鳥鎩羽入浦魚曝鰓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豗

初發江陵有懷 詩紀題仝

極望涔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為群他日懷真賞中年負俗紛適來果微尚倏爾會斯文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多勝寄浩思獨氛氳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詩紀題仝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濶處、聊洗滯

留情浦樹遥如待、江沙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詩紀題仝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遠南登岍情遥北上旗故人憐別日旅鴈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州耀卿 詩紀李耀卿之字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淼然遥林浪出沒孤舫鳥聯翩常自千鈞重深思萬事捐報恩非徇祿還

逐賈人船

谿行寄王震 詩紀題仝

山氣朝來爽谿流日向清遠心何處愜閑棹此中行叢桂林間待群鷗水上迎徒然適我願幽獨為誰情

將至洛陽有懷趙二 詩紀題仝

湘浦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況復賈生心草色雖云發天光或未臨江潭非所遇為爾白頭吟

南陽道中作 詩紀題仝

登郢屬歲陰、及宛懵所適、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佳氣藹厥初、霸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遭遇感風雲、變衰空草澤、不識鄧公樹、猶傳陰后石、驅馬歷闉闍、荊榛翳阡陌、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懌、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眇默遵岐路、辛勤弊行役、雲鴈號相呼、林麕走自索、顧憶狗書劒、未嘗安枕席、豈暇墨突黔、空持遼豕白、迷復期非遠、歸歟賞農隙、

西江夜行 詩紀題仝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州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上 詩紀題仝

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緣浦樹行、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詩紀題同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髮如絲

湘中作 詩紀題今

湘流繞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途屢所經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永路日多緒孤舟天復冥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自湘水南行 詩紀題今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閑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詩紀題今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垂夙志一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裡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喜 詩紀題今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唯貪疾聞猿亦罷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却計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詩紀題今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頃人久淪謝喬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清暉滿從中幽興多長懷赤松意復憶紫芝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詩紀題今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詩紀題今

長林何繚繞遠水復悠悠盡日餘無見為心那不愁憶將親愛別行為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時屢已遒

自彭蠡湖初入江 詩紀題今

江岫殊空濶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

行舟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赴使瀧峽 詩紀題全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嶔霜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況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詩紀題全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芬（氣）犇飛下雜樹洒落出重雲日照虹蜺見（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彭蠡湖上泆 詩紀無泆字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泆決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閑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象類何交糺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湖 英華詩紀題全

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幕）果下迴仙騎津傍駐綵旒（旌）鳧鷖喧鳳管荷芰鬬龍舟七子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紓）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厭（歇）霸功誰與脩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館豈豫章留水（冰）淀還相閱菱歌亦故遒雄圖不足問唯（難）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詩紀題全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崕落鮮鮮白日皎洒流濕行雲濺水（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出為（守）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作 詩紀題全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期）深雙闕出雲峙三宮（官）入煙沉攀崕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怊）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

詩紀云洪一作紅 詩紀芬作氣 詩紀見作似

英華云幕一作果 詩紀旌作旂 英華云闕作晴 詩紀結作陪 詩紀紆作紓 詩紀厭作歇

英華云波一作淡

詩紀水作沫

英華云期馬作其記紀作其 英華云宮集作宮

英華云悵集作惆詩紀作惆

自靡託量力況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英華云鴛鴦別集作鴻鴈列詩紀合集英華云臨集作鴻詩紀作鴻）豈匪鵷鴻列惕如泉壑臨（詩紀別作鵷）迨茲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棲閑義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休命歸事邱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詩紀題全）

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却郡椽林下招村氓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爾實在時清短才濫符竹弱歲趣柴荊再入江村道永懷山藪情別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詩紀琴作禽）迹與

素心別感從幽思盈流芳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退畊華簪極身泰衰鬢慙木榮苟得不可遂吾其謝世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詩紀題全）

舊宦晨昏闕（舊）遵尊義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爾（歲）胡為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尚何有遠跡固其宜思擾梁山曲情遙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雲雨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上慙伯樂顧中負叔牙知去國誠寥落經途弊險巇歲逢霜雪苦林屬蕙蘭萎欲贈幽芳歇行悲舊賞移一從關作限兩見月成規苒苒窮年籥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垂樹晚猶葱蒨江寒尚渺瀰士（土）風從楚別山水入湘奇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層崕夾洞浦輕舸泛澄漪松篠行皆傍禽魚動輒隨惜哉邊地隔不與故人窺疇昔陪鴛鷺朝陽振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朝罷冥塵事賓來話酒巵（卮）邀歡逐芳（霜）草結興選華池及此風成歎何時露（霜）可披自憐

無用者誰念有情離望美音容闊懷賢夢想疲因聲達霄漢持拙守東陂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詩紀題全）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承顏方弄鳥放性或觀魚會是安疵拙誠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烟月賞恒餘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湛恩均大造弱植愧空虛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念行（殊）開祖帳憐別降題輿誰謂風期許叨延禮數除（除）義沾投分末情及解携初追餞扶江界（介）光輝燭

里閭子雲應寂寞公緒為吹噓景物春來異音
容日向疎川原行稍穩鐘鼓聽猶徐林隔王公
轝雲迷班氏廬戀親為委咽思德更躊躇狥義
當由此懷安乃闕如願酬明主惠行矣豈徒然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詩紀題全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飛走逃深林流爍恐
生疵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
慶遂及私展力慚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
蹈況無鬼神欺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瘴

寧我毒夏水胡不夷信知道存者但問心所之
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湞陽峽作 詩紀畫作字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闇先秋冷山晴當
晝陰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
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詩紀題全

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邅迴本謂雙鳧少何知駟
馬來人非漢使橐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
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詩紀題同

江林皆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
眇然興來祇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
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詩紀題全

明發臨前渚潮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
邊紅景物紛為異人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
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溪中 詩紀題全

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為無
賞心我由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邁誰
能知此音

自始興溪夜上赴嶺 詩紀題全

嘗畜名山意茲為世網牽征途累及此初復已
非然日落青巖際谿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
鳥息人前數曲迷幽嶂連圻觸闇泉深林風緒
結遙夜客情懸非梗胡為泛無膏亦自煎不知

英華云路集作窗　英華云景集作極　英華云然集作令

行役者、相樂在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詩紀題全

征驂入雲壑、始憶步金門、通籍微軀幸、歸途明主恩、匪唯狥行役、兼得慰晨昏、是節暑云（雲）熾、紛吾心所尊、海縣且悠緬、山郵日駿奔、徒知惡囂事、未暇息陰論、嶢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水聞南澗險、烟望北林繁、遠竊（路）千巖合、幽聲百籟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暾、懿此高深極（景）、徒令（然）夢想存、盛明期有報、長往復奚言、

巡按自灕水南行　詩紀題全

理棹雖云遠、飲氷寧有惜、況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峰岋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即事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咏靡盬、庶以窮日夕、

使還都湘東作　詩紀題全

蒼庚（鶬）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甘節往來苦、壯

詩紀作日　詩紀作怡

容離別衰、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檝清川渚、征衣寒露滋、風朝津樹落、日（月）夕嶺猿悲、牽役而無悔、坐愁祇自怡（貽）、當須報恩已、終爾謝塵緇、

旅宿淮陽亭口號　詩紀題全　金唐詩云一作宋之問詩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為歌、

望月懷遠詩　詩紀無詩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詩紀題全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裡、相望在庭中、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鷰　紀事云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雕梁）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

集莫相猜、

詠史 詩紀題全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況乃務相詭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斐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輕既長沙傅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跡在胡寧爾滄溟所為大江漢日來委灃水雖復清魚鱉豈游此賢哉有小白雝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勑賜寧王池宴 詩紀題全

曲江集 卷之三 壬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徒叅和鼎地終謝濟川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詩紀題全

恩華逐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闕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衍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詩紀題全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泉鮪歡時躍林鶯醉後歌賜恩頻若此為樂奈人何

上賜水閣旬宴得移字韻 詩紀題全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遂海槎窺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彌躭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苔石隨人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曲江集 卷之三 壬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詩紀題全

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羣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遊園宴應制 詩紀無春制二字

寶筵延錫命供帳序群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晞陽人似露解慍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無為

化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逍遥公舊居遊集 詩紀云韋嗣立封高逍遥公 詩紀題仝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卜居舊何所休澣嘗來茲岑寂罕人至高深獲我思松澗聆遺風蘭林覺餘滋往事誠已矣道存猶可追遺子後黄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彝豈與磻溪老崑起周太師我心希碩人逮此問元龜怊悵既懷遠沉吟亦省私已云寵祿過況在華髮衰軒蓋有迷復邱

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詩紀題仝

指塗躋楚望策馬傍荆岑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觀奇逐幽映歷險忘嶇嶮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焚香懺往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先其可尋高僧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蘚剝經行處猿啼燕坐林歸真已寂滅留迹豈埋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氷閉崕谷無

影及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詩紀題仝

靈境信幽絶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石壁間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復此灰心者仍追巢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郢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塚因後人為植松柏

故行路盡知之 詩紀題仝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牢落山川意蕭踈松栢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絶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黄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

關人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髮新淮陽祇有臥持此度芳辰

同蔡毋學士月夜聞鴈　詩紀題今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詩紀題今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玉潤窓前竹、花繁院裡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蒂弱、不受歲寒移、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詩紀題今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誰知明鏡裡、形影自相憐、

清輝

荊州作二首 傳紀題全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已已況仕於君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千慮且猶失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羣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棼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古劒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為者無階忽上摶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雖致負乘冦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狥義在匹夫報恩猶一飧況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胡為復惕息傷鳥畏虛彈

傳紀材作材

傳紀飧作餐

在郡 秋懷二首 傳紀題全

秋風入前林蕭飋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臣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為

傳紀方高一作寒

傳紀臣作宦

傳紀文傳一作座

傳紀方日一作有同

傳紀江作滄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慙遠途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掛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興輒見羣鶴東飛至暮又行列而返哢唳雲路甚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傳紀題全

傳紀無作憮

英華云吭一作唳

傳紀遺作遣

傳紀有作自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宵煙北渚歸歡呼良有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

翔衆鳥稀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為郡嘗積戀因賦詩焉 詩紀題同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愛禮誰為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閑宇嘗自閉沉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洒

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弟宰邑南海見羣鴈南飛因成詠以寄 詩紀題全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參宵警為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詩紀題全

歲陽亦頹止林意日蕭摵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為客至愛孰能捨名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一木逢厦搆纖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客卿璧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敘懷二首 詩紀題全

弱歲讀羣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

激此為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术

秋懷 詩紀題全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思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留滯機還息紛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江天

雜詩五首 詩紀題全

孤桐亦胡為百尺傷無枝跡陰不自覆脩幹欲何施高岡池復迥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蘿鳥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運命雖為宰寒暑自迴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曲江集 卷之三 三十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班竹為情緒漢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行吟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幾自冠石堅亦他攻何言為用薄而與火膏同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夭香臭誰為中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詩紀題全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為禮嘉謀屢作忠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曲江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鎖拜翰入紫宸揮題劒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

三首 傳紀題全

帝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為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簫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旟罷丹旐向京師

故滎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傳紀題全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劍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歎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竟罷生芻贈、空留畫扇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縞服紛相送玄扃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迴舊室容衣奠新塋拱樹栽唯應月照簟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傳紀題全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從來匣中劍埋

沒罷衝天

題畫山水障 傳紀題全

心累猶不盡果為物外牽偶因耳目好復假丹青妍嘗抱野間意而迫區中緣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良工適我願妙墨揮巖泉變化合群有高深侔自然置陳北堂上倣像南山前靜無戶庭出行已茲地偏萱草憂可樹合歡忿亦蠲所因本微物況乃憑幽筌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對翫有佳趣使我心渺綿

讀書巖中寄沈郎中

素有巖泉僻全無車馬音溪流通海曲洞豁厥軒陰石几漁舟傍沙灣鷗鷺臨仙禽胡不至野鶴恒自吟慮定時觀易泉深閒撫琴眞有清涼處不令炎熱侵寄語吾知已同來賞此心

附沈佺期寄題書堂巖

南山有巖洞崆峒厥奇境直頂多懸巒陡壁開軒景一水石底穿澄潭鑑人影几席排天然讀書堪晝永巖外雲霞聯溪間颯氣冷幽寂透心

空清曠徹理靜雖未常遨遊友我袖相領寤寐時及之塵眸豁然醒寄語與山靈祇今愧萍梗無能伴主人響答長嵓冏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詩紀題全

馳道當河陝陳詩問國風川原三晉別襟帶兩京同後殿函關盡前旌塞路通行看洛陽陌光景麗天中

登總持寺閣 詩紀題全

香閣起崔嵬高高沙板開攀躋千仞上紛詭萬形來草間商君陌雲重漢后臺山從幽谷斷川向斗城迴林裏春容變天邊客思催登臨信爲美懷遠獨悠哉

晚憩王少府東閣 詩紀題全

披軒肆流覽雲壑見深重空水秋彌淨林煙晚更濃坐隅分洞府簷際列群峰窈窕生幽意參差多異容還慚大隱跡空想列仙蹤賴此昇攀處蕭條得所從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 詩紀題全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邱禱雖已久毗心難重違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巖扉獨宿雲峰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幽抱自中微靜入風泉奏涼生松栝圖窮年滯遠想寸晷閱清暉虛美悵無屬素情緘所依詭隨嫌弱操羈束謝貞肥義濟亦吾道誠存爲物祈靈心倏已應甘液幸而飛閑閣且無責隨車安敢希多慚德不感知復是耶非

附王維獻始興公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仇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又王維寄荆州張丞相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荆門舉世無相識終身念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邱園目盡南無鴈何由寄一言

答王維

荆門憐野鴈湘水斷飛鴻知已如相憶南湖一片風

附宋之問初發荆府贈長史

三載相孤立千秋鑑獨存仍隨五馬謫載與兩禽奔明主無由見羣公莫可言幸君逢聖日何惜理虞翻

附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四

勑書　制書

勑皇太子納妃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朝集使書　勑歲初處分

勑令禮部掌貢人　勑幸西京

勑置十道使　勑授十道使

勑處分舉人　勑停官祭贈太子

勑處分縣令書　勑處分縣令書

勑處分選人　勑議放私鑄錢

勑宴朔方將士　勑宴幽州老人

勑慮囚　勑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勑皇太子納妃

勑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庶嫺媾且猶宜正於人倫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祀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僞不頭首勾合知情受僞人等罪雖徒流仍便使隸爲於百姓至彼勿計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惸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彍騎衛士

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手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掌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秪供官等更加勳一轉五禮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勲一轉禮官儐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祗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御趙逈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奇曹趙逈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特與

英華多修字

英華云五品作六

英華多十二字

英華作處分朝集使

英華作令

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

勑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户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遥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户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英華云當集作卹

英華云屢集作偶

英華云屢集

英華云書字下脫合有焉

英華勑字在朝集使下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

勑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念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

開元十二年正月十日

英華云憂集作勤　英華云人集作己　英華云命集作憂　英華云集無河南二字　英華云萌訛今作氓　英華云但集作方　英華云而集作將

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既清蓬蔴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

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

英華云動字在朝集使下　英華云化是作地　英華云郡集州　英華云逐集作達　英華云未集作未　英華云弊也集作其弊

後命竝即好去

開元三十一年閏三月一日

勑處分朝集使

勑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勑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

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參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

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

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開元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

勑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惰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殊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況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未必爲削爲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

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謂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

令寬滯致有妨奪鰥寡惸獨征鎮之家倍須撫恤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開元二十年

（英華無有字）（英華云宜作即）（英華無勿字有德音二字）（英華云言辭生作令作生辭有）

勑歲初處分德音

勑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無欽崇命不永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

（言辭生）（英華云祖一作天）

所以每期庶乎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羲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於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踰駁俗尚澆醨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爲詐偽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辱家不相保愚妄之

（英華云祖一作祖）（英華云馭一作在）

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夭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

（英華云當作令作之）（英華云淨一作靜）（英華云政令作止）

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惸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眞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嘗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

英華多此十字

英華作幸西京利

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厭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誡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一日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向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固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英華無緣字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亡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斂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妄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焉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

委緝寧朝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
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
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
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已來數
州失稔頻致流亾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
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而前此使車
不無殷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毫髮
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永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

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朕
所設官以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言可復
也宜副朕懷可依前件

勑處分舉人

勑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
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
何關於政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
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
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
試

勑停官祭贈太子

勑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
厚而情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
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
子有後者但官為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
置及官悉停若無後宜令依舊

勑處分縣令

勑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

如守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
無能者從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
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
宰邑便為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
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人於何
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
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
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
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

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勑處分縣令

勑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奬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勑處分選人

勑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

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鋭精爲理聲績有稱卽當衍以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於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

勑議放私鑄錢

勑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故古之爲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爲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勑處分宴朔方將士

勑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陲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鋭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略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覆巢以奔北羣師棹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勑宴幽州老人

勑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薦歲不寧戎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畧無遺噍實除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勑慮囚

勑時向炎蒸人或寃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

死罪已下遞降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諸州亦並准此

勑擇日告廟

勑邊境爲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重徒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畧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常爲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柔而不變梟音輒爲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電發表裡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北之祲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廟之畧下仗羣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粢盛所以奉神祇耕籍所以助人力既義率干下而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虢公致諫漢文能脩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干畆未展三推匱神困人降災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廩宜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

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

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爲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財傷敗實多驕誣斯甚舉不爲黨豈其言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蘯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爲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爲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鸇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爲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脩撰主者施行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四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五

勅書

勅薛泰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士百姓書　勅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葢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張守珪書　勅金興光書
勅湟禮書　勅李鱀國書
勅李鱀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書　勅張守珪書
勅湟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諸將士書
勅烏知義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王忠嗣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亾此於國家譬猶蚊虻耳無所憚惜推其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

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寄旨且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比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爲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卽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將藥物可以時療所有將士用命卽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蕃蹔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隨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畧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絶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

掎捔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强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敘定當有酧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療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謂天亾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敎達等路入碎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岡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驍健五千人先人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

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葢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葢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蘇祿反虜敢爲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地果自氷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

得卿表知其狼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逋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亾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

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合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敘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者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敘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

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爲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微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籍卿運籌徐以計取況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殘蕞勢若摧枯伏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畧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畧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

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卿良算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爲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

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番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蹙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愆更期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

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欝揵等順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即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寔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因是轉災爲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畧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投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況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湟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

英華云合面作面今英華云春言作言今英華云義作志

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見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況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

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蕞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湟禮書

勅契丹都督湟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附突厥而課稅是求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隨我已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卿彼之蕃

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既亾卿初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卿及守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英華云過折又安寧以否作語思多復得安寧以否

英華云細帶作圓帶

英華云圓作圓下

勅奚都督李魁國書

同

英華云稱集作稱

英華云宜各集作各宜

英華云將士百姓四字集作衙官

英華云付遞集作遞要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耨雲輒構異謀携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逖無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爲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群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 卷之五 十七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爲防護今聞湟禮已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湟禮相爲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遂計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鬬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 卷之五 十八

勅松模都督湟禮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湟禮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神道可得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況卿赤心復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鬬窮寇勿遏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

斷也事今若此得筭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痁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叛亾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大朝節制暫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亾禪將無謀輕兵遺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蕞爾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衆叛亾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亾各須弔祭應合贈餙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亾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闇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

初聞勇鬬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亾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勵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闇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奬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

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冀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

信是梟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遞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亾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卿貫具以狀聞憫彼傷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授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愞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為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

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鬩門藝窮而隨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

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冬初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隨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便設宴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五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勅書
勅董懲運書　勅當息羌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葢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葢嘉運書
勅葢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葢嘉運書　勅葢嘉運書
勅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疎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寃誣後自病亾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

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脩父亾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亾今故令内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羌首領書

勅當息柘静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

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羌羌嘉弄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

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熱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鳳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卿及吏人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鳳用兵取其城堡畧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

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輙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為屢有殺獲固其宜也

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亾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絶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

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葢嘉運書

勅葢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

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
客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
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
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
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頗恩為天所棄訶
客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
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
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
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絶域行人不容

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
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
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況強寇壓境
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歎懣卿等各懷忠義
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
在彼屢有戰亾昨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
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以實報
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亾受
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
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應是
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
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
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

法且屯苗既能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
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
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
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為詞進不
得成其凶計如此設計乃為上策若事已侵軼
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
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

不失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軍能爾朕甚嘉之百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授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

冐遠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擢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勢在臨時固難遥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鬬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久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勵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讐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即奏

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設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華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蓋為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鬬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為料亦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

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亾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料北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

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敘勞兼云擒獲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已若因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畧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成大

英華云列集作列
英華云此集作比
英華云閣集作又

節何其壯也可突干狡算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蔽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爲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

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爲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爲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蠻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英華云此一句
英華云閣集作之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爲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

可汗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疎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畧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尚炎蒸路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蹔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塵期崩慕之心何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塵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塵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遣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

訓疆埸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禮至懷春初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

英華云陰集作陰陽

英華云德者集作陰德

徒兼冒鋒敵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羣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

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勑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是我有大造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

英集云是集作知

英華云闕集作闕

英華云各集作全

英華云西州集作安西

英華云闕集作闕

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羣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

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宣往意其後審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勑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況安西北庭將士皆是鐵石為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理論奏闕俟斤牛羊馬數雖稍

多、欲爲補荅、亦何足難、惟費一州庸調、酧還則已太多、而乃無義爲讐、暴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可汗正爲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蓊嶺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爲詞、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黑毬赤縻、亦爲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

此爲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爲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爲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爲、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弃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可汗、此來和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爲舍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突厥可汗書

勑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

英華云後一作度

英華多此四句

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爲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千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

刺達干未還不是故爲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爲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首領百姓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

英華云求集作留

英華多此句

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畧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

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首領百姓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

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蕃知亦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諸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誡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不多及

勑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勑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相爲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

撫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賓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況於彼蕃復是親姻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

抄掠兼有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遥信虛詞且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苍嶺已來沿邊諸

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鮮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公疊山築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搆夏中已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干今五年人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埸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

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勑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儻有所傷慎勿為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 卷之六 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六 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七

勑書　制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金城公主書　勑吐蕃贊普書
勑張待賓書　勑牛仙客書
勑張待賓書　勑護密國王書
勑護密國王書　勑識匿國王書
勑勃律國王書　勑諸國王書
勑罽賓國王書　勑日本國王書
勑西南蠻首領書　勑靜州首領書
勑蒙歸義書　勑蠻首領書
勑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

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搆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脩營何所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竇元禮中間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中以婚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

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羣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絶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江集 卷之七 三

曲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勑金城公主書

勑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蕞爾醜虜頃年恃我爲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絶朕亦委信以爲必然今乃定婚如初惡黨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竇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爲此追還其人實將兵西向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恥愧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

英華云辭一作庭

英華云從一作[illegible]

計數以此爲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爲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勑金城公主書

勑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遥心想所知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荅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勑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畧加防

英華云豈尤數某作所尤數

備仍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鬬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

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爲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今莽問欲盡舊情必定爲惡別爲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勑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勑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干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勑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勑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秖長寇讐自夏及今連歲不散疎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爲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蹔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勑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爲計既爲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勑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於凉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隨事支擬及充宴賜朕則續支送凉州云云

勑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勑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闊此一分頭抄掠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況在絶漠尤宜相援已勑蓋嘉運訖可與之籌宜凶黨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護密國王書

勑護密國王真檀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

前加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首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莫華云首領以下四字集作將士）

勅護密國王真擅（檀）

勅護密國王真擅（檀）發匐積惡、自取滅亡、想所知之不復煩述、卿比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隔閡、卿宣揚國命、撫慰遠人、保我西陲（邊）、長守誠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凶掠、卿宜

（莫華云集作此）（莫華云華集作種）（莫華云寇抄集作凶掠）

善討、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比遭發匐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吁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酋領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莫華多四字）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爲唇齒、而發匐凶狡、刦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擅（檀）、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疾（嫉）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

（莫華云比集作此）（莫華云華集作種）（莫華云寇抄集作凶掠）（莫華多四字）

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莫華云以下節級有衣物集作已下節級者有衣物）（莫華多二字）

勅（敕）律國王蘇沒謹悊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今及首領已下（以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匹）、銀盂（盌）、銀盤（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酋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莫華云勅集作勅下同）（莫華云以集作乙）（莫華云銀盌銀盤四字集作銀盂銀盤）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祆）不勝德氛、侵自消遥、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

（莫華云校集作妖）

英華云其集作可
英華云忠集作烈
英華云勤集作勤
英華云今已集作已今
英華多三字

英華云想亦知之一作想若誠心

英華云城集作成下同
英華云漂集作飄

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勳勞已令叙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罽賓國王書

勑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 卷之七 十一

勑日本國王書

勑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

英華云漂集作飄
英華云城集作國
英華云本集作彼
英華云冬中甚冷集作中冬甚寒
英華云嘉集作知
英華多二字

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并被刦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勑安南都護令宣勑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

曲江集 卷之七 十二

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勑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況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拓静州首領書

勑拓静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静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爲言、比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勑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嶲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倘無事蹤、亦不得先舉、嶲州相去道里稍遥、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勑蠻首領鐸羅望書

勑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鄧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籍撫綏、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纘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凉、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勑安南首領歸爨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領阿廸、和蠻大鬼王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

玉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虬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來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 卷之七 十五

制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揚厲斯在爲人上而慙德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邱備禮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

曲江集 卷之七 十六

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羣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緊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人故而亾官實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當錄其徹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

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邱作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列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夭懋建皇極幸致太和聚乃幽遐率由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

悟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肸蠁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下之介福邦家之休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首霜飈奠獻之辰變同韶景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止於村坊宴樂不得聚飲煩勞其節文有未霑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處行事者從一處敘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行蓋取誠享以遵告類朕恭承祖宗之烈護主神祇之祀夙夜祗畏不敢荒寧故勒兵朔陲先展義於汾社迴旆雎上遂有事於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禮降神乃為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子道為先惟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終且春秋

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爲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見敎於人朕其庶乎有懸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絶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粢盛是所嚴祗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二紀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眚未弭黎人未康若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每渴賢良無忘鑒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

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實有才堪應務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衰邁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折衝並改與郎將郎將改與中郎其亾官失爵量加收敘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比類奏聞亾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七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八

表狀

復中書侍郎表　進金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冊皇太子表　進白鹿表
爲王晙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爲何給事進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勘婦女狀　論東北軍狀
論憂薛王疾狀　論薛王薨狀

請御注經狀　將士刊石紀功
傳授御注經狀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爲寧王寫經狀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離貳狀
賀誅奚賊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突厥亡徵狀
賀破賊狀　賀賊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賜衣物
賀雨狀　賀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進古銅器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并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

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況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秪命其於塵玷聖鑑汚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疢疹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情有以永錫況

質言非讓悲欷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冀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

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開元二十四年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欵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犇馳屬小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遥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

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誠夙夜煩究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者必訴於昊天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毋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舛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者臣

爲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釁咎則然恩禮猶重面目有靦夙夜惟憂戴盆望天豈期上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答殊私跼蹐兢皇動失次第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畧判官所部朝義郎法曹參軍蘇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

臣聞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罪荆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部送永王俸料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天實生德睿智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揚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羣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乎神化體合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諜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爲馴狎臣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援神契云

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物實爲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爲兵部尚書王晙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臣誠懽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過夏載陳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爲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能爲光爲寵寘之廟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鼎足不任鵜翼爲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永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爲懼冰炭在懷道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僂恭命對揚休光

磨鉛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以允荅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祗惕罔知所爲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脩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獸肥霜清氣殺招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陛下親御弧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

取其背者雖有逸羣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
轡縈紼如組綠沉縱鏑宛轉若神必命中於前
期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窮非
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
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賜懿親兼
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
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
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飛熊臣忝籍宗枝幸陪鑾
輅竊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爲載之空言不若圖

之故事向所述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
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好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
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
霸王大畧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
十篇名曰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
臣私門殃釁夙遘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
未奏御猶在緘縢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
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
忝披垣若寘冰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昃觀書乙
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臣亡父所
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文誠
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
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
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

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
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
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
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
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之太傅傅其德義召
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
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
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
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

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蘷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

願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況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外議切切未爲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敕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廻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

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爲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答制以薛王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殞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於昭宣況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恆品望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勑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況有疾疹自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顧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甍上損膳請復膳狀 并御批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竚伏願抑損恩命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恆情之至謹奉狀以聞

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闡闢伏奉恩勑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

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户牖使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有適凡在率土實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岐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

烈思有發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適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爲條件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并御批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羣議以爲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爲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臥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爲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

雖蒙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貫已盈人神棄之指期可滅今之滅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功伐不願爲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并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經墨勑批答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闢微言奧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內外傳授則冀明積

扨之重昏納羣迷於正覺朝聞夕死尚不足怪
顧此輕生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
固請欲以弘敎心有所得輙復疏之今請須行
慮無所答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
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

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
等商度以爲何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
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
宜人陛下以萬姓爲心萬姓以陛下爲命億兆
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
守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
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
育遂及於此又勑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
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
臣望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
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
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
然積虛累年尔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
夏麥不登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
再三疚懷欲去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
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爲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

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史館亦屬煩也任卿
等自商量

上爲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奉勑令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爲寧
王及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
本伏以睿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
亡利益之資方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云集稱
贊茲日功用有成敎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
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睿略但狂胡背誕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等伏料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讋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明固在大臣良筭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蓋嘉運奉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讐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恆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回夷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并御批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貳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携邊鎮勤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往兵果自猜携人神所棄折衝罇俎遥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

可突干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翻覆背恩之賊已就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永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禀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爲賊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恆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于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適降復爲翻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爲農器也

賀破突厥狀 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犇逐北計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衆在于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猶軫天筭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壁坐觀成敗自戰蠻夷今契丹纔交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携貳寬徭罷析自此可期斯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樞近親承睿略忭躍之至倍百恆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禦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弊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況遠天意廟堂良筭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并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

衆背恩窮凶遠襲兩蕃懷德視死如歸三軍奉
國從命如指遂使一戰便尅已聞殺傷無筭慟
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蠻夷相伐我則不勞
疆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信於漠北有大
造於燕郵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萬全之策
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
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恆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育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

攻伐稍警邊郵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
故亦常圖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
死狀信安郡王禕承王忠副驚固牒
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
三日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
奚疑是賊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
國大來微有輸失便去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
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
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十一日
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所見者正是安
祿山部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來云突
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在
路每日於帳衙前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目擊
臣等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
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
亦賊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
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勑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
借問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
因夜却走迴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
哭及整正面是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
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狀亦即不敢妄

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北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獲奉廟筭不勝忭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拓隱宣勑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言氣兵馬欲鬬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況此

婦人尤爲指實死既非謬沴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爲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停障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勑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鬬多有殺獲此凶黨大衆見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爲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蹔驚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肅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參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勑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爲弊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氛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迴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爲惡天何容之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

當然所賀知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茲嘉應

曲江集 卷之八 毛

賀侍講徧賜衣服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品兼衣服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覆詩人爰託師資親行講讀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誰孰不欲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敷學以助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用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授是先敦獎應會謀猷因斯行講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甘霔滂沱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答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恆情無任忭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曲江集 卷之八 天

過月不雨農事或僨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久寃抑亦宜疎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 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望蠶事且登則知至人

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陰陽不測伏惟
陛下明德自廣兢業載懷所致休徵必加謙慎
天聖相合福致（施）羣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
無能（功）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
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
盼蠁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
百穀有望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
至于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
之苗有同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
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
所請憂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爲陰因茲霈然
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
近陛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
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
洽豐年有望即事可期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
任之喜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
責躬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

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并御批

右臣一（等）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蹔偕念
及黎元見于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
昭鑒嘉瑞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
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
炎埃宿潤虐暑蹔清實冀膚寸之資畢（必）致普天
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幸每及於
聖私無任欣戴（慶）忭躍之至仍望宣付（謹奉狀陳賀以詞說有殊應）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爲之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并御批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分已上仍帶蝕出者今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齋

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日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爲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爲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聘璽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答神道何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恆情謹奉狀陳賀以聞伏望宣示史館

御批

朕欽藉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

在潛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耒耜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躬臣聞勤於稼穡必有麥麰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御禁園測候則萬寶皆豐況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上靈昭德已聞瑞日

增輝當曩不疲則有祥雲自覆是章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鑒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爲範未有休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況古千載未聞請付史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恆情無任感戴忭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衆盛

薦寢是契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爲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倍百恆情伏望宣付史館傳之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八 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九

狀 并御批

賀御製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昭陵徵應狀
謝加章綬狀　謝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賜麥麵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狀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讓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狀
謝賜喜雪篇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頌狀　謝弟授官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并御批

右今月日尹鳳祥宣敕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隷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脩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毫素臣等忝居近侍再忭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旨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璽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躓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天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爲思該玄妙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賾將以降照羣疑敷化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忭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畧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況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館

賀御注金剛經狀 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敕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

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爲難說且用稽合同異疎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羣請以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闕豈茲秘藏能有探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忭載懷兼皇太子文義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輙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爲此文次令繕寫卿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啟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禀清虛薄於滋味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洎于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本於道源玅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則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常適來以時且

契於玄運、超然而蛻、復昇於丹籙、杳冥雖遠、髣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釋、理絕今古、事昭聞見、況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無任感慰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夭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并御批

右御史中丞徐暉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並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謹參往事、

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猖狂而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晷刻之間逃形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忝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啟悟形於動靜

豈茲狂悖勞我神兵保佑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所請宣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紱狀 并御批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敕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綏義在優賢今特賜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資出牧南州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反遷華省邱山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撝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奥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所謙撝誰與爲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并御批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毋懷安親爰請二弟近鄉就養申之友愛遞爲隱犯用加此請故遂雅懷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 并御批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庸斟酌
朝經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賜大麥麵狀 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敕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祗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近奉徽音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況霑此時羞綢繆渥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閑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是刈稼穡艱難取知爲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
聖注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
饌聞義飽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
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爲謝也

謝賜藥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
面脂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
日深多謝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
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
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
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
共之何足爲謝

謝賜尺詩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敕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

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篆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二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爲謝

謝兩弟授官狀 并御批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皐殿中大監九章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除弟九皐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皇哽咽罔識言次不知微命餘生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宜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勑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企及制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纏綿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

許衣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爲隸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循涯自伏伏望俯亭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官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款之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

恩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雪但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況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寘冰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替所期戮力保合太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冀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生

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荅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廚筵每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冀達臣子之情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 并御批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敕賜臣前件宅仍令官脩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蓽所居淺陋釁屬苴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失圖啟處無地況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爲

豐厚以此貿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脩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爲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脩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脩其如國命況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敕令與兩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繆懷罔極凡筵在遠奠酹不親惟有兩弟在家獲申情紀今若恭承

恩命盡在墨縗何心何顏可以偷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若使九皐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閨門已霑殊澤更令授職俱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

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 并御批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暫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冀知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恩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并御批

右先奉敕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歷考圖籙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奬虛汚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啟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授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涘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憂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有以昭亮況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九終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

策書　疏奏

應道侔伊呂舉對令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侍御書　上張燕公書

請行郊禮疏　請誅祿山疏

劾牛仙客疏　奏對侍中不可賞功

奏救太子　奏劾林甫

諫廢三子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吏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直經遠而越騎佽飛皆出畿甸丁年盾甲耆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乘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户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懵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亾漢高以馬上非禮復脩三代之事魏武

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爲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喟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亾戰必危是以振旅茇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

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類綱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殺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亾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

地廣無私之仁犬戎即敘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霄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英華只天下幸甚四字

英華云報景作軌

第三道

對伏惟陛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弟之感、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

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群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艷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英華無可字

英華云逐新唐書作迹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竝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

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爲之旱、以昭其冤、況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

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毗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

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

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爲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脩素行、不圖僥倖、羣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

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

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選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渝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

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脩上善則守志而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而名利不出於清脩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斯

竝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脩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履霜堅氷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微矣臣今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頹風使官脩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竊有所望

伏願少留宸睠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弃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

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

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其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力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脩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矣偎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略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

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悅悅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搆、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恠事也、有爲而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

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敎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敎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乎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見莫我窺、而恂恂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劒、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

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而脫屣、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夫、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既

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儋耳之酋北取旄頭之虜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爲盜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

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在慮扶持增遥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氷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向者何爲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譏嫌之見及恨不能瀝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玆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某再拜

上張燕公書

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德望爲先勲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沛澤千載一時而清流高品不沾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

恐制出之日四方失望茲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

請行郊禮疏

伏以天者百神之君王者受命之極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敬天命而昭聖功也故於郊之義惟祀之典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弗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帝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大事

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明命維新御極以來于今五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羣類咸若戎夏內附兵革用寧將用鑄劍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誠恐莫由盡人伏望

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大道則聖朝典則盛世儀文亦云咸備可謂無遺矣

請誅祿山疏

伏以春生秋殺蒼天之大權罰罪賞功聖人之巨柄倘時令不中何由萬物化成苟彰癉失宜尤難三軍立績是以用命而成固宜嘉勳失律而逃更當懲戒今節度張守珪有部將安祿山狼子野心獸面逆毛既非類而偷生敢恃勇以輕進爲賊敗衂挫我銳氣必正法乎軍中庶章威于閫外茲其執送京師請行刑典豈守珪之故爾緩刑是威福之未敢擅便列上其罪留中不行皆云殺此將謂赦之雖陛下之弘仁恐奸徒之漏網故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所奏非虛祿山不宜免死況形相已逆肝膽多邪稍縱不誅終生大亂夫陽者發生之道陰者肅殺之義必肅殺而后能發生者勢也苟秋肅不行適爲姑息之惠欲發生而必

須肅殺者時也惟春恩欲遍無存養奸之弊係非細故臣切大憂是以率直犯顏望行天怒深聽守珪之奏立斬祿山之叛斯逆一懲底寧萬邦天下幸甚國家幸甚

劾牛仙客疏

尚書古納言也我朝家法多用舊相不然選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令班常伯天下其謂之何且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又太宗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固常職耳何當裂

土乎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
擢胥吏目不知書昔韓信淮陰一壯夫蓋與絳
灌爲伍陛下必用仙客朝士所鄙臣實耻之

奏對侍中不可賞功

宰相代天理物惟賢是授安可以賞功也國家
之敗由官邪也

奏救太子

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況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乎

奏劾林甫

曲江集 卷之十 壬

宰相係國安危林甫非社稷之臣也陛下若相
甫恐異日爲社稷憂矣

諫廢三子

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
今太子二王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
無根之語欲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也未可輕
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代大亂
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一城流血晉惠
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

納獨孤后之毀黜太子勇立少子廣天下崩失
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
詔臣忝居相職陛下之事臣事也臣敢不盡心
言之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序文　墓銘
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陪王司馬宴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遥臺序
開大庾嶺路序　魏山公蘇詵銘
餞宋司馬序　餞王長史序
常司馬別業集序　別常侍御序
獅子贊序　鷹鶻圖贊序

裴公畫贊序　宋使君寫真贊序
畫天尊像銘序　惠莊太子冊文
祭舜廟文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張燕公墓誌銘　楊集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常府君墓誌銘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

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表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下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禹稷大賢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

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傅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

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烟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邦夷狄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既一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所畏擢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軌模遠近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

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隸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肴藜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

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既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爲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秪取樂焉高十

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而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緣鋪茵之崕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迫如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仳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遥臺序

故郲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搆而遺制歸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

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乘流趨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虛指甌貉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翺

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羣英云賢集作礼　羣英云賢集作英　羣英云言侍集作言言）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

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遝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嶫巇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財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氷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闤闠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鏶耳貫胸之類珠琛絕賫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

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國家玄澤寢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給事中魏山公蘇詵韙而銘曰

石巖嵬兮山崖崖嶔崟岸嵩兮相蔽虧槎崒屼兮莽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遷萬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

今將永永而無斁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以同歸追餞北梁對邱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自遠羣公有感中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曲江集 卷之十一 九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則已聲藉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携壺抱琴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矣陽時賁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羣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日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況伊歲華東征之勤兼彼戎旅蓋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爲用今之作者聞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常司馬別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靄下連谿氣中絶此皆節公之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迺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

曲江集 卷之十一 十

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常公方抵席見待羞以樂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爲得斯亦吾儕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餘慶磻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滃芝蘭馨香世襲斯乃常氏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常公尚其同之樂亾其異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迹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英華云蘊集作映

英華云使集作吏

英華云藪集作園

別常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常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來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

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常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役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虥猫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仡立不動已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閑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賕絕賮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

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獒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爲之贊曰

鷹鶻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

所記之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若恠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韝

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達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苒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曰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虎、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喧中來、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爲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觀、奧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辯和氏之價焉、山爲具瞻、表師尹之重焉、贊曰

赫喧人望、時爲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陽、不俟深鑒、是猶鷄羣見鶴、象齒如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色、即雖妄庸之目、素

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爲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僚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爲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徙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爲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爲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爲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爲贊其美詞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邈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爲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遂當代所悲況作嬪于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在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刼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爲人傑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太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奧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城礼也幕宵布羽纛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感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罔弗肅祗

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
脗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遠
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
難挹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
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
息人東征叶卜韡韡同輦皇皇改服疾遘中路
凶傳左轂寧不憖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
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
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荏

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墻遂繼
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曷殂
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
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
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羣
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
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
鐃催按三校而徐進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
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騤騤野蒼茫而助慘

風蕭颼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寂兮畫帷遵舊
途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侍陵
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辭嗚呼
哀哉潛清暉於幽穸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
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
金石諒既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祭舜廟文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
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

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
男張某敢昭告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
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
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屋之尊巡守
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永結於黎庶惠懷之
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
興至道懃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
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
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

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亞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酺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謨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十部稱

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仳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覯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欻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餞在庭颸然象設寘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甘棠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曹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內氷鏡而無垢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淑慎自已否享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正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暐暐光昭

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旐子子白驥蕭蕭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覩悲辛自至頃密邇而寄音今寞然而結欷南北于遠幽明永異何以敘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

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稼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爲命人者神之所以爲祀祀可不以爲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惟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曲江集卷之十一 壬

府君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爲螻蟻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睦嘉姻謬入郄公之選嘗荷戴侯之遇情契濶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謫官某又犯時永矣去國賁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幸隣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柝聲於寄邇畏簡書而閒之然猶風煙可冀翰墨無輟心已運於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光寵痛淪亡於旅窆嘗許恤人之孤況霑愛子之半謹因遣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蓋是薦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泫目於郊坰嗚呼哀哉尚饗

爲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曲江集卷之十一 壬

惟公稟氣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臥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旐言歸既寒來而暑往將物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昔之音徽燕越今地眇湖山今路微奠肴觴之在席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謨謀盡仲山之夙夜道因慮於文武業維永於王霸綢繆恩渥荏苒代謝國重元輔

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崇不享黃髮如何玄穹既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國失良相學墮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迨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徹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既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欵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脯醢庶羞之奠敢先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遠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而有成崇國龍靈猥當

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朝恩優渥跪承催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一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

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誄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

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杜預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存道德

爲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

蓋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聲出於咸一此固與版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大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簧於朝廷爲粉澤固

不可詳而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邱明有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焉大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

英華多一私字

右丞相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動爲軌範、皆可師訓、及公之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己、內執謙下、外睦親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垍、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椒、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閟、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

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誰我太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其先食采於楊、因邑爲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勳、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洎右衛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

英華云故某作侯

英華云左某作右

英華云而某作以

葉炳靈、六轡承祀、而皆千里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文、長而喜聞、增季友之業、孝弟忠信、蘊乎生知、禮樂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在春官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選右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勳、而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

山川、至是始襲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秘書監、兼太子賓客、贈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傳、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爲光祿卿、復出爲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奉以周旋、加以撝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

此亦公之善自爲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亥遘疾薨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仍遣使弔問及返葬京師率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孫曰某等煢煢在疚顧闕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世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嚴嚴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爲漢元輔爰及胤裔克復先古猗歟觀公

不忝前人荷天休寵爲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斯人不亡天歸京兆地還連閭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爲頌始莊厥猷淮水作楨克昌其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雖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謀粲然宜爲冠族乃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脩範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

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爲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鏌之鋒截無不斷展騏驎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

考叔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雖已秩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名擢爲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縣二州刺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得攸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遷列辟專謀用賢且有後命而公爲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連率統察杭婺衢睦溫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祿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任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微拜雍州司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已重世買臣還郡無矜於出授乘既本州是榮於衣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騶正于羣僕日加數馬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厲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洛陽之陶化里

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邙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之樂蓋取邢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旻泣血哀纏於遠日勒銘金石儀叶于吉時假以斯文爲之實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爲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爲人，義如在己，施於有政，轡之柔矣。其二

其三

雉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厥庸乃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其三

其四

神期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滕室，鶴弔人悲，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其四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衛郎將，祖乂，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合其內友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身，根萌素厚，操本制末，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來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召，直繩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錄事參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刼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逋盜蕭然，歲滿授廣州湞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內憂，公有至性，幾於毀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

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拔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勑授新州刺史，屬恩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梟爲仁，廣平公深以爲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眞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歸，於是加秩中

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闔忽遷殂時年六十某年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爲己所蒞數郡遺愛在人全己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愬哀遠日永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傳寔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差彼懿宗是生孝友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榮

邑能訟息郡用禮成蠻夷用敎鴟梟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絕域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旐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微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於周所食者趙下逮襄子大爲諸侯貽於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參軍轉相州司兵參軍舉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養德在藩擇賢爲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爲相王府戶曹參軍轉法曹參軍及龍德既亨鶴鳴有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朔散大

夫雍州錄事參軍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中斂從其薄惠小鎮大徇公滅私政之在人今而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千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參州事再入府察一宰畿邑三爲郡佐莫不所居而績言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繇尚矣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公自

然淡泊不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攘災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慰寵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止之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爲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莅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常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爲伯傅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現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休軌載揚厥問烈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爲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參佐悲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元六年冬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修無忝言炳身文體充物檢行雖
欲盡名不可掩舉古入官監取諸漸

右其二

彖卿彼紛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
非宜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一終

英華云頌僅集作頌御

英華云石本無子字

英華云其先其石本作何而 英華云世石本作代

英華云即溫而韙屬動敬而居簡集作即溫而屬居敬而簡

英華云集多并序銘二字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二

頌碑銘

靳公遺愛銘　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　牛公碑銘

竇府君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李公碑銘　李府君碑銘

徐稚碣銘　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家、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曲江集　卷之十二　一

繇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煩頒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轉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

英華云外集作大

英華云中丞集作丞

英華云辭集作耳

英華云天生德石本無復字

英華云和石本作如

英華云石本無

潔勵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歷羣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獠、歲轉軍儲、援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曲江集　卷之十二　二

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敎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耻格、庭少諍訟、參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

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
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
市爲之罷、舂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
蓋爲仁由己、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
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譔德是以刻石立
紀、彼鮦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
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
郎官高選、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遏邦慝、彌綸

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
約紀爲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彼
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
莫其遺音、緊公既沒、厥跡可尋、勒石是圖、以慰
毗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
書弘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
裴公碑銘并序

夫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麄、是天
縱於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
哉、徑取才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
克成休勳、使祖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橫議
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所則哲、雖帝其難、今
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真賢之
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乎、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
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爲人
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

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
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祿大夫、追贈持節原
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
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儉、禮部尚書兼
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或有
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尊名
之典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
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
誤、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務一善、弱

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弘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太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

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蓋太尉之元勳、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賝賚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皆曰戎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勦人、可以諜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暾泥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征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

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霈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淵奧、叶文軌之殷度、人神之和、水火象鼎、其惟實餗、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

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叅之姦回無所措其邪蹲踏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郡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藏僖之慶有後於魯欒

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乃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瘞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冕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殯弔祭賻贈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某官某監護喪事以某月日葬我忠憲公於喜聞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殁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謟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

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舜文雷同疑獄歲構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規以爲惇敘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

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歿有遺愛嗣子積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脩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緇衣之敬惟公繼作用晦而明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施化佐皇立極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

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日月有既令聞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郯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寧侯至五代祖梁直閤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真令方貴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

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粤自童齔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克勉諧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愍孫令名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

科解巾補汾州參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耀鋒鏑、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出爲揚府工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子文學、時秘閣羣籍、大抵訛謬、有勑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服其博達、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

英華云重一作棄

英華云經一作墨

英華云侍郎一作郎中　英華云戶部下一有侍郎二字

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纏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勑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賚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二教寶

英華云經一作錄節　英華云位一作班

英華云乞一作求

英華云乞一作求

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今上克亂、主啓東朝、官相四員、特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仕良兩宮、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官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又授叔父齊莊

英華云位一作班　英華云賚一作固

英華云乞一作求

帝用懷之、遂封莊爲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閑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公取不易宜、教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

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沿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溫樹不言、啓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龍集已

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尹鳳祥弔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疋、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塟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脩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塟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禮、溫良能斷、智出于象外、

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夭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覩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亶亶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千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艾厥後、

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崐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闕闕、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黃綬覆簣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慍帝思啓沃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蕝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立言立德胡不孑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

右其五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胤裔蕃衍人物更盛邯爲護羌校尉崇爲隴西主簿遂家隴上是稱冠族其後因官安定爰處鶉觚今爲郡人亦既重代矣公之族祖有奇章公者隋室宗臣風流篤厚典章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携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幼以子立志不違邦與道爲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考槃邱園雖云屢空晏如也六郡自

古五方雜錯負力怙利尚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共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內以默致頤神不飾智以驚愚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斁於人鄰落爲之變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既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氣其歸賢達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羌之官舍時年七十有六冬十一月歸塟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

享偕老先是即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若某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脩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逮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沒有餘烈福自昭於玄體道非異於昔時及其

影響同符寵光如答雖松楸已拱而章紱載華死有可作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爲耻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郡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某者叩心知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闕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羨而已銘曰

隴上多豪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爲徒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縟禮卯迴壠遂門重旌蔡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行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爲跡而實以阜蕃不沽名而聲以適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莘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龍旂成祀六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僖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純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飾志業孔脩引

伸足以長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明經上第、授彭州參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為、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方舟、於是累遷至於薛王友、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允而公在焉、然猶韞匵隋和、十城空其價、蹢躅驥騄、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為洛陽

令、三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既誠信、被之於物、是為惠懷、故雖二州餘弊、憸巧而難理、五郡尤劇、權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中於下、韜能合遊、亦至於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為己任、無間人言、故視事、喻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忒、為人之攸

堅、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孔明祝良、公實續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邑、資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選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還河南焉、以公之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則天下、而年不克祚、位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為體、一變而廸忠信、以明恕為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無擇、

所事無巧、有恒其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赫赫、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欺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某、次曰某、家有六岳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搆閔凶、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為文以敘孝子

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世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咨亞尹之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甿胥咏兮、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胙、今則亡兮、我著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善者未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富貴在天、于公決曹之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奇、流慶後人、玄體乃用、亨之會也、蓋有原焉、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諱贇、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諱師、昔伯夷佐唐、實典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夏以功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丕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勇退之德、避近名之未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椽於東裔、起家授玄州司戶參軍、晏如也、言旋初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詩禮、所謂溫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年夏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一月、葬于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果於立誠、靜以俟命、力不足者則不疚、運不至者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爽、左衛長上、惟玄悟至大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斁、好爵是與、餘慶所貽、入爲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

貴名彰身後事有光於冥漠令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為大夫百代稱先子孝理所賜邦族為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友夫人贈河間郡君（異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鑒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也氷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人齊姜于歸魚軒曄以照路鄜時之往熊（戟）殷其若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

于舊德無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決決大風悠悠終古施于亂裔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既貞且亮宜語而默投足皆安終身不忒峨峨積善以福後人胤嚮家慶煒煌宗姻瞻彼松檟錫之絲綸令也追（節）實為先臣先臣伊何宜其有後志之所向義無所苟身雖既沒名豈虛受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殷于木至栢仁侯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名不殞遂濟于今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懿公璨璨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太守君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閤將軍府君諱道宗道宗生睿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府君之子仍世

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履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為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脩德輿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洎唐興調棣州司戶參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戶曹參軍宜州錄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咨自州徂州或嘯或諾既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庀事善教以長人四封用孚三英以

英華云不集作無

英華云宰集作兆

英華云宰集作家

英華云風度集作度量

粲破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遷歸州治中鄂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桓參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豈命也夫其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葬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遂家亦既重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察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為感恭惟春秋之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

英華云俾一作慄

英華云年集作年

英華云遺集作之

英華云大集作本

英華云宰集作家

英華云風度集作度量

長史英英作為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入官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為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貴德終于參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家樹蒼蒼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參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緒之以絲性惋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參軍換瀛州司戶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中無不嚴祇長史之所嘉歎無不崇讓同年之所厭服宜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顏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積高標是營而庶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本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于斯及嗣子察受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差擇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雖榮之在晝重茵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誤德以示後蓋承奉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英華云繫集作發非
英華云云集作字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發百夫特肥而家華而國美而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慶享次嵩我丕訓藹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

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

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立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也放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

而猶守真不奪固窮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卑此由命而然歟為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續之矣公太祖盱北齊河間通守因家于饒陽亦既重世今為饒陽人也曾祖北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剛潔不羣精明獨斷非義所在不以利污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

教有立卓爾童丱而然既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祿養也而俯就鄉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逮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換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讐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竟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無慍矣乃返初服遨遊墳素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中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實舉廢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為無妄之禍矣進既曾母致疑退而賈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瀘溪丞公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闇鬼物不欺苟推忠誠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吏政則我由未歲月而已成無谿谷而不悅五鄉自專之子左言難

曉之民翕然同辭乞為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廷允之則受瀘溪令公事副誠請復修德化乃鄒魯設教而夷楚變風迨公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以加也遺令戒子留塟洛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曰瑝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君子所懼于斯誤德銘曰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寔邦之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澈浦

迴邅下邑已矣君子殲旃遺令桐鄉歸魂崇芒
瞻彼有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已於斯揚揚

唐丞相曲江張文獻公集卷之十二終

徐氏南州書樓藏本

曲江集考證

鄒魯崇署

曲江集重刻於韶郡者增改頗爲雜糅而闕畧仍多蓋自明成化至今已經七刻矣文莊少時卽知金鑑錄之僞而今韶本有之固知非文莊舊本也文獻通考所載宋時曲江本附刻神道碑及行狀謚議晁氏所見之本又有贈司徒制詞及呂溫眞讚舊書稱溫文體富豔所著張始興畫贊頗爲文士所賞蓋其文早重於當世宜附公集以傳也今韶本僅存制詞神道碑而行狀謚議已佚有眞讚而無撰人名氏証以文苑英華知卽呂衡州作又僅載家傳而不衷諸信史事多疑似無以爲知

人論世之本覽者病焉所附題詠別擇未精最著如少陵詩亦未收入訂譌補缺又烏可以已余旣以暇日據英華文粹諸書校正全集蓋畧仿韓文考異之例仍廣爲會粹自正史以及文集說部凡有足資考據者一一編輯以補其遺傳聞異辭及省文脫誤卽以管見畧爲辨証附於公集之後插架無多不無挂漏然於公立朝大節亦差足證明一二云其韶本原有各條悉仍其舊列入卷首不以附此編重改其舊也至字句舛誤則摘而辨之附載末簡便觀覽云爾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二月旣望順德温汝适步容識

余刻是書未二十年板已殘缺嘉慶丁丑之春增入四十餘條以類相從不復識別復訪公神道碑於韶陽則又半在土中雨淋日炙剥落愈甚屬友人拓寄兩紙其淡墨一紙尙清晰晴窓展閱十得五六可正附刻公集及載入志乘者之譌脫卽粤東金石畧爲考證金石之專書亦時與碑小異蓋古碑磨泐之餘非得佳搨固不能詳辨也此碑存而公之年壽官爵事蹟多可補史所未備其裨於考古豈淺鮮哉余故深以得見石本爲幸也汝适又識

新唐書本傳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治績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之最見方慶傳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舊書無神道碑有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見氏郡齋讀書志云長安二年進士或云景龍元年者治省志之訛耳始調校書郎舊書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洪容齋云神龍二年公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今按舊書云應舉登乙第疑即此科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舊書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洪文敏云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詳容齋續筆時元宗即位未郊見

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此疏舊書當是原文新書稍刪

節公集無又言乘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甿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奸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

銷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知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

士修素行而不爲僥幸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鍥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主簿縣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

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毋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淸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飾而刑政自淸此興衰之大端也（此疏亦見選舉志舊書不載公集有祇云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舊書十一年拜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舊書十三年東巡封禪）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

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淸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敕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尙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舊書俄遷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寧覲）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

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舊書作副知院事曾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趣成舊書無神道碑有遷工部侍郎舊書省文祇云再遷中書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舊書在爲桂州都督時按蕭昕撰九皐神道碑云曲江公自始安郡太守兼五府按察使時九皐授南康郡別駕九章爲桂陽郡長史賜告歸寧承歡伏臘據此則官非刺史舊書恐誤公神道碑云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官近州里公集謝兩弟移官就養狀有日月私照謬掌綸言之語當在知制誥後無疑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舊書尋丁母喪歸鄉里神道碑同新書省文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舊書無神道碑有通鑑云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

許公集具載辭起復表并御批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舊書無神道碑及通鑑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通鑑有舊書太畧祇云屢言不可互見林甫傳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舊書無詳通鑑考異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

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互見李林甫傳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舊書祇云妄陳休咎新書勝通鑑同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碑云六十三歐公集古錄云當从碑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

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善世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舊書本傳無互見太子瑛傳公神道碑有通鑑有異曾辨之）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舊書無通鑑考）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舊書作奏劾）

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皐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舊書九皐曾孫仲方按新書世系表仲方乃九皐孫非曾孫也）

舊唐書本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宏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歎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元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

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維新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劒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

無遺矣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

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皐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神道碑云上表論事多機密入皆削稿人莫得知）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

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新書封始興伯在貶荊州後與公集中附錄制詞年月同惟神道碑與舊史合）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

十八神道碑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遭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年六十三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憲新書神道碑俱作文獻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子極新書本傳世系表神道碑俱作拯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弟九皐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

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乃稱其盛德飭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新書贈司徒在建中元年當从新書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

外紀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

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范淳夫唐鑑

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已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元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

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元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十三

敢不詳悉元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托意於中貴人楊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元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元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 舊唐書廢太子瑛傳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檪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范淳夫唐鑑

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謂林甫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十四

封賞待名臣大功邊將一上最可遽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客矣 新唐書李林甫傳

挺之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 舊唐書嚴挺之傳

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

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 新唐書嚴挺之傳

按舊唐書云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爲洛州刺史然曲江之罷實由諫用仙客爲尚書又屢以直言忤旨通鑑云上積前事者得之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十五

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娶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上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並罷政事 資治通鑑 亦見舊唐書李林甫傳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 資治通鑑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舉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 資治通鑑

元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爲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捉於檎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姚汝能作祿山事迹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元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効九齡奏請誅之元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爲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張九齡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鬬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十六

行溝責又無所懲宜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勅云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云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已先奏聞且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裁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衛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齡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是并勅守珪不斷於閫外乃更執以諉上之辭也九齡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齡不得已草敕云卿

更審量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即捨之以聞如此則與元宗實錄相應 從涑水通鑑考異節錄

羣數言皇甫鎛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明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 新唐書崔羣傳

元宗即位勵精爲治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疏言縣令刺史陛下所與共理尤親於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爲斥逐非少重其選不可又曰古者或遥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名行而流品不雜今吏部始造簿書以備遺忘而反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於是下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歲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戶部長官總覈之以爲升降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 新唐書選舉志

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黃門侍郎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祕書監崔沔皆以爲嚴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

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劉秩言縱私鑄有五不可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 新唐書食貨志

按公集有議放私鑄錢敕云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又云詳議可否擇善而從蓋第欲權一時之宜爲補救之術耳其後因劉秩之議而止舊志載秩議甚詳似爲明切然有唐錢法之弊終不可革以宋廣平之賢嚴禁惡錢遂致市井不通貨價騰起則公之廣詢博採亦有不

容已者矣

慶禮爲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彊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玉亦自詣闕訴改謚曰敬新唐書宋慶禮傳

李泌以神童召見賦方圓動靜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

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新唐書李泌傳

按舊史祇稱長源少聰敏爲曲江器重餘皆新史所增恐未足據

明皇即位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垍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舊唐書職官志注

孫逖遷中書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新唐書文藝傳亦見顏魯公撰孫文公集序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舊唐書文苑傳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嶺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託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

與騷人同風舊唐書劉禹錫傳

按夢得此文新書刪改頗多惟舊書所引與中山集同然語多失實今亦第節錄又按蘇詩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即用夢得語時東坡南遷聞黃魯直范淳父謫官作

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柶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新唐書文藝傳

元宗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修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則蘇稷賈膺福崔湜元宗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謹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 李肇翰林志

曲江集考證《卷上 圭

元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首充焉雖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建學士俾專內命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 韋執誼翰林院故事

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張公說以詞標文苑徵元宗朝曲江張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淳以才識兼茂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爲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 劉賓客集韋公集紀

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驤首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祕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文衡得公深器之擢爲左補闕 劉賓客集盧公集紀

按王右丞亦以曲江薦拜右拾遺見新唐書

曲江集考證《卷上 圭

李鄴侯集序開元中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公駭其聰異授以屬辭之要許以輔相之業觀其詞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也 文苑英華

皇甫補闕文集序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濡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于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

政玄晏先生之後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右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謂清穎秀拔有江徐之風文苑英華

新唐書經籍志儒家類張九齡千秋金鏡錄五卷本傳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舊史本紀開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縑綵五品以下束帛有差本傳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通鑑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壬子張九齡上千秋金鏡錄五卷上賜書褒美玉海

按新書無經籍志舊書經籍志儒家類不載金鑑錄疑玉海誤惟新書藝文志載千秋金鑑錄五卷通志藝文畧諸子類載千秋金鑑錄五卷文苑英華有進千秋金鏡錄表云上事鑒十章名曰千秋金鏡錄蓋書名金鏡或作鑑者義同通用耳

藝文志集部曲江集二十卷新唐書

曲江集二十卷唐宰相曲江張九齡子壽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刋之於末附以中書舍人姚子彥所撰行狀會稽公徐浩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鄭宗珍議謚文獻狀蜀本無之直齋書錄解題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鼂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等爲左拾遺開元中爲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風度醞藉幼善屬文元宗朝知制誥雅爲帝知爲相諤諤有大臣節及貶荆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眞讚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勅詞文獻通考

按通考又引陳氏一條即振孫書錄解題已見前

張九齡集二十卷通志藝文畧

曲江集二十卷唐張九齡撰九齡事蹟具唐書本傳徐浩作九齡墓碑稱其學究精義文參微旨而不及其文集卷數唐宋二史藝文志俱載有九齡文集二十卷其後流播稍稀惟明文淵閣書目有曲江文集一部四册又一部五册而外間多未之覩成化間邱濬始從內閣錄出韶州知府蘇韡爲刋行之其卷目與唐志相合蓋猶宋以來之舊本也九齡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稱開元賢相而文章高雅亦不在燕許諸人下新唐書文藝傳

載徐堅之言謂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今觀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亦具見大雅之遺堅局于當時風氣以富艷求之不足以爲定論至所撰制草明白切當多得王言之體本傳稱爲祕書少監時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命九齡爲之被詔輒成因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今檢集中有渤海王大武藝書當即其時所作而其他詔命亦多可與史傳相參考如集中有敕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書而核之唐書外國傳所載奚事自開元以後僅有李大酺魯蘇

李詩延寵婆固諸酋長名而不及歸國知記載有所脫漏是尤可以補史之闕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是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翺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修書者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收入當眞宗朝姚鉉銓擇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纂印浸多不假英華而傳況卷袤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於世則宜國初文籍雖寫本然讐校頗精後來淺學改易浸失本指頃嘗屬荆帥范仲藝均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徧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注通典通鑑及藝文類聚初學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無不參用 周益公跋文苑英華

柳子厚序楊評士文集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意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秉筆之士罕有兼者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陳拾遺子昂其後燕文貞張燕公謚文貞以

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 从玉海節錄

按杜子美詩云綺麗元暉擁牋誄任昉騁用南史謝元暉善爲詩任彥升工於筆語蓋謂公詩筆兼擅也中書舍人姚子彥狀其行曰公以風雅之道興寄爲主一句一詠莫非興寄 子彥文向附集後今佚

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焉 唐文粹

本集序云曲江公詩其言造道雅正冲澹體合風騷司空圖云張曲江五言沉鬱唐詩品彙以人而論唐則有沈宋體陳拾遺體王楊盧駱體張曲江體少陵體太白體高達夫體孟浩然體岑嘉州體王右丞體韋蘇州體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李長吉體李商隱體盧仝體白樂天體元白體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滄浪詩話

方虛谷瀛奎律髓選公使至廣州詩評云此爲嶺南黜陟使時詩所謂衣錦者也三四工布衣仕至王朝人才衆多江湖之雙鳧乘雁也駟馬而歸不亦榮乎張雖丞相亦驕矣

按公集載此詩云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遭回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人非漢使槀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六句是字律髓作見當從集公時自洪州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道按察使詳詩意似謂自內職一麾出守已四五年雖近故鄉而川路遭回恨無飛鳥能到何意偶緣奉使得過鄉閭喜可知也視昔陸生使南粵所至之地同而清操自勵則異一結分承五六使事與陸殊故云去去殊事遺蹟有越臺故云山川長在也詩雖佇興偶成而用事用意無不精切情致綿邈清風凜然此其所以不可及也公是時尚未爲相用相如駟馬事正益詩之古何得遽議爲驕卽雙鳧句公但泛說無飛鳥可歸鄉不似東坡水雲先已漾雙鳧專指縣令公別有詩云今茲對南浦乘雁與雙鳧是則眞用雙鳧飛不爲之少矣若此首則殊不然又公集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詩末云上宰議楊賢中阿感桓速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近人箋注漁洋古詩選訛桓爲恒以搜揚仄陋釋楊賢舛誤殊甚不知楊賢乃用漢書贊楊王孫賢於秦始皇桓速則用桓司馬爲石槨不如速朽也

其書名古詩箋刻於乾隆丙戌不知沿何本之誤致有此謬解余徧檢公集各刻及文苑英華楊或作揚以楊亦姓尚可至桓字皆不誤無作恒者此詩起結外全用對偶若作恒速則裁對不工矣可乎其書以盧監爲盧藏用尤誤唐開元元年十二月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是年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二年懷慎檢校黃門監三年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時與姚崇並爲宰相詩所稱上宰卽謂盧監史稱懷慎卒之日家無餘蓄老蒼頭自鬻以辦喪宜其有取於遺令贏葬之楊王孫若盧藏用則於誅

太平公主時已流新州時尚無黃門監官名何乃漫不深考至結句不過曲高難和之意本不用解乃糾纏不已皆由上句一字之譌誤之耳公詩自在流出無奇險艱深語而解人難索今古一轍余甚惜乎古人濬發於巧心而後人竟輕心掉之也

又按公集九月九日登龍山詩古詩箋引寰宇記指爲在當塗不知公詩所云夏口荆門及投弔傷昔人揮斥感前匠所用多荆州事是龍山當在荆州不在姑孰也又如登高安南樓詩古詩箋謂荆州之遂安縣舊名高安不知今瑞州府之高安縣唐時原屬洪

州公詩中用彭蠡澤敷淺原皆在豫章境內與荆州無涉說詩者只熟讀本詩而義自見否則考据愈勤而去之轉遠矣再公集又有登郡城南樓詩未詳其地以登荆州城樓詩有層樓百餘尺迢遞在西隅句證之則荆州之樓乃西樓疑此南樓當在洪州公集登樓望西山詩云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亦洪州有南樓之一証詩中有謬忝爲邦寄句自是由內職初出守語若罷相左遷則荆州諸詩固云爲邦復多幸去國殊遷放又云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詞意迥不侔矣雖朱子江陵府曲江樓記述張敬夫語云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或因公此詩多寫江城之景遂疑樓在荆州然記中稱敬夫守荆州病學門之外卽阻高墉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且爲樓觀以表其上則前此無南樓遺址明矣余故詳考而附識之以告夫後之箋公詩者

神龍以還品格漸高頗通遠調前論沈宋比肩後稱燕許手筆又如薛少保之郊陝篇張曲江公感遇等作雅正冲澹體合風騷駸駸乎盛唐矣今自沈雲卿而下以盡乎開元初之諸賢離爲下卷亦曰正始使學者本始知來遡眞源而遊汗漫矣唐詩品彙

律體之興雖自唐始蓋由梁陳以來儷句之漸也唐初

王楊盧駱四君子以儷句相尚美麗相矜終未脫陳隋之氣習神龍以後陳杜沈宋蘇頲李嶠二張說九齡之流相與繼述而此體始盛亦時君之好尚矣凡四時遊幸諸文臣學士給翔麟馬以從或在禁掖或出離宮或幸戚里或遊蒲萄園登慈恩塔或渭水祓除驪山賜浴卽有燕會天子倡之羣臣皆屬和由是海內詞場翕然相習故其聲調格律易于同似其得興象高遠者亦寡矣今自貞觀至開元初分爲四卷合而爲五言近體之始唐詩品彙

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

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猶未備永徽以下王楊盧駱倡之于前陳杜沈宋極之于後蘇頲二張又從而申之其文辭之美篇什之盛蓋由四海晏安萬機多暇君臣遊豫賡歌而得之者故其文體精麗風容色澤以詞氣相高而止矣今分爲三卷自太宗而下以及乎垂拱諸賢爲上卷又以陳杜沈宋蘇頲二張爲中卷又自景龍以至開元初君臣倡和等作爲下卷合爲五言排律之始唐詩品彙開元彩筆無過燕許許之應制七言宏麗有色而他篇不及李嶠燕之岳陽以後感槩多工而實際不如始興

藝苑卮言

顧陶唐詩類選序國朝以來杜李挺生莫得而間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得蘇李劉謝之風骨抑退浮僞流豔之辭其律體切語對絕聲病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皆妙于新韻守章句不失其正从唐音癸籤節錄○全文見文苑英華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含清拔于綺繪之中寓神俊子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皆莫及唐音癸籤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唐音癸籤評彙

張曲江五言以興寄爲主而結體簡貴選言清冷如玉磬含風晶盤盛露故當於塵外置賞唐音癸籤

張九齡和御製送張說赴朔方詩爲奏薰琴倡仍題寶劒名薰倡故爲帝言然考是時實炎月題劒用漢肅宗賜尚書韓稜等寶劒事時說正官尚書其精切如此唐

音癸籤

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扆得古本刻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然去取大謬謂爲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百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尚得爲有目人耶後閱嚴滄溟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漁洋詩話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夸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眘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香祖筆記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

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貞元元和間韋蘇州古澹柳柳州峻潔今輒取五家之作附於漢魏六代作者之後四唐古詩之變可以畧覩焉 漁洋古詩選凡例

嘗嘗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眘虛韋應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聖語陳子昂眞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劒仙語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劒仙語有英雄語獨不能作佛語聖語耳 居易錄

會要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撰六典三十卷成百官稱賀 九齡二十三年已罷中書令當攷 宋朝熙寧十年命劉摯等校六典曾鞏曰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典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述作者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等注 第四一篇則曰張九齡等奉敕撰 玉海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稱賀按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曰教曰禮曰政

曰刑曰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知院以委徐堅堅思之經歲規制莫定蕭嵩知院又引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仿周禮六官之制沿革並入注中勅所云法以周官作爲唐典是已其後九齡知院事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集賢注記稱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荆州是進書之日九齡久已去官矣程泰之撰雍錄謂書成於九齡爲相之日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其說良是今本卷首直冠林甫之名若與九齡無預後學所當考正去小人之銜名而特書文獻所上可也

燕公初入院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選一部於是徐常侍及賀趙分部檢討徐等且集詩賦二類獨簡雜文歷年撰成三十卷燕公以所撰非精更加研考及蕭令嵩知院以文選是先祖所撰喜於嗣美奏皇甫彬徐安正孫逖張環修續文選徐孫所取與常侍相乖別爲二十卷張始興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 集賢注記

朝英集三卷開元中張孝嵩出塞張九齡韓休崔沔王翰胡皓賀知章所譔送行歌詩 新唐書藝文志

杜牧之上宣州高大夫書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

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兎冑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彊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爲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敵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御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

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尚書古封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 出天寶雜記 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

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由兵士拔取沈滯各還其官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 文苑英華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

劾先禀於九齡召囚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唐語林

張九齡爲中書令張守珪奏碑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明皇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唐語林

明皇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唐語林

張九齡每勸公事取囚於前面分曲直口撰案卷咸伏其罪時號張公口案 開天遺事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及時務勝者得升焉惟張九齡論辨風生升此座餘人不可階也時論美之 開天遺事

明皇在東都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旅退佯爲蹇步上問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刈穫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旬日

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唐國史補亦見唐語林

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故房梁公言李緯好髭鬚崔日知有望省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寖輕入座用之酬勳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 唐國史補

張九齡裴耀卿詔爲左右僕射罷參知政事林甫怒曰猶爲左右丞相耶二人趣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不覺股栗 明皇雜錄亦見唐書李林甫傳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

本事詩

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既在位久稍怠庶政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燕詩以貽林甫云云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全唐詩話

按方秋賜扇亦見鄭處晦明皇雜錄然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盛夏暑賜宰臣白羽扇某與焉則

是徧賜宰臣非獨賜公也且賜扇滌暑是夏非秋豈因末句秋氣移奪而誤歟然公以是年十一月罷爲右相次年四月貶荊州則此賦寄託自深宜新史採以入傳也至云因爭仙客實封忤旨故有秋扇之賜亦非仙客加實封在十月涑水考異辨之詳矣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劒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歷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隨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

刺史竇宏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兵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唐語林亦見劇談錄

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登高遠望嗚咽流涕謂高力士曰吾昔若聽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韶州祭之按元宗入蜀不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蜀思張九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就韶州致祭按其詔乃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迹云建中元

年七月詔舊傳誤也 涑水通鑑考異

元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唐國史補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奪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

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東坡集通英進讀

按東坡此論可謂深識亂本矣志林又云當時若誅祿山不免爲殺無罪明皇不相林甫國忠雖有祿山亦何能爲然據史傳所載祿山自有罪誅之不爲濫刑赦之卒以啓亂履霜之占豈獨在置相哉

張九齡諫相李杜甫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爲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蓍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 讀史管見

唐書辨證二十卷吳縝撰縝不能屬文多誤有詆訶如新書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遣宦奴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常處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縝以爲時九齡已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之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初名糾謬其後改云辨證實一書也 郡齋讀書志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

思清華典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容齋續筆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爲所勝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

林甫裴晉公之遭皇甫鎛是已 容齋續筆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容齋隨筆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四十四

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以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晟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 容齋隨筆

開元天寶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又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帥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 容齋隨筆

朱雀街東第四街從北第一長樂坊次南第九修政坊尚書右丞相張九齡宅 宋敏求長安志

朱雀街東第五街從北第一坊盡坊之地築入苑次南第六常樂坊殿中監張九皐宅次南第八新昌坊祕書監張仲方宅 仝上

按公集有讓賜第狀并御批當即此宅文苑英華載殿中監張公墓碑云終于常樂里第祕書監張公墓誌云終于新昌里第皆與長安志合

曲江集考證 卷上 四十五

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禮部傳言張說卒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其載張守珪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碑云守珪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則畧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二月十日書 集古錄跋尾

公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違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章不愜上意命公改作援筆立成上甚嘉焉

按公集具載賜渤海詔四首明暢得體雖桀驁者聞之亦知朝廷有人蓋渤海王武藝欲攻黑水其母弟門藝固諫不聽懼罪來奔武藝欲得而甘心公作詔書以兄弟之誼曉之詞意不激而制馭得宜首云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鬩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又云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

順意尙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公以輕縑素練之文爲走章馳檄之用義正辭達切中事情惜唐書渤海傳事多脫畧通鑑敘述亦不甚分明不謂權詞轉疑失信不知彼自執迷朝廷處置本無不合也通鑑載門藝來奔事在十四年武藝遣將攻登州在二十年七月詔遣門藝詣幽州發兵討武藝會大雪丈餘無功而還武藝遣客刺門藝俱在二十一年正月新唐書載渤海寇登州在門藝來奔後十年與通鑑年月不符當從通鑑公作賜渤海詔當在二十年武藝寇登州時武藝請殺門藝然後歸國公以大義責之武藝遂俯首無辭雖陰遣刺客卒不能殺門藝亦無具甚矣嘗考新唐書劉知幾傳贊云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挐煩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衰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顚倒觀此乃恍然於史乘闕佚之由而金石刻與文集信足補史書所未備也

右唐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今

考之浩撰碑時爲嶺南節度使在大歷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謂曲江燕翼無似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敦慶元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爲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金石錄

按集錄金石無過歐趙二家此碑趙氏尤爲精密今石刻尙在韶郡首云嶺南節度使徐浩撰証以新唐書徐公官嶺南節度當在大歷間去曲江之卒僅三十餘年耳歐公云八十四年是誤以立碑之年爲卽撰碑之年也史稱季海以燕公薦爲集賢校理此碑

又有義深知己眷以文章之語是必開元初人及見文貞文獻其後歷官中外在肅代兩朝再以中書舍人召屬詞贍速爲時所稱至建中三年始卒文章雅有典型其所稱述誠足徵信故余嘗據以撰文獻年譜再實章待訪錄云張九齡司徒告唐彭王傅徐浩書顧碑文獨未之及不能無疑考之新史贈司徒在建中元年徐公亦於建中初召授彭王傅始悟撰碑時果未追贈也世疑贈司徒事新舊史互異得此可無疑矣金石刻之有資於考證者如此故特著之又按夾漈金石畧列徐季海書有中書令張九齡廟

碑今不可見附識於此以俟知者

唐龍門西龕石像銘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金石錄

世傳七賢過關圖是開元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王維孟浩然李華鄭虔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集有題浩然李華鄭虔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集有題浩然像風雪堂空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玉堂隨筆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諂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困學紀聞

按唐會要五王子宅景龍末有龍池涌出日浸廣望氣者言有天子氣中宗泛舟厭之明皇以爲興慶宮開元十八年十二月有龍見於池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請於興慶宮龍池建聖德頌以紀符命望令皇太子書張九齡爲文寧王憲題額從之天寶三年五月五日重建褒信王璆撰太子書題額唐書宗子璆傳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西天寶元年五月宗子以爲不稱盛德更命璆爲頌建花萼樓北是

則曲江之文在當時方以爲頌揚未至後世乃譏爲夸詡過實果孰爲定論耶

唐夢眞容碑蘇靈芝書一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一在中南樓觀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時曲江已卒當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鐫華

贈禮部尚書張公墓誌公諱仲方字靖之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諱九皐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公幼好學善屬文著文集三十卷藏

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譔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銘詞又云緣情體物有文獻風 从長慶集節錄

宋仁宗朝除四諫官其一人忠襄余公也蔡君謨詩云必有謀猷裨帝右更教風采動朝端弘治十年春韶守錢君鏞始作風采樓與張文獻風度樓相望夫自開闢達唐自唐達宋至於今不知其幾千萬年吾瞻於前泰山北斗曲江公一人而已耳吾瞻於後泰山北斗公與

菊坡公二人而已耳 白沙子集

韶州張文獻祠有唐時所寫鐵像又有文獻像一軸傳爲吳道子筆石上其模本也上有宋阜陵手題云唐曲江公張氏九齡又書贊云鹿入深宮花解愁牛登高鼎餗侵休當時若聽履霜語豈到峨嵋山盡頭 噫雖嘗因奏薦而問公風度蒙大難而遣使祭饋不識噬臍禮意曲江何似荆州淳熙十三年三月己酉朔絹本高二尺四寸五分濶一尺二寸六分絹色黝黑像右旁有中書省印上有建中元年贈司徒制楷亦方整 粵東金石

公集中有辨證一條云贈司徒當以建中爲正諸道石刻錄云韶州唐張九齡司徒告建中元年刻又按米芾寶章待訪錄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眞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內第二句昌作匡臣作功 粵東金石略

張文獻公神道碑重立於天聖八年在歐陽公集古錄之前不知歐趙二家所見者唐刻耶宋刻耶朱長文墨池編云中書令張九齡碑徐浩撰并書長慶三年立則固唐碑矣而此碑不著書人姓氏字雖出摹勒字法頗與徐似則亦粵東之古刻矣 粵東金石略

子訪求此碑歷七寒暑問之官吏問之土人問之張氏子姓皆云久亡前年謁公祠詩有徐會稽碑蹟竟湮之句蓋亦信以爲實亡矣今校刻金石略至此卷適獲此碑於韶城曲江祠後出諸土中完然豐碑而剝泐已甚以志所載全文參讀疑者口之增諸卷帙亦一快事也 粵東金石略

右中書令張九齡碑大歷中文獻之猶子抗爲殿中侍御史請徐季海製文書之距文獻沒已三十餘年至長慶三年抗之從子仲舉始立石今所存者宋天聖八年知韶州刁湜重刻本也碑在文獻墓前乙未夏予按試

曲江募工拓而裝之文多剥落癸丑朔乃長慶癸卯之七月也湜昇州人兵部郎中衍之子登進士第官屯田員外郎史不載知韶州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張九齡由工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奪哀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書并新書宰相年表畧同而以母喪解舊作母喪歸鄉里平章事下新多固辭不許一句新書是也予所藏宋刻張子壽曲江集第十三卷載其辭起復表後附御批云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縗之義不行蒼

生之望安在又云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然則九齡以開元二十年聞母訃道遠未即歸里身尚留京未屆期年即起復故固辭第十五卷又有赴祥除狀御批云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既從奪禮安得顧思云云此第二次進狀又不許也九齡賢相刪此一節便覺減色舊不如新 十七史商榷

按涑水通鑑載公起復云自韶州入見蓋與舊唐書云歸鄉里合徐季海撰公神道碑所載尤詳新唐書特省文耳公集有辭起復表云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書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末云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表計自降詔至上表相距四十餘日其非留京師未歸里明甚但自韶詣闕亦疑太速及讀御批有比日行在行卿促轡之語考舊史本紀是年正月己巳帝幸東都己丑至東都公適以是日上表蓋自韶徑達行在無疑其速也又按表云謹詣朝堂奉表陳乞胡致堂遂以親詣京師爲譏今觀文苑英華所載蘇許公張燕公辭起復表俱云謹詣朝堂路左奉表陳乞史稱是時禮俗衰薄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公之詣闕亦冀如燕許之得遂所

請耳季海所撰碑復有口勅敦諭使者逼迫之語顧舊史闕如非得公集及碑版讀之實無自知其曲折也

重刻張九皐神道碑行禮部侍郎祕書少監蘭陵蕭昕譔明嘉靖二十四年夏五月吉裔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岳重立在文獻墓上碑稱初丞相曲口公之元昆自始安郡太守兼五府按察使以爲越井殊方廣江剽俗懷柔之寄實在腹心奏公俱行可爲同氣遂授南康郡別駕季弟九章以爲桂陽郡長史太夫人在堂賜告歸寧承歡伏臘白華共展

於朝夕衣錦時入於鄉閭棣萼美於詩人德星聚於陳氏代所稀也無何丁於內艱柴毀瘠兀飲不納至性聞於州里孝感達於神明白雀馴狎於倚廬黃犬隨號於行哭表其異也服闋除殿中丞又遷尚書職方郎中起草含香停車待漏位高元象職在彌綸及曲江公翊贊廟謀鹽梅鼎實講德論道求賢審官以識量通明與聞其議故能致君堯舜克濟忠貞公之佐也及元昆出牧荆鎮公亦隨貶外臺遂歷安康淮安彭城睢陽四郡守云云陳思寶刻叢編云唐張九皐碑工部尚書蕭昕撰九皐孫曹州刺史仲方書長慶三年立按史仲方九

皐曾孫不言其刺曹州也 粵東金石畧

又墓田一碑韶州府爲查給官田設立人戶看守名臣墳墓本府知府符錫申詳上司批准撥田給帖付照仍勒之石後開古坐一座中文獻公墳下卽夫人墳前右殿中丞九皐墳前左太常卿九章墳後開撥與看墳人耕管官田畝數併條約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季夏韶州府知府新喻符錫謹書 粵東金石畧

風度樓在府治南明皇每用人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邑人因以名樓 金鑑堂在郡治西宋末建 省志曲江古蹟

張丞相園在城南南山下 張曲江宅在城南十里或云城東六十里平圃驛畔 省志曲江古蹟

文獻公書堂在清化鄉 省志始興古蹟

桂山在始興縣城西南 舊志在城北誤 一百里高十餘丈舊傳山多桂樹卽唐張文獻故宅 省志山川

張曲江里第之側有枯樹常因狂風發其一根解爲器具花紋甚奇人又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樹 清異錄

書堂巖在郡城東南十五里高十餘丈廣三十丈巖洞豁然泉清石潔張曲江讀書處 省志山川

大庾嶺卽梅關在城北八十里爲五嶺之一蒼巖疊巘壁立峻峭往來艱於登陟唐張公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之上有張文獻祠雲封寺 省志山川

二獻祠宋寶祐中安撫使方大琮建祀唐相張九齡宋相崔與之張謚文獻崔謚清獻也今圮 省志壇廟

張文獻公祠在府學右唐元宗遣使致祭立祠鑄鐵像祀之舊在武水西宋天禧二年郡守許申始遷於此 仝上

文獻公新祠在風度樓北康熙二十四年知府唐宗堯建 仝上

張文獻祠舊在城南二里宋宣和二年知縣張植建明嘉靖丙午都御史張岳改建南灣仝上

張文獻祠在儒學講堂東宋嘉熙二年教授翁甫建明成化十二年知府江樸遷大中書院西弘治元年知府林符遷七松堂嘉靖五年伍箕遷率性社學即舊東嶽廟一在梅嶺雲封寺元至正二年建明嘉靖七年都御史張岳修　國朝康熙二年知府陸世楷建天峯書院配以明兩廣總制新建伯王守仁春秋致祭仝上

書堂巖在郡東十五里白茫渡相對巖洞劃然泉清石潔曲江公嘗讀書於此元志有元次山題名朱新仲跋

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涪臺讓溪遂傳不朽此巖獨無品題豈以曲江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耶今次山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猶在韶州府志

張文獻公祠昔在武水西宋天禧郡守許申遷府學右景炎兵燬元至元大德間總管張榮張傑延祐初推官張昕皆重修會三省記明洪武二十年郡守王世安重建請祭天順七年僉事戈立重修成化四年推官余鐸嘉靖八年知府彭大治皆重修嘉靖丁酉叅政詹瀚重建寢室　國朝順治十八年知府趙霖吉同知傅宏烈通判周特推官洪琮知縣凌作聖重修曲江縣志

按韶州府志云嘉靖丁酉叅政詹瀚重建文獻祠寢室楊萬里記曲江志刪楊萬里記四字是蓋明楊文僖亦名萬里曾爲郡守松陽詹天澤作凝清堂記郡志遂以文獻祠記亦屬之文僖不知宋楊誠齋所撰乃張余二公合祠記其時郡守爲徐侯漣不得以名同而强附至會三省記粤東金石畧云祠有延祐斷碑是廬陵曾三省記僅存數行與篆額而已其文今刻郡志中凡修祠之文擇錄一二餘但記姓氏不悉載

公神道在武臨源即今羅源離郡城二十餘里唐宋間俱置守塚數家墓前古木數百株大可合抱父老相傳謂唐時所植歷代無人敢伐曲江縣志

張文獻墓在城西二十里武臨源宣和中郡守陳逸植松數千株紹興中舍人朱翌白太守蘇泳以公墓在法應祀歲以爲常正德間布政吳廷舉建饗堂編夫看守公祖墓在河西黃田嶺去城半里曲江縣志

張文獻宅舊志云在州東六十里平圃驛畔按公行狀云公歸營州南山水上築茅齋又公曾孫敦慶墓誌云丁憂還韶州南十里文獻故居臺榭無沒規模猶存公

復其堂構山水多奇則知文獻存日未嘗居始興律水也平圃亦非曲江縣志

按始興縣唐時屬韶州至宋乃以始興縣屬南雄州省志敘沿革并舊唐書地理志所載甚明舊書本傳云曾祖某韶州別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新書直云韶州曲江人宰相世系表亦云居韶州曲江白香山撰張尚書仲方碑亦云居曲江公弟九皐神道碑云其先范陽人晉末以永嘉南渡遷於江表皇朝以因官樂土家於曲江皆與世系表合今公祠堂故宅雖兩地皆有而曲江爲著至塋墓則在韶州城西二十里疑祖居在始興而公則居曲江也至省志云公父僑寓南海而生公當必有據又按史稱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考公入相時尚封曲江縣開國男後領荆州始進封始興伯公從孫仲方亦封曲江伯可謂能世其家者公集有荆州臥病懷始興林泉詩云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省志云張丞相園在城南南山下似即以曲江山水當之然考韶州雖於天寶間改稱始興郡開元時尚無此稱也其詩有蘿蔦自爲幄風泉何必琴之句巖壑致爲幽邃或即始興之桂山歟公舊家始興即此亦可証當

再攷之

又按吳甘露初以桂陽南部爲始興郡晉平吳仍置始興郡統曲江桂陽始興含洭諸縣是始興名郡相沿已久公或承用舊名則集中之始興林泉即以曲江山水當之可耳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始興張氏亦出自晉司空華之後隨晉南遷至君政因官居於韶州曲江

守禮 隋塗山丞 韶州別駕 君政 刺令 子胄 弘愈 索盧丞 九齡 相元宗 拯右 贊善大夫 袞 長水丞 敦慶 袁州司倉參軍 景新 潤南觀察衙推 千壽 鄭湖南鹽鐵判官 皓仁 誤生化令 澄真 鈞 偉二子琪 珙珙二子文璉文智 風 謠 調 道興 繼生琯 太元 維四子贊 起端州司戶參軍 璀嗣宗居賀 縉六子貴 英再英仲 英萬英詔 英可英 景虞 煩歸 州鄴縣令 廷傑 涉二子璲璀 璲二子光徽 光清璀生文 範

九皋殿 堤端 中監南州刺 康縣倍史 仲通 潮陽令 季延 平樂令 融 燿樂 贍滇 昌令 陽令 渥生琇琇 生元吉 倫三子琮 瓊璨琮二 子乾用利 用瓊二子 克柔克己 璨生榮 沼二子珽 瑀珽二子 隆鉉瑀生 亨 文曜三子 威鴻和威 生怡蕃生 士衡 文達 洪二子珣 瑛珣生克 從瑛四子 錫祐休鑄 交高監東太倉 三子允恭允明 化璘允恭生廉 允明生士調 櫃衣全 吾兵曹 參軍 仲師 仲連 季質 希範 喬

拱

仲慰巢 曷令 動

仲能端 州錄事 參軍 季長

季仲

仲寧 季康

仲修

仲餘

仲友

橋昭州 刺史 仲準 樂令 蕭麗 主簿 景虞陽 江主簿 璠

珂 九思

仲端 都昌 雄

杭翔方 行軍司 馬檢校 戶部郎中

仲廣猜 南節度 判官殿 中侍御 史

仲宗 義興 尉 嘉穎 遂昌 令 遵業 雷鄉 主簿 解本 子中 舍 頡侍 御史 璞端州錄 事參軍 璉

紉之

可復潮 陽主簿 欽

仲蔡江 都令 師孝 廉令 紹儒 朝 經及第

仲方平 靖之 禪 書畫 江成伯

落莫天 原節度 掌書記 克儉 戎城 主簿 綺梧 州刺 史 崇紀 州軍事 推官

瑞仁化令二子 文倚文蔚文倚 三子操授文蔚 二子揆操

澤三子 林緒 繼緒二子 忠順忠 琛緒生忠謂 二子忠治忠 麟 瀚四子 珣珣 璞 璣珣三子 惟正 惟吉惟聰 珣二子 惟綸惟 辟璞 生惟德 璣二子 惟克惟哲

仲孚監 察御史 廣州節 度判官 叔敖 信安 尉 鋌

繼文 韶州 司法 參軍 碧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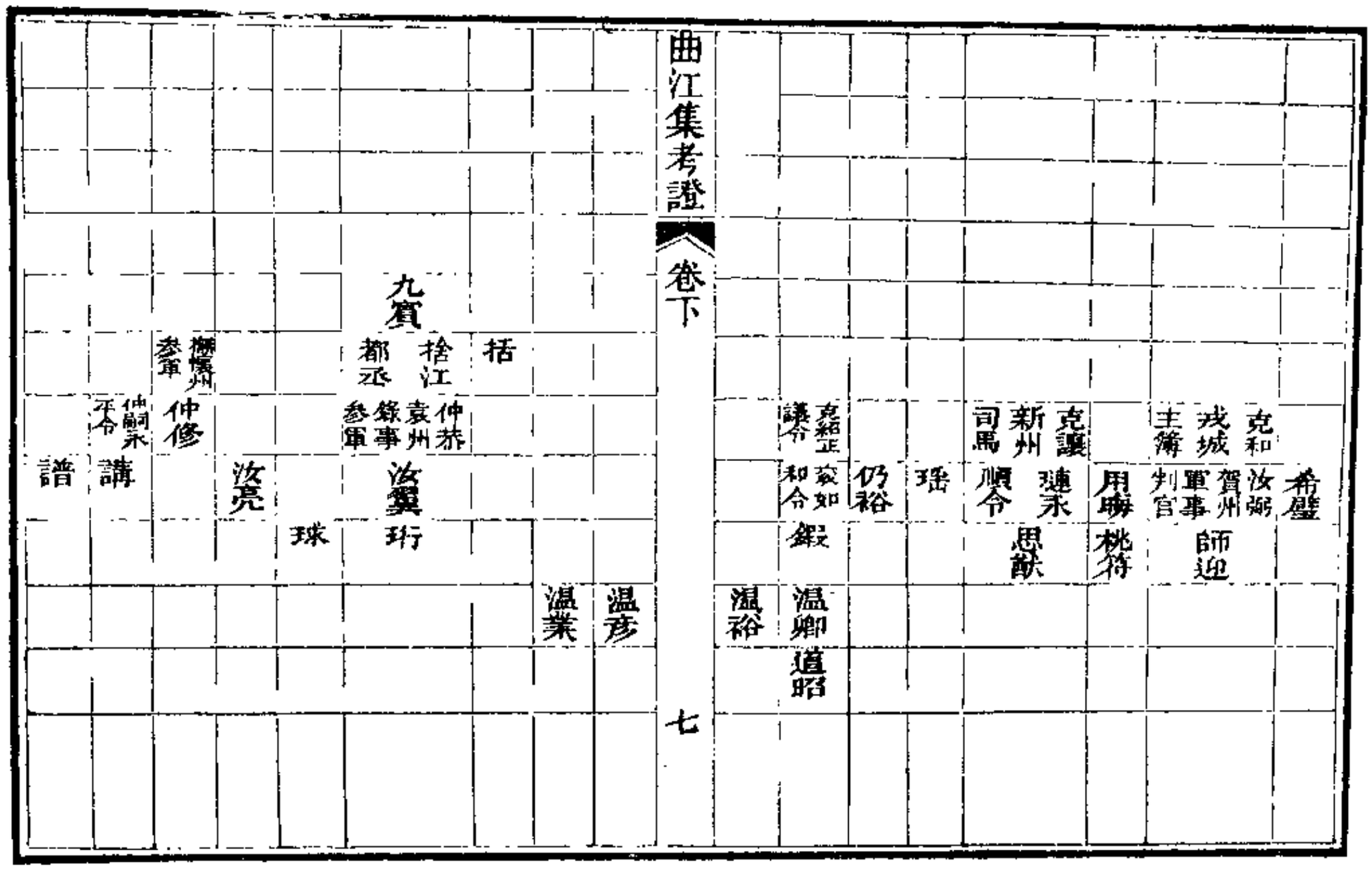
晏鄭 判官 隋 難老

俊詔 州司 倉參 軍 忠明經 及第

攝其縣 州刺史

溫士刑部郎中
德璘太原少尹御史中丞
仲本
晳
仲威
捍建陽令
仲寬
閏
勝
敏
貞
幼梗初名仲舉陳許節度副使
復魯學敦吉度支郎中
賓初名球
瑊
復珪字璟中諫議大夫
仲道
掞
仲字
仲楚漳浦尉
漬韶州鹽場巡官
仲清
仲丹
仲則

仲綽
仲僧
披
敬唐韶州錄事參軍
敬直
敬寬
九章鴻臚卿
招大理評事
諶
復
至
詡
和
據金華令
管
倚
授揚州主簿
仲誼
璨
操沂州司馬
橫
授
構
易簡
諲
易從
採雷州刺史
克恭河源令
希虞潮州錄事參軍
齊彥
齊穎



按劉夢得謂曲江燕翼無似世或信以爲然惟新舊史直抉其隱以爲禹錫放逐既久爲是言以動時宰而究未有以破其謬也新書表志皆歐公手筆其表宰相世系他人或寥寥而曲江特詳豈因夢得之論故備列之俾覽者自悟歟夢得集中有謝中書張相公啓云袁公之平楚獄不忍錮人所以慶垂奕葉又上門下裴相公啓云昔袁太尉不忍錮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子孫丕承與其論曲江以袁公相較正同則其隱衷已可概見初無當於事實也又考公神道碑立於長慶三年距公薨之歲實八十四年碑後

列名有口孫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仲舉曾孫承奉郎虔州文學敦慶元孫鄉貢進士景新景重等同建與世系表合公弟九皐之孫仲方與白香山交厚今長慶集中有禮部尚書張公墓志云公諱仲方嶺南節度使諱九皐公之王父贈尚書右僕射諱杭公之皇考都昌令仲端以下四人公之兄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右清道率府胄曹景宣進士茂元明經智周公之子據世系表九皐之子九人杭之子七人與此正符惟茂元作茂宣表云孟常初名景宣豈茂元亦初名茂宣歟明經智周不列或史

闕文耳又據九皐神道碑云嗣十一人捷擢擒抗捍皆王之藎臣國之多士殆舉其著者表內公弟九章之子九人九賓之子五人子姓之蕃昌衣冠之濟美五嶺以南莫張氏若也夢得與香山同時並稱劉白豈不知曲江之有後與其後起之多賢況夢得曾刺連州客邇韶陽何遽爲是無稽之論及細考其年月始知徐會稽碑雖撰於大歷中實立於長慶初夢得於貞元末貶連未至即謫朗其論曲江當即在久居湘澧時新舊史可証宜其未見徐碑及元和十年再貶連州復移刺他州去京師又十四年至太和初始分司東都與白傅唱和當其謫官僻遠悒鬱無聊傳聞異詞祇以託諷故不及深考耳又按廣東通志載公後裔散處荆閩至今衣冠不絕公弟九皐之後至仲方徙居長安五世孫祭酒璘遷蜀至宋而有張魏公張南軒余初並疑其傅會及觀朱子所撰張魏公行狀云自九皐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縟縟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爲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與省志正合証以世系表適有闕文得此正可補入合之全表並無牴牾即命名偏傍亦皆符合其爲作史時原闕

或日久傳刻脫落皆未可知宋去唐近當必不謬此條既足據則公後之或在楚閩不僅在粵亦非無據矣宋仁宗嘗錄公九代孫錫暨狄梁公郭令公裔孫皆命以官見宋史禮志余故節錄世系表而詳證之以見世系表之可信則知夢得之不足信破千古之疑亦一快事至其官爵之小異則表系追敘多錄其最後之官碑例直書第舉其現在之職觀者當自得之不復詳辨云

江陵府曲江樓記

朱子

廣漢張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

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晻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煙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歎曰此非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歎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

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歎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怏勃然於胷中怳若親見其人而眞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張余二公合祠記

楊萬里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於今五百有餘載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

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關者也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實之敗慶歷之隆豈適然哉雖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敗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主有志之士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寤慨然歎者矣郡博士

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萬里記之則招諸生而諗之曰二三子盧於斯饔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殪可乎不可乎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

唐丞相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邱濬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於唐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於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卽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爲張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於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迨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也元宗卽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爲左拾遺內供奉開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十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爲是燕公於開元十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元宗思其言召公爲祕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命無足爲者召公爲之被召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政事又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文雅爲元宗所知內忌之竟爲所傾而罷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烱烱有光氣士生是邦比仕於中州不爲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嶺海之間與夫宦遊於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有八十年甫知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爲僞既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遺文不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十七始道此上京師遊大學徧求之兩京藏書家亦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祕見曲江集列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道韶適鄉友涂君應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於郡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於人間竊覩集中有公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

而遺刻不存豈非大缺典歟每遇士大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浼其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上即位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敕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復申前言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石於英磨礲以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刻諸其陽屬予一言以識其陰嗚呼天地大勢起自西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嶽之一支東出橫亘江廣之間自此之南以極於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武帝始遣

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疑即此途也然序又謂嶺東路廢人苦峻極行徑貪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嶺迤東舊別有一途公既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革坂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既開然後五嶺以南之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逮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跡息肩於古松之陰寓目於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子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眞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大學時建言國計大有補於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於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甍之歲始見知於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英華者不無望於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公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向友古人而於鄉哀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邱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忻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按公以左拾遺承詔開鑿大庾嶺路公序既云開元四年又溯自先天二載意明皇初政必詔修天下驛道而委公開通庾嶺則在開元四年公獻狀時也公神道碑載開鑿嶺路亦在官拾遺時云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然公序歸美朝廷不自言獻狀蓋立言之體當如是爾又據舊書本傳公於開元初官拾遺至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四年後即領郡在外

今新書地理志云大庾嶺新路開元十六年詔張九齡開則與碑序所云時方官柃遺不合文莊據序以証地理志之誤良是至云燕公於十三年薦公明年燕公卒則誤燕公扈從東封在開元十三年明年罷相十七年復爲右丞相十八年十二月始卒文莊豈偶誤記歟史稱燕公知集賢院時薦公可備顧問燕公卒天子思其言召公爲集賢學士按燕公知集賢院事在東封前既罷政仍在集賢專文史之任其薦公或卽在十三年召公則在十八年以後無疑也公既內召以賜渤海詔書拜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詔二

十年扈從北巡祀后土對御譔赦有王佐才之目二十一年十二月有詔起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十二年正月自詔赴行在固辭起復不許是歲五月進中書令二十四年罷爲右丞相二十五年貶荆州長史公爲相僅三年耳中間請誅祿山諫相林甫諫廢太子諫官守珪侍中諫封仙客人所不敢言公必力爭有事君之忠有知人之哲使明皇聽從其言何至國本動搖權奸肆虐務邊功忘遠慮卒釀漁陽之禍哉而文詞之敏贍高古又足獨步一時導盛唐之先路宜乎度大庾者瞻公之祠宇想公之芳躅徘徊不能去也歲庚寅余以計偕度嶺始謁公祠於雲封寺中尋公碑刻不可得每以世無好事者補刻爲憾及得文莊此記讀之快茲刻之重新溯流風而未遠而自兩紀以來往還嶺上者屢矣竟未之見疑石雖具而刻未就也今檢省志始知舊曾刻石寘文獻鄉邦亭其地左介迎春當卽與七松相望異時度嶺摩挲片石跂彼景行當不僅如讀徐孺碑者思理煙艇而已

重修張文獻祠記

何維柏

梅嶺重修曲江公祠者何重報也勸也初嶺路未闢廣

人皆取道樂昌連陽而入水路紆僻山復層巒絕壁鳥道巉嶫行者病之開元四年公爲左拾遺上議奉命莅茲土履險相宜殫慮布畫於是鑿重關爲周行車馬駢達風氣流通實嶺海內外無疆之休夫公之治嶺猶禹之治水也因勢利導不自爲能昔人睹河洛曰微禹吾其魚乎至今嶺路之行思公之功而不忘者以公之利民遠也公祠建於元人迨我明嘗修之歲久漫漶不治日就傾圮嘉靖甲辰公仲弟殿中公裔孫惠安淨峰公奉命總督廣南過謁愀然曰守土之責也欲新之迺爲文以告明年郡侯周公南以其事白淨峰公可之於是

經工理財考度定制圯者興之敝者易之卑者崇之隘者廓之堂宇窿窿門廡森翼赫爲具瞻過者樂而觀之是役也董厥事者某某相厥成者某某工肇自丙午夏越丁未仲冬落成周侯南輿其貳張子瑞將淨峰公命俾予記之維柏公鄉人也素仰公義不當辭迺爲之言曰公爲唐代名臣文章相業炳耀史冊如抑守珪之濫賞罷仙客之實封上千秋金鑑錄其風謇諤爲大臣典謨其最重而難者則寢惠妃之謀叱貴兒之請國本賴以不搖至於請誅祿山以絕後患憂深言切惜明皇不悟遂至乘輿播遷四海受毒雖曲江一祭亦已晚矣公

之卓見忠猷繫國家安危類如此及以直道見黜安義達命不少介戚若公者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庾嶺介江廣要津四方之學者往來於茲謁公祠瞻遺像志槁藻者仰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業尚操節者思其風度安社稷者鑒其先識以直道見斥者憫其安義以奸邪被逐者懼其靈爽仁者淑其利澤貪夫愧其穢迹是祠之建實所以昭報勸而廣風教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信乎公之道宜于天下後世矣

重刻曲江先生文集序

曲江張文獻公以直道相唐迄今殆及千年士論翕然重公南紀之有公猶之鷄首衡岳與天壤不朽矣公有文集若干卷海內罕得見之成化癸巳瓊山邱公始得於館閣羣書中手自抄錄梓於韶韶之有曲江文集猶山之功也歲遠板腐人家藏本罕存而廣刻金鑑錄則市鬻而家有之予每撫之而興慨焉歲癸未金谿如水王公以侍御出僉粵憲兵備于韶甫下車即詢是集久之得於人家已蠹蝕不可讀公嘆曰此一邦之文獻也弗表章之後學何所興起且海內士素慕公嘗以不獲見公之全文爲憾今刻而行焉可也乃謀諸太守蔣公

付邑令張君履祥董其役梓焉魯魚亥豕則教官何徠校之又索諸其後人得公遺像一幅命工肖厥卷首於是茲集煥然一新稱全書矣此則如水王公之功也嗟夫夷考公事元宗以開元二十一年入相至二十四年而罷在相位僅三年所耳中沮於林甫忠謀嘉猷未盡施用而後世論開元賢相每躋公于宋廣平之列而元之猶有媿焉蓋勁氣直節垂照千古彌久而彌光也士君子樹立在一時而心術在萬世其耿耿朗朗使後世仰之而無慙尚論之而無異議此其心必對天地質鬼神非苟而已如此則不待功業文章而後傳而功業文

章亦且賴之以不朽此詩人所以稱有斐而傳者歸之盛德不能忘也公足以當之矣苟徒以其文而已則如魯穆伯稱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之不朽而孔子誅其心曰文仲其竊位者歟苟如是則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已王公命予爲序予陋安足以序公文第自結髮已仰止于公至今始得全集而讀之慶幸之私誠不容已爰述表章之自且因是私告吾鄉之後進讀公之文當觀公忠孝大節而不徒以其文辭焉則王公表章前達而興起後學之旨哉萬歷甲申三月穀日翰林院編修大樓楊起元序

按文懿此序稱舊本蠹蝕不可讀屬教官何徠校之則雖金谿王公倡刻於韶陽實賴文懿與士友詳校得成完書故司勳稱我韶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皆前後兩太史功以此顧文懿序近刻多不載久將無知者余在京師購得明刻有此序喜不自勝乙亥之春過南雄又得何端恪重脩文獻祠記並宏深肅括雅有典型令讀者聞風興起其亦朱于曲江樓記之嗣音乎

重刻曲江文集序

張文獻公實產始興之清化里始興故粵郡其竟統轄韶南之域後割爲邑而隸於雄文獻之產今爲雄地而雄未有公集謂非風教之一缺也乎太守普安蔣公慨焉興思以屬循學而澈水柳公繼守茲土二公皆豈弟作人雅意好古謂韶刻尚多訛漏更命求得善本黎之梓人訖工循學不敏敬綴所聞於後夫二公之銳於刻公集者則不獨以文也誠傷公之遭而壯公之志節云當公之入中書也寵嬖倖恩庶子儗適豫泰之極其漸爲蠱宵人朋招以仇正士而公獄立自如觸鱗固爭無少毀方刓員墮宋人調停之塹取至誠悟人主而已及乎必不可挽確乎難留以身殉道惟公則有嘗觀唐史

賢相之得君也獨公與陸敬輿半遇半不遇皆負大才蒙殊眷而值人主倏然易向之日乃二公皆挺身切摩不少搖奪而所傳文章至今炳耀則又同然敬輿知人之明失之趙憬而公能早見蜜口腹劍之詐敬輿於詩道未聞而公旁修騷雅即去爲郡臥理從容揮洒篇翰直逼作者公之比於敬輿其忠一也而天才更覺贍至焉公之心所恨者身死于羯胡射矢九廟爲灰之先不得如敬輿及見主之險巇多難戮力周旋以反於正此其忠魂至今有耿耿爾然而于公固亦可以無憾也公詩有曰生性苟不失又曰終始行一意嗟乎此公之所

以爲公也歟爲人臣者止有此心可以自信若其身之必進無退主之必信無忌國之必治無殆此智所不逮而神所不通豈能以必之也乎蔣柳二公所以刻公集亦不獨以公也欲因公以風後起之士學公之終始一意不失吾所生者而已矣萬歷戊戌山陰王循學序

補刻曲江集序

蓋公仕司勳時燕國公稱爲後來詞人之冠明皇亦曰九齡文章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眞文場之元帥也是其文名固奕舄當年矣不佞丁未猥以後進承乏公後不佞不喜得司勳喜得公之司勳也勳署有書屋貯

古今名集至充棟蓋凡官司勳必以四方名家文集一二部寶其中余偶攜公集因庋之書屋焉同寮取讀之謂輕縑素練固自不如且笑謂余里同官同事業將無同乎余謝絹力不能贏追公祇有敬慕而已頃之荷聖天子予假歸里索公集板則脫漏漫滅者十一二嗟嗟公之文豈不爛然于唐自非邱公得之館閣楊公新之詔陽則委于烏有不朽朽矣昔蔡邕與五中郎將棠谿典輩正定六經文字邕自丹于碑魏而後存止什一宋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二十六字董逌見論語二百七十字其餘不啻石火飛埃蠹有存者安在其不朽哉寶重修補要在後人耳我詔一代文獻無而獲有舊而獲新者前後兩太史功也奈何剞劂不三十年而陰陶不辨首尾不續令讀者乙而中輟病不得見完書也余甚憫之于是覓公舊集友人家爲補刻焉然則不佞此補敢曰全集抑亦集所由全也不佞不文酷好文翰公文章天地間有數者開南士之天荒豈伊異人即後來蟬聯台衮公實前茅焉曲江固相鄉哉余生相鄉不能爲相鄉重然高山之仰人當不異我安知後來之人不有慕公而興起者而慕公者文章云乎哉公蓋以節義爲文章也當時楊國忠權傾天下孰不爭趍而公迺比之

向火乞兒至雕盤鏤水拒不敢獻此其人眞可寒奸雄之膽而壯義士之顏也文章云乎哉邵康節聞杜鵑鳴天津而知南人作相天下多事卒之安石柄用熙寧紛紛康節之言何其驗若左券迺公非南人耶節義如此文章如此故曰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地不人重而人地重曲江臨川輕重所由豈不以人哉文莊在孝廟時著述建豎一世推雄如大學衍義補一書垂百餘年談經濟者疇能外爲石畫今上有詔重梓固聖明鋭意太平亦其文之足不朽也人亦有言言不典謨不文王不播與不貴瓊臺固典謨之文乎有如瓊臺其人焉庶幾

無媿曲江哉萬歷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二月初吉吏部司勳郎同里後學四餘李延大序

按公集成化間初刻於韶州者前有邱文莊序末有郡守蘇韡序再刻於萬歷甲申有金谿王民順序又有歸善楊文懿序三刻於南雄有萬歷戊戌蔣柳二郡守序又有山陰王循學序四刻於萬歷癸丑有樂昌李延大序五刻於明季余所見本缺序文有里人劉自修撰凡例數頁六刻於　國初有虞山錢朝鼎序餘序尚多茲僅錄數首擇其尤雅者足資考証而已七刻於雍正十二年公裔孫振文所刻有番禺

韓海序以今韶本已載故不複載惟李司勳延大序今韶本雖載而改易字句頗多繆誤不可讀余曩在京師購得原書乃知司勳原文本不如此也其引楊國忠雕盤鏤氷事雖誤信開天遺事考証尚疎而文氣明暢筆致亦俊爽乃爲流俗妄改數十字沈霾晦昧幾及百年一旦見原刻頓釋凝滯亟存之以還廬山眞面目讀者卽古本以正今則亦如規矩設而方員不能遁矣

荆門上張丞相　孟浩然

共理分荆國招賢媿不材召南風更闡丞相閣還開觀止欣眉睫沈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膺杯始慰蟬鳴柳一作稻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籥盡千里客程催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鰓佇聞宣室召星象列三台一作復中台

按曲江集原例凡同時唱和之什俱並列本集中故孟襄陽陪遊紫蓋山及和春朝對雪詩已增附公集惟投贈諸詩公集中闕和章者列此

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作臨洞庭　前人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一作動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一作徒憐垂釣者一作叟空

一作徒有羨魚情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前人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檝師詎一作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凝一作吟孤嶼江山辨四維晚來風稍急一作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獻始興公時拜右拾遺　王維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一作中流不用坐梁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

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讐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寄荆州張丞相　前人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荆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邱園目盡南飛一作無鴈何由寄一言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杜甫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士堦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池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

冠右地亟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庾公與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誄任昉騁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按杜集又有遣憂詩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編杜集者謂詩當作於廣德初代宗之勞于儀猶明皇之思曲江也然既云古人則即感時之什發思古之情意固有屬矣蓋弭亂有人而忠謀不用目擊亂離先後一轍杜老下筆時正自百端交集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至太白集有寄荆州張丞相詩覽者輒疑是曲江及細閱全題則云時流夜郎行至江夏張公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詩云云始悟其非蓋曲江卒於開元末與太白流夜郎時渺不相屬考唐書張鎬傳鎬罷相授荆州長史則知太白詩乃贈鎬非贈曲江也

讀張曲江詩集　釋皎然

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頹靡繹思何縱橫春杼美緗綺陽林敷玉英飄然飛動姿邈矣高簡情後輩驚失步前修敢爭衡始欣耳目遠再使幾慮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歌陽春徒椎郢中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嘯帝命鎮雄州詩流據上游才兼荆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匹經奇文暢儔沈吟未終卷變態紛難數耀耳代明璫襲衣比芳杜愔愔聞玉聲寤寐在靈府

張曲江鐵像詩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云　唐　庚子西

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柏就令乏賢人何至相仙客直

道既凋喪曲江遂疎斥汲黯困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鑑
束高閣鐵胎空數尺妙處難形容英表良髣髴摩挲許
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異代長歎息

補杜子美哀張公九齡詩　楊慎

相國生南紀蔚爲曲江彥山接韶音峯秀鍾重華甸風
雅既葳蕤聲名鬱葱倩登庸伊呂科敷奏姚宋羨珠澤
隨侯雙玉林郄詵片九重集神仙咫尺生顧盼陸謝擅
緣情沈范采餘絢九遷帝獨奇三臺師錫薦補袞綴宗
彝用藥必瞑眩防乎貴未然介焉斷幾見狐媚蕩主心
狼子紆皇眷金鏡倏垢塵玉奴驚睍睍萋萋偃月堂棄

捐秋風扇鼉動漁陽鼙蝨飛太極箭朱鸞奔咸京青騾
乘蜀傳棧閣雨淋鈴宛洛飈迴縣蜚鴈愁仰霄昆蹄怯
升甗噬臍漫天泣回腸嶺南奠精已箕尾騎魂猶螭頭
戀絕綫國步危規瑱忠言賤青史篆崢嶸翠珉藤馱蔓
誰珍徐孺碑彫虫但黃絹

劉須溪云九齡大節在奏請斬祿山以絕後患杜公
八哀詩既不明白末亦不及另祭事殆失詩史未免
拾其細而遺其大也愼輒爲補一篇豈敢以厖凉鬬
華袞鉛刄齒步光哉亦續須溪之餘蘊發曲江之幽
光觀者勿哂之

按升菴此詩金鏡玉奴一聯仇滄柱引別傳謂公進
金鏡錄爲貴妃所毀然公進金鑑時武惠妃方有寵
楊妃尚未入宮也陸劒南詩老臣九齡不可作魚蠹
蛛絲金鑑篇明皇自天寶後惑於女色狃於宴安縱
使金鑑日陳於前必不寓目初不待毀也小說多傅
會不如陸詩差爲近實

張文獻公祠　邱濬

丞相祠前日色明我來端拜仰儀型君臣萬古天無愧
嶺海千年地有靈湞水波澄寒玉潤韶山壁立翠鸞停
依稀猶似瞻風度九鶴翩翩集在庭

寄題張丞相祠十首　曲江志選六首　邱濬

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迥無倫江南人相從公始
袞袞諸賢繼後塵
伊尹興商呂佐周匡時有道孰能侔誰知嶺表千年後
公向中州出一頭
英英氣節蓋中朝風度嚴凝竦百僚嶺表因公增勝槩
溪山無障路非遙
孤燕遙從海上來乘春偶見玉堂開前身自是天庭鶴
挾兔饞鵰却浪猜
兒時寤寐慕鄉賢購訪遺編四十年秘閣抄來郡齋刻

文章功業兩皆傳
擬向祠中炷瓣香自慙老病未還鄉曲江一派源頭水
千里波瀾到海長

謁張文獻祠　　區大相

一代孤忠在千秋大雅存詩才推正始相業憶開元曝
日陳金鑑蒙塵想劒門更吟羽扇賦搖奪不堪論

過嶺瞻望張丞相祠　　黃佐

蹇蹇宗臣起海涯荆州南去爲誰家鼓聲塵裏青騾遠
鷹隼風前紫燕斜揭日聲華垂宇宙格天英采在雲霞
十年舊路生秋草長憶寒梅繞樹花

曲江吟　　湛若水

曲江江水長欲濟川無梁美人不可卽風度安可量飛
鳥擇高枝鳴鳳在朝陽黃唐世已遠千載空翺翔

重修文獻祠　　吳廷舉

庾關紅翠鬬鮮新采采梅花迎送神八百年來祠下過
愛公誰是繼公人

庾嶺新營宰相祠兩年三度拜公時明堂正合千年棟
手植高松未厭遲

謁張丞相祠　　梁有譽

開元治平日英賢恣游衍夫君匡屯器憂國持先見詎
慚伊呂科實冠東南彥朝直承明廬夕下金華殿楚臣
傷江楓漢女悲團扇而君復何爲含情賦海燕玉泉一
以閉微微市朝變欃槍亘中天長蛇劒幾甸金根入蜀
年空餘淚如霰我本慷慨士懷古歲方晏野煙羃歷起
祠樹何葱蒨搴杜寄芳情掇蘋羞野薦高芬誰復嗣舊
葉遙奔箭惟留千載名來哲同興羨

嶺上謁張文獻公祠　　歐大任　楨伯

南人誰爰立公始相開元忠豈酬金鑑恩空下劒門衣
冠通德里桑梓曲江園父老修秦臘還來奠桂尊

張文獻公祠　　王士禎

峽寺重雲裏人瞻丞相祠開元如夙昔風度想當時羽
扇三秋恨淋鈴萬古悲何來雙海燕猶自入簾幃

謁張曲江祠　　朱彝尊

峻坂盤神樹陰崖鑿鬼工芳塵羽扇冷春燕玉堂空不
覩關門險誰開造化功經過遺像肅千載嶺雲東

登曲江風度樓懷張文獻公　　杭世駿

張公風度見無由梓里懷思尙此樓過客登臨當落日
晴山風氣接深秋高城木禿炊煙出古縣江空閣影浮
幾點亂鴉啼不歇似聞遺恨失黃虬

按公祠在梅嶺爲入粵所必經度嶺者類皆有詩余

忠襄度嶺詩云賢哉張令公開鑿通行邁雖有懷賢之句究屬紀行之篇以其非專詠也故不錄白沙集亦有絕句非白沙之至者亦不錄自明以來多名人題詠惜不盡傳今就所見者選錄略存梗概云爾俟有所得當更補入

韶刻正譌

按公集初刻於成化間即邱文莊錄自館閣留刻郡齋者再刻於萬歷甲申三刻於萬歷戊戌刻本久佚四刻於萬歷四十一年樂昌李延大序分十二卷五刻余久居京師最後乃得之缺序文有凡

例題里中後學劉自修識卷數與李刻同六刻於國初分十二卷誤字甚多然尚足備參考七刻於雍正十二年據原序云即明萬歷間張氏家藏舊本公裔孫復考訂遺逸刻於韶郡仍分十二卷誤字多改正而任意增入眞贋混淆不特金鑑一書爲僞撰已也余往在京師購得公集分二十卷每卷首行題張子壽文集當是宋刻之舊可據以正今韶本之誤再公神道碑重刻於宋近年復出土其文載粵東金石畧中並足証刻本之誤因摘辨一二聊當舉隅其字異而義可通者不具載英華文粹諸書有足互証者亦間採入

公神道碑天聖八年重立石今大書石本以正韶刻

碑前列銜云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譔 韶刻營田作鹽田

碑文內時屬朋黨頗相排根 韶刻作頗將排抵

累乞歸養 韶刻脫乞字

罷常戰諸軍兵 韶刻作常奏

諛臣儳議 韶刻作讒議

邊將蓋嘉運等上策密發將士 韶刻作蓋嘉運籌

有司謚行曰文獻公 韶刻脫曰字

三虎爲榮 韶刻作三盧按後漢書賈氏三虎偉節最怒則作三虎爲是

眷以文章 韶刻作建以

按粵東金石畧有與石刻異者如皆進寶鏡石刻似是衣服晝哭閻閭石刻似是閶門疑當從石刻

碑末云長慶三年歲次癸卯□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孫□□ 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仲舉建立曾孫承奉郎虔州□□□□□□□ 文學敦慶勾當建立 墳塋在西北去此□三百四十□有四步 曾□姪孫鄉貢□□進士可復同勾當立 元孫鄉貢進士景新 元孫鄉貢進士景

□重

按碑末數行石刻殘闕惟　國初刻本曲江集有之所補缺字與趙明誠金石錄所載公曾孫元孫名字皆合益信舊刻足徵也因旁注補之

文獻傳原文多譌

按此傳與省志所載公傳時有同異俱喜採小說偶閱漁隱叢話云公家傳有夢九鶴盤天而下事杜詩仙鶴下人間當本此今此傳果有此語當卽公家傳蓋自宋時已流傳或後人續有增入故瑕類不少耳今錄而辨之如左

弱冠鄉試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校書郎

按神道碑云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蓋謂公以舉進士至京師而沈公激賞一舉卽登第也今刪數字便誤至云景龍元年進士尤誤余於年譜辨之詳矣

會賜渤海詔當草者不副帝意乃以屬公對御爲文無俟草稿詔成大見褒賞曰比以卿爲文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

誤合賜渤海詔及扈從北巡對御譔敕爲一事

孫藏器本名仲容補河南壽安尉仕至校書郎次仲舉嶺節度判官次仲立弘文生

按世系表公孫名藏器仕長水丞九皐孫幼挺初名仲舉仕陳許節度副使與此互異攷公神道碑撰於大歷間而立於長慶初碑後無藏器名而首列仲舉意立碑時藏器已卒而仲舉果公次孫歟史有闕誤亦未可定然今石刻孫上缺一字不知是嗣孫抑從孫也趙明誠跋止云碑中有孫藏器碑後有曾孫敦慶元孫景新景重而不及仲舉豈宋時石已闕耶存疑可耳嶺下當有南字

所著曲江集十二卷千秋金鑑錄五卷講經語錄二卷姓源諧韻一卷共二十卷

按曲江集二十卷在金鑑錄五卷之外唐書藝文志分載甚明今云曲江集十二卷合金鑑錄及他著述以足二十卷之數謬矣余曾見　文淵閣所藏曲江文集卷分二十裝五册又於都中購得舊本亦分二十卷卽據此舊本校今詔本篇目其誤入者刪之譌闕者正之僞金鑑錄則削去庶還文莊初刻之舊而此傳附會之謬亦不辨而自明矣

集中誤增贋文

請誅安祿山疏

淺陋易辨

僞撰進金鑑錄表

按邱文莊云少時得韶郡所刻金鑑錄灼知其僞不謂更有僞表其表云蓋華封之祝無事於三而文皇所寶尚存其一多用駢儷語當是未見曲江集中有眞作耳公集進金鑑錄表文苑英華玉海皆有之而人猶作僞可慨也

集中附錄贋詩

沈佺期寄題書堂嚴詩全唐詩不載其爲贋作無疑

宋之問初發荆府贈長史詩唐詩紀原缺首二句今妄增起句云三載相孤立千秋鑑獨存而以之屬公尤爲牽强況之問長流欽州賜死於徙所事在先天中與開元末何涉

讀金鑑錄詩有江南作相何人始之句云是東坡詩亦僞託耳

集中文有不必增而輒增者

奏劾牛仙客諫廢三子等篇並見正史是史家述公語非公所自撰至奏捄太子云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亦已見神道碑寥寥數語登之文集尤屬不必公生平奏議入皆削稿者多矣奚事摭拾爲集中文有不必改而誤改者

贈涇州刺史牛公碑銘卽仙客之父碑稱有子仙客爲國之良韶刻改有子若某又云嗣子隴西縣開國子仙客韶刻改開國子某者余詳其官閥知必是仙客及購得舊本并　國初本校之俱作仙客然碑稱其父浮雲不義介石惟一又云生苟爲恥安用鴈門之肉則固非仙客所樂聞矣公此文作於仙客爲河西節度時仙客作相始貽譏覆餗其爲邊將尙能奉職何所諱而輒改之況容齋隨筆已辨之尤不必改也

集中譌字錯出今據善本校正附識於後

景龍觀山亭序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旁緣石菌之崖本西京賦浸石菌於重涯今韶本石菌譌鋪茵據舊本改

別韋侍御序席次林援英華作林藪按謝靈運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則當作林援今韶刻譌林園非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白日西下俠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舊本壯士上原闕一字則缺字當旁注今韶本以缺字爲正文非英華作求亦

非

韋司馬別業集序庭漸芝蘭按禹貢草木漸包本又作蘄徐鍇曰蘄相入也今韶刻作澌非据英華改

又此皆鄖公之有也按唐書世系表韋氏有鄖公房舊本作鄖近是　國初本作韋英華作鄭今韶刻作節非公集有韋司馬墓志稱其曾祖津黄門侍郎壽光男祖琨太子詹事武陽侯父展少府監主簿据世系表俱出鄖公房此序所稱韋司馬疑即其人

進千秋金鏡錄表黄帝鏡銘今韶本作皇非

獅子贊序絶域有來貢没羽庾子山賦西賓浮玉南

琛没羽堯時僬僥氏所貢也今韶刻没羽作役與非据唐文粹改

道侔伊吕策奚霄背恩今韶本作奚霄非据舊本改

荔支賦皮龍鱗以駢比比字讀入聲非誤又江千里兮青楓今韶本青訛清

惠莊太子册文稽於令則唐大詔令作於稽馳白驥兮驂驂唐大詔令馳作駟詞臣曰英華作其詞曰又粤訛奥陵訛林皆當从英華改

張燕公墓誌表章今韶本譌作誄章又神明所府道德爲樞今本府作存亦云異也今本作大異笙簧今本作軌範椒今本作椒符實郎今本訛實皆當从舊本及英華改

徐徵君碣銘麟出無應鴻飛人冥今韶本麟譌斯當从舊本改

按公集重刻既多字經三寫不無譌舛所貴博收互證庶還舊觀余丙辰再入京偶得明季劉自修訂刻曲江集分十二卷多据文苑英華唐大詔令諸書校訛補缺用力甚勤較他本爲勝如樊妃塚詩破牆時直上据文苑改跋牂時直上甚妥經玉泉山寺詩高星聞逝者星改僧是聞改問恐非大庾嶺路碑遷商

句他本或注缺一字或作遷萬商此於商下添旅字甚覺自然又如韋司馬别業集序齊鼎食於榮枯据文苑改作焚枯與上句均林栖於服冕裁對精切確不可易至如海上生明月詩情人改人情則非公又有折楊柳詩持此寄情人又可改乎又如陪王司馬登逍遥臺序誤字頗多似此篇偶未寓目即井墟改墟井不過嫌其兩平然下文深谿見底喬林夾岸亦連用兩仄原不必改也他如徐孺子碣不之屑改不屑就意雖明暢語乏古峭碑末麟出無應麟尚訛斯景龍觀山亭集序豈惟梁氏之作惟訛爲旁緣石菌

之崖茵尙訛茵又補遺內据文苑英華增入謝賜香藥面脂狀然所云雪海花門及位參上將皆非公所歷之官又駁宋慶禮謚議但据文苑而未證以舊唐書遂致脫落過半信乎校書如掃葉未易言毫髮無憾也

張九齡神池頌天根有見曾是不涸按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注天根亢氏之間寒露後五日朝見而集本乃作天眼文苑英華辨證

張九齡裴光庭碑大父仁謚忠憲大王父定仁表作仁基謚忠定作定高時明皇諱隆基故避基字而高字亦

倒去未詳父行儉謚獻公卽獻公第七子表以爲長子仝上

蕭昕張九皐碑子十一人曰楗權柷杆表作捷權抗捍仝上

張九齡李仁瞻碑五代祖始豐懿公琛始豐集作始封按世系表亦作始豐仝上

張九齡東封赦書唐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立功官人按唐書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元宗定內亂睿宗改元景雲今避元宗諱隆云唐元是矣復云六年六月則非仝上

張九齡裴光庭碑詳施秘簡稽之政周禮大司馬施貢分職簡稽鄉民而集以施作征當以文苑爲正仝上

文苑英華內曲江遺文

西山祈雨亦見唐文粹

登總持寺閣

晚憩王少府東閣二詩亦載唐詩品彙又逕次陝州一首公集有目無詩亦載品彙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授盧絢裴寬御史中丞制

授皇甫翼等加階制

駁工部尙書宋慶禮謚議全文載舊唐書

按曲江集自文莊刻於韶至今凡七刻余得其四前明之李刻劉刻在焉皆分十二卷蓋自成化初刻後至萬歷甲申再刻不三十年而板之漫滅者十二二李司勳延大乃覓公舊集友人家爲補刻焉然則見李刻如見再刻且去初刻未遠篇帙當未紊也余三十年前居京師得舊刻曲江集每卷首行題張子壽文集分二十卷與唐志卷數正同當是宋刻之舊暇日取萬歷間李刻與此仿宋舊刻詳爲核對篇目皆同公詩舊刻分四卷李刻分二卷卷數雖殊而次序不異惟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一首舊刻有目無詩李

刻則併目刪去其編次首列應制諸篇次酬和登覽送別行役宴集述懷詠物挽詩雜詠雖不標明分類實以類相從猶是文選以游覽詠懷贈答行旅等目編詩之例劉刻分體編次轉不如也即如文集第一卷以頌贊賦爲首頌後祇列聖應圖贊一首而鷹鶻獅子等贊則編入他卷雜著中與詩之以應制諸篇爲首更不分體用意正同劉刻乃以鷹鶻各贊與聖應圖贊並編第一卷似非尊崇之體正如風雅頌並是四言而雅頌之作用之朝廷自不合與國風同列此古本之所以不容輕改也文苑英華選公詩多至

百餘首內西山祈雨總持寺閣諸詩文集無之公文之載於文苑者亦多至百餘篇內如除韓休平章事制授盧絢裴寬御史中丞制等篇亦集中所無至與嚴給事書公集雖有而缺四百餘字文苑出而缺者可補是公之文章不待文莊錄自館閣固已長留天地間特文苑英華當明初版行尚少至隆慶初始刻於閩中文莊固未及見且文苑亦時有誤字正賴得公集以互証獨惜刻書者多校書者少傳寫日譌轉資他書以正公集爲可異耳明初高廷禮選唐詩品彙列公詩於正始選四十餘首亦選本之佳者唐文粹所選頗能校正誤字如獅子贊之沒羽徐徵君碣之麟出無應皆考正無訛惟徐碣直逕庭句集本不誤文粹作直道恐非蓋選本固瑕瑜互見公集亦善本難得好古之士徧收新舊各刻而証以文苑文粹諸書取其長而去其短於其所不知必當闕如杜公飛鳥句缺字原不易補也又公集有爲信安王獻聖眞圖表文苑英華作呂温撰按温於貞元末擢進士信安王禕卒於天寶初相距甚遠偶誤編耳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三月既望順德温汝适又識

始余壬子歲手校曲江集并撰年譜時有增改未及付刻今逾二十年歸自京師閱向所藏書帙走壁魚蠹封蛛網恐遂散失因閉閤十日復加詮次勒成此編可付剞劂夫記載之難不特傳聞異辭工於文而疎於事亦其病也如公之奔喪歸里載於舊唐書新書以省文未載世遂疑公不奔喪故涑水喜舊書以其能紀實也徐季海撰公神道碑云奔喪南歸祔葬先塋尤爲詳核公之年壽新舊書並誤非神道碑孰正之至省志載公以景龍元年擢進士邱文莊信之而新舊書及神道碑俱

不載何年登第及細讀碑文始知是長安非景龍也碑云公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是公弱冠舉於鄉一舉即擢進士第也又云時有下等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萃考新舊史佺期於長安間爲考功郎以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流驩州唐試進士以考功員外郎主之佺期以考功受賕劾或即緣試事與碑云因謗議重試頗合雖廢逐未久至神龍中復進用然不聞再仕考功也碑所云中書令李公當是李趙公時罷相在朝文望烜赫雖武后改官名無中書令之稱趙公之爲中書令在神龍間然稱其最著之官亦臨文常有不足疑也文獻通考引晁氏郡齋讀書志云公長安二年進士據唐登科記是科進士纔二十一人唐時重進士科有屢舉無成者以其艱難謂之五十少進士公時年二十餘一舉高第故碑以弱冠稱之（據碑公壽六十三登第時年二十有四）若如志乘所載至景龍初元乃登第則公年已三十不可云弱冠矣意長安二年已成進士至神龍二年舉材堪經邦又高第乃授校書郎耳文莊誤信志乘據公壽六十八推之故云公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且云公長於武后時不欲仕女主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不知

狄梁公宋文貞諸賢並砥柱中流乃心唐室不聞以仕女主爲嫌何獨於公而疑之況武后納梁公之諫深知立姪之非帝在房州久而無恙晚自房州召還神器有屬微諸賢調護之力不及此中宗存則唐室可復此理勢之必然者非必不可出之時也且唐人登第後未能便釋褐入仕韓文公尚三試吏部無成有遲至十年之久者公登第後即歸未嘗出仕故燕公以長安三年謫嶺南公時在粵相遇其官校書郎在中宗神龍二年故謂公至中宗復辟乃出仕則可謂至景龍乃登第則非也論古貴覈其實未可苟同然非遺文未墜何以考信

見志雖存而徐碑久已湮沒其文之附載公集者復因譌字而晦近年茲石始出土得之以証史傳各書向之所疑渙然氷釋公譜賴以撰成雖世遠年湮尚未能詳備亦庶幾信而足徵者矣至公之正色立朝孤忠謇諤卒以直道不容瀕於死而不悔投杼生疑一斥不復消長之機關乎治亂公必知之新書但云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獨徐碑云每讀韓非孤憤涕泣沾襟是眞知公者公豈一日忘朝廷者哉故著此譜俾年經月緯粲然可尋千載而下有以見公之心焉

嘉慶二十有一年歲次丙子十二月八日順德後學温汝适序

唐高宗儀鳳三年戊寅

曲江公生○据徐季海撰公神道碑云公卒於開元二十八年年六十三則當生於是年歐陽公集古錄跋徐碑云傳云壽六十八而碑云六十三碑長慶中立距公薨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於年壽官爵其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爲是余按碑書嶺南節度使徐浩撰徐公官嶺南節度在大歷間去曲江之卒僅三十餘年耳歐公云八十四年是立碑之年非撰碑之年也

中宗嗣聖元年甲申

公年七歲○新唐書本傳云七歲知屬文

中宗七年庚寅武后改元天授

公年十三○新書本傳云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新書又云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徐碑云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甘樹數株連理敘於十三歲之前文苑英華有公弟九皐碑云辛卯歲居太常府君憂据碑年壽推之時九皐生二年矣石刻辛作心屬上句卯作幼疑石刻是然既云幼歲或即在辛卯耳

中宗十四年丁酉

公年二十

中宗十九年壬寅 武后長安二年

擢進士○据晁氏郡齋讀書志公中長安二年進士

徐季海撰神道碑亦云弱冠鄉試進士考功郎沈佺

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公時年二十餘故碑以弱冠

稱之若如邱文莊云中宗復辟之三年公年三十五

始登進士第則不得謂之弱冠矣

中宗二十年癸卯 武后長安三年

是歲見張燕公○新書本傳云會張說謫嶺南一見

厚遇之蓋本神道碑又云公官司勳員外郎時燕公

爲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按燕

公以長安三年謫嶺南公集祭張燕公文云一顧增

價二紀及茲蓋燕公卒於開元十八年庚午距癸卯

二十八年云二紀者約略之詞耳公集又有答嚴給

事書云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

公時雖登第未出仕故稱書生英華作諸生與集異

燕公自撰先府君碑云是晉司空華之後唐宰相世

系表始與張氏亦出自晉司空華燕公與公通譜系

在公未仕時新書敘於官司勳時亦疏

中宗神龍元年乙巳

神龍二年丙午

中材堪經邦科○洪容齋云神龍二年公中材堪經

邦科本傳不書今按舊書本傳云應舉登乙第拜校

書郎所云登乙第疑即此科

中宗景龍元年丁未

公年三十

睿宗景雲元年庚戌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即景雲三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洪容齋謂先天

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今公集道侔伊

呂科策三道兩稱殿下又云眞吾君之子則當舉於

元宗在東宮時公集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詩云

一探石室文再擢金門第石室似謂官秘書省校書

郎再擢第謂應道侔伊呂科對策高第也

元宗開元元年癸丑 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

開元四年丙辰

開大庾嶺路○据公文集公時官左拾遺內供奉徐

季海撰公神道碑云公乃獻狀詔委開通曾不浹時

行可方軌特拜左補闕舊書本傳云開元十年三遷

司勳員外郎然公集附刻轉官制詞具載年月其官司勳在開元八年則遷左補闕遷禮部員外郎當在四年以後八年以前也

開元五年丁巳

公年四十

開元八年庚申

四月轉司勳員外郎除授年月據本集附錄制詞開載

開元十年壬戌

二月轉中書舍人內供奉

開元十二年甲子

正月封曲江縣開國男十二月守中書舍人

開元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轉太常少卿○本集江流去朝宗一首題云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詩焉當作於出守洪州時自神龍二年丙午至開元乙丑丙寅閒將二十年也中間亦嘗南歸集中有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詩然未幾卽出山故集中初發道中贈王司馬詩云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考神道碑亦云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屬辭病拂衣告歸蓋在官拾遺後奉詔開大庾嶺路前詳詩中肅命趨仙闕語當是應內供奉之召至四年冬奉命開鑿庾嶺還粵不踰時而工竣計在粵之日無幾耳

開元十四年丙寅

五月出爲冀州刺史

開元十五年丁卯

公年五十三月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舊書本傳云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優詔許之故改洪州

開元十八年庚午

七月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嶺南道按察

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

開元十九年辛未

三月守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據本傳初張燕公知集賢院常薦公可備顧問及燕公卒上思其言故有是召

開元二十年壬申

二月賜紫金魚袋　月原缺一字拜工部侍郎八月知制誥○神道碑載公知制誥時累乞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皐九章官近州里公集謝二弟移官就養狀云日月私照謬掌王言則二弟移官正在知制誥時

無疑

十月扈從北巡祀后土對御撰赦有王佐才之目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五月檢校中書侍郎○舊書本傳云尋丁母喪歸鄉里神道碑亦云奔喪南歸祔葬先塋毀無圖生噎不容粒

十二月十四日有詔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徐碑有口勅敦諭使者逼迫之語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公自韶詣行在求終喪不許○公集有辭起復表末云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表是年正月帝幸東都故御批云比日行在佇卿速轡又云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哀訴即宜斷表

五月進中書令集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

十二月諫相張守珪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三月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始興縣開國子○集有請赴祥除狀并御批當在是年

諫相李林甫○唐書本傳不載詳見通鑑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諫廢太子○舊唐書本傳不載見太子瑛傳

請誅安祿山

八月上千秋金鑑

奉勅撰六典三十卷○會要載書成在二十七年程泰之雍錄謂書成進御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或在二十七年耳

十月諫封牛仙客

十一月罷爲尚書右丞相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年六十

四月貶荆州長史○監察御史周子諒劾奏仙客語援讖書帝怒杖之流瀼州死公以曾薦引子諒左遷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七月封始興縣伯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是年春展墓南歸五月七日卒於韶州之私第○通鑑云二月卒誤當從碑

贈荆州大都督謚文獻

至德初元宗幸蜀思公之先覺遣使祭於韶州厚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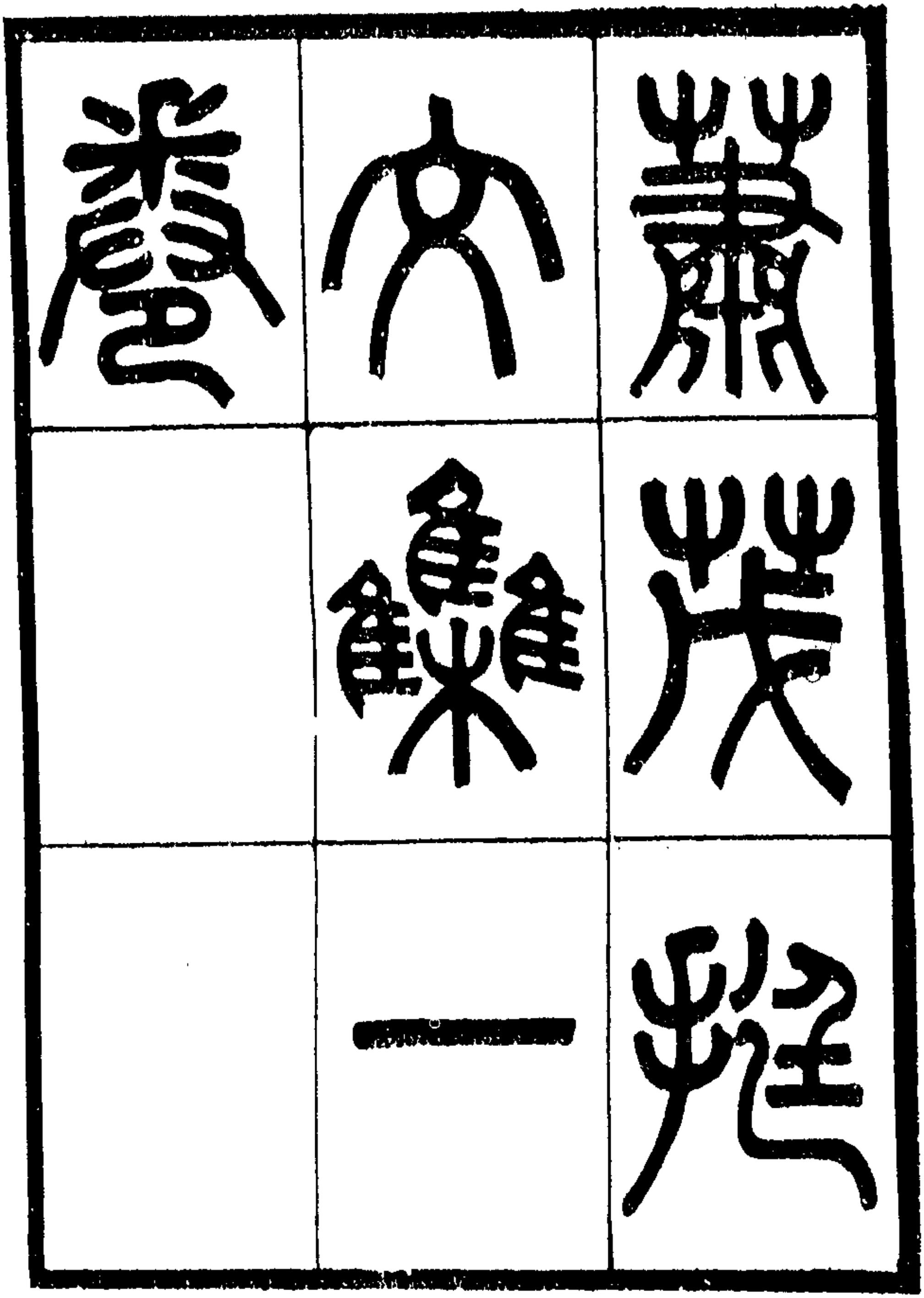
德宗建中元年

贈司徒○制詞有云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舊書云至德初褒贈新書云建中元年贈當從新書

後跋

年譜之作以知人論世爲重不區區於作詩年月嘗見仇氏兆鰲杜詩詳註所附年譜一卷簡而有法蓋工部年譜自黃鶴魯訔以來指不勝屈惟朱氏鶴齡譜簡淨明當爲仇氏所稱今仿其例爲之事之見正史者只載提綱不復詳目惟散見於文集及他書爲考據所必資者乃詳列俾眉目清晰有條不紊如公之年壽據神道碑除授年月據制詞登第據晁氏讀書志亦據神道碑史誤不可從史畧當詳敘也其他傳聞偶誤如盛暑賜扇而或以爲當秋與燕公通譜在其流嶺南時而或以爲在爲相日則公文具在覽者當自得之夫以一家之集而異同之多已如此以是知書難盡信然非書亦何以考信楊用修云考古貴乎博證尋思誤書孰若得善本又況識大識小載籍尚存即金石遺文亦可補史乘之闕學古者顧可鹵莽而耘乎時嘉慶丁丑

順德温汝适又識



(288)96.5

47 B

蕭茂挺文集一卷

唐蕭穎士撰穎士字茂挺潁川人梁鄱陽王之裔世系具載其贈韋司業書中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官祕書正字以搜括遺書淹久不報劾免尋召爲集賢校理忤李林甫調廣陵參軍韋逃薦爲史館待制又忤林甫免林甫死調河南府參軍安祿山反穎士走山南源洧辟掌書記後爲揚州功曹參軍復棄官去遂客死汝南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穎士嘗作伐櫻桃賦以刺林甫唐書本博譏其褊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其每俯臨於蕭牆姦回得而窺伺之句爲知幾先見唐書貶之爲非今考穎士當祿山寵盛之時嘗與柳并策其必反既而言驗乃詣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獻策守禦納言不能用（謹按新唐書本傳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守禦計納忽不用是言字屬下句不名納言）祿山別將攻南陽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遁穎士力持之乃堅意拒賊永王璘嘗召之不赴而與宰相崔圓書請先防江淮之亂既而劉展又果叛其才略志節皆過於人不但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僅在學問之博奧也穎士文章與李華齊名而穎士尤爲當代所重李邕負一代宿望而進芝草表假手穎士則其推挹可知唐志載穎士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僅載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蓋其所藏僅賦九篇表五篇牋一篇序五篇書五篇史稱其與崔圓書今集中不載書錄解題所云柳并序今亦佚之又後人鈔撮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而成非復十卷之舊矣然殘膏賸馥猶足沾溉正不必以不完爲歉也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字紫芝其行事（一無此三字）趙郡李華爲墓（一無墓字）碣已書之矣（一無此四字）以文行著于時者曰蘭陵蕭君穎士字茂挺梁（一有國字）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德不至尊位（一作咸有位不至尊）君七歲能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高（一作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揚（一作桂）州參軍祕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節度使（三字一作理帥）表君爲功曹參軍（一作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條（一作濮）因之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歿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顦顇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丁家艱（一作難）去官爲正字也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中丞（二字一作府）以君爲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爲河南參軍也寮屬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道（一作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多（一作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以爲六州之俊（一作君謂六經之俊）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一作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一有乎字）王化根源此後夐絕無聞焉（一作此外皆夐絕無聞）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五字一作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文集若干卷（一作有文十卷）行於代（一作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落（一作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詞者也（一有是字）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一子（二字一作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父（一作家）風知名於代（一作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敘力疾直書云爾唐李華撰

蕭茂挺集目錄

賦
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
愛而不見賦
滯舟賦
登故宜城賦
登臨河城賦
白鵰賦并序
聽早蟬賦
伐櫻桃樹賦
庭莎賦并序
蓮藥散賦
表
爲李中丞賀赦表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爲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爲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
爲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
牋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書
與崔中書圓書
爲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重答李清和書
贈韋司業書
與從弟評事書
序
陪李采訪汎舟蓬池宴李文部序

送劉太眞詩序附詩
蓬池禊飲序
清明日南皮汎舟序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詩
江有楓一篇十章
菊榮一篇五章
涼雨一章并序
有竹一篇七章
過河濱和文學張志尹
舟中遇陸棣兄西歸數日得廣陵二三子書知遲晚次沙墊西岸
作二首
重陽日陪元魯山德秀登北城矚對新舞因以贈別
留別二三子得韻字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答鄒象先
蒙山作
早春過七嶺寄題硤石裴丞廳壁
送張翬下第歸江東
越江秋曙
山莊月夜作
羽山
游馬耳山
□□□趙載同游焦湖夜歸作
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江寧馬長儒仝校

賦

至日圜丘祀昊天上帝賦（以題爲韻）

政教之始其重乎郊祀郊祀之先莫尊乎昊天是以前王垂之於典訓後帝奉之以周旋以事大矣其儀盛焉日之至也所以明氣之至丘之圜也亦以象天之圜於是致齋於宮合樂於律羣有司肅肅以儆戒百執事乾乾而莊慄牲用騂領以貴誠酌用玄酒以明質豈但愛人而尊祖蓋欲報天而主日天子迺乘玉輅駕蒼虬搢方珽服大裘率九儀之卿士從五等之諸侯旌旗露卷冠蓋雲浮展國容於御路行大禮乎郊丘百役既備司儀辨位劍佩紛紜以陸離鑾鼓鏗訇而沸渭君明其義臣敬其事執鸞刀以啟毛血蒼璧以爲贄爵一獻而上下皆說樂六成而神祇磨至後乃取血膋陳玉幣寘於蒿槱（一作蒿蒿）之上燔于嘉壇之際飛燎煙于太清合蕭光於上帝是以神降我福人懷我惠時罔凶荒物無疵癘致洪

化於仁聲豈不由肅敬於大祭客有旅游函關欽茲至道覩祀事於國典仰明靈於有昊敢陳輿頌式播玄造頌曰日南至兮既望祀太一兮圜丘上萬斯年兮承天貺愛而不見賦（丙辰歲特詔京邑時舊知作）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之（一無之字）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苟時事之多怨故人遐而室邇關山起於足下望上遠乎千里彥專專之目成遽將（一作叫）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孌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俟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佳期於北方敘渤澥（一作澥專）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詞以況予云惠好之不忘願報（一作願服）羲於永日陪游晏（一作嬉）於帝鄉廣莫忽而號（二字一作其號）怒鯨波洶而騰張俄驚魂以輟寐問（一作明）窮髮之茫茫將揭厲以復從駭（一作風）濤之匪景思（一作顧）投軀以靡咨撫遺懼以競惶長切切以悽悽（一作悽悽）夕屏營以彷徨追前猷之俯遐歎此恨之攸（一作悠）長于是收神返慮澄瀋靜默冥然就寢

兀若無識冀良宵之復遇希舊游之可即徒有賴（一作願）兮且未克憂深沈（一作沈深）兮萃胸臆風兮雨兮思君子兮何極

滯舟賦

攝提歲拂衣海嶽應調函洛詠佩服之皋蘭美繁維之場寧微良圖以趨事窘中道以摧落昔謬價於當年今後來之不若眾飛鉗以抵巇余短枘而規鑿悲介直之不可媒想雲林以自託眷眷離憂行行獨愁遵我車而北上揭吾道以東游愛遲遲之暮景登汎汎之輕舟過嚴邑以信次覽縈波之下流于時丙丁守位恢台摩節朱雲四騰瑞芷半歇景蟲蟲而熾旱風翳翳以欲熱赫中溜（一作流）之平沙滲通川而殆竭則有危橋巨舸長檝廣艘龍翼錦軸雀顯方艫材木蘭兮竹箭紉茜草與羽毛顧修竿於迴塘駢曲岸以戢箭於是迅拏輕槳河舠漢艇乘時泝洄赴利趨騁北魚商而沸雜期數日而俄頃事也時哉咸適其才吁嗟大船安得而來借如三江五湖之渺漫磐石飄沙之汩淵望亦岸以天低臨清波

而拔沒峻艫衝濤以直透高帆雲卷而上芽朝發乎荆衡夕止乎楊越晷刻千里之外一何去留之倏忽彼斗筲鍾鼎之餘捷徑趨時之末曾歷溺以不暇亦何止於歲月材微則致遠而自覆地大則俟時而可貴苟或愉于窮通又奚分于器類運之來也賈長沙高視於三台謀不用焉梅子真近辭於一尉吾將斂策以飲氣覩維舟而歔欷

登故宜城賦（丙申歲避地襄陽見召掌管度書記時蕭府源公赴江陵作）

升彼墟兮遐眺荆江邇嘯樊沔顧涵以隱嶙敔缺而峻嶢野茫茫其靡極何人戶之罕拗悵青春（一作陽）兮始交又白日兮其將（一作晚）悲世事之艱阻慨征途之未返憑寒泉以盡目究林莽之深淺煙迴起於殘燎鳥翠飛於絕巘曾是感時而戀舊挑不酸辛而僵偃也矧乎寓縣乖剌關河阻遏主枌榆兮地表離（一作望）骨肉兮天末涕橫墮以（一作臨而）若注懷永痛其（一作兮）如割悠悠蒼天不日不月曷其有恬撫艱勤之此土偶四海（一作絕）而承平方神武之君臨尚未

遑于戢兵營山戍之外虞重燕伐之專征磬帑藏之實窮于甲之精陸隘幽冀水塡滄溟（一作瀕）其爲盛也入師長於庶僚出董率于連城冢婦陣於王姬餘子超乎正卿睚眦則決日誅夷舉附則累歲尊榮玉帛車輿鐘鼓臺亭煥赫而鏗鏘三十年中初不戒其滿盈終大都之偶國邁漏網之奔鯨潰亂（一作潰）河淇虔劉汴滎覆東洛隳陝坰抗雁堅陣守無完營呼吸三旬遂至（至字一作陵墨）乎上京嶢嶷燭於王宮潼關爲之晝扃既而將吏逋竄烝民駭散崩騰郡邑空闃閬閎荒涼我汝潁牢落我睢渙傳置載馳於商鄧兵符鳩集於淮海彼邦畿之尹守藩牧之垣翰莫不光膺俊選踐履清貫榮利溢乎姻族繁華恣（一作極）其侈翫或拘囚就戮或胥附從亂曾莫愧其愚懦又奚聞於殉難甚乎昔先王之經國仗文武之二事苟茲道之不墜實經天而緯地邦家可得而理禍亂無從而至今執事者反諸而儒書是戲蒐狩鮮（一作罕）備忠勇翳鬱滯風（一作時）橫肆蕩然一變而風雅殄瘁故時乎無直躬之吏世難無死節之帥其

所由來者尚矣不其哀哉變之始也予旅寓於淇園初提挈而南奔崩波滑臺逼迸夷門亡車徒於鼎城（一作成）擯圖籍於轘轅背雒嵩遵汝濆（一作墳）迴環乎郟葉飄泊乎穰宛嗟歲聿（一作律）之云暮結窮陰之涸沍市（一作野）蕭條而罕人盜充斥以盈路微弭走之僕御有嗟呼之幼孺川層冰而每涉塗積雪而猶步晝兮夜兮曾莫解于（一作子）馳騖惟寢與食曷嘗忘於（一作共）恐懼略南鄉之左鄙淺北津之勁（一作而經）渡偉夫峴首之爲鎮也峻隅百雉危甍萬井森松篁之脅蔚劃鄽街以周整前山榮依而秀拔（一作沓）斜漢沓映以清迴杭稌蕉橘雜荆衡之蓄桑麻黍粟侔冀魏之境漢之盛也移（一作栖）南國之冠蓋晉之衰也爲北門之捍屏今方嶽之仁明惠久要於平生幸羈旅而獲宥旋載筆於戎旌陪後車乎南紀儼四牡以專征歷隤墉而訊諸乃楚鄢之遺城昔（一作在）漢皇之標季開諸侯之釋位聞景升之是牧歎興廢於茲地其後綏懷勁楚抗折（一作衝）強魏雄九域以高視爲一方之所大（一作庇）亦謀猷所賴而致也于時

冠盜蜂聚生民失土賢雖避世才亦擇主有臥龍之奇英（一作英彥）視江漢而背宇遭劉后之側席聿疇咨子草莽若游魚之在（一作有）水尚三顧而後語其始也亦將稜威漢沔用武荆楚俟時觀釁終然義舉然後包并（一作并包）河洛盪滌陳汝迎帝配天不失厥序既中流之頓覆故宏算而乖（一作違）阻信雲長之寡謀亦天命之弗與猶復廓邛戟之險奮賁濮之旅鋪敘隴陇震慴（一作盡）關輔致中原於旰食振哀（一作炎）漢之遺緒洸洸乎俾干祀而景慕宜其易名於忠武不其偉歟方其躬耕漢渚獨詠梁甫輕夫（一作此）管樂莫之云許伊唱高而和寡亦惆悵於前古道不同不相爲謀斯之謂矣荆雲兮蔽虧朔雁兮差池雲有迴兮雁有歸嗟于行兮愴遲遲諒窮愁兮其諼雖九醞兮奚施

登臨河城賦并序

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遭風瘵（一作疹）有加無瘳憂怛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而風標俊傑文史清儁（一作茂）則君所著別傳詳矣舅於予有教授（一作道）之恩隻詞片字皆資訓誘既而射策桂林校書芸閣首爲知己名稱（二句一作道爲知己遇名爲海內稱）舅氏之力也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於人間越來月居於臨河（一作河干）之舊邑覽物增懷泫然有賦羊曇是日獨吟零落之篇周翼終身

盥亡吐哺之愛詞曰

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有闕欲翻覆兮無端俯崇墉兮心（一作）酸心斷絕兮河水之于借如韓伯（見殷浩傳懷恩羊曇念昔追北渚之曩餞歎西剡之忽覿曾一顧而不忘（一作智一顧兮不可忘）況仁深與戚密也惟佩觿之弱歲荷哲舅之矜憐枉月旦之殊品超等夷而獨偏（一作賢）過雖小而必誠善無微而不悛（一作遷一作新）備潤身之黼藻聞染（一作酒）翰之蹤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謬崑墟而比玉濫蓬島而懷鉛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於茲（一作河）城蹇無媒兮窘束傪層飆而墜羽淩永路而傾軸悼晉堅之行深哀秦良之莫贖昔自公而暇

豫陪作賦于茲樓懷一紀以如昨愴今晨而之一作獨游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俎秋舊館悽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可以銷憂者也一作而可銷憂者哉

白鵰賦 并序

白鵰羽族之幽奇一有也字素質黑章爪背純丹體備冠距頗類夫雞翟神貌清閑不雜一有於字衆禽栖心一作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徵一作徵焉處以雕籠致以驛遽一作是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一有歲字予飄一作泊江介一作濱宕踰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汎極閒見之義諒稱懷所素蓄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召赴京闕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一有之字傳舍覩其宛頸旁睨迴惶一作迴掩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涼如慕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烏之生矣于彼南山彩必玄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正飾慈一作妖姬之殊顏情莽渺以耿潔貌軒昂以安閒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愜乎人寰游必海裔栖必雲閒曾一作冀養拙以自保祛未萌之憂患不然豈陋彼都邑之佳麗頗投身乎阻艱以至一作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鵰者歟何天聽之緬邈辱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曆城以斂翼懷眾侶而孤唳從廢置之駿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洞杳一作窅兮崇池太液兮鼎方壺萬族翔泳乎其中晝昭未央之繁絃夕驚長樂之虛一作鐘顧疏野之踐一作跡迹豈敢求一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窺淺深以飄一作飄影逗清一作眞兮一息謂杉松可得永日而噪聚芋待足以窮年而咬一作食一與心賞兮睽違念闊飛兮何極鵰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常一作俗態諒慙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兢魂者焉

聽早蟬賦以露爲韻

清商兮暮急白露兮朝溼伊寒蟬之早聞知涼風之初入散亂搖颺條寥歇吸前聲未盡後響仍及遞層檐而驚歸向茂樹而遙集足令志士傷惋征夫佇立動閨人之夜悲垂塞客之秋泣況乎日晏天空晴景微風命儔嘯侶乍西或東既更鳴而迭息亦處異而音同催渡漢之離雁件橫階之思蛩空庭曖其已寂遐路杳而難窮伊蜩螗之至細王侯毒一作雖爾而猶稟體孤高而自適候時節而斯審其處也敦兮若樸乃蛻變而未化其出也道之將行必沉邃而方飲豈徒爾雅辨其名體詩人詠夫章句味編本草之錄聲徹上林之賦歌郞宰之化偶范綏而見稱飾趙王之冠與貂尾而胥附莊篇載痀僂之志孔氏感螳螂之捕苟動靜不爽飛鳴有度因依密葉蕭散凝露韜餘陰於歲晚等羣蟄於時暮茲括蹙而用吉又曾何鳥雀之能喻

伐櫻桃樹賦 并序

天寶八載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二字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官舍是處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馮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厥高累數尋一作厥高累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皆一作背微禽是焉棲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因是爲貢遂命伐焉聊記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賦曰

古人有言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脊茲櫻之彼止亦在物而宜除觀其體異修直材非棟幹外陰森一作沈森以茂密中紛錯而交亂先羣卉以效祥望嚴霜而凋換級繁英兮霰集駢朱實兮星燦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也赫赫閎宇玄之又玄長廊霞蔽高殿雲裝寶吾君孝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詩以芬馥樹以貞堅莫匪夫松篠桂檜莅若一作蘭茝猗具美而其一作在茲爾何德斯一作而居焉擯無用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沮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霞而式一作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覬一作伺諒何惡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暗蕩乎階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將偪雖見親而益忘譬

諸人事也則翼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强季綝峻擅而吳削倫冏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齊明帝名）竊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洊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庭莎賦 并序

天寶十載（一作有十二載）予以史臣推擇待詔闕下僻直多忤連歲不偶未選敘（一作未以選敘）求參河南府軍事府尹裴公以予浮名枉顧遇焉而尹之外姻或綰紀綱之局怙勢矜權求府僚降禮於己予清慎自守不能附會爰逝我陳（詩胡逝我陳注陳堂塗也一作隙非）嫌怒遂構又同官多貴游右戚酒食之會絲竹之娛無閒旬朔予人（一作受）質鄙野雅不之好常願鷗鳥爲儔江海是處往歲久游剡（一作吳）中將遂終焉朝旨迫召故不獲展著白鷴賦以寄斯意至是鬱悒彌用增想廳階之下蹊（一作爰）有莎草故參軍宋之問徙予伊川而植焉結根五紀緜冪庭際廣累萬步高樹十餘閒以雜果陰蔽其上俗吏往來必淩踐之歎其稟山野之姿而託非其所以就窘迫因而賦曰（一作云）

厭公門之窘束玩纖草於茲亭奚卑弱之斯極豈雨露之愆靈尚含和以順時隨春夏之淒清（一作而婁清）軒房洞啟廣階修直槐楊蔽虧桃李（一作珍果）對植橫層陰之冥密綴繁英之翕茹既高低以異姿亦濃淡而殊色胥徒牒訴雜沓乎其側游塵浮煙蒙翳而不息雖蕭颯以自得亦喧卑（一作闐）而見逼宜夫坐莽（一作漭）浪之野帶江湖之涘託（一作結）根山阿搖穎綠水芊緜靃靡連亙乎十數（一作百字）里何推遷而連會繆產蒔於庭隅憂好尚之傾奪見芟夷於難（一作及薙）除既無心於寵辱又奚議於（一作夫）親疏承滴（一作羣）瀝之甘潤蔽衣衿之曳婁雖爲幸於斯日諒稟性之云殊聞哲王之布澤迨蕭葦而霑鋪苟一類（一作其）而失所猶納隍之在宇矧皇穹之播氣陶庶彙於靈樞曷茲卉之攸託慘終年而莫舒吾將徵宰物之至理聿歸問於玄虛者焉

蓮蘂散賦 并序

予同生繼夭（一作殂）憯戚所萃己未歲夏六月旅寄韋城憂傷感（一作

戚）疾生於左（一作右）脅之下彌旬不愈楚痛備至友生于逖張南容在大梁聞之以言于方牧李公公予之舊知也俯垂驚嗟遠致是散題曰蓮蘂合（合字一作命和）之以蘇用附腫上又覆以油帛以冪（一作密）之其瘳如洗一夕復故感恩歎異於以賦焉

彼散維黃曰蓮之蘂有輕其質如雪伊灑君子賚焉厥疾遄已揆艱疾（一作疢）之永戚矧羈旅（一作■）之遠情諒積悲而成疚爰彼腫而（一作之）斯嬰遘徂夏之赫曦蹇憂虞於此城堆以壅蓄介于腰腹如煙（一作熛）斯焮如蠆斯觸靡宵靡晝莫獲偃伏亦既浹辰寘予于毒惴然（一作焉）其恐兮如集于木幸于張之久要干至貴而爲言感知己于名公降踰涯之厚恩旅信宿以（一作而）問至致良散以（一作之）斯存于是瀦以蘇膏冪（一作蓬）以油帛茲焉塗附未始竟夕有瘳如神兮厥痛斯滌彼挂帆而奔駟曾莫速乎靈跡雖兼金而（一作與）製錦豈厥價而能（一作之云）敵異哉討奇編于綠帙搜祕卷于青囊奚要術之備列獨無聞於此方苟佳名之是徵乃菡萏之餘芳原夫託根清泚敷蘤馨香宜蠲穢而蕩邪救吾人之疾（一作疵）瘍于以用之終然允臧愷悌君子德音不忘昔禽蛇之見拯尚有答於（一作乎）隋噲矧圓首之爲貴聿稱靈於覆載慙力微而施重懼殞墜於酬戴（一作載）蓮之蘂兮永以爲佩

表

爲李中丞賀赦表（玄宗幸蜀時）

臣某言中書省馬崇至自蜀郡伏奉八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罪無輕重咸蒙洗滌覆宗之辜亦賜原宥惠澤浹于存歿恩榮被於（一作乎）出處聲動夷夏氣感風雲含齒戴髮孰非幸甚鑠哉沛乎虞后肆赦羲文作解之盛典也臣某（中賀）臣聞乾靈肇運亭育萬方其德至普而或水旱流行氛沴表見然後蕩之以祥風煦之以和氣而品物熙焉聖人立極平章庶政其道至明亦或四凶在朝三苗逆命然後寘諸嚴刑被以文德而官方正焉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纘戎累聖惟新舊服天成地平萬邦

作乂德禮備舉符應爰臻下加有隩（一作下四紀一作四季）千茲矣由是嚮明端拱齋居玄默布大信於羣后絕嫌疑於纖芥狐鼠憑依倣擾天紀陛下垂泣辜之旨降勤恤之令將士勵節黎庶歸仁咸思赴蹈指期蕩定開泰之辰計不云遠臣又聞之昔上皇御辨祇車巡於谷口盛漢膺運實旅奮乎關中蓋風謠尚武可以大殲醜類會昌建福可以永保邦家前古休期復見茲日臣嘗叨近侍謬佐藩牧千里景從不及扈游之覲百城風靡空懼分憂之寶魂馳井絡戀結巴渝無任感激說豫之至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玄宗

臣某言臣林莽介賤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說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成乎化者立言以贊其效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振頒綱者孰若漢朝興盛業（一作者）

其如聖代是則太昊朕之軒轅章之唐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因（一作）之臣愚以為太昊之于（一作於）我高祖太宗軒轅之于（一作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四代繼成功者四君咸宜布昭睿典光熙德政矣然則伏羲創文籍黃帝立史官太古淳與惟與樸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敘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雖（一作維）目其書而不為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泣辜殊于政（一作理）殷之興也慙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于盡善其不為帝典宜矣淩夷僭亂以暨暴秦剗亂墳籍瞽瞽兆庶王者之風殄矣先王（一作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中（一作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皋陶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一作繼）后

變之樂臣竊觀（一作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殺人雖載祀餘（一作延）長德澤深遠皆因循轍迹故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洪厘酌古兼[illegible]若（一作）大漢上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弒其君矣諸侯之服御亂

[illegible]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歟曹馬以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梁陳混并未幾危亡荐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名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疏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胡（一作）戎者邪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除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縱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衛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則隋氏削平而聖朝以作此天意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若彼唐漢一家之盛也如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啟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海晏清（一作河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而薰風至故以（一作）騰子姪而絕景挹媯祁而高議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誠宜詔史官（一作）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遷固商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臣唐復贖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則臣子之罪也臣誠（一作）愚淺陋（無字）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一作）暇輒復著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謹上今文（四字今謹上一作）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舜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三（一作）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

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義備矣孔聖歿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駁亂於縱橫漢臣著紀新體互紛（一作紛）於表志其道末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盡芟夷之義也昔文宣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稟生何幸親逢帝（一作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幾（一作■）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令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化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迺二十一年正月制曰各勵精一志（一作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臣緬述太宗之旨伏思（一作惟）陛下之詔固非（一作宜）取類於三代之閒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閒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廷一垂試問臣采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旨之含容大矣臣之誠願畢矣

爲李北海作進芝草表 玄宗

臣某言臣聞郊祀盡敬粢盛豐潔則天降休祉地生靈芝大哉斯瑞元和正氣有感而昭敷者爾古先哲后所由盡心臣本郡道學講堂梁有芝英產見六莖共本正向堂門素色純淨流輝棟宇臣遐考蕤曆旁窺瑞牒多矣至若神爵九枝青龍三幹菌蠢池籞葳蕤甸服猶復登諸宗廟被以頌聲又況極道德之至精鑠玄元之景命超漢軼魏光圖掩牒之祕瑞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大孝尊先玄功兆物奐清宮於郡國驅赤縣於仁壽天弗違而寶曆重昌瑞有答而金莖（一作英）特秀觀其審曲面勢負陰抱陽當九月而生聿符陽數挺六莖之表遙叶樂章昭聖祚於天長返皇風於古始加之冰霰奪色緇塵不染迎曉日而相鮮與秋雲（一作空）而共潔雖復晨敷者五競爽於丹田歲秀者三擢榮於玄圃以茲視彼奚其瑣碎臣姓忝宗枝任叨藩首（一作守）揚吹萬之化預稟陶鈞聳倍百之情寧忘肺腑

爲揚州李長史作千秋節進毛龜表 玄宗

臣某言臣聞在昔上皇之御極也則玄化有助嘉祥必臻故升中于天而四靈（一作靈貺）是格若夫出洛登壇青文丹甲之瑞王霸以降遼哉夐乎不可得而聞已然其緬藐郊藪威夷簡牒與時而升降者亦往往而存未有含道德之純粹闡祖宗之休命俯視千載潛通百靈允符祕祉若今之盛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至誠允迪懸解自衷神有契而斯輔道惟深而不測故錙銖繫表寤寐胥庭七曜垂文則玄言（一作元）焯敘千秋表節則綠錯來儀以今月某日所部江都縣崇虛觀講聖注道德經於玄元皇帝座隅有毛龜出見翠（一作羣）毫金介爍日霏煙迹殊生育來緣感召應陛下長靈之期符先聖谷神之妙知來藏往實見於茲休徵委集萬方幸甚手舞足蹈倍百恆情無任喜說之至謹奉表以聞

爲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 玄宗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故心苟所至願必上聞所以罄露塵涓裨助山海則匪躬之節著致主之情竭矣臣實蕪庸志業非遠幸逢明聖累忝驅策位登四品官亞九卿叨竊已多答效無紀常願刳肝碎骨仰報於天此臣景行前修悃款終夕不能已也臣某（中謝）臣聞諸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升平之代秉哲之君禮義不愆刑罰斯中而適當其際化理不回故商武受命之賢王周宣中興之令主桑林未禱金石以銷禮（疑）其大統則陰陽之數義實固然推其至理則時事之端政乖取此誠細有所遺驗諸方志昭然可辨雖日月薄蝕無損於明而宵旰兢慄未喻其道良足惜也伏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道格上蒼功深下濟叶兩儀之高厚等四序之運行告成岱宗而靈饗聿應展禮農籍而嘉禾實穎烝烝過於虞后翼翼邁於周文故玄祖契會昌之符蒼生踐仁壽之域臣竊觀圖牒所記生靈以來巍巍赫赫未有如聖朝

之盛者也而水旱小數時或愆和一旬不雨仍延聖慮臣竊以殷周之事攷之斯可得而言矣臣聞道德經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論語亦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蓋云暴骨中原感動和氣疵癘是作災害用生故强死之魂傳稱爲鬼積尸之氣禮有驅除不徒言也臣竊觀成湯之受命也前有伐葛之役後有升陑之師凡七十二征而天下服故其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遏宣王之中興也亦南征淮甸北伐太原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土故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則二主用師而定也明矣未聞有岐昌掩骼之政秦穆封尸之令旱暵之故不亦宜乎不然則月令孟春之命（一作令）掩骼埋胔周禮蜡人職掌凡國骴禁埋而置楬焉豈虛設也臣聞之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小則施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我國家橐鞬理定十紀于茲陛下重之以懷柔申之以靈武三韓左衽夷於郡縣六狄解辮願爲臣妾書詩所載未之聞也而西戎醜類尚興艽野之師東胡噍類猶

儆柳城之戍陛下爰整其旅弔厥匪人雖有征無戰不聞遺鏃之矢而恃險與馬猶積抗輪之斃故血膏草莽骸聚邱山史不絕書士有餘勇以爲常矣臣又聞之帝王者則天而法地長物以子人如天之無不幬如地之無不載故天無遺人雖古先哲王內諸華而外夷狄亦云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聲教所加合于一揆所以伐其叛而柔其服重其生而哀其死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書曰丕冒海隅莫不率俾此之謂也頃春之季恆陽小愆宿麥未登首種不入賴陛下憂勞日昃以萬物爲心天且不違應如影響閏月云暮時雨滂流我田我私既浹祁祁之澤彼黍彼稷方成油油之稼此天慶陛下至誠（一作矣）人感陛下深矣而密雲未洒忽復二旬時屬炎蒸土仍滲漉元元之望又加于茲昔燕祠寡婦延闔境之潤漢察冤囚致隨車之雨（一作澤）今陛下當措刑之代濟必封之甿吏不苛刻人無怨訴愆亢之由有異於彼愚臣不敏（一作[illegible]字）竊有所見謂分宜遣制使往校邊庭凡戰陣之處骸骨所在即將埋掩仍施厲禁則儀刑萬國仁洽九泉存亡均雨露之恩華夷同日月之照庶骨液與聖私齊運旱苗將朽骨俱榮不任云云

牋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某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蹇淺之姿承命下吏常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駑拙兢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祗冒府庭濫巴歈之末音覬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氣心膽戰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尚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荼蓼詩禮之訓襁褓無追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童丱五人所不殞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克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于茲畢參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釁罰仍鍾累年以來凶險荐至兩

兄一弟殂謝連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顏以冀榮遇所不爾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喪在殯邱封未兆凍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獲便龜策告從此月之交計發嵩汝季弟傭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興言主辦舍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云乎死生之畏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忘守官次則情理頓虧赴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臧通許以假歸申其永慕生死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已況宛葉汝潁密邇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走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書

與崔中書圓書

違奉累月（一作歲）伏增馳結首冬漸寒伏惟相公尊體動止康裕敬
想表妹珍儀外甥休慰時事孔棘出於慮外京邑傾淪主上遷播
率土臣子銜涕痛心相公應期降德康濟危難保翊聖躬乂安社
稷勳踰曩昔道貫前修海隅蒼生孰不幸甚況在舊（一作親）故榮庇
特深某自中州隔越（一作圮攜）流播漢陰遂至江左淮南節度使召掌
書記兼補此官羈窘之辰忝幸俸祿然任翰墨罕參籌議徒懷所
見莫獲申述竊惟二京未復妖氛方熾靈武太原雖稱官軍甚盛
而兩河南北無月不遭寇禍頃者濮陽東平中都鄄城相繼失守
靈昌潁川皆累戰之餘今未解圍上蔡汝南近又奔潰虢王之鎮
河南亦有政刑而百城饉乏兵力未振河北自六月不聞克捷井
陘徑路亦云未通河東絳郡復傳先陷淮南山北境內賊壘戶寡
人貧徵促弊竭眾心危懼莫有固志則兵食所資獨江南兩道耳
楚越之地重山積阻江湖浩漫樂興永嘉南通嶺表北至吳會皆
境瀕巨海自古平日常備不虞中原或擾無不盜賊為患固宜察

其要害增以兵力擢文武良才以鎮捍之先奉七月十五日勑盛
王當牧淮海累遣迎候尚承在蜀今副大使李中丞華胄茂德平
時良守清靜臨人貪暴斂跡雖古龔黃召杜之化無以先之然與
今時經略頗不甚稱所蒞謹守科條愛惜府庫江淮三十餘郡僅
徵兵二萬己謂之勞人將卒不相統攝兵士未嘗訓練淮左江東
三十餘郡無一良二千石豈惟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閒
敗衄略難勝述比者吳郡晉陵江東海陵諸界己有草竊屯聚保
於洲島剽掠村浦為害日滋若朝廷不時遣賢王即就鎮求選博
通宏略之士以輔佐之特許不計階次超拔才雄以居將守儻一
朝勍寇南侵陵蹈淮涘衝要闕繕完之備甲兵無抗擊之利江海
餘孽因而嘯聚則長江之南亦從此而大潰矣復何觀釁虜庭指
日清蕩哉某雖不敏嘗覽舊史見古今成敗之策江山（一作山川）險易
之勢多矣忝職幕賓（一作中）言不見錄長宵歎息不覺飲淚方思虞
詡之任朝歌見疑守將古今一也幸他日風塵早辱惠愛今雖卑

賤禮數懸絕仰惟無大故則不棄之義或當未賜疏擲耳銜憤萬
里遠陳短見亦惟相公留聽無忽尚書房公門下崔公往不自意
並承盛德一顧之末然若非相公為小人貧賤之交不敢輒申狂
簡輕冒抵觸書不云乎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亦何必人人別疏哉
在相公言之耳親弟某乙久在巡內或垂記識自多故以來信聞
阻絕酸心痛骨未期一見時惟以小人承舊愛之故惠提獎之私
非所敢望如或以公乘使江淮獲一親集死生骨肉不勝幸甚末
由拜賀無任下情謹因賀赦使附狀不宣蕭某頓首

為邵翼作上張兵部書

月日應武藝超絕舉某乙謹上書侍郎公執事某汝潁儒家子先
人以文至尚書郎今僕不肖持七尺之軀蹶張角力為褒衣者所
不見禮猶復決短策希餘光願以羸疵之形忽微之氣三寸之舌
百金之義一朝而委諸執事將納之耶拒之耶嗚呼苟或拒之士
亦未易知也誠為執事言之僕幼聞禮經長習篇翰多舉大略不

求微旨且尤好史臣之言自秦漢迄子周隋馳乎千餘載閒天人
祕理軍國奇畫皆耳剽其論而為文未止（一作嘗）不喜潤色求官迺
（一作要）拙莫能進取顧人事所先則天資所闕雖欲從士大夫之後
高談抵掌取當代名其不可得也審矣然每讀太史公書竊慕穰
苴樂生之高義常願一寘戎車之殿指麾部分為天子扞城近臣
不知明主未識徒欲奮決孰為引致嗟乎使古之二子復與僕同
時於今雖有敗晉強燕之謀亦不能自達也明矣所謂論干戈於
揖讓之代則悖者信哉是以傴僂其形慙沮其色與披堅執銳之
伍以馳逐擊刺為容雖欲恥之其可得已侍郎亦不可謂僕無學
而輕之今聖主居安慮危有備無患以侍郎為深寄故專任簡稽
之司豈不欲旁求爪牙式遏寇虐故將七擒是擇寧止百中為奇
則孫子之謀長於減竈杜侯之力曾不跨鞍蓋古之有善陣不戰
者未聞以投石拔棘為全軍也侍郎懋袞之後為善是學朝稱偉
才物飽宏議固當纘韋平之業為社稷之臣使小人得馳驅下風

計畫見用比蕭何韓信之事顧不美乎侍郎必不以僕爲狂使待罪末品參一旅之長受偏師之任羽書狎至烽火交馳察以時候占其氣物標利害之形相山澤之險乍聚乍散一陰一陽飆馳雷動千變萬化使兵不血刃勢如川決與夫搴一旗斬一卒崎嶇行陣之末以徼賞求名者何其遠歟如或人非廢言事有可驗又得出疆場之外奉咫尺之書因宜料敵隨事制變使千古忠臣之節凜然復存則蘇武虜（一作窘）中尚能齧雪傅生幕下必斬樓蘭此一奇也侍郎又不可謂僕大言而疑之以侍郎有卓立傑出之姿虛心待士貴不驕物故小人越上下之分持得失之端私布之於侍郎期不以衆人見遇也侍郎用僕亦今日否亦今日屈伸待命惟所進退某再拜

重答李清河書

某白臨清傳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將事啟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志手草行狀遺本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遘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賚錢二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知燕王無以矜其吊（疑作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某再拜

贈韋司業書

月日潁川男子蕭某敢復書於京兆韋夫子足下嗟乎事有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此其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固見之不厭其成也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者固言之未通其情也難進爲志士之節知音實盛名之選可不謂難哉必也道不磷於進趣之幾交可判於言談之分雅心特達中義不回者能之由是而其來也必審於幾其去也必揆於分鳥能擇木木不能擇鳥離合是非之迹在主不在客則僕之所怯乃足下之所以難也嗚呼將見不見聞不聞惟難僕所以盤桓顧望且累月焉惜知音之至希一絕不再也泳然不謁幸不怪乎僕家業山東非舉選時不至三輔而倏來忽往亦已再三一昨遇謝官乃不知門下省與朝堂所在足下試以此等事相對豈輕於進退者耶而願託深期積有年矣幼小日曾竊窺足下所著兩京新記長來追思實爲善作人（疑）所知殷晉亟接清言僕幸因之飽於餘論思心諫遲（疑）以日爲年頃數歲前足下新除吏部郎中時曾於都省之閒昧然一謁足下亦頗垂顧接而今得無忘耶豈或念此便謂僕爲輕於造詣者也僕往時之舉誠復輕率然自足下則有固求而不至者焉足下誠問僕於衡軸諸公必知未有一人言僕造其門矣以正月二十五日至自東京參後迨茲遽承足下屢垂訪引又賢弟曾一陪宴席貴壻徐子舊所交歡豈不足假延譽于門庭披舊蹟於心腑耶何曩之不能往也如此所謂勇於昔聞而怯於今見者矣仰惟足下旁求百代獨步當朝抑揚鑒戒時難與擬自甫登清貫垂二十年更事既多閱人不少尚能紆迴雅慮辱在小人懃懃懇懇至於數四何其異也方今運偶休命賢才至衆龍門之下躍鱗所萃豈復吹噓眄睞之地尚微一蕭茂挺乎雖足下惠顧轉深而僕愈自疑也未知足下設何禮以接之竊觀今之文人雅操大缺內不能自强於己外有以求譽於時遷條闇茸人望口氣謂其高位必以援登芳聲要以用致而當路者既不能人人有許郭之見亦因依左右惑而客（一作容）之由斯而達十倍八九翕翕闐闐而忘返令致待士者不能備其禮懷才者無以表其誠混淆委翳良足歎也亦知足下爰自諸生早云峻拔策名從仕清標有素世所希也而時事共然頹風一扇詎知來者有貞純之士得無繫累於流俗乎僕褊介自持纚疏浸久平生峻節未嘗屈下恐足下尚以爲風塵之士名位不侔行言致迕音容便阻則麋鹿雖微欲服之轅軛且必異於騏驥矣挺而走險何公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此所謂求之累月而棄之一言也足下名卿之孫相門自出妙年籍甚

寵駕時賢俯仰周旋故已在雲霄之上而僕汝潁之間一後生耳不知足下何從而見訪耶高命驟臨怪歎無寘竊爲重之忽記往年奉詣時足下云孫大所言第一進士子則其人不肖誠愧孫公之過談足下誤聽然尚恐足下正由此見知苟曰其然則足下未知之也嗟夫漢闕有言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言雖大可以喻小若孫考功之於僕可謂知其一矣也一作深矣可不忘矣然其所未知者乃三四不啻豈一二而已哉慎子有言以離朱之明視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視水一尺則不能見其淺深何則所賦者異也曩時與孫考功無里閈交游之知親朋推薦之分勢懸望阻聲塵不接躡無情之路迴必斷之明懷恩下隔於至公而見遇盡闕於薄技則是僕詞策之知己非心期之知己故曰可謂知其一也丈夫生遇昇平時自爲文儒士縱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視聽致俗邕熙遺名竹帛尚應優游道術以名教爲己任潛一家之言垂阻勸之益此其道也豈直以辭場策試一第聲名爲知己相期之

分耶若由此見知僕不才者幸嘗遇賞於孫氏瑣瑣之文何足枉二賢深顧哉足下蘊邱明之恥資董狐之良載筆延閣職司國史誠朝之得人竊爲足下重之斯未易任也亦知足下懷獨見之明後來諸生固無借其一字然聞一無此字受金於呂氏之藏者不可謂之泰無人矣僕不意少有此癖心存目想行已十年時命不貸所懷莫就而朋從之間或謬見稱說亦何知足下不緣此見訪耶苟曰其然則僕心期之知己未始或移於足下矣非曰能爾敢事當仁何者僕私心自料亦已熟矣今朝野之際文場致廣掞藻飛聲森然林植必也扣精微於賞鑒之府稽折中於序述之科如僕料得足下門而入者寡矣僕不敏竊嘗自以爲升足下堂而未入于室也但足下未深知耳僕與足下無世業通家之舊屈伸之際僕輒預舒慘焉聲同氣感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司業古成均之貳學政是循國風伊始先哲王之所以導人敏德謀猷長世者曷嘗不就學校而本風化邪梁代劉嗣芳自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于時

物議以爲妙選近高宗朝樂安孫公以宰臣之重再轉此官朝廷素望初不點缺斯尚學尊儒之道也今來擢用此塗稍革必當由憲臺而遷會府典綸誥而掌銓衡一履學官便爲屏棄雖不足以斷賢才通塞之路而常情積習可不謂然乎頃在洛中聞足下初出南宮僕惕然不樂尋知足下載司東觀又翻然以喜王綬有言國寶雖不我知我自知國寶此之謂也夫人生相知亦有運命在僕素誠乃命爾足下果惠而訪之豈人事也以足下陵戾青冥漸漬恩渥雍容璧沼之觀耀暎石渠之府而屈伸小數僕尚預其慘舒況乎淪厥盛時悲涼壯歲宿心有在得不爲先達論乎臨書耿歎不知自己惟足下實深諒之今請以一世浮沈之端一身能否之效從始至末仰訴知音言而不應命之極也僕南遷士族有梁支孫系祖司徒鄱陽忠烈王追蹤二南邁德荊郢有子四十人俾侯錫社入卿出牧且忠且賢終始梁代第三子侍中懿惠侯大同中以信武將軍都督北兗州緣淮南軍遺愛在人詔學士謝蘭撰

德政碑文長子山陰侯儒術精博世有盛名隋代山陰第十一弟常侍君才標清峻見崔子發齊紀陽玠著談藪亦稱俊爽而有才辯隋開皇中徵爲東宮學士謝病免少子零陵通守以再從姪齊王諮議府君爲後則小人曾王父本則惠侯第十七弟太尉宜豐侯之後太子太保梁安公之孫宜豐有忠孝大節見稱梁季迹光五史分載南北安公以前代宿德再綰臺傳於義寧武德之間同堂兄弟百有數十自梁涉唐多著名迹終古蕃盛莫之與比貞觀之後羣從凋零垂拱以來無復大位越敬王之圖匡復也王父實預其謀擯身江海不臣武氏舊業邠岐一朝瓦解內弟瑯邪王仁簡標列傳贊備昭事迹家君子少丁家難辛苦百罹事繼親長異母弟育孤姪以孝友聞於姻族僕生於汝潁幼而苦貧孜孜強學業成冠歲躬策甲科見稱朝友當此之時爲奮筆飛鸞鳳摛論吐雲煙明主可正議而于羣公可長揖而見何言日損一日年貶一年蹉跎半紀乃殊方一下吏耳興言念此不覺氣之交胸從來事

業復何所用未可爲不知己者論也僕平生屬文格不近俗凡所擬議必希古人魏晉以來未嘗留意又況區區咫尺之判曷足牽丈夫壯志哉而時議喧喧輒復見數亦嘗標獎恩於銓庭振塵（一作虛）聲於輦下而今拙句尚在人口已云再矣復何補於淪棄耶嗟乎以苗侍郎之至公待物以僕之直道于時取舍之端理關於一試由來賞待亦云乎不薄而壯年志氣盡此一行時耶命耶若此之甚也又溺志著書放心前史乍窺律令無殊桎梏使終身學此未知得時用茲措足寧逃罪戾髮膚不毀豈若是也惟疾之憂寧逃罪乎僕從來宦情素自落薄撫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緣會遇躬力康衢正應陪侍從近臣之列以箴規諷譎爲事進足以獻替明君退足以潤色鴻業決不能作擒奸摘伏以吏能自達耳況乎累土之漸升天無階自經窘蹙千端萬緒方欲議一官之資勤歷政之效信茲課最跂彼京畿不二十年未免斯厄舉足蹋坑穽揮手挂網羅摧折廷臣之威諠呶卒伍之役舍長用短雖智何爲安得（一作見）鼓鐘可樂便將饗爰居以愁也近日見苗侍郎乃云以子文章非文章才所及異時大用不繫於此得會當再發方成一舉嗟乎以文體爲言則爾而一身自卜且又不然（一作能）何者僕向時之試非不公也苗公之言非不知也以得便之試逢見知之言詞殫理極卒孤始望自茲以外更安可料哉僕有識以來寡於嗜好經術之外略不嬰心幼年方小學時受論語尚書雖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說與今不異由是心開意適日誦千有餘言夏楚之威不曾及體有時疲頓即聊自止息不過臨池水視游魚耳頃來志若轉不耐煩觀圍棋讀八分書亦憤悶除經史老莊之翫所未忘者有碧天秋霽風琴夜彈良朋合坐茶茗閒進評古賢論釋典已又酒性不多涓滴輒醉適情緩飲則樂在終席雖體氣薰薰實如困憊而中心醒悟了無惑焉常時知故以此見寡三杯之餘則任意縱誕就閒窗或屏風閒曲肱岸幘怡然自處或經過廣座稠人之中綺筵四匝珍羞盈品爽心飜然有時閣箸若乃箏亂歌奏繼以舉白博弈樗蒱呼鳥爭道優姬豔妓喧雜左右易貌變聲千態萬曲即嗒然氣盡無所覺知心識低回魂動神撓但思臨長風一大叫耳雖復郤昭子之驚楚奏夏仲御之逃越巫何以加之一行郡邑志尚都沮事與好相背責與悶相成寮列不諳悉異之又以爲務恃文詞傲弄當世同聲悉疾何地自容可歎息也直性褊中少所容忍於心不愜未曾勉強昔常話文章得失論姓氏臧否忤人雖意累悔無及友生邵軫深以爲言四五年來絕無此過終朝杜口不復發端偶然見問則率意便答必不能矯情飾理雷同取合而今世風流見異者衆雖三五至交才名久著一參名理俄然楚越而州縣之禮舍義重權小人跨躡便成簡倨卑身下氣已自不堪詞色之端更求附會守初心則嫌猜頓起將任節則操履全乖丈夫行己三十年讀書數千卷尚不能揣摩捭闔取權豪意旨況復終年怏怏折腰於掾吏之下哉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繼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有漢之興舊章頗革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複而雜其體漫而疏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廢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汎博彌敦簡要其迷（一作遠）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扶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爲放命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鸞（一作鑾非）鑿齒幾原叔庠繼踵于宋齊之閒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版蕩元帝嗣

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郢都淪喪焚燒略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略一家亦行於世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于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塡委編年之作亦往往而聞其閒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僞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鋩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祕書省一官登蓬萊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寧不知立身有百行立名非一途豈必繫心翰墨爲將來不朽之事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乃不朽之末耳然則古之終年著述者亦已知之心有所存正爾不能自已也豈求見重於千載耶校理是司於今絕望刊削之志事卽都損矣聖朝官人宜求稱職使道皆適務時無棄能何須銓（一作詮）衡枉分如此僕以三月

二十六日拜謝闕廷邇來凡四十餘日正以足下之故未便東行久不能斷夫人與不見於胸中由此致淹泊耳幸足下勿謂僕爲後輩一生聞其小有所知但欲輕一召來試觀其談說也僕遇於足下豈徒伯喈王粲之嘉會子產延陵之胸合耶雖數百年外邈爾相望亦不爲遼闊也況契心期於俯仰之頃得不重哉僕從來綴文略不苦思惟專心舊史企望有成不復能以他人手筆冀流傳於人世所以援毫襞紙見推疾速自今月五日始作書首末千餘言經半旬乃就加之筆札斯亦勤矣誠知殊翦截之清詞長謬悠之曼說然苟非足下安能有此課之善士之託於知己恨鬱悒而無所申非必求利也計足下之年應長僕二十許歲亦已懸矣而才名位望之隔則又可知所不聞於夙期者道耳足下本以道垂訪小人亦以道自謀故此書之禮過於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務足下之趨風者多豈惟一蕭茂挺小人之受侮亦衆豈獨一韋夫子乎足下必不以爲狂而亮其志越絆拘之常禮頓風流之雅躅乘躡履之遇展傾蓋之歡則重賜一書猥答誠貺既奔足下不暇豈敢差池若文不足徵道未相借請見還此本謹俟燒焚無爲輕置蓋甄使識者一窺齊楚交失非古之君子退人有禮之道也雜詩五首謹以奉投聊用代情不近文律耳穎士再拜

與從弟評事書

朝得書爲正不佳又前意已決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吾素志疏野平時尚不求仕進況今豈徼榮祿哉前赴牒追者蓋爲三道重權冀以疇昔厚眷計議獲申推薦羣才庶其裨益今既一言不見預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復規求一中下郡佐而利其祿秩豈在（疑作任）意耶況馬墜所傷全未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不足采而加此疾苦更不復力强耳韋二十五與弟昨言中丞必須相然始下筆才非樂生不望擁篲志力弊困未堪詣府日日如斯與斷莫定來中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可料（一作斷）何負使司作此相陷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復加於首吾計決矣之死始（一作矢）靡懼弟無感焉再申意二十五官無爲咄咄見逼也爲胸中最傷心力甚弱書數行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致跌（疑）交游早識中丞今海內未靜之秋加之疾患傷損不蒙恩恤過秋羈迫亦知命矣吁何道哉

序

陪李采訪汎舟蓬池宴李文部序

聖后欽明天工愍恤人瘼罷前監郡仍昔按部其爲寄也大焉若乃地（疑作池）梁墟城浚都舳艫萬里闤闠千室通邑之尤也東至于河西至于海互長淮而彌甸服方域之雄也牧守之任循良之選豈易人哉今茲春歲聿旱人咨荒歉朝廷慮東方之耗斁也愼簡大賢而臨蒞之明詔乃下俾鉅鹿守李公往焉亦既褰帷零雨其祈矜人廕庥貴糴日衰被青徐而周兗豫有政刑矣已而襄國士女結去思之怨大君愍然又命公族之良前文部侍郎東陽繼焉

擅文儒之俊所以司綸翰兼銓尺矣韞戍略之權所以參簡稽貳麾節矣登朝而備履清貫出守而再踐名邦其鎮撫斯境式慰飢渴宜矣秋九月鉅鹿舟輿次于是都明使君客焉懿夫尊卑有序敦吾鄭之好前後斯謠美召杜之德溫溫二公善可知焉越三日宴集於南亭具水嬉也出層城橫通川迴環里閭曠望郊廛抑抑威儀徒馭如馳人導馬隨以至於蓬池矯翠帟登畫鷁揖讓有禮獻酬無斁威哉赫乎方伯所以饗邦君也爾乃洲島迴互林亭蓊鬱天海清平豁若萬頃澄湛乎共開紅蕖照灼綠菱搖漾淺草細萍往往聚生邀魚舟望白鳥江湖勝勢去去非遠既而涉則在岸汎則在流珍羞閒海陸之錯妙舞應荊吳之奏參差逶迤笑語忘疲亦千古一時也晚林未疏隄草更綠輕雨汎灑微風清潤泝洄淪漣終日夕焉二公喜一作嘉昇平生至樂歡然有命賦詩客有欣遇二府簉賓筵之末從事斯文爰操簡請同賦四首嗣於國風之後焉

送劉太眞詩序 詩附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予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眞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以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徵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倚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摭文字以扇夫談端輮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放■■■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爲僻爾以我爲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亦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眞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闡爲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祕書且馳傳隴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薄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眞元昆前已甲科太眞兄太沖以去歲登科未始閒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棹京洛告歸江表岵兮屺兮歡既萃矣凡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都色斯云舉彼吳之邱曾是昔游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眞初會于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眞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眞難乎其相奪矣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子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修揚于王庭允焯其休舟既歸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不揚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于其懷而勉爾無忘

蓬池禊飲序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閒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吏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備祓池之禮也梁有蓬池上矣前迄澱潁右匯郛邑渺瀰淪漣盪日澄天舟檝是臨汎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岡傑竦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

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須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旆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于東焉然後降春流飈緤舟羽觴芳蓋緩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飫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繁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清明日南皮汎舟序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游飈鳴笳浮甘瓜清泉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歡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矧乃口清明時升平世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澤繼當時之歡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矯翮帝騰清波紅妝屢舞綠酎徐進管絃迎風

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崇崒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情之極致也爰命壘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翠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陪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戟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緊明代擇人宜乎靈能使輪轅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鷙鷙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捭闔交無寵薦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爲魯衛之國曾是其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詩

江有楓一篇十章 并序

江有楓思陸鄭二友吳會舊游且疾讒也臣一作君宦於尹府以直方不偶見逼讒佞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閒有槭樹焉與江南楓形胥類憩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子以游從
山有槭其葉漠漠我友徂北子以休息

想彼槭矣亦類其楓矧伊懷人而忘其東
東可游矣會之邱矣于山于水于廟于寺于亭于里君子游焉千以燕喜其樂亹亹
粤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庭有朋有書有草有魚君子居焉惟以宴閒其樂徐徐
我朋在矣彼陸之子淹也如松如杞淑問不已
我友于征彼鄭之于愕也如琇如英德音孔明
我思震澤菱芡菹菹寤寐如覯我思剡谿杉篠蘧蘧寤寐無迷
有鳥有鳥粤鷗與鷺浮淵戲渚皓然潔素忘其猜妒彼何人斯曾是傷懼
此懼維何懼寘于羅彼驕者子讒言孔多我聞先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恕則如子何悵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也哉

菊榮一篇五章 并序

菊榮酬贈離且申志也久寓大邑賢宰宋侯惠而好予賦鳴蟬

以貺別有懷相規備厥卒章于以報焉

采采者菊芬其榮斯紫英黃萼照灼丹墀愷悌君子佩服攸宜王國是維大君是毗貽爾子孫百祿萃之

采采者菊于邑之城舊根新莖布葉重英彼美淑人應家之禎有弦既鳴我政則平宜爾棟崇必復其慶

采采者菊于邦之府陰槐翳柳邇極近宇彼勞者子喧卑是處慨其莫知蘊結誰語企彼高人色斯遐舉

采采者菊于賓之館既低其枝又弱其幹有斐君子是焉披翫良辰旨酒宴飲無算愴其仳別終然永歎

歲方晏矣霜露殘促誰其榮斯有英者菊豈微春華懿此貞色人之侮我混于薪棘詩人有言好是正直

涼雨一章 并序

涼雨志楊侯樂賓僚也

習習涼風冷冷浮飆君子樂胥于其賓僚有女斯夭式歌且謠欲言終宥惟以招邀于胥樂兮

有竹一篇七章 并序

有竹懿李新後閣而宴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閣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兮

有竿斯竹于閣之側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

彼蔚者竹蕭其森矣有開者閣宛其深矣迴簷幽砌如翼如齒

冬之宵霰雪斯瀌我有金鑪熺其以歊

夏之日炎巢斯鬱我有珍簟淒其以栗

彼紛者務體其豫矣有旨者酒歡其且矣友僚萃止跗萼載韡

彼美公之姓兮那歟應積慶兮期子惟去之柄兮

過河濱和文學張志尹

隆古日以遠舉世喪其淳慷慨懷黃虞化理何由臻步出城西門

喪裏見河濱當其側陋時河水清且潾滄桑一以變莽然翳荊榛

至化無苦窳宇宙將陶甄太息感悲泉人往迹未湮瑟瑟寒原暮

冷風吹衣巾顧我謝劣質希聖杳無因且盡登臨意斗酒歡相親

舟中遇陸棣兄西歸數日得廣陵二三子書知遲晚次沙墊西岸

作二首

林烏遙岸鳴早知東方曙波上風雨歇舟人叫將去蒼茫前洲日

的的回沙鷺水氣清曉陰灘聲隱川霧舊山勞魂想憶人阻洄泝

信宿千里餘佳期曷由遇

前程入楚鄉弭棹問維揚但見土音異始知程路長寥寥晚空靜

漫漫風淮涼雲景信可美風潮殊未央故人江皋上永日念容光

中路枉尺書謂余瓊樹芳深期結晤語竟夕恨相望冀願崇朝霽

吾其一葦杭

重陽日陪元魯山德秀登北城矚對新霽因以贈別時元兄屢有挂冠之意

山縣繞古堞悠悠快登望雨餘秋天高日盡無隱狀緜連滍川迴

杳渺鴉路深彭澤興不淺臨風一作流動歸心賴茲琴堂暇傲睨傾

菊酒人和歲已登從政復何有遠山十里碧一道銜長雲青霞半

落日混合疑晴曛漸聞驚栖一作栖羽坐歎清夜月中歡愴有違行

子念明發僅能泯寵辱未免傷別離江湖不可忘風雨勞相思明

時當盛才短伎安所設何日謝百里從君漢之濱

留別二三子得韻字

二紀尚雌伏徒然忝先進英英爾眾賢名實鬱雙振殘春惜將別

清洛行不近相與愛後時無令孤逸韻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呦呦食苹鹿常飲清冷川但說豐草美寧知宰饌鮮主人有幽意

將以充林泉羅網幸免傷蒙君復羈牽高堂列眾賓廣座鳴清絃

俯仰轉驚一作傷惕裏裏獨憂煎緬懷雲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

所好違之傷自然

神龜在南國緬邈湘川陰游止蓮葉上歲時嘉樹林毒蟲且不近

斤斧何由尋錯落負奇文熒煌耀丹金江山萬里餘淮海阻且深

獨保貞素質不為寒暑侵一逢盛明代應見通靈心

晉代有儒臣當年富詞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遼落緬歲時
辛勤歷江島且言風波倦探涉豈爲寶不遇庾征西云誰展懷抱
士貧乏知己安得成所好
彭陽昔游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況從夷節謨豈知晉叔向
無罪嬰囚拘臨難俟解紛獨知祁大夫舉讐且不棄何必論親疏
夫子覺者也其能（一作肯）遺我乎
關西一孔子年貌獨青春被褐來上京翳然聲未振中郎何爲者
倒屣驚座賓詞賦豈不佳盛名亦相因爲君奏此曲此曲多哲辛
千載不可誣孰言今無人
答鄒象先
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薦一命何阻修載馳各州縣壯圖悲歲月
明代恥貧賤回首無津梁祇令二毛變
蒙山作
東蒙鎮海沂合沓餘百里清秋淨氛靄崖崿隱天起子役勞往還
息徒暫攀躋將窮絕迹處偶得冥心理雲氣雜虹霓松聲亂風水
微明綠林際杳窱丹洞裏仙鳥時可聞羽人邈難視此焉多深邃
賢達昔所止子尚捐俗氛季隨躡趨軌蘊眞道彌曠懷古情未已
白鹿凡幾游黃精復奚似顧予尚牽纏家業重書史少學務從師
壯年貴趨仕方馳桂林譽未暇桃源美歲暮期再尋幽哉羨門子
早春過七嶺寄題硤石裴丞廳壁
出硤寄趣少晚行偏憶君依然向來處官路谿邊雲茲路豈不劇
能無俗累紛槐陰永未合泉聲細猶聞彌歎春罷酒牽卑（一本二字缺）
從此分登高望城入斜影半風薰
送張翬下第歸江東（翬一作輩）
俱飛仍失路綵服邇清波地積東南美朝遺甲乙科客愁千里別
春色五湖多明日舊山去其如相望何
越江秋曙
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濆激灩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寒動葉
水氣曙連雲暾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離羣
延首剡谿近詠言懷數君
山莊月夜作
獻書嗟棄置疲拙歸田園且事計然策將符公冶言桑榆清（一作長）
暮景雞犬應遙村鼇罷里閭晏麥秋田野喧澗聲連枕簟峰勢入
階杆未奏東山妓先傾北海尊隴瓜香早熟庭果落初繁更愜野
人意農談朝竟昏
羽山
九山方蕩譎三考佇良材夏祖何屯圮遷殛此山隈空餘下泉客
誰復辨黃能
游馬耳山
茲山表東服遠近瞻其名合沓盡溟漲渾渾連太清我來疑初伏
幽路無炎精流水出谿盡覆蘿搖風輕高深變氣候俯仰暮天晴
入谷煙雨潤登崖雲日明乾坤正含養種植總滋榮草樹皆秀色
雛麋亂新聲攀巖挹桂髓洞穴拾瑤英此地隱微徑何人得長生
宿心尚葛許彌願棲蓬瀛太息宦名路遲回忠孝情還丹昧遠術
養素慚幽貞安得從此去悠然昇玉京
□□□趙載同游焦湖夜歸作（題缺三字詩缺八字）
□□將澤國溯騰迎淮甸東江輸大江別流從此縣仙尉俯勝境
輕橈恣游衍自公暇有餘微尚得所願拈引閒翰墨風流盡歡宴
稍移井邑閑始說登眺便遙岫逢應接連塘乍迴轉劃然氣象分
萬頃行可見波中峰三點雲際帆千片浩歎無端涯孰知蘊虛變
往游信不厭畢竟方未還蘭□煙靄裏延緣蒲稗閒勢隨風潮遠
心與□□閑迴見出浦月雄光射斗關悠然遂壺事□□□衰顏
安得傲吏隱彌年寓茲山
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據全唐文錄入）
臣某言伏奉制書皇太子以今月嘉辰肅膺典冊少陽輔德前星
耿耀凡在生靈豫增慶幸臣聞立嗣必子爰徵古訓惟賢乃建式

固宗祧周渙以還遠章未改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嚴祗寶祚光啟睿圖則哲其難至公有在惟天爲大萬邦所以作貞如日之升重離所以增煥況瓊枝挺秀玉葉資神允釐監撫儀刑雖頌春華秋實嘗俯俟於嘉言一物三善諒行稱於至德固以靈祇叶贊景命昭宣馳道之前猶應著令寢門之外方候問安臣忝貳蓐條局守官次不獲預陪大禮稱慶闕庭延首承華以忻以忭

唐書本傳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于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閒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于是尹徵王恆盧巽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受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喪母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掘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

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鄭杜閒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乃往見河南采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閒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崤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兵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邱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耶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

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眞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游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頵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于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詞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痹卒韓愈少爲

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瞥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舊唐書本傳與李華合傳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游由是搢紳多譽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綴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纔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榦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瞥絕倫常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

右蕭茂挺文集一卷唐蕭穎士撰按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爲史館待制後官至揚州功曹參軍客死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事蹟見新舊唐書文苑傳唐志載其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僅載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晁陳書目同通考止有一卷恐係十字之誤自明以來僅存一卷係後人鈔撮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而成非本書矣

四庫所收係曹倦圃藏本　提要紀其賦九篇表五篇牋一篇序五篇書五篇而惜其不載與崔圓書今本鈔自錢塘丁氏賦多一篇而崔圓書尚在大致與史所云略同并有詩四十首與倦圃本不合詩後羽山游馬耳山與□□□趙戢同游焦湖夜歸作三首全唐詩亦不收又於全唐文內搜出爲揚州李長史賀立皇太子表一首今補列於後光緒丙申十月下澣武進盛宣懷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22
作者=
页数=769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